

美國文化叢書

美國經濟生活史

Arthur Cecil Bining 著

王 育 伊 譯

國立北平圖書館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國經濟生活史

Arthur Cecil Bining 著

王 育 伊 譯

國立北平圖書館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38622.1)

美國文
化叢書
美國經濟生活史一冊

The Rise of American Economic Life

定價 國幣拾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Arthur Cecil Binings

原著者 王育伊

譯述者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主編者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原序

本書是作為美國經濟史通論而設計的。主要宗旨是以簡單且直接的形式表現美國經濟生活起源、成長、和發展的故事，從低級的發軔到今日高度複雜的經濟組織。必要的細節已經被着重，給美國的發展主要潮流一個顯著輪廓，但不必要的細目是被刪消或放在次要地位。在一些必要的例證中，敘述到經濟事件或經濟運動的社會、外交、或政治背景，以便獲得瞭解事件或運動，並避免可能錯誤的解釋。

一般對這門研究的進程是演進性質的，那是自然的進程。在若干時期的間架中，本書應用論題處理的辦法。歷史的川流，雖然是不斷且無止境的，我們爲了了解和便利計，把它劃成時期。本書以革命、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爲分期界線，因爲這幾件大事大有影響於經濟生活的局面。本書又很着意於組織，不但爲了簡鍊，並且要幫助讀者得到歷史上複雜材料的全貌。

在本書簡短範圍之內，美國經濟生活的主要變遷都已敘及。對技藝發展，尤其注意。這種變革，不但影響了工業，也影響了農業、運輸、銀行業、和經濟生活的其它方面，同樣的及於社會進步。但促成大量生產的機器時代的基本因素是見於工業生活的變革中。因此，稍稍着重技藝進步。這些進步構成一致的線索，表現美國經濟制度的歷史。

過去幾十年中對經濟史興趣的增加，造成人們對這門學問中許多的研究。人們發現新的事實，達到經濟發展上更精確的解釋。人們經種種努力得到新見地，把經濟史各部類中大量專門論文資料所獲得的當代研究結果網羅在一起。著者所用有限的根本研究，已經編織入本書結構之內。

著者撰寫本書時，得到許多學者的意見，他們對本書的改良，頗多貢獻。著者深感快慰，向下列諸君表示

謝意：賓西凡尼亞大學福格 (J. M. Fogg, Jr.) 院長，尼爾斯 (R. F. Nichols)，懷達克爾 (A. P. Whittaker)，謝里奧克 (R. H. Shryock)，霍蘭 (A. O. Howland)，拉蒙特 (J. L. La Monte)，多得生 (Le-

onidas, Dodson), 柏特生 (S. H. Patterson), 開爾 (E. B. Cole) 諸教授, 暨李德 (J. J. Reed) 先生, 賓州州立學院馬丁 (A. R. Martin), 賽爾山 (J. P. Selam), 兩教授, 勒海 (Lehigh) 大學 吉普生 (L. H. Gipsen) 教授, 坦波爾 (Temple) 大學 巴納斯 (J. A. Barnes) 教授, 阿勒根尼學院 吉登斯 (P. H. Giddens) 教授; 羅基尼亞大學 卡蓬 (L. J. Cappon) 教授。著者尤其要感謝威斯康新大學納特爾斯 (O. P. Nettels) 教授校閱全部稿本, 康乃爾大學 葛次 (P. W. Geary) 教授提示建設性的批評。著者並致謝賓州阿利奎巴 (Alleghenippa) 畢寧 (W. J. Bining) 先生暨著者之妻內斯佩特立 (Inez Peary Bining) 的幫助。

畢寧序於賓州費城賓西凡尼亞大學

目次

原序

第一編 殖民地時代

第一章 中古歐洲的經濟復興

第二章 新社會的發軔

第三章 殖民地農業

第四章 殖民地實業與製造業

第五章 殖民地商業與貿易

第二編 實業的發展

第六章 美洲革命

第七章 新國家的興起

第八章 西部的開發

第九章 運輸與交通

第十章 工業變革

一
一八
三八
五四
七九
九七
九七
一一四
一三一
一五六
一七八

第十一章	中期農業	二〇六
第十二章	商業與貿易	二一九
第十三章	銀行業與金融	二三五
第十四章	內戰	二四八

第三編 經濟的擴張 二七三

第十五章	大規模工業的興起	二七三
第十六章	工業結合與管理	二九四
第十七章	勞工組織	三〇七
第十八章	極西部的定居	三二七
第十九章	農民運動	三三九
第二十章	自然資源的保存	三五五
第二十一章	新南方的興起	三六五
第二十二章	運輸制度	三七七
第二十三章	金融制度	三九六
第二十四章	帝國主義的嘗試	四〇七

第四編 機器時代 四一七

第二十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	四二七
-------	-------------	-----

第二十六章	機器造成的時代	四四〇
第二十七章	全世界不景氣中的美國	四五六
第二十八章	新政的經濟事業	四六八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	四九〇

美國經濟生活史

第一編 殖民地時代

第一章 中古歐洲的經濟復興

中古時代

美國經濟生活的根子深深伸入世界史上通常所稱的中古時代。那些纖細根子實在可以追溯到更深——到上古帝國的土地裏——那時文化上進得令人驚眩，而衰敗消滅於朦朧幽暗中。但當歐洲正醒覺過來，更加活動，歐洲文化交流更加複雜時，思想和型式才成了定型，作為美洲新大陸上社會新秩序的背景，那是中世紀後期的事。不但正在轉變中的歐洲政治與社會思想移植過去，最早的經濟活動也是學步舊大陸的。這文化多方面被新環境、開闢的毅力、種族的混合、與生長的速度所改變，一個分明美洲的新社會及時出現了。

因為美洲歷史源於歐洲，我們對風俗思想多方面影響早期美洲生活的中古社會，有涉獵之必要。一個低級社會形態，伴着羅馬物質文明大機構的崩潰與一般法律秩序的破壞，興起於歐洲。外來侵襲和內部分裂完結了羅馬大帝國。拜占庭雖在東方保持一個重要文化和許多羅馬傳統幾百年之久，可是從一切方面看，西方文化已是破碎。但曾經征服世界而且紀律嚴明的軍事大機構是完了；強有力政府給予人身給予財產的保護與安全是完了；前此世界所未有的統一約束是完了；雖是短促，但曾暫時給人類一個更光明更快樂世界想像的羅馬式和平

是完了。由於商業工業衰落，舊日商業繁榮消逝，西方海上又被海盜所蹂躪。大路失修殘破，被盜匪所擾亂。城市生活凋零，除却東方帝國的城市，只有羅馬和其它少數中心，人口雖大大衰減，還仍舊有城市樣子。一種不同的社會型態與新的政治形式從長期無秩序的騷動中出現於西歐。

觀察中古社會，必須注意宗主與諸侯、各等級的封君與較小爵位、佃戶、自由民、和衆多農夫農奴這些名稱。傳教士的一羣——大主教、主教、大修院長、神父——和那些安貧守獨與服從的各修道團體中的虔誠人物，都該被列爲中世行列裏的活動角色。歐洲分裂爲成千成萬封地采邑，受貴族爵士的統治，他們把大半精力消耗在不斷的小戰爭上。可憐農奴們所住的小房屋，叢集在村莊裏，受主人的堡寨所保護；他們爲供養主人而生活，以企望死後有更好的日子來自慰。權勢日長的教會成爲統一的勢力，寺院保存學術的薪傳，繼續過去的產業。

因爲沒有穩定的政治以保護生命財產並管理人們的事業，封建制度因此興起。在它的原則和習慣上，與其說封建制度建立在人們對政治與法律的服從上，不如說它建立在人們相互關係的一個政體系統上。它以世有土地和君臣關係爲中心。它發展爲多種風俗習慣，最重要的是忠誠、服從、服役、監護、救助、爲公、犧牲利益、與豪俠。幾乎全以農業爲基礎的封建制度，隨着中世紀的消逝而漸漸式微。城市的復興、經濟生活的逐漸擴張、中層階級的興起、十字軍、戰爭目的與性質的變化、近代國家的發軔、君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的出現、遙遠地方的殖民事業，都是使封建制度趨於衰亡的環境。封建制度雖終於死亡，它的許多思想習慣仍舊保存到現代，像人體上退化了的器官，有些，例如世襲爵位和大地產，至今安然存在，作爲過去時代的紀念物。

城市生活的復興

當第十一世紀，封建制度到最高峯時，某種力量更爲明顯，後來改變了歐洲社會的整個狀態。封建世界似乎正開始一個組織過程。無政府狀態在程度和範圍上漸不厲害；許多貴族在經濟上企圖開發他們的產業，比

仍舊冒險侵奪別人土地財產更爲努力；巧妙分布的莊田中生產出來的剩餘農產，尋找出路；貿易增加，新市場開闢；貴族封邑與復興的城鎮間和城鎮與城鎮間的商業關係發展了。因此勞動生產的復興，在多種新形式下，開始震域歐洲，結果造成城市生活的復興。這象徵着新商業時代的開始，並且是人類歷史中另一時代的發軔。

最早復興的城市，在地中海岸上，在意大利和法國東南部布羅溫斯（Provence）。中世紀任何時期中，商業和城市生活從來不會完全消滅。擴展中的教會，需要石料、大理石、鑲嵌物、和彩色玻璃窗子來做高大禮拜堂；它的事業使城市生活得以維持。教會又尋找金銀寶石鑄錦做裝飾，這些東西大都來自東羅馬帝國，甚至遙遠的東方。許多大封君又能用腐化的城市作手段，賣得東西；在大崩潰時期中，商業的外觀存在，時時如潮水漲落，可是因爲不時的危機，所以永沒有達到高點。

舊城市開始發展繁榮，如那不勒斯、拉文那（Ravenna）、佛羅倫斯、米蘭、阿馬爾菲（Amalfi）、比薩、熱那亞、和一個注定將成最大的城市威尼斯。有幾處成爲大城市國。淵源於中世紀情況的新城市興起了。許多長成於寺院或堡寨庇護之下。其餘在道路交接點、河道上游、或行旅大路要衝處出現爲村莊。適於交易的地點成爲市易中心。當不穩定的情形漸趨平靖時，城市如布魯日（Bruges）、科倫、根脫、和紐倫堡，都開始興旺了。

中世紀晚期興起的城市，和因封建制度式微而得到新生活的舊城市，外表和組織上有些區別，可是都有若干相似之點。它們有土牆或石牆；各有碉樓以資日夜防守。鐘聲警報外來敵人和城內火警。街道狹窄曲折，沒有鋪砌，常有居民和家畜徘徊其間，散棄穢物，發作臭味。建築大的有大廈，小的有草房子。在市政廳裏，有以各種方法之一從國王或大貴族手裏奪取來的憲章，發表城市的特權和它的自由程度。較大的城市裏，宏壯的禮拜堂有冲天尖頂，顯出建築師、雕刻家、石匠、和其他工人的精巧，也表示人民的宗教傾向。

同業行 發達在城市裏，在它們各自範圍內握有管制之力。它們是相關職業或共同利害的人們爲了互相援助保護而組成的團體，包括有宗教的、商業的、和工業的。商會的主要目的是獲得城市與其鄰近貿易的專利，

保護會員應付會外分子的競爭。工會的原始目的是獲得一種專門工藝產品的完全管制。它們管制製造品的法子，工匠的工作時間和工資，貨物的價格，並且規定有關學習職業的章程。行會裏有三個集團：學徒、職工、主人。各行工會的會員常聚居在城裏的一定區域。許多姓氏，例如史密斯(Smith 冶工)、魏佛(Weaver 織工)、庫柏(Cooper 桶匠)、泰羅(Taylor 裁縫)、古立爾(Currier 皮匠)，都顯出工人的原來職業，淵源於中世紀工藝。早期行會常形成壁壘，對抗貴族的壓迫，因此在獲得市政和庶政自由上，做過一番重要的事業。

中古城市雖有城牆，可是它並不與四鄉相隔絕。仍舊耕作他們田地牧場的農人，爲了受保護與社會生活，移近城市。從鄉村成長出來的城市在它們四圍保留了它們原有的田地牧場。鄉村人民趕往市集，在行會規定的規則下進行交易。雖有行會，還有某種有問題的事發生。有關於它們的商業名詞有囤積（在入市以前以收買或轉移貨物來妨礙正常交易），壟斷（獨佔、控制或壟斷市場），與擡價（買入再賣以牟利）。在「混合」法庭上，應用於貿易事項的法規——商法，迅速用來解決糾紛。它們所顯示的城市生活的工商和社會狀況，在歐洲經濟復興中是重要的因素。

新的工商業活動產生出一個新興的市民階級，通常名爲市民階級或中產階級。有些源於貴族的低層；有些是自由民；有些是被解放或逃亡的農奴，依照習慣與法律，如果他們能保持自由一年零一天，便成爲自由民。財產權勢能超過同市居民的，成了統治階級。他們是行會主人，發財的大商人，和官吏。他們利用下層各階級來消滅封建貴族的權力，否認貴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因此，一個中世城市，因爲政治操在少數人手裏，所以不能說是民主的。市民階級（發跡的各羣）與無產階級（最下層的各羣）中間，起了新的階級區別，一直傳到現在。階級仇恨發展，時常發生嚴重動亂。羣衆剛從農奴制下解放出來，又做了新興發跡的中等階級統治的魚肉。建立工商業擴張的基礎，將來影響及全世界各地者，便是這有力的一羣。

十字軍的經濟重要性

整個中世紀裏，參拜聖地這事具有很大價值。從西歐到聖地的長途旅行是一個人能夠承擔的最大宗教義務。貴族和其他人士這樣做，是由於深切的宗教感，或是爲了希望贖罪——常常兩種目的都具有。佔領近東大半的回教徒並不反對基督教的朝拜，因爲回教徒從這有利的遊覽事業中向基督教徒取利。十一世紀左右，阿剌伯帝國日趨衰敗，幾個分立的王國從中興起。野蠻的土耳其人南下阿剌伯諸國，奪取阿剌伯人的地位權勢。強悍的塞爾柱克土耳其人變成回教徒，不費多大氣力，征服了小亞細亞；十字軍爲神聖戰爭而起，要從塞爾柱克人手裏光復聖地。十字軍軍人短衣上縫着十字，嘴上喊着「這是上帝的意志」，東進幾乎二百年之久（一〇九六——一二七〇）。宗教動機之外，許多是企圖爲自己建立新王國而出發；許多企圖發財，許多爲了滿足冒險慾。十字軍運動的故事是個宗教狂、貪慾、和作亂的奇異混合物。

十字軍耗竭歐洲百萬生靈，他們的目的，除却佔據耶路撒冷近一百年之外，大體上失敗了，可是他們給封建制度另外一個打擊。富有的貴族不得不出賣財產換取金錢來配備軍隊，增送往敘利亞沿岸。許多逗留在家里的王侯，特別由於受讓與佔奪空出的封建產業，個人勢力增強了。有許多貴族沒有回家，使農奴得了自由，能逃向城市；結果使城市的統治階級擴張了權勢。十字軍既增加教會與教廷的勢力威權，也大有影響於造成新的商業紀元。

十字軍的進軍，水陸兼用。他們的活動有裨於興起的意大利商業城市。威尼斯、熱那亞、比薩、巴塞羅納、馬賽、和其它城市與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交通增進了。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紀始終以獨立國家抵禦異族的侵入。并且大大保存文化免於浩劫。意大利城市間，尤其是威尼斯與熱那亞間，因對君士坦丁堡及東南地中海貿易而起的互相嫉視，結成十字軍不解的糾紛。

歐洲的經濟復興在十字軍百餘年前便已開始。那運動替歐洲物產——大半是原料，特別是金屬與礦產品——在東方造成新市場，並且把東方物產——例如糖、調味香料、織錦、染料、香木、化妝香料、棉、絲、印花布、紗布、緞子、絲絨、和其它物品——的應用輸入西方，刺激了商業。十字軍人驚異於他們所接觸阿剌伯

人的高等文化。那些倖得生還者，帶回嚮往東方文物的心情與取得文物的決心。這時，在西歐，意大利在奢侈品的出產上算是首屈一指，但意大利藝術和工藝品在各方面都遜於利凡得（Levant 地中海東岸）的和更遙遠的東方產品。十字軍的一個結果是商業的增盛，使許多異國彼此之間關係更加密切。後來，運輸上，特別是水運和造船，大有進步。意大利城市賺了財富，佔了極大的商業重要性。許多人士對東方的遠地發生好奇心。旅行家，如偉大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遊歷中國及其它東方國家。重要的經濟結果之外，十字軍又深遠影響及歐洲文化，雖然阿剌伯文化同樣從別的方向進入歐洲，顯著的經過西班牙與西西里。

商業的擴張

商業擴張，貿易路線更加複雜。利凡得再度為文化孔道。那地中海的東端顯然是歷代武士和商人的征服與殉道的路線。早期腓尼基商人從這地帶伸展他們的商業帝國主義；強大的羅馬軍隊征東時，默踏過這些海岸；十字軍人在這裏求上帝庇護他們的虔誠與殘忍；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其他意大利人在這活動而多事的區域裏設置貿易站，進行外交陰謀，並和阿剌伯人往來。

從遠東到地中海東岸，阿剌伯人在三條大路上運輸貨物。商貨取海道從東亞到奧馬茲（Ormuz），到波斯灣的北端，再溯古代底格里斯流域到神祕的報達（Bagdad）。從這回教財富和學術中心的城市，有幾條驛路分支出去，北至塔布里士（Tabriz），西至安提阿（Antioch）、達馬斯革（Damascus）、或札發（Jaffa）。一條在北的陸路，越過山嶺、河流、平原、與沙漠，起於中國內地及印度，至布喀刺（Bokhara），從那些地方，幾條路線與西方來的相聯結，一條伸入裏海，上溯伏爾加河到俄國中部與波羅的海，另一條繼續西向至黑海上的特刺比遵德（Trebizond）。第三條或南路是完全水道，從印度過印度洋與阿剌伯海到紅海，貨物在非洲海岸的貝冷尼斯（Berenice）起卸，換驛運到尼羅河，順流而下，到地中海上大都會亞歷山大里亞及其它港口。

意大利商人從地中海東岸諸城市壟斷東方貨物輸入歐洲的分配，因為他們控制有地中海。這大海依舊是歐

洲商業的中心，直到十五世紀末葉，亞得里亞海的女王，得意的威尼斯，和它的寡頭政治、艦隊、殖民地、與商業支配權，在達到繁榮氣勢的高峯後，逐漸衰歇下來。如意大利城市的霸權為歐洲西岸的新興民族國家所奪一般，意大利商業專利的命運是地理發現時代的特徵。

當意大利商人支配着正在擴張中的商業局面的時期，城市生活擴張，外來奢侈品的需要增長，區域間的貿易自然應該大大增加。許多古舊的歐洲貿易路線眼見增加的活躍。多少不同民族越過阿爾卑斯山山道，沿着倫河，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到北部各國，經營貿易。個人、團體、與城市的結合，推動了商業活動。這些例子有名產商人 (Merchants of the Staple)，包括一個做英國羊毛和其它原料的英國人團體；商人冒險家 (Merchant Adventurers)，包括經營布疋和其它貨物，特別與德國及低地各國往來的英商。最顯著的城市團體是與英國、荷蘭、挪威、丹麥、瑞典、及俄國有商務關係的北日耳曼的漢塞同盟 (Hanseatic League)。這同盟的作用有政府的意味，對外國宣戰，訂約，對盟員徵稅，在北歐諸事上居主要地位，直到一五〇〇年左右，許多商人個人或商家也富有勢。佛羅倫斯的巴第氏 (Bardi) 和麥第奇氏 (Medici) 以經營商業與銀行起家；波耳日 (Bourgeois) 商王 葛爾 (Jacques Coeur)，他的顯赫的生涯使他邀到查理第七世的寵倖，但他的財產使他毀於那反覆貪婪的君主手裏；在全歐有商業與金融連繫的奧格斯堡的富格氏 (Fuggerei) 累世，都是這時代中大商人的例子。意大利諸城市雖擁有地中海上貿易的專利，但歐洲所有重要諸國的人民還是經營各區域間的貿易。

近代資本制度的起原

一位早期作者分列中世社會為三個集團——教士、武士、勞動者。後者主要的是可憐的農奴，他們的勞作供養了社會的其它人等。第十三世紀左右，城市中新的中等階級興起并且迅速增加。第十五世紀以前，富有的中等階級，如意大利的麥第奇氏和日耳曼的富格氏，成為重要且有勢力的。他們擁有豐足的游資，并且做商業、銀行、工業、君主、和國家的財東。在累積金錢、發展贏利新方法、和增長牟利精神中，可以找到近代資

本制度的起源。

中世紀的生活方式以宗教爲要素，經濟思想也和政治與社會思想一樣，染上宗教色彩。在最嚴格的眼光看來，任何方式的贏利是罪惡的。據教會的說法，這種有利的事業會引起貪慾，使人拿靈魂作賭注。教會以拒絕施聖餐，拒絕予基督教葬儀，和其它方法，努力執行它的高利貸禁令。它的法庭，和新興的城市的與國家的法庭，同樣想用加重罰金來罰這種犯人。但早在第十三世紀時，教會對高利貸和牟利的主張開始軟化。意大利最著名詩人但丁給卡奧爾 (Calurs) 的放債主在地獄裏一個特殊位置，但一位教皇稱他們爲「教會的特別子孫」。以後幾百年中，傳教師、教師、和著作家開始認高利貸和贏利爲正當。同時，爲所有會員的利益而創立規章的行會，逐漸失去它們的一些權力。這些因素慢慢而確實促成資本制度精神的被接受。

早期資本的聚積，源於第十一世紀。那時農業仍是經濟生活的主要方式。農業需要少數金錢，或不需；從事農業，並非爲贏利，而是爲各采邑各莊田居民的生計。但是隨着城市生活的復興，金錢漸漸流通，並且有聚集到進取且幸運的個人手裏的傾向。贏利有時從出售剩餘農產品於市場上得來。貴族、國王、和教會聚斂賦稅，有增無已，使金錢的用途增加，也是重要。新興商業的贏利和歐洲新金銀礦的出產也使商人能夠聚財。歐洲的經濟復興增加了土地房屋的租稅，結果是資本的積蓄。放債和金融事業是致富的法門。出口工業發達，例如佛羅棧斯的和法蘭德的 (Flemish) 毛織工業，意大利諸城市的絲業，比利時和萊茵區的金金製造業，也聚致財富。中世紀來原單純的聚財來自各處，因此造成資本的基礎。可是發展完全的資本制度，在十八世紀產業革命以前，不會出現。那時，廣大的市場，高度發展的貨幣與信用經濟，工資制度的擴張，和生產交換工具的嚴格私有制度，成爲近代資本制度的顯著狀況。

雖在中世紀晚期，幼稚的資本制度助長民族國家，尤其新興國家開始認識經濟事業的重要。它們開始發展更激烈的貿易競爭，最後是爭取殖民地。如果一個國家想在經濟上發展，資本是必要的。支配了歐洲幾百年之久的重商制度，能從這時期找出它的淵源。重商制度可以定義爲一種經濟國家主義的制度，一個國家用它來實

施經濟統制的方法以造成統一與富強。經濟思想與實施，和民族國家興起中顯著的政治發展相並行。有一點該說明，就是發展的重商制度，它的實施與詳細情形，各國互不相同。

海洋貿易路線

從十字軍開始時起，歐洲貿易與探險事業已向着日出之處東進。第十三世紀中商業達到一個新高峯時，一羣可怕的侵略者——成吉思汗統率的蒙古人——從亞洲中部橫掃下來，突破塞爾柱克土耳其人的勢力。當蒙古侵略狂潮捲回去時，小亞細亞分裂成許多小區域，各受小酋長統治。其中之一是來自中亞細亞的一位土耳其部族領袖鄂斯曼（Othman）。他的部屬後來被稱為鄂托曼人。好戰的鄂托曼人征服了其它部族，伸張了他們的武功。一百五十年之間，他們佔領小亞細亞、黑海沿岸、愛琴海諸島嶼，并且於一四五三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侵略者不甚關心貿易，大都以劫掠爲生。意大利諸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在這些征戰中大遭損害，尋求從小亞細亞向東南的新商路。可是劫掠者又散播到這裏，一五一七年左右，他們據有敘利亞和埃及，以劫掠來阻撓東西兩方貨物的流通，又徵收苛稅，但並不完全封閉貿易路線。

意大利城市衰落的原因很多，土耳其人攪亂貿易是重要的一件。當土耳其人和蒙古人控有東歐，許多歐洲人開始轉移他們的注意力於其它方向。以迂迴方法——或取南路，或取東路，或一直向西——嘗試達到亞洲，結果他們偶然置身於一個新世界的門戶，這世界後來名爲美洲。意大利城市衰落，葡萄牙西班牙領導了新發現時代。威尼斯一時在地中海裏保持它的地位，但那個大勢力也走了下坡路。意大利橡樹森林的消耗，船具和兵器的變革，這些使威尼斯面對着與新興西方諸國相競爭之點，也是威尼斯商業衰敗的一部分原因。

佔大西洋地利的葡萄牙，是個山國，不甚適合於農業。它在陸上與西班牙相敵對，競爭歐洲貿易，所以首先從事遠途海上探險事業。它的港口成爲地中海與歐洲北部間新興商業的避風港埠。葡國從熱練的意大利航海家學到他們在十三世紀中傳入歐洲的航海羅盤，應用觀象儀以斷定船隻在海上的位置，發展繪製航海圖與地圖

之術，并着手許多航海術的改良，它遣派它的航海家沿非洲海岸而下，尋求商業貿易。第十五世紀中葉之後，每位船主嘗試着更向南進，要超過前人。每隊船艦攜帶有基督教的旗幟到非洲岸外的島上，可怪的是在發達的貿易中，載回黑奴，與羅馬滅亡同時消滅的奴隸制度，重新輸入歐洲。

葡萄牙航海者過了赤道之後，他們發現北極星消逝，而有個南方星宿出現。新天文圖需要發明，關於未發見區域的迷信需要克服。一四八六年，狄亞士終於繞過大浪角，且航行出幾百英里之外；但直等十年之後，這海角不但由冒險的達伽馬繞到，改名爲好望角，達伽馬并且到達人們所渴慕的印度。兩年半後，他和那裏土著回教徒發生許多糾葛，載了一批貨回國，比他探險所費代價高出六十倍。葡國國王封這勝利的探險家爲貴爵，國王自己加號爲「阿比西尼亞、阿剌伯、波斯、及中國武功、航海、暨商務大君主」。到印度羣島新路線的發見，給威尼斯和其它衰落中的意大利諸城市一個莫大打擊。西班牙不久便隨着葡萄牙，遣派探險家到世界各遠處。航海家航行東向西向，商業航海業不再限於地中海了。從以地中海爲商業主要場所改變到七大海洋，連同因此產生出巨大的經濟結果，被稱爲商業革命。

葡萄牙帝國

一長串探險家發現家建立起葡萄牙的商業帝國。它的基礎是東印度羣島和印度各部分的貿易專利。前此大半被威尼斯在地中海中控制着的香料輸歐貿易，現在移入它的新興競爭者手裏，意大利諸城市在各色東方貨品上的專利也打破了。貿易伸展到中國及日本各地。葡萄牙人建立一個殖民商業帝國，包括自幾內亞至紅海的非洲東西兩岸，並沿亞洲南岸東岸伸展到中國。這領土的大膨脹，有連串的砲臺與工場聯結起來。葡國探險家在新大陸將巴西收歸版圖，獎勵殖民事業，一宗染料木和那地帶其它物產的有利貿易發達了。葡京里斯本一時成爲世界商業中心。

葡萄牙帝國是個好戰的國家。它的統治者——總督和海陸軍大將——喜歡討伐「異端」，劫掠「邪教」。

在極盛時，它以擁有包括三十二海外王國與四百座要塞的版圖自豪，但本國政府對這些疆吏有尾大不掉之感。這大帝國的生命不過曇花一現。君主無能，政府腐敗，促成帝國的衰落。不滿百年功夫，葡國成了西班牙的附庸；一代之後，它的領土大都歸屬荷蘭人。

西班牙美洲帝國

葡萄牙探險家正搜尋遠地時，西班牙也開始活動。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獻計英王，葡王未得結果之後，受斐迪南與伊薩伯拉的金錢接濟和恩惠，在統一西班牙的旗幟之下，向西航行。堅持己見且有遠志的哥氏，期待多年的，直至他所計畫的條件能被接受。這些條件中，他要求被任命做所有他的發見地的總督，收受那些地方出產的十分之一，最後稍帶勉強的被接受了。一四九二年八月三號，三艘小帆船徐徐駛出巴羅斯（Plaza）港口，開始哥氏的首次空前航程。

哥倫布從西班牙出發，究竟是爲了發見印度與中國的路線，還是爲了尋找可以傳播基督教且替西班牙君王和自己帶回名利的島嶼陸地，我們不知道。儘管一羣海員暴動，羅盤針的偏差線失靈，距離的計算大錯，遠征隊在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號到達聖薩爾瓦多（巴哈馬羣島的滑特林島 Watling Is.），哥氏內穿盔甲，外披紅套，乘坐划子登岸，展開亞拉岡與卡斯提爾兩邦的御旗。他發見和平的居民文化低下，因爲他們用魚骨魚齒做矛頭。他們贈送鸚鵡、棉線球、和短矛給探險家，受的回禮是紅帽子、小鈴鐺、玻璃珠串、和其它小裝飾品。哥氏似乎自信到了印度附近。在他到各島嶼的旅行中，他想證實這信念。他帶有一位翻譯，這人是個猶太人，懂得希伯來語、加爾底語，還有一點阿剌伯語；當他們聽到土人提起古巴，他們想確信那是日本。他不肯相信他沒有到過東方，西班牙君主和官吏也多年抱定這態度。他在回程上，因爲失誤且遭到損失兩艘船的災難，到達葡萄牙，再到西班牙。受到他的最大光榮。他現在是海洋大將軍哥倫布勳爵了。

哥氏在他後來幾次航行中，爲了一條到東方的路線外，又在西印度羣島上急切搜求金銀與其它財富。開始

於一五〇二年的第四次航海，是件要洗雪加在他身上的恥辱的悲慘企圖。這次旅行，哥氏和他的從人、他們的腐舊船隻、飄泊在牙買加 (Jamaica) 島上，經過可怕的困苦暴動，終於獲救，直至一五〇四年年底才回抵西班牙。兩年之後，這偉大航海家一生經歷了辛苦浮沉，辭棄人世。哥氏不是到這些海岸的第一位歐洲人。但所有他的先驅者都沒有留下記錄，使人們可以綜合成他們事業的一幅明白圖畫。領導以基督教和歐洲文化永久佔領西半球的，却是哥倫布。

西班牙開發新世界的資源向不後人。西班牙人發見祕魯的印加族、中美洲的馬牙族、墨西哥的阿芝特克族已有更進步的藝術文化。他們對於火器與鋼鐵兵器的應用雖不精巧，對某幾種手工藝與貿易却相當發達。南部地帶的土人以務農為主要職業，也有幾種特殊工藝，有幾處地帶且以某幾種出品馳名。政府監督的市場按期在一定地點聚集。塔斯可 (Tasco) 出銀鉛錫，薩可托蘭 (Zacotlan) 山裏出銅。許多地方地面、河床、和礦穴裏產金，鑄成條子。金銀器皿造得刻得極其精工，晚近在荒廢的壇廟中的發現可以證明。墨西哥祕魯兩印第安王國，被科德茲 (Cortez) 和畢薩羅 (Pizarro) 所分別征服，是西班牙在新世界上最富庶最重要的兩省，和在美洲別的西班牙省份一般，由總督治理。

在西班牙人統治之下，貴金屬繼續開採，歐洲保衛財富的方法也被採用。被開發的幾千處礦山，許多享到盛名。印第安和黑人工人為他們的主人生產巨大財富。大量金銀輸往西班牙，被西國君主耗於戰爭與政治。歐洲金銀供給的大增促成以貨易貨的經濟轉變為貨幣經濟，並且引起物價的驚人飛漲。西屬美洲首先做了刀俎上的魚肉；貿易與殖民事業隨着發達了。包括還債勞工制的一種土地制度成立了。西班牙征服者有力的探險過美洲的大部分，使世界知道大部分西半球的動植物、種族、與地理。

西班牙在它特異的文化形式上對新世界有所貢獻。墨西哥城和利馬成為首都與中心，西班牙美洲文化從兩地放出光輝。這兩城中有總督和大主教的府邸，禮拜堂，和美洲最古的大學。由於官吏教士的激發，西班牙遣派許多工匠、藝術家、建築師到海外帝國，教導印第安人建築宏麗的西班牙式禮拜堂寺院和住宅。只要有殖民

地的地方，便通行西班牙語言。牧師且帶了海大陸的學問和西班牙風俗遠渡重洋。教會和護法聖賢的聖節舉行慶祝，並用印篤安儀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自始便通婚媾，他們混血種的子女構成人口的大部分。

整個西屬美洲歷史中，教會是偉大的開化與鼓勵的力量。傳教士在長遠途中伴着兵士，拯救常被掠奪束縛的靈魂。西班牙文化在墨西哥祕魯樹立穩定之後，這些傳教士推進到西班牙殖民地的成站。他們並不畏懼手工，因為在北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的古建築物，依舊是他們天才、勞力、和信心的成績。他們就回憶故鄉大禮拜堂大寺院所及，設計出具有堅厚牆圍和壯麗鐘樓的教堂房屋，由印第安人承造建築起來。

叫作莊園 (haciendas) 的大地產，成立於西屬美洲殖民地。主人、監工、經紀人、和印第安工人共同生活於自足的社會裏，常常離城許多英里之遠。這些大莊田出產玉蜀黍、小麥、稻米、和甘蔗。橘子、檸檬、和其它半熱帶果樹林子也頗發達。後來，法國人帶到西印度馬丁尼克的咖啡樹被西葡兩國殖民地移植到中南美。咖啡可的大莊園使他們的主人致富。牧畜也大發興起。本國政府雖是鼓勵殖民地的農業發展，但主要的興趣，還是在貴金屬上，用來作西班牙的利益和光榮。

從墨西哥的委拉克路斯 (Veracruz) 和巴拿馬地峽上的豐彼得約奧 (Nombre de Dios) 或波托治羅 (Porto Bello)，每年有多次帆船開往西班牙。金銀用船從祕魯載到巴拿馬，再由奴隸或驢子馱運，穿過森林到裝船港口。西班牙商業政策限制船隻，貿易只限於一羣指定的商人。帝國的一切貿易由西班牙的政府所在地控制音。

新西班牙殖民帝國的最遠成站是蘇列賓。一五六五至一八一五年，馬尼刺帆船每年從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 (Acapulco) 開往馬尼刺，載回東方貨物以充實西屬美洲的生活。到馬尼刺港的遠東商人大都是中國人，還有日本人、葡萄牙人、和其它人等。他們出售絲、香料、瓷器、和其它貨物給西班牙商人，商人在危險的長途上運輸一部分到墨西哥。在橫渡太平洋的旅程中，時常爲了區域的支配和分贖，與英荷兩國人發生衝突。德瑞克 (Drake)、卡文狄士 (Cavendish)、但皮爾 (Dampier)、和羅傑士 (Rogers) 忽劫掠海盜——馬尼刺帆船

——所未尋找過最值錢的意外之財。這些航程使馬尼刺許多西班牙貴族發財破財，但商業並未擴張，因為商業與有限的西班牙殖民經濟政策的背景背道而馳。

世界為球形的問題，當西班牙殖民美洲時，在有紀錄的最驚人的一次航行中獲得解決。供職於西班牙的人麥哲倫率領五艘陳舊但修補完善的船，一五一九年從塞維爾 (Seville) 出發，尋找到遠東的新路線。最大的一艘，聖安東尼亞號 (San Antonia)，只有一百二十噸排水量，可是海員企待一個長途航程，因為顯然帶有大批船用餅乾、乾酪、鯷魚、蜂蜜、葡萄乾、酒、還有七頭牝牛。雖是如此，水手們還不得不烹煮船上裝置的皮革飾來充飢，這航程充滿了帶有暴動的危險。

麥哲倫刺探了拉普拉塔 (La Plata) 河口，在荒涼的聖儒里安 (San Julian) 灣過冬，航行過現在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海峽，勇敢的橫渡太平洋。他的部下，那經過航海患難而倖存的，到菲列賓登陸時已是行屍走肉；可是麥氏，當他發現島上居民所說是馬來諸時，曉得自己的成就是什麼。正探險着羣島，這位大航海家因參如士著間一個不關緊要的小爭鬥，喪失生命。一五二二年九月，原來五艘船的一艘，二百六十五人中的十八人，回到加的斯 (Cadiz)。他們已航行地球一週。西向到印度羣島富有的路線橫越太平洋，它本身是佔有幾乎地球一半的航程，是證實了。麥氏歸途中所期待的金錢勢力和聲譽，因為他的慘死，都不歸他所享有。供給航程的諸商人，從八十五噸的維多利亞號那船載回來的香料上獲得的贏利，超出他們的投資和船隻的損失。

法蘭西與新世界

法國漁人早在一五〇四年便到過紐芬蘭外的大沙洲 (Grand Banks)，百年功夫之內，他們已在那裏並在聖勞仁斯 (St. Lawrence) 灣裏造成一宗實業，每年雇用幾百艘船隻。在那世紀末年以前，法國人和他們的漁業，早就與印第安人進行交換毛皮的交易。一五八〇年左右，聖馬羅 (St. Malo) 的商人用一些船隻專作毛皮生意，獲利頗豐。接着便有猛烈的競爭。有特權的公司組織成立，可是因為這貿易的冒險，它們常兼營捕魚和

毛皮生意，以減輕遙遠航程的開支。在新法蘭西成立以前，一宗有利的漁業和皮毛業久已建立。

那時法國探險家打着法蘭西的牌號向西航行。一五二四年，佛羅樓斯航海家末刺薩諾（Verrazano）準備法國對北美洲大部分的書面權利。聖馬羅人卡退（Jaques Cartier）航行上溯聖勞仁斯河，探險直到現今蒙特利奧的所在。他的三次探險（一五三四——四二）足使將來的注意力集中在聖勞仁斯灣附近的區域。一五六二年，里波（Jean Ribault）探險佛羅里達海岸，想將法國新教徒（Huguenots）尋找一塊殖民之地，但沒有成功。兩年之後，法國新教殖民在佛羅里達的聖約翰河上建築卡羅來納要塞，但西班牙人急出阻止，毀壞它的全部。那世紀末年以前，有些團體打算樹立小殖民地。除却商勃連（Champlain），經過多年探險，在魁北克樹立成功首創的法國永久殖民地（一六〇八）外，沒有一個站得住的。

「新法蘭西之父」商勃連對這殖民地雖是熱心，它的發展還是緩慢。商氏夢想一個將來國家，以魁北克做它的首都，但心思局限於畜牧捕獵生意的法國當局，却授商業公司以專利之權。聖勞仁斯河上的殖民地因此擴展迂緩。教士、探險家、和商人宣揚一條沿着諸大湖下至密西西必的小路，準備在大陸中心建立分散的殖民地。法國的屯墾終於從新蘇格蘭（Nova Scotia）伸展到新奧爾良。北方殖民較多區域的嚴酷氣候，和新法蘭西的正在發展中的毛皮貿易，妨礙了農產的生產，並且使法國殖民地多少要依賴法屬西印度，法國漁業也要依賴英屬大陸諸殖民地的供給。政府政策，尤其是商業專利的原則與領主制度，以及羅馬天主教的優勢，加強了毛皮貿易的管制，可是嚴重限制了人口與發展，日後當沿海的英國人口加衆、勢力增強時，促成新法蘭西的沒落。

英國背景

英國在發展殖民事業的慾望上，很後於葡西兩國。美洲發現和好望角至東方路線開通後，世界地圖的改變使英國更接近世界大事的中心。但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前，英國對這方面甚少作爲。哥倫布的發現事業幾年以

後，有位出生於威尼斯、撫養於熱那亞、那時經商於布里斯托爾 (Bristol) 的約翰·喀波特 (John Cabot)，懸起英國旗子向西航行，這是實事。他與同時其他人士一般，向大海中尋求沒人知道和探險過的土地。一四九七年，他同他的兒子瑟白斯第安 (Selbastian) 出發布里斯托爾，終於抵達北美海岸外的一些島上和北美大陸。出發約三個月後，他回到英國。這次航行引起英國海港的很大興趣，促成翌年小喀波特領導的第二次遠征，查勘他們所認為的亞洲北部海岸線。幾次遠征中，紐芬蘭鱈魚業是件重要之事，但他們沒有得到實際結果。商人頭腦所想的是東方貨品和黃金，不是魚，結果在最早的英國殖民地成立前，盧度過一百多年光景，雖然十年之內有英國漁船冒險前往新世界。亨利第七世結束英國探險事業這短期試驗，在他的賬本子上寫着：「付發現新島者拾鎊」；他又賞賜約翰·喀波特每年恩俸二十鎊，那筆款子喀氏沒有活着多久來享受它。

十六世紀前半世紀英國對探險與殖民事業的缺乏興趣，可說有多種原因。英國歷史的近代可以從一四八五年說起，那時都鐸王朝的始祖亨利第七世從長久慘烈的玫瑰戰爭中得勝，英國還沒有勇氣西進，大半因為內部問題和集中內政發展吸收去它的精力。島國新封建制度，沒有多少剩餘資本來用在費用浩大且有危險性的冒險事業上；商業經營雖在發展，土地依舊是主要的財產形式；它的船隻貧乏，商船又少；它的敵人，特別是西班牙，又是強大並且控制着海上航路。亨利第八世在位時，宗教和政治情況並未解決，一直到伊利沙白即位時依舊如此。探險事業的地理也不利於英國，因為當船頭改變方向時，緯度平行線和逆風把小船送向惡劣氣候和荒瘠海岸，不送向溫和而有陽光的地帶上去。

但英國也有許多優勢，使它日後成爲最大的殖民強國。這些優勢包括長距離海岸線和豐足的海港便利；島國的孤立地位，這時期使它避免被侵襲和戰爭的糜爛；盎格魯撒克遜人、開爾脫人、丹麥人、和諾爾曼法蘭西分子構成的倔強的人口；溫和的氣候；增加迅速的工商中等階級，最後最要緊的，不挫折的雄心。

早期諸國王已經着手使英國從被動的轉變爲主動的經濟角色，採取積極擴張海上英國勢力政策者却是都鐸王朝的始祖。亨利第七世思索了哥倫布的費用與鼓勵了喀波特父子的活動之外，又很致力於發展常備軍艦。

隊，以代替緊急時期與戰時從五港（Cinqué Ports）及它處倉卒調集武裝商船。他又致力於航海法的早期初步形式；他處處用外交和同盟的手段來增進英國的商業、貿易、和製造業。

亨利第八世繼續他父親的政策。他擴充英國海軍，甚至本人對海軍工程發生興趣，如參加設計當時著名的大船大哈利號（Great Harry）。他的一生與愛德華第六世與瑪麗都鏢奪位時，英國海上事業不斷發展，航海術也有進步。漁船經常行駛於冰島海上，本國領海的漁業也有增進。英國海員備有捕拿敵船許可狀，使他們有權攻襲他們認定是敵非友的西班牙人等。伊利沙白在位時，那些武裝民船漸漸成爲和根斯（Hawkins）、豪華德（Howard）、與德瑞克的海軍。

在這英國歷史的過渡時期中，令許多分子感受負擔的事業開始了，結果給國家贏得更大的光榮，給殖民事業和貿易的新嘗試獲得財富。爲大地主利益而由法律規定的圈地制度，兼併了大片土地，大都爲牧羊之用。圈地造成更高租稅，從羊毛身上大大便宜了地主們，但剝削了農民由權利、習慣、或租佃而所有的地段，造成普遍的失業。英國宗教改革時許多教會產業的沒收充公富了政府，可是贖物轉入寵倖手裏，許多成爲商業經營的資本。英國奴隸貿易的開端也是英國商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雖在英國打倒西班牙荷蘭運輸奴隸專利的多年，早在一五六二年，約翰·和根斯從幾內亞海岸帶回非洲奴隸到西班牙屬地。但到伊利沙白時代，才造成擴張和英帝國主義開始的局面。

第二章 新社會的發軔

伊利沙白朝海賊

英國初期重要探險事業與最初殖民事業企圖，開始於伊利沙白在位時。那時代，像大文豪沙士比亞的作品一般，不是自然而產生的。在它的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各方面上看來，它是過去一切的頂點。英國的文藝復興，像在它以前的歐洲大陸文藝復興一樣，是遲緩發展的，並且導源於中世紀。它以伊利沙白的宮廷爲中心，放出一朵玫瑰花。雖在這光輝燦爛的時期，英國還是擾攘不寧的國家，人們以機智與武力保護自己生命財產，政治陰謀盛行，並受宗教派別所煽惑，海上劫掠與愛國行爲密切不分。無論如何，悠長的伊利沙白朝四十五年中，英國民族就成了相當繁榮，國際威名，和在大海上的好壞聲譽。

炫人心目的伊利沙白光榮時代的最顯著特徵，是勇敢的英國海盜侵襲西班牙本土的寶庫城市，與劫掠裝載金銀從美洲回舊大陸的西班牙帆船。和根斯、弗洛比瑟 (Martin Frobisher)、德瑞克、和其他海盜航行過七大洋，探險到不毛的北冰洋荒地和繁茂的熱帶地方。他們很自負勇敢的冒險事業，尤其對敵西班牙人，使西班牙人不得不防禦航行海上的權利和美洲的屬地。德瑞克爵士這人物是世界上最怪傑之一，他的功績包括有週航地球，最絕頂的是當豪華德大將所率艦隊攻破西班牙勢力時，他在英吉利海峽對西班牙無畏艦隊決戰。但還有許多人，在建立這時代英國繁榮上，也做過重要角色。

伊利沙白登極時，英國不是富庶的國家，西班牙却在極盛時期。貧乏的英國，它的實在無可如何的情形，可以從一件事實上覺察得：便是一艘擄掠得的帆船中的財物，幾乎值到政府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烏國連伊利沙白女王本人，默許參加遊弋劫掠這種活動，毫無足怪。可是她的大臣們頗費苦心來隱瞞她在這方面的活

動。

探尋西北路線並爲英國光榮而開發見事業大略的最初胡英國探險家中，有中華公司 (Cathay Co.) 資助的弗洛比瑟。他於一五七六年在他的首次西向航程中，探險現任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海灣，并且發現巴芬地方 (Barren Land)。他帶回一名愛斯基莫人和一件他以爲黃金的標本。在他的第三次探險中，他相信自己已經找到大量金銀寶藏，帶回一船不值一錢的硫化礦石，又名「擬入金」，他自己又驚奇又失望，朋友們安慰他，仇人們嘲弄他。一五八五至八七年間，約翰·大衛斯 (John Davis) 繼弗洛比瑟而起，領導三次遠征進入大衛斯海峽和巴芬灣，想探索一條穿過交互錯雜的諸海、諸小島、諸港灣的路線，沒有成功。可是從吉爾伯特 (Humphrey Gilbert) 爵士對發現往東方的西北路線的夢想，產生英國殖民事業初次真正的、雖是徒然的企圖。

殖民事業的預細嘗試

吉爾伯特是莫斯科公司 (Muscovy Co.) 人員，著有論發現至中國之新路線 (Discourse of a Discovery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hay) 一書，以證明探索西北路線的可行與願望，取得伊利沙白特許他建立一殖民地，由他統治，保留冒險事業一切利得的五分之一給英國國王。在紐芬蘭，計畫有一處殖民地，要供給吉氏一塊大地產，扶助英國漁業，並作爲到印度羣島航程上的站地。土地出售了，特別是售與富有的英國天主教徒。吉氏的朋友，地理家哈克路特 (Richard Hakluyt) 在他的航海記 (Divers Voyages) 一書中公開了那計畫。一五八三年，殖民地成立，有各等級及各種職業之人二百六十名，但環境的荒涼，冬季氣候的嚴酷，疾病，發現黃金慾望之受挫，和嚴重的暴動，使殖民地歸於失敗。吉氏正想改訂他的計畫，喪生於海上風浪，殖民事業衣鉢傳給他的異父兄弟刺里 (Walter Raleigh) 爵士。

吉爾伯特和刺里這些人提倡殖民事業，在他們領導之下，英國航海活動開始取更建設的形式。刺里是一位

航海家、大軍人、政治家、著作家、并且是伊利沙白宮廷中的寵臣。吉爾伯特慘死之後，刺里得到差不多與吉氏所得相同的欽賜特許。他主持過三次遠征，到現今北卡羅來納的亞爾白馬爾 (Albemarle) 地帶，那時含混的叫維基尼亞 (處女地)，紀念未婚的女王。一五八四年的首次遠征是件探險事業。兩個月後，遠征團回到英國，報告那地帶是個好去處，森林廣袤，鳥獸魚產豐富，土地肥沃，印第安人和善。伊利沙白女王大爲高興，正式命名那地方爲維基尼亞，封刺里做爵士以示酬庸。

第二年，在羅阿諾克島 (Roanoke Is.) 上建立一處殖民地，雷因 (Ralph Lane) 做長官，格林維爾 (Sir Richard Grenville) 率領艦隊。那團體的政論家哈里歐特 (Thomas Hariot) 指出新大陸的製鐵業將有利於母國。他深信鐵礦的豐富，大森林中木材的無盡資源，和富庶所在的廉價勞力，會使鐵價便宜。從英國缺乏木料對造船的影響上看來，是個重要建議。他對那地帶的動植物也有印象。但殖民地失敗了。供給不充足，印第安人的仇視增加，探索黃金無着，引起不靖與困難。十個月的嘗試後，當德瑞克的艦隊出現於海岸，殖民渡回英國。格林維爾帶回供應品，可是眼見殖民是完了；他留下十五名佔領地方。但當一五八七年懷特 (Capt. John White) 率領刺里的第三次遠征隊到達羅阿諾克時，只找到格林維爾部下的一名的遺骨。要塞和房子都已成廢墟。

第三次遠征隊仍然是個失敗。通常以「失敗殖民地」知名的殖民地，它的組織是「維基尼亞刺亞諸城長官與佐理官」。一五八七年五月五號，三艘小船從普里穆斯出發，載着一百十七人探尋新殖民地。雖非出於有意，可是羅阿諾克島再度成爲殖民事業的場所。懷特長官的女兒，戴爾 (Ananias Dare) 的妻子在這裏生下英國人事美洲誕生的第一個孩子。懷特回到英國，看見西班牙無畏艦隊威脅英國所造成的驚恐危險，籠罩一切。直至一五九一年，他才回到殖民地，當他帶有新供應品抵達地點，他找不出殖民地的痕跡，只找到一棵樹上刻着 CRO 幾個字母，和木柵門柱上刻的 Grothoan (克羅阿東) 一個字。殖民地的命運始終是個神祕。有人認爲殖民們到南方的克羅阿東島上印第安人居處去了，有人認爲他們已遭西班牙或可能遭印第安人的毒手。

當英國海權發展得突飛猛進，英國商業伸展到世界各遠處時，建立殖民地，顯然應該有比私人開創更大的動力。最初成功的殖民地由英國商務企業所建成。但到伊利沙白崩逝，和她的承繼人——不幸的蘇格蘭女王瑪麗的兒子，剛復的英吉利國王詹姆士第一世即位以後，才竟全功。

最初成功的英國殖民地

英荷兩國海上勢力的增長向着西班牙的海上航線支配權挑戰。一五八八年英國藉順風與浪濤的助力，擊敗西班牙無畏艦隊，是西班牙勢力開始衰落的的一件大事。引起西國衰落的，不但因它的敵國勢力增長，并且因為貪慾太大。當西班牙既在美洲和菲律賓殖民、發展、防禦，一五八〇年後又在葡萄牙帝國做這些事，它向北非、東地中海和東歐的回教徒宣戰；間或向英法兩國挑戰；企圖控制意大利與教廷；企圖部分控制日耳曼；企圖擁護全歐天主教并撲滅異端；企圖保持優勢於革命中的荷蘭。結果，西班牙勢力的劫數已定，漸漸見出衰兆，更有力的國家取得了世界領袖的地位。

十七世紀之初，英國殖民計畫雖然失敗，擴張的慾望却發展了。那時有位名人說過，許多人深信，對一個國家，沒有再比擴大疆域加多臣民更光榮偉大的事。這種看法，由於多種因素。對抗西班牙的成功；對國富的慾望；對木材、海軍軍需品、和鐵等原料的需要；需要更多的土地想為剩餘人口之用；希望解決半由圈地養羊造成的廣泛失業問題；需要為產量增加的製造品尋找市場，這一切造成擴張的熱心。

英國着手於方興的貿易公司，建立最初成功的殖民地。許多釐定的合資公司雖是開始於瑪麗在位時，可是直到伊利沙白時代才經國王頒給特許狀。它們被賦與經濟特權和在區域裏相當限度的權力，在特許狀中逐一列舉。東方公司 (East India Co.) 獲得波羅的海區域的商業專利；莫斯科公司獲得在俄專利；利凡得公司獲得東地中海專利；其中最大的是一六〇〇年東印度公司獲得東方貿易專利。東印度公司壽命悠久，為貿易公司中最富的，影響及於英國殖民政策，為建立英印帝國的工具。它的特許狀給它對印度、中國、與東印度羣島的貿易

專利。公司在勢力的頂點時，受權任命長官，管理司法，修築並指揮要塞；它可以配備軍艦，備有軍隊，並准有廣泛的政治外交權力。一八五八年土兵事變的結果，委託給公司的印度主權和政治權力轉移於英國君主。許多貿易公司當這商業活動時代成立於歐洲各處。一七〇〇年左右，在英、荷、法、瑞典、和丹麥者凡五十以上。

一六〇六年，詹姆士第一世，多少做做商業公司的規模，頒給一道特許狀，規定組織兩家公司：倫敦公司（或維基尼亞公司）和普里穆斯公司。兩家受有相類似的權利，兩家都受維基尼亞駐倫敦的王家會議的管轄。普里穆斯公司於一六〇六年夏天遣派首次遠征隊，探找一塊墾殖所在，但那船在坡托里科（Puerto Rico）附近被逆風所逐且被西班牙人所劫掠，船員被押往西班牙囚禁。第二艘遣派的船於一六〇六年秋天到達緬因海岸，帶回極有生氣的該地報告，所以次年年初便有兩艘船載着殖民遣派出去。約有一百二十名殖民，受探險家所說利用魚類、木材、毛皮、礦產、和耕地的希望所鼓勵，在基尼伯克（Kennebec）河口登岸，並在西岸建築一座要塞，命名聖喬治，一座禮拜堂，一所貨倉，和五十間房屋。創始的艱難，殖民中間許多早年坐過監獄者的時常爭鬪，這事業在英的贊助人頗普漢爵士（John Popham）的逝世，和嚴酷的緬因冬季，使新殖民地又歸失敗。雖有少數人參加臨時的捕魚殖民地，不時在那地帶興旺起來，大多數殖民却已渡海回國。

倫敦公司成功更大。一六〇七年春天，首批殖民——一百二十名男人與男孩，包括有英國當時社會的各項人物，從出身高貴的船長柏息（George Percy）到下級勞工，當中有富於想像力的約翰·斯密（John Smith）——上岸並卜居在他們名為詹姆士要塞或詹姆士城的地方。在約一英畝大小的圍地中，他們築起粗陋的草房和帳篷，又掘造地窖。他們又築起一座小礮台，又播種小麥。殖民地愉快的開始了，可是不斷面對着危險——疾病、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幾年之間，一種公產式的社會使懶惰者有利，勤奮者犧牲；長官戴爾（Thomas Dale，一六一一——一六一六）以允許私產結束那種情況。倫敦公司因為當初的困難，於一六〇九及一六一二兩年獲得特許狀，將殖民地政治的事項由英國君主轉移給公司。據一六一二年的特許狀的規定，倫敦公司成爲一個自

的組織，這時以後，通常被稱爲維基尼亞公司。

維基尼亞公司計畫舉辦木材實業、冶鐵廠、玻璃廠、並從事產絲，但它也希望會發現金銀。公司早期所發入紙，誘致了鐵匠、桶匠、木匠、造船匠、饅頭匠、五金匠、磚瓦匠、建築匠、麵包工人、紡織工人、鞋匠、船匠、和毛紡織工人到新殖民地。甚至鼓勵來自外國的熟練工人移入維基尼亞。殖民以後不久，有海軍軍需品運往英國，又有一船鐵礦砂運往東印度公司。一羣被稱爲薩桑波敦 (Southampton) 冒險家的人士，得有維基尼亞公司特許之權，開始在薩姆士威上游六十六英里的流溪河 (Falling Creek) 西岸設立鐵廠。一六二一年左右，冶鐵爐順利進行。火光是一六二二年可怕的印第安慘殺案的信號。工人被殺，工廠被燬；此後百年間維基尼亞沒有產鐵。在維基尼亞公司得到功夫從這打擊恢復過來之前，它和英王的政治糾紛增加了；一六二四年，它的特許狀被廢止。維基尼亞變成王家殖民地，給後來其它殖民地做榜樣。這時，當殖民者地位正在不安全的時候，羅爾夫 (John Rolfe) 於一六二二年開始學自印第安人的種菸事業，給殖民地一個新經濟生命；當歐洲市場收買這產品，種菸成爲後來殖民事業的經濟基礎。製造業一時被人遺忘，種菸却成爲專好。後來馬里蘭和卡羅來納成立時，種菸又發展到那些地帶。

維基尼亞公司的經歷，相當短促，結果却是英國殖民事業成功的開始。但公司是爲了從它的殖民地和土地上牟利而組成。它的住在英國的股東爲利益而遣派工人出去工作。公司在它的事業中一共化費二十萬鎊，並派有幾千移民往新世界；但作爲商業的冒險事業看，它確是很失敗的。可是，它的活動結果，奠定下大帝國基礎的一部分，這帝國要以驚人的速度興盛起來。

新英格蘭殖民地

第二個成立的英國殖民地是新普里穆斯。當五月花號 (Mayflower) 航行時，每個西歐重要漁港，差不多都無人能談起馬薩邱塞海岸情況，因爲人們捕魚於大海岸。紐芬蘭與深水中間的沉沒臺地，北冰洋的寒流和港

灣大河幾乎常在那裏產生大霧——常在那裏躲避風浪與呼求援救。許多探險家曾經航行過那地帶。一六〇二年，哥斯諾德 (Bartholomew Gosnold) 到過鱈魚角 (Cape Cod)，并且給這地方命名。兩本之後，商物連繪製一幅格羅斯特 (Gloucester) 港的地圖。一六一四年，約翰·斯密考察馬薩邱塞海岸並命名那地帶，他給許多印第安村子起出英國地名。

一六〇六年的普里穆斯公司，在基尼伯克失敗之後，無力再舉辦冒險事業。一六二〇年，它的主要人員得到一件新特許狀，創立新英格蘭會議。當公司依舊從事計畫以商業為基礎的殖民事業時，機會引來一羣避地新教徒 (Pilgrims) 來到它的海岸。一六一〇年來的一羣英國移民，已經計畫定居於維基尼亞的某處，并且已得到倫敦公司許可他們這樣做。但五月花號費五星期功夫勘察鱈魚角之後，停泊在後來名為普里穆斯的港口，訂下有名的契約，規定人人要定法守法。他們設立殖民地後，便從新英格蘭會議得到一件新特許狀。

到普里穆斯來的一羣，包括有來自荷蘭來丁 (Leiden) 的分離派，他們曾在來丁居住過十年以上。他們舍棄在北英的家，逃避宗教虐待。他們雖在荷蘭享受宗教自由，可是漸不滿於受外國統治；他們不慣荷蘭語言風俗；他們因為受行會規則的限制，感受到營商的困難；他們因為面對着他們子女的俗念與不朽的危險而被攪擾。他們有些人聽說詹姆士城殖民地，就決心要往新世界。在英國，他們得到一些其他分離派和一些他們宗教團體以外的人作伴。一百零二人中，只有三十五人是真正避地新教徒。這羣人不時有其他英國送出的人們加入，有些是屬於他們的教派，有些不是。

搭趁五月花號的人們是由一羣倫敦商人所資助。用於冒險事業的總數有七千英鎊。「冒險家」和「墾殖者」間訂有一種契約。後者來殖民地做僕役和股份公司的分子。每名移民受到一股為冒險工作，又另外受到一股為他所有的每十鎊財產。團體約定要過公產式生活，一切生產品都歸公共倉庫。到七年之末，分一次資本與贏利。這計畫被所有有關方面認為不滿。殖民地的艱苦、對共同生活的不滿、經濟進步的迂緩、在新殖民地中引起很大不滿。一六二七年，倫敦商人想至少彌補他們投資的一部分，把他們的產業賣給殖民者，得價一千八

百英鎊，大部分由毛皮贏利撥付。從那時起，殖民者成爲公司的股東。初期十年之後，其它村子成立，普里穆斯城鎮擴大成新普里穆斯殖民地，後來爲馬薩邱塞灣殖民地所吸收。

在馬薩邱塞灣殖民地，殖民事業雖是首先藉商業公司爲媒介而進行，宗教事實尤爲主要。一六二九年的國王特許狀確定一羣商人和其他投資者的土地，那些土地是前一年由新英格蘭會議贈與他們，帶有麥利馬克 (Martinac) 和查厘兩河間貿易與殖民之權。最初公司在新世界的活動和別家相似，但得到國王特許狀之後，它的事業重心由貿易轉爲宗教。若干清教徒股東，覺得他們所希望的英格蘭教會內部的宗教改革已無希望——因爲查理第一世開始他的專利，勞德 (Laud) 大主教厲行教會劃一——所以瞻望海外，到新大陸上來，那裏他們能創立一個他們認爲沒有羅馬天主教習慣的、革新的教會。渡海赴美的馬薩邱塞灣公司清教徒中主要分子訂下劍橋契約。他們決定帶着特許狀同走。他們將與隨後的商人成立有關事務管理的妥協，但後來事業的管制是一六三〇年「大移民」時離英者商定，雖然合資的一部分一時還操在英國實業家手裏。可是公司已經成爲一個殖民事業。

一六三九年特許狀規定包括一種政府形式，有股東的長官一員，佐理官，和總法院。可是沒有規定需要公司在英國開會，結果公司實際上並不隸屬於英王，并且發展成一種有力的神權政體。在他們名稱的嚴格意義上說，清教徒並不想脫離英格蘭教會，像避地新教徒所爲。他們想澄清英格蘭教會裏他們所稱的「天主教裝飾物」。但到達美洲之後，他們脫離了并且接受許多分離派的教義。

最初時起，清教徒殖民地便相當繁榮，與詹姆士城和普里穆斯的早期奮鬥適成對比。馬薩邱塞特有的海上事業——漁業、航業、和西印度貿易——不久便開始。十七世紀第三個十年中，移民到馬薩邱塞灣殖民地者約一萬四千人。當然不全是清教徒。英國農業和布料交易的不景氣，促成許多人到這宗教地尋找經濟的改善。這些人中，有些成爲不安且挺麻煩的分子。

清教徒在新世界追求信仰自由，輪到他們，他們表示不能寬容異派。殖民社會中，尤其是東西兩殖民地之

間，發生異見爭執。這些爭端，許多到了總法院上去。爲教義和政體的爭執，結果造成新英格蘭各地帶許多團體的分裂。聲名顯赫的撒冷 (Salem) 傳教師威廉斯 (Roger Williams)，信仰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立，與當局起了衝突，一六三六年，被放逐回英國。他爲逃脫這事，大冬天中跑到那刺干塞特灣 (Narragansett Bay)，在那裏向印第安人購買一塊地皮，建立普洛斐登斯 (Providence)。樸次茅斯 (Portsmouth) 是在唯信仰論 (Antinomian) 爭端中離開馬薩邱塞的赫欽孫 (Anne Hutchinson) 夫人和一羣信徒所建立。紐波特 (Newport) 成立於次年，從普里穆斯產出；後來窩威克 (Warwick) 也成立。這些殖民地爲羅得島殖民地奠下基礎；羅得島建立於宗教自由的原則上，並且成爲美洲各處遭遇宗教虐待與不平的一個避難所。

康內狄格的歷史和淵源與羅得島的發軔於同一時期。清教徒移民時，那刺干塞特灣到太平洋的土地，被賜給塞塞爾爾 (Lord Saye and Sele)，他在幾年後建立塞布魯克 (Saybrook)。一六三五和三六兩年中，馬薩邱塞灣殖民地的人們，在呼克爾 (Thomas Hooker) 等領導之下，厭倦爭執，探求更肥美的土地，定居在溫德素 (Windsor)、哈德福 (Hartford)、和衛德斯斐 (Wethersfield) 三處臨河城鎮。其他來自英國的殖民獨立定居在長島海峽 (Long Island Sound) 岸上。伊頓 (Theophilus Eaton) 和戴文璞 (John Davenport) 牧師領導的人們卜居新港 (New Haven)，目的在建立一座貿易城鎮。別的居留地圍着興起，形成新港殖民地。所有這些居留地後來成爲康內狄格的一部分。

許多來自馬薩邱塞的人們逃亡到荒野的緬因地帶。在企圖建立永久英國殖民地以前，早已有探險家到過海岸。未刺薩諾、和根斯、吉爾伯特、哥斯諾德、商勃連、衛摩斯 (Weymouth)、和約翰·斯密都到過。普里穆斯成立很久之前，健壯的英、荷、法、西諸國居留地沿着基尼伯克起滅，漁人獵人往來各地。在避地新教徒殖民地的初時，緊靠緬因海岸的蒙海干 (Monhegan) 荒島上的居民給避地新教徒在可怕的困難中種種幫助，養胖他們，載魚給他們，可是不受幫助的任何報酬。得到所有權特許的梅遜 (John Mason) 船長和高澤斯爵士 (Ferdinando Gorges) 所領導在緬因建立永久殖民地的企圖是失敗了。但一六三〇年之後，若干異教徒從頑固

的清教徒殖民地逃亡。參加他個在緬因遇到的倔強的漁人漁戶。馬薩邱塞宣稱它在那地帶有司法權，後來在那裏取到治權。

賜與梅遜和高澤斯兩區域又包括後來成為新漢普什爾的地帶。一六二九年，海氏獨自領有這區域。十六世紀時，短促的新漢普什爾海岸和它附近的薩克島 (Tale of Shoals)，也像緬因一般，有漁人過。後來，在馬薩邱塞殖民地的虐待異派後，異派教徒逃亡到那裏，尤其是具有倔強的英格蘭教會與唯信仰論者傾向的。馬薩邱塞一時操有控制權，直到最後英王權限伸展到那裏，把新漢普什爾改成王家殖民地（一六七九）。耕作、採木、捕魚、造船、和毛皮貿易是原殖民地北部前哨的主要職業。

從馬薩邱塞灣殖民地的最初幾年起，殖民黨向四圍各地散播。宗教的歧異是集中運動的主要原因，它迫使許多人離開原來居留地。當新英格蘭會及時自然的發展擴張，馬薩邱塞統治者不容異教的態度和行為，結果使那些不願合於清教理想和習慣者離開殖民地，這樣，給予離散運動一種刺激。

最初成功的私家殖民地

馬里蘭是最初成功的英國私家殖民地。它雖是天主教徒、不是不滿的或分離的英格蘭教徒所建立，可是它與普里恩斯和馬薩邱塞灣殖民地一樣，宗教動機是顯著的。它不是公司而是一位有所有權者所建立。與維基尼亞公司和新英格蘭會議有關係的喬治·卡爾文特爵士 (George Calvert)，在一六二三年計畫殖民於紐芬蘭的阿發龍 (Avalon) 半島。在這半島荒瘠的海岸上殖民的困難，使他覺得他應該更向南尋找。他保持查理第一世的友誼，得到查理賜與土地，這地後來被稱為馬里蘭省。一六三二年才受賜這權利。特許狀完成前，卡爾文特已逝世，那狀便頒給他的兒子，第二代巴爾的摩爵士西爾 (Ceal, second Lord Baltimore)。馬里蘭的特許狀以較早的阿發龍殖民地狀為藍本，阿發龍狀又做自遠刺談 (Durham) 封邑，其主教和封君的權限僅次於國王。這恩賜是從維基尼亞地帶劃出，但疆界極未明白說明。所有權者直截的受賜土地，又加上廣泛的治理權

限，包括徵稅之權在內。他是一位大封君，有選擇聽他節制的小封君之權；又賦有在省內創立莊園之權。他須保留他境內所發見一切貴金屬的五分之一獻給英王，每年並進貢印第安箭兩枝於溫德索宮，作為報答。

一六三四年三月，最初的殖民登陸於馬里蘭土地。在波陀麥克 (Potomac) 河的聖克力門島 (St. Clement's Is) 上立起一具十字架，在河的下流若干距離外建立一處永久殖民地，以聖馬利城為中心。巴爾的摩勒勸誘富人接受賜地，以幫助殖民事業作報答，他為天主教徒備下一個避難所，但對願和他聯合者一律歡迎，不分界限。馬里蘭的早期歷史被有產集團和維基尼亞商人間的糾紛所攪擾，它的疆界爭執是與威廉賓氏 (William Penn) 的後人發生關係，但在經濟上看，殖民地的進步，自始便是成功的。抄襲維基尼亞的藍本，菸草是主要產品和重要出口貨。十八世紀時，殖民地移向內地，菸草的關係開始讓步於農作物的更變。整個時期裏，糧食出產、造船業、立約傭僕與奴隸的輸入、和駁雜的商業都有增加。

十七世紀中葉的殖民地

一六四〇年左右，普里穆斯、馬薩邱塞、康內狄格、羅得島、新港、新漢布什爾、緬因、維基尼亞、和馬里蘭諸殖民地約有二萬五千人。一世代內，若干處成功的大陸殖民地建立了。西印度羣島也已有殖民居住，但這時比起大陸殖民地的速度更快。同一時期，從英國前往他們所稱糖島 (Sugar Islands) 者有四萬人。沿海諸殖民地中，馬薩邱塞以一萬四千人佔首位，維基尼亞號稱八千左右。

一六四〇至一六六〇年中，英國的大事有：國會與國王間的鬥爭，內戰，清教徒革命，查理第一世的被斬首，克倫威爾的獨裁，共和政體的衰亡，清教徒治理的失人望，最後是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這時期中，到殖民地去的移民潮流並未停止，但性質上略有變更。清教徒失去移民美洲的興趣，雖然馬薩邱塞現在是最為獨立的。許多效忠王室的離開英國前往南方殖民地，但人數不多。少數商人，厭憎清教徒統治，和人數增加的契約傭僕一般，來到新世界；傭僕中許多是乞丐、政治犯、和刑事犯。

復辟的事業

查理第二世從大陸回國卽王位，是復活英國的信號。當國王驅車入都，倫敦城歡狂洋溢。英國歷史上的新時代開始，殖民事業的新局面展開。國王左右寵臣環繞，他們予英國一個貴族統治。他們都高高興興的拜領許多爵位、勳位、和賞賜。大多數對大專利公司，也就是對商業，對殖民地，感覺興趣。新王和他的寵臣們希冀財貨，趨避查理第一世的覆轍，把殖民地認作斂稅和擴大英國貿易的工具。復辟最初幾年中，便頒給多道特許狀；商業的突飛猛進促成新殖民地的建置。重要的航行法通過了，企圖控制英國海外屬地的經濟事業，重商理論也經明確嘗試，付諸實行。

查理第二世頒給自由的特許狀予康內狄格和羅得島兩殖民地，多少是勉勵它們對抗馬薩邱塞殖民地。馬薩邱塞幾乎成爲獨立共和國，一六六一年它發布一道「權利宣言」，反對所謂英國的「立法侵害」。康內狄格人民希望有個特許狀，因爲他們覺得予他們土地的窩威克特許狀只給他們不確實的土地所有權。一六六二年特許狀的條款極爲寬大，幾乎承認殖民地自由。特許狀保證領土與政治的安全，又併新港於康內狄格殖民地之內。因爲它的寬大，這特許狀直至一八一八年仍然有效，變更很少。一六六三年，羅得島獲得查理第二世一道寬大的特許狀，替代了一六四四年威廉斯從一個國會委員會所獲得的。這新文書正式認可試行羅得島所一致重視的政教分立。實在也像康內狄格特許狀，它也規定選任的長官，佐理官和大會，并且將參政權完全交付給殖民地管理。這特許狀，極少變更，被羅得島用作憲法，直至一八四二年。

一六六三年，查理第二世特別大量且由於商業主義者的鼓勵，將兩卡羅來納賜與八位英國貴族。兩年之後，他們藉第二道特許狀受到現今合衆國的南半部。這賞賜的性質是個私家所有權的。英國哲學家洛克在細密且難行的「基本憲法」(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中備有一個政府計劃。這政府的形式規定一種世襲貴族的政治，那貴族的財產應該不能讓與，不能分割。這計畫爲查理第二世所同意，用來做對抗「多數的民主政

治」的防衛物。這計畫雖經實施至某種程度，可是不久便歸失敗。

南卡羅來納最初的永久殖民地成立於亞爾白馬爾海峽的北岸，早在一六五〇年便有些不滿意的維基尼亞人在這裏居住。這地方離羅阿諾克島不遠，那島是刺里殖民企圖失敗的地方。地主們將受賜的土地，地租的豁免，和其他誘導條件贈與這地帶的殖民者，使這地帶成爲北卡羅來納殖民地的核心。南部也成立一處殖民地，在現在查里斯敦的所在。因爲有良好的港口，所有權者提倡專業的機敏，和包括英國異派信徒、蘇格蘭高原人、和法國新教徒的人口流入，這殖民地幾乎自始便繁榮。這殖民地就是南卡羅來納的起源。直至十八世紀初年，亞爾白馬爾和查里斯敦的殖民事事平安，除却經濟與政治上對抗所有權者控制制度。後來，印第安人和西班牙的侵襲，海盜的騷擾，殖民者移向它處殖民地的損失，征收免稅的困難，和其它問題。結果所有權者的權利被賣給英王。一七一九年，在一次西班牙侵入的威脅時，殖民者利用這機會進佔查里斯敦，奪得控制之權。一個革命的會議用國王名義接收這省分，後來所有權者因這得有些賠償。一七二九年，所有權者把他們在這地帶以北的權利讓與英王。叢集在亞爾白馬爾和查里斯敦的兩簇殖民地成爲分治的北卡羅來納和南卡羅來納兩王家省分。

復辟的初年中，英國人從荷蘭人手裏強奪去分隔新英格蘭和南方英國殖民地的新荷蘭省。荷蘭殖民地的歷史起於幾十年前。十七世紀之初，荷蘭已經發展爲歐洲主要工商業國家之一，特別由於它對遠東的貿易。它的競爭者一樣，渴望着尋找一條不繞非洲而到東方的新路線。大約當詹姆士城有最早的殖民者居住時，英國船長赫德孫 (Henry Hudson) 只帶十名男人和一個男孩從倫敦出發航行，探找一條可能的東北路線；他前進到北緯第八十度以外。他是個勇敢且有雄心的航海者，屢次企圖找出一條到印度和中國的完全水路。他向北遠航，駛入不知名的海洋，但是冰塊攔阻他的路途。一六〇九年夏天，他爲荷蘭東印度公司航海搜索一條西北路線。他從紐芬蘭南行，到達現在維基尼亞、馬里蘭、德拉瓦、和新澤西的海岸。一六〇九年九月二號，八噸重笨拙的荷蘭船半月號 (Halve Maene) 駛入一個寂靜的海灣，那灣的上流有一條大河流注下來。赫氏繼續溯河

而上到航行的頂點，但沒有找到西北路線。可是他給予荷蘭在美洲殖民一席位置，并且把荷蘭的影響帶到新世界。

十五年後，荷蘭人開始新阿姆斯特丹 (New Amsterdam) 和奧倫治要塞 (Fort Orange) 的殖民地。但殖民稀少。為增加入口移民起見，一家新的荷蘭西印度公司開始授與大片領地，把地主們位置在赫德孫所稱爲「大山中的大河」旁。地主領有土地，作爲永久世襲采邑，並向公司宣誓效忠，因此他得到管轄殖民的全權，那些殖民，是他所需要從舊世界帶來的。這計畫不很成功。少數地主控制有赫德孫河沿岸的大部分土地。但荷蘭的殖民事業進步很慢。此外又有許多問題，包括一個商業公司管理它的海外事務的困難，印第安人的騷擾，對北方英國殖民的衝突，和瑞典企圖佔領德拉瓦的威脅。更有一層，荷蘭沒有大量剩餘人口，也沒有迫切的政治、宗教、或經濟的不滿可以誘致相當人數到一個新地方去找他們的前程。新阿姆斯特丹雖然早已五方雜處，但沿赫德孫河的准封建的地主制沒有從歐洲別的國家吸收到多少殖民。荷蘭人在本國的成見影響及於不安之性，他們保持着這特性回到他們的美洲領土。

復辟時期的新民族主義，包括爲重商制度的利益而增進母國殖民地間關係的計畫，使荷蘭人勢必被排擠出美洲大陸上競爭者地位。一六六四年，尼科爾斯 (Richard Nicholls) 所率領的一支英國艦隊駛入新阿姆斯特丹港，索要這殖民地。着木脚的老長官斯泰米山 (Peter Stuyvesant) 狂暴的號召人民出戰，但一羣五方雜處的殖民不願城市歸於燬滅，不聽號令。他們當中許多歡迎英國統治。不費一彈，荷蘭人在北美大陸上的全部領土轉入英人之手。紐約、新澤西、和德拉瓦被賜與王弟約克公爵。新荷蘭改爲紐約，標明一個新政治的開始。公爵的特許狀使他爲土地封君，有統治全權，不受代表會議牽制。大部分從馬薩邱塞和新港現行法典編纂來的約克公爵法，逐漸伸展到全省。一六八五年英王薨逝，公爵嗣位爲詹姆士第二世後，這殖民地加入王家殖民地的增大幅圖中。

約克公爵接受新荷蘭不久之後，他用契據將赫德孫和達拉瓦兩河中間的部分讓與柏克立勳爵 (John Ber-

Keley) 和卡特勒特爵士 (George Cartwright)，作為共同地主。由讓與的條件，這省分定名為新凱撒利亞 (New Caesarea) 或新澤西。地主握有治理之權，並建立通常形式。來自新英格蘭和舊英倫的殖民者加入微小的荷蘭瑞典人口中，尤其在威廉·賓氏所領導的魁克派團體得到西部之後。這時新澤西省分為東西澤西（一六七六年）。後者成為建置撒冷和柏林敦 (Burlington) 兩城且被虐待的魁克派信徒的避難所。東澤西於一六八二年被卡特勒特的後嗣所拍賣，為賓氏和若干同仁所收買。清教徒、魁克派、和浸禮會派信徒來自長島和新英格蘭，首先在這地帶定居。結果，地主們於一七〇二年將治權交與英王，兩部分重新合併於王家統治之下。

賓西凡尼亞在英屬時的經歷也開始於復辟時期。那世紀之初，荷蘭人和英人都宣稱有德拉瓦流域領土之權。但最初明顯企圖殖民在那地帶者是瑞典人。一六三八年春天，一羣瑞典人、芬蘭人、和荷蘭人，由勇敢而無定居的荷蘭人明紐貝特 (Peter Minuit) 所率領，在達拉瓦岸上建立一處瑞典殖民地，與印第安人講和，向他們購買土地，命名這新屯地為瑞典。他們開墾農田為散佈的殖民地，開始與紅人交易毛皮，並建築克立斯丁納要塞 [Fort Christina]，現在的維爾明頓 (Wilmington)。不數年後，一位三十年戰爭中訓練出來的普林茲上校 (Colonel Johan Printz)，被克立斯丁納女王的大臣任命為瑞典的第三屆長官。有力的普氏，把舊丁尼康島 (Old Tinicum Is.) 作成他的要塞、殖民地、和府邸的新址，因為這島給他河上最好的形勢。舊瑞典雖在迅速發展工業，尤其產鐵，許多瑞典人雖然渴望在這方面和母國爭勝，但他們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來作工業大進步，却面對太多困難。瑞典只保持過十七年獨立，因為在一六五五年，它被荷蘭人所管轄——荷人在瑞典殖民以前早已宣稱領有這地區——但荷蘭人只據有新荷蘭到一六六四年。

瑞典在達拉瓦的佔據雖是短促，這些早期瑞典墾殖者却影響了美洲生活。他們貢獻木頭房子給美洲的邊地文明；他們立下與印第安人和平相處的榜樣；他們為大量的瑞典人開闢道路，那些人二百年後成為合衆國北部若干區域和若干州殖民與文化的主要因素。

瑞典人、芬蘭人、日耳曼人、和荷蘭人的小殖民團居住於達拉瓦沿岸，著名的魁克派皈依者威廉·賓接受

查理第二世賜與省分，後來名爲賓西凡尼亞。這給他的賞賜，是爲償還英王欠賓氏父親海軍上將賓氏的一筆債款，賓上將會盡力於促成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這賞賜也是爲增進重商主義者的商業利益。賓氏的夢想是把它做成一個魁克派信徒和其它一切受虐待派別的避難所。一六八二年，他以地主資格草成他的首次政府計畫，開始他的神聖實驗，保證所有願定居省裏的人有人民自由，宗教自由，和經濟機會。他的政治計畫根據於極端和平的原則上，在批評他的人看來似乎虛幻，因爲他爲所有教派，建立信仰的完全自由。一六八二年，他給予商人自由會 (Free Society of Traders) 一個自由的特許狀，包括大段土地和經營工商業的特權。爲得到從他的省分直接通到大洋起見，威廉·賓氏從約克公爵手裏取得達拉瓦河下游各郡，那地帶成爲達拉瓦。這三郡得到賓氏許可，於一七〇四年另成立了一個會議，但直到革命時，仍舊歸同一長官所治理。賓西凡尼亞開始雖晚，但它的經濟進步極速。賓氏的巧妙招徠，尤其在英國與在日耳曼帕拉丁內特 (German Palatinate)，和省內給與的自由，以及它的地勢與資源，吸引來大羣殖民，幾十年內，把它做成主要殖民地之一。它的首府費勒德爾菲亞成爲所有殖民地的首城，和商業、貿易、手工藝、科學、與文化的中心。

喬治亞的建置

喬治亞是大陸殖民地中最後建置的。它的建置的各種動機，因爲不同團體從事造成它，所以也是駁雜的。築成障壁防禦南方的西班牙和路易斯安那的法國，產絲和其它原料，使不幸被監禁的英國債戶復原，給被虐待的新教徒一個避難所：這些是建置喬治亞的原因。奧格爾托普 (James Oglethorpe) 和柏息伐爾勳爵 (John Perceval) 爲首在一七三二年從喬治二世獲到它的特許狀。它規定董事會治理殖民地二十一年，期滿之後，治理權歸還英王。一七三三年，最初的殖民定居於薩凡那 (Savannah)。英國殖民之外，其他日耳曼和瑞士不幸災難和壓迫的犧牲者也被董事會歡迎到喬治亞來。雖有多羣人來新殖民地，它並沒有繁榮，大半由於董事會提出的若干章則，如排斥黑人，禁止糖酒，和一個有限制的土地制度。一七五二年，經過二十年的管

轉，董事們放棄了特許狀，喬治亞成爲一個王家所屬省分，

各種族集團

一七〇〇年左右，住居於新英格蘭殖民地者約八萬人。維基尼亞、馬里蘭、和兩卡羅來納共有人口約八萬五千。住在中部諸殖民地者約四萬五千，這構成一個二十萬以上的總數，其中大多數是英國種族。可是這時，其它種族集團也有增無已的入境，增加了非英國種族的少數民族集團，如荷蘭人、瑞典人、和法國新教徒等。特別顯著的是日耳曼人和蘇格蘭人的移民入境。

日耳曼人大都來自萊因地帶，尤其從帕拉丁內特和羽登堡 (Württemberg) 那些地方，流行着政治和宗教的虐待、不斷的戰爭、和經濟的紊亂破壞。許多三十年戰爭與路易十四諸戰爭的遭難者離開糜爛的祖國，前來新世界。卡羅來納地主的招徠和威廉·賓氏誘致殖民離開老家的努力，收得結果。十八世紀前半，增加中的人數，特別是摩拉維亞派 (Moravians)、門諾派 (Mennonites)、日耳曼浸禮派 (Dunkards)、路易德派、和革新派日耳曼人，定居於賓西凡尼亞、紐約、新澤西、達拉瓦、馬里蘭、維基尼亞、兩卡羅來納、和喬治亞。他們大多數據有緊靠殖民地帶西邊最好的土地。各集團心地偏狹，但顯然是勤奮、謹慎、儉約的農人，他們的特性遺傳到今天在賓西凡尼亞荷蘭人身上。在革命前夕，合衆國裏日耳曼血統的人民約二十二萬五千人，幾乎構成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這些日耳曼種人的三分之一住居在賓西凡尼亞。

蘇格蘭愛爾蘭人從北愛爾蘭來到美洲。他們在北愛爾蘭的歷史，追溯到詹姆士第一世在位時。那位國王是蘇格蘭人出身，決定把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殖民移到愛爾蘭的某幾區裏，來鎮壓討厭且常常反叛的愛爾蘭人。愛爾蘭人在北愛的地產被沒收，給予鼓勵英格蘭和蘇格蘭殖民的英國地主。從蘇格蘭向厄爾斯特 (Ulster) 的移民，開始於一六〇七年，後幾十年間，時斷時續的進行，所以一七〇〇年左右，住居在愛爾蘭的蘇格蘭長老會信徒已超過一百萬人。

新殖民雖然常與天主教鄰人爭鬪，又常與英政府發生爭端，可是這些節儉的農人商人，使他們自己適應新環境，并且改變他們的蘇格蘭習俗，所以興旺一時。十七世紀末期，他們却遇到許多困難。英國國會通過法律，禁止愛爾蘭牲畜、肉類、乳油、或乳酪輸入英格蘭；愛爾蘭毛織物的輸出它國，也被禁止，只許輸往英格蘭，而且這些貨品輸英時，被課重稅，使愛爾蘭織布工業漸被毀滅。一六九九年的毛織品條例禁止愛爾蘭羊毛出口，弄得養羊無利可圖。這些法律是制定來保護英國的利益和繁榮；他們的影響是嚴重傷害了蘇格蘭愛爾蘭人，一七〇四年的宣誓條例 (Test Act) 規定他們不得擔任文武官職，無政治之權，並須納稅供給英格蘭教會。因為有這些束縛，許多人離開厄爾斯特前往美洲。

蘇格蘭愛爾蘭長老會信徒早在十七世紀中葉便來到英屬美洲大陸諸殖民地。十八世紀開始以前，他們人數不多。當邊領的英國地主們在將滿期的長期租約下開始增加他們佔有地的地租，移民運動就加速了。蘇格蘭愛爾蘭移民一股直前的川流，注進美洲諸口岸。總數不曾確實考過，可是革命時期，住在美洲的蘇格蘭愛爾蘭人或有蘇格蘭愛爾蘭血統者估計將近二十萬人。他們在所有各殖民地建立居留的集團，特別在賓西凡尼亞、維基尼亞、馬里蘭、和兩卡羅來納，但在內地數目最多。他們在殖民地邊境上發展成一種個人主義的、自立的、並近乎民主的生活方式，與舊東部較文明且安定的生活成一對比。

其它種族以更渺小的人數來到沿海各殖民地。當法國宗教糾紛時，法國新教徒逃亡到世界各處，他們的宗教神學是喀爾文派的，形式是儀式派的，管理是長老會派的，主義是寬大的。荷屬時代，小羣的法國新教徒，以說法語的華倫人 (Wallons) 為主，定居於新荷蘭。路易十四以兵力迫害異教後，幾百家法國新教家庭搬到波士頓；一六七〇年以來，法國新教徒在兩卡羅來納的查里斯敦殖民地佔一席重要位置，那城的幾區，大部分或完全變成法國式。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廢止寬大的南特信教自由勅令之後，若干人定居在羅得島、康內狄格、紐約、達拉瓦、馬里蘭、和賓西凡尼亞，與在兩卡羅來納一樣。

瑞士移民單獨而且小羣的來美，特別定居於賓西凡尼亞、北卡羅來納、和兩卡羅來納。威爾士人是早期到

各殖民地的，并且是政治和宗教自由的堅決主張者。他們有些是魁克派信徒，定居在威廉·賓氏供給他們的費城外面那片地方，那裏還保存着開爾脫語地名。其他，代表各派異教徒，在賓西凡尼亞各處、兩卡羅來納、甚至在新英格蘭的幾區裏居住。蘇格蘭長老會信徒住於新澤西、新英格蘭、和南卡羅來納，幾千愛爾蘭天主教徒則在沿海各地尋找自由。小數猶太人在最早時期來美，不管英國對他們的限制。殖民地時代終了時，所有重要商業城鎮都有他們的蹤跡。大多數是來自西班牙葡萄牙，雖有許多來自荷蘭和少數來自其它歐洲國家。這些不同種族集團之外，必須算上輸入殖民地而且數目相當大的黑人奴隸。

獨立宣告時，十三殖民地的居民約有二百五十萬人。英格蘭後裔數量超過一切其它種族集團，所以在殖民地人口的錯雜型式上，日耳曼人和蘇格蘭愛爾蘭人甚是顯著。殖民地種族結構的情形，假使不提到其它血統，如荷蘭人、瑞典人、芬蘭人、法國新教徒、瑞士人、威爾士人、蘇格蘭人、愛爾蘭天主教徒、猶太人、和黑人，那情形便不會完全。這些民族形成一個新民族新社會的基礎，這新民族新社會將來的發揚光大，是大西洋海岸平原一帶之地的居民所夢想不到的。

一七七五年殖民地情形

殖民地由各種媒介——商業或貿易公司、所有權者、獨立團體、或直接由國王——所建置，但有一種使它們歸英王直接管轄的趨勢。這可以在詹姆士二世想任命安德羅斯爵士 (Edmund Andros) 爲所有新英格蘭殖民地、紐約、和東西澤西的總督而未實現的一件事上看出。這計畫雖然因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英王被放逐、威廉與瑪麗君臨英國而未成功，可是趨勢繼續下去。一七七五年，所有權者的省分只有三省——馬里蘭、賓西凡尼亞、達拉瓦；獨立殖民地只有兩處——康內狄格、羅得島。其餘是王家屬省，雖然馬薩邱塞有一道特許狀。受賜有其它屬地所無的若干特權。

英國殖民地的活動的特徵是大規模從母國移出的移民。這一半由於某時期中相當的人口過剩，並由於各時

期各地方農工業的不景氣和變更。它的促進，由於英國允許宗教異派的移民出國，在西班牙和法國的殖民事業却不這樣。天主教國家認為保持它們的殖民地純粹信奉天主教是一種宗教義務。英國人不這樣。不同宗教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集團，來自英國或來自外國，殖民在英國屬地，不但得到許可，而且得到鼓勵。結果，一七七五年左右是一個新國家的成立，由各種關係結合而成，煩惱着帝國的管制，擁有約當母國人數三分之一的人口。革命爆發時，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約七百五十萬，和沿海殖民地的二百五十萬成一對比。

英帝國的發展

我們已描寫大西洋岸各殖民地的興起，那是我們主要關心的事。可是我們應該記在心上，十八世紀中葉，英國已經建立一個廣袤遠彼の帝國，擁有顯然不同的種種事物和豐厚的物質資產。這時，英國旗幟飄揚於各據地，從北冰洋到赤道地帶，從北美諸大湖到遠東婆羅洲。這成就是征討戰爭、割讓條約、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所造成。它的一千五百萬人民包括有白、黃、黑、棕各色臣民。綜計有三十一個政府隸屬於英國，排列起來，從康內狄格與羅得島的實際自治特許殖民地，到東印度公司的王家屬地與工廠。不同事物不但見於種族和制度，並且見於經濟生活。英格蘭出的毛、煤、鐵、和小麥，愛爾蘭出的麻和農產物，新英格蘭出的船隻和木材，中部殖民地出的食物和鐵，折沙比克海灣 (Chesapeake Bay) 地帶出的菸草，南卡羅來納出的米和藍靛，宏都拉斯灣 (Honduras Bay) 出的蘇木，西印度出的糖和糖蜜，紐芬蘭地帶出的魚，赫德孫灣和內地出的毛皮和皮革，非洲西岸出的奴隸和象牙，與東印度成站出的各種可愛的物件，表明在一百五十年功夫中造成的大帝國的物質資產。

第三章 殖民地農業

美洲背景

早期移民坐在狹小、堅固、臭氣四溢的船上，擠滿人畜，經歷疾病、風浪、海盜、和敵人劫掠，渡過渺茫大洋，到達大西洋沿岸平原，見到一片原始大森林遮着的土地。從緬因到喬治亞，森林給殖民者幾乎無窮盡的木材來建造房屋、倉庫、家具、器皿，還供給豐足廉價的燃料，且作為出口貨物。居住地正開闢於海岸沙灘背後，或沿海巖石岸上，常在早時遊牧印第安人清除過的空曠地段中，或在樹木較稀的區域，或者就在森林的濃蔭裏。

北美是個富於糧食和物質資源的地方。大西洋岸地帶的森林充滿麋鹿和其它獵物鳥獸，大小河流充斥魚類。野鴨和其它鳥類成羣出沒於沼澤之地，野生果實，漿果和堅殼果，各區大都豐富。可是有些最早期的殖民時常遭遇饑饉，因為他們不甚知道或全不知道漁獵，或者由於嚴酷的天氣。在開始試驗時期過去之後，殖民能出產足夠自用的糧食，後來他們更生產餘糧在當地銷售，以至出口。

早期殖民遇到一個他們覺得新奇的民族，早期探險家錯誤的叫那民族為印第安（印度）人。照今天一般公認的理論，印第安人是蒙古族集團的後裔，他們在白種人來美的幾千年前，也許在古象、野馬、和樹懶獸絕跡於大陸之前，從亞洲經由白令海峽到達北美。那些深入中美南美的，發展有相當高度的文化；在北美的，文化進步不大。美洲印第安人因為散佈到各樣的環境裏，所以他們發展出不同的戰爭與狩獵方法、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家庭生活、和不同的法律。從印第安各種語言各種方言中，現代學者已能把它們分門別類，并且顯示所有廣泛散布的各羣和各部落都淵源於一個血統。歐洲移民有時遇見東岸印第安人可親近且很幫忙人，可是有時又

十分兇殘好鬪。土人最初是狩獵者和野生食物採集者，可是他們間或從事農業，主要農作物是玉蜀黍。種植菸草大都為儀式之用。假使英國人覺得印第安人和他的習俗稀奇，印第安人也不了解白人，尤其他的定居生活、他的特有習俗、和他對私產與財產權利的尊重。歐洲人不但把印第安人擠向西去，并且把他的疾病傳給印第安人，對那野人，常比白種人的貪婪、陰謀和憤怒更要致命；他把火器供給印第安人，增加部落間戰爭的深仇，也增加殖民者本身的危險；他把酒類給印第安人，使他的行為放蕩、道德敗壞。在另一方面，印第安人激怒或反抗起來的時候，他成爲仇敵蠻人。他有時在戰鬥經過的路上，襲殺安居的無辜殖民。他能極度殘忍的剝下死人、也能剝下活人的頭皮，用最可怕最野蠻的死刑把俘虜處死。

英國人建立殖民線，在整個殖民地時期中，仍舊限於沿海平原。原來這是由於阿帕拉幾山的攔阻，并且由於事實上沒有一條大河或有力的水道直接通到內地。法國殖民地被聖勞仁斯和密西西比兩大河所控制，結果新法蘭西發展爲一堆分散的殖民地，它的居民遠出搜索毛皮。整個早期中，英國殖民受海岸大小曲折形體和流入海灣的大小河流所影響。大山限制他們的眼界，消除他們急切的大擴展企圖，把農業作成他們的主要職業。在一處可以深入的地方——經由赫德孫河及摩和克(Mohawk)流域大門到西部——意羅魁意族(Iroquois)聯盟阻擋着移民事業。

英國背景

早期殖民者所從出的第十七世紀英國，是個農業爲主的國家。它雖有城市，包括倫敦都會，但英國財富大部分在土地所有權上，英國勞動者大多數在土地上工作。英格蘭被視爲主要出產小麥和牲畜的地帶。這國家的東南兩部供給小麥綽有餘裕，西北兩部從事畜牧。但這種事業不單限於這些地帶。各區幾乎都產穀類。蘭開郡(Lancashire)、諾坦普頓(Northampton)、林肯、赫勒福(Hereford)、和塞塞克斯(Sussex)各郡以畜牧馳名；漢布什爾和勒斯特(Leicester)以產馬爲重要，羅得蘭(Rutland)、尉爾特郡(Wiltshire)、士洛普郡

(Shropshire)、多塞特 (Dorset)、格羅斯特、勒斯特、和約克都是特出的產羊地帶，約有一半土地是耕種地，其餘是草地、林地、和沼澤之地。曾經遮蔽島國的森林大都已被斫伐，政府實行謀保存餘存部分的法律。伊利沙白時代已經顯著的農業進步，直到查理一世時才被武士及清教徒各次戰爭所阻擾。

詹姆士一世與查理一世兩位斯圖亞特朝國王時，以新世界的貴金屬流入舊世界為主要原因而引起的物價膨漲，和因人口增加而引起的食料需要增加，結果圈地牧羊事業鬆弛，并且刺激起更科學的耕種方法的興趣、耕種情形的改良、甚至荒地的開墾。穀類肉類的較大贏利，促進那些貨物的生產。人們傳讀農業書籍，試辦意大利式灌溉事業，試作沼澤地排水工程，試種蕪菁與翹搖（豆科植物）以免任土地休閒，輸種新蔬菜作物如馬鈴薯與胡蘿蔔，加意經營果園蔬圃。但內戰的艱難和復辟的問題阻礙進步，直到十八世紀才着手耕種的改良，那時才有所謂農業革命。

十七世紀的英國鄉間，雖繼續有圈地的事，可是大部分還是沒有被圈的田地。這主要的緣故，是由於許多個人的產業散布在別人的土地裏，從封建時期相沿如此。圈地大大便宜了大地主。在法律威權之下，他們排斥承襲有居住公地、鑿取土煤、漁、獵、和養一兩頭牝牛權利的農民。這運動結果又造成許多公地和鄉村地帶的被圈。許種鄉村土地被分成許多區域，地主有多少。照他們的權利，區域也有多少。各人可以依自己的合式用他的個人所有地。但雖有這些變更和改良耕種的試驗，三田制度依舊廣泛應用。在這中古計畫之下，共同所有的耕地分為三部分，一部分種植冬季穀類，如秋天播種的小麥或裸麥，一部分種植早春播種的穀類，餘下那一部分休息。

第十七世紀左右，工業伸展入英國鄉村區域。商會和手藝行會式微下來，商人把羊毛分配給農民村民織製成布疋。這種家庭制度有推廣毛織產品和給農業勞動者與小農開闢新職業的利益。在這制度下，精細的布疋、粗糙的織物、長布、斜紋嗶嘰、縐絹、麻毛混織物，和其它多種貨物都有出產。在許多區域裏，這種工業計畫擴展到鋼鐵製造業，包括工具的製造在內。鄉下人有小工場，當他們不在田裏工作的時候，尤其在冬季的月

份，他們在工場裏錘打釘子或打造鋼鐵器皿。

除却倫敦大城幾乎有五十萬人口——英國居民的十分之一——十七世紀時英國只有四個有一萬人以上的城市。布里斯托爾 (Bristol)——西南海岸的要港，以美洲貿易見重；諾威支 (Norwich)——東英格蘭毛織業中心；約克——北部首邑；和厄克塞特 (Exeter)——西部首邑。在面積上，為一些小城市之冠。後一世紀因工業革命興起而成重要的地方，那時都很小。曼徹斯特、黎茲、伯明罕、和雪弗爾德各地只有幾千居民。但省城尤其因為它們的工商業與貿易而重要。法廷、市場、和會市都在省城集合，在這些城市中心，快樂的跳舞會和各種社交活動吸引來四圍若干里外的鄉村大家庭。

社會階級的等級顯著於十七世紀農村英國。英國社會包括擁有廣袤地產的貴族，擁有寬闊地畝的鄉紳，從主教與城市傳教士到不合式的鄉下牧師，從事工商的城市居民。有少數勞動者幫助種田地的自耕農，租賃平均四五十英畝的佃農，和農業勞動者與小屋居民的大眾。除開社會高層等級的少數貴族，各羣人數都大大增加，所以社會的最低層，農業勞動者和他們的家屬，幾乎構成英國居民五百萬人的一半。因為階級區別根深蒂固，極被重視，大多數人民又在他們生來的社會羣裏過他們的一生，所以在各階級中，除貴族外，都有某種程度的交誼聯合。這種聯合，特別在鄉村和省城文典學校裏常常混合的各不同階級的人士間，可以看出，雖然在大學裏有顯著的區別。在鄉紳對他們的佃戶和對階級低於他們者的折節下交態度與善意上，這種聯合可以覺得到。在許多地主紳士和新興貿易階級間的婚姻聯繫中，這種聯合也可以觀察到。因此我們容易瞭解這些不同社會階級，當它們為宗教的、政治的、或經濟的原因，離英渡美，是如何的混合了。

形成殖民地農業的影響

早期殖民攜帶英國農業知識同來新世界。當然，有些是城市的手藝人和技工，有很少或竟沒有農業知識。雖然在極短時期中商業城市的人口增加，各種工業不久也在各殖民地成立，但他們在美洲開始新生命時，為了

需要，幾乎人人必須從事田地耕作。當其它歐洲地方的集團來到殖民地，它們帶來自己的文化觀念，企圖重新創造那些文化觀念，像爲它們自己建造新家庭一般。

美洲農業的最初類型，爲了需要，是養生的農業。早期殖民推動自己的資力，有富裕的廉價土地，多數地方是肥沃土地，他們開墾耕種。用天然的草根果實飼養牲畜，並且從專家庭工藝。無論如何，他們不得不過比較在歐洲更原始的日子。他們不但隨身帶來早期器具，如犁頭、耙子、鋤頭、釘耙、鐮子、鐮刀、斧頭、和打禾棒，又帶來一些穀類種籽如小麥、大麥、和燕麥，蔬菜種籽如甘藍、豆子、豌豆、和蔥頭，水果種籽如蘋果、李子、梨、和多種漿果，農家牲畜如牛、馬、羊、豬、山羊、和各種家禽。早期殖民遇到許多不會認識的植物：玉蜀黍、菸草、馬鈴薯、紅薯、南瓜、番茄、和莓草。取法自印第安農業的玉蜀黍，在各殖民地成爲十分重要的農作物；菸草的種植也學自印第安人，成爲南方生存的經濟基礎。

早期殖民懂得歐洲耕作之外，使用石器的印第安人也教給他們許多事。印第安人教最初的英國開墾者如何環繞樹幹剝去一條樹皮，使樹枯死，如何砍倒焚燒，如何清除腳樹，如何用魚類施肥玉蜀黍和其它農作物，生地如何墾種得最有利，如何製乾保存玉蜀黍、蔬菜、和水果，如何收藏這些製乾食物在樹皮隔成的地窖裏。分行農作法最初從印第安人學來；歐洲的農田制在發展較成熟時才有。

整個殖民地時代的農業方法大致都粗陋。十八世紀的歐洲遊客和觀察家譴責殖民「殘殺土地」，就是說年年耕種，直把地力耗盡，不想法子使它休息或施以肥料。當地力一再耗盡，新土地被用來替代。這並非由於愚昧無知，像許多外國旅行者所斥責，而是因爲在一個地價低廉、人工稀少昂貴的國家裏，這是自然的現象。兩田或三田輪耕制沒有被採用，因爲那樣一來，須要同時開墾大片土地。最初的殖民開墾土地——事實上清除每株殘樹根——和準備幾塊田地可以供給休息的這種努力，將是枉費氣力，需要更急切的勞苦。肥料沒有被廣泛應用，一半由於愚昧，一半由於漠視。無論如何，「殘殺土地」造成農業的惡劣習慣，并且掠奪去後代的土地。

富源。

在十八世紀中，原始的農業方法始終被應用。人們用牛馬拉曳的粗劣木犁犁地。把碎和耙平翻起的泥塊的耙子，是用木頭粗製，成V字形，帶有木齒的。穀類用手播種，用粗陋器具費力耘作，用鐮刀收割，用打禾棒打或用馬踐踏。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已有地主、鐵工場主人、富農、和少數其他人士企圖應用科學原則於農作生產與牲畜飼養，但這些實例大都限於富有和高等知識、熟悉歐洲發展且試用這種技術的人士。

新英格蘭農業

地理在形成人類活動的重要性上，美洲殖民地，特別是新英格蘭、中部殖民地、和南方這三處海岸平原地帶，是很好的例證。新英格蘭沿海地帶相當窄狹。這地帶在史前冰川時代遭受過災害。許多地方被漂石和小石塊的淤積層所遮掩，耕種土地以前，須要把淤積物清除。許多地方的土地不太肥沃，氣候又是重要因素。短促的夏季和嚴酷的冬季阻礙若干種農作物的生長。玉蜀黍生長最容易，所以成爲人畜都用的重要糧食。在新英格蘭種小麥的試驗不很成功，這時期中已被放棄，除却在康內狄格流域和鄂拉干塞特地帶的幾處。大麥、燕麥、裸麥、和蕎麥種植成功。英國和印第安蔬菜水果都經種植，一七〇〇年以後，又播種英國草類。英國殖民事業開始以前便已從西印度到達愛爾蘭的馬鈴薯，在殖民地時期，還不大被新英格蘭人所用。

畜牧在新英格蘭發展得遲緩。加入英國種屬的，有來自紐約的荷蘭種，來自維基尼亞的西班牙種，和輸入新漢布什爾的丹麥種。馬雖然繁殖得很快，并且供應有利的西印度貿易，爲了耕犁多石的地，人們喜歡用牡牛，比用馬好。革命時期左右，牛乳事業重要了。豬倒很適應於新環境，繁殖很快，結果造成桶裝豬肉輸往西印度的出口貿易。山羊的畜養大半爲取乳之用，綿羊雖受嚴酷氣候、野獸、和印第安盜匪的威脅，除却極壞牌子的羊肉，出產的羊毛却夠供當地需要。

新英格蘭農業只有據它的土地制度才能瞭解，那制度根據在一種叫做市鎮的劃分上。原來的土地所有權是造成各個人的，後來，團體也得到授與，一般是面積三十六英里。這計畫起原於馬薩邱塞，隨着人口膨脹而被

新英格蘭各處所應用。以會堂、學校、公地、和住宅爲市鎮中心而成的鄉村，連帶個人分配的小塊土地，和鄉村周圍的公共牧場，這種觀念從舊世界移植過來，爲新英格蘭早期經濟生活的基礎。市鎮制度在經濟上是無效率的，因爲一個人的產業是分散的，他的牲畜和公共的牧羣在一起，他必須和鄰人在一起耕作於市鎮會議決定的公共田地。後來，市鎮人口增加，印第安人的恐怖消滅，市鎮的地主把公地分割，個人產業或一小片的田地替代了中古方式。由於這早期制度的結果，新英格蘭田地通常都不甚大。

土地組織的一般類型，隨時隨地能找到例外。新英格蘭一般形式的顯著例外是那拉干塞特灣沿岸。那拉干塞特墾殖者是住居羅得島南部的採木製乳農民。他們因和別的殖民地及西印度貿易而致富，建成立成大地產。他們擁有許多奴隸，建築壯麗的房子，行使社會的、金融的、政治的、與文化的勢力，近似南方富農。革命以後，他們的勢力式微，後來大都以考究畜養，那拉干塞特溜蹄馬而馳名，這種馬是殖民地也是歐洲賽馬場上的選手。

中部殖民地的農業

中部殖民地的土地制度在那地帶的農業發展上，佔有重要位置。除却赫德孫河沿岸的荷蘭人大地產，英國國王給他們寵臣的紐約地產，新澤西和賓西凡尼亞地主送給他們朋友的禮品，鐵廠主人的田地，這些之外，田地都相當狹小。最初威廉·賓氏雖贈與每名攜帶家眷來賓西凡尼亞者五百英畝，并且願意以一百元代價出售五千英畝，又給與每名渡洋前來的僕人五十英畝，可是賓州的田地並不大。中部殖民地的其它各區也是這樣。

中部殖民地的農業，又因爲天氣比較溫和，土地比較肥沃——除却若干地方如新澤西的松林地帶——和人口的龐雜，所以較新英格蘭爲優越。荷蘭人、英國人、威爾士人、瑞典人、日耳曼人、和蘇格蘭愛爾蘭人，各民族集團帶來他們自己的方法、植物、和牲畜。勤儉的日耳曼人以更澈底更精巧的耕作法爲各集團之冠。今天，他們的後裔在賓州蘭加斯特 (Lancaster) 郡及各處的經營得良好且有利的田地，證明一個堅強種族累代的勤奮。

十八世紀中葉左右，在這些殖民地中，許多介於海岸與內地邊境中間的田地被築起柵欄，甚至牧地、小麥田地、和果園也常被圍圍起來，因為牲口可以自由自在的踐踏。有些柵欄是路軌橫木做的，斷成兩半，四開或八開，一條架着一條成鋸齒狀，叫做「曲折圍柵」；有些是活籬，偶然有些是用墾地時取出的石頭築成。這時期，「水房」或「奶房」在這地帶裏成爲普通景象。通常是一條河流上用石頭修造成，用它來保存牛奶、蔬菜、和水果，是近代冷藏法的先驅。在許多田園上看見的薰房，是屠宰後薰肉的地方。離開住屋不遠，有穀倉，有些是挺好的石頭大房子，有些是木頭石頭小房子。它要緊的是爲貯藏穀類，在收穫時，也爲打穀之用。

農作方法大都是原始的，也有一些改良。有一種辦法是從歐洲效法來的，在賓西凡尼亞比在別的殖民地要發達得多，這是引導河流經過沿小山旁邊開掘的運河，以灌溉草地，又倘若遇到需要，讓河水經由鑿入小山旁邊的水溝，流入田地。革命之前，進步的農民在這地帶採用十八世紀初年杜爾 (John Deere) 在英國發明用馬拖拉的播種機，許多鐵廠主人試驗應用輪流農作法、馬力耙田、和其它英國通行的改良方法。

中部殖民地的農作物，除了少種玉蜀黍、多種小麥以外，大致和新英格蘭的相似。因爲這地帶向其它殖民地、歐洲、和西印度輸出小麥、麵包、和餅乾，所以它「麵包殖民地」知名。一七七五年，單只賓西凡尼亞便出口麵粉三十五萬桶以上。其它農作物有裸麥、燕麥、大麥、蕎麥、豌豆、大麻、亞麻、燕菁、和馬鈴薯。菸草在賓氏殖民地的早年中已經種植，那時成爲重要出口品，但小麥和麵粉的貿易增加，不久便超過菸草。各種水果這地帶裏都出產，可是紐約以蘋果馳名，新澤西和達拉瓦以桃子馳名。白蘭地用桃、李、櫻桃、和葡萄蒸餾出，蘋果酒也極普遍。當地野生的水果有草莓、覆盆子、懸鉤子、桑椹、李子、葡萄、和越橘。

中部殖民地出產的牲畜有牛、馬、羊、豬、和山羊。它們從英荷丹等國傳入。一七五〇年前後的農場，二十頭到四十頭的牛羣雖不算少見，超過一百頭的也有，一般農場只有四五頭。這時，每家農場通常有兩三匹馬。有些農場畜養得很多，那是爲輸往西印度。肉用牛也畜養了，爲牛肉的出口貿易。大部分的殖民地時期

裏，養牛因爲欠注意，遭受到大損失。牛羣被放着自由來去，大部分食料讓它們自己去找，等到擠取牛奶，才被圈起來。甚至在冷天，它們也沒有遮蔽，最好的農民雖在倉房附近爲牛羊搭蓋棚子，如同爲馬匹粗蓋的小房一樣。結果最有損失的一件事是牛走得很快，不知道收集可以肥田的牛糞。革命時期前後，這地帶中更進取的農民應用厩肥、木灰、和沼地上的落葉土壤與塵土，來施肥他們的土地。十八世紀中葉的光景，石灰被用來消解土地酸性，不久之後，石膏也被應用於同樣目的。

南方殖民地的農業

詹姆士城的最初殖民在模倣英國式農業上，沒有多大成就。他們隨身帶來的小麥和其它種籽長得驚人的快，但沒有結成硬粒子。得着印第安人的幫助與知識，玉蜀黍成爲最基本的糧食農作物。當殖民者經公司指示，不斷的金圖發展各種食用產物，並從事製造和實業時，他們看出印第安方法所種菸草能獲即刻之利。一六二二年，羅爾夫開始試驗合於商業之用的菸草；他的成功，鼓勵起若干維基尼亞人轉向注意力於種菸。

早期探險家帶回少量菸草到舊世界後，不久西班牙使用它。它在一五六五年便已輸入英國，後來在那裏造成一種需要。當一六一二一年羅爾夫在詹姆士城種菸草，英國人民已經每年耗費二十萬鎊錢在西印度來的菸草上，儘管詹姆士第一世反對那股惡臭黑氣，好像無底洞中所冒出可怕的冥府烟子。可是詹姆士頒發諭旨管制菸草貿易，而且並不嫌避菸稅的收入。當詹姆士鎮種菸的初年，少量菸草從那裏輸往英國。一六一九年，首次有二萬磅的一大批。十年之內，維基尼亞每年出口在五十萬磅以上。菸草的用途，因吸烟、嗅烟、和嚼烟的人增多，又因爲有人提來做醫藥用，所以傳遍歐洲。

整個時期裏，南方發生許多關於產菸的問題。保證出口貨品品質的檢查制度展開了，大量收穫時壓低價格，一六八〇年後的一個時期中，嘗試過控制生產；菸草開在列舉的單內，只准運往英國或其它殖民地，大部分運往歐洲大陸的，要經過母國轉去。殖民地時期之末，許多種植家因爲揮霍過度，欠英商的債務非常巨大。

整個革命時期，菸草出口遭受損失，一半由於一個競爭者——棉花——的出現。工業革命引起棉花的需求，成為南方一種新的更重要的經濟農作物。直到一八一二年的戰爭為止，菸草出產沒有達到舊日水準。

菸草促成生產事業的大園地制度。十八世紀之初，大園地已經形成。自由的土地分配制度和幾十年來農業出口品的贏利，造成財富足夠建築華美的房屋、置辦進口的上等木器、雇用經理與監工管理奴隸勞力、及組織幾乎自足的社會。可是我們不要認為南方無盡河漢都是大園地構成的地方。它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田園，農作方法是近似北方田園的。稻米和藍靛的出產集中在沿卡羅來納海岸。南方到處有許多林地；十八世紀左右，南方有已耗竭的地段，正荒廢着。大園地制度有集中財富於少數人手裏的趨勢。所以在地主、農民、城市市鎮的專門職業階級、手藝工人、貧窮的白種人、和黑奴中，發生階級區別。

自從倫敦公司輸送幾頭綿羊隨最初殖民領袖詹姆斯·羅伯遜時，南方就有畜羊興趣，特別為取羊毛。十七世紀之末，擁有五十頭一百頭綿羊是件常事。後來，華盛頓頗致力提倡這實業。他擁有七百至八百頭的羊羣。在整個南方大園地和田園上，也可以看到牛、豬、馬、和其它農用牲畜。那區域出產它所消費的肉類的一部分，但並非全部。

十七世紀中葉以前，種稻曾在南方，特別在維其尼亞試過，但沒有成功。那世紀後半期，一艘兩桅船從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帶有稻種進入查理斯頓港，播種於南卡羅來納的濕潤土地。從這卑小的起原發展出一個農業，在一七七五年輸出稻米一百一十五萬磅，一八五〇年出產一萬六千萬磅。路易斯安納於一七一八年開始種稻，並且限於密西西河下游三角洲。可是直到內戰以後，種稻在這地帶裏還不甚重要。

殖民地時期中，沿南方海岸，人們把兩水河水圍閉沼澤地上以着手種稻。革命之後，潮流法才被應用。在這更後的時期，海岸沼地的海島沿岸、和杉林澤地的水源，構成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產稻大園地的基礎。這些要在後章討論到。

藍靛的種植在南卡羅來納殖民地有歷史之初便已傳入該地。一七二三年，立法議會以獎金給予那貨物，以

鼓勵它的出產。一七四四年，聖安德魯 (St. Andrew's) 教區的路卡斯 (Eliza Lucas) 證明藍靛用奴隸勞力生產，能獲贏利。別人採用這意思，常把產稻和產靛聯結起來。英國政府給予所有輸入英國的藍靛每磅六便士的津貼，更刺戟起藍靛的生產。它成爲南卡羅來納的主要作物，僅次於稻米。十八世紀後期，靛產急遽衰落。英國津貼的喪失和種棉的發達促成它的沒落，雖到內戰結束時還出產一些供當地的消費。

土地制度

新英格蘭早期土地制度的基礎大致是長方形市鎮，中心有半公共的鄉村。個人私有土地，從殖民地的初年已被承認，但團體的也被認可。後來所有者共同的地產被他們所分配。土地又經買賣和交換而合併。這運動，連同土地的直接分配，結果造成個人擁有田地。但新英格蘭田地通常都狹小。市鎮仍舊是地方行政單位，并且是純粹民主制度活動的絕好例子。在市鎮大會上，選舉出市鎮官吏，爲新學校制定章則，決議關於道路和地方的改進，和決定其它公共政策的問題。地域劃分名爲郡，一郡包括若干市鎮，在地方行政觀點上，郡的重要不及新英格蘭市鎮。它的政治職權包括司法的與軍事的活動、和司法權。

在中部殖民地，除却紐約和賓西凡尼亞有些大地產，其餘地產的面積都不大，在一七七五年，平均不滿一百七十五英畝，它們比通常的新英格蘭田地大些，比發展於南方的大園地却小得多。中部殖民地土地的政治組織極端駁雜。新英格蘭特有的市鎮方式的組織也見於紐約，并且是賓西凡尼亞市鎮制的基礎，可是賓西凡尼亞的缺乏許多新英格蘭的民主措施。但郡在中部諸殖民地政治上和經濟上佔有重要地位。

在南方，殖民地時期中始終有大片土地被賜與，作爲在英國建功的酬庸，或作爲寵賜。早期詹姆士城的合作耕種失敗之後，土地被分配或無條件的被賜予。起初，多數地產並不大，可是保持它們使小的企圖失敗了。從早期時候起，地主可以照定價購買土地，增加他們的地產，許多人藉機會以這法子造成大地產。有一時期，南方殖民地因怕投機事業，不肯出售土地。「計口」制度雖用於多數殖民地，但在南方土地分配上却成重

要。它的用意在於分配成小單位，但結果常常增加豪富地主的資產。在南方，「計口」制是准許每名從歐洲來的人通常有五十英畝土地。立有契約的傭僕和其他流徙來的人這樣確是有助於地主。這方法常被濫用。計口受田之權被人買賣；人們偽造入口移民單子；其它欺詐的方式給若干殖民地產增加大片地皮。種菸消耗地力極快，常常需要新地，所以爲出產菸草計，必須獲得大片土地。南方殖民地的政治組織極其切合母國的方式。那是極重要的單位；它分割成教區。更小的政治區是百戶 (hundred)，現在只殘存於達拉瓦。

若干源於中古時代的法律程序和習慣，和殖民地產相關而發達了。免役稅起源於歐洲，最初是用金錢償付應給中古莊田主的糧食和勞力。殖民事業之初，英國厲行免役稅。因此這種制度自然會移植到殖民地。公司和地主，由於它們早期特許狀的權利，可以向所有自由產業主每年徵收小額銀錢。王家領屬諸殖民地也徵收免役稅。由於新英格蘭的土地所有制，免役稅在那地帶沒有把住，但免役稅在所有其它殖民地名義上是應該的。賓西凡尼亞和南方諸殖民地比別的地方都更認真施行。每年徵收額各地各時不同，但一般是每百英畝土地二至四先令。因爲免役稅是個封建的遺產，又因爲它是對無條件所有土地年度徵收額的妨礙——雖是名義的——所以徵收困難，常成爲刺戟怨憤的原因，也是殖民地議會一個經常問題。

長子承繼權在各時期存在於所有各殖民地。在新英格蘭，除羅得島，因爲人們的反對，這權減縮，所以革命時期前後，它在那地帶實際上已經消滅。又如在馬薩邱塞，一六四一年的法律規定所有子女應均分產業，但長子應得雙份。在南方諸殖民地和紐約的某部分，那裏經濟的和社會的勢力有利於大地產的兼併與擁有，長子承繼權盛行；但雖在這裏，人們爲打破法律起見，時常規定給予次子以下諸子補助地產或產業。在所有其它殖民地，它是一般的辦法，但在中部殖民地，如新英格蘭一樣，它被公認爲相反的且不合意的，并且常用方案打破它。

限定嗣續法，即是把地產或產業的權限傳給將來承繼人，用意在於阻其售賣或處理，在南方和中部各殖民地成爲極通行的辦法。同時也不斷有人反對，反對的根據是認爲這辦法在美洲永久保存一種地主貴族政體。像

人們所期望，這辦法表替於新英格蘭，盛行於南方。維基尼亞於一七七六年廢止限定嗣續法，其它各州隨着廢棄。免役稅、長子承繼權、限定嗣續法——這些封建制度的遺產都壽終正寢於革命時期，或在革命後的幾年，當一個新國家開始發展繁榮的時候。在晚近時，限定嗣續法重新出現於少數幾州裏。

殖民地勞動力

任何需要開闢森林、建築住屋倉庫、修造道路橋梁、墾種田地、發展商業漁業的新國家，都大大需要勞動力。整個殖民地時期裏，始終如此，普通的和技巧的勞動力都常常缺乏。因為工人取得他們自己的土地，自謀獨立。殖民地勞動力的構成分子是家庭本身、自由勞動者和技藝工匠、契約的傭僕和奴隸。

家庭是勞動力供給的主要源泉，殖民地經濟需要大家庭。雖然嬰兒死亡率、疾病、醫藥知識的缺乏、和迷信，造成高額の婦孺生命損失，也許抵消了極高度的生產率，早婚和多子却是天經地義。一家有十個至十二個孩子並不稀罕。女人死亡，男人需要趕緊續娶。殖民地生活以家庭爲中心，家庭的每個分子都有他的工作可做。除却要完成必需的工作，男女小孩從幼年起便受勤勉、堅忍、熟練、和自信的寶貴訓練。今天，包括手工訓練、家事學、家庭藝術、和商店科目的教育綱領，是企圖供給早期家庭中所施的訓練。

勞動力供給的第二種來源是契約的傭僕。所有各殖民地都用契約傭僕；起初五十年間，契約傭僕在黑奴替代他們以前，構成南方主要的勞力供給。他們不單被雇用爲農業工作者，又被雇爲家庭傭僕、商店夥友、甚至被雇從事鐵製鐵業，尤其在北方諸殖民地。契約傭僕有兩種——自願的和非自願的。前者是出於自己自由志願前來的貧窮移民，對輸送他們入口的商人、地主、和農民負有若干年時期的義務。航海的船主和投機家也攜帶契約傭僕到殖民地，傭僕以工作償還渡海川資。到達殖民地口岸時，船主或投機家把傭僕賣給出價最高者，這樣便得了補償。主僕間就訂立一種傭僕契約。「贖身者」這名詞，雖然用得嚴格，通常是指沒有事先訂立契約的傭僕而言，可以得到運送時，有一種默契，便是在到達時，他們將被賣給替他們償付川資的人。最初，

大多數傭僕是英國人，但在十八世紀，大量日耳曼人和蘇格蘭愛爾蘭人在這情形下進入美洲。

非自願的契約傭僕包括被拐騙的人、政治犯、宗教犯、和刑事犯人。許多男孩子和青年，在布里斯托爾和其它海港的酒店裏被用麻酔藥誘騙呼集在一堆，被拐帶上赴美的船隻，被迫入這種有限制方式的奴隸制。當英國政治宗教紛爭時期，政治犯這樣被逐出境若干年。偽造文書紙幣者、盜匪、和兇手常被判決流放到王家美洲殖民地，對殖民者是一種危險；當然有許多改過自新，在新環境中成爲良善公民。這些傭僕雖被運往所有中南部和南方各殖民地，可是馬里蘭得的超過它應得之分。

主僕間所訂傭僕契約特有的服役期限，從三年到七年。政治犯、宗教犯、刑事犯、期限有長到十四年的。殖民地法律的一部分規定有契約傭僕的待遇，并標出主僕的義務與責任。在大多數情形下，主人須供給傭僕衣服用具，服役期滿時主人常贈以土地或地契，有時給與器具或物品以開始耕作。

自由勞動者和工匠是第三種勞動力。這一類雖比較其它兩類爲小，可是極端重要，因爲它包括熟練的和非熟練的工人。殖民開始以來，技工和工人，如皮匠、木匠、石匠、和織匠，都來到殖民地。許多成爲農民，但其餘都在方興的商業市鎮裏和市邑鄉村裏經營他們的行業。整個時期裏，相當高的工資從歐洲吸引來一些工匠。地主、鐵廠主人、和所有權者也吸引一些前來。進口的大羣中有一七一四年維基尼亞斯波茲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的日耳曼工人。最顯著的是一七六五年從英國和日耳曼赴美的五百三十五人和他們的家屬；他們參加哈森克勒佛(Peter Henson)的紐約和新澤西企業，那些企業包括有製鐵，製造木灰，出產大麻、亞麻、和茜草。哈氏的工人雖訂有契約，但他們不是契約傭僕，因爲他們是自由的而且按天計算工資。

在市鎮和市邑裏，一個些微形似歐洲行會制度的方式，慢慢在許多職業中形成。大多數工商業中有學徒和職工。在學徒身分情形中，在地方長官面前訂立的契約列舉有徒弟的義務和師傅的責任。後者通常答應供給徒弟的伙食，教他跟一位相當的職工學習專門職業，并且教他讀、寫、算。學徒到一定年齡或畢業時，主人要送他一套新衣服和一筆小款子爲購買一套工具之用。那時學徒升入職工地位，加入他的職業工匠行伍。

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在擴張中的南方菸草大園田上，黑奴漸成極重要，但所有北方各殖民地也用奴隸。羅馬帝國衰亡後已經絕迹的奴隸制度，在葡萄牙人南航到非洲岸外諸島時，被葡人重新輸入歐洲。十六世紀時，遙遠地方已有殖民，奴隸貿易的洪流向西泛濫，十八世紀之末達到頂點；這時過度擠滿人的市場、在降落中的贏利、和方興的人權哲學，促起慈善的努力來制止它。可是直到十九世紀，那些努力才夠把奴隸貿易完全掃除，最後掃除奴隸制度本身。

黑人在現在合衆國的歷史開始於一六一九年的維基尼亞，那時有一艘荷蘭船，駕駛者多半是英國人，停泊在詹姆士鎮，售賣二十名從一艘西班牙帆船上撈來的黑人給殖民。起初，殖民把黑人當作僕人——不是奴隸——使用。黑人人數也增加得很慢。一六四八年，維基尼亞只有三百黑人，直到一六七一年，那殖民地只有二千奴隸，契約傭僕倒有六千。十年之前，一六六一年，維基尼亞議會的法令把奴隸制做成一種確定的制度，給其它南方殖民地安排下一個奴役的榜樣。

奴隸制在大陸諸殖民地發展得並不很快是因為奴隸來源的缺乏。十七世紀大部分時期中，西葡兩國，尤其荷蘭人，壟斷奴隸貿易，用出種種法子阻撓英國人染指非洲貿易站。英國的奴隸貿易發展得很慢。奴隸的高價也阻礙沿海諸殖民地的立刻採用奴隸制。儘管有這些困難，早在一六三七年，首次的美洲奴隸船從馬薩邱塞的馬布爾赫德(Marblehead)開駛，那年以後的幾年中，有幾艘新英格蘭船隻直接經營奴隸貿易。復辟時期，英國戰勝荷蘭人，對英國商業的一切部門都有重要結果。一六七二年英王特准王家非洲公司專利於非洲黃金海岸與英屬殖民地間運輸奴隸，法律上一時結束殖民地冒險事業，雖然殖民地也有違犯它的。快到十七世紀之末，公司喪失特權地位，英美船主人參加這貿易，給新英格蘭人和布里斯托爾、利物浦、和其它英國海口的船主人商人都帶來大利。根據一七一三年烏得勒支(Utrecht)條約從西班牙獲得的阿西恩托(Asiento)，特准運輸奴隸到西班牙殖民地的專利，又予英國奴隸貿易一個刺激，雖然英政府給南海公司三十年特權，每年在西屬殖民地售賣奴隸四千八百名，償付西班牙國王二十萬元，作為酬報。

新英格蘭於一六四一年承認奴隸制爲合法，後來諸殖民地均繼承。清教徒在北方印第安人爲他們工作，都歸失敗，因此找上黑人。所有各殖民地都用這種勞動力。可是關於南方大田園制度，大量奴隸才有必要又有大利。在北方，他們被用作家庭傭僕，也可見於市鎮市邑的手藝店裏，甚至於許多鐵廠裏。輸入美洲殖民地的奴隸雖數，永遠無法知道。無論如何，有人估計一七七五年有四十萬以上，住居在大西洋沿岸，分配如下：新英格蘭一萬五千；中部殖民地三萬二千；其餘在南方：維基尼亞十六萬五千；南卡羅來納十一萬；北卡羅來納七萬五千，喬治亞一萬六千。

第四章 殖民地實業與製造業

房屋與公共建築物的營建

殖民地社會雖簡單，它的活動範圍卻複雜。變化中的政治情形，種族和語言的發展，宗教的勢力和調整，到一新環境的社會變化，順合新條件的農業適應，和實業、貿易、商業、藝術與工藝的發展，表現出一個極繁複的社會。本章所討論的實業與製造業的活動，尤其貫徹如此。

最初殖民所最關心的事，修造家屋當然是其中的一件。最初的家宅許多是臨時的——巖洞、山房隱蔽處，甚至帆布帳篷。有些草、草皮、樹皮、泥土蓋的圓錐形樹枝小房子，是大家合力建造的。印第安人用草席或獸皮搭蓋的小房子這名詞 (*Wigwam*) 引起英國人的想像，他們應用它於小房子，許多是模倣歐洲牧人和燒炭者的樣式。可是有少數近似印第安小房子，用從紅人取得的樹皮、草席、或獸皮蓋成。

臨時住所不久便被木框房子、磚瓦房子、和石頭房子所替代。這些粗淺摹倣自祖國的格式。砍斷橡木鋸開厚板造的住房，盛行於中古英國，雖然許多伊利沙白時代的房子是局部用石膏粉飾成的。但由於英國森林的耗竭，英國的房子用磚石造的愈多。在詹姆士鎮和馬薩邱塞的早年，最初的房子雖是用散塊牆面板直接釘在砍斷的橡樹小柱上而成，可是摹倣英國式木料住房，挺好的木框房子也造了。屋頂最初是用稻草或木片鋪的。窗子通常是油紙的，最初的煙囪是木頭塗有泥土的。一六二二年維基尼亞已經造煙囪用磚，一六二九年撒冷建築一座磚窖。磚頭也有從大洋外運來的，起初用作煙囪和壁爐，後來用來造房子。作灰泥的石灰是從石灰土上取得，威廉斯在羅得島把石灰做成一種商品；石灰也可從許多殖民地海岸的蠟蟻殼子取得。十八世紀左右，磚房增多。結果，造磚業興旺，磚頭成爲殖民地間貿易的一種商品。

在可以利用好石灰石的區域，如中部殖民地，尤其在賓西凡尼亞，石頭房子出現。荷蘭、日耳曼、和英國殖民頗用石頭，所以今天紐約的東南兩部、新澤西、和賓西凡尼亞東部還有堅固的石頭住房倉庫零星散布着。起初，石頭房屋只用未經斫打的粗石，後來建築也用方石以至鑿打過的石頭。

在達拉瓦沿岸建立新瑞典失敗的瑞典人，最初修造木頭小房子。這種住屋形式源於瑞典及日耳曼，十七世紀末葉和十八世紀時，在中部的一些日耳曼人用這樣子。它的應用漸次流傳到內地各處。革命時期和革命之後，西進運動進行，木頭小房子成爲邊地的特有住屋，也成爲邊民的個人主義、方興的民主制度、和無限制的機會，與未開闢荒野奮鬥的一個象徵。

荷蘭、瑞典、日耳曼、和英國殖民自然力求複製他們祖國的建築。低矮的荷蘭石頭房屋，有雙節傾斜的木板屋頂，和過大的垂簷，常向上稍爲捲起以免看去頭重；新英格蘭木框房子有傾斜的屋頂，密集的煙囪，樓房的垂簷，和露出的棟梁；早期南方有三角頂的房子；日耳曼人的簡單石頭房子；這種種都根據於殖民們從他們在舊世界住過地帶來的觀念。這一切設計，在美洲，因爲缺乏金錢，缺乏專門建築師，和新環境中其它條件，所以都有點改變。可是在殖民地的格式上看，英國影響佔到上風；喬治亞式是摹倣這時期英國最著名的住宅。商業市鎮的商人、南方地主、和北方鐵廠主人興旺了。廣闊的喬治亞式或殖民地的大宅子替代了簡便的種類，爲投合本地意味和需要，細部上發生變化。

在十八世紀美洲，喬治亞式大宅屋達到華美的頂點。雕琢美麗的門戶和多塊玻璃的窗子是其特色。內部有壯麗的扶梯，裝飾的壁爐額子，雕刻的壁板，和細緻的鑲嵌，表現出殖民地工人的技巧。在南方，許多大房子適合於暖熱氣候。各面開門的寬敞橫廳，分隔開的廚房、洗衣房、和公事房屋，計畫成全部對稱，造得更舒適、更隱密、更便利。在北方，寬大的廳堂和房間，因爲冬天溫度的需要，造得更結實。因此，廚房和洗衣房通常和主房連在一起。在各式住宅裏，爲烹飪和冬天全家取暖用的寬敞壁爐聚集了舒暢的熱光。

在議事廳、法院、市場、和禮拜堂這些公共建築物的營建上，歐洲影響當然強烈。威廉斯堡 凌爵士 (Chri-

stopher Wren) 的文藝復興式雄壯建築被人模倣；賓西凡尼亞州廳(後來的獨立廳)和費城基督禮拜堂，早期喬治亞式的簡雷莊嚴是特出的；新英格蘭高頂的會議廳，南方英格蘭國教禮拜堂，都摹倣英國樣式。因為殖民地很少專門建築師，設計都由木匠頭或建築匠人擔任。許多上流人士，如知名律師安德魯·哈密爾敦(Antony Hamilton)，他曾計畫後來採取並簽字獨立宣言的房子，成爲建築的熟手，以研究建築爲正業以外的娛樂。他們的藏書有英國建築家凌氏和瓊斯(Jones)、和意大利人巴拉第奧(Palladio) 所著書籍。後期最有影響的一部是一七四七年哈夫本內的「現代建築家參考書」(William Halfpenny's Modern Builder's Assistant)。

木材實業

廣袤的森林供給建築和其它工業用的木料。新英格蘭富於白松、杉木、和樅木的大森林；中部殖民地富有白松、樅木、長青樹、和硬木如山毛櫸、樺木、櫻木、胡桃木、和栗木；南方殖民地富有黃松和柏木。各地帶又盛產紅白橡木和楓木。

鋸木廠最初開設於緬因，後來傳到其它各殖民地。一七〇六年先後，單只皮斯卡達瓜河(Piscataqua River) 沿岸就有七十家。最初它們用於中等尺寸的軟木。最初的式樣是一種用曲柄聯在水輪上、上下動作的直鋸。改良的有排鋸，由幾個平行的鋸子裝在一個架子裏，用來鋸斷樹幹，或同時將一塊木料鋸成幾片板子(圓形迴轉鋸到十九世紀才應用)。幾百家鋸廠設立於殖民地時期，大的設在河流的瀑布線。這時只是水輪造得更大，鋸子造得更有力，但技術上沒有更大改良。

英國法律雖有規定，在新英格蘭、紐約、和新澤西砍伐王室森林勸查員號有關箭標記預備作王家海軍船桅用途的樹木者，課以罰款，可是整個時期大部分期間中，木材實業還相當不受帝國限制。因為這些法律，英國官吏與殖民民間時時爭執的問題並沒有認真實行，他們在一個木材充斥的地方，不大干涉這實業。可是，一七

六六年，木材被列入項目，並限於輸往英國，這樣破壞了在南歐的有利市場。

城市市鎮中的店肆工業利用許多種木料。因為麵粉、餅乾、肉類、魚類、魚肝油、鯨油、糖蜜、甜酒、松油、黑油、和瀝青不斷需要木頭桶子，這時期桶匠興旺了。大小桶子和管子用於裝酒。桶板、桶頭、和桶箍成爲重要商品。白松、樅木、杉木、和橡木，砍來作造船造屋之用。櫻木、樺木、胡桃木是家具和槍柄的主要木料，紅楓木用作紡紗輪子、器柄、和木質用具。

簡單的採木工作由各區的農民擔任，尤其當冬季的月份。較大的鋸木廠由若干股東所有并由他們經營，那些股東沒有別的工作，常常雇用工人爲他們做事。木材業也像造船業，一部分由英國資本出資，投資用貨物或貸款方式，報酬用木材。殖民地時期的後半期，大商人和土地投機家轉向他們的注意力於這有利的實業。像溫特華斯 (Mark H. Wentworth) 和柯克 (Elisha Cooke) 等人，是後來美國史上木材大王的前輩。

造船

造船成爲一種極有利的實業。所有各殖民地都建造船隻，新英格蘭和中部殖民地更是各式海船的大量生產者。南方殖民地想以發給獎金鼓勵這實業，但沒有多大成就。

一六一四年，約翰·斯密和他的夥伴就在緬因海岸建造幾艘小漁船。隨着清教徒的來到馬薩邱塞灣殖民地，船塢迅速興建起來，首先來的主要刺激是漁業，但不久後是方興的商業。在中部殖民地，荷蘭人在新荷蘭開辦這實業，英國佔領後，集中紐約城的造船業極快的發展了。彭氏建省以後，費城成爲那地帶造船事業的主要場所，雖然沿達拉瓦河各處都可以看到船塢。

殖民地船塢通常是建在一個便利的斜坡或海灘上。每個船塢有它的粗疏的船道，帶有空曠地面可以堆積木料。一些簡陋的披屋，預備遮護圖樣、計畫、工具、和其它材料。敲入新船船身的大小釘子所發聲音，和塞縫木槌的不斷敲打，常常給市鎮的船塢區域一個「瘋人窟」的名字。早年，小船在森林中造成，放大樹幹上滾到

水邊。在殖民地晚期，船隻甚至在內地城市如賓西凡尼亞的勒定 (Reading) 建造，順河而下送到海上。船隻大小的差別從十噸到四百噸，樣式有大船、雙桅帆船、和單桅帆船等。

木材之外用於造船的材料、和各種附屬工業，因此興起。大小釘子、連鎖鐵板、舵鐵、和船錨，需用大量的鐵。這鐵工作由鐵匠和其它鐵工工人擔任，他們找到接近船塢的或和船塢有直接聯繫的永久工作。船錨常常在錨廠分別製造。

製帆最初由造船家或大商人的同夥工人擔任。可是當政府的津貼獎金鼓勵種麻和生產麻布，製帆在十八世紀以前發展成另一種工業。在巨大古老的製帆樓房裏，有平整的地板，帆的樣式用粉筆畫成，若干碼帆布剪好，縫成船帆。大船塢中，製帆匠和裝置船具匠人在一起工作，一等船身船桅齊備，便裝上船帆和繩索。

船上用的大量繩索起初在露天製繩作製造，後來在簡陋的披屋裏。這些長而通風的披屋，遮護着木輪、變軸、和製造中各樣的繩索，因為提防火險，安置在市鎮外圍的地方。造繩雖然試用過各種長的草，通常是用大麻亞麻。製繩作的產品，全用纖維質絞成，有粗細長短的等級區別。

小店鋪混雜在殖民地海口市鎮的船塢碼頭四圍，售賣鐵器和其它物品。這些舖子發展成船商店鋪，發賣各種船上裝備品，如錨、槳、滑車、轆轤、絞轆、大小桶子、絞盤、抽水筒、燈籠、繩索、和船舵。

一六七六年先後，在馬薩邱塞造成的船隻有七百三十艘，在新英格蘭各地造成的又有幾百艘。革命前夕，新英格蘭人擁有二千隻船，全是漁船，同時，經營英國商業的船隻，幾乎三分之一是在殖民地造成的。船主人大多是大商人和漁人。許多船長成爲船主人或股東，但最聰明的退出航行，從市鎮裏經營他們的通商事業。中部殖民地的造船業次於新英格蘭的，許多船隻售賣於外洋。南方造船業並不興旺。一七六九年的調查，顯示那年只造有二十二艘三桅或方帆船和五十一艘雙桅和單桅船，總噸數只四千零五十九噸。

與殖民地造船業有密切聯繫的是供給英國的海軍軍需品的生產。建设和維持殖民地的一個動機是使母國免
得依賴波羅的海諸國的材料、爲它建造海軍和商船隊的需用。做船桅、帆桁、和船首斜桅用的木料，連同黑
油、瀝青、松香和松油這些海軍軍需品，都包括在許多艘英船隻所載貨物之內。

所有各殖民地，自早期的詹姆士鎮開始，對母國貢獻有海軍軍需品；但一七二〇年左右，北卡羅來納的長
葉松樹區域成爲這些材料的主要生產者。一七〇五年，當英國海軍軍需品依賴瑞典和其它北方國家的危機更
顯著更迫切時，英國以獎金給予美洲海軍軍需品。法律規定津貼船桅每噸獎金一鎊，瀝青每噸四鎊，大麻每噸
六鎊，松香松油每噸各三鎊。這法令在喬治第二世在位時雖稍有更改，可是大大刺激了海軍軍需品的生產和出
口，特別是南方殖民地的。在北方各殖民地，假使殖民民自己不用這種材料於造船，輸入英國的就更多。

海軍軍需實業大致以松樹森林爲基礎。黑油從死松樹，尤其從腐爛木料的突節中取得。各地用的法子不
同，不論用鍋、壺、斜泥版，或窯竈，原則是同樣的——黑油提煉出，倒入桶裏。剩下沉重的餘滓是瀝青，也
是一種重要商品。松油容易從松樹中大量取得。琥珀色幾乎黑色的松香，是蒸煉有揮發性的松油後所剩下的。
其它森林出產物，在進步的歷程中，大都久被遺忘。在硬木區域中，木灰和眞珠灰的製造確是利，燃燒
木頭、沖水瀝過殘灰、最後熬乾水分，剩下形似鹼水的粉，便成木灰。木灰再經火烤，燒去炭質，便成更精煉
的眞珠灰。這兩種產品，英國和殖民地都需要，用於漂布、製肥皂、製玻璃、和做肥料。

在新英格蘭和中部殖民地的許多地方，木灰工業集中在鄉村店肆，它們向隣近農民購買木頭殘灰。從早期
以來，農民因此從清除土地獲到小小收入。單只革命的前一年，新英格蘭年度輸出木灰總數約計一萬四千桶，
每桶價值二鎊十先令。當然也有許多用於美洲。另一種森林副產品，鞣製皮革用的橡樹皮和其它樹皮，因製革
業的發展而愈重要。

毛皮貿易

英國殖民地建設以前，最初的探險家和漁人早已與印第安人發生接觸，沿北美海岸的毛皮貿易便已開始。這種貿易重要的認識，給殖民事業一些刺激。當永久殖民地成立時，海獺、水獺、狐狸、浣熊、水貂、麝鼠、和其它生毛動物的毛皮供給殖民一宗收入。在早期的普里德斯，毛皮貿易若干年來是一般生活之道；在新荷蘭，荷蘭西印度公司享有這貿易的專利。新法蘭西在內地的殖民依靠於毛皮貿易，法國加拿大的旅行家和跑森林的人，未經官家特許的商人，最有聲色最奇特的接觸這種實業。

沿海平原居民加多，那區域裏生毛動物漸次稀少，捕獵者和商人開始長途遷徙，越過大山，深入西部，指明一條路線給傳教士和探險家。他們用小刀、火器、大小斧頭、釣鉤、水壺、小裝飾物、毛布、英國甜酒、和法國白蘭地，向印第安人換取值錢的毛皮。英法商人間的競爭很劇烈。他們遭受饑寒和森林的危險，如果被對敵的印第安人撈到，更遭非刑和死亡。成立在東部重要貿易中心的小商行和合夥商號，供給商人用於對印第安人交換毛皮的貨品。

殖民地時期，許多個人和合夥股東參加這貿易，一家有專利權的英國公司馳名於北方——赫德孫灣公司，由於有想像力的拉第遜 (Radisson) 和格洛塞衣 (Stear des Groselliers) 兩郎舅的西部探險結果組成的。這公司於一六七〇年得到特許狀，在現在的加拿大設有許多外站。後來它伸展勢力於現在合衆國的北部地帶。若干大毛皮貿易公司直到革命之後還沒有發展。

在英、荷、西、法的不斷競爭中，毛皮貿易演出許多事，外交不是最小的。一七六三年使英國獲得北美、排擠法國人到一些大西洋島上的英法間殖民時期大決鬪，毛皮貿易，連同漁業和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是決鬪中的重要爭端。兩百年來為殖民地 and 商業優勢的鬪爭中，發生過四次戰爭：英王威廉之戰（一六八九——九七），由立茲耐克 (Ryswick) 條約所結束；英女王安那之戰（一七〇一——一三），以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知名於歐洲，以烏特勒支條約結束，給予英國的事物有紐芬蘭、新蘇格蘭、和赫德孫灣地帶；英王喬治之戰（一七四四——四八），在歐洲有一個對手，以奧大利皇位繼承之戰知名；和法國與印第安之戰。最後所說的戰爭，關

始於殖民地，引起一次世界大戰——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結果是法蘭西帝國的傾覆和英國在北美的優勝。

漁業

英國永久殖民地成立百餘年以前，歐洲漁人——尤其西班牙人、法國人、葡萄牙人、和不久之後的英國人——按時橫渡大西洋，捕魚於紐芬蘭大洋沿岸之外。所有到這地帶的早期探險家，注意到紐芬蘭、臘布刺多（Labrador）、和新英格蘭海中產有鱈魚和其它魚類。早期漁人在島上與海岸線上設立魚臺，在那平臺上醃製魚類，又設立木架的曬臺，在露天日光下曬乾剖洗過的魚類。他們設置臨時居留地，時時來去；在經營艱難工作中，他們熟悉新世界的一部分，準備殖民新英格蘭的路子。

當避地新教徒抱着崇高的希望和一股火熱的信心航海出發，他們對應該如何造成一個生活，很少明確觀念。他們經過黯淡的經驗，學到毛皮貿易和捕魚的祕密，又加上玉蜀黍的播種。比避地新教徒來的人數更大的早期清教徒，他們的許多領袖起初企圖發展佃戶和雇工耕種的土地產業。不久，他們失敗了，自由的鄉村和市政制度代之而起。開始以來，清教徒殖民地中許多人被吸引經營海上生活。一六三九年，馬薩邱塞灣殖民地對一切用於漁業的船隻和財產，豁免一時期的稅收；造船者和漁人免除兵役。捕魚和商業活動成爲馬薩邱塞的主要富源，在短期間內，新英格蘭的其它部分也是這樣。

這區域裏早期魚類的收穫是大量各種鱈魚和鯖魚。鱈魚的可貴不但由它的直接食物價值，並且由它的油。捕魚由各羣的人駕着小船進行。船員各人——船主或舵手、生徒——起岸的人、和漁人——各有他自己的特殊職務。撒冷、格魯斯特、和馬布爾赫德成爲漁業中心，可是沿海到處可以見到漁村。起初，這實業的資本來自英國商人，但新英格蘭人致富後，他們投資商業得來的贏利。十八世紀先後，少數商人和其他積有資本的人士擁有漁船隊、碼頭、魚臺和供應品的大部分。許多鄉村裏，各羣漁人共同擁有船隻和裝備。

儘管和法國人競爭、斷續的戰事、和實業內部的問題，漁業進步極快。一七〇〇年，新英格蘭輸出魚類約一千萬磅。一七六五年左右，從事這實業者不下幾千幾萬人，每年得到報價二百萬元，三百五十艘以上的船隻用在運輸魚類往西印度和歐洲。

漁業也同毛皮貿易的情形一樣，在國際糾紛和外交上居過重要地位。英國因為和法國修訂的條約裏沒有考慮到美洲漁業的重要，屢次激怒起殖民。從一六三二年的聖日曼 (St. Germain) 到一六九七年的立茲耐克，殖民地利益沒有得到妥善保護，法國人佔到便宜。一六九七年，當阿加底亞 (Acadia 即新蘇格蘭) 雖被美洲人佔領，卻退還法國，殖民尤其痛恨。一七一三年的烏特勒支條約把新蘇格蘭和紐芬蘭 (和赫德孫灣地帶) 給予英國，但法國仍舊保留布里敦角 (Cape Breton) 和若干捕魚特權。一七六三年法國戰敗的結果，它所剩的捕魚島嶼只有聖勞仁斯河中的聖比爾 (St. Pierre) 和密圭朗 (Miquelon)。它又保留有在西印度的島嶼。可是在漁業方面看來，殖民的勝利已受挫折，因為一七六四年英國糖類法令的施行，有毀滅與法屬及其它外國所屬西印度貿易之虞，那有利的貿易，一部分以魚類交換糖類和糖蜜為基礎。經過強硬抗議，糖類和糖蜜的稅率減低，漁業的威脅得到解除。一七八三年允許美洲獨立的和約中，有一款關於紐芬蘭漁業。新英格蘭的忠實子弟，約翰·亞當斯，在和議席上主張合衆國人民應繼續在大洋岸，在紐芬蘭所有其它各海岸，並在聖勞仁斯灣，享受捕捉各種魚類之權，不受妨礙。可是緊接着的那時期不是個繁榮的。美洲船隻和英屬西印度通商的被排斥，西、法、荷各屬西印度的時時施行限制，歐洲市場的緊縮，革命後的一般不景氣，造成若干時候的經濟困難與恐慌。

新英格蘭漁業，因為它的重要，我們已經鄭重論及，可是我們應該注意，中部和南方諸殖民地沿海，和它們潮水所及的河流，同樣有很多捕魚事業。例如達拉瓦的鱈魚和鱒魚漁業是重要的，而波陀麥克和其它河流大量出產石魚、鱸魚、青魚、牡蠣、和蟹類。所有各殖民地的淡水河流和小河流中，都出產多量各種魚類，大都銷售於當地市場。

捕鯨

在許多方法和漁業有密切關係的是捕鯨業。捕鯨起初是件海岸專業。當最初的殖民建立他們的家，鯨魚充斥於北大西洋海岸，甚至於住居沿岸的印第安人捕捉使用它們。在後來成為捕鯨巨大中心的南塔克特 (Nantucket)，鯨魚時常在低潮時漂蕩淺水，圍淺在海灘上。

人們搜索鯨魚是爲它所產的鯨腦油、鯨骨、和龍涎香。在十八世紀初葉，追跡這大怪物，已經必須深入大洋，更後來時，鯨魚愈稀少，要找它們，須到遙遠的南北冰洋地帶的冰冷洋面上。捕鯨的距離愈遠，提煉鯨油必須在船上工作。大約從一七三〇年開始，捕鯨船上還有試驗作坊或爐竈，熬乾鯨油後，把爐竈拋入海中，爲了可走更長的航程。

捕鯨者的生活危險可驚。他們掃蕩過大海，從桅梢上瞥見一頭鯨魚之後，發出一聲熱烈的喊叫，「鯨魚那兒噴氣啦！」漁船成了哄哄嚷嚷的蜂巢。小船卸到旁邊，坐上人。用手猛擲魚叉是表示大物來得很近了。船員在避開和讓出一條路線這些事上，必須內行，否則小船要被那怪物有力的尾巴一下撞得粉碎。一頭被魚叉刺中的鯨魚，在被降伏殺死之前，常會把小船拖去多少里。

捕鯨是件難事，因爲捉到一頭鯨魚，殺死，傍着船邊攜帶之後，要離水面稍高之處把它切破。這要在船旁繩吊出來的平臺上動手，天氣惡劣時，十分危險。魚塊拉上船來，油血流滿甲板。鯨魚脂肪產油，用於製造肥皂，又用於點亮和滑潤機件；頭穴和脂肪出一種蠟狀的固體物，做成蠟燭和軟膏，叫作鯨腦油，兩類出產牢固、輕巧、且柔韌的鯨鬚，用於做婦女緊身衣、馬鞭柄子、和許多東西。另一種從抹香鯨得到的貴重產品是龍涎香，爲製造香品的重要材料。

捕捉大鯨是件危險事，處理它是件艱難事，可是新英格蘭人的勇氣和耐性能勝任這工作。大物的尾巴一下能撞碎長舢舨；蔬菜消耗完後，壞血病一定會發生，因爲航程常常長久，有時長到兩年；偶然又有船員不平和

暴動的事。可是暴動究竟不常有，因為捕鯨隊通常是件共同事業，船員從船長到茶房，每人都有贏利的份子。

十八世紀初年以後，當捕鯨船初次入海作長距離航行時，這實業擴張極速。革命爆發之際，三百六十艘殖民地船隻參加這危險工作。馬薩邱塞的南塔克特、新貝德福 (New Bedford)、馬布爾赫德、和普洛文斯頓 (Provincetown)，長島的斜港 (Sag Harbor) 是重要的捕鯨港口。沿北方海岸也有許多其它市鎮鄉村依靠這實業的。

革命戰役造成許多捕鯨船的慘運，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也造成重大損失。捕鯨大約在十九世紀中葉、當快船的新紀元時，達到頂點。內戰、一八七一年的一隊船隻困於北冰洋大冰塊、石油替代鯨油用於點亮的增加、和其它替代鯨魚產品的代用品，使捕鯨業衰落下來。舊日捕鯨碼頭消滅，只有故事和回憶存在。現代捕鯨工作進行於迅速的船隻，鯨魚由用礮發射的魚叉打殺。

磨粉業

麵粉的生產成爲一件最重要的實業。殖民地麵粉廠有兩種。第一種是鄉間磨坊，略收費用，磨碾鄰近農人送來穀類。這種磨坊散布於殖民地各處，事物簡單，主要的有一架粗陋磨石，用流水沖轉的大水輪推動，常長滿暗綠色黏苔。這機件是木頭造的。在羅得島和沿赫德孫河的幾處，與其它地區的一兩處，依靠風力。第二種磨坊是更大更複雜的商廠，製造麵粉在市鎮商店售賣，也製造出口的麵粉。

商廠擁有一套磨石、篩清穀類的篩子、和篩粉機，全用水力發動。這種粉廠也擁有貨棧或弔穀進倉的機械。在大多數這種廠裏，桶匠鋪預備盛麵粉的桶子，偶然也連帶有烘烤房。這些較大廠子因爲常做習慣的工作，它們的主要營業是製造出口的麵粉。這些廠子在中部殖民地最多最大，尤其在紐約和費城的附近，雖然有些在詹姆士河上和在彼得堡的維基尼亞粉廠每家每年能磨碾小麥七萬五千布許。殖民地末期，達拉瓦、白蘭地

(Brandywine)、和折沙比克諸河上的粉廠可以與世界上最大最優良的相媲美。

十八世紀中，麵粉製造家甚至已經着手某種程度的投機事業。磨粉廠家的團體——在殖民地時期常是合夥者——時常遷延不肯收購農民的餘穀，等待低價；他們在貨棧中堆積麵粉，等待高價；他們用儘量收買的法子，在各地造成商品壟斷，以控制價格，這種例子也有了。

家庭實業

墾荒的境況使早期殖民民不得不自己供備必需品，包括食物的生產和衣服、家具、器皿、工具的製造。在自給自足不但需要而且是絕對必需的一個時代，原始的生活方式需要全家分子對生計有所貢獻。所以男人、女人、和兒童，在生產生活上都有他們的任務，結果有各種家庭實業。

生產食物，大家都參加。男人在田裏做長時間工作，農忙季節，常有女人幫忙。可是女人的任務包括製乳油、乾酪、煉豬油、醃豬肉、斷碎豬頭肉臘腸肉、貯藏冬天的食物、和無限種類的類似工作。穀類的粉、玉蜀黍飯、楓糖、乾果、蠟燭、鹼水、和肥皂，都是在家庭製造的。

織物的生產大都是個家庭實業。進口的衣料價格昂貴，這種料子的衣服通常只爲了盛裝才穿用。因此家家幾乎都有紡車和手織機，生產土布。粗斜紋嗶嘰、粗絨布、大呢、和其它毛織物製爲衣服。殖民地晚期中較重要的是麻毛混織物，一種亞麻經羊毛織的布，雖然有時用大麻或棉花替代亞麻。亞麻織物中，作外衣用的粗麻布最普通，印花布和亞麻布也有織造的。除穿着用的外，其它織物，如床單、桌布、和毛巾在家庭織造。織製毛布用梳刷、紡、織、研、染、漿諸種手續；織藍色花亞麻所製的亞麻布，揉壓、打、梳刷、紡、捲、織、漂、染這些手續是必需的。這些一切手續，差不多都由婦女兒童來做，有時男人幫忙織研這些較費力的工作。製造較好的織物，要把毛布用熱肥皂水弄濕，使纖維皺縮，用大木槌春打它。這法子叫做研布法。這除了是家庭實業外，又成爲店舖實業。家庭織布者送布到研布坊，好像他們送穀類到磨坊一樣，因爲一家研坊均服

事一個鄉村。在染布手續中，常用做出各種濃度的藍靛。花類如燕子花和一枝黃，也用於製造美麗染料；也有用各種漿果、紅橡、胡桃、和其它樹木樹皮的。製布這費力的實業，大都這樣在家庭中進行。在南方大園田上，也像北方的大地產大莊田上一樣，通常用奴隸和契約傭僱做這種家庭工作。

田地上的男人，和婦女一樣，擔任各種任務。除開田裏工作之外，有豢養牲口、屠宰、燻肉、修造和修理柵欄、修造小橋、建築倉房和其它建築物、開闢道路、並做許多別的事，常和隣人合作。殖民地田園的家庭製造業中，還應該包括製造簡陋的家具、工具、器械、四輪車、皮革、馬具、鞋子，以至小鐵作打造出的釘子。

店舖實業

農民大眾和富有少數間的對比隨着時間的前進而增加。大多數美洲人過着勞苦工作者的日子，生活得平淡簡陋，可是平安。但商人、地主、鋼鐵廠主人的比較財富，連同興盛的專門職業羣的方興勢力，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準。他們的家庭設備和家具，大都——但非全部——是舶來品，從這事上看，這是確實的。大洋這邊岸上的細木匠，從早期普里穆斯的奧爾登（John Alden）到後期費城的塞弗里里（William Savery）構成這種藝匠的一張長名單；他們在十八世紀中葉製造椅、桌、衣櫃、高矮有屨櫃、和別種木器，多方面和舶來品相等。殖民地時期末葉，美洲細木匠受英國格式書籍的影響，尤其齊本戴爾的斯文人與細木匠指南（Thomas Chippendale's *The Gentleman and Cabinet-Maker's Guide*）一書影響最大。但是殖民地匠人灌注他們的個性和風味在他們的作品中，遠同地方特色，產出英美木器中間的許多明顯區別。地方化風格的例子尤實在荷蘭人的沉重木器、和賓西凡尼亞日耳曼人的華麗彩色器上可以看出，但基本的和藝術的差異見於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安那波里、查理鎮、和各處細木匠的作品上。

皮革和皮革品的出產成爲市鎮的重要殖民地店舖實業，雖然農村區域也經營這種生意。從殖民地的最早時

候起，鞣製獸皮和製造皮革品在所有散布大西洋沿岸的社會中，是很重要的職業。皮匠在許多殖民地中是最初期來的人，因為他們很快觀察到一個新地方給他們的非常機會，那裏，他們手藝所需的一切材料充分，對他們事業的限制很少。增加的人口給他們的貨品一個總在擴張的市場。例如一六五〇年左右，馬薩邱塞灣清教徒殖民地有皮匠五十一名，其它殖民地也有較少的人數。

早期殖民發現他們所接觸的印第安人也有製革的知識。白種人來美以前，紅人久已用獸皮做獵衣和鹿皮鞋，也用來遮蓋小屋和帳篷。多少世代以來，美洲印第安人用石刀骨刀刮清鹿皮和其它森林獸類的皮，放在流水裏洗浸，用木石器具去毛，用腐爛樹幹的灰塵硝製，用動物脂肪把皮革做得柔軟且不透水。這方法在原理上和殖民所用、從歐洲帶來的知識一樣，雖然殖民的硝製方法稍為精緻且瞭解得較好。他們更準確知道從打碎橡樹皮、長青樹皮、柳樹皮、和其它樹皮中取得的單寧酸作用。他們也知道煙燻皮革的長處，以替代獸皮浸入硝缸久泡之前的用石灰和水；他們用優良堅硬的脂肪替代粗劣的生脂肪。基本技術是同樣的。但殖民的較高度發展的材料做得柔軟光滑的研皮或打皮這手續，通常在另外商店裏去做。

硝製皮革不是田園的職業。殖民地城市、市鎮、市邑、和鄉村的不衛生的臭氣中，要數到與旺的製革所令人作嘔和有臭的氣味。有些地方，法律或法令限制硝皮場設立於社會的某些部分或區域，也有少數被斥逐於市鎮界外。但所有殖民地都能找到硝皮場。

多種殖民地法律應用於這實業。十七世紀後期和十八世紀之初，大半由於鞋匠和其他皮革工匠的請願，有幾處殖民地議會禁止生皮和小牛皮的出口，有些時時在皮革的出口上徵課重稅。多數殖民地採取檢查皮革和規定製造標準的法律。法律又着手維持硝製、精製、打皮、製鞋、和製造服裝為各別的行業，成就各不相同。建立這些政策是採取英國的先例。可是這種法律在新世界難以施行。那時期的末葉，少量皮革從一處殖民地輸往另一處，甚至輸往西班牙屬美洲各地。

皮革品的製造是個普及的職業。製過的鹿皮和其它森林獸類的皮，同家畜和綿羊山羊皮一樣，製成各種物件。牝牛皮和小牛皮用於製靴子、鞋子、和馬鞍；熊皮做被褥、袍子、氈子、和外套；鹿皮做獵衣、袴子、外衣、背心、腳絆、鹿皮鞋、和裙子；松鼠皮和海狸皮做手套；浣熊、熊、狐、野貓、兔和土鼠的皮子做帽子。

靴匠、鞋匠、鞍匠、和馬具工匠早在殖民地開業，這些手藝分子在所有重要社會中經營他們的生意。少數夭折的團體自己組織成行會。製鞋達到比較大的比例，由於商店造出行銷本地也輸運出口的鞋子。林(Lynn)、新港、紐亞克(Newark)、和費城成爲皮革品行業的中心。一七六七年，馬薩邱塞林地方的店舖製造鞋子約八萬雙；次一年的統計表明所有殖民地間商業包括有鞋子一萬三千雙。

製鞋也是多數農村的一種家庭職業；旅行的鞋匠一年中若干時候來往各地製造鞋子。馬鞍、馬具、和各種皮革服用物的製造並不單限於城市和市鎮，寂寞的農家也有經營的，尤其當冬季的月份。

殖民地製革匠雖然輸入獸皮、輸出少量皮革，這實業因爲當地的需要，還是以本地市場爲中心并且發達了。沒有人企圖以大量英國資本投於這實業、或以特別的特權培養它。可是它在早期美洲生活上佔一重要地位。

海狸、浣熊、羊毛、和其它帽子的製造，起初大都是個家庭事業，不久成爲一種店舖實業。十八世紀初葉，所有殖民都戴用美洲製的帽子，除卻富有者才能購用舶來品，雖然舶來品品質不比美洲店舖做的最好的更優良些。一七三一年，倫敦製帽商向國會請願，訴說新英格蘭和紐約的店舖正在消滅它們的出口營業，並且正在輸出大量帽類。英國國會採取限制的立法。一七三二年的帽類條例禁止殖民地間或殖民地向任何外國輸出帽類；學徒必須在該行業裏服務七年；黑人不許工作於該行業。殖民大都無理這法律。

蠟燭大都是家製的，但旅行的製燭匠和專業的蠟燭商也經營這行業。用精煉羊脂做成的羊脂燭是最普通的蠟燭，但熊脂、鹿脂、月桂樹實、鯨蠟、和蜜蠟也有人用。最後這種蠟燭大都用於公共建築物照亮上，有香氣

的月桂燭大都留作家庭中特別時節之用。浸製或模製這家庭用品的工作，在冬季，無論如何，是遲緩的。燭心用粗麻、馬利筋草、或棉花做成。殖民地時期的最後幾十年間，許多市鎮裏的店舖出產蠟燭，但製燭在某種範圍內，直到十九世紀，仍舊是家庭實業。

鯨蠟燭的製造約在一七五〇年開始於羅得島。一七六一年，殖民地主要鯨燭製造商，在克蘭其 (Richard Oranch) 公司領導之下，想用保守製法的祕密來壟斷這行業。他們以詳細的營業條款規定鯨油的最高買價，規定鯨燭的售價，未經全體同意不讓新分子加入同業，並「以公平誠實辦法」制止任何競爭。他們也開始建造自己的捕鯨船隊。他們的方法後來被人知道，競爭打破這早期托辣斯的勢力。

精緻華貴的銀匠藝術常和奢侈的文化而不和質樸不發達的國家相聯繫。那古代工藝的藝徒，離開舊世界的城市到新世界經營他們高度發展的巧技。當殖民地時期，一長列技巧藝匠，從約翰·赫爾 (John Hull)、桑德生 (Robert Sanderson)、和董默 (Jeremiah Dummer) 到奧特赫斯 (Jonathan Otis)、勒微爾 (Paul Revere)、和聲名狼藉的卡賽 (Samuel Carsey)，造的銀器，增光早期美洲人食器架和桌子。

在一個荒榛未闢、沒有銀礦的國裏，柔韌可鍛煉的銀子製成美麗有光和圖案錯綜的物品，似乎是件奇迹。殖民能稱有銀器者，他們擁有的銀盤有些是從英國來的，但多數製品是在美洲，用大半來自西印度貿易的英、西、葡諸國銀幣製造的。對英貿易差額繼續不利於殖民，使殖民地的錢多量流出。美洲人用盡方法防止錢幣流出殖民地，達到這目的的一個方法是把銀幣變成銀器。那時沒有銀行可以存放銀錢；把它做成銀盤，作為擺飾，博得親友們讚美，倒是方便。盤子並不喪失它的價值，萬一被竊，除非鎔化，更容易辨識出來。更進一步，遇到必要時，它可以回變成銀錢同等的價值。銀匠聚集在財富開始發達的商業市鎮上，有些在省邑和鄉村裏。銀行的創設和雪斐爾德盤子的來到，獨立銀匠的藝術在十九世紀中式微了。

當白鐵器皿替代早期木質器皿時，鐵匠人數增加；鐵器起初是舶來的。一七五〇年以前，殖民地沒製造過大量鐵器，因為這產品的基本金屬——錫——須要從外運來。殖民地的白鐵大約是八成錫和八成銅。鉛常用來

替代銅，作為合金。暗色器皿由槌打金屬為大淺盤而做成；中空的器皿，如大盃、碗、甚至小碟子和羹匙，用青銅模子鑄成。費城、紐約、和波士頓是製造白鐵器的中心。革命引起對一切金屬的需要，尤其要鉛來製造軍火，結果白鐵業衰微。隨後那時期中，由於工業革命時英國陶器的改變，造成低價和商品的新種類，瓷器的應用增加。

印刷店在多數殖民地市鎮裏興起。印刷術在十七世紀中慢慢發達起來。戴意 (Stephen Dayer) 的印刷所早創辦於馬薩邱塞殖民地，別家漸漸在各殖民地出現。早期美洲印刷家所出的書和小冊子，性質上絕多是宗教的。十八世紀前後，所有各殖民地都有印刷店，出版曆書、單面大張、宗教小冊子、和說教書。新聞紙和官報也是它們的出品。戴意之外，著名的印刷家，可以算到：納塞德 (William Nuthead)，他的舖子被維基尼亞長官柏克立 (William Berkeley) 所壓迫，後來他遷往馬里蘭經營他的事業；布勒德福 (William Bradford)，在早期的費城創辦一家印刷館，被宗教和內政的干涉所擾，搬到紐約；著名的佛蘭克林，印行賓西凡尼亞報 (Pennsylvania Gazette)、可憐 李查的 曆書 (Poor Richard's Almanac)、和其它出版品多種。

一六九〇年，印刷家布勒德福聯合荷蘭造紙家黎登豪斯 (David Rittenhouse)，在費城附近威沙喜康河 (Wissahickon Creek) 創立美洲第一家紙廠。別家緊接着起來。一七五六年，第一副紙漿機器從荷蘭輸入；此後紙廠的數目增加得很快。殖民地的造紙，限於搗碎破布成為紙漿，再加壓力，在一套網線模子裏模製，紙張的紋理是這樣成的。應用木漿造紙是更後來的事。

訂書，整理書業次序適當，用線、膠、漿糊、硬紙面、和皮革把它們黏好訂齊裝緊，這種藝術成為比較重要的店舖實業。印花紋機、鑄模機、和其它工具，同壓書機一樣，為熟練的訂書匠所應用。從早期清教徒殖民地的桑德斯 (John Sanders) 時候起，印刷家和售書商雖也發展裝訂的藝術，可是許多專門裝訂家經營這工作。

其它店舖實業中，鐘表的製造應該提及。教堂樓鐘和家庭時計起初是定造的。十八世紀的後期，測時表懷

表大量生產，出售於市鎮的店肆，並由旅行的商販帶往農村區域中售賣。殖民地時期，多數平民用日規和漏，因為鐘表價錢昂貴。來福槍的製造在一七三〇年以後成爲重要，尤其在賓西凡尼亞日耳曼人住居的地帶，他們中許多是造槍專家。糊壁紙的生產，在殖民地時期末葉，由福利孫 (Plunket Fleeson) 創始，雖然早期以來便已有少量着彩色的紙輸入。地毯製造的淵源也可見於殖民地時期。質量不足的家庭用品，在家庭或在小手藝店舖裏製造，有些是在發出委人工作的制度下生產的。一七九一年，費城的斯普拉葛 (William P. Sprague) 創設第一家地毯製造廠。別的廠家漸次出現，可是此後很多年內，家庭製造的地毯仍舊重要。總之，城市中心的許多各式店舖出產各種物品，供給當地需要和各殖民地間貿易。

鐵與玻璃的製造

從殖民地最早的時期起，人們已作過創立鐵工業的企圖。當維基尼亞由倫敦公司管轄時，鼓風爐建造了；但在着手出產之前，在一六二二年的印第安大慘殺案中，工場被毀，鐵工匠被屠殺。清教徒在文斯洛普 (John Winthrop) 領導之下，就海灣殖民地的泥炭礦中建造熔爐和鐵工場於林和布來恩特里 (Braintree) 兩地方。這些工廠經營過五十年以上，但訴訟、技術困難、和其它問題不斷妨礙鐵產。少數其它鐵工場，主要的是塊鐵場，在十七世紀中創設於新英格蘭，一家在新澤西的士魯茲巴立 (Shrewsbury)。但在十八世紀以前，並沒有許多實際進步。大多數鐵件、鐵器物、和鐵條，都從英國輸入。

自十八世紀的二十年代以來，殖民地鐵工業的發展最爲顯著；革命以前，除卻喬治亞，各殖民地都已創設鐵工場。一七七五年，諸殖民地的鼓風爐和鍛鐵場數目比起英格蘭和威爾士合計的還多；殖民地出產的生鐵和鐵條多於母國的。（這時英國出產大量鐵製造品，但作原料的鐵條卻大半依賴瑞典供給。）一七〇〇年，沿海諸殖民地出產世界鐵品約七十分之一；一七七五年，它們出產幾達七分之一。這工業雖是分散的，可是最高度的集中於賓西凡尼亞東南部。

鑄爐和鍛鐵場建立於大田園大地產上，常是幾千英畝土地，能出產做炭用的木料和工人的糧食。鐵礦砂的適當供給當然是決定鑄鐵爐地點的重要因素；水力也是必需的。接近鑄場似乎不是鐵廠主人重視的事，因為大多數廠子都離大市鎮比較遙遠。這造成運輸的高價。無論如何，鐵廠以鐵供應它所在地的緊鄰，也供應更遠的地帶。

除卻新英格蘭區域與其它幾處原始的塊鐵場用燒錘打泥炭與其它礦砂粗製成鐵外，生鐵和鐵條出產於大鐵廠。大房子建築在小山上或高處，俯瞰鑄爐，鐵廠主人能日夜監視它的工作；製煉場相去不遠，常與鑄爐相聯結，或分設別廠；一切日用必需品可從鐵廠主人的店舖購取；工人住宅聚集在村子裏；在礦的若干距離外，林地、田地、磨坊、鋸坊、和鐵匠舖，一切構成一個差不多自給自足的社會。

鑄鐵爐，一座截去頭的石頭金字塔，建築在小山邊之內，好讓礦砂、石灰石鑄劑、和木炭能從頂上倒入鑄爐，當送風進去時，景象極其動人心目。鼓風的斷續吼聲，老遠都能聽見。從爐頂堆子上，當火燄一起一落，時時射出一股火星，跟着鼓風跳動。在夜間，幾乎無煙的火燄，在天上拋擲蒼白的閃光，幾里周圍之外都可看見，照明周圍的建築物。在直接築在爐前的所謂鑄造房或鑄造棚裏，着手鑄造的奇迹。這裏，已熔化的金屬從爐床倒入等候着的模型中，模型是燒得焦黑的沙子製成的。幾匹馬拉曳發軔軋聲的大車，把鐵礦砂拖上鑄爐的道上。裝填工人從邊上帶盛有礦砂、石灰石、和木炭的筐子經過爐頂的橋梁。鑄鐵爐雖也鑄造深鍋、淺鍋、罐、爐盤、和爐竈版壁，主要的出品卻是生鐵。

鍛鐵場，提煉生鐵錘打成鐵塊鐵條之處，一般是相距不遠。水輪沉重單調的轉動，瀑流不規則的飛濺，鐵錘有韻律的重打，和鐵砧翁翁的聲響，是工廠中生活的一斑。在鍛場中，身體強壯、半裸的人們用寬口火鉗從爐床擺動漿糊狀的白熱鐵條送上鐵砧臺。在鐵錘牢勁錘打之下和陣陣閃光火花當中，鍛鐵匠把鐵條打成固定的尺寸。鐵匠用鍛鐵場出產的鐵條製造工具器具和各種不同的鐵器。

招致足用的熟練工人這問題，不斷的面對着鐵廠主人。許多熟練工人，包括鐵工、礦工、和燒炭工人，時

時從歐洲輸入。在鐵製造業中，雖然有時雇用契約傭僕，甚至用黑奴，因他們許多在鍛場的大鐵鏈下拉鐵，且很熟練了，可是鑄鐵拉鐵工作通常由自由的匠人擔任。

最初的鐵廠主人是英國人，後來，他們代表許多不同國家，有日耳曼、法國、蘇格蘭、和威爾士。革命時期前後，許多要人名人是鐵廠主人或握有製鐵業的金融利益。這些人中有泰羅 (George Taylor)、羅斯 (George Ross)、斯密 (James Smith)、霍布金斯 (Stephen Hopkins)、卡洛爾 (Charles Carroll)、立文斯敦 (Philip Livingston)、摩爾根將軍 (Daniel Morgan)、格林將軍 (Nathaniel Greene)、阿倫十校 (Ethan Allen)、斯特林勳爵 (Lord Sterling)、科克斯 (John Cox) 和柏德 (Mark Bird) 等。許多著名殖民地大商人投資在鐵廠裏，事實上，大部分創設和經營這工業所需的資本是商人資本。所有殖民地鑄爐和鍛場差不多全是一羣股東創辦管理的，股東中有一人住在大宅房裏經營這企業。

除卻塊鐵場、鑄鐵爐和鍛鐵場，其它型式的鐵廠也發達於殖民地，但通常是在市鎮或市邑裏。在軋鐵切鐵場裏，鍛場出產的鐵條燒熱後，切成細條，用於製釘子。少量有泡鋼由試驗錯誤的方法在小鑄爐中造出。堆積鐵條在增場或爐窠裏，撒入木炭灰、骨灰、或其它材料的炭質在鐵條中。封閉增場之後，加火七天至十一天。假使方法成功，木炭和其它物質中的炭質被鐵條所吸收，就變成鋼。在打片場裏，鐵條由水輪推動的大鏈錘成薄片。鐵片經高熱烘過，轉騰為柔韌後，常鍍上一層錫，做成洋鐵片或馬口鐵。這幾種工廠增設了，殖民開始供給自己用的釘子、鋼、和洋鐵。這出產引起母國的反對和限制性立法的通過。殖民時期的晚年，更出現另一種工廠——通氣鑄鐵爐。它用生鐵做成鑄品，約有五噸容量，是現代鑄爐的先驅。

殖民地時期之末，一家鐵廠，包括土地、鼓風鑄爐、鍛鐵場、房屋、磨坊、鋸坊、和一切設備，價值七千至一萬二千英鎊。只有鍛鐵場和其它設備而沒有鑄爐的，價值在五干至七千英鎊。較小的鐵廠常在市鎮市邑中，價值各有差別。一所切鐵場能以一千二百英鎊造成，一座鑄鋼爐七百英鎊，一所軋鐵場三百英鎊。一家鐵匠店一百五十英鎊，一家打釘店大約相同價格，都除去地皮。一座通氣鑄鐵爐約值二百英鎊。

一七五〇年的鐵類條例鼓勵殖民地生鐵和鐵條的製造，但管制較精練的各種鐵製品的出產。它規定殖民地生鐵可以免稅輸入英國，殖民地鐵條可以免稅輸入倫敦（一七五七年擴充，包括一切英國港口）。法律列舉殖民地不得設立切鐵場、鑄鋼爐、和軋鐵場，雖然允許已經開業的繼續經營。這立法無論如何，沒有成功。輸往母國的鐵，數量增加，但還不夠減少瑞典和俄國輸至英國、用於製造出口與國內應用工具器具的數量。殖民把他們出產的鐵，大部分製成鐵器以供自用，這樣一來，打破輸出生鐵鐵條、與從祖國運進製成鐵品的計劃，當然使英國製造家失去大利。法律的限制情形，人們也不遵守，許多違禁的鐵廠設遍於各殖民地，甚至在首邑費城，在長官眼前，他是受委有執行法律責任的。有些殖民地長官反對這些限制；另有些長官，尤其在王室所屬殖民地中，有許多更關係存亡的事吸引去他們的精神，如他們和操有財政權與發給他們薪俸的議會鬭爭；更有一些長官對他們殖民地內發生的事沒有多大興趣。

鐵匠，鐵業中一個熟練工匠，在殖民地經濟中佔一重要地位。他的專業並不限於修補工作，因為他把鐵條製成斧頭、草耙、鏟子、鏈子、鐵栓、鑿子、大鏟刀、和其它需用品。各殖民地散布有數百家鐵匠舖，最熟練的鐵匠是技藝工匠，他們的手工可以在保存到現在的美術鉸鏈、風信標、鐵門、欄杆、和陽臺上看出來。

洋鐵匠，當殖民地時期的後期時，可以在有幾處市鎮市邑中找到。在他們的店舖裏，許多雇有二十名或更多工人，製造各種器具，如水壺、咖啡壺、湯鍋、燉鍋、魚罐、燈、搖沙器、盒子、和荷蘭竈，這些有不斷的需要。洋鐵匠大都從南威爾士取得洋鐵皮，并且常輸入錫塊，用於包銜美洲軋鐵場鑄出的鐵皮。

黃銅物件在小鑄造場中製造；市鎮鐵商大量出產的黃銅鈕扣，用舊英國黃銅器鑄造；這些舊銅器，常被旅行商販得到——物主向販客賣貨，拿舊銅器作為部分付價。販客把銅器轉賣給銅匠。煖床用的湯婆子，用紫銅和黃銅製造，但大多數是舶來品。鑄鉛也用於製鑿和其它物件，雖然這種金屬大半作為自鑄必需原料之用。鐵以外的五金實業在殖民地時期並不興旺。小鋼鐵鑄廠雖然時時有人開採，這些實業可是沒有多大進步。黃銅——銅錒合金——的出產，儘管費過許多力氣生產這金屬，卻沒有被人重視，因為錒完全要從外輪來。

做窗子、瓶子、和其它器皿、萬不可少的玻璃。早期就有人試造。一六〇九和一六二一年在詹姆士鎮，一六至九年在撒冷，製造過玻璃，但主要的是爲了奧印爾安人交易用的珠子，雖然也造過別的玻璃器物。在新阿姆斯特丹，斯美茲 (Jan Smeedes) 於一六五四年、戴根克 (Theert Dyrkingk) 於第二年，開始製造玻璃。他們住居和工作的街成爲玻璃匠街（舊來的威廉街）。十七世紀中也有幾次別家試造，但都沒有大成功。十八世紀時，衛斯大 (Caspar Wistar) 和斯第卡爾 (Heinrich Wilhelm Stiegl) 奠定美洲玻璃製造業的基礎。

一七三九年，衛斯大在德拉瓦河、澤西岸上、費城對面的衛斯大堡開始他的工場。他從應特丹輸入專門玻璃匠，又同他的兒子理查·衛斯大 (Richard Wistar) 創立一組營業，繼續四十二年之久。窗戶玻璃、瓶子、有柄水瓶、碗、藥瓶、玻璃管子、和其它玻璃物品用砂土（砂沙）、鹼灰或木灰、和石灰造成。衛斯大父子在成分中用氧化鉛替代石灰，是美洲製造成功鉛玻璃的第一家。革命使衛斯父子的事業遭受大壓力，他們於製造玻璃之外，又從事許多商業計劃，他們的企業最後陷於停頓。他們的熟練工人分散，在各地幫忙建立玻璃工場，這實業迅速擴展的開端。

斯第卡爾大約在十八世紀中葉來自日耳曼，首先注意到鐵工業。他開始於一七六三年在他所設計和建立的賓西凡尼亞的蘭加斯德 (Lancaster) 附近曼漢 (Manheim) 村設立玻璃作坊。他從日耳曼招到熟練工人，出產窗戶玻璃、瓶子、盆子、長頸玻璃瓶、曲頸蒸餾瓶、食器、花瓶、碟子、鼻煙壺、香水瓶、和玩具。他不但出產透明玻璃，還造質料絕精的顏色玻璃——深藍色、紫水晶色、葡萄酒色、和綠色的，都大爲今天收藏家所搜求。喜歡浮誇炫耀和各樣投機專業，尤其土地投機，促成他的失敗。自稱男爵的斯氏於一七八五年死於貧困。但他和衛斯大父子在後一世紀興盛起來的實業中佔有一席重要位置。

陶器

陶器製造場當殖民地的早年已在維基尼亞和新荷蘭設立。多數殖民地各區的泥土經人們放在窯裏燒過，試

製磚瓦和較粗的陶器。一六八四年，倫敦人科克斯 (Daniel Cox)，一位西澤西地主，首次在殖民地製造白陶。初期陶業的特徵是許多小工場散布在各殖民地，有些一時興旺，不久消滅，常是因爲經濟的失敗。紐約因爲陶器而成重要，尤其約在一七三五年，瑞美 (John Remmey) 和克洛留斯 (William Crolius) 在紐約城創始他們的工場之後。可是重要製陶工廠也創設於馬薩邱塞的撒冷、布來因特里、波士頓、和佩保台 (Peabody)、康內狄格的利支斐爾德 (Litchfield)、羅得島的東格林威治 (East Greenwich)、和賓西凡尼亞東南部許多地方。

一七六五年以前，英國陶器製造家對殖民地陶器工場的數目已感到驚駭。韋其伍德 (Josiah Wedgwood) 表示，特英國對美陶器貿易擔心，預言新國將成一個敵手，因爲它有各種原料，在製造上，不是更好，便是相等於本國的。革命以前，殖民地已製造瓷器，陶器工場如費城的薩斯瓦克 (Southwark) 工場，標榜它的精練的畫瓷匠和上藍色釉子匠人，並給獎銻化合物——氧化銻的出產。

製陶的方法，也如其它實業，在整個時期中，有所改良。本來每件陶器要在旋盤上逐件用手工做成，但到十八世紀，已用有氣孔的硬土模子，後來用巴黎石膏模子。陶土放入這些模子裏壓成。和器胎、釉面、與表面的紋飾有關處有了變化。面上塗彩色花的黏土陶器，在賓西凡尼亞日耳曼人中特別流行。其它種類包括有花紋燒入陶土中者。

釀酒

甜酒的製造在十七世紀後期之後成爲一宗新英格蘭實業。製甜酒用的主要要素，蜜糖，是來自西印度，以木材、魚類、和其它產品換到。各殖民地人們飲用大量甜酒，因爲他們一般相信，沒有甜酒，人們不能抵當工作的辛苦和天氣的嚴酷。甜酒成爲對一切殖民地對西印度貿易的基礎，雖然十七世紀時人們大量飲用西印度和其它重要的甜酒。一七五〇年前後，馬薩邱塞每年出口二百萬加侖，革命前夕，那殖民地上有釀酒坊六十三

家，康內狄格和其它新英格蘭殖民地也有許多家。威士忌酒和松子燒酒的釀造也在這時開始。中部殖民地試釀甜酒銷售，但它們除卻在紐約，都大致失敗。南方殖民地的大田園，製造酒類供自己消費，釀酒作坊是每家大宅的一部分。北方農家也釀造酒類，製造各種葡萄酒，差不多全供家庭消費。

產絲的嘗試

英國在殖民地的產絲上發展非常重大的興趣，因為依照重商理論，假使生絲能夠生產足量，母國就可以不依賴外國供給這商品，交換這原料的硬幣可以停止輸出，殖民地的絲可以用英國製造品交換。在絲業歷史的早期時，蠶種、桑樹種子、印刷成的指南、和熟練的產絲工人被派到維基尼亞。多數殖民地屢次試驗過產絲。有幾處殖民地議會對種桑、收繭、和繅絲給予獎金。一七五〇年，英國國會取消從殖民地大田園輸入生絲的課稅，發給獎金，又時時直接撥發經費給喬治亞。幾個英國學術會社提倡在殖民地產絲，費城的美洲哲學會也加以鼓勵。雖然喬治亞輸出一些蠶絲到英國，運喀羅林王后 (Queen Caroline) 做衣服的材料也在其內，一切在殖民地創立永久蠶絲實業的努力是失敗了。在當時的情形下，產絲太高度專門化，因產絲過程所必需的極端忍耐性或高等技巧，當時都找不到。殖民們太忙於克服洪荒。直到革命時止，英國不肯考慮艱難，而只想鼓勵產絲。

實業的管制與鼓勵

一七五〇年的鐵類條例是企圖實施英國重商主義原則的一個絕好例證。那條例一面以廢弛課稅來鼓勵殖民地粗製的鐵輸往英國，一面禁止增設能出產細鐵條、鋼、和洋鐵這種半製品且能使殖民自己製造物品的工場。較早的一六九九年禁止任何殖民地輸出羊毛與羊毛製品到英的法律，目的在英國羊毛製造家受益。一七三二年帽類條例的限制性條款，是同樣因英國製帽家的請求而獲通過，那些製帽家因為殖民地同業的活動而正喪失他

們的一部分市場。

可是限制不但藉通過法律、并且藉行政活動而施行。英國商務殖民部不斷在它的研究和報告中關心這問題。它在給殖民地長官的命令中，常常強調限制製造是他們重要任務之一。這種命令只在少數的案子裏被人認真。特別一七六三年之後，商務殖民部在這方面很積極，但殖民地長官太忙、太不關心、太不認識環境、也許太怕作精確的報告，那些遞到英國官廳的文字只是寫得讓英國官吏看了悅目，不是實際情形的真實報告。樞密院也注意到限制殖民地製造業，它有機會命令殖民停止對英國貨物徵課關稅，這樣挫折那贊助殖民地製造業的殖民地立法。

在整個殖民地歷史過程中，我們可以找出無數爲生產原料而發給獎金、酬金、和津貼的例子。在有些例子中，獎金的發給是和英國的條例合作的，它被用來津貼這種商品，如海軍軍需品和大麻。但大多數殖民地獎金——甚至給原料的——是用於鼓勵製造業。羊毛布受到許多殖民地議會的獎金，直到一六九九年英國羊毛條例的通過。從這日期起直到一七七五年，只有羅得島敢直接鼓勵羊毛製造業。獎金也給過麻布、細麻布、木灰、陶器、梳毛機、和其它商品的生產。一七五九年，維基尼亞成立一個組織，用酬金的方法鼓勵技藝和製造業。也有用贈予土地、許可發行彩票、贈予公債券、免除兵役、免除築路役、和免除其它服役，來作扶助製造業的手段者。多數立法被採用作扶助許多實業的創立。製造業的進步比英國所想像的或官方紀錄所列舉的範圍廣大得多。可是有幾種因素趨向於阻抑製造業。這些包括有資本的繼續短缺、尋求熟練工人的困難、和惡劣交通機能的障礙。儘管有這些阻礙，殖民地的製造業發達了，工業大機構的基礎奠定了，沒有它，獨立不會得到。

第五章 殖民地商業與貿易

對英貿易

一七七五年殖民地進出口統計，以今天世界貿易的觀點看來，似乎渺小。可是，殖民們拿他們的原料和剩餘產品交換他們所沒有生產或製造的貨品，他們的境况增進了。殖民地產物的市場在母國，也在西印度、北非、和各處發展了。商業給海口市鎮奠下基礎，給市鎮商人階級和南方地主帶來財富。商業造成資本的累積，在一個新國家裏，爲許多目的，都很需要；商業又因船隻修造得更大、碼頭築得更廣、貨棧擴張、保險業發達、可靠的航海消息愈來愈必需，而大大增加它的活動。

符合於他們經濟的邊地特色，殖民早就開始對英貿易。我們已經注意到，在英國人建立永久殖民地老早以前，許多歐洲人航行到產魚的海岸，帶他們的收穫回家。因爲這些航海者當中有些是英國人，所以最先到達母國的新世界商品是魚類，雖然從西班牙帆船上劫掠來的財富要算到英的早期美洲出品。當殖民地成立，新英格蘭以航海爲基本後，魚類輸往祖國，但清教徒的魚類在英國的市場，實質上沒有增大。英國有它自己的漁船隊來供給，那些船隊每年行駛到紐芬蘭沿岸，後來到殖民地時期，從紐芬蘭島上的殖民地。波羅的海漁船隊也運魚類到英國漁岸。新英格蘭人不得不另找市場，他們在西印度和別處迅速找到了。

最初從詹姆士鎮和馬薩邱塞灣殖民地輸出的貨物有木材、海軍軍需品、和毛皮，交換英國製造品。當南方殖民地人口增加後，幸虧能在歐洲種植具有現成市場的菸草，因爲種菸和交換英國貨物十分適合於重商策略。十八世紀中葉前後，幾百艘船隻，每艘載重二百至四百噸，英美船主人的產業，用於這貿易。早在一六二一年，國王布告規定維基尼亞菸草只許運往英國。這目的在保持殖民地貿易於英國商人手裏。他們將以英國貨物抵付

菸草，又把菸草分配到英國國內和外國，從中獲利。一六六〇年的航行條例規定所有各殖民地輸出的菸草要首先在英國起卸，繳納稅款，並由英商經營。爲了逃避完稅，有些菸草走私進入蘇格蘭，有些沿英國海岸遙遠的區域起卸。因爲這種活動的性質，所以這樣進口的究有多少，簡直無法說；但據國會的調查和報告，數量時常挺大，又有些違法直接輸往外國，都是明顯事實。

無論如何，多數菸草經由規定的路線輸運。起初，布里斯托爾、利物浦、掃桑波敦 (Southampton)、和普里穆斯的商人和倫敦商人競爭美洲菸草貿易。十八世紀左右，倫敦商人奪取貿易的大半。商人通常是地主的代辦。他們依照命令取固定佣錢，售賣菸草，給地主買回他們喜歡的貨物。其它進口菸草口岸的商人常用自己船隻運輸美洲所需要的商品，售賣商品給地主，賺得贏利，拿收入購買菸草和毛皮。自己擁有船隻的南方人，在對英商貿易上，比起大多數依賴英國或北方船業的人，要佔較好地位。

十八世紀中，稻米、藍靛、連同數量在增加中的兩卡羅來納所出的海軍軍需品，以及菸草，是南方的主要出口貨。稻米在一七〇四年是列入統計的商品；第二年，海軍軍需品獲得獎金。一七四八年，每磅運抵母國的藍靛得到獎金六便士，向母國輸出這貨也受到鼓勵。其它南方出口輸往英國的產物中有毛皮和穀類。運回的是製造品、布匹、酒類、植物種籽、和其它商品。

南方對英貿易雖然事實上比北方殖民地的貿易更適合於重商制度，實際上貿易差額還是繼續不利於南方。雖然官方統計總是表示貿易差額有利於南方殖民地，但算到稅款、佣金、損失、和運輸、經營、檢查、貯藏諸項費用，不利是真實的。不利的差額，由於南方地主向英國購取的商品多於他們所售出的產物。一七六九年，輸入南方殖民地的進口總額是一百二十四萬七千二百四十六英鎊零四便士，南方輸英的出口總額是一百一十萬零三百六十九英鎊三先令六便士。分析這種統計，必須爲奴隸的進口留一餘地。因爲沒有多少商品農作物可以依賴、和製造品缺乏的緣故，南方在整個時期中依靠英國到相當程度。所以南方有時缺乏英國貨，甚至缺乏北方貨物。在另一方面，大田園制度有英國由通商而輸入南方的資本作爲幫助，正擴張起來。革命時期前後，

大半因爲地主的開明興趣，他們大大的虧得有英國商人。

發展中的北方殖民地不很適合於重商制度的性質。除開海軍軍需品和毛皮，它們出產與英國貨相似的商
品，並且在許多方面與母國的農民、漁人、造船者、和製造家相競爭。這在一六八〇年早經齊爾德爵士 (Joshiah Child) 在他的論貿易 (Discourse on Trade) 中明白表示出來：「新英格蘭是大英王國最有害的殖民地。」這
罪狀不但適用於馬薩邱塞和它的隣近殖民地，並且同樣適用於中部諸殖民地。

可是十八世紀之初，英國愈工業化，重商主義者在這看法上的態度稍有改變。北方殖民地人口增多，財富
加大，漸被認爲英國製造品的寶貴市場，尤其北方天氣需要羊毛貨品和其它織物，而殖民又不能完全自己出
產。以糖類和其它半熱帶產物在英國經濟上佔重要地位的西印度，人口增加得緩慢，又因大部分是奴隸，所以
市場價值也比較小。北方殖民地作爲英國貨市場，它的增大中的重要性，可以在羊毛條例、帽類條例、鐵類條
例、和許多稅收的調整上反映出來。

新英格蘭輸給母國少量魚類，和船桅木、木材、木灰、牲畜、糧食等產品。在十八世紀，鯨油、魚油、和
鯨骨成爲愈重要的貨物。特別賺利的是售賣造好的船隻。在日益加甚的對英造船競爭上，美洲人能造得更便
宜，而英國造船家特別受木料缺乏的阻礙，他們是依賴別國供給的。新英格蘭充分的木材和海軍軍需品多於抵
消高價勞動力。因此，美洲造船家和歐洲相比，大爲有利；當十八世紀前半時，新英格蘭船隻銷售於大西洋範
圍的各地。駛往英國的船，滿載木料和林產品，交換英國製造品。結果，英國商船的一大部分是在美洲建造
的。新英格蘭要爲它的魚類產物、甜酒、和其它商品尋找英國以外的市場。

中部諸殖民地的對英貿易充滿困難，因爲它的商品，和新英格蘭的一樣，與母國商品相競爭。十八世紀中，
中部商業大都由費城和紐約經營。經過這些港口，分配「糧食殖民地」的產物。輸往母國的出口貨中有小麥和
其它穀類、船隻、木材、獸皮、毛皮、亞麻仁（主要往愛爾蘭）；到殖民時期之末，有生鐵和鐵條。有些從對
外國和對其它殖民地貿易得到的貨物，如蘇方木、糖、糖酒、和菸草，也輸往英國。像新英格蘭情形一樣，中

部商業大部分是對西印度經營的。

從一七〇〇年到革命前夕，南方諸殖民地對母國的商業比北方諸殖民地對英的多出加倍以上。革命的前十年，南方所有出口貨有六分之五輸往英國；在運回中，維基尼亞、馬里蘭、兩卡羅來納、和喬治亞受到製造品的大多數。在另一方面，新英格蘭的出口貨只有四分之一運往母國，比中部殖民地輸出總額的半數還少。北方和南方殖民地對英商業關係的顯著差異是由於各區域出產物性質不同——南方供給英國所需的菸草、稻米、藍靛、以及海軍軍需品和獸皮，自然比北方出產、與英國產品相競爭的貨物，要討好些。

對歐洲大陸的貿易

航行條例雖然對貨物的性質加以限制，新英格蘭對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南部的貿易却發達起來。醃鱈魚——最上品的魚——以及大小桶板和屋蓋板，交換卡狄斯 (Cádiz) 鹽、家釀酒、馬拉卡 (Malaga) 葡萄、畢爾包 (Bilbao) 鐵和西班牙銀元、法連西亞 (Valencia) 橘子；一六九〇年後，交換造船木材。這地中海貿易因為沒有干涉英國商業，所以得到許可。北方殖民地也運輸魚類、木材、和糧食到卡那利羣島 (Canary Islands)、馬得拉 (Madeira)、和斐阿爾 (Feyal)，各換各種酒類。有些酒是用美洲船隻運往英國，以取得買英國貨物的款項。

殖民地商業許多不是來往兩線、而是三角的貿易。它可以牽涉到一處殖民地、一個歐洲國家、和英國。例如馬薩邱塞可以運輸魚類到西班牙，那船可以帶酒回到英國，可以拿一些酒類換英國製造品回到殖民地。紐芬蘭或一個西印度島嶼和母國，在一個殖民地的貿易中，可以聯結起來。一個北方殖民地、一個南方殖民地、和英國，可以牽涉到北方運往南方港口的糧食、南方運往英國的菸草或稻米、和到原出發地去的製造品。新英格蘭對非洲北岸和西印度的三角貿易，十分獲利；對糖羣島的雙線貿易也比較巨大。

北方諸殖民地對卡利比安 (Caribbean) 海英屬諸島貿易，獲利最厚。那些島嶼是：牙買加 (Jamaica)、巴佩達斯 (Barbados)、安狄瓜 (Antigua)、蒙特塞拉特 (Montserrat)、內維斯 (Nevis)、和聖多明各 (St. Kitts)。世界的糖供給品大多由奴隸勞力在諸島出產，諸島依賴外間供給大多數必需品。它們從新英格蘭運到木料建築房屋，給奴隸用的最劣等魚類，許多包裝的牛肉豬肉、牛乳製品、馬匹、蠟燭、鯨油、和新英格蘭製造品。新英格蘭釀酒坊用的大批糖和糖蜜、硬幣、咖啡、棉花、生薑、蒲桃、和匯票從諸島運回，作為交換，從賓西凡尼亞和紐約兩「糧食殖民地」，小麥與其它穀類、麵粉、麵包、餅乾、包裝的肉類、蔬菜、馬鈴薯、桶子、桶板、蠟燭、和木材，輸出交換西印度產品。南方諸殖民地輸往卡利比安區域更少量貨物，但包括糧食、桶子、桶板、和杉木屋蓋板。

從新英格蘭對西印度的貿易，發展出對非洲西岸且有利的三角奴隸貿易。船隻從波士頓、紐波特 (Newport) 和其它北方市鎮裝運甜酒、壺罐、製造品、糧食、襯衣、鉤鏈、和「非洲鐵」(在非洲當錢用的短鐵條)到非洲的黃金海岸。這些貨物交換自非洲商人和黑人會長得來的奴隸、金沙、象牙、與胡椒。奴隸和其它貨物大部分出售於西印度。換回蜜糖、糖、和開往倫敦、利物浦、或布里斯托爾的匯票。回到新英格蘭原出發港口登岸，蜜糖是做糖酒的基本材料，糖酒用於非洲貿易並售出本地消費。貨物、路線、和港口雖有不同，可是貿易大致建築在甜酒、奴隸、和蜜糖的不斷循環上。從非洲到西印度、經過運奴船三角航程的第二段——可怕的「中途」——這旅程的故事已現於世界文學上。令人不信的奇談經人傳述，沒有過分誇張，因為殘忍和高度死亡率隨着旅程的恐怖而至。帶鎖鐐的奴隸被緊緊的放在運奴船甲板上，或無情的被丟棄在船艙裏。有病的奴隸常被拋入海中，免得其傳染到熱病或流行病。那些生着者被賣於西印度市場，輸往各英屬殖民地。比較小的數目經過盤線貿易的路子直接至非洲帶南方殖民地，被人賣了換取稻米、菸草、藍靛、和糧食。

殖民地間貿易

大陸諸殖民地本身中間的貿易，大多數是沿海的。它大半操於美洲人手裏——尤其北方人手裏——很少遇到英國船主人和船長的競爭。這種專利在海口市鎮的成長繁榮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因為海口市鎮成爲大部分殖民地貿易的商業中心。除却貨物的交換，在一個好道路稀少、別種交通工具缺乏的時代，殖民地間商業的海上路線聯結了各殖民地。

很早時候，維基尼亞的菸草就運到新英格蘭交換魚類。各種船隻都用於貿易。像我們所預料，這種商業起初範圍很小。可是一七〇〇年以後擴展寬了，也重要了，雖然價值上從來沒有比上對英或對西印度的。殖民地間貿易不但包括一殖民地對另一殖民地的補充貿易，并且包括英國、西印度、和外國運來貨物的重新分配。例如進口的酒、香料、和糖，從波士頓運往以南各殖民地，交換它們的產品。

新英格蘭輸往中部和南部各殖民地包裝肉類、醃魚、蘋果酒、甜酒、和蠟燭這些商品。麵粉、麵包、餅乾、鐵條、和火爐，從紐約、費城、和折沙比克區域運往南北兩方。菸草、稻米、藍靛、和海軍軍需品從南方輸向北方。各種製造品從一處殖民地運到另一處。這些包括有細木匠和銀匠等的產品，與北方農民的實業副產品，如木料、水桶、帚把、牛繩、和斧頭柄子。

地方貿易

地方貿易的重要中心是位置靠近海岸、人口比較稠密的商業市鎮。四圍地帶和來自海外的進口貨都在市鎮裏銷售。波士頓在北方支配着一片廣闊的地帶，紐約控制着紐約省、唐內狄格西部、和新澤西東部的商業，紐樸特是供應羅得島和馬薩邱塞南部的的主要市場，費城成爲中部諸殖民地的大市場，查理斯敦是南卡羅來納、喬治亞、和北卡羅來納南部的的主要中心。較小的市鎮如普洛斐登斯、巴爾的摩、和薩凡那，在它們各自區域內佔

有較小地位。此外，幾百千處分散的市邑、鄉村、和大田園市鎮的店舖供應居住在孤寂地點者的需要。

在所有北方殖民地的較大市鎮中，許多方面近似舊世界所有的市場市集，是分配貨物的重要分銷處。有些地方常有市場日期，有些地方每星期只一次。市鎮或市邑特許狀常包括有這種規定，准許市集的舉行，通常每年兩次。市集招引來若干里外的光顧者，買賣並交換貨物、糧食、器具、日用品、和牲口。許多人是來湊熱鬧的。年青的人們是來找豔事的，已過風流年齡的人有打算開玩笑而來的。賽馬、喝酒、和賭博常挺出色。大半由於市集墮落為淫亂，但也因舖家的反對，到十八世紀之末，大多數市集都歸廢除。十九世紀初年，農業的和機器的賽會代替舊日市邑市集，使它成爲中古時代的回憶物。

甚至在居民已經不少的區域內，道路還是夏天滿地灰塵、冬天遍處爛泥，常常不能通行，前面經過脆朽的橋樑和無橋的河道。道路雖然不好，它們却聯結各個區域，在殖民地時期晚年，是貿易的重要動脈。它們接上經營西進印第安貿易的大路，造成商業市鎮來往的路線。它們在內地的出產、製造品、和鐵類上，不論分配於當地或輸往較大貿易中心的，都很有必要。運貨大車或康內斯托下 (Conestoga) 車——造得堅實、車身略向前傾斜、籬子外蒙着粗布的車子，特別在中部諸殖民地運輸商品、貨物和出產物。一七五〇年左右，整個殖民地應用的有七千餘輛。由於大多數道路情形之壞，運輸費用很高。例如整個殖民地時期中，從賓西凡尼亞勒定地方附近鎔爐運鐵到費城，約五十英里路程，平均運價每噸二英鎊，雖然鐵價在鎔爐地點每噸只三英鎊。可是革命前的幾十年中，道路對旅行和貿易的重要，不能小看。當公共馬車的業務增加、酒店和小旅館興起於鄉間各地、道路更成爲聯結各殖民地的帶子，又是消除孤立狀態和鄉土觀念的一個工具。

在殖民地道路上，往來着坐車的商人和內地貿易者，帶着大批外衣、袴子、鞋子、扣子、襯衣、圍巾、手套、鹽、香料、和其它供給鄉間店舖的貨物。一七〇〇年以後，旅行商販同他們的包袱增多了。他們騎馬、坐船、坐車旅行，隨帶着數量大得可驚的東西，如帶把、水壺、淺鍋、火爐、錫器、書籍、紡車、梭子、木碗、盤子、針、和許多別種商品，還有新英格蘭店舖與家庭所製造的新奇小器物，但這些貨物也有中部殖民地，甚

至南方製造的。這些旅行商人在內地很流行，因為他們分配貨物，也散布消息和閒談。在居民更多的社會，當競爭增加，他們遭受到大商人的反對；有幾處地方，負販是以罰金禁止的。這種法律和法令不易實行，它們對旅行大商人通常沒有多大效力。

所有殖民地都採取保護消費者的立法。各殖民地效法英國市場法律和歐洲行會所實行的規程，規定麵包的輕重、品質、和價格，給各等級的麵粉立出標準，規定包裝肉類的條件，規定若干種商品的桶子大小和樣式，禁止若干種物品的偽造。檢查員、驗印員、和其它官吏時時努力執行這些法律，成就不同。

海口市鎮

海上運輸的商業集中在少數佔地利的市鎮或城市裏。當這些港口興盛起來，它們成爲商業貿易的場所、文化和時尚的主要地、也爲政治和財政中心。多少年來，波士頓是最大市鎮，人口從一六九〇年的七千增到一七五〇年的一萬八千。十八世紀中葉前後，比較其它城市後起的費城，追趕上前，成爲英國美洲的首府，在一七七四年有人口四萬，大約加倍於同時的波士頓人口。紐約在十八世紀也發達得極快，革命的前夕，已有人民三萬。這時，羅得島的紐樸特人數約一萬二千，以夏季避暑地馳名於全殖民地。南方地主和城市大商人到那裏休息假期。南方主要商業城市是查理斯敦。它是個興旺的海口和主要的政治和社會中心，有特有的文化。許多南方地主在那裏擁有市鎮住宅。一萬二千居民以下的社會有新英格蘭的撒冷、普洛裏登斯、新港，南方的巴爾的摩和薩凡那。人口數字比起現今的大都市中心的似乎渺小，但我們要記得，除卻大都會的倫敦，它們是比得過工業革命前的英國市鎮。

美洲海口市鎮，每處有它本身的特徵和氣味，但它們含有若干相似之處。它的碼頭、貨棧、眼房、連同附近的造船廠和航海用具店，是市鎮中最忙的部分。貨物伴着手搖絞車絞盤的聲音起卸上岸。靠近之處，裝載在高桅船隻上的捆包、箱子、和桶子依次等候運往一些遙遠港口。在眼房裏，進出口貨的細賬仔細記錄入總賬

簿。不遠去處，海關官吏在公事房裏核對並觀察剛卸上岸貨物所完的稅。

在鬧雜的碼頭聲音所及處，有市鎮的零售店舖，人們需要任何東西，差不多都可在那裏得到。它們的多塊窗子沒有把貨物陳列得像現在的商店那樣動人心目。許多是備有各種商品的雜貨店。有些力求專門化，備有高價的奢侈品如大紅袴子、絲貨、上等手帕、戒指、和項鍊。在有些店舖裏，用具、切肉機、釣魚鉤、釘子、打鵝彈、費城鐵條、布里斯托爾上等玻璃，和中國武彝紅茶、法國的藍錠、波蘭小粉、西印度黃糖，同樣可以買到。少數商人專門進口英國貨。金匠通常專精珠寶工藝，書店備有紙製的任何東西。藥舖比它的後身——現在的藥房，甚至更高度專門化。在它的範圍內，它備有一些東西：各種香液、女用藥品、瀉藥、吐藥，也有香藥、香料、白糖糖果、硝石、為小孩拔牙用的止痛藥、血石、拔牙器、和各種醫藥器械。少數經營多種商品的大商人，擴充他們的舖子到兩個或多個市鎮裏，從這可以看出殖民地時期中聯號商店制度的暗淡萌芽。

批發店和工匠店混雜在零售商店裏。細木匠、桶匠、鐵錘匠、馬車匠、皮革匠、椅匠、銀匠、和其他手藝匠人在市鎮的主要部分都有他們的舖子。同一行的，如幾家細木匠幾家銀匠，隨着中古歐洲風俗，想法聚到一區裏。每家店舖，不論商店手藝匠店，都有它本身的景象和招牌，標明它的坐落並表示它的行業。

酒館、旅館、酒店、咖啡店，在所有十八世紀市鎮市邑裏都能找到。它們的差別，從商業中心設備優良的酒館到內地拙劣污穢且生蟲的小旅店。在較大市鎮中，酒館特別重要。它是當年的會場——俱樂部、交易所、遊戲場、政治總部、重要消息和瑣碎消息的採集處散播處。大宗貨物在這裏成交，商人貿易者在這裏拍賣奴隸和貨品。長途大馬車坐得厭倦了的旅客，在這裏賓至如歸的空氣中打尖休息。一塊招牌標出旅館的名稱：三冕、葡萄球、倫敦酒館、狗頭、黑馬、獨角獸、印度王后、天鵝。革命時期，英國國旗成爲美利堅合衆國國旗；也許爲節省重新印製的費用起見，金獅變成黃貓。

海口城市中心的發展，是早期美洲最顯著光景之一。許多問題面對這些初開的城市，包括有關自然局面和經濟發展的問題。不願極大艱難，尋求解決的方法博得人們贊許。在這些市鎮裏，社會已演變到與農村地域

不同，或許比較不獨立，但更有教育更文明些，并且有更寬的眼界。方興的商業中心社會，比起內地潮流所及的區域，雖然較爲保守也較密切接近母國，在決定美洲文化型式上佔有重要地位。

殖民地大商人

殖民地商人等級的差別，從居住漂亮住宅如倫敦最好房子的大富商，到農村的小店東。商業發達，海口商人人數和重要性也增加。在幾個例子裏，由於著名經商世家的成立，營業一代一代的傳下來。重要大商人的代表人物有：波士頓的柏爾折 (Andrew Belcher)、密諾特 (Stephen Minot)、范諾意 (Andrew Faneuil)、阿莫利 (Thomas Amory)、紐約的德蘭賽 (Stephen De Lancey)、裴斯特 (Abraham de Peyster)、奚特可特 (Caleb Heathcote)、法蘭克斯 (Jacob Franks)、范諾意 (Benjamin Faneuil)、費城的席本 (Ezra Shippen)、韋林 (Richard Willing)、莫里斯 (Issac Morris)、衛斯大 (Caspur Wistar)、狄更生 (Jonathan Dickinson)、查里斯敦的艾敷萊 (Samuel Eveleigh)、彌德爾敦 (Arthur Middleton)、阿莫利 (Jonathan Amory)、瑞特 (Sarah Rhett)。十七世紀時，南方貿易有一部分被在南方有股份的英商所掌握，但到十八世紀，經營商業的大多是商人階級，和北方的相似。

殖民地大商人是進口商、出口商、經紀人、零售商、和銀行家。他們在一個借款和資本難得到的新國家裏供給借款和積聚資本，做了最重要的事業。經營商業的貸款從英國經他們的手而得到，他們又是透到各殖民地的英國貨物和資本的代理人。小商人和小店主大多依賴他們供給貨物、貸款、和交換的工具，以經營他們自己的營業。大商人在興旺的時期、不景氣中、貨幣缺乏時、農作物歉收時、和貿易活動受限制時，指導通商企業，當後期的封港和不輸入協定時，也是如此。

許多大商人是造船廠、貨棧、或碼頭的主人或股東，也是裝運他們貨物的船主人。有些投資他們的一部分銀錢在啤酒釀造坊、釀酒坊、鐵廠、磨坊、鋸木場、帆布坊、和其它工業中，並供給早期製造業所需要的大部

分資本。有些記載顯示殖民地商人在農村區域發出亞麻、羊毛、和棉花，雇人紡織。商人對手藝店舖的管理與經營上，勢力不大，雖然商人常常和手藝匠人訂立契約，由匠人供給他們的一部分貨物與出產品。

各市鎮商人，用通信和旅行的法子保持與各殖民地、英國、西印度、和世界各地其他商人的營業，以至社交。在多處大陸殖民地的海口市鎮中，商業關係往往用通婚來結合堅固，親戚保持着各地的貿易關係。紐約、紐約、和費城的猶太家族如法蘭克斯、羅佩斯 (Lopez)、和赫德 (Hertz)，發展有密切的貿易聯繫。在每處商業市鎮裏，交易所成立，商人每天在一家咖啡館或一家公事房聚會，訂立契約，討論商情，探探世界大事消息。

貨幣問題

對內對外貿易商業的一個大障礙是缺乏便利的交易媒介，這情形流行於整個殖民地時期，甚至於繼續到十九世紀。當貿易擴展，問題更爲嚴重。起初通行物品交換，但時常有過許多計畫準備一種滿意的貨幣。大多數計畫不很成工。

白種人到美洲以前，印第安人早已用貝殼珠串交易媒介，也常勒索被征服的部族獻作貢品。它的價值經印第安人定得很好，早期殖民們拿它作爲對紅人和自己間交易之用。此外，珠帶子是印第安人傳達個人間，有時部落間的善意、和平、或戰爭信號。十七世紀中，珠串子普遍用爲交易媒介。殖民製造珠串，也常用顏色玻璃珠子和代用品替代貝殼。早期維基尼亞修建的玻璃爐房，主要目的是造珠子。這些偽造引起價值的波動，使人們更寶貴真珠。一六四〇年，馬薩邱塞把它作爲法定貨幣。到十七世紀之末，當海狸皮和珠子相競爭，奪卻珠子爲法定貨幣的地位和它在印第安貿易中的地位，珠子的應用開始衰落。

殖民地時代因硬幣和其它合式的交易物稀少，所以應用多種商品貨幣。除卻多數殖民地時時用作法定貨幣的海狸皮外，新英格蘭制定羊毛、牲畜、和玉蜀黍爲貨幣；紐約用木材和菸草；兩卡羅來納用稻米、瀝青、和

玉蜀黍；維基尼亞和馬里蘭用菸草。一七五〇年左右，維基尼亞用菸草憑單作主要的交易媒介，債務、契約、和財務行爲都以菸草磅數的名目開列。這種形態的貨幣，無論如何，是不完善的，因為菸草的價格波動，使債主債戶都感困難，依賴着波動的方向。在各時期，在各殖民地，小麥、裸麥、大麥、燕麥、大麻、亞麻、玉蜀黍、奶油、牛羊脂肪、豬肉、和鳥類羽毛都成爲法定貨幣。

除卻一六五二至八四年馬薩邱塞鑄造松樹花紋先令和六便士的硬幣外，英國政府不准殖民地鑄造硬幣。美洲人在他們的事務和簿記上，堅執墨守英鎊先令便士的制度，儘管事實上英國硬幣的流通比較稀少。新來殖民從海外帶來金銀銅硬幣；海盜和商人不時到商業市鎮上付用英、法、日耳曼、荷、西、葡諸國和阿刺伯的金幣；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魯的銀幣經由貿易路線流入各殖民地。可是大多數硬幣是從西印度貿易中得到，成桶的硬幣和其它貨物運到大陸，交換商品。北方殖民和母國商業關係中，貿易差額不利於殖民，這趨勢使殖民地的金銀大部分向英國流去。

各種外國的硬幣的使用引起許多問題。規定各種金銀幣的價值，特別困難。倫敦的貿易部幾次嘗試規定外國硬幣在殖民地流通的價格，但沒有多大成就。殖民地時期的最後幾十年中，有幾處商業市鎮的大商人議定收受金銀要照確實定價。因為時常有臨時改變，所以議定在報紙上發表。其它問題中，硬幣的剪剝損傷它們的價值。剪錢是從一枚硬幣邊上剪下小塊子，積足夠可以賣給金銀匠。剝錢是把硬幣放在布袋或其它容器裏，用力搖動，得到細屑，積聚成值錢的粉末。在較後時期，硬幣的鋸齒邊製作——在邊緣上做上細槽——杜絕極惡且普遍的剪幣行爲。

十七世紀末葉才有用紙幣的嘗試。一六九〇年，馬薩邱塞發行信用期票以應付英王威廉戰爭時期對魁北克不幸的遠征。這例子後來被其它殖民地所倣效。信用期票常常以債款、土地、或金銀盤子作本而發行，或沒有據可以應付緊急事變的實在保障而發行，目的在備辦款項爲政府尋常行政之用，或做適宜的貨幣。所有殖民地，除開北卡羅來納，結果都陷於增發貨幣的危險方法。有些是有利息的，有些沒有。有些被承認作法定貨幣，有

些在清償債務用途時受多方面限制。有些可以兌現，有些不能。因為都大大跌價，債主不得不收受為債款，所有薪給的人遭受損害。因為它們的價值跌落，他們的趨勢是驅逐出在殖民地流通的一切金銀。只有少數信用期票，如一七二三年賓西凡尼亞所發行的，管理得相當不錯。大多數引起紊亂、損害、甚至於慘局。英國國會爲了答覆英國債權人的大聲疾呼，在一七五一年通過一種法律，禁止新英格蘭政府增發作為法償的信用期票。一七六四年，這法律伸展並應用於所有各殖民地。這辦法引起強烈反對和許多不滿。這是革命以前流布的不平情緒之一。

通常對英貿易和經營殖民地內部大事務的方法是用匯票。這種工具普通是美洲商人、地主、和船主在英商那裏取兌，英商常準備有數量活動的款項。南方用這種匯票數目很大，因為它的對英貿易差額不像北方的不利。匯票也在已輸出或輸往英國的菸草和其它商品的擔保上取兌。北方殖民地成爲南方所取兌匯票的售賣市場，北方商人自然直接取兌英國往來商家已運出的或將來運來的貨物。在牽涉到三處或更多處港口的三角貿易中，倫敦商人兌付的匯票是很重要。通常貸款期限是九個月，在限期內，英國商人期望着對劃的匯寄。雖然因匯票的迂回旅行而不斷發生困難，匯票收回之前有長期耽擱，擔保小額匯票的問題，匯率的波動，貸款的浮支，和匯票拒付後長期的耽擱，這制度還是行得很好。

海盜、私掠船船員、與走私商人

殖民地時期大部分期間中，劫掠航船的海盜，在大西洋和海灣沿岸，並在許多沿岸島嶼上，設有總部。伊利沙白時代的海盜襲擊西班牙人，容易流爲船上劫掠行爲；從新英格蘭的最早期殖民以來，它的航業因正在海外被劫，蒙受到損害。馬薩邱塞灣殖民地早定海盜行爲要處死刑，並且派遣武裝船隻襲擊海岸外的土匪。但後來，因為海盜拿他們的金子交換他們所需要的商品用品，他們受人歡迎。直到十七世紀之末，柏樂蒙伯爵 (Earl of Ballinont) 從英國被派到北美剿滅海盜。他在一六九七年報告英政府，說官吏商人方面對海盜一般

故作不知，尤其在羅得島、紐約、和費城諸區，「那裏他們不但佯作不知，還歡迎海盜、人和運貨主。」向英國國會更多的投訴促成一六九九年通過一種條例，剿滅海盜，定它爲應處死刑之罪。雖然船主吉德 (Jude) 和其它海盜在這法律下被處死刑，情形並沒有多少改善，沿海各地接着是個恐怖時期。一七二〇年光景，海盜行爲達到最高峯，英國軍艦撲滅許多羣海賊，相當減輕去危險。這時商業正大大擴展，首創的海上保險局在殖民地設立，保險事業有助於抵消海上的損失。

許多海盜自己認爲和商人一樣是有職業的人。若干團體組織得很好，行動並依照公認的規則和法律。例如，有少數認賭博爲犯法，並禁止娼婦在船上，甚至對引誘婦女入海者處以死罪。說海盜擁有大宗藏金，毫無根據，這種觀念也許由於文學中的想像奇談。海盜極快耗去他們的劫掠品，很少擁有許多財物的。

武裝商船的私掠，雖和海盜爲有密切關係，但是在政府法律許可之下對敵人船隻進行。在各殖民地，長官以國王的委任，發給捕拿敵船許可狀與船主人，授權他們派遣船隻攻擊敵人的商業。劫掠品的合法在戰利品法庭中決定，獲利由船主人、職員和船員瓜分，政府也抽拿酬勞。當殖民地間戰爭時，私掠行爲，尤其對法國人的，極其普遍，也極獲利。在法國與印第安戰爭時，有一萬一千美洲人從事這事業。

因爲私掠船攜帶大砲并且船員人數常常很多，人們不易看出它和戰艦的差別。和平恢復後，繼續私掠對許多船主人和船員似乎容易，他們就這樣成爲海盜。殖民地政府時常企圖阻止這行爲，許多定了罪的海員被處絞刑、並被鎖在一個島上或一個海岸顯露處示衆，給經過的水手當作儆戒。

走私是自然和海盜行爲有關。兩卡羅來納的鋸齒狀海岸線和它的淺水入口，佛羅里達岸外的小島，是走私者的理想窠巢。海賊在海岸上下進行走私，有時獨立受有體面的大商人指揮，商人覺得違犯英國船行法律並非違反上帝或人們嚴重的罪惡。小船在昏黑的遮蔽之下，起卸貨物於海灣、海口、河流、和潮水泛到的小河裏，避免英國官吏的監督和取締。走私不但繼續到整個殖民地時代，并且到多少年以後。

海上保險的興起

最早對船隻的賠償方式雖可追溯到羅馬時代，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海上保險是當文藝復興時期發源於意大利。它傳到西班牙、葡萄牙、法蘭德斯、及其它諸國，十六世紀時被英國所採取。十七世紀時，它在歐洲挺發達，倫敦是主要中心之一。十七世紀之末，保險公所創始於那都會，經紀人和保險人每天集會，保險海上冒險事業。

殖民地時期的初期，美洲船主人須從他們倫敦的來往商店得到所需的保護。當船隻開駛後，情形常有改變，因之保險被拒絕或被作廢，所以商人很少知道他的船隻實質上是否受到保護。一七二一年，寇普生 (John Copson) 在費城開設一家船上保險代理店。幾年之後，賓西凡尼亞的羅爾 (Francis Rawle) 主張在立法許可下設置一所保險局，沒有成功。波士頓等處都企圖保險海上政策。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在桑德斯 (Joseph Saunders)、斯密 (John Smith)、席氏 (William Shee)、韋林 (Thomas Willing)、霍敦 (Thomas Whar-ton) 等領導之下，海上保險業擴大了。

早期保險一隻船和它所裝貨物的方法很簡單。在經紀人的辦事處，寫就保險單，決定保險物的總數量和保險費的價目。保險單委託給經紀人，那些個人，常是大商人，想投機船隻是否到達目的地，各人在簽字之下訂下他要負責的金額。當保險總數最終簽定後，運貨主收執保險單之一份，另一份存在經紀人辦事處的案卷裏。假使船隻平安到達目的地，保險人照他們所保金額比例分得保險費。如遇損失，經紀人從各保險人收取各金額以付保戶。經紀人的佣金大約百分之二。保險人爲了百分之十至十八的保險費，承擔他們的冒險。

在那時期的保險單裏，通常條款是保險人願意負擔危險的冒險事業，包括那些海上的、軍艦的、火災的、敵人的、海盜的、大河的、竊盜的、遇險時投棄的、市場與計算市場證書的、意外的、海上遇害的、被捕的、和任何國國王君主或人民拘束扣留的情形或性質，及船主和船員的作惡。爲給文件以法律的認可起見，大多數

保險單更載明它們是最可信的文字或保險單據，訂於倫敦朗巴德（Lombard）街或別處，絕有效力。直到十八世紀末葉，保險公司取得特許狀，海上保險事業更形穩固，投機性較爲減輕，并且更有條理。

英國商業政策

許多早期美國歷史家深信母國和殖民地間的商業關係建築在不平的基礎上。他們繪出陰暗的圖畫，表示暴虐的英國和受苦的幼兒，因爲前者推行的政策顯得對後者是自私且有損害的。可是近時的研究作一種不同的看法，從另一觀點接近這問題，認爲殖民地只是大英國的一部分，而管理和限制的立法和命令是爲了想出一個想像聰明的計畫——儘管有弱點和矛盾——以造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帝國。甚至和現在一般的瞭解相反，英國重商制度——像包括在國會、樞密院命令、國王給長官的訓令、和其它方式中的——發展爲不向殖民地徵集貨品，但準備一種保護制度，依帝國情勢保護所有有助於建立物質力量與財富的大利益團。

多種勢力和推進力，各殖民地不同，都趨於成立各別的殖民地。有些是爲合體的或私人的利益，有些是爲受壓迫者和不平者。但在他們一切人有安全組織以前，倫敦政治家久已多多少少在理性上同意他們的將來與他們在國家系統上的地位。這可以見於流行的當代哲學——英國的重商主義。

在美洲實驗的初年，英國對殖民地的政策由英王和樞密規定並實施。內戰以後，克倫威爾共和國時，國會力求殖民地的控制權。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安排下正式宣告和詳細策劃重商理論的局面。

第十四世紀時，英國早已通過法律鼓勵用英國船隻於英國商業。國會於一六四九和一六五一兩年中制定影響殖民地的首次重要商業法律。這些包括一種內容豐富的制度的法律定式，被克倫威爾政府所採用，被倫敦大商人和船主人所擁護。這立法針對着這時理財、造船、商業、和運輸都比英國人佔優勢的荷蘭人，規定運往英屬殖民地或從該地運出的貨物只可用英國船隻且船員至少有四分之三英國人者裝運。其它條款規定亞洲、非洲、或美洲輸往英國的產物必須用英國船隻裝運，歐洲各國輸往英國的貨物須在該貨出產國的船上或在英國船上裝

運。這些專利不但授與住在英國的英國人，而且授與一切有英國國籍的，包括住在殖民地的人。

英國清教統治時期的航行立法在一六六〇和一六六三兩年的法律中經過重新制定、集中、和擴大。除了限制方與帝國的大部分商業須在至少具有四分之三英籍船員的英國船隻載運外，列舉貨物的制度也被採取（一六六〇年）。若干種殖民地的主要商品只可從出產地輸往另一英屬殖民地或英國。列舉的單子起初包括菸草、糖、生棉花、藍靛、生薑、染淡黃色木料、和其它染料木。後來，海軍軍需品、大麻、稻米、糖蜜、海狸皮、毛皮、銅礦砂、鐵、和木材都被加入擴大的單子內。這制度另一方面規定一切歐洲亞洲貨物和製造品輸往各殖民地者須要經過英國港口（一六六三年）。只有少數例外，如西南歐和酒羣島（Wine Islands）的鹽和酒，愛爾蘭與蘇格蘭的糧食產物。一六九六年的航行條例把較早的法律作成法典。它又規定一切英國船隻必須註冊，和貿易諸條例相抵觸的殖民地法律應作廢無效，它發布搜查令，並規定海軍中將法庭執行這法律。英國企圖使殖民恪守貿易的條例，但幾年之後，這些努力鬆弛下來。

應用於殖民地製造業的法律也和商業立法同樣重要。一六九九年條例，禁止殖民地輸出羊毛或製造過的羊毛至另一殖民地，或輸往任何它處；一七三二年的帽類條例規定任何殖民地不許輸出美洲製造的帽類；一七五〇年織類條例的部分，以輸往英國時減免關稅、獎勵殖民地生鐵和條鐵出產：都是限制或鼓勵商業的的例子。商業立法的另一方式應用於英國政府發給在海軍軍需品和其它商品上的獎金。這已經討論過（見第四章）。我們應該注意，這種法律鼓勵若干種實業，并且扶助對殖民有利的商業擴張。

美洲沿海和島嶼殖民地相抵觸的經濟利益，促成一七三三年糖蜜條例通過。這條例直接有利於西印度的英國地主，他們曾請求英國國會，禁止「糧食殖民地」用糧食向西、法、荷諸國所屬西印度交換糖類產物。它寓禁於徵，在外國輸入英國大田園的甜酒每加侖課稅九便士，糖蜜每加侖六便士，糖每百斤五先令。由於走私和官吏伴作不知，這條例的效力減到極小，但它有溫和的保護關稅作用，直到它被一七六四年較不猛烈的糖類條例所替代。

貿易殖民地企圖監督殖民地行政。這都是十七世紀早期樞密院委員會的產物，從它一六九六年的組織，賦有主要英國殖民局的職務。它在英國的貧民救濟上和對外國的普通商業關係上，有管轄之權，但它特別受委執行貿易和航行條例。它須公布有關殖民地事務的布告，包括經濟狀況、殖民地進步、人口統計。殖民地議會的行動、稅收詳情、來自印第安人與外國殖民地的危險，和其它殖民地生活與活動狀態。它受理並調查研究殖民地商人的聲訴，向國會推薦在它範圍內立法的通過。它的卷帙浩瀚的記錄表明它的各種事業。

關於殖民地的國會立法的行政，大半操在殖民地長官手裏，長官也須實施貿易部的規程。事業的不可能，和許多長官的漠不關心——他們的權限在各種形式的殖民地都不相同——結果造成對殖民實施政策上與實行管制上的寬弛。許多帝國機構重疊的管轄權造成無效率且往往溺職的狀態。殖民地行政沒有明晰權限，因為國王、樞密院、國會、貿易部、海關委員會、財政部、海軍部、陸軍部、和殖民地時期晚年的殖民事務部，在帝國管理上都有職分。一七六三年以後嚴格治理殖民地和實施法律、命令、和規程的企圖，終於引起革命和大陸殖民地的喪失。

第一編 實業的發展

第六章 美洲革命

革命的根本原因

美洲獨立奮鬥的原因是多重且複雜的。它們不能以一兩種總括的意思爲基礎而說明，例如「無代議制的徵稅。」這種說法到是絕好的集合口號，但根本上，鬪爭還有更深的因素存在。早在殖民地時期便已開始的力量發展了，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革命不是一朝一夕醞釀成的，它由來已久了。可是，到殖民地長到成年時，因爲英國的行動和政策，公開的不平才可以被煽成起事的火燄。在大英帝國一個遙遠邊界上發展的一般經驗，對英國過去惡劣化的回憶，與英國無聯繫的外國民族的存在，參加法國與印第安戰爭勝利而引起的力量感覺和新眼界，也是重要因素。當英國政治家首次認真企圖用有效率的方法治理帝國、偶然要美洲人在財政上幫助負擔後，革命發生。

結束法國與印第安戰爭或歐洲名爲七年戰爭的一七六三年巴黎和約，解除法國人在大陸正中心的不斷威脅，並且判定北美應歸英屬。法國喪失它的殖民地帝國；只有在西印度的馬丁尼克 (Martinique)、瓜德魯普 (Guadeloupe) 和聖多密尼克 (St. Dominique) 諸島，與在聖勞仁斯灣中的兩個小漁島，留在新世界給那野心國家。各民族在美、歐、亞三洲和七大洋打過世界大戰之後的條約，適合許多前此爭論不明的英國要求，甚至增加這些要求。它適用於在美洲的西屬佛羅里達，同樣適用於遙遠的印度。一七六三年的和約最爲顯著，並且在帝國史中劃一新時代。

七年戰爭發生以前，人們曾討論過用更有效率的方法治理帝國的問題。第十八世紀的前半，這政策發展爲「讓驕狗餓着」，被倫敦政治家責難得更厲害，他們在一七五〇年左右要求較合理的措置，特別關於美洲印第安人關係和土地投機。許多對印貿易者的不誠實，有些官吏的自大，邊界殖民地前進潮流的恐懼，和他們對法國人的密切關係，使印第安人怨恨英國人。維基尼亞的俄亥俄公司，一七四八年曾向英王請求殖民地以西的一大片土地，直截了當把這件事提到英政府之前。貿易部和其它官方機關尋求解決。當對法國人與印第安人戰爭的危機增加時，在大西洋美洲岸上，一七五四年阿爾巴尼 (Albany) 議會推薦佛蘭克林的團結計劃，想解決一些問題；但沒有成功。

在法國與印第安戰役結束時，英國政府大加考慮之後，發布一七六三年的布告。據布告條款，由巴黎條約獲到的地帶，幾部分組織爲魁北克、東佛羅里達、與西佛羅里達三省。但布告中愈刺激殖民地且引起它們憤怒的部分，是企圖和協印第安人的準備。長官不得把阿帕拉幾 (Appalachian) 障壁山峯以外的土地授與任何人。當阿爾巴尼議會贊同這限制諸殖民地西界於阿帕拉幾山的政策，它的牽涉來得令人吃驚，尤其對沒有代表出席議會的維基尼亞人。因爲當殖民事業移近到山地、美洲人注視到山後的一個時候，遺筆端一揮，便禁止了阿帕拉幾山外的移民事業。對印貿易者經過嚴格的特許，并且必須遵守一切適用於他們的章程。在一方面，法國人用一種統一的協和印第安人政策，得到成就，另一方面，英國人用互相矛盾的各別殖民地政策，結果失敗，是控制印第安人與限制殖民地新政策的局部原因。許多殖民民表示反對限制，若干處殖民民因爲它們從前曾經要求過有關的土地，提出抗議。此後十年中，許多殖民民雖然不睬這法令，并且移入禁地，可是這限制成爲對英政府愈加怨恨的原因。

一七六三年，格林維爾 (George Grenville) 受任英國首相。他的內閣開始造成一種以帝國國防與加強帝國力量爲中心的政策。統一的需要被人注重。但關係英國生死存亡的帝國改組，多數殖民民對它不甚關心。大半由皮德 (William Pitt) 補助歐洲盟國甚至美洲殖民地使它們全力從事戰爭的濫用制度所引起七年戰爭留下的

財政負擔，雖然不大，卻同樣的煩擾殖民。派遣軍隊一萬名駐紮帝國的美洲成地以防外敵這宣告，尤其人們知道殖民須要輔助軍隊的費用，引起人們疑懼。第二年通過的駐軍條例，使新帝國計畫更深入殖民人心。

一七六四年，英國國會通過新的糖類（或國課）條例，需要殖民地對帝國負擔更確定的財政費用，這新政策顯著了。這法律着手撲滅殖民地在外國所屬西印度貿易中的走私，同時着手舉辦一種稅收。它減削一七三三年糖蜜條例稅率的一半，希望低稅率能消滅人們對法律的規避，使商人會付糖蜜和糖類的稅。這法律又徵課或加課鹽鹼、咖啡、酒、絲、和印花布的稅，同時擴大列舉商品的單子。此外，交付給殖民民已繳而又退的稅額、或外國經由英國輸美貨物納稅的匯水這兩種款項的政策，放棄不用。這法律爲了實行收稅，又極力準備強迫船主人購買大量公債、命令長官認真監督海關和商業、處罰違犯者重大罰金，勸誘告密，並預備許多偵察隊以取締走私。

美洲海關的管理，令人不能滿意，并且局部操在住居英國、不到任所而吃上等乾俸的官吏手裏。航行法律常被違犯，這顯然大半由於母國政府的鬆弛、無能和腐敗。因此，爲輔助實施糖類條例起見，各殖民地的最高法院所發的輔助狀或一般檢憑證重新有大用處。這些狀子或憑證，於一六九六年早經航行條例所認可，尤其一七五一年以後經馬薩邱塞所應用；一七六一年光景，當大商人如漢科克（John Hancock）提出反對，律師如奧蒂斯（James Otis）提出它們的合法問題，它們才激起爭論。英政府趕緊壓下這議論，裁定它們是合法的。促成殖民地海關事務有效率的另一種手段是用海軍中將法庭。這些久已施行於英國的法庭，但一六九六年才在美州被公認，現在是復活了。這些法庭沒有陪審官就開庭審判有關違犯航行條例的案件。并且攘奪普通訴訟法庭的案件，這些普通法庭常是迴護違法者，它們的陪審官絕少定讞藐視航行法律知名的商人。

同時光景，英國國會因爲英國債權人的請求，通過貨幣條例。這法律一七五一年適用於新英格蘭，一七六四年伸展到一切殖民地。它禁止增發紙幣，有特別保證者除外，并且阻止殖民地債戶用賤價貨幣的名目處理他們的英鎊賬項。這法律開始於法國對印第安戰後的不景氣時——也開始於企圖實施航行條例時，結果造成債務

團體的嚴酷怨言，并且增加不平。我們必須認定這是激起反對英政府的另一不平的原因。

人們在酒館和旅館裏，在大街上，討論英國的新政策。大商人、立法議會、和市鎮大會都抗議反對糖類條例。律師如薩穆爾·阿當斯 (Samuel Adams) 在它的預兆中找到一個政策的開始，用「無代議制的徵稅」這名詞表名。這反對雖是大聲疾呼，而沒有組織；但不久便凝結在另一致命的條例上，那條例激起大多數殖民。

在糖類條例之下，尤其量只期待到需要供給新殖民地政策的稅收的七分之一。因此，爲補充這法律增益稅收起見，一七六五年的印花條例被採用了。這不是創始一個英國賦稅的新策，因爲這種辦法早已流行於英國。它的伸展到美洲殖民地卻是件新事，雖然較早時曾經被王家長官建議過。由於格林維爾的要求，這法律被採取。出於善意的公平心，他延遲這計畫一年，給殖民機會以建議他們較願意的辦法。柏克 (Edmund Burke)、比格林維爾具有銳利的感覺，痛切陳說拖延辦法給殖民地一切不平分子化膿成瘡的時間，也使好亂的人能做反對法律的一切準備。柏克的觀察含有很大真理，不久便明顯。

印花條例規定一切法律和商業文件、小冊子、新聞紙、證書、曆書、印刷單面的大紙、票據、債券、請柬、和骰子都必須貼用印花，代價根據被稅物品的種類和價值。它規定在倫敦設一印花局，各殖民地區域設一名監督，各殖民設一印花分配員。估計印花在大陸殖民地和西印度能得款六萬至十萬英鎊。糖類條例和印花條例的稅收，合計可望得到十萬零五千至十四萬五千英鎊，約當供給在美戌軍費用的一半。

印花條例的遭反對，在各種途徑上都明顯了。商人、律師、記者、和傳教師用文字和演講表白他們的反對；印花條例大會慨歎自治的威脅並準備團結的原則，足見是助長趨向將來國家統一的運動；封港或不進口的協議使貿易暫時停頓，顯然是反對英國商人；以自由子弟團知名的會社組織，同時在各處興起，可作有力說明；英國官吏和他們眷屬的受恐嚇，違犯義烈布告者的被塗黑油和被插鳥羽，街頭口角，暴動，財物的被毀，聲斥英國暴政和讚揚自由領袖的集會，都是反對的明顯表現。各殖民地的暴動民衆威迫不幸的代辦者辭職並搗

毀大量令人痛恨的印花。

在英國，期望殖民協同負擔帝國財政費用並分肩他們賦稅負擔地主人等，對美洲的情形表示憤怒。但英國的製造家、大商人、和船主人並不歡迎商業貿易的中斷。許多人請求國會取消或修改法律。結果他們得到勝利，因為大陸和西印度殖民地上發生的事態使格林維爾內閣不得不辭職。國會取消印花條例，減少外國糖密稅到每加侖一便士，減輕若干商品的課稅。為平定在英國的反對與保持威信起見，英國國會通過一種宣言條例，說明他有權向殖民地徵課賦稅，和廢除殖民地的立法一樣。印花條例的收回使美洲感到喜慰。封港停止，英國貨物重新開始流入殖民地，人們舉行宴會向喬治三世致敬，乾杯祝頌他的健康。一切團體，除却有些商人階級，都舉行慶祝，宣言條例的真正意義在興奮中喪失。可是勝利存在不久，因為英國的預算仍舊不平衡，為一個統一帝國的準備，仍舊沒有解決。假使使美洲適合於帝國組織的型態，那些計畫會考慮到美洲的情形——這事實在現在的眼光看來十分明白，但過去顯然不這樣明瞭。

當湯森勳爵 (Charles Townshend) 任財政大臣且為皮德、格拉夫敦 (Grafton) 聯合內閣的中心人物時，他面對着前任者留下未能解決的帝國問題。他研研過許多美洲法律家所陳述關於直接與間接稅的理由，向國會建議一套設計徵收需要稅收的法律。儘管皮德和柏克等人反對，結果被通過；它們規定在美洲口岸徵收紅白鉛、顏料、紙張、玻璃、和茶葉稅。遵照航海條例規定，所有這些商品必須從英國運來，不管它們的來源地。這樣來源的稅收，第一要作為收稅之用，其次用於支付長官、法官、和其他公務人員的薪俸，這樣使他們可以不依靠當地議會的經費。法律又在波士頓設置海關委員會，授權該會管理美洲海關的全權。它能修改並改組制度，建立進口港，任用官員與偵探，派遣攜有搜查憑證的船隻，並做其它任何必要之事。

殖民再度激昂起來，許多事表現出他們的不平。紐約議會因為不願負擔殖民地內英國駐軍開支的部分，被解散了。馬薩邱塞的傳單向其它各殖民地建議提出抗議和辯論。不進口協議的復活、自由子弟團活動的復起與頂點、波士頓慘案的宣傳效力、明白顯示敵對情形的增加。一七六七至七〇年的騷擾，一般特徵是比較印花條

例後數月內更小的暴動，除卻在波士頓。不進口協議的效力較小，因為英國貨物在工業革命初年已在歐洲和東方找到新市場。在各殖民地，封港企圖排擠英國貨物，給予殖民地製造業又一番刺激。

諾斯勳爵 (Lord North) 於一七七〇年受任首相，他的政府雖然大體代表地主階級、英國教會、和最保守派的大商人，他卻採取對殖民地比較協和的態度。在波士頓慘案那天，英國國會取消湯森稅則，除卻茶稅。結果，除卻一兩件不湊巧的風波如英國稅關緝私船喀斯比號 (Chace) 的被焚外，在六十年代的騷動擾亂之後，七十年代初年是比較平靜的。接着法國對印第安戰爭後經濟不景氣的窮乏年月，有較好的時候，以及令人怨恨的稅則的取消，在大商人和有產階級方面，引起對和平穩定的願望。可是一小羣不平和激烈分子企圖使爭論存活着。儘管像薩穆爾·亞當斯諸領袖的活動，在反對英國壓迫和主張殖民地權利上火上加油，當諾斯政府鑄下大錯，掀起一串事件，直接且不可避免的走向戰爭時，和平還在前進。

一七七三年的茶葉條例准許東印度公司直接輸出茶葉到美洲，並許它在各殖民地設立批發市場。這幾乎要破產的公司，它在泰晤士河岸的貨棧裏塞滿茶葉和其它商品，得到這種專利，讓出它的一部分政治權力，作為報答。美洲人的不肯輸入多少英國茶葉，和他們的依賴荷蘭紅茶，是英國存茶過剩的局部原因。東印度公司派遣它的運茶船隊到美洲港口，船隊的到達明白表露情緒於所有各殖民地。在紐約，市民勸誘承辦貨物者拒收貨物，貨物被退回。在新漢布什爾的樸次穆斯與費城，船隻被辭退，船長開駛回家。在安那波里斯，船隻被焚燒。這事件被稱為「佩傑斯第瓦特 (Peggy Stewart) 茶會」，由船名而得名。在查理斯敦，茶葉雖經起卸上岸，但被封存在貨棧裏。後來被售賣，款項用作倡導獨立。熱鬧的波士頓茶會引起更嚴重的結果。那裏的自由子弟團，穿戴得像印第安人，喊着「波士頓港今夜裏是個茶壺」，突襲三隻船，毀棄三百四十二箱茶葉。這事成為一個劇變。當佛蘭克林等正在責備茶葉的損失為一件暴力不公的舉動，並且正想別的辦法攻擊東印度公司的專利，英國國會鹵莽挑出馬薩邱塞來受處罰。這正促成殖民地的聯合，加緊它們對母國進入戰爭。

針對着馬薩邱塞的一套懲罰性的法律，被稱為難忍條例或彈壓條例 (一七七四年)。波士頓港條例封閉波

士頓港口，直到東印度公司在該港被毀茶葉受賠償清訖，該港市民保證將來忠實爲止；馬薩邱塞政府條例擴大英王在該省的權限；公平司法行政條例規定英國士兵與官吏被告犯死刑之罪者須送英審問；駐軍條例解除有關在馬薩邱塞立陸屯駐軍隊的障礙。第五起法律，魁北克條例，伸展加拿大的疆界到俄亥俄與密西西比兩河，雖不是懲罰性的，但被殖民地宣傳家所用，把它表現成對殖民的公民自由與宗教自由的威脅。這些目的在恢復美洲秩序的法律，在各區域裏都引起強烈且無情的反對，完成若干年來從事存活爭論的激烈份子所希冀的願望，使諾斯勳爵吃驚。此外，法律爲召開第一屆大陸會議準備理由。

記住美洲文化在它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的不同背景，革命，到一個高程度，是反對英國繼續集中化的權力和殖民地貴族政治的一個叛亂。大多數保守分子希冀英國統治的繼續，或一個力足維持他們特權地位的政府。因此，他們不願接受革命。在獨立宣言時或不久之後，許多保王黨人逃往西印度、加拿大、或逃回母國。其他人等，包括大地主和富商，希望革命不變更殖民地社會的體制和組織，如果變更，他們的地位要受影響。起初人數極少的激烈分子，贊成以脫去英國統治的桎梏爲改進他們境況的手段，尤其達到自由，甚至得到民主的程度。許多保守分子與激烈分子同樣對難忍諸條例驚惶失措；對着這些法律，激烈分子才能煽動反對英國威壓的情緒爲革命的烈燄。

大陸會議

對難忍諸條例的憤慨引起一個幾乎自然的要求，要各殖民地代表集會考究嚴重的狀態。市鎮大會和安全委員會首先建議遣運動，這運動經由馬薩邱塞議會和薩穆爾·亞當斯和維基尼亞議員們領導之下的號召而具體化。大陸會議的目的，就人們所知，是討論並決定明智且正當的政策，推薦給各殖民地，爲恢復並建立它們正當公民的和宗教的權利與自由，恢復一切善良人士所最切望的聯合與各殖民地對英協調。包括有可列爲溫和分子和許多激烈分子的代表，大都經由通訊委員會的媒介而選出。這集會不是殖民地政府的代表，但主要的是

代表有開創力的不滿分子，儘管少數保守分子的反對和長官的嫌棄與責備。

會議於一七七四年九月舉行於費城木工大廳，木工同業公會的會所。代表人物有馬薩邱塞的約翰·亞當斯、薩穆爾·亞當斯、紐約的立文斯敦、賓西凡尼亞的狄更生 (John Dickinson)、高樂衛 (Joseph Gallo-way)、維基尼亞的華盛頓、亨利 (Patrick Henry)。五十六位代表中，農業界有不少代表，但大多數是律師，只有十一位大商人。在反對英國國會濫用的濫用上，在希望保留以自然法則、殖民地特許狀、和英國不成文憲法為基礎而要求的憲法權利上，不久便顯出會議的精神。

會議中的溫和分子，在一位賓西凡尼亞政治領袖、法學者和鐵廠主人高樂衛領導之下，提出一件聯合的計畫以解決英國與殖民地間的衝突。它計畫設置一殖民地立法議院，作為英國國會的一個分支。制定有關殖民地的法律，必須經兩個團體承認才為有效。高氏的計畫起初雖被順利接受，最後卻被一殖民地的投票所否決。這議案後來從會議報告中被刪削。和解的企圖宣告失敗。

會議後來同意一件「權利宣言」。這件文書聲言難忍諸條例不合宜、不公平、殘忍、而且違犯憲法，最危損及美洲的權利。它又聲言殖民未經同意便被徵稅，常備軍在平時都駐紮在他們當中，他們的怨憤沒有被企圖補救過。為恢復英國與殖民地間的和諧起見，文書中所列舉的國會若干種條例，曾被要求取消。會議又決定作一篇告英國人民書，一篇致北美居民意見書，和一篇上英王書，和已成的決議相合。

被採用的最重要步驟之一是聯會——一個不進口、不消費和不出口的協議。它的規定是由各郡各城市鎮的委員會執行。通訊委員會必須監督工作，以抵制牟利之徒來獲得實施。它的宗旨也包括鼓勵儉約，提倡農、工、製造業、和技藝，阻遏奢侈浪費、尤其走馬關雞、各樣賽會遊戲、和費錢的娛樂應酬。其它規定中，重要的是停止奴隸貿易。大陸會議後來完成它的工作，最後的決議聲稱不平的情形假使沒有矯正，次年五月十號將舉行另一次會議。

聯會立刻生效。幾個月內，來自英國的進口貿易降落百分之九十五。有些英國商人請求國會立刻並充分考

究那商業政策的制度，那制度原來為兩國的福利而被採用並一致維持，而這種補救方子的應用，能單獨在一個永久的基礎上恢復並建立英國與它的殖民地間的商業。除了市場的喪失以外，英國商人也嚴重關心到美洲人所欠他們巨大債務的償還，尤其南方地主所欠的。同時，柏克催促取消難忍諸條例，皮德提醒萬一殖民地叛變、會引起外國的侵略，其他人士也為殖民地利益發言。

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屆大陸會議在費城開會時，那時有許多騷動，因為勒克星敦（Lexington）和康科特（Concord）都已流血，義勇隊兵已聚集在波士頓附近準備與英國人接戰。新會議的人員和那舊的相似，但有若干顯著的增加，包括賓西凡尼亞的佛蘭克林和馬薩邱塞的漢科克，後者被推為主席。會議沒有法律或憲法的根據，但由於需要，它完成為事實上的中央政府。後來，州政府替代殖民地政府，會議中的代表有選舉他們的州立法議院當局做後盾。但大陸會議的作為，始終根據於各州的權力。從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一年，當聯邦條款開始發生效力，大陸會議才實行政府的立法與行政職權。

第二屆大陸會議的第一件重要決議之一是對英開戰原因與需要宣言。同時，已作戰爭準備且貫徹準備。陸軍一軍組成，華盛頓被任總司令，一半因為他在法國印第安戰爭中的軍事經驗，一半因為南方諸殖民地在美洲問題中的領導地位。諾斯勳爵的和解決議來得太遲，遭受拒絕。八月間，喬治三世發布叛逆宣言。這意思是說大陸會議與美洲問題的領袖們將以大逆罪受審並判處死刑。戰爭爆發。一七七五年秋天，大陸會議制定建造海軍。敵船捕拿許可狀頒發給船主人，許可他們劫掠英國商業。會議又接收印第安事務的指導權，並負起郵政之責。佛蘭克林又被任為郵務總長。一七七六年春天，對全世界開放商業與貿易，除却對英。航行條例和全部帝國管轄的制度被廢棄。尋求獨立的事業無可避免，並且不遠。

第二屆大陸會議在它的七次大會中最重要成就就是獨立宣言。在敵對行動爆發之前，殖民中極少數有獨立思想。甚至戰爭開始之後，從一七七五年九月至一七七六年一月，各殖民地臨時政府的半數還有反對獨立的紀錄。同時，一串新怨憤造成足夠努力獨立的情緒。英王的宣告提起叛逆，英國國會禁止與殖民地通商，赫塞人

(Hessians) 的被雇替代英軍討伐美洲人，和裴因的「常識」(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都是造成分立的因素。裴因的小冊子，銷售幾千幾萬份，特別討論到獨立的經濟優勢，並早指出與帝國續繼相聯合的不利。完全獨立不但是唯一救藥，他並且帶着義烈的熱情，結論說道，「被殺害者的血和大自然哭泣的聲音喊出『這是分離的時候了。』」

因為較早的地方的獨立宣言有過若干次，一七七六年二月二號，喬治亞薩凡那地方一羣革命分子，通知該殖民地的大陸會議代表，要他們贊成他們認為為大衆幸福而計畫的政策。這種不明白的暗示被其它殖民地人士記住；四月十二號，北卡羅來納市民，被一次保王分子的變亂所喚起，明確授權該州代表，与其它各殖民地代表協力宣布獨立，並力取外國同盟。可是會議的動作受李查·亨利·利氏 (Richard Henry Lee) 所指導——利氏受有維基尼亞的訓令，使他提出宣告「這些聯合殖民地是、並且有權成為自由獨立的州」這一決議，並且籌畫外國同盟與聯邦組織。這些議案在六月七號提出；七月一號，宣告獨立一案經過討論辯論。這時，哲斐孫委員會受命起草獨立宣言。七月四號，宣言經十二州贊成採用，這十二州不久之前採取利氏的決議。紐約代表團沒有投票。

宣言公布於七月六號，但遠處人民好久以後才聽到它。它雖包括着衆人皆知的思想，可是哲斐孫用簡潔的體裁與諧稱的詞語發表美洲立場，使它藉此不朽。這文件包括革命的哲學對喬治第三世的責備、對英國人民沒有注意美洲聲訴的責難、和獨立的主張。這文件的被採用表示義烈分子與保王分子的背道而馳。拒絕參加美洲方面的保王分子，許多要離開殖民地。獨立也使永久的州政府成為必要。但使獨立宣言有效，必須作戰到一個勝利的結局。

戰爭很刺戟起製造業。雖在敵對行動初起英國貨物被切斷以前，殖民地大會提出獎勵和擴展製造業的政
策。布疋、毛織物、鐵器、梳毛機、火藥、硝石、和其它商品的最優樣品都得到獎金。創設切鐵廠和鋼廠者都
得到補助金。特別是經營軍火和軍用品製造業者得到貸款。在一七七六那仇恨的年頭，大陸會議向各殖民地大
會、會議、和安全會議推薦儘速設立改良農藝、製造、和商業的會社。各種製造業由各種方法受到鼓勵，成績
極滿足。一切英國的限制，雖然向來沒有很生效，現在都被廢除；革命的獲勝，大半由於生產布疋、武器、軍
火、需用品，及各種裝備品的一般努力。

和母國的鬭爭，給製鐵業一個明白刺戟，製鐵業在戰爭期中始終大大獲利。冒吐烈燄的鼓風鑪，遍布於
新英格蘭至兩卡羅來納，往西到寂靜的邊地，造出大礮和礮彈，也爲軍隊鑄造鐵鍋、鹽鍋、爐竈、和汽鍋。鍊
鐵場和塊鐵場出產的條鐵被製成多種產品，如在鄉村和市鎮裏，鐵匠和鐵工人忙着製造兵器，也製造工具器
具。假使一七七五年以前鐵工業沒有達到比較高的程度，殖民能否對敵英軍，與能否自己供給必要的軍用製造
品，到是疑問。當然，我們該注意到，法國的幫助也極其重要，尤其軍火與軍需品，同樣在財政方面。

來福槍製造上的進步是革命勝利的一種重要因素。十八世紀初期，許多帕拉丁內特 (Palatine) 和瑞士移
民把造槍的知識帶到賓西凡尼亞。蘭開斯德 (Lancaster) 郡成爲槍礮製造業中心，槍礮和槍礮機件從這地帶
輸往各殖民地。美洲槍礮匠人很有進步。一七七五年光景，賓西凡尼亞進步到能造長筒槍和小膛槍。在長距離
射擊上，比英國的滑膛槍和短程槍爲有力。當然各種美洲槍支也能製造，甚至新式火器，包括大口徑槍和燧石
槍。在賓西凡尼亞以外的各殖民地，也能找到著名專門槍礮工匠。革命初起時，各地迅速創設有許多槍礮廠。
那時期一家完備的槍礮廠包括有若干所槍管鑄造場，一所水力磨管場，一所發火機製造場和若干架小鎔鑪、
一所裝置品鑄造場，一所刺刀和裝藥棒鑄造場帶磨光場，連同一所拼合裝置工場。這樣一家工廠，在工作與工
具上，代表相當程度的專門化，也代表生產的連續程序。

英國軍隊雖然多方企圖破壞進行製造業的工場、工廠、鑄造場、鎔爐、和其它地方，而且常常成功，北方

大部分區域中戰前已經發展的相當安定情形，還繼續擴展。爲應付戰事組織較差、地方糾紛較甚、並爲後幾年戰爭主要戰場的南方，菸草大田園更加經營家庭製造業。沿海的南方，從前很依賴外面供給大多數製造品的地帶，現在改變，布匹甚至鞋襪都在大田園裏製造，地主用他們的奴隸並雇用較貧窮的白種鄰人做這種事。

在多事的六十年代那十年中，對英國貨物的抵制，尤其對紡織品，爲革命時期殖民地的大規模自給自足開出一條路。人們沒有料想到戰爭以前，手製土布和其他種類家庭製造衣服的供給，早已成爲新英格蘭、中部殖民地、和南方內地農家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製造業在戰爭時大大增加。家庭和手工店舖雖是紡織物和其它各種製造品的主要來源地，劫掠敵船者不久開始輸入豐富的擄獲品，滿載各種貨物。家庭除供給它們自己眼前的需要外，軍隊也要求它們幫助製造軍需品。一七七六年六月，大陸會議要求各州爲它的注册士兵每人準備一套衣服、兩件襯衫、兩雙長襪、兩雙鞋子、和一頂氈帽。其它對軍用材料的要求也時時發出。募集這些物品的一般監督權，操於各州代理人之手，在被服總監指導下工作。

在軍隊作戰的軍事地帶中，不但爲美洲軍隊糧食和需用品的要求很大，爲法軍和爲敵對的英軍，也是同樣。在這些地帶裏，物價大高；英國人因用金子買東西，常佔優勢，而大陸的人常用貶價紙幣——信用期票或軍需官的證券。當然雙方都有強奪需用品的例子。實際作戰地帶以外的民衆不大受到軍隊需索的影響。

商業活動

革命時期中，商業始終繼續不斷。英國佔領區域，特別是紐約，軍用品的貿易很大，許多保王派商人一時都發了財。在所有其它港口地帶，儘管英國的警戒，對各殖民的貿易還是進行。在西印度友好的港口，菸草用於交換需用品。荷屬聖歐斯大狄烏斯島 (St. Eustatius)，開放着與美洲通商，盡人皆知，直到一七八一年被羅德尼 (Rodney) 所攻陷，丹麥屬聖湯馬斯 (St. Thomas) 和聖克羅阿 (St. Croix) 兩島代替它的地位。戰爭開始時起即與美洲主義聯合的法國，在供給資料和開放港口容納美洲船隻上，極度自由，特別是法屬西印度

各島。一七七八年的聯盟期望兩國間大大增加的商业關係。當西班牙聯合法國傾向美方，兩國在它的西印度殖民地給予英國人有利的木材與糧食市場。

航海條例廢除後，對外貿易完全變化，美洲商業開放與全世界。舊日殖民地的進口稅，後經廢除，許多藉海關專利權而掌握商業勢力的港口，現在失去專利權，不得不分他們一部分的貿易給與競爭。聖多明各的紐波特和馬里蘭的安那波里斯，現在要分它們的對外貿易給迅速興起的普洛登登斯和巴爾的摩港口。有些新商業是對北歐的。瑞典遲遲交納美洲船隻，於一七八〇年建立直接貿易關係。經過瑞典，美國開始與俄國貿易。給予互惠的一七七八年法國商業條約生效後，對法商業發展。南特（Nantes）商人帶來製造品交換菸草，這貿易直到一七七九年都發達得極快。從一七七七年一月到一七八年三月，自波羅多（Bordeaux）開往新美洲各州的船有九十五艘；和許多其它法國港口也發展有希望的關係。法國商家在美洲開設分支，美洲人在法國也是如此。荷蘭商艦也與美國人交接。荷蘭人和法國人西班牙人同樣投資於美國私掠船商商人。荷蘭船隻前來美洲港口，對荷與對荷屬西印度的直接貿易也建立了。在革命時期中，對世界各處興旺的工商業，發展一種希望。

私掠敵船行為，在革命時期中佔有一個重要位置。一七七五年，多數殖民地發給捕拿敵船許可狀給與船主人；第二年，大陸會議認可私掠敵船行為，並委任許多船隻。革命時期中得到特許狀的一千一百五十艘私掠船，劫掠的著于英國船隻，包括軍艦十六艘在內。私掠船差不多一半來自馬薩邱塞；羅得島所有近二百艘。美洲私掠船雲集於西印度，甚至在大西洋、英吉利海峽。以至北海的各處尋找英國商船。危險很大，被敵人劫掠是常事，但許多人喜歡冒險，因為私掠敵船行為給他們大利，人們也被大利所吸引，這大利由船主人和船員瓜分。許多船主人，特別是馬薩邱塞的，以私掠敵船活動發財。

美洲海軍，包括有各類船隻，雖在戰爭的最後三年中發展起來，可是私掠船還須從事海上對英行動的衝擊，因為一七八一年，留存下來的公共巡洋艦只有三艘。海軍船隻主要用於掠劫英國給養船隻與商船，從法國

運輸軍火，並載送外交人員與公文來往歐洲。海軍因被劫掠和船舶損失而衰敗下來，四百五十艘私家武裝巡艦出而服務。私掠船的行動在財政上很有利，對海路也是個無價的輔助。

革命的財務接濟

義烈分子的對英國用武，如果是件勇敢之事，那末籌集充足費用以進行戰爭，是件更勇敢的事了。以黃金計算，革命耗費美洲人一萬萬美元以上，在那時期是個大數字。因為斂稅惹人深恨，大陸會議沒有採用這種籌集急需稅收的方法，大陸會議沒有企圖攫取這種權力。英國國會在一七六四年雖已禁止再發法債紙幣，大陸會議的第一個手段却是印製信用期票。邦喀山 (Banker Hill) 戰役幾天之後，會議認可二百萬元的一次發行。到一七七九年底，經過認可的四十次發行，總數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元。這時，期票貶值到這種程度，以致會議議決限制流通總額不能超過二萬萬元。為補救這事的完成，發行新票代替舊票，比率四比一。若干州，特別是維基尼亞和南北卡羅來納，在不兌現的紙幣中加入二萬零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七百七十六元，造成總數四萬五千萬元以上。疾速貶值的問題之外，英美人又偽造大陸紙幣和州紙幣，儘管多種期票背面印着偽造紙幣者有判處死刑的危險。

大陸貨幣雖經努力局部收回，可是貶價極快。儘管有法債的法律和規定價格的企圖，那貨幣繼續下跌。一七八一年一月左右，它的價值是一百比一。「不值一元大陸錢」成爲一句完全實話。物價飛騰到頂點；債戶用貶值的貨幣還賬；過度投機專業腐化美洲的財政機構。一七九〇年，國會根據憲法，以一百對一的比率認購合衆國公債，收受大陸紙幣，作這種紙幣的最後處置。

接濟戰爭財務的另一方法是用直接向各州要求的制度。英國曾經用這方法獲得殖民地的幫助，尤其當各殖民地間戰爭的時候；但常沒有成功。一七七七至七九年有過四次要求，總數紙幣九千五百萬元。只有五千四百六十六萬八千元將要出現，可得實際的硬幣不到二百萬元。革命時期之末，從各州得到的錢，實際上硬幣只五

百七十九萬五千元。一七八〇年，直接要求玉蜀黍、豬肉、牛肉、和其它糧食會向各州提出，可是結果令人氣餒，因為這種獲取供應品的方式缺乏估價、徵收、和登記的辦法。

年息從四釐到六釐的內債籌集幾百千萬紙幣，但以硬幣計算，實際約有七百五十萬元。軍需官、軍糧官、和採辦員的證券用於付給農民或製造家的貨價。這些券紙用得極廣，哈密爾敦 (Hamilton) 估計一七九〇年末債的有一千六百七十萬八千元。

外債大半由佛蘭克林和約翰·亞當斯的力量，從法國、西班牙、和荷蘭借到。在戰爭的初段，由法國作家波馬謝 (Beaumarchais) 幫忙，因虛構的商業公司大來公司 (Roderique Hortalez et Cie.) 而得到法國所贈的軍火、軍需品、和款項，使起事的殖民能進行戰爭並贏得薩刺托卡 (Saratoga) 的重要勝利。一七七八年法國聯盟之後，法國公開幫助美洲人，雖然僞假的公司在整个戰爭期中繼續存在。法國債款從一七七七至一七八三年總數六百三十五萬二千五百元，西班牙債款十七萬四千〇十七元，荷蘭債款一百三十萬四千元，共計七百八十三萬〇五百七十七元。這款的大部分——不是全部——用於在歐洲購買需用品。

這時期大部分時間中的財政管理，陷於悲境。大陸會議中的嫉妬、各州間的異議、過度中央化的恐懼，阻撓着管理財政有效率機構的建立。一個收款和一個付出公共基金的兩名會計員，不久讓位給一個十三人的委員會，委員會又被一個五人的會計委員會所替代。直到一七八一年年初，財政監督的新職才設立，莫里斯 (Robert Morris) 受任這職務。莫氏帶來廣泛的經驗就任此職，表面上似乎有但實際上沒有大權，他雖被人斥責，說他利用職位做公債投機事業以牟私利，但他在他的三年任期裏，竭力籌畫出一個較好的制度。他雖已改良財政機構，他的努力却被地方的忌妬、各州對徵稅的繼續拒絕、和聯邦條例中不适宜的規定所拘束。一七八一年大陸會議所合併，莫氏所組織的北美銀行，在革命的最後數月中，對對政府有不可缺的財政幫助。在的它原始存戶與股東中，有哲斐孫、哈密爾敦、佛蘭克林、瓊斯 (John Paul Jones)、門羅，和其它當代名人。

戰爭的結束

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康華理 (Cornwallis) 將軍投降於約克與詹姆士兩河間的約克鎮，他的陸軍已被法美軍隊計陷在那裏。這事真正表明戰爭結束，雖與性質較不顯著的陸軍行動還在陸地上進行，較顯著的海軍行動還在西印度海上進行。但康華理投降幾乎兩年之後，明確的和約才簽定。

儘管民族是個分散的，大陸會議的權限不明確、任期有問題、統一不夠，軍隊武器低劣、服裝不良、飲食不好、逃亡是常事、律紀大部分從來不佳，缺乏充分需用品、配備、和款項以作有效率的經營，可是戰爭獲得一個勝利結局。要找勝利的主要原因，臆測是徒然無益的，因為多種因素牽涉在內。華盛頓保持軍隊免於完全分裂與消滅的能力和天才，華氏和其它領袖多少透入一部分軍民人等的精神，英國政府官吏在倫敦計畫作戰的笨拙，大多數英國軍官的無能，自如輸送給養、款項、和軍隊的外援、特別是法國人的，一七七五年光景製造業商業已興起的狀況，私掠船捕獲滿載商品的船隻的成功，都應該考究到。一七八一年年底，英國自己承認已被敵人——西班牙、法國、荷蘭——所包圍，沒有盟友給它援助，連鼓勵都沒有。第二年，諾斯勳爵終於辭去首相之職。他在戰爭時多次要這樣做，但因君主的央求而保持着他的地位。英王對事件的頂點忿恨，到他惴惴着要溜往漢諾威 (Hanover)，已經備就快艇要渡英吉利海峽的地步。但他的較好判斷力佔優勢。他接受諾斯勳爵的辭職，被迫承認美洲人的頑強朋友洛根漢勳爵 (Lord Rockingham) 做諾斯的後任。喬治三世厭惡新首相，起初不肯和他商談，除非經過一位中人。但一條為公正且和平的道路已為洛氏新內閣準備下；給予美洲人完全獨立的條約已寫好並已批准。

和約與獨立

和約的有利條款，局部由於媾和委員們的進取性和勇氣，尤其佛蘭克林、傑氏 (Jay)、和約翰·亞當斯。

一七八二年的預備條約談判於倫敦，沒有和法國政府磋商。一七七八年的同盟條約宣告合衆國與法國各國未得對方同意與贊成，不許單獨媾和。西班牙想從阿帕拉契山與密西必河間地帶排出美洲人這恐懼，尤其傑氏的，是信任顯然破裂的大原因。但預備條約饒妥之後，機敏且擅長外交的佛蘭克林，能緩和法國外交大臣佛任(Vergennes)的憤怒情緒，使佛任不但寬恕佛蘭克林所指出、未經法國同意、最後條約將不成功這件事，而且答應以另一筆款項借給美洲人。不久之後，法西兩國於一七八三年九月和英國訂立條約，英美的最後條約簽字於巴黎。完全獨立的承認，寬大到密西必的疆界，美洲人在紐芬蘭捕魚的權利以及在英屬加拿大若干無居民地方曬魚燻魚的許可，是結束革命與造成一個新國家的條約主要條款。

第七章 新國家的興起

聯邦的經濟問題

在聯邦時期（一七八一——一八九），合衆國存在於它的最初憲法即聯邦條款之下。美國的聯邦制度大體上是偶然的，因為不只是一州而是十三個大陸殖民地。這時期的新合衆國是個聯邦，不是個聯合共和國，因為各州大有權力而各州的聯邦體有明顯的弱點。中央政府的衰弱使經濟問題的解決更困難更遷延了。

歷史家裴斯克（John Fiske）給革命終了到新憲法政府開始中間那幾年一個「危急時期」的名稱。許多其他人士名這時期為「完全無秩序時期」或「混亂時期」。從大英帝國的一個單位，到經濟、政治、與社會獨立的真正建立，中間過渡時期雖要面對許多嚴重且無可避免的困難，若認為有國家解散的嚴重危機、或推論事事無秩序，事實是不真實的。無論如何，從母國分裂出來，演變出應付獨立所引起的各種情況的制度，勝任愉快，當然需要多年試驗。有關主權各州的事，比起有關缺乏許多權力行事的中央政府，所引起的問題，自然顯見較不嚴重。

在獨立宣言寫成時，大陸會議便考慮根據一種成文手段建立聯邦。秋更生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十二號報告一套條款，但因爲戰爭問題，辯論拖延到兩年以上。薩刺托卡勝利後數星期時，會議同意條款草案，把它送往各州批准。連同草案，有一封公開信，聲述草案是竭力求其能適合一切環境；只有那草案提供有普遍批准的寬大希望。

九州批准了一七七八年七月的條例，但政府的新結構到一七八一年三月一號才生效。這因爲若干州，特別是較小各州，疆界有限，要求西部土地應被認爲各州共有的產業。當十三州宣布獨立，七州根據英王的讓與特

許狀，對兩部的土地有重疊抵觸的權利主張。紐約的要求根據雙重合法的印第安條約。一切這些要求大約被一七六三年的宣告與一七七四年的魁北克條約所取消。但獨立宣布後，要求復活；維基尼亞着手經由維州民軍少校克拉克（Clark）恢復它的領土的運動，克氏受州長亨利的委任克服俄亥俄以北與密西西必的地帶。維基尼亞的要求包括西部的大部分，並且與馬薩邱塞、康內狄格、和紐約的要求相重複。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要求維基尼亞的南部，包括它們現在的南北界到密西西必河。沒有西部領土的較小各州恐懼聯邦中大的力量。從毛皮貿易的觀點看，從售賣價值上看，和作為革命退伍軍人的償金，土地是重要的。有這種土地，可以建立有力的共和國。馬里蘭直延遲到確信擁有土地各州會放棄它們的西部要求；到確信這事實時，才批准條款，條款才發生效力。各殖民地割讓它們的土地，費若干年時間。維基尼亞保留在俄亥俄的領土以備革命時所許的軍事賜與之用。康內狄格也保留在俄亥俄的西部保留區，用於救濟財產被英人毀壞的康州市民；其餘售與康內狄格土地公司。直到一八〇二年，喬治亞轉讓它在西部的領土，是土地割讓的最後一次。各次割讓給與聯邦一片廣大的公共領地，財富與力量的基礎。此外，二十五萬方英里土地造成聯邦的共同聯繫。

聯邦條款，由序言一條和條款十三條構成，規定各自主州間有一種「永久的結合」和「堅強的友誼同盟」。條款沒有規定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新國會高於第二屆大陸會議的暗淡統治和額外法律的生存。可是只有一個單純的政府機構建立成功，被賦予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職權。國會經由委員會或辦事處實行它的行政職權。在國會開大會時的合衆國主席是開會時的主席而非行政首長。國家司法制度還未經規定，除却國會認可建立特別法庭以審判海盜行為和發生於海上的大罪，捕獲法庭以接受並判決一切劫掠案件的最後訴告；國會本身是兩州間或兩州以上有關邊界、管轄權、或任何其它原因的糾紛的最終訴訟所。但條款中所列成立委員會的複雜手續，結果在解決疆界和其它糾紛上，實際成就很少。

在它的立法方面，國會有權宣戰作戰，有權媾和，有權談判條約，有權發行信用紙幣並鑄造硬幣，有權管理印第安事務，有權設立郵政局，有權實行若干較不重要的職務。可是它無權徵稅，無權管制商業，無權實行

條約。一切國家費用由一個共同的國庫支出，但這種款項的獲得，是來於要求各州依照各州內授與任何人或爲任何人踐踏的一切土地價值的比例，以及這種土地上的建築物及改良事業。各州要經由它自己的立法議院所徵課的稅上提出它的部分。在實行上，分配的計畫不易解決，在要求提出後，各州憑自己的願意出款，有時分文不出。政府的無權徵稅使它變成薄弱，因爲沒有規定強迫各州付它們被徵的款項。一七八二和八三年國會向各州要求一千萬元，但只收到此數的百分之十五。整個時期中，它無法給應政府的全部費用，藉發行紙幣的救濟是不可能的，因爲第二屆大陸會議已經在那方面把可能性消耗完竭。從新近特許的北美銀行借到款項，從荷蘭得到二百二十九萬六千元。爲避免與強索餉銀的大陸陸軍官發生糾纏起見，國會發行負債證券，這證券立即貶價。修正條款以許可國會徵課一種進口稅的金圖失敗，因爲聯邦條款的修正要由所有各州批准。缺乏款項的結果，中央政府在實行它的職務上受到掣肘；它不能償付內外債的利息，失去國內外的信用。

不景氣年歲

經濟不景氣，伴着革命後和平的恢復，緩慢但確切的在新國家的實業生活上安紮下來，繼續下去若干年，影響及於許多不同的集團。由於軍用品軍需品的需求已告終止，所以經營軍事工業者須要適合自己於新環境裏；這種在戰爭到和平的過渡時期中是常事的調整，發生困難與痛苦。伴着軍事需要、軍事契約、和有利的私掠行爲時代的終止而發生的緊縮，引起頗費時間解決的問題。

這時期的主要困難之一，集中在財政上。中央政府和許多州的財政情形不佳。但更嚴重的是農民和債戶集團的需求不兌換紙幣，儘管事實上大陸貨幣貶值到幾乎不值一文，各州在革命時期中所發行的紙幣也劇烈跌價。紙幣黨出現，並且在各州立法議院中攫取政權。紙幣的主張者在羅得島、紐約、新澤西、賓西凡尼亞、南北兩卡羅來納、和喬治亞，都獲成功。立法議院不但認可大數量立即貶價的貨幣，並且認可這種貨幣爲法償，要債權人在收債時收受紙幣。展期法律通過，規定一種付債的展期。

在馬薩邱塞，紙幣主張者沒有握到立法議院的政權，嚴重局面發展了。這裏，許多小資產主人，由於被掠奪到期未付的欠款、或對着因欠債、有被監禁之虞、而喪失他們的財產，所以需要展期法律、紙幣的發行、和低稅率。一七八六年，諾桑普頓 (Northampton) 債戶依仗集體的努力，威脅並封閉法庭以阻止不利於他們的行動。接着有一位邦格山退伍軍人謝斯 (Daniel Shays) 所領導的暴動，起於斯勃林菲爾德 (Springfield)，要求馬薩邱塞最高法院停止公訴他們謀叛或暴動。當謝斯和國民軍雙方同意解散，衝突避免過去。在馬薩邱塞的事件，通常被稱爲謝斯變亂，是那時期財政問題的極好說明。這種困難間接加強需要一個更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運動。

許多革命時期以前阻撓製造業和國內貿易的障礙，依舊存在，但在整個聯邦時期中克服這些障礙的努力，後來得到成功的結果。資本的比較缺乏，工資高漲；熟練工人的難找；原料品價格低得不夠，不許可人們賺到高於冒險的合宜贏利；適宜的貸款便利和健全的通貨都缺乏；運輸費用太大。但整個時期中，多多少少依靠戰時私掠行爲和牟利行爲所造成大資產的一種擴張中的工業資本利益，同尋常的商人商業資本一般，是明顯事實。

英國控制權被打破，州立法議院承擔原屬國王與殖民地大會權限的團體職務。各州爲實業目的，以特別條例發行特許狀，美國資本慢慢開始有系統的組織起來。自一七八一至八九年，約有三十家爲建築及維持道路、運河、橋梁、爲水道改良計畫、銀行與保險的公司，組合成功。爲製造業的目的而授與的特許狀至少有三起。這些年中，人們也盡力在各地帶擴充馬車的道路和設施。在運輸事業上創新紀元。儘管一般的不景氣，在許多工業活動方面，如鐵工業、羊毛製造業、和產紙業中，都有經濟進步，尤其在一七八六年以後。

緊接巴黎條約之後，英國貨物在美國口岸的傾銷，加入戰後經濟調整的困難，是阻礙美國製造業發展的另因素。英國船隊開駛到費城、紐約、波士頓、和其它港口，起卸印花布、毛織物、布疋、絲貨、玻璃、瓷器、家具、鐵製造品、酒類、和其它商品。英國商人，當產業革命開始產量增加的時候，企圖重獲美國市場，

所以輸送他們的貨物橫渡大西洋，廉價出售，常用拍賣辦法，甚至於寬大的貸款方法，早期美國欠債還未清償的事實都不顧了。

從約克鎮的勝利到一七八五年的嚴重不景氣，這期間中在市鎮的若干階級裏，甚至在有些農業區域裏，都可找到許多過分的浪費和奢侈生活。這些年中，旅行家敘述到牟利者的浪費和俗氣排場，敘述到土地與商業投機，敘述到過度的經濟膨脹，敘述到手藝工匠、技工、甚至於農民的亂買外國製造布疋。這些都是造成一七八五與八六兩年不景氣深淵的一些因素。

在建立獨立上，合衆國中許多人士期望着一個有利的貿易擴張時代，沒有英國航行條例的苛重限制。但和文明世界的其餘各國建立貿易關係，只是遲慢的事。歐洲各國的商業制度一般都對美國人不利。合衆國以正成就的獨立狀態，沒收許多前此對母國與對英屬殖民地進行的商業，特別是對英屬西印度的有利的貿易。和約簽訂之後，英國不許美國船隻進入它的殖民地港口，並且拒絕在和約中包括任何商務條款，對美國媾和委員與對美國國會是個嚴酷的失望。一切爲商業協調的計畫都被否決，直到一七九五年所談判的傑氏條約，從那條約，得到少許商業利益。

可是若干樞密院命令，許可英國船隻裝運美國出產的木材、海軍軍需品和糧食到英屬西印度。它們也許可海軍軍需品、生鐵、條鐵、和大多數原料品輸入英國，在實際上與革命之前的條件相同——甚至用美國船隻——繳納與任何英屬北美地方輸出貨物所繳同類同等的稅率。可是美國製造品、鯨油、和魚油，不許輸入英國。不願這個，美國原料品和半製品輸入英國與蘇格蘭，在一七八四至八八年，平均約當一七七〇至七五年的三分之二。一七九〇年，有正確記錄的第一年，合衆國對外商業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對英國的，但英國船隻載運一半以上。美國的進口貨大約百分之九十來自英國，主要是製造品。革命時期許多商人和外交家想發展對法貿易以替代對英，但沒有成功。對英的舊關係太強，美國人喜歡英國貨、英國商業辦法、和長期貸款，所以重新開始對英商業關係，忘記在革命戰事的奮鬥與危險時對法國所提供的希望和保證。

在這時期中，雖然找不到對英的商業條約使合衆國獲得利益，但對若干歐洲國家的條約簽訂了。由一七八二年的對荷條件，美國人得到最惠國待遇，美國船隻獲得駛入荷屬西印度的允許。荷蘭的高稅率多少阻礙過這種商業的發展。一七八三年對瑞典條約和一七八五年對普魯士條約擴展最惠國待遇，但得到很少貿易。對地中海諸國通商的企圖，大都受摩洛哥、阿爾及耳、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巴巴利 (Barbary) 海盜劫掠所阻礙。特免受擊的應許雖從摩洛哥買到，但其他海盜繼續他們的劫掠行動。在這地帶，貿易很少發展，除却多少有限制性且對西葡兩國合乎兩國經濟制度的商業。

對英屬西印度的貿易儘管有限制，在卡利比安海中的商業却慢慢發達起來。對英屬各島，和用英船裝運的合法商業一般，繼續有一些不合法的貿易。對法貿易在革命結束時雖然衰落，法屬西印度羣島的長官時時開放它們的港口給美國船隻，並且鬆弛商業的限制。一七八五年左右，法國、西班牙、瑞典、和荷蘭都已放寬它們的殖民地法律，許可對美的合法貿易至某種程度。

美國對東方的貿易在這時開始。一七八四年，中國皇后號船從紐約取道好望角駛往中國海與廣州。費城、波士頓、巴爾的摩、普洛斐登斯、和撒冷的商人趕緊抓住新的可能性，配備船隻以應付對華貿易。早期貨物主要的是人參，一種中國人認為有極大藥性的植物，並且有新英格蘭出的新奇小器物與布匹。美國船隻裝運海軍軍需品與若干種原料品到英國與荷蘭，轉往東方，並且能夠多多少少經營對荷屬東印度羣島與其它南海口岸的貿易。美國船主從遠東回來時攜帶茶葉、瓷器、磁瑯器、紮花布、衣袴、和絲貨。一七八七年，船長葛雷 (Robert Gray) 駛往西北太平洋，攜帶美國製造品，向印第安人交換海獺皮和其它毛皮，再運往毛皮有現成市場的廣州，這樣開始對華貿易的另一局面。三角的貿易路線發達了；美國鐵器、玩具、和布匹，交換遙遠西北部的毛皮，再運往中國，交換東方貨物。

走向較有力的政府的步驟

中央政府的缺乏和國家的經濟問題引起有遠大眼光的人士要求一個更強有力的政府。國會除却財政上貧乏與不能控制商業外，也沒有威信以訂立值得費事的條約。前面已說過，對荷蘭、瑞典、和普魯士這幾個國已訂有若干條約，但那些條約顯見沒有多大經濟利益。一切對英國談判一個商業條約的努力顯然無用，因為英國政治家反對美國駐英公使約翰·亞當斯的計畫、亞氏聲明與十三州完全訂約是必要的。其它對英問題中有有關英軍的佔領美國西北前哨，包括鄂斯威哥 (Oswego)、尼阿卡拉 (Niagara)、和狄特羅 (Detroit)。一七八三年的條約沒有特別指定撤退軍隊的確實日期，但聲明它將儘先實行。英國政治家託辭說他們沒有撤退軍隊的緣故是美國人未能履行和約所列的條約——對英商收債上不加阻礙，又說國會沒有咨請各州立法議院勸它們歸還革命時所沒收的保王分子的產業。國會在這些方面已經盡過它的職分，但欠英國的債項依舊沒有償付，保王分子沒有得到補償。英國軍隊仍舊駐在美國西北土地上的真正原因是：(一)控制北方地帶寶貴的毛皮貿易，(二)因為軍隊如果撤退，恐懼印第安人無所控制，對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會引起嚴重問題。直到傑氏的條約生效，這些困難才告終止。

對西班牙的若干問題，大都是經濟性質的，這時同樣無法解決。一七八三年的條約批准之後，西班牙對一切外國人封鎖密西西必河，主要的目的是阻止美國在田納西和肯特基殖民地的發展，那些殖民地依靠俄亥俄和密西西必兩河以和外界接觸。英國和新合衆國雖在和約中互相保證密西西必的航行權利，但西班牙管轄着河口，因此在利用密西西必上佔有優勢。另一問題是有關於西佛羅里達疆界的爭執，西佛羅里達同東佛羅里達已於一七八三年由英國歸還西班牙。對西班牙談判商業條約的企圖也沒有成功。一七八五至八七年的傑氏卡爾都基 (Gardouin) 談判企圖解決這些問題，也費力計畫一個條約。但傑氏確信西班牙不會放棄在美國的要求，勸告國會停止密西西必航行權二十五年，並保留疆界問題等將將來解決，以換取最有利於北方各州的商業特權。南方與西部的反對，停止這擬定的計畫。直到一七九五年，賓克尼 (Pinckney)、聖勞倫佐 (San Lorenzo) 條約建立合衆國在密西西必的自由航行權，並獲得在新奧爾良的存貯權或起卸貨物準備重裝上出洋船隻的特

備，這些問題才告解決。同時西佛羅里達疆界也告解決，有利於美國的爭點，並得到若干較小的商業特權。西部人民的不滿，西班牙對法戰爭的失敗，傑氏的英美條約，和一個較自由的西班牙內閣，是這有利條約的主要原因。當西部各州輸送它們的出產到新奧爾良，大部分轉運到大西洋各港口、西印度、以及外界，美國在密西西比的商業發達了。

引起對聯邦政府不滿的另一因素是它缺乏解決各州間爭端的權限。這弱點在各州所採用的稅則上十分明顯。雖然北方有幾州的法律企圖保護它們的方興製造業、或獎勵新製造業，這時期的稅則大多數是為稅收的取而制定。有些州計畫它們的法律以輕復舊國的政策，其它對率稅則和計噸稅以排斥別州的商業，統一計畫的缺乏在商業上一般發生困難，並且喚起人們注意到需要一個中央政府能實行的統一政策。

疆界的爭執也表明中央政府的弱點。差不多各州都有某種疆界問題。唯一根據聯邦條款而舉行的州際審判是實而凡尼亞和康內狄格關於現今賓州東北部分的爭執。兩州都根據它們的殖民地特許狀要求那地帶。賓州向國會提出請求。國會依據聯邦條款第九條展開條件組織成一個委員會。委員會一致把那地帶的管轄權判歸賓州。但其它類似的爭執還是沒有解決。最嚴重的一件是有關佛蒙特地帶，那地帶當紐約、新漢普什爾、和馬薩諸塞威脅着要分裂它時，要求州的地位。由華盛頓的斡旋，爭執得以避免，可是直到一七九一年，佛蒙特這粗莽的邊地共和國在疆界爭執安排妥當後，才被許加入聯邦作為第十四州。

一起由有關各州努力幸而了結的爭執，終於促成憲法會議的召集。波陀麥克和波可莫克 (Potomack) 兩河的、和折沙比克灣的疆界、商業、與航行的爭論，促成羅基尼亞和馬里蘭兩州立法議會委派委員會。委員會開會於亞力山大里亞的卡次比 (Cathart) 酒館，但由華盛頓邀請，它到佛農山開第二次會。在懇切招待和沸騰的葡萄酒空氣中，獲得一個滿意的妥協。馬里蘭在批准這協定當中，催促召集一個包括賓西凡尼亞和達拉瓦關係商業問題的新會議，羅基尼亞建議一個所有各州的集會以考慮採用劃一的商業章程。這促成安那波里會議的召集，集會於一七八六年的秋天。但只有五州的十二名委員出席安那波里州廳的會議，討論各州加於州際商業的

討厭限制所引起的問題。因為代表人數太少，委員們沒有正式企圖討論商業問題，可是草成一篇報告，建議明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一在費城開會，考究合衆國的局勢，計畫他們覺得必要的這種格外準備，以修改聯邦政府憲法，使適合於聯邦的急變。這建議由各州送到國會，國會邀請所有各州遣派代表到費城集會，唯一與明顯的目的是修正聯邦條款。

對聯邦條款的不滿，從條款生效時起便已發生；當人們發現修正它們幾乎是件不可能的工作，人們的不滿增加。一七八三年已有建議一個較強的聯邦，那時佩勒第阿·韋白斯特 (Pelatiah Webster) 發表論十三州的政治聯合與憲法 (A Dissertation on the Political Union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強調一個有權徵課賦稅與進行條約和聯盟的「最高當局」的必要。兩年之後，諾阿·韋白斯特 (Noah Webster) 在他的美國政策草案 (Sketches of American Policy) 中也主張一個更有效率的中央政府。華盛頓、哈密爾敦、麥迪孫、賓克尼 (Charles Pinckney) 等在這時期始終表示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權力的必要。人們提起那些召集一七八七年會議的人士計劃一個強有力的全新的中央政府。這事見於法國代辦寫給法國大臣的一封信中。這說真確與否，實業和有產階級願意變更，在代表們集會於安那波里的一年後，一個規定更有權的中央政府的新憲法簽字了。

憲法的造成

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五號，各代表集會於費城，因為那年春天天氣惡劣，大多數代表耽誤了，較預定日期晚兩星期，他們已預防一切，保持開會程序的祕密，避免過早的公開。會議實際開會的詳情，見於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八號星期一的賓州郵務日報 (Pennsylvania Packet and Daily Advertiser)，在賓州新聞標題之下：

七州有足額代表出席於星期五在本城州廳開會的會議。七州已夠必要之數，諸代表着手推選主席，一致

推選華盛頓將軍閣下擔任該項重要職位。

同時派定傑克遜 (William Jackson) 少校爲這榮譽團體的祕書。

首次開會預定在五月十四號一節，沒有提到，但因天氣惡劣，到會代表人數不足。重大的會議受召修正聯邦條款，開會非常平靜，以創造完全的新憲法着手它的工作。

一七八七年夏天參加會議的五十五位代表，有堅強的國家主義者如哈密爾敦、麥迪孫、和威爾遜，他們期望一個能建立強有力中央政府的新憲法；又有佩特孫 (Paterson)、藍辛 (Lansing)、和葉茲 (Yates) 那些人物，他們期望保留聯邦，但要有更強有力的形式。代表這種見解的新澤西計劃，被提出來，作爲對各大州的直接詰難。可是羅基尼亞計畫成爲討論的主要基礎。妥協的擁護者包括有高年的佛蘭克林、狄更生、和錫爾曼等。一個極炎熱潮濕夏天在費城工作所得來的憲法，是同意、異議、和妥協的結果。無論如何，同意比異議重要得多，而妥協是代表避免傷損大多數人工作的談步。

從會議中表現出來的文件，是根據英國不成文憲法和習慣法，參照美洲經驗而表現出的思想。它的淵源可追溯到殖民地特許狀、州憲法、聯邦條款、以及霍布斯、洛克、密爾敦、孟德斯鳩、哈林敦 (Harrington)、哈里法克斯 (Hallifax)、和布拉克斯敦 (Blackstone) 諸大政治作家的學說。開創的諸先進已經構成一篇簡單明白的文件，根據權力的許可和禁止，根據抑制和平衡的制度，提出一個立憲的政府形式。會議閉幕時，若干人聲言這工作很不完備，有些人甚至準備把它重新改作。但他們造成一個憲法，不但適合於農業社會的需要，并且適合於大工業國家的，因爲它顯然有伸縮性，隨着國家的領土、人口、和經濟發展的擴大憲法，可以由修正條款、司法的解釋、立法的擴充、行政命令、習慣、和傳統，來予以變更。它原來所採取的，規定得很少民主成分，但明白承認代議政體的原則。無論如何，它柔韌得足夠成爲世界上最大民主政體的基本律。

憲法的經濟觀點

國會在憲法下被授與十八種新舊權限。最重要的新權力是：

徵收各項租稅，償付債款，釐定合衆國的共同防務和一般福利。

這樣，聯邦條款的最嚴重缺點得到補救，國會現在被授權徵收租稅和進口關稅，以及製造品、售賣品、消費、營業事項、職業、和專賣的稅收。一切直接稅項，按人口比例徵課，每十年由人口計數決定，奴隸依他們的人數五分之三計算。它又規定一切稅收議案須由衆議院發起，雖然參議院能修改徵稅的議案。國會被授與權力償付早期政府的債欠，如下列規定：

一切在本憲法採用以前訂有契約的債欠債務，在本憲法之下，和在聯邦之下同樣，對合衆國繼續有效。禁止各州徵收進口稅出口稅或任何噸位稅，也解決聯邦的一個難堪的問題。

較徵稅權稍不重要的是授與國會管制對外與州際商業之權。當憲法生效時，早期貿易限制和不平等待遇所產生的問題、惡感、和經濟損失都告終止。這條款連同禁止各州徵收關稅的規定，給予國會全權管制商業。無論如何，因為新問題發生，州際商業的廣泛意義，在數十年的時期中，漸次經由法院的判決而演變了。

劃一的貨幣制度和滿意的交易的媒介的缺乏，嚴重妨礙着商業、貿易、和製造業。爲幫助補救這局面起見，國會被授予唯一的權力鑄造錢幣和決定幣值，並規定外國錢幣的定價，那些外國錢幣在合衆國錢幣發行數量未足供給商業需要之前，繼續流通。關於國會發行紙幣的權限，沒有規定。各州不准鑄幣或發行信用期券。可是各州以特許州銀行發行紙幣之權來避免這規定。

因爲最高法院愈自由解釋憲法，所以所謂「有彈性的條款」後來成爲重要。它授權國會：

制定必要與適當的一切法律，爲執行上述各權，與執行一切由憲法賦予合衆國政府或任何部或其官吏的其它權力。

這條款許可許多法律的通過，由那些法律，憲法大大被擴充。徵稅和借款之權包含有建立和監督國家銀行之權，管制對外和州際貿易之權與維持海軍之權包含有改良河道和港口之權，從這些事上可以找到例證。

保護財產權的若干種方法。國會被授權用民軍鎮壓叛亂，並在州政府的請求時，派兵進入該州制止內亂。各州不得通過損害契約義務的法律；版權法和專利法得到認可；逃亡的奴隸逃入別一州時，該州不能認他爲自由民，而由主人的要求，須交送出來；對外的奴隸貿易在一八〇八年以前不應加以拒斥，在那時期，每名徵稅不得超過十元。南方人士關於北方對南方奴隸貿易態度的瞭解，頗有根據，因爲南方各州立法議院雖在一八〇八年以前已經廢除對外奴隸貿易，而國會却立刻在進口奴隸上徵課最高（十元）稅，并且可能儘早禁止奴隸的輸入。

憲法的批准

國會把憲法交付各州批准引起有趣的運動。起初，各方意見贊成憲法，但各地團體研究那文件後，它們開始擁護它或反對它。事實上，在合衆國歷史上首次興起兩個全國性的政黨，因爲較早期的黨，無論民黨、王黨、紙幣黨等等，範圍只是地方的而非全國的。現在在全國內，從南到北，有兩個總集團——聯邦主義者，由憲法簽字者所領導，和反聯邦主義者，由主張州權利的人士所領導，後者並包括有很知名之士，如亨利·薩穆爾·亞當斯、和克林敦（George Clinton）。

一般說來，聯邦主義派的主要力量在城市和近海岸的地帶中，而反聯邦主義派在內地比較強大。前者是國家的富有且保守的利益集團，實業和有產團體；後者大部分是債戶和農業階級，雖然他們的領袖有些是特出人物。當競爭運動時，雙方有許多辯論，全國氾濫滿小冊子文字。最重要的是見於新聞紙上、署名普勃留斯（Publius）、回答無名氏譴責新政府形式的論文。那些論文是哈密爾敦和麥迪孫所寫，有幾篇是傑氏寫的。發表之後，那些論文被收集並印刷成書，名爲「聯邦主義者」（The Federalist）。那些論文企圖影響紐約州的輿論便傾向於批准憲法。那些論文是一部特出的政治論著也是政治原理的一個貢獻。

反聯邦主義派反對憲法，因爲它規定一個太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因爲它危及各州的權利，因爲它太具貴族

色彩、保護財產權而不保護人權。權利條例的缺乏，大被發揮。反對憲法的作家之一是一七七一年提出獨立決議的李查·亨利·利氏。利氏在他的聯邦農民致共和主義者書 (Letters from the Federal Farmer to the Republican) 中，批評憲法的各部分，特別因為它的不民主。他挺公平，贊美憲法的其它部分，但他鄭重說明那時局勢不足為立時批准的口實，像聯邦主義派所爭持的。

大多數人民，作為全體看，贊成憲法抑或反對憲法，我們不能斷言，因為那時投票是有限制的，並且操在與選舉法會議代表相同的團體或階級手裏。一般的說，分野是在有選舉權階級的人物中。在許多州裏，投票的資格不高。達拉瓦，批准憲法的第一個州，規定參加選舉批准會議代表者應擁有土地五十英畝，其中十二英畝是已改良的，或值合法貨幣四十英鎊。各州所需要的資格多少有些差別，雖然有幾州裏只要納稅者便有被選資格。但所有各州中，有許多合格的投票人，因為多種原因，如惰性、冷淡、和猶豫，沒有投票。

憲法規定新政府一經九州批准憲法，應即生效。一七八八年六月，新漢布什爾，第九個州，接受憲法。維基尼亞發生爭執，但華盛頓和麥迪孫的聲望有助於維州的裁可。紐約接着批准。若干州，如紐約，作有條件的批准，要等第一屆國會選出時，在憲法中加入一個權利條例。一七八九年春天新政府施行時，還有兩州在聯邦之外。北卡羅來納直到一七八九年十一月才批准憲法，羅得島一七九〇年五月。

憲法的經濟解釋

聯邦時期國內一切經濟毛病並不完全由於聯邦條款下的政治形式，當時的問題與困難引起要求一個較強的中央政府，這政府如果被給予權力以租稅籌集款項，能做得更有效率，能恢復政府不可靠的信用，能管制並提倡商業，能獎勵並保護製造業，能發展開發西部土地的充分政策，並能在全體的利益中建立法律與秩序。要求一個較強政府的運動自然為實業、商業、製造業、和有產集團所擁護。

畢爾德 (Charles A. Beard) 和其他作家已經指出，因為一般流行做州立法議員的財產條件，所以他們所

舉的憲法會議代表當然是有經濟利益的人士，那經濟利益會使他們願望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他們大多數是從市鎮或沿海附近來的律師，他們對他們在費城工作的結果有立即、直接、且親切的興趣，並且多多少少從憲法的採取中得到利益。畢氏敘述他的發見，指出出席憲法會議的五十五人中，四十人擁有公債，十四人曾作投機性質的土地投資，二十四人放債取息，十一人或十一人以上經營實業、製造業、和船業，十五人擁有奴隸這財產。在直接個人的經濟利益上，沒有市鎮的技工和工匠與小農階級的代表。解釋這段文字，十分明顯的是，有些代表多多少少被自利心所激起，這層晚近許多歷史家說過；但我們該記得，因為憲法構成者代表保守的、資本主義的、和有產的階級，與農民大眾是對立的，所以他們造成一個較強政府，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有真正需要，假使國家要在經濟上進步的話。他們這樣做，實際便宜了他們自己的集團。可是，像華盛頓、麥迪孫、佛蘭克林等這些人士的愛國心和為公的精神，是無疑問的，因為當黑暗的革命期間，他們在獨立戰爭中冒險他們所有的東西，甚至生命。

憲法的經濟解釋不是完全新的。合衆國第二屆總統約翰·亞當斯說過，聯邦會議是海口市鎮商業人民的、擁有奴隸各州的、革命軍軍官的、和各處有產者的作品。其他作家表現過他的經濟觀點。可是這不是大多數十九世紀歷史家所持的一般看法，他們走向另一極端，多多少少證明憲法的構成者是超人和理想主義者。他們同意英國政治家葛萊斯敦 (Gladstone) 的說法——葛氏說美國憲法是人類心志一時所造空前的偉大作品。

畢爾德於一九一三年為創造憲法的極端經濟解釋作一示範。畢氏指出：憲法不是全體人民所創造，如法學家所說；也不是各州所創造，因為南方廢止論者總是爭辯着；但它是一個集中的集團（資本主義的、與農民對立的）的作品，那集團的利益不知道有州界，並且在眼界上是真正全國性的。

評論家回答憲法會議在它的程序中造成一個政變這一含義，說那篇文字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企圖，想顛覆我們的一切傳統思想，想顛覆構成我們國家政府者的動機和宗旨；說那篇文字應用今日問題的觀念於過去的觀念；說那篇文字想縮小開創者的工作為一個卑鄙的個人利益基礎，而對那時代的整個經濟和背景沒有適當說

明；說那篇文字對於尋求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或物質利益的力量，沒有衡量到。估計那解釋的價值，最好承認那篇文字是重要的，並含有真理成分；但它只是整個複雜景象的一部分，忽略去許多，甚至有關憲法構成之動機的事。用畢氏夫婦的話：任何文化的遺產、經濟、政治、文明、和國際支派，都被命運密切織成一片織物，人類眼力不能辨識它的經緯線的開端。任何經濟解釋，任何政治理論，任何文學評論，任何美學欣賞，忽略這複雜的事實，必然是淺薄的。

樹立新政府的信用

新政府在憲法之下最重要急切的問題集中在財政上。政府會計政策的發展，大都落在財政天才、第一屆財政部長哈密爾敦手裏。哈氏對他的事業很有準備，尤其具有英國和其它外國財政的知識。他給國會的咨文，成了爲恢復公共信用和刺戟一般繁榮而通過法律的基礎。經他的鼓吹，國會在憲法下的財政權力得以形成，國庫得告解決，青年的共和國不久得到少數歐洲國家所具的信用。

在哈氏受任財政部長之前，國會已經通過一種關稅條例和一種噸位法律，分別待遇，有利於美國航業。可是這些全是哈氏制度的主要部分。他覺察到國會的熱心，並且到某種程度是合作的。人們也該記得，那些計劃是藉助於華盛頓的冷靜判斷而作成的。

哈氏就任之後，他第一件憂慮的事是國家的負債。一七八九年，合衆國欠外國一千一百七十一萬零三百七十八美元，欠國內四千二百四十一萬四千零八十五美元，本息在內。哈氏在致國會的報告中，計劃以創立新證券交換貶價舊券的辦法，依額面價格清償這些債款。此外，哈氏建議未還的各州革命戰事債務應由聯邦政府承認。他深信這行爲會聯結各州使它們對中央政府一致效忠。他推薦創設一種減價基金，以穩定政府證券的價格並準備還本。他的報告最大膽的部分是建議國會組織一所合衆國銀行，該行將以許多需要的銀行便利供給政府和全國。他贊成一種倣效英格蘭銀行的制度，但要在全國各地有分支。

國會議員全體贊成外債應全部償還，爲這目的，通過有一種法律；但完全贊同到此告一終止。當研究到償還內債的一件法案時，反對發生。代表革命時期以來國家債務的公債和證券，售價低到百分之二十五。投機家從原持票人以跌落的價格大量收買許多證券。投機家認依照面額償還爲大利。儘管有人反對，儘管便宜了銀錢兌換商，法案還是被通過。

要聯邦政府承認州債的建議，在國會議事廳裏引起巨大的反對。有些州，如紐約和維基尼亞，已經相當減少了它們的債務。馬薩邱塞和南卡羅來納的債欠都大。有大債務的各州和握有州證券的，自然應該理解哈氏的承認計畫。亨利所起草的維基尼亞對這計畫的抗議，引起哈氏說，「這是一種意氣的第一個預兆，它必須被滅却，不然它將滅亡合衆國的憲法。」這法案在衆議院的失敗沒有使哈氏失望。他反巧妙的擬出一個計劃保證成功。哲斐孫已從歐洲回來就任國務卿。有哲氏的幫助，哈氏獲得協議，由這協議，國會中南方代表，當法案重新提出時，將取得州債的承認，而以位置國都於波陀麥克岸上作爲報答北方代表。這時這案子是件嚴重的，因爲人們已主張過許多地點，如紐約、費城、特林頓、普令斯頓、巴爾的摩、和薩斯克哈那 (*Susquehanna*) 河畔。哈氏哲氏的協議如所計畫的被通過。承認州債與定都華盛頓兩法案都得通過。許多年後，哲氏悼惜他爲承認州債出力的事，多少不情的說哈氏舉債愈大，給哈氏所雇的人用款愈多。承認的問題在憲法會議中已經提起過，所以不是個全新的事。哈氏這樣人士所想像的真正危險是聯邦的瓦解。

哈氏在一七九〇年十二月的一件分別的報告中作了一個中央銀行的計畫。他在這計畫中指出這一種制度的需要連同它的優點。這計畫使州權擁護者屈服。甚至衆議員麥迪孫都在憲法立場上提出反對，並提醒人們注意憲法會議曾經斥過授予國會組織特權一案的事實。

哈氏辯護他的計畫的這部分，所持立場是中央銀行能作政府會計經理人，能作公款保管人，能管理貨幣，能補助增加活動的資本，如果要擴充工商業，活動資本是必要的。因爲在美國歷史上是初次，他建議這樣一件國會的條例在憲法概括權力的基礎上，合乎憲法，但他主張每種概括的權力必須基於明言的權力和必要且正當

的條款。他又指出代表一個自主國家的國會，擁有結局的權力——任何自主的州所能承擔的權力、組合的權利是其中之一。國會將這法案付諸表決，獲得通過；華盛頓經過許多考慮並和他的內閣評議之後，簽准該案。

這銀行得到二十年的特許，資本定為一千萬美元。政府可以持有股份五分之一，根據這基礎，可以任命董事人數的五分之一。它受委託接收存款，借款給私人 and 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為財政部管理存款與支出之款，發行票據到它的資本與存款的總額，設立分支。它的總行於一七九一年開幕於費城，它在青年共和國的經濟生活上佔一最重要的地位，尤其穩定全國正發展中的銀行制度。政府開始於一七九六年出售它的銀行股份，當督麥採執政時期，處置政府所有全部股票。外國投資家收買去大多數股票。一八一一年特許滿期，國會拒絕重新特許。

貨幣鑄造制度和造幣廠的建立，根據於另一件哈氏的報告。一七九二年的造幣廠條例在費城創設一所造幣廠，並且建立雙本位制。銀元含銀三百三十一公分，和西班牙銀元相同。金銀比例定為一比十五。因為貴金屬的稀少，到一八〇七年，每年的硬幣鑄造額才超過一百萬美元。

早期關稅收入不敷，國會經哈氏勸告，於一七九一年通過土產稅條例，徵課蒸餾酒類稅與蒸餾廠稅。這對賓西凡尼亞西部和維基尼亞內地的人民是備虐待，他們把玉蜀黍的大半做成威士忌酒，西部的主要運輸品。許多怨憤，如權力集中於上層階級之手聽命哈氏政策，開放密西西必與西部航行的失敗，投機事業引起的土地漲價，合宜的交易媒介的稀少，政界薪俸階級的成立，引起反對。藐視法律、並一些暴動。由於哈氏的勸告，華盛頓命令民軍出來鎮壓賓西西部的變亂。結果強制人們服從法律，加強哈氏和方興的聯邦主義黨的政治力量。這有增大新政府威信的功効。

第八章 西部的開發

阿帕拉幾山以西的初步進展

一七五〇年前後，南方諸殖民地人口約向西散布雖然較大，邊地却慢慢移向阿帕拉幾山。新英格蘭的低地區域比較狹窄，但繼續向南，漸漸展寬，兩卡羅來納的山，距海約二百五十英里。中部和南方諸殖民地的向西殖民因此更爲寬闊四散，這些區域的內地土地爲日耳曼人、蘇格蘭愛爾蘭人、荷人、英人、和其他殖民所佔住。

山以西的首次人口移動湧入後來名爲田納西的地帶。首批常住的殖民，被貿易者、捕獵者、和早期土地公司經紀人的故事所引誘，早在一七六九年便已從維基尼亞和兩卡羅來納的內地向田納西區域推進。儘管以西有好戰的印第安人，儘管一七六三年的宣告禁止越過山峯之外，殖民地在比安 (William Bean) 和羅伯生 (James Robertson) 等領導之下，沿瓦陶卡 (Watauga) 河成立。

人口增加，拓殖先鋒在他們當中發現若干逃到邊地躲避東部審判的犯人。殖民地當局的權力被森林大山所隔絕，不能達到，殖民在成文條例之下建立政府，名爲瓦陶卡大會。實施於一七七二至七七年。在這種多少模倣維基尼亞的政府形式之下，他們建立成年參政權，組織民軍，登記地契，發布結婚證書，審判並處分罪犯，並與印第安人進行談判。這大會成爲後來許多小共和國的模範，那些共和國，當人民不斷向西移到，在相似的環境下成立。

其它集團殖民於這區域，當革命時期，成爲北卡羅來納州的華盛頓郡。一七八四年北卡州把它的西部土地割讓給美國時，殖民爲獲得有秩序的政府起見，組織佛蘭克林州。割讓案雖很快就被取消，佛蘭克林州，州

長塞維爾 (John Sevier)，維持着朝不保夕的生存四年之久，對付印第安人的困難，西班牙人的陰謀，得不到國會和北卡州的承認，是它的顯著現象。北卡州在一七八九年光景重建管轄這區域之權。一七九〇年北卡州二次割讓它的西部土地之後，那地帶組織爲俄亥俄河南區域。一七九六年，田納西得到州地位的許可。

同時光景，肯特基地帶正被作爲殖民地。這運動的最初重要領袖是波恩 (Daniel Boone)，他在對法國人與印第安人的不幸的布拉多克 (Braddock) 戰役服役時，對阿勒根尼 (Allegheny) 山外的西部發生了興趣。波氏代表邊民和內地森林居民的流行觀念，成爲美國的模範墾殖先鋒，幾乎於歷史上的一位神話人物。拜倫 (Lord Byron)、費爾遜 (John Filson)、佛林特 (Timothy Flint)、和一羣後來作家用過甚的敘述，在波氏四圍造成一種神話和傳說的空氣，把事實與小說混合得沒有分別。

革命之前，波氏費過些功夫探險肯特基荒野。但早在一七五〇年，傑克 (Dr Thomas Walker) 爲忠信土地公司勘察，已經走過昆布蘭峽谷 (Cumberland Gap)，進入肯特基東部；第二年，吉斯特 (Christopher Gist) 從俄亥俄流域進入肯特基。其他白種人進入肯特基區域，芬德萊 (John Findley) 於一七六九年引導波氏到這地帶。後此幾年中，許多獵人和勘查者走過這地。最初在肯特基的永久殖民地於一七七五年發軔於哈洛德鎮 (Harrodstown)、波恩市 (Boonesborough)、麥克卡利要塞 (McGury's Fort)、和聖阿塞 (St. Asaph)，由哈洛德 (James Harrod)、波恩、和特蘭斯凡尼亞公司 (Transylvania Co.) 的亨德孫 (Judge Richard Henderson) 等所領導。

最初殖民地成立後的十年中，印第安人的侵襲時常發生，有時至於流血。可是人們還經過昆布蘭峽谷、並取道皮芝堡 (Pittsburgh) 與順俄亥俄河傾注入肯特基地方。一七八四至一七九二年中間，爲州地位的利害舉行過十次會議；一七九二年，肯特基被允以州的資格加入聯邦。

墾殖先鋒也移入皮芝堡地帶。法印戰爭時，皮德要塞 (Fort Pitt) 建立於一七五八年，給英國控制權在俄亥俄一個軍路據點。布拉多克路和福勃斯路 (Forbes Road) 這兩條軍用道路穿過荒野，聯接皮德要塞和東部殖

民地。一座有一百四十六家房子和三十六家草房的鄉村，於一七六〇年在要塞保護之下慢慢發達起來。貿易站在朋伏阿克 (Pontiac) 叛謀之後還得殘存，一七六四年爲坎柏爾 (John Campbell) 所正式劃地設計。貿易者、捕獵者、趕騾人、東部亡命徒、開墾農民、和印第安人構成它的最初期人口。這地帶成爲有鋸木場、製革場、石灰窯、貿易棧、煤礦、玉蜀黍田、草田、和薩塞國的熱鬧邊地社會。

革命時期中，青綠路谷、明淨川流、和豐足獵物的故事，引誘過許多人到阿勒根尼與摩農卡希拉 (Monon-cahela) 兩河匯合爲俄亥俄的去處。戰爭之後，人數增加中的移民尋求新開發的西部。摩農卡希拉地帶成爲一條大道，壯健的墾殖先鋒和他們的家眷在道上向西走上他們辛勤艱苦的旅程——墾殖者瞻望前途，想在肥沃的原野中建立他們的家，投擲他們的精神、勇氣、和雄心以對孤立、貧困、和艱難。一七八三年以後促起殖民到西部去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英國對向西移民限制的取消，和約後數年中慘淡的實業不景氣，維基尼亞農作物的歉收，狡猾的土地投機家的鼓勵，華盛頓軍隊退伍軍人的土地慾，西北條例的通過，威恩 (Anthony Wayne) 在倒樹地方 (Fallen Timbers) 的顯赫勝利和因此造成的印第安條約。皮芝堡已經成爲到西部去的重要關口。

土地政策的發展

獨立獲得了，人們要求分配國家領土的方法與計畫，也要求處理西部土地的正規政策。西部是否應屈從三州的殖民地管制，是個問題。如果不應那樣，那地帶必須建立其它形式的政府。在聯邦時期中，人們爲國家土地的勘查、售賣、和治理，想出一種絕妙政策，雖然這是昏庸柔弱的國會的工作，基本土地政策的發展是一件明白的成功。

一七八五年，國會制定一件土地條例，規定測量與用明白界限劃分政府土地的科學化制度。若干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私人地產以樹木、木樁、湧水、和大石頭這種標識作界限辨認，結果在有爭執的權利上發生紊

亂、法律訴訟、和個人不平。新英格蘭的長方形市鎮制度是這種古計畫的新方案。一七八五年的條例採取這計畫，規定測量的單位爲三十六方英里的市鎮，根據經度的子午線和緯度的平行線。每鎮再分爲三十六區，每區六百四十英畝。當國家領域增加新土地，並且開放爲殖民地，直到太平洋，整個美國歷史中，始終用這種測量計畫。有與這計畫不同的例外，如俄亥俄的維基尼亞軍用保留地和其它區域的一些私人地產。除却規定一種有效率的測量制度，這條例又開列售賣土地的條款。一般情形，依照新英格蘭殖民地建立的先例，每鎮保留一區爲維持學校之用。其餘測量過的土地按一區或一區以上的塊數拍賣，最低價格每英畝一美元。往西去的人很少出得起六百四十美元購買一區的，結果土地賣得很慢。

初次在條例下的測量是地理家赫欽斯 (Thomas Hutchins) 開始測量，但仇視的印第安人、疾病、和惡劣天氣耽誤工作，並使測量結果不正確。兩年之後，土地付諸售賣。但政府土地的售賣不快。

國會在大減價分配土地給大土地公司上，多少更有成功。俄亥俄同僚公司是一羣革命戰爭軍官所組織，他們對西部土地大感興趣。普特南 (Rufus Putnam) 和杜柏 (Benjamin Tupper) 兩將軍領導的一羣新英格蘭退伍軍人，執有國會所給替代薪餉的債券，在莫斯金貢 (Muskingum) 河一帶購買一百五十萬餘英畝，出價一百萬美元，可以用跌價的政府紙契付款。這羣人因爲財政困難，沒有收買下全部土地，但於一七八八年在俄亥俄河北的馬立塔 (Marietta) 組織有一處成功的殖民地。另一家對俄亥俄有興趣的大公司，賽奧托公司 (Scioto Co.)，得到購買近五百萬英畝之權。第三家，賽謨斯公司 (Symmes Co.)，主要構成分子是新澤西與賓西凡尼亞退伍軍人，在俄亥俄的大小邁阿密 (Miami) 兩河間獲得大片土地。自一七八八年開始，成立有若干處殖民地，其中一處成爲新新那提 (Cincinnati)。

代表土地公司的卡特勒牧師 (Manasseh Cutler)、帕孫斯 (Samuel Parsons)、和普特南將軍，在一七八六與八七兩年瀕死的國會中的巧妙運動，結果不但造成土地的大售賣，並且造成一種西部的政府形式。哲斐

孫德例與修正條文，早於一七八四年為國會所接受。這條例分西部土地為區域或殖民地，並規定一種臨時政府的形式，有長官一員、秘書一員、和法官若干員，直到那區域有人口二萬，能成立永久的州政府為止。

三年之後，著名的西北條例為俄亥俄以北、密西西比以東的地帶規定一種政府形式，後來分成少不過三州，多不過五州。它規定一個臨時政府，有長官一員、秘書一員、法官三員，由國會任命。到區域內有自由的成年男子五千八時，須成立一個代議制的立法議院；區域內的人口達到六萬人時，它的居民可請國會請求予以州的地位。建立宗教自由、禁止奴隸制，保障英國自由的基本權利、規定印第安人公平待遇、鼓勵教育、保護將來區域內居民的權利的一種權利條例，包括在西北條例裏。一七八四年的喬斐孫條例貢獻給美國的土地政策一個基本原則——最終的州地位，但它沒有規定設立行政機構的細則，也永沒有實行。一七八七年的條例奠立政府原則和基本權利，這些原則和權利，當地方擴展後，反復重行制定。

土地政策初次修正於一七九六年。法律首訂制定關於瀕海西部土地的早期西北條例的條款，並且設置測量總局。土地拍賣與出價最高者，依每英畝二美元的最低價或高於最低價，六百四十英畝仍舊是購買的而最小單位，但許可於一年期內付清地價。這法律是初次失敗，實行之後，只售出五萬英畝。因為最低價當還是昂貴，而單位畝數定得太小，一個殖民民無購買這許多地需要。接着這法律的是一八〇〇年的赫利孫條例，由它的負責構成者，西北區域出席國會首屆代表兼公地委員曹士席特河孫 (William Henry Harrison) 而得名。它規定在某些區域內三百二十英畝給小農並出售西部土地。每英畝二美元的最低價格仍舊保留，但許殖民民於四年期內付款；土地漸漸設立於邊地，改正管理機關以限制小農戶。這法律於一八〇四年被修正，許可購買一百六十英畝。

一八二〇年光景，甚至新政策都顯然不能完全行得通。大片土地售賣出去，但許多殖民民為他們的剩餘生產給予他們報酬不大，覺得不敷償付他們購買土地延遲清償的款子。有些農民，被一八一二年戰爭後穀類和牲畜的高價所鼓勵，添買了比他們能償付更多的土地。一八一九年的恐慌，一半由過分的土地投機事業所促成，

顯示出許多西部人士的悲惨地位。債臺迅速堆築起來，國會不得不通過救濟殖民的法律。政府面對着收回約三分之一、價值二千萬美元的契約土地這一問題。經過許多議論，一八二〇年一宗新法律廢却賒欠制度，減低公開發賣的最低價格每畝一美元二角五分，並規定發賣地段小至一區的八分之一。這樣，一八二〇年之後，任何有一百美元的人可以買地八十英畝。這辦法直到一八六二年依舊是基本的土地法，那年的宅地條例規定如具有某種條件，免費授予一百六十英畝。

一八二〇年以後去邊地的許多人士甚至缺乏購買八十英畝的一百美元。他們的唯一解決法是占住土地，沒有土地所有權，這種辦法在殖民地時代已經起於維基尼亞和賓西凡尼亞等處。當移民浪潮急速經過占住者的粗陋木屋和小片墾地時，佔住者常見到他們的土地被標出售，被賣給了別人，迫得他們搬開常常努力多年經營的家。占住者早就向國會請願給他們預先購地權，免得他們要與投機家競爭出價，假使他們完全有錢出價。一八三〇年以前，十六個特別團體獲得預先購買權，後幾年有其它團體獲得。一八四一年，一件一般的預先購買辦法獲得通過，首次承認占住測量過的土地為合法。占住者得到權利，在投機家能出更高價格之前，以最低價格購買他們的土地。這條例對西部人士是個勝利，但沒有使他們完全滿意。條例不適用於未測量過的土地，也沒有規定免費給予殖民。這法律實行到一八九一年。這時有勢力的利益團雇用違法投票人替他們預先購買有價值的土地，這法律被濫用得厲害。土地官吏的賄賂行為和監督的弛緩造成許多腐敗情形。當公共情緒被激起來，這法律被取消。無論如何，當它實行的早幾年中，它保護過占住者，在早期土地制度上佔有重要地位。

西北區域

阿帕拉契山外，俄亥俄以北，密西西比以東，諸大湖以南的地帶以「舊西北」知名。一七八三年造成永久獨立的條約，也把這區域給予美國人，如以南的地帶一樣。要求分得這區域的若干州放棄它們的權利後，這區域成為公共領域的一部分，於一七八七年正式組織為西北區域。一七八五年的西北條例已經規定市鎮的測量，

再分爲區。地價可用硬幣或用大陸證券償付；給予革命軍人的土地憑證也被接受。

一七八七年在這地帶上廣闊散布有四萬五千印第安人，二千法國人，一些英國人，和若干黑人。殖民事業很慢，部分由於有印第安人的威脅存在。儘管若干家以廉價獲得大片土地投機的土地公司想在俄亥俄地方開闢新地帶，以馬利塔爲開始的最初殖民地，在一七九四年威因大勝印第安人於倒樹地方以前，很少進步。在接起的一七九五年格林維爾 (Greenville) 條約中，印第安人放棄他們對南俄亥俄大部分的要求，並且同意移動西去。這條約建立成印第安土地與開放爲殖民地地帶的明白疆界。俄亥俄的大部分後來開發爲殖民地，更多人口湧入這地帶。區域形式的政府成立於一七九九年，四年之後取得州地位。

有希望的墾拓先鋒川流不息的西進，過俄亥俄入印第安納區域。一八一二年戰爭時，殖民地迅速發展，一八一五年的區域戶口調查明示印第安納有入口六萬以上。當一八一六年州政府成立時，它的人民大多數居住沿南邊界，沿俄亥俄邊疆線，和沿瓦巴士 (Wabash) 到高原 (Terre Haute)。在這州的別部分有居民之前，意大利諾的接連地帶已經有移民潮流。一套印第安條約，廓清印第安要求的地帶。一八一八年，意大利諾以人口四萬被允加入聯邦。成千成萬的人次第羣集各區，殖民事業的速度可以在人口統計中見出。

墾拓先鋒湧入俄亥俄、印第安納、和意大利諾，忽略舊西北的北部。法國人在後來密西根北部地帶的早期歷史中做過些事。從十七世紀之初起，這地帶先後爲新法蘭西、英國、和美國的荒野前哨，歷二百年之久。至一七六三年法國管轄之末，它是印第安貿易的中心；英國以一七六三年的宣告把它作成一個印第安保留地；一七七四年，它被歸入新設的魁北克省範圍之內。美國雖由一七八三年條約的規定，得到這區域的一部分，但英國不肯放棄西部戍地站，這時期這區域仍舊屬英國統治。直到一七九六年，美國國旗才在狄特羅升起。密西根區域的面積時時擴大，時時縮小。一八一二年後，在美國殖民方面，這地帶是很有趣味的。後來，印第安所有權消滅，土地肥力的知識明瞭，意大利 (Erie) 運河開通，密西根進入西進運動的眼界內，當移民入境的潮流興起，這區域有被選爲州的資格。在它被允加入聯邦之前，接着和俄亥俄爲疆界起過長期爭執，在一八三三至三六年

不流血的托勒多 (Toledo) 戰爭中達到頂點。國會爲解決這問題，許可密西根加入聯邦，條件是接受上半島 (Upper Peninsula) 的一片土地，約九千方英里，以代替糾紛的托勒多地帶。一個會議否決這建議，因爲那土地似乎是片荒瘠之地；但市民的非官方會議，被拖延所激起，表決接受那協議，國會沒有等待考究新會議的狀況，於一八三七年允許密西根以州地位。不久之後，人們發現上半島蘊藏有大銅鐵礦的驚人富源。

密西根湖西的威斯康新，具有密西根相似的早期歷史。法國探險家、傳教士、和捕獵者是將近二百年中在這地帶的唯一白種人。在美國管轄之下，它成爲西北區域的一部分。一八一二年戰爭時，印第安人和區域裏少數殖民左袒英國人，但美國國旗於一八一四年首次飄揚於狗草原 (Prairie du Chien) 的雪爾壁要塞 (Fort Shelby)。戰後，當英國人依照根特 (Ghent) 條約的條款撤出這地帶時，要塞建築了，軍隊管轄這區域直到一八三六年威斯康新成爲正式的區域。這時期中，美國毛皮公司的經紀人和美國獨立的毛皮貿易者，維基尼亞、肯特基、和田納西的鉛礦礦工，引導着墾殖者的先鋒。對印第安人起有許多困難，印第安人特別反對被礦工所侵害，因爲印第安人多少年來自己鎔化大量鉛品，交換美國和加拿大商人的貨物。一八二七年的文尼白哥 (Winnebago) 戰爭之後有一八三三年的黑鷹 (Black Hawk) 戰爭，結果是印第安土地的割讓。入境移民迅速增加，一八四〇年的區域人口調查有三萬人。除却從較舊各州來的人外，日耳曼人、挪威人、比利時人、瑞士人、愛爾蘭人、和波蘭人在這地帶裏占定土地。一八四八年威斯康新成爲一州時，有人口二十萬人以上。

舊西南

舊西南這名詞，一般說來，是應用於俄亥俄以南的地帶，一直向西到密西西必河，雖然這區域界限的歷史觀念向來不像舊西北的正確。在這總區域內，田納西和肯特基兩地帶首先有殖民居住，在十八世紀終了以前，已被允有州的地位。不久之後，棉花很快接着菸草爲南方的主要商品農產物，從舊南方來的種植家和農民向西移往阿拉巴馬、密西西必、和路易斯安納的肥沃地方。

阿拉巴馬的歷史起源要追溯到西班牙的佔領北美。這地帶被西班牙人、法國人、英國人、最後被美國人所佔據。十九世紀之初，從地方已耗竭的沿海菸草地方來的種植家，攜帶奴隸移到此地。英國和北方興工廠對棉花原料的需要，開闢成一個市場，一時似乎是無厭足的。我們該注意，雖然小農民、專門職業者、和其他人等移入西南下部，在包括有少數南方沿海的舊貴族家族上，這地帶的移民和其它西部各區的少有差別。阿拉巴馬於一八一九年達到州地位。

移入密西西必的移民在性質上類似它的早期歷史。十九世紀之初，路易斯安納大購買之後，這地帶的一部分，如阿拉巴馬的一部分，染有疆界糾紛和有問題的土地所有權。一七九五年，喬治亞立法議院在放棄聯邦條例實行時所議定的該州公地給聯邦政府之前，以五十萬美元代價售賣出更大部分現在阿拉巴馬和密西西必的土地給四家土地公司，這四家公司是各界各地人民所組成。有些通過法律的議員是公司的代表，這「雅速」(Yazoo)土地欺騙案引起全國的注意和批評。結果，第二年的新立法議院廢除這條例，燒掉一切有關此案的文件。雅速要求者控訴到法院，也控訴到國會。經過多年辯論，一八一〇年的弗勒支 (Fletcher) 對貝克 (Peck) 一案到達最高法院，判決廢除法律為不合憲法。最後，國會償付要求者超過四百萬美元。那時，密西西必各部分的主要居民是棉花種植者。一八一七年達到州地位，較阿拉巴馬差不多較早兩年。一八三〇和三二兩年，州內印第安土地的開放為殖民地促起另一次移民湧入這地帶和相連接的西南肥沃地帶。

新領土的獲得

美國發展的最顯著現象之一是新領土的獲得。接二連三很快的西部新地帶，加入大西洋與密西西必河間的原區域，渴望土地的殖民，迅速移到西部新地帶上去。十九世紀中葉光景，美國國旗各路飄揚到太平洋，廣袤的地帶雖仍有未被人們居住的，可是舊的西部邊界已逐步向西推進。在極西部，一個新的東向邊界在發展中，因為人們在太平洋沿岸探求黃金，開始向東移到洛磯山。

新國家的首次土地獲得是一八〇三年的路易斯安納。那地帶成爲歐洲外交的抵押品歷一世代以上。七年戰爭結束時，法國放棄對它的一切要求，西班牙的主權得到承認。但那世紀的後期，法國想藉外交手段恢復它。拿破侖藉一八〇〇年的聖伊爾德豐索 (San Ildefonso) 祕密條約從西班牙君主得到它，以建立西王女塔巴馬王子 (Prince of Parma) 爲意大利 特魯利亞 (Etruria) 一邦的君位爲交換條件。西班牙從路易斯安納沒有得到多少利益，但它的放棄却不顧國家威信和它可能的未來價值。這一個有勢力國家的土地割讓驚動了許多西班牙大臣，因爲條約的談判沒有使他們知道。在另一方面，法國再度夢想管轄密西西比流域，與建立在美洲的殖民地帝國——拿破侖所計畫的供給歐洲新國家的一座穀倉。

●路易斯安納總管西班牙祕令對美國船隻封鎖密西西比河這一消息傳到美國，約在同時，路易斯安納已割與法國的傳聞也到達華府 白宮 菲斐孫那裏。傳說起於出洋船隻所裝貨物轉運時存放權的取消，那權利是以前在一七九五年特許的。合衆國新西部地帶的商業大部分取道新奧爾良經營，比較向東經過諸山爲多，西部居民受到極害驚慌。他們盼望總統予以解決。哲氏毫不猶豫，任命門羅爲特使，協助美國駐法公使立文斯敦 (Robert R. Livingston)，訓令爲奧爾良島和兩佛羅里達出代價一千萬美元，誤信該數地爲法屬。法國假使拒絕，使節將在密西西比河口探求一小塊土地，或在新奧爾良設法永久的存放權。

門羅到法之前，立文斯敦已經開始談判，幾乎被法國外相達賈蘭 (Talleyrand) 求售路易斯安納全部的建議所驚倒。這建議的原因，可從一八〇三年春天先後，拿破侖的美洲帝國計畫已經碎裂這件事實上看出。法國派往聖多明各 (Santo Domingo) 島法屬殖民地的軍隊，剿滅新世界「會社 拿破侖」圖桑 (Toussaint l'Ouverture) 所領導的革命，這法軍已被黃熱病與黑人的抵抗所消滅。由於英國計畫再取敵對行動，一種英美聯盟的謠傳到達法國，亞眠 (Amiens) 停戰協議，歐洲戰事的一個中斷，廢棄不用。因此拿破侖破舊賣 路易斯安納全部給合衆國，以獲得繼續作戰必需的一部分款項。同時他想法子安慰美國人，怕他們會和英國人聯合起來。當哲斐孫接受以一千五百萬美元的代價割讓路易斯安納大區域給合衆國的條約時，他疑問這樣一件土地大

購置的憲法外，並建議給憲法一件修正條款。但贊成這事項的美國人士的一致同意，內閣閣員和其他顧問的修正條款為無必要，在交通緩慢的時代中趕緊完成這件交易的需要，使西班牙制下他的憲法躊躇，並提交這修約到參議院。儘管西班牙的憤慨與惆悵——因為拿破侖答應過不處置路易斯安納給別國——路易斯安納還是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正式轉移給法國，第二個月由法國轉移給美國。這區域的範圍有一百一十七萬二千方英里，幾乎包括現在十四州的面積，和現在的二千四百萬以上的人口。這大購買解決密西西必的控制權問題，並且明顯開始美國擴展的新紀元。

新得領土，邊界模糊不清。割讓路易斯安納給美國的條約說範圍和現在在西班牙手中與過去法國擁有它的相同，在西班牙與其它國家訂約之後，也該如此。這是混亂且矛盾的，因為西班牙管轄下和法國管轄下的疆界不同。當美國探求一個明白邊界，尤其在密西西必河以東的商區，達賽爾回答說，「我無法給你指明；你們已經買下一件便宜貨，我想你們還是竭力利用它吧。」此後幾年內，美國佔領西佛羅里達作為路易斯安納大購買的一部分。不但對這問題，並且對東佛羅里達，與西班牙的爭執繼續下去，因為西班牙在美洲的勢力，因歐洲戰爭而趨鬆弛，兩佛羅里達成為印第安擾亂、劫掠、探險、和土地投機事業的場所。一八一二年戰爭時，兩佛羅里達成為英軍隊的戰場。戰後，森密諾爾族 (Seminole) 侵擾美國的南部，侵擾後，回到他們人跡幾乎不能穿過的叢林澤地裏去。傑克遜 (Andrew Jackson) 奉命領率他的田納西軍隊討伐森族。他把西班牙人逐出若干地帶，並擒獲兩名鼓動並幫助印第安人反抗他的英國臣民，把他們絞斃。

這時西班牙被戰爭弄得衰弱，又正因革命而喪失它的美洲殖民地，顯然不能維持在兩佛羅里達的秩序。西班牙決定與其被人奪去，不如把兩地賣給美國。一八一九年簽訂、一八二一年批准的亞當斯歐尼斯 (Ortiz) 條約，轉移兩佛羅里達給美國。西班牙在這交易上沒得到錢，因為議定的五百萬美元用於償還美國會向西班牙的要求。儘管許多美國人反對，合眾國政府同意西班牙無爭論的領有德克薩斯，因此放棄路易斯安納購買條約的不明白規定所引起的一個要求。一條密爾形線從南的薩賓 (Sabine) 河邊起，向西到太平洋的緯線四十二

度。因此西班牙也放棄它在北邊俄勒岡的任何要求。一道明白的西界已爲美國標出，與西班牙在模糊不清的要求上的爭執一終止。畫界那年，墨西哥背叛，脫離西班牙而獨立。可是這疆界爲新墨西哥政府所接受。

一八二一年，少數美國人開始遷移入德克薩斯。奧斯丁 (Moses Austin)，一位有土地慾的美國墾拓者，曾經移居過許多地方，最後到密蘇里，從墨西哥的西班牙當局得到許可，在德克薩斯殖民三百家。他在能實施他的計畫以前便死去，他的兒子史梯芬·奧斯丁 (Stephen F. Austin) 領導着團體到南方，在勃拉索斯 (Braços) 河下流建立一處殖民地。新墨西哥政府承認西班牙特許的條件，並爲同樣原因——在墨西哥北部建立一個緩衝國，給他們許可。在墨西哥通過的殖民法律之下，入境移民得到鼓勵，但殖民必須信奉天主教並用西班牙語爲正式語言。大片土地授與奧氏的那些人士，他們領導許多家族到那裏，和墨西哥人通婚的更得到額外授與。免費土地這磁石吸引來殖民，大都來自美國，但有少數來自英國、愛爾蘭、和日耳曼，移入德克薩斯。美國殖民從一八二七年的一萬五千人發展到一八三六年的三萬人。大多數美國人來自南方，雖然有些零星的殖民來自各州。許多南方人攜帶他們的奴隸，儘管墨西哥憲法與法律禁止奴隸制。那些法律一度爲美國人的利益起見而撤廢，但後來，奴隸在主奴契約的基礎上被帶入德克薩斯。美國人並不完全同意殖民法律，由於他們並沒有用西班牙語爲官話，而信奉天主教者只少數人。

一八三〇年左右，墨西哥政府歡迎美國移民的態度變爲公然的不信任。原因有幾件事。約翰·琴西·亞當斯 (John Quincy Adams) 和他的繼任者傑克孫想購買德克薩斯，引起墨西哥的懷疑。土地所有權的爭執使有些美國人堅持成見。又一起，當科阿韋拉德克薩斯 (Cochila-Texas) 省成立，給墨西哥人在立法上佔着優勢，爭端隨之而起。懷疑和爭執的結果，墨西哥政府重新注重反奴隸制的法律，禁止美國再入境的移民，派遣墨西哥軍隊到美國殖民地，徵課更高的關稅，增設關卡。美國的抗議得不到結果，接着發生爲自由的奮鬥。促成德克薩斯獨立戰爭發展迅速的事件，必須從墨西哥本身的不安定情形上觀察，因爲累次革命都使政府很快的變更。

阿拉摩 (Alamo) 和哥里阿德 (Goliad) 等處慘案之後，接着是聖查新托 (San Jacinto) 戰役，聖休斯頓 (San Houston) 領導的德克薩斯人大敗有聲有色但善用詭計的墨西哥總統聖安納 (Santa Anna)。聖安納為獲得自由計，允許德克薩斯獨立，以大河 (Rio Grande) 為界。德克薩斯新共和國出現，但墨西哥不承認它的獨立。德克薩斯人在他們奮鬥中得到美國幫助。美國人在德克薩斯幫他們作戰；美國諸城市籌集款項，又籌集私人債款。立憲政府成立，但大多數德克薩斯人願意合併於合衆國。

美國承認新共和國，但當合併的提議到達范布倫總統時，范氏表示拒絕，因為他深信合併會把美國捲入對墨西哥戰爭。公共討論撇開這題目，德克薩斯想法用對外條約和聯盟來鞏固它的地位。一八四二年左右，兩種因素幫助新的合併運動，這次發源於美國。泰勒總統是位薩基尼亞人，願望合併，這運動又被英國控制那產棉共和國企圖的恐怖所催促。一八四四年，一條條約被提交到參議院，但由於若干原因，卻歸失敗：總統的反對，對墨西哥戰爭的恐懼，一個外國是否可合併的憲法問題，最重要的是一次大選不久來到。

樸爾克的當選總統，和保證重提合併德克薩斯的民主黨勝利，促成合併。由於聯合決議，不由於條約，這提議為德克薩斯所提請並接受，使德克薩斯於一八四五年成為聯邦的一州。許多北方人士，連會想購買德克薩斯的前總統約翰·琴西·亞當斯在內，現在熱烈反對西南的擴張，他的立論點是那殖民地是奴隸制集團陰謀將新奴隸州帶入聯邦的結果。可是，晚近的研究明白表露免費土地或廉價土地、與德克薩斯的寬柔，是那地帶的有力吸引物，因為大部分來自舊南方的殖民，直接向西遷移。對德克薩斯方與商業重要性的認識，連同對英國在該地活動的瞭解，結果沖淡許多北方人士對西南擴張的反對。

德克薩斯合併先後，「意志命運」這名詞被人應用。最初應用它於德克薩斯的獲得者是民主評論 (Democratic Review) 的編輯人，他說那是我們的意志命運散布於上帝所分派予的大陸，為我們年年增加的人民自由發展。擴張派也應用這觀念於俄勒岡。當樸爾克就任總統，他保證取得俄勒岡。他決計儘速解決這問題。這時英美聯合佔有這地帶，但對這區域的要求開始於過去。

十九世紀之初，西班牙、俄、英、美四國在俄勒岡地帶都有利益關係。西班牙在一八一九至二一年的佛羅里達條約中放棄它的要求，同意從洛磯山到太平洋的四十二度緯度線。來自阿拉斯加的俄國毛皮商人，俄國美洲毛皮公司雇用的人，已推遲到加利福尼亞，於一八一一年在舊金山海灣之北設立一處殖民地，成爲經營全部沿海廣大的海獺貿易根據地。這些活動產生一八二三年著名的門羅咨文中的一个條款。門羅主義包含有咨文中兩大各別的章段。第一，直接應用於俄國的圍繞西北海岸，主張南北美洲兩大陸，由於它們所承擔與維持的自由獨立情形，今後不能被視作任何歐洲國家未來殖民事業的目的物。第二年，俄國放棄北緯五十四度四十分以南的一切領土要求。這事把俄勒岡區域的所有權問題留給英美兩國。

英國要求這區域的主要根據是十六世紀德瑞克爵士的和十八世紀科克與溫哥華 (Vancouver) 兩船主的探險事業與發現，以及赫德孫灣公司英國毛皮商人的事業。美國要求的根據是葛雷船長到這地帶的幾次旅程，特別是十八世紀後期他在哥倫比亞河的發現，新英格蘭沿海與西北印第安人的毛皮貿易，一八〇五至〇六年留伊 (Lewis) 與克拉克 (Clark) 的探險事業和一八一一年阿斯脫 (John Jacob Astor) 的毛皮貿易站阿斯脫里亞 (Astoria) 的設置。一八一二年戰爭時，英國利益代替這地帶中的美國利益，但根特條約規定歸還一切征服的領土。戰後決議，兩國同意這洛磯山脈以西的地帶應歸兩國共同佔有，免費開放與兩國人民 (一八一八年)。這約定於一八二七年無限期延長，但兩國的任何一國都無權提出一年內的撤消。時常有多次和平解決這問題的企圖，但都歸失敗。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東部教會所領導的美國人移入這地帶，因爲牽涉到土地所有權和政治權，所以問題有解決的必要。

一八四四年競選中所用有關於俄勒岡的標語口號——「重估俄勒岡」與「五十四度四十分或戰爭」，在許多美國人正染着擴張熱的時候，爲競選目的，卻是絕好。但政治領袖爲這整個區域而與英國開戰。在一般要求俄勒岡這事挑引起英國政治家的火性後，樸爾克總統建議繼續四十九度緯線，從諸大湖到洛磯山的被公認的線，一直到海岸並越過溫哥華島，線南島上有自由港口給英國。英國較早的爭論是爲承認他們到哥倫比亞河的

要求，給他們到海上的出入口。樸氏四十九度緯線的建議被英國駐美公使所反對，因為那計畫畫出一條穿過溫哥華島，那島卻是完全為英人所佔有。樸氏後來要求國會給英國必要的事前一年的通告，以中止聯合佔領的協議，並取必要步驟以保護區域內的美國人民並維持美國的應有所有權。國會立即答應。樸氏在他的日記裏寫道，「對待英國人的唯一辦法就是看他的眼睛知道他的用心。」英國政治家，被樸氏和美國國會的動作所喚醒，起草一件條約，畫出一條緯度四十九度的線，但保留溫哥華給英國。樸氏在簽字條約之前，把這條約提交參議院，把接受或拒絕的全部責任卸在參議院身上。這建議被接受，條約完竣。這對雙方都公平的協議，是受兩國都願意發展互相有利的低率關稅政策的影響，因為英國當航行制度正破壞，穀類法律被廢止時，要走近自由貿易，而美國正採取一八四六年的愛爾克（Walker）低關稅率。另一起加於英國的影響是赫德孫灣公司已計畫遷移它在哥倫比亞河的主要機構到溫哥華島的事實。

樸爾克總統是一位擴張主義者，夢想着西向到達太平洋的一個合衆國。在就任之始，他便計畫解決對墨西哥的嚴重問題，同時想從墨西哥購買西南土地。德克薩斯合併時，墨西哥已斷絕外交關係，兩國間緊張狀態達到頂點。美國對墨西哥要求賠償墨西哥多次革命中美國人民的財產損失與傷害，引起另一困難。提早解決這問題的企圖是作過，但墨西哥沒有實行協議。另一問題是德克薩斯疆界。德克薩斯公民渴望明白確定他們的西部邊界。他們要求以大河為界，但許多墨西哥人主張以內塞斯（Nueces）河為西界，雖然墨西哥政府從來沒有承認德克薩斯的獨立。因為墨西哥政府的腐敗，樸氏希望用未清償的要求與現成的款項作為手段以解決要求，和德克薩斯邊界爭執，同時獲取墨西哥西北的大部分，而促成對墨西哥友誼關係的恢復。

斯來得爾（John Stidell）得到墨西哥政府接待他的約定，被派為前赴墨西哥的特使，擔任秘密任務，以獲取新墨西哥與加利福尼亞的購買，也同樣解決其它問題。他自始受權於必要時可以用四千萬美元。這些條件後來由於秘密訓令，改為假使大河被接受為德克薩斯的西界、合衆國承擔它對墨西哥的要求；另外給新墨西哥代價五百萬美元；如果加上加利福尼亞，同樣的另加二千五百萬美元。當斯氏抵達墨西哥時，另一次革命正在進

行，他沒有被接待。最後他不得不回國。在樸爾克看來，墨西哥的拒絕談判解決方法，維持國家榮譽，同時墨西哥侵襲德克薩斯的威脅，是戰爭的正當理由。他認為衝突不可避免，又認為美國應該先下手，他開始寫一封戰爭咨文。在遞往國會的前幾天，大河和內塞斯河間的糾紛邊界上傳來消息，那地帶墨西哥軍隊已渡大河，美國已經派有軍隊。現在墨軍已與美國騎兵發生小衝突，擊斃若干人，虜去其餘。這消息傳來正當其時，樸氏在咨文中加入說，「忍耐的杯子已經乾了。反復威脅之後，墨西哥已經越過合衆國的疆界，侵入我們的領土，在美國土地上流美國人的血。」兩天之後，美國雖然完全沒有準備戰爭，國會卻宣告兩國間已進入戰爭狀態。

墨西哥戰爭是個比較短促的，當斯各脫將軍（Winfield Scott）到達墨西哥中心，完全勝利確定。泰羅（Zachary Taylor）已攻擊北區，海軍司令官斯洛特（Stout）和上校卡爾尼（Kearny）已佔領他們的主要目標加利福尼亞。一八四八年初的瓜達祿白伊達爾哥（Guadalupe Hidalgo）條約規定完全被征服的墨西哥放棄給合衆國上加利福尼亞與新墨西哥的廣大區域。合衆國同意償付墨西哥一千五百萬美元，並承擔償付墨西哥人民的要索三百二十萬美元，作為報答。美國各地覺得對墨西哥太寬厚，甚至覺得應該需要更多的領土。意志命運成為流行的。許多文字討論到拯救墨西哥免於無政府狀態並關於傳播開明的美國制度於新世界。國會中南方與西部的議員要求更多的領土；但許多北方人士，尤其新英格蘭人，感覺得在那部分所得的領土已經太多，因為他們恐怕南方的勢力增長，而得到的土地將成奴隸區域。條約在通常的痛切辯論後，得到批准。但土地的獲得，開啓奴隸制度問題，終於將國家分裂為二。

由一八四八年的條約，合衆國完成它的大陸領土到太平洋。為完成現在的西南疆界，它於一八五三年從墨西哥購買阿里桑納南部的希拉（Chila）河流域，代價一千萬美元。這以卡次登（Chattahoochee）大購買見稱的土地，包括有四萬五千五百三十五方英里，取得的目的，大半為計畫定的南方鐵道線尋求一個便利的位置，雖然也牽涉到有關美洲印第安人侵犯的問題。南方擴張主義者繼續要求更多的領土，甚至古巴，但引起內戰的事件掩蔽了一切其它爭論。

密西西必西部的探險家

略易斯安納的獲得以前，許多美國人早就對密西西必外的區域存着好奇心。早在一七八三年，哲斐孫已經建議給克拉克 (George Rogers Clark)，請他擔任到太平洋的探險隊，可是這計畫和他訂的其它計畫都無結果。就任總統之後，哲氏祕密要求國會撥給經費二千五百美元以配備一個團體，準備探險密蘇里河地帶，爲的是印第安貿易的利益，那時該地帶被英國和法國混血種商人與捕獵人所控制。國會准可這請求，哲氏的私人祕書留伊斯上尉 (Meriwether Lewis) 奉命率領探險隊。和他同遊率領團體的是克拉克將軍的弟弟威廉·克拉克中尉 (William Clark)。他們奉命勘查密蘇里和到太平洋的主要水道交通。他們須要注意所見的一切，並得有精密的命令關於仔細對待印第安人。哲斐孫的興趣是雙重的：(一)科學的，(二)發展美國毛皮貿易。當遠征隊開始準備，計畫定的略易斯安納大購買消息傳到。

遲至一八〇三年，這團體聚齊於聖路易附近，準備出發上湖密蘇里河。一八〇四年春天，遠征隊上湖河，在曼丹族 (Mandan) 印第安人中過冬，第二年春天再出發，越過洛磯山脈，遲至一八〇五年才沿着哥倫比亞河到達太平洋。到想望已久的「西北路」的最短接合的路線，終於找到。回程開始於一八〇六年三月，諸探險家於那年十一月到達聖路易的鄉村，那裏他們受到熱烈歡迎。他們穿過幾千英里印第安人和野獸棲息的荒野，得到大堆關於那地帶地理、氣象、自然物產、和動物生活的極有價值的知識，他們和印第安人舉行過多次會議，刺戟起美國貿易、商業、和殖民專業的向西擴展。

其它遠征隊擔任密西西必以外廣大地區的各部分。丹巴 (William Dunbar) 和韓特 (Dr. George Hunter) 探險紅河下游，福利曼 (Thomas Freeman) 上溯那河約六百英里。這時期最著名的探險事業是派克中尉 (Zebulon M. Pike) 的幾次，他於一八〇五年八月出發，帶有兵士二十名和七十英尺的貨船一艘，探險密西西必河源，以擁護美國在那地帶敵對英國的主權，並尋覓爲軍事戍站的適宜地點。他的成就促成他受命領導一次西南遠

征隊。一八〇六年夏天，他上湖密蘇里和奧賽治 (Osage) 兩河，進入現今的堪薩斯州，從那裏南向到科羅拉多地帶，那裏他發現現在帶着他的姓氏的山峯。正在探索紅河，他和他的同伴被一羣西班牙兵在左河的一處小屬地上所擒獲。他們一時期被囚作俘虜於聖大費 (Santa Fe) ——西班牙殖民地的北戍站，與魯姆士鎮同等古舊。——最後被帶到邊界，獲得釋放。穿過德克薩斯北部回家，他們得到許多關於那區域的知識。

大多數早期探險家刊布他們遠征隊的結果，刺戟起國家區域真讀者的興趣，並供給有用的知識給去西部熱望所促的探險家、貿易者、商人和殖民。格斯 (Patrick Gass)，留伊斯與克拉克遠征隊隊員，著有日記，刊布於一八一一年；三年之後，畢德爾 (Zebulon Pike) 編輯諸隊員日記，成爲一切遠征敘事最流行的作品。更早時，派克已刊布他的人類勇敢與膽氣的敘事，供給國人首次西南的描寫，刺戟起對亞拉巴馬大費的興趣，爲美國大沙漠的神話奠定基礎。

接着這些有名的探險專業，還有其它多次。蕭氏 (John Shaw)、布拉德白里 (John Bradbury)、布里治 (Henry M. Brackenridge)、斯古德克拉克夫特 (Henry R. Schoolcraft)、和納塔爾 (Thomas Nuttall) 指揮私人遠征隊。邱氏 (Stephen H. Long) 的探險，隊開始於一八一九年，由陸軍部所指導，得到關於普拉特河 (Platte)、紅河、和阿堪薩斯河上游的知識。阿特金森將軍 (Henry Atkinson) 勘探阿堪薩斯地帶。毛皮貿易者如斯密士 (Jedediah Smith)，勘探洛磯山地帶和山外，直到太平洋岸。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年對俄勒岡地方興趣的發展，促成政府揀選名探險家佛瑞蒙 (John O. Fremont) 領導多次在遠西的遠征隊。這時許多關於遙遠西部地帶的知識，真實的和幻想的，已傳遍於東部。

西部毛皮貿易

毛皮商人和捕獵者在西部探險事業上佔最重要地位。他們是文化的前鋒，當獵物豐富時，他們常常遠在殖民之前。殖民地時期，美國毛皮貿易操於私人或私人集團之手。英國在那時期中只特許一家大公司，一六七〇

年的赫德孫灣公司，那公司的事業限於北方地帶。新法蘭西衰落之後，英國商人和許多蘇格蘭人逐漸接管法國人在加拿大和諸大湖地帶樹立的制度，但法國人特色的政府專利制度完全消滅。少數英國大公司支配着貿易，毛皮貿易的專利繼續下去。這些當中主要的一家，西北公司，不是一家組合公司，但近似於現代取締公司，它的部分主要的是經營毛皮貿易的蒙特利奧商行與股份。另一家是麥金納克 (Mackinnon) 公司，總辦事處設在蒙特利奧，事業遍佈於威斯康新與明尼蘇達諸地帶。

美國革命之初，第一屆大陸會議任命一個委員會以計畫一種工廠或政府貿易制度，但直到一七九五年美國才開始一個政府所有並管理的貿易站計畫。貿易站設置於狄特羅、芝加哥、威因要塞、綠灣、散達斯基 (Sandusky)、和契卡騷崖 (Chickasaw Bluffs) 等處。這制度的目的是提倡印第安人中的和平，保護印第安人避免私人貿易者的掠奪，抵消英國和西班牙在印第安人中的勢力，並加強軍事政策。工廠中政府經紀人售賣各種貨物給印第安人，換取毛皮、皮張、動物油、蜂蠟、和其它產物，運往東部給印第安貿易監督，出售於拍賣場或外國市場。由於私人貿易者、公司、印第安經紀人、和狡猾的印第安人反對政府管制，發生許多問題。阿斯脫到立法者卡斯 (Lewis Cass) 和本敦 (Thomas Hart Benton) 的幫助，對這制度提出反對。這制度始終沒有多大成功，國會於一八二二年把它廢止。

這時毛皮貿易大半操在若干公司手裏。阿斯脫的美國毛皮公司於一八〇八年得到紐約的特許。第二年，聖路易密蘇里毛皮公司，一家合股公司，組織成功，經營密蘇里河上游的狩獵與貿易的遠征隊；這公司於一八一四年宣告解散。那年，密蘇里毛皮公司，也是一家合股公司，組成並繼續營業至一八三〇年左右。哥倫比亞毛皮公司成立於一八二二年，營業於蘇克斯 (Sioux) 和俄馬哈 (Omaha) 地方。其它公司也組織成立。

美國毛皮公司成爲所有毛皮貿易公司的最大一家。它是阿斯脫所創設的，阿氏是個貧困的日耳曼移美兒童，一七八四年到紐約，立即從事毛皮貿易。一八〇八年左右，當他組織美國毛皮公司，他成爲英國在加拿大各舊公司的敵手；當他計畫在聖路易至哥倫比亞河設立若干貿易站，又想分得西北太平洋岸到中國貿易的大部

分，他夢想控制全部美國毛皮貿易。一八一一年左右，他已在俄勒岡地方建立阿斯脫利亞，這地方於一八一二年戰爭時被英人所佔奪，戰後歸還。他放棄他的洛磯山脈以外的計畫，集中經營於那山脈以東的地帶。一八三〇年左右，美國毛皮公司在美國毛皮貿易上佔有實質專利。這是用種種不正當的辦法得來的。敵對的公司被攻擊，被壓迫，被吸收，用公平的與不公的方法；私人貿易者被無情的競爭排擠出這行業；公司的經紀人在奪取新區域的財富上不惜用暴行；國會被影響通過法律排斥外國人從事這貿易，並結束政府工廠制度。當一八三四年這公司的事業達到它的最高峯，阿氏售賣出他的產業。他遊歷倫敦，覺察到絲和其它纖維物在製帽業上正替代海狸，同時驚人的贏利顯然不能再得，因為許多區域裏，出毛的獸類日益稀少。毛皮貿易已經達到頂點，并且正在下坡路的邊緣上。阿斯脫後來轉換注意力大半在發達迅速的紐約市內和紐約市附近的不動產上。他死於一八四八年，大約有值三千萬美元的產業，為最初美國大資產之一。

西部毛皮貿易是聖路易發達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殖民地最初奠立於一七六四年，為新奧爾良毛皮商馬克生拉克勒德公司 (Makent, Tachelo et Cie.) 的總辦專處，用法國君主路易第十五世之名命名以表敬意，雖然這時法國已經放棄一切路易斯安納的要求給西班牙。聖路易自始就是一個貿易和貨物供應中心，當它的以西和以南地方有殖民移住，它更形重要。一八〇四年美國管轄之後，發達極快。當十九世紀的最初幾十年中，西部毛皮貿易擴展，位置於西部毛皮地帶與東部市場中途的聖路易，面積增大。它的貿易增加，碼頭繼續擴展；它的大商人供給配備給貿易者與捕獵者，當他們準備進入西部荒野。汽船的誕生大有貢獻於它的人口與財富的增加，如同對大多數密西西比市鎮一樣。

密西西比地帶的殖民事業

路易斯安納大購買以前，許多美國東部商人有代理人在密西西比河口法國西班牙殖民地中心的新奧爾良。一八〇三年，新奧爾良有人口八千，在許多方面和歐洲市鎮相似，它的人口又是很難居的。在美國管轄之下，

更多的殖民和貿易者從美國並從歐洲移到那裏。內戰之前，它是美國第二大港口與密西西比流域的商業財政大市場。十九世紀之初，美國種植家帶着他們的奴隸從各舊州移到新奧爾良周圍的地帶，渡河到西岸，聯合法國與西班牙大田園主人，發展富庶的種蔗、種棉、和果樹園地。殖民地的核心擴張得很快，一八一〇年光景，路易斯安納大購買中所稱為奧爾良區域的部分，已有人口七萬六千以上。兩年之後，為符合一八〇三年條約所許諾言起見，這地帶同它的法西美人民，成為一州，雖然新英格蘭人提出強硬抗議，怕南方地位的增高與西部勢力的發展。

在密西西比西岸，以發展中的聖路易村為中心，懶散的法國人和活動的美國人也在十八世紀後期建立起大田園。在那世紀遞嬗之後，毛皮貿易者、奴隸擁有者、農民、鉛礦工人、和商人移入這地帶，大都來自舊南方。一八一八年光景，這區域有居民六萬餘人。請求州地位引起那區域奴隸制的嚴重爭論，管轄密西西比以外地帶的區域，發生鬭爭。允許密蘇里以奴隸州、緬因以自由州加入聯邦的協議，與密蘇里以外一切路易斯安納大購買的區域緯線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奴隸制的禁止，解決了未來的問題，但畫下南北鬭爭的起始，那鬭爭要終於悲慘流血的內戰。約翰·琴西·亞當斯具有敏銳的眼光，在他的日記中記密蘇里協議道：「我敢保現在的問題只是篇序文——一大冊悲慘記錄的標題頁。」

密蘇里獲得州地位之前，美國殖民正移入阿塔薩斯地帶。密西西比區的這部分曾被殖民所忽略，因為河西岸的大片沼澤地。一八一〇年，那裏居民約一千人；一八二〇年左右，人口增加到一萬四千。接着的那幾年，來自南方人數更多的奴隸擁有者承受了白河、瓦西達河 (Washita)、阿塔薩斯河、和紅河諸富庶區域的土地，種值棉花、菸草、和玉蜀黍。種植家階級支配着這區域的全部經濟生活，並且在人口達到標準之前，於一八三六年催促國會通過區域為州地位，局部原因是因為第二合眾國銀行停閉，要設立州銀行，又要獲取州地位授與的其它利益。

人口的波濤也影響及密西西比流域上游。威斯康新已有殖民，墾拓者自然衝過密西西比，進入愛奧華和明

尼蘇達區域。一八三二年的黑鷹戰爭結果是印第安首次割讓愛奧華土地，此後幾年中，印第安人以每英畝不到十分錢的代價出售他們的土地。邊地人民、土地投機家、和礦工移入東部地帶，殖民地後來向西推進。他們當中有歐洲移民。農民種植玉蜀黍、小麥、燕麥、裸麥、和蔬菜。市鎮迅速設立。許多人被開採鉛礦吸引到杜標克 (Dubuque)。柏林敦 (Burlington)、達文波特 (Davenport)、和其它沿河市鎮開始興旺起來。一八四六年愛奧華被許州地位時，在密西西比以西一百英里的愛奧華城已經建立。

更北，明尼蘇達——一個蘇克斯族名稱，意思是天色的水——正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印第安諸條約訂立之後，勤勞的伐木者、有志的農民、和市鎮建造者開始到達的時候，在聖保羅地帶接受它的最初真正殖民地。一八五一年和蘇克斯族印第安人訂約之後，明尼蘇達東南部很快被殖民所移往。許多日耳曼人、斯干的那維亞人、愛爾蘭人、和英國人參加土著的美國墾拓先鋒。移民運動起初大半取道密西西比，一八五四年芝加哥與洛克島 (Rock Is.) 鐵路的建築，幫助明尼蘇達的殖民事業，因為鐵路使旅程更容易更便宜。人口從一八五〇年的六千跳到一八五七年的十五萬七千，那時提出州地的請求。堪薩斯問題耽擱了許久，但第二年明尼蘇達在各州中得到它的地位。殖民繼續移入，大多數來自中部各州，特別是紐約，雖然有新英格蘭人、許多來自舊中西部區者、和新從歐洲到的移民捲在殖民的川流裏。

堪薩斯與內布拉斯加

一八五〇年左右，堪薩斯與內布拉斯加也開放為殖民地。渴望土地殖民、牟利的土地投機家、渴望從密西西比流域建築橫越大陸鐵路到太平洋的北方資本家、和尋求更多奴隸區域的南方人，都會部分致力於開發這廣大區域的法律，這區域從前已經是永久給予印第安人的。一八五四年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條例也結束，密蘇里協議線；它把南北對擴展奴隸制的爭執引上白熱的程度；它促成美國政治一般的重新排列陣線；它掃蕩國家更接近內戰。由於南北都要控制堪薩斯，這鬭爭結果在它的大平原上發生流血的戰爭。因為北方人在堪薩斯的優

步增進，他們對這地帶的控制已是確定，因此道格拉斯 (Stephen A. Douglas) 的辯論具體化，道氏已將「人民主權」的原則寫入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條例，說自由州真實由自決而成，不由聯邦法律。但這費過若干年以解決爭執，并且出過二百人的生命和二百萬美元的財產毀滅在新殖民地。一八六一年一月，在爲首的南方各州脫離聯邦後，堪薩斯成爲一州。內布拉斯加的殖民事業比較和平，這帕拉特流域地帶在內戰結束時已有充分人口以考慮州地位，一八六七年得到認可。

最初美國極西殖民事業

對極西部更大的興趣，一八三〇年左右隨着早期美國人移民於俄勒岡與加利福尼亞而發展。傳教士接着貿易者的蹤跡，開路入俄勒岡。爲印第安人而設的教會，開端於利氏 (Jason Lee) 於一八三四年在尉拉麥特 (Willamette) 流域創立的美以美派俄勒岡教會。兩年之後，美國組合教會，一個組合的教會團體，派遣惠特曼 (Marcus Whitman) 博士和長老會宣教師斯巴爾定牧師 (Henry H. Spalding) 到俄勒岡。傳教士吸引來在蓬車中走俄勒岡深轍大道的犁拓者。當英美共同領有這地帶，合法的土地所有權始終是不可能的，殖民只有按佔用權領有他們的土地。他們距離美國文化太遠，他們建立他們自己的臨時政府。俄勒岡邊界糾紛的解決鼓勵起更多的移民，一八五九年，俄勒岡成爲一州。

那時默蒙教徒 (Mormons) 正在鹽湖流域進行一極有趣味的實驗。後期諸聖耶穌基督教會，或默蒙教會，是一八二七年斯密士 (Joseph Smith) 在紐約州所創設。在許多方面，這組織和那時期的許多新派相近似，但受迫害最甚。不得已從這處移到那處，默蒙教徒最後於一八四〇年定居於意大利諾的諾埠 (Nauvoo)。斯密士在這地方聲言接受到一個關於天國的且多妻的婚姻制度啓示。諸領袖的實行多妻，被援引的政治陰謀，和人們認爲他們藏匿犯人的觀念，引起強烈的反默蒙情緒與反對。斯密士弟兄被一羣暴徒所殺害，這團體在楊氏 (Briham Young) 新領導之下，決定遷徙。

一八四六年，默蒙教徒約一萬二千人，離開諸埠，向西遷移。他們帶着大車、牛、羊、豬、家禽、工具、和家具移到愛奧華的康塞爾崖 (Council Bluffs)，然後分數股到大鹽湖，那裏楊氏指點爲「正是這個地方」。第一股於一八四七年到達。當他們想法在二片響尾蛇、蜥蜴、和蟋蟀擾害的鹼質沙漠地上建立家宅，他們在這裏遭遇各種艱難。他們的首次農作物大多被蝗蟲所毀，第一次冬天裏，許多人依靠草根和牛皮的羹湯做食物，因爲麵粉是在團體中精密分配的。可是，在楊氏的聰明領導之下，終於獲得成功。默蒙教徒用灌溉方法，不久化沙漠爲肥沃地帶。他們擬出計畫，要所有的人合作，並獎勵各種實業。許多在歐洲改奉默蒙教義的人參加這殖民地的早期地點。現在成千成萬的人受舊世界默蒙傳教士的鼓勵，到達這荒野中的新聖山 (Nion)。起初兩年情況嚴重，但默蒙教徒不久得到取道去加利福尼亞的探金者的供給。良好的驢馬、和需用品售與取道大鹽湖前往礦地的人們，獲利很厚。一八四九年，採取一種憲法，作爲「沙漠州」，但國會拒絕這新州的加入，組織成烏達區域，一八五〇年協議的一部分。多妻婚姻制的實行阻礙州地位直至一八九六年。那時通過禁止多妻制的法律無法施行，但默蒙教會終於在一八九〇年宣告不再贊助多妻習慣。

加利福尼亞大約這時也爲美國人所居住。十九世紀之初，少數在西班牙屬加利福尼亞的美國人是新英格蘭貿易暫停海岸時的遺棄者，代表東方船業和旅行毛皮商人的因素。在向西推移的邊界上的小集團，尤其是在密蘇里與阿堪薩斯的，開始於一八四〇年計畫越過平原和大山以到太平洋岸。後來幾年中，若干枝遠征隊越過洛磯山前往加利福尼亞，一八四六年不幸的敦納 (Donner) 團體在內。墨西哥戰爭時，海陸軍人開往那地，許多留居下來。瓜達祿白希達爾哥條約把加利福尼亞做成美國領土。在條約簽字之前，於一八四八年一月黃金發現於蘇特要塞 (Sutter's Fort) 卽薩克拉門托 (Sacramento)。蘇特上尉 (John August Sutter)，一位日耳曼種人，活動的幸運的軍人，從墨西哥政府取得一大片贈地，并且建築起牆壁堅厚的要塞，配備有從羅斯要塞 (Fort Ross) 取來的礮，這是俄國人廢棄要塞前七年的事。蘇特擁有牛羣羊羣。他過着貴族式的生活。他招待軍官和初期加利福尼亞墾拓者。隨着黃金的發現，佔住者羣衆佔奪蘇特的產業，帶走他的要塞中大部分設備。

黃金慾毀卻他的領地，他所稱的新瑞士 (New Helvetia)。

因為黃金發現於沿薩克拉克門托和聖若翠 (San Joaquin) 諸河各四散的地點，並發現於那地帶的大小河流中，礦工帶着尖鋤、鏟子、和錫盤，狂熱的尋找這被渴望的金屬。成千成萬人從東部越過草原。大多數早期團體與公司在阿堪薩斯的新密士要寨組織西進旅行。當黃金熱潮的年歲中，許多驚人與悲慘的故事在到機會地的道路上扮演出來。可怕沙漠熱度，令人氣噁的草地塵土，暴雨，悲慘的意外事件，印第安人的偷襲，匆忙的埋葬和無標識的墳墓，移民中的騷亂，沿途遺棄的財物，夜間帳篷周圍的歌聲和粗暴的娛樂，必須穿插入加利福尼亞陸上大道的故事中。農民與商人從俄勒岡向南聚集，俄勒岡的移民偏向加利福尼亞走。

從東部到加利福尼亞的第二條路線，為那些不願冒險陸路旅行危險和恐怖、且有錢付旅費的人們所愛好的，是乘坐快船或慢船繞行好恩角 (Cape Horn) 的長途海程。其它路線是坐船到巴拿馬，徒步或騎馬越過致命的地峽，後來有鐵路，再坐船到加利福尼亞，或取道尼加拉瓜地峽。黃金是吸引多少人到太平洋沿岸的磁石。一年光景之內，人口大得使加利福尼亞成爲一州——一八五〇年協議的一部分。

第九章 運輸與交通

納稅通行路與改良大路

殖民地時代最初殖民沿着大西洋海岸處處在古舊的印第安小路上旅行。這些小路傍着河流前進，在巖石中盤旋，蔓延於小山的平坡上，跟着獸跡穿越大小森林。它們崎嶇狹窄，但和人行道與馬路同樣有用。它們經過開闢展覽後，許多成爲早期殖民地大道和殖民地帶開道路的基礎。

從開闢田地而成的小道，發展爲最初的本地道路或街道，後來被公認爲道路的權利，圍柵和其它障礙物因此拆除。公共道路是另一種通行道路，殖民地立法很致力於它的建築與保護。許多殖民地的習慣需要所有身體健全的男性居民每年出若干日功夫修路並建築新路。

十七世紀終了之前，在居民較多的社會中有開闢得挺好的道路，在較舊的市鎮中有圓石鋪的街道。在居住區域之外，粗惡的大路聯結各殖民地，讓騎馬者和載重車輛不大困難的在上面走過。比起現代道路，這些泥土大路的確是粗陋，夏天灰塵飛揚，冬天泥濘遍地。遇到惡劣天氣，泥坑、樹根、巖石、和倒樹常阻礙交通，翻倒車輛，破損車軸車輪。一七〇〇到一七五〇年間，這些道路已與當時英法兩國的大多數大道同樣的好，那時期的一位作家說它「對騎馬者不好，對居住者好。」但在殖民地遇到更大的旅行困難是大小河道上缺少橋樑。人們常涉渡過河，或用繩索檣槳推進渡船。儘管危險，這些路上的殖民地間行旅與貨運增加了。爲用大路者的便利起見，波士頓人亨其曼 (Daniel Henchman) 與漢科克 (T. Hancock) 於一七三二年出版一冊指南，美洲指南或商旅必攜 (The Vade-Mecum for America; Or, a Companion for Traders and Travelers)，內容描述緬因至維基尼亞的道路、旅店、和酒館，以及波士頓街道一覽。殖民地時期最重要的道路中，有許多殖民

地的國王大道，早期驛道，和兩條緊張的法印戰爭時所築去西部的著名道路——布刺多克路與福勃斯路。

十八世紀中葉前後，因為殖民地增加和內陸貿易開始發展，境內的重要大道和驛道經過剷平、修補、和罅隙填石的工作而獲得改良。鄉間道路激增，尤其在海口城市地帶，大市鎮中的舖石路和半舖路對人們更有用。四輪大馬車在十八世紀初出現，尤其在新英格蘭，但快到那世紀中葉，定期的馬車線才有人經營，主要路線有波士頓與普洛斐登斯、紐約與費城、及費城與巴爾的摩間的。到較小市鎮也有時斷時續的馬車班次。

在大路上，數目增加中的各種載貨大車被人們所應用。一七五〇年光景，康內斯托卡大車在各殖民地許多地帶裏裝運貨物。這「帝國車輛」起源於賓西凡尼亞康內斯托卡的賓州日爾曼人。造得大而堅固，車輪寬闊，車身兩端向上翹起，蓋有繫在牆上的粗布篷。康內斯托卡大車當殖民地時期末數十年中，在經濟發展上佔有重要位置。革命之後，它成爲橫越阿勒根尼山到西部陸路運輸的一般工具，後來演變爲往來中西部和以外地帶的草原車。

無論如何，在殖民地時期，旅行極度迂緩。例如從費城到紐約或從紐約到波士頓，就要費多少天。因為旅行的危險，所以商人旅客，出發以前，總要把遺囑安排妥貼，如果沒有，就寫一份，這已成爲習慣。加速旅行的計畫有人做過，尤其殖民地時期最後幾十年中的郵政。一七七一年，新大馬車「飛機」於費城紐約間旅程造成一天半的紀錄時間，這成就被贊美爲運輸事業新紀元的開始。

革命時期中，陸路運輸有了些改進。從西部殖民事業的觀點看來，最重要的是波恩和他的三十名森林人從瓦陶卡要峽取道昆布蘭峽谷 (Cumberland Gap) 開鑿一條車路進入黑暗流血的肯特基土地。後幾年中，這條以荒野路知名的路，爲成十成萬西去的殖民民所用。爲需要而開的幾條軍事大小路也在這時期築成。因爲革命後新國家的興起，許多人士注意良好道路的重要，把它認作聯結殖民地的一種工具與發展國家經濟的一個必要條件。少數道路公司取得州特許狀建築並管理改良的道路。可是費城蘭加斯德納稅通行路開始築造納稅通行與道路改良的紀元。

一七九一年，一羣費城名人組織成內陸航行改進會，以與一七八五年華盛頓領導的波陀麥克公司相敵對，那公司計畫發展波陀麥克和俄亥俄兩河間的運輸系統。費城集團努力的結果，費城蘭加斯德納鐵路公司得到賓西凡尼亞州特許它建築一條六十六英里的路，聯接蘭加斯德與費城。這路完成於一七九二至九四年，費用四十六萬五千元。起初用各種大小的石頭鋪路，但發覺駕車者咬着他們的舌頭，上下顛動得像玩具小人時，改用能通過兩英寸圈子的石頭，整條道路鋪上的小石子。旅客稱它為一件工程傑作。修築這路的計畫和蘇格蘭工程師麥克亞當 (Mac Adam) 的相似，也有極完善的排水工程。那時期麥克亞當化的道路不用黑油結料，這方法是個很晚的發展。若干收費卡門分設於蘭加斯德納通行路的沿途，一切用這路的車輛須在各門繳納費用。當載重大車、公共大馬車、和普通車輛用這道路，公司幾乎立時在投資上獲得大利，並在其它地帶鼓勵類似的計畫。

接着費城蘭加斯德納通行路的落成，是一陣建築這種路的狂熱。一八一一年前後，紐約已授予特許狀給一百三十七家公司，它們的資本總額七百五十萬美元。同年前後，新英格蘭各州特許過約二百家公司，共有資本五百萬美元。一八三八年光景，賓西凡尼亞有納稅通行路二千五百英里，建築費用三千七百萬美元。在南方和西部各州，也有許多納稅通行道路公司取得特許狀，雖然這時期西部發展始終繼續受到缺少好路的阻礙。納稅通行路的增加需要大量橋樑的建築。有些新公司建築自己的橋樑，但各公司聯合建築並保護橋樑，以取費獲得收入。許多渡船公司也因為它們的需要增加而成立。

鋪板的路大約建築於十九世紀中葉。一八四八至五〇年間，單是阿拉巴馬便有二十四家公司取得特許狀建築這種道路。雖然大多數由私家公司所建造，有些州也擔承建造各本州的，和公司同樣收費。鋪板路的主要目的是聯接村鎮與附近鐵路中心，雖然有些地帶裏，尤其在南方，用它們來與鐵路競爭。這些道路，用長約十英尺厚三四英寸的木板築造，善加修理時，到是極好，但木板破損翹曲後，路就崎嶇不平。護路的費用常極浩大，少數鋪板路持久到二十世紀之初，鐵路的發達逐漸排擠得它們不復存在。另一種路，特別見於方輿的西

部，是起凸路，因為它的起稜與崎嶇而得名。這種路建築於卑濕之地，尤其尋常填土不高的地方。木頭相靠的排列着，另一層橫鋪在上，孔隙上通常填滿泥土和石子。在美國遙遠的區域裏，依舊有少數起凸路存在，做過去時代的見證。

十九世紀中，旅行方法有許多改進，如同納稅通行路和新道路的建造一樣。路線增闊，業務增加得更快更繁。敵對的運輸公司不但想在速率上，並且在設備便利上，互相爭勝。公共大馬車造得更更舒適。這些工具在康科特 (Concord) 大車上達到頂點，那種車有華美的裝飾與絲飾物，設備得車廂裏能容乘客九位，外面駕車者高座旁邊能容一兩位。這著名的美國大車為新漢布什爾州康科特地方的阿波特道寧公司 (Abbot, Downing & Co.) 所建造，那公司開始營業於一八一三年，一八六〇年左右有美國製造這種車輛的最大工廠，供應全美各地外，同樣供應墨西哥、南美、澳洲、和其它外國。美國又有許多類似的，雖然較小的工廠。

許多大馬車路線成為重要的，到某種程度是專利性的，由於它們較好的業務與較大的舒適。這時期傑出的公司是國家路站 (National Road Stage)、六月袋 (June Bag)、善意 (Good Intent)、墾拓先鋒、和斯托克敦 (Stockton) 路線。在最重要的大道上，較大的公司又經營遞信與載少數出高價旅費乘客的「有限」快車；也經營「特設」大車，停的地方較多，並可在酒館停車度夜。旅行增加，沿大路的旅館業設備也有改良。許多地主是運輸公司的股東，或有公司的利益關係。十九世紀中葉光景，因為連接市鎮城市分布的鐵道網擴展，網眼織得更緊，東部較舊各州的公共大馬車旅行，衰落下來。可是在西部，大馬車多應用幾十年，但橫越大陸鐵路標出這種旅行法子的開始結束。

昆布蘭或國家大道

因為納稅通行道的運動開創於十九世紀，聯邦政府所計畫與出資的道路的改良要求，因之發展。可是國會是否有憲法權力撥款作這種內部改良事業這一問題，很阻礙國家政府的幫助。但除却幫助建築一些較小道路

外，國會在這時期建築成一條重要道路，昆布蘭大道，也常名爲合衆國大道或國家大道。十九世紀之初，從彼陀麥克到摩農卡希拉 (Monongahela) 在損壞中的布刺多克路，和費城到皮芝堡載重過量的福勃斯路，都爲移住西部川流不息的移民所用。到西部去的較好道路，顯然是需要的。

當俄亥俄被允以州資格加入聯邦，它和聯邦政府協議從俄州售賣公地的收入內提出百分之幾的小數額，用於建築大西洋到俄州的大道。一八〇六年，國會通過法律準備必要的經費，並標舉與修築白馬里蘭州昆布蘭地方起點的道路，從海岸到那地點，已經有道路。測量與取得路權，造過些時候。賓西凡尼亞遲遲給予許可，主要原因是賓州人士怕以後西部貿易不經費城，會被巴爾的摩得去大半。一八一一年左右，障礙廓清，建造開始。一八一二年戰爭結束前後，只完成十二英里。此後進步極快，一八一八年，道路已經開到維基尼亞的惠林 (Wheeling)。這路線大多數地方隨着許多舊的大小路，包括布刺多克路在內。國會議決繼續修路穿過俄亥俄、印第安納、和意大利諾三州的經費，但後兩州路線的完成是在聯邦政府放棄它的管轄權之後的事。最後一次重要的聯邦修路經費撥發於一八三八年，雖然測量密蘇里州 哲斐孫城道路的小額款子是一八四四年給予的。聯邦政府因國會中憲法的主張而放棄它的道路管轄權。道路築到惠林以後的幾年，國會通過一起法案，在沿途設立收費關卡，準備收稅以充修理道路之用。門羅總統於一八二二年不裁可這法案。他如他的諸前任者一樣，提出一件憲法修正條例授權國會建造與維持道路。

可是後來，爲修理用的、甚至爲展長道路用的款項都支撥了。它被移交給經過的各州——馬里蘭、彭西凡尼亞、維基尼亞、和俄亥俄——之後，在有些情形下，收費關卡由各州所樹立。後昆布蘭到意大利諾州 凡達利亞 (Vandalia) 的路，全長六百英里，完成於十九世紀中葉前後。聯邦政府撥予建築與修理該路的經費共七百萬美元。

昆布蘭大道大部分的寬度是六十八至八十英尺，中心到三十英尺的寬度是麥克亞當化的。路基用一英尺光景或較厚的碎石層築成，面上鋪有小石。路中心隆起，比兩旁爲高，路旁用平正大石塊起空溝，準備排水。石

切陰溝與橋樑引導道路過大小河流。大部分工作是愛爾蘭移民做的。昆布蘭到惠林道路的建築費每英里約一萬三千美元，現在的混凝土路每英里要二萬五千美元，可以比較。

十九世紀前五十年中昆布蘭大路的重要性不能估計得太高。它在往西移民和建立新殖民地，以及幫助惠林和其它市鎮的發展上，都有有力的作用。十九世紀中葉前後，沒有其它道路做過這許多事業。駕四匹、六匹、或八匹馬的康內斯托卡大車的經常隊伍，載運大量供應品西去，並帶農產物和其它產物回到大西洋岸。貨運增加，運費下跌。旅客對路上大量四馬大車表示驚異。從巴爾的摩到惠林的旅程時間從八天縮短為三天。沿途酒館家數增加，設備改良，許多成為鄉村與未來市鎮的核心。這些酒館夜間供農民、商人、與旅客寄寓，毗連的空場與圍欄，為照料驢馬牛羊豬之用，這些牲畜或輸往西部農村，或輸往東部市場。道路為真實的生命川流。刺戟美國經濟發展之外，它又有大貢獻於西部人口的發達，由於摩農卡希拉一時成了西去路線的最重要關口。

政府改善內政計畫

十九世紀的最初三十年中，對聯邦政府發展道路與運河系統、和指撥巨款以作各種內政改善的顯著要求，特別是西部提出的，促起國會中不斷爭論。最初廣博的計畫是在哲斐孫任總統期中，昆布蘭大路開始時所設計。大半、但非全部來自舊南方國會議員的反對，阻礙許多計畫的設擬，并且萎縮聯邦的協助。

一八〇六年，哲斐孫因為政府餘款正在增加而認得清楚，向國會建議滿溢國庫的錢可以在平時應用於河道、運河、道路、藝術、製造、教育、和各州內其它巨大的上。可是他鄭重說明，他認為，要指撥經費給予被授予的權力所未列舉的事業時，必須有個憲法修正條例來承認它。咨文提出，接着不是得到修正條例，可是得到參議院決議，要求財政部長卡拉廷 (Albert Gallatin) 編造一件節略給國會研究。一八〇八年，卡氏編就報告書，提出綜括的運河與道路系統，以備聯邦政府建築。他的有力計畫，建議一宗大西洋沿海運河系，從馬

薩邱塞到兩卡羅來納；東部海岸與中西部諸河間的道路與改良水道，以及對聖勞仁斯與諸大湖的交通；內部道路與運河。這計畫雖大被贊揚，也痛遭反對，並沒有付諸實施；封港和不交通條例已減少聯邦的收入並消耗剩餘庫款。直到一八一二年戰爭結束，國會才嚴重重新考慮聯邦協助內政改善的問題。

一八一二年戰爭表現出較好交通的需要，尤其在西部和北方沿邊地帶。麥迪孫在他戰後首次年度文告中，主張聯邦參與這種事業的必要。他指出戰爭的進行被缺乏良好道路的阻撓，又指出西部的發展需要交通與運輸，如需要聯邦的約束一般。可是他和哲斐孫一樣，提醒國會，有一件修正條例的必要。國會並未立即答覆，麥氏覺得第二年需要重提舊請。遲至一八一六年十二月，被命擔任這事業的委員會主席凱爾洪 (John C. Calhoun)，提出一件法案，留存自新近取得特許狀的第二合衆國銀行強取出來作為特許狀買價的紅利一百五十萬美元，連同政府所有銀行股份七百萬美元所應得的一切紅利，作為改善內政的永久聯邦經費。這法案被稱為「紅利法案」。在國會辯論中，贊成這建議者主張憲法條款給予國會權利以建設驛路、供給軍隊、管制商業、以及一般福利的條款，認這案是合法的。由於嚴正的建設主義分子竭力反對，在參衆兩院都獲得過半票數。但熟悉憲法創構者意旨的麥氏，並不為凱氏等的雄辯所動，在他的任期終了時不裁可這法案，依然主張需要給憲法一件修正條例。

繼麥氏任總統的門羅，與他的兩位前任者意見一致。在他首次的就職演說中，他提到道路運河是那時期中最重要的事項，但警告國會他在憲法上的躊躇。克萊 (Henry Clay) 雖然繼續強調聯邦協助道路運河的重要，並且把它表示在他的美國制度之內，那制度包括保護關稅、內政改善、以及西部免費土地，以建立美國企業，可是沒有修正條例出現。一八一八年，陸軍部長凱爾洪應衆議院之請，提出一件報告，略說以國防為主要目的的內政改善系統，但接着沒有產生立法的企圖。

一八二二年，維持國有昆布蘭大道的問題被提出於國會。國會通過一種收費辦法，用於維持大路，但門羅拒絕裁可，他的立論點是聯邦政府法律施於大路的管理與違犯者的懲罰，將侵害各州權利。兩年之後，總測

量局法案被制定，授權總統進行他認為有全國重要性的任何道路運河路線的陸軍測量事業。門羅認為這辦法是在政府權限之內，他簽署這法案。在這時期國會所通過有關內政改善總計畫的一切法案中，反對大都來自舊南方與新英格蘭，它們害怕長大的西部會使舊區域的人口滅絕，並使舊區域喪失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力量與優勢。

約翰·琴西·亞當斯任總統期中，為內政改善撥過小額補助金甚至土地的贈與，主要是為改良的水道，有些是在南方的。為河道與港口的經費續有增加，後來的「肉桶」法律開始在曖昧的綱領中出現。在長期的內政改善奮鬥中，美斯維爾 (Maysville) 路的不裁可是個重要節目。一八三〇年，國會通過一件法案，認可美斯維爾、華府、巴黎、與勒克斯敦 (Lexington) 納稅通行路公司籌集股份。傑克孫雖是一位熱心的國家主義者，還是不裁可這法案，大半因為政治的和個人的偏見，特別是反對克萊等人。傑氏聲言那計畫完全是一州的事，只有具有國家與一般重要性的工程，才應受聯邦補助。可是地方道路和國家道路的差別並未說明。儘管不裁可，國會為道路、河流、與港口的經費繼續支出，和約翰·琴西·亞當斯任期中的數目相同。亞氏時土地的贈予比較自由，但傑氏在任八年中為改善事業的經費比較浪費。但爭執遇一二代的論點阻礙了像卡拉廷建議的全部政府制度的發展，對凱爾洪所計畫明白政策的失敗，也要負其責任。昆布蘭大路大半是聯邦政府所修築，可是當傑克孫在任時期，已決定把它移交給它經過的各州。一八三七年大恐慌使許多內政改善的州制度不得不停止結束，如同許多私人企業一樣，後來，對政府擁有與管理這種事業的任何種類的反對發展，許多州的計畫都出售給私人集團。在內戰的前幾年，私人資本不得不負起改善運輸的優先權，很少有政府幫助。

運河的興起

殖民地晚期，計畫運河的興趣發展，那是受大約同時英國建築運河的新紀元所刺戟。一七六〇年左右，美國哲學會建議建築運河聯結重要水道，尤其在賓西凡尼亞、達拉瓦、和馬里蘭的。流入大西洋河道的瀑布，其四

圍開鑿運河的計畫，被各地人們討論過，因為瀑布使皮德蒙（Piedmont）地帶的出海商業不及沿海區域的便利。同時光景，聯接鱈魚角海灣（Cape Cod Bay）與巴沙德灣（Buzzards Bay）的直接水道的需要，被人們所認識，也進行測量，雖然這計畫的工作百餘年後才開始。革命之後，人們計畫過並在十八世紀末以前完成許多小運河。這些小運河當中，有在現今和略克（Hlyoke）附近康內狄格河的瀑布周圍的一條，從里士蒙到衛斯特漢（Westham）圍繞詹姆士河的一條，溱澤運河（Dismal Swamp Canal），和其它許多條。這些計畫的性質大多數是地方性的。

當運河時代開始前進，意大利（Erie）大運河也設計成功。十八世紀最後二十年中，瓦特孫（Falkenah Watson）強調從赫德孫河穿過莫和克（Mohawk）流域到諸大湖的一條運河的可能性。其他人士也有同具這大水道的想像。這些人中有克林敦（De Witt Clinton），他指出這計畫將有利於紐約州並整個發展中的國家。儘管懷疑者、政敵、納稅人、和若干受託利益團的疑慮和妬忌，克氏領導這運河運動。一八一二年，他和莫里斯（Governneur Morris）到華府請求聯邦協助，但未得結果，因為對英戰爭開始，而克氏是和麥迪孫激烈競爭的總統候選人。直到一八一七年，紐約立法議院才認可籌出州資金約七百萬美元為運河與赫德孫至商勃連湖運河的補助費。負債經費和利息費用，從立法補助金、私人捐贈、獎券、拍賣稅、鴨稅、和若干赫德孫河汽船費上取得。運河完成後，通行稅徵收了，並應用於債款上。十年的通行稅收清償了運河修造費用，紐約州一個長時期中從運河贏利中享受到一筆大進款。

開鑿意大利運河的工程，完成於一個沒有巨大汽鎊或電鎊幫助工作的時期。沒有現代機器的應用，這工程大部分由手工做成，它是一件最卓越的工程事業。在那時期中，工程家如瑞特（Benjamin Wright）、葛德斯（James Goddard）、和懷特（Janvass White）、克服巨大阻礙，完成長三百六十三英里、地勢高出海面五百英尺、經過水閘八十三道的一條運河。運河河道經過知名為蒙特蘇馬澤（Montezuma Swamp）的沼澤地。開鑿經過沼澤地運河的困難，在冬天凍硬時工作來完成它。在許多地方，運河要開鑿過稠密的森林。聰明的工程師

設計有一種特別帶銳口的犁頭，以開鑿森林樹木的盤根錯節。他們發明鼓狀與巨鏡的特別機器來曳倒樹木並拔出樹根。但掘土移土，只用人力馬力，炸碎巖石，只用黑藥，且要用手錐打孔。水閘石工用的生石灰泥被新的水泥所替代，爲這目的，懷特在紐約的裴亦特維爾 (Fayetteville) 發明適宜的水泥石。經過多次試驗，他獲得製造水泥的專利權，並被稱爲美國水泥實業之祖。

羅馬 (Rome) 與猶狄卡 (Utica) 間運河的第一段於一八一九年完成使用，各段接着而成，全條運河於一八二五年在相當儀式中開航。克林敦州長、運河委員、和其他官吏，在布法羅 (Buffalo) 演說之後，乘坐塞內卡酋長號 (Seneca Chief) 和一些繫綵加飾的運河船駛往赫德孫河。他們帶有兩小桶意大利湖水到紐約，注入大西洋。船上又帶有幾種西部的象徵，兩名印第安孩子，兩頭鷹，兩頭怪獸，和一頭熊。布在沿路的大礮，當船隊遊行經過，接着鳴放，直至聲音傳到紐約。船隻在兩岸間徐徐而進，許多地方擠滿觀衆。幾天之後，船隻到達赫德孫，由汽船拖往沙灣 (Sandy Hook)，那裝有意利湖水和少量密西西必、哥倫比亞、泰晤士、賽因、萊因、多瑙、阿馬孫、拉普拉達、奧利諾科、恆河、印度河、剛比亞、和尼羅河水的兩小桶子，在那裏傾倒入大西洋。接着舉行宴會跳舞，贈送紀念章，以誌慶祝盛典。運河的建築激起美國人的想像，爲這「克林敦渠」的偉大成就，儀式與慶祝是值得的。

後來運河的經濟效果極其廣大。運河路線所經，大半是無居民的荒野，因此運河加速一片區域的殖民。許多新殖民地設置了，運河也大有貢獻於紐約、布法羅、與鄰近各地的發展，對未來的大中心克利夫蘭、狄特羅、和芝加哥，也是如此。一八五〇年光景，紐約在人口財富上已經追過費城、波士頓、和巴爾的摩，並且已成美國的頭等都會。運河成爲美國東北部和西部新殖民的各州各區域間行旅貨運的大動脈。自布法羅到紐約貨運所需的時間，從二十天減到六天，費用每噸從一百美元減到十美元。運費的低廉也替西部人士減低東部製造品的價格。但許多新英格蘭農民，不幸受西部農民競爭的影響，離開貧瘠多石的農田，到他們本地帶的新工業市鎮上去，或者參加往西部去不停增加的墾拓隊伍。歐洲也感覺到意大利運河的效果，因爲美國西部出產的穀類

價格更低廉，更易買到。在英國，反穀類法同盟，一個有財政背景且使英國會計制度革命化的團體，認為美國小麥在英的銷路將鼓勵美國農業並阻礙那裏的製造業發展，因此減少對英國工業的競爭。

意大利運河完成以前，許多其它區域認識它對西部貿易的效果。一八二五年，馬薩邱塞立法議院設立委員會以研究一條運河從波士頓到康內狄格河，再到赫德孫與意大利運河銜接處的附近。可是那地帶的地形計畫不可能。受意大利運河影響最嚴重的是賓西凡尼亞與馬里蘭。賓州對意大利運河的回答是「賓州公共工程」系統，一個州出資的計畫，一八二六年取得特許狀，它的首次貨運於一八三四年從費城到達皮芝堡。這系統包括一條費城到哥倫比亞的鐵路，再有沿薩斯克哈那與朱尼阿達 (Juniata) 兩河到荷來台斯堡 (Hollidaysburg) 的運河，這運送鐵路從那裏伸展路線經過諸山到詹姆士鎮，一條運河從鎮接到皮芝堡。若于支運河也鑿造成。這系統中有四十座導水溝、一百一十一座水閘、和兩條地道，在一八四〇年光景，它包括有六百零六英里運河與一百八十八英里鐵道。這系統的原來估計雖是五百萬美元，這時卻費去州款三千二百萬。通行稅的收入不夠償付費用和利息，但這系統使這區域能保持西部貿易的大部利益，否則將被紐約佔去。一八四六年，賓西凡尼亞鐵路取得特許狀，建築一條與費城到皮芝堡主要運河平行的路線，賓州在鐵路上徵收一種噸位數以保護它自己的運輸系統。因為常常的損失，賓州把它的主要系統售賣給賓西凡尼亞鐵路，這鐵路停閉了運輸鐵路；當內戰時期，又廢棄約翰鎮到皮芝堡的運河。東段移交給一個分支的機構，賓西凡尼亞運河公司。

馬里蘭和維基尼亞對意大利運河的回答是從折沙比克灣到俄亥俄的一條全部水路——折沙比克與俄亥俄運河。這計畫是華盛頓的波陀麥克公司的合法承繼者，由合衆國和馬里蘭、維基尼亞兩州所共同發起的。這是計畫在喬治鎮至昆布蘭的波陀麥克河的激流瀑布周圍建築水閘運河，再越過山到摩農卡希拉的支流猶吉根尼 (Youghiogheny) 河。工程開始於一八二八年，但運河直到一八五〇年才開到昆布蘭。這計畫因為這樣一個工作工程問題的巨大費用而失敗，尤其一八五二年到達惠林的巴爾的摩與俄亥俄鐵路的競爭。運河已完成的一段存在到今日，作為波陀麥克沿河的一個地方企業。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中，全國運河的建造極其發達，但大部分在北方和西部。不但私家取得特許狀的公司建築運河，各州也從事這內政改良的系統。一九四〇年光景，投資在運河與改良水道上的款子總共有二萬萬美元，為一個人口比較稀少的國家確是巨大債額。這筆錢來自小心的投資者、莽撞的銀行家、投機家、和外國投資者。英國貝林(Bain)兄弟公司和阿姆斯特丹霍普(Hope)公司，在銷售外國證券上，為歐洲金融家之冠。但為水道擴張借過多借款，在財政上並沒有多大成功，因為許多運河不像意大利那樣有利。投機事業與內政改良上的過度擴張促成慘局，是產生一八三七年財政恐慌的因素。若干州，如印第安納、馬里蘭、賓西凡尼亞、和意大利諾，在不景氣和以後的年歲中，不履行它們的運河債務。

大恐慌之後，運河的建築又有增加，但設計計畫更為謹慎，各州關於它們內政改善的系統，採取更保守的政策。許多重要的運河開鑿成，後來最著名的一條是聖瑪麗瀑布通密西根運河。這條聖瑪麗河上的人工水道是一八五五年密西根州修造以聯接蘇必利奧與休倫兩大湖的。合衆國於一八七〇至七一年加以改良，一八八〇年聯邦政府全部接收這河。

汽船的興起

用蒸汽力量推動船隻的試驗開始於革命時期的後期。後來幾年，許多發明家運用他們的智慧在這問題上。這些人有斐起(John Fitch)、魯謨息(James Kinsey)、伊文思(Oliver Evans)、伏特(Henry Voight)、唐納爾森(Arthur Donaldson)、和桑敦(William Thornton)。他們當中許多人有貢獻於初期汽船航行事業，但斐起作有最重要的進步。

一七八六年，斐氏在費城組織一家合股公司，並且造成一具機器，把它裝置在小船上，搖動十二支槳。每邊六支。第二年斐氏表演他的怪樣水甲蟲給一羣憲法會議的代表們觀看，他勸誘一些代表們乘坐汽船行駛於達拉瓦河，但這旅行不很成功，因為那船逆流走的速度每小時只二英里半，結果擱淺在泥灘上。

無論如何，當一七九〇年夏天斐氏的新汽船每天行駛費城與特仁敦 (Trenton) 之間，星期日載着遊覽團體到吉斯脫 (Glaston)，有時開駛夜晚上水航程到斯庫基爾河 (Schuylkill)，工程的艱難和營利的失敗，使斐氏的財東退出股份，資本的缺乏阻礙他的繼續試驗，幾年之後，他在失望之餘自殺。

斐氏是一位道地的早期發明家——有創作力、敏銳、熱心、以自我為中心、犧牲自己、不幸運——死前在他的自傳中記載說：『不久將有比他幸運的人，會因改善一隻成功的汽船而得到人家贊美，而獲得榮譽、財富和聲名。』其他在這方面作試驗，皆比斐氏的成就更小。拉特羅普 (B. H. Latrobe) 檢討改善汽船的努力說：『這些試驗的成就中沒有一樣足以補償船隻上的費用與改良汽機的極度不便利。』他指出主要妨礙有機器與燃料的重量，兩樣所佔的大面積，常常使船搖擺的機器震顛，船的動作不規律，蒸汽力的費用，和有關保持船渠重量正確的困難，因為造得太輕會破裂，造得堅實又太重。斐氏試用他的螺旋暗輪實驗來克服這最後一問題，他死後多年，終於應用。

一八〇七年福爾敦 (Robert Fulton) 在赫德孫河表演他的輪船成功之前，人們建造過二十多隻汽船，終未試驗成功。六年之前，他在巴黎想使拿破侖對他的一隻潛水艇發明發生興趣。他在法京遇到美國駐法公使 立文斯敦。立氏本人從前試驗過汽船，這兩個人決定合作。立氏出資給福氏建造一船並在塞因河試航。這沒有成功，可是後來促成克萊蒙特號 (Clermont) 的建造。那艘輪汽船長一百五十英尺，重一百六十噸，從紐約到阿爾巴尼 (Albany) 的一百五十英里航程，費時三十二小時。它的機器是英國布爾敦瓦特 (Boulton and Watt) 廠造的，因為英國政府已經寬弛它的限制，准許它運往美國。克萊蒙特號有些嘲笑的懷疑者叫它為福爾敦的蠢物，初度航行成功的結果，開始正常的旅行服務；其它汽船也經建造，在河道運輸上開始一個新紀元。

在一八一一年，一個彗星和地震的災頭中，第一條汽船沿着人們常稱為西部水道的俄亥俄與密西西必河順流而下。尼古拉·羅斯福 (Nicholas Roosevelt) 用福爾敦 立文斯敦在皮芝堡所造的一百十六英尺的側輪汽船新奧爾良號，於一八一一年十月二十號自皮芝堡出發，平安航行於俄亥俄並逃脫新馬德里 (New And-

(三) 地震之後，於一八一二年一月十號到達新奧爾良。這船被用於新奧爾良與那且茲 (Natchez) 間的航行。各種河上船隻，有大船、小船、獨木船、馬金諾 (Mackinaw) 平底船、平底方船、貨船、木筏、和駁船，加上汽船。後來，河上汽船成爲移民到新地帶和移民產物運往市場的最重要工具。它運輸移民的製造品和供應品，修造房屋的木料，和擴充鐵路的設備。它在建設西部上佔一地位，在新興國家上留有影響，因它甚至影響及人民的習俗語言。「放開汽」（意爲起勁），「裝給守衛」，這隱語令人回想到美國正年青長成時的汽船時代。

可是當汽船發展的早年中，進步迂緩。工程問題必須克服，尤其建造力量足以逆流上水更快有力的機器。許多次有鍋爐爆炸的悲慘事件。河道必須清除沒在水中的巖石、淺灘、沉木、和倒樹。但各州給予小團體的專利權，是汽船疾速擴充的主要障礙。福爾敦、立文斯敦、和尼古拉·羅斯福，早在一八〇三年得到航行紐約州河道的獨佔權利。一八一一年，這幾位合股者從路易西安納取得航行密西西必下游的專利。最初以來，別人企圖侵害他們的專利，訴訟隨之而起。其它各州也把汽船航行權利給予有限的少數人。當最高法院在一八二四年吉本斯 (Gibbons) 對奧格登 (Ogden) 案中傳下它的判決，專利者的力量終於被擊破。福氏和立氏已給予奧格登 (Aaron Ogden) 一個執照，行駛紐約市與新澤西州伊利沙白鎮的蒸汽渡船。吉本斯 (Thomas Gibbons) 在同一路線上經營船隻，沒有這樣特許，雖然他的船隻在合衆國管理沿海貿易的法律下得有適當的注冊與執照。吉氏被州法院禁止其繼續經營，並將案件移送最高法院。在大法官馬沙爾 (Marshall) 交發下來且影響廣大的判決中，最高法院擊破州特許的汽船交通專利權，並強調各州不能通過這種立法，雖然國會法律在這題目上有所缺略。各州中近似聯邦時代所具對爭執的聲音報復，告一終止，並給任何人或團體開一路徑以從事汽船交通事業。

專利權的取消，運輸價格的減輕，旅行時間的縮短，工程的進步，和一八二二至六〇年間聯邦政府耗費三百萬美元於改良密西西必、俄亥俄、密蘇里、和阿堪薩斯諸河的交通環境，是幫助汽船發展的因素。一八四六

年左右，約有一千二百艘汽船往來於西部河道，每年運輸貨物一千萬噸以上，價值四萬三千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二百四十美元，約當同年美國對外貿易的兩倍。內戰時期先後，汽船航行於密西西必流域的四十餘條支流上；皮芝堡、新新那提、和路易斯維爾是重要的俄亥俄河港，新奧爾良和聖路易支配密西西必下游。一八六〇年美國汽船的總噸數是八十六萬八千噸。這時，船長擁有船隻制已經被大股份公司所替代，這些公司，如擁有或控制路易斯維爾郵船公司、鐵錨公司、聯合郵船公司等家的。

鐵路的興起

十八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中，許多美國人正試驗着現代機關車先驅的「蒸汽車」。企圖用蒸汽推動船隻的發明家，也試行應用它於陸地運輸。一七八六年，費城的伊文思請求賓西凡尼亞立法會議給予在該州大路上用蒸汽車的專利，但遭受拒絕。他取得若干州的專賣權，給予他經營一種蒸汽機「哥命比安」(Columbian)的權利。一八〇四年，他出產奇怪的「兩用機」(Orukter Amphibolos)，設計水陸兩用，後來幾年，他在製造新哥命比安機器上，對工程頗有貢獻。在這事業中的其他先鋒有新澤西州和波根(Hoboken)的斯諦芬斯(John Stevens)，斯氏建造汽船鳳凰號(Phoenix)。一八一一年，斯諦芬孫(Stephenson)在英國試驗他的第一部火車頭以前，他建議鐵道和汽機與有凸邊輪子的車輛的可實行性；一八一五年，他取得一條鐵道的特許狀。五年之後，經過多次試驗，雖然受資本缺乏的阻礙，他在他的和波根農場上表演美國第一條狹軌鐵道。這刺激起許多其他發明家，這時他們確信軌道對蒸汽車是必需的。

原始的本頭軌道早在一七九五年用於英國的一家波士頓磚場，後來幾年，人們造了許多條路軌，由重心力、馬力、驢力、或互攔操縱。它們應用在石坑或礦穴裏拖拉重東西。一八二六年，賓西凡尼亞州爲其本身交通系統的利益，遣派斯特里克蘭(William Strickland)到英國研究那裏的鐵路發展。他回來後發表一書，強調英國鐵道的成功，極力主張築造。這影響及一八二七年巴爾的摩與俄亥俄鐵道和南卡羅來納運河鐵道公司

(查理斯敦與漢堡鐵道)的特許。兩家起初都用馬拉車輛，又試用獸踏機安放在平車的中央，兩旁是旅客的座位和放置行李的地方，用馬踐踏齒輪使車輪轉動。兩家公司又試用帆子推動車輛。這時若干條小鐵路企圖用火車頭，特別是達拉瓦赫德孫運河公司，於一八二九年輸入兩架英國機器，其中之一是斯突勃里治獅子號 (Stour-bridge Lion)。可是那些機器對路軌支架太重，被放棄不用。那年喬治·斯諦芬孫 (George Stephenson) 和他的兒子羅伯 (Robert) 在英國表演他們的火箭號 (Rocket) 成功。一八三〇年，在紐約製造的機器被放置在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上與查理斯敦漢堡路上，雖然許多英國建造的機車也應用於早期美國鐵路上。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年，東部沿海各地小鐵路線興起，速度驚人。儘管各集團的反對，儘管工程問題，進步還是極快。一八四〇年光景，各州特許的鐵路已有幾十條，全國鐵路里數共二千八百十八英里。一八五〇年光景，鐵路里數達到九千零二十一，一八六〇年左右，鑑定型式的鐵道網可以從東部海岸探索到密西西必流域，甚至在南方，鐵道系統的骨幹也經計畫成。內戰前的二十年間，鐵道與運河相競爭，并且獲到勝利，因為一八四〇至六〇年的鐵道里數從二千八百十八發展到三萬零六百，而運河里數只從三千三百增加到三千七百。這時鐵道超過運河的優勢已明顯。旱天時期運河時常缺水；有時河岸崩坍；冬天酷冷，運河時常凍結；運河上航行總是迂緩。但鐵路佔勝之前，要經過一個堅苦的時期。

展布平行路軌於各市鎮的鐵路，不利的影響及納稅通行路和道路公司、公共大馬車和驛車利益。有進步後，鐵道供給更迅速更低廉更良好的運輸方式。物產商品由鐵路貨車輸送，旅客趁鐵路客車以代大馬車。通行稅收入減少，許多納稅通行路和道路成爲公路。東部已不見大馬車驛車，但它們移向西部人口較稀的地帶。

鐵道發展的初年，它們面對過許多反對。運河公司以請求州立法議院並用種種宣傳方式來極力阻撓鐵路，納稅通行路、汽船、橋梁、與驛車公司盡其可能反對鐵路，尤其在鐵路引起競爭的地帶。我們該注意，競爭不但關係實業本身，並且關係建立的資本。沿意大利運河的市鎮召開大會，反對給予鐵路特許狀，美國有幾處地

方，對鐵路徵課噸位稅。公路上酒館主人加入反對集團的呼聲中，許多被早期燃燒木料機關車的火星燒掉倉房或田地的農民，斥責鐵路，不擇言詞。有些農民又認為新運輸工具將牽涉到馬匹、草料、和穀類的市場。

新興的鐵道還要和許多愚昧與偏見相爭執。有些人嘲笑早期的列車，他們認為火車永遠不能像驛車那樣可靠，在鐵道發展之始，有過幾次火車與驛車賽跑的事。一個著名的波士頓醫生團體提出預防警告，說在這種每小時十五至二十英里的高速度中旅行，所遇的震動會成腦震盪的狀態。若干地方，學校當局拒絕以校舍供鐵道界開會之用。例如進步的俄亥俄州一家學校董事會，回答用校舍開鐵路價值辯論會的請求說，歡迎諸位用校舍辯論一切正當的問題；但這些事，如鐵道……是不可能的事並且列在不義之列。宗教狂者使社會確信道德墮落的時代到了，甚至許多誠實與穩健的公民認為鐵路是魔鬼引誘靈魂下地獄的手段。鐵道網擴展後，反對與偏見漸漸消逝。

早期鐵道要克服許多機器、設備、路床、和路軌的許多工程困難。工程還沒有進步到材料能科學的實驗這地步，所以這些年中，經驗的技術比應用的科學為重要，當鍋爐爐壁禁不住增加的汽壓力，火車頭爆炸，圓筒頭常常炸裂驚人。最初由腳踏管制的只是木塊做的制動機，漸漸改良，但空氣制動機直到內戰以後才出現。保護工程師的機關手坐室直到一八四〇年才應用。鎖鏈聯結機被柵欄所替代，最後又被聯結器與軸釘所代，能容人們在車輛中間遊玩。捕牛機最早是位在火車頭前面的鐵柵，圍繞過路的大獸以保護火車頭，但這器具被緩衝器所替代，更後人們改用V字形保護法。凸邊輪，增加牽引力的機器，和幫助列車上山而設計的機柱，都獲得專利證。專利局的記錄顯示美國人在他們自己的權利上成為精巧的發明家。

最早的鐵路客車是據同時的驛車、市場貨車、與康內斯托卡大車的觀念修造的。歐洲的客車仍舊是短的，但美國的大小增得極快，漸漸成為箱子狀的結構。試驗的初期，敞車在少數路上試行。但燒柴火車頭所發出的烟子和炭渣，與抵抗天氣設備的缺乏，引起旅客們，戴海獺高帽的紳士和穿張架裙子的貴婦人的抗議。夜間行旅，因為最早的列車只在日間行駛，也使敞車告一終局，除卻為短途郊遊。鐵道和車輛演進的故事可以充

滿幾冊書。

在初期鐵道工程問題中，那些有關路床與路軌的最難解決。有限的財力結果常常造成路床，許多線上角度尖銳得危險。但這些路床的危險不久更證明建築無能抵禦重車壓力的路床在金錢和生命上實在所費較少。木、鐵甚至花崗石堆子都試用過。最早的路軌是木軌，帶有平鐵條在它的上面，以保護木頭免得損壞。列車走過，鐵條常常鬆弛，兩端起鬆，形成所謂蛇頭，有時使火車脫軌，發生嚴重事件。因為這些不幸事件和更重更快的列車不久要行駛於軌道上，重鐵軌從英國輸入。直到一八四四年，一切美國用的路軌是舶來品，除卻大部分鐵條路軌和少量鑄鐵路軌。那年，美國重鐵軌製業開始於馬里爾的沙瑟山 (Mount Savage) 軋鐵廠。倒T字形或伊文思式鐵軌，和美國發明家約翰·斯諦芬斯的兒子小斯諦芬斯 (R. L. Stevens) 所設計的T字形軌，都已製造。其已軋鐵廠開始出產重軌，但大多數鐵軌繼續來自外國。內戰以前，柏塞麥 (Bessemer) 法沒有應用前，還沒有用鋼軌。早期鐵路的心問題起於不同的軌幅。兩軌間寬度的差異從三英尺四英寸到六英尺。劃一的不注意使旅客和貨物必需從一條鐵路換到另一條，對旅客不方便，並且增加運費。當國會在內戰時要決定計畫中的聯合太平洋鐵路軌寬度，它決定寬度四英尺又八英寸半，即英國標準路軌寬度。後來，美國鐵道改建它們的路軌以依從這軌幅。小路線統一為較大系統，開始於一八五〇年左右，促成這種標準化。

一八三〇至六〇年間，投資於鐵道的款項約十二萬五千萬美元。為新企業獲得財政援助，不是易事，因為為船業、運河、納稅通行路、和發展中的製造業與工業的資本，有許多競爭。但商人、銀行家、和製造家領導在前，款項常常接近新事業。人們舉行大會鼓勵買賣鐵路股票證券，許多城市市鎮中有進取心的商會與貿易協會竭力使人們知道鐵道的利益，團體購買股票，給予補助金，並免除稅收。歐洲人投資大宗款額於美國鐵路證券。甚至在一八三七年大恐慌中美國證券的歐洲軌有人遭損失之後，那些損失包括若干州的賴債和不履行信約，英國、法國、日耳曼投資家還是表示信任美國的將來，大量投資於美國鐵道證券。

除卻社會上的財政鼓勵，市鎮、城市、和許多州，都協助鐵道發展事業，有些甚至建造它們自己的。賓西

凡尼亞在賓州系統上開始它自己的；印第安納和意大利諾計畫州鐵道，前者開始建造一條；密西根接收兩條在一八三七年大恐慌中停工的私家路線，管理之後，售與東部資本家，遭大損失。若干州給予補助金；大多數給予借款。北方的馬薩邱塞與俄亥俄，南方的維基尼亞與南卡羅來納等州，認購股份；有幾州保證一部分或全部鐵道證券。州又給予鐵路組合公司協助，特許它們發行紙幣，將來收回，用來償付設備與勞工；各州支付測量費用；又給予土地。許多組合公司盼望着聯邦政府的協助，但憲法的理由，特別是國會中南方人士所支持的，阻撓直接幫助，直到內戰時。無論如何，一個新政策開始於一八五〇年，那時聯邦政府間接以土地給予各州，各州能轉手把土地給予鐵路。大半由於道格拉斯 (Stephen A. Douglas) 的努力，意大利諾中央鐵道以這種方法獲得土地二百五十九萬五千英畝。後來接着發生一個公地給讓予鐵路的真正大患，直到一八七一年，這辦法才停止。

電報的興起

磁性電報的試驗，源起於十八世紀歐洲，雖然美國幾乎同時藉那奇異力量的電作試驗，而電也吸引許多科學家發明家的注意，機巧的佛蘭克林便在其內。許多歐美人雖對電磁電報的發達有過貢獻，但把傳遞有空隙的瞬動——點與畫——在銅絲路線上做成實用的卻是模斯 (Samuel F. B. Morse)，國家圖案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 一八二六年創辦人，人像畫教授。一八三七年，他舉行私人的電報展覽會。他和他的朋友們缺乏金錢，向國會請求補助。經過若干年，他們終於取得三萬美元，以敷設自華府到巴爾的摩四十四英里的線路。

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四號，在國都的高級法院室內，一羣參觀者圍繞着一架奇形怪狀的機器，發明者在弄機關。愛爾斯華斯 (Annie Hillsworth) 發出首次通訊的鼓舞的聲音，「這上帝創造的！」這句話幾乎立刻到達巴爾的摩。這標明兩城間線路正式開始。但在線路完成到巴爾的摩之前，人們傳遞過少數通訊於一部分跨

程。一八四四年五月一號，當鐵路到達安那波里接合點（Annapolis Junction），自由黨提名克萊為候選人的消息從那裏用電報傳往華府，比火車帶那消息早一小時到達。這引起許多國會議員注意電報的可能。

模斯的助手斐爾（Alfred Vail）竭盡他的技巧與知識來幫助模斯改善他的機器。那時有些人以為電報的真正發明者是斐氏，不是模氏。但在兩人對一些特許專利權的爭執中，模氏的要求得到認可。無論如何，斐氏曾幫助改良那機器的機械構造。不幸的是，改良之後，也引起許多訴訟，電報事業的頭十年以不斷的訟事為特徵。

首次通訊傳遞幾個月後，華府與巴爾的摩間的線路幾乎仍舊無所事事，政府辯論着電報是否要做為政府的媒介物。可是私家公司不久便組織成功，線路伸展到費城、紐約、皮芝堡、和各處，電報桿子點綴美國風景。康乃爾（Fern Cornell）成爲一條築到克利夫蘭、芝加哥、與密爾窩基（Milwaukee）線路的財東。歐瑞來（Henry O'Reilly），一位祖籍愛爾蘭的煽動家與力學倡導者，在中西部和南方修建有八千英里的線路。幾年之內，美國有五十家公司。合併和西部聯合公司的組織開始於一八五六年，那公司由較早的幾家公司發展而成。一八六〇年光景，它的線路由大西洋到達密西西必河，電線架過草原地，進入極西部。一年之內，西部聯合公司伸展它的系統到舊金山。內戰前夕，全國約布有電報線五萬英里。

電報對生於十九世紀中葉者的重要性，我們今天難以想像。這種迅速交通事業的景象令人們大爲喜悅，但它的實用不久便明顯，並被用於良好業務。金融家、商人、和製造家，現在可以立刻和他們的代表、經紀人、或主顧通訊，電報成爲大商業興起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對鐵道的發達也有無限價值，因為每列火車的地點現在可以知道，在一個發達的交通網上的運輸，可以精巧的指揮着，不會紊亂。有些鐵道，如賓西凡尼亞，建築並操縱它們自己的電報線。

電報刺戟人們考慮其它迅速交通的方法。許多古怪的專利特許證獲得備案，一家大氣電報公司甚至計畫裝置直徑二英尺的管子於紐約、波士頓間，以供給飛快包裹之用。但更重要、而結果更實用的是伸展電報過海的建

議。一八五〇年，羅勃林 (John Roebling) 寫了一套新聞紙論文，關於橫貫大西洋電報線的可實行性。經過紐約萊爾德 (Gyrus W. Field) 的工作和忍耐力，這電報線終於實現。一八五四年，經他的努力，大西洋電報公司組成。獲得英國資本家的合作。英美兩政府都借撥船隻爲這事業之用。一八五七年的初次電線破斷，但第二年，布卡南總統和維多利亞女王在大西洋電線上交換頌辭。可是，幾個月內，電線停止作用，許多人信任這試驗。內戰之後，電線立即由大東號汽船甲板上敷設成功，開闢傳遞電訊過海的路子。

最初的捷運公司

在鐵道發展開始不久之後，最初的快車公司成立。委託驛車車手、航船或汽船船主、和火車司機攜帶金錢和貴重物品從一地方到另一地方，已是常事。一八三九年，波士頓與烏斯特 (Worcester) 鐵路的前任司機哈恩登 (William F. Harnden) 成爲紐約波士頓間的專門遞信者，爲那兩城市的商人攜帶貴重物件和文契。他覺到這營業的有利，不久他雇用別人，並在費城、波士頓、紐約開設辦事處。幾年之內，這營業擴充到國外。在哈恩登開始他的專業那年，一位受一八三七年大恐慌損害的出產商人，亞當斯 (Alvin Adams)，在波士頓與烏斯特間設計有同樣計畫。他頗得法，組織亞當斯公司，那公司的專業不久擴展到東部並深入南方。一八五〇年左右，那公司用鐵道與驛車運物到聖路易，並在加利福尼亞組織附屬公司；附屬公司於一八五四年失敗。本公司後來改組爲亞當斯捷運公司，資本一百二十萬美元，吸收了許多加入這營業的競爭者。

一八五〇年，許多捷運公司開辦之後，在東北經營的兩家——衛爾斯柏脫麥爾公司 (Wells, Butterfield & Co.) 和立文斯敦法爾斯公司 (Livingston, Fargo & Co.)——聯合成立爲美國捷運公司，資本十五萬美元。兩年後，公司的主要組合者衛爾斯 (Henry Wells)、法爾哥 (William F. Fargo)、和同人等組成衛爾斯法爾哥公司，在極西部進行業務，內戰之前，它幾乎排擠掉那區域中所有競爭者。那公司傳遞密西西必流域與太平洋間的信件、各種貨物、和金銀。一八六〇年先後，五家大公司控制着美國大部分捷運事業，這五家是亞當

斯捷運公司，美國捷運公司，合衆國捷運公司，國家捷運公司，和衛爾斯法爾哥公司。

第十章 工業變革

革命後的製造業

美國革命刺戟起多種製造業和工業，那些製造業工業的淵源可以在殖民地時期中找出。但一切經濟事業建在戰爭基礎上八年之久。當和約簽訂，獨立完成，市鎮中有許多有關調整為平時狀態的利益關係，尤其關於繼續早期工業、和提倡製造業，這兩件事將造成完全的經濟獨立。戰爭的結束帶來英國製造品的大潮，傾銷於美國海口，企圖恢復早期貿易，並為英國新興工廠的出品覓取市場。在農業佔優勢、資本缺少、熟練工人難得的事實上看來，增進中的美國製造業，前途並不光明。

革命後的時期中，許多工業家與商人都竭力提倡製造業，尤其紡織業，并且鼓勵店肆工業的擴充。團體成立，最重要的是在費城的賓州製造業與應用工藝獎勵會；它是一個具有同等宗旨且較早組織的產物，那較早組織是費城獎勵美國製造業聯合公司，一七七五年衛斯利爾 (Samuel Wetherill, Jr.) 和一羣同仁所創辦。革命之後，其它類似的團體在波士頓、紐約、巴爾的爾、維爾明敦 (Wilmington)、達拉瓦、和各處組織成立。它們召集大會以提倡製造業，發表文字，會員協議只用美國貨，以獎金補助金贈予機械發明人，有時給財政幫助以鼓勵若干種工業。這些團體中，有些更進一步經營它們自己的製造事業。例如，賓州製造業與應用工藝獎勵會創辦有紡織店肆，並企圖向英國的方興工廠爭勝。

革命時獲有進步的紡織學校運動，幫助增進店肆紡織品出產的努力。教導貧苦兒童刷毛、紡線、織布、和編結的例子，可以見於十七世紀的馬薩邱塞、羅基尼亞、和馬里蘭。殖民地時期的後期，許多社會有這種學校，性質是慈善的，目的在使城市區域的貧民有職業。它們受一般捐助或私人團體的維持。最好例子之一是工

業獎勵與貧民就業會，一七五一年成立於波士頓。革命時期先後，這些團體維持的紡織學校發展成紡織物店肆，含有工廠制度的原始成分。擴充並商業化紡織學校的企圖，以及獎勵製造業團體的設立，是期望把新國家造成經濟獨立的證明。這時期標明從家庭與店肆制度轉變為工廠制度和大規模生產的開始。

早期共和國的製造業狀態

憲法新政府成立之後，哈密爾敦於一七九一年撰成他那著名的製造業問題報告，一件分析那時美國工業狀況的辛苦企圖。他在那報告中列舉有十七種不同的製造業，他聲說那些製造業正興盛中。這些製造業包括有皮革與皮革品、鐵製品、造船和採木、亞麻與大麻製品、磚瓦、酒類、各種紙張、帽類、煉糖、油類與其產物、赤銅黃銅器物、錫器、車輛、鼻烟菸草、小粉髮粉、油烟與其他繪畫顏料以及火藥。關於每項製造業，都有詳細說明。哈氏並指出各種布料與服用用品都用家庭方法大量製造，不但供給家庭，並且供給輸出。他說紡織廠正興起於新英格蘭，出產質地與英國貨相等的貨物。

哈氏在他的報告中鼓吹保護關稅、獎金、補助金、和其它各種可能協助以刺戟製造業。他反對哲斐孫的推會農業，主張製造業應儘量加以發展，以增加國家收入，並供農業商品一個可靠的國內市場。可是他從國會所得到的只是有些關稅目錄中稅收的微小增加。一八一二年戰爭後，這報告復活，它的議論被製造業利益團所利用。他的思想傳播到英國和其它歐洲國家。哈氏遠站在他的時代之前，他的見解合於亞當斯密在原富與其他著作中所提出政府不加管制的哲學。

哈氏逝世後若干年，羽騰堡 (Württemberg) 人李世特 (Frederick List) 繼續哈氏協助與保護工業的傳統。這日耳曼人只從一八二五年至三〇年住居於美國，但他在賓州勒定 (Reading) 地方編輯勒定應報 (Readinger Adler) 的影響，和他在賓州製造業與機械工藝獎勵會的事業，使他在關稅爭論達到頂點的時候，做一名美國保護主義制度的擁護者。李氏在美國計畫一個商人的國家組織，使他們的意見能達到國會，關於需要的立法。

他又建議新組織的費城佛蘭克林學院改爲一所國立技藝學校，那裏可以使未來政治家受經濟事項的訓練。他於一八三〇年回到日耳曼，但他的思想，以及卡立 (Matthew Carey) 和格素 (O. J. Ingersoll) 的，在工業生活開始擴張的時代，很影響保護製造業的意見。

哈氏比羅更鼓吹協助獎勵製造業進得更遠。他組織成立城國家工業獎勵會，一八二〇年那會成爲費城製造業與機械工藝獎勵會。他又和一羣同志創立應用製造業建設會，這會知名爲應用製造業會 (B. D. M.)。新澤西立法議院於一七九一年給予一個永久的特許狀，准許那會經營各種製造業，售賣商品，購置不動產，改善河道，計運河，並組織帕特孫 (Paterson) 市區。它受到特許發行資本股票到一百萬美元。它購置有一大片土地，在帕舍昂克 (Passaic) 河的大瀑布地方設立一所小紗廠。因爲財政的失敗，製造業於一七九六年停頓，但哈氏死後很久，這地帶成爲大紡織業中心。當哈氏計畫他的團體時，依據英國型式設計的最初工廠，在美國建築成。討論這些之前，最好考究一下英國工業的革命性變化，那變化爲工廠制度的先驅，並爲其它國家立下一個效法的榜樣。

英國工業革命

製造業的變革，結果使工廠制度興起，後來演進爲大量生產；它首先發生於英國，有許多原因。大陸上若干國家，例如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擁有資本，提倡銀行與財政，獎勵手工藝和其它實業，經營商業，並明顯表現發明的天才。稍後，這些因素多多少少見於法國。可是工業大變革首先發生於十八世紀的英國，那些變革由於若干環境的綜合。

研究英國在工業革命中的領導地位，許多因素必須注意到，最重要的是對外貿易的發達。管制的與合股的公司已經開闢世界商業，但十八世紀左右，英國的專利權大多數告終，有特權的貿易公司都喪失去它們的特別利益。東印度公司實在還是在東方貿易的唯一最大公司，但是限制商業於比較小羣人的約束和專利權不復存

在。布里斯托爾、利物浦、和小港的商人船主人與倫敦的商人船主分享增加的商業利益，倫敦是十七世紀英國對外貿易中心。商業的擴展奠定資本積蓄的基礎，當工業大變化來到，資本積蓄是主要且必需的。（英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可在英港輸出的噸位上看出。一七〇〇年，遵照海關定例出口之貨三十一萬七千噸；一八〇〇年，一百九十二萬四千噸；英國出口貨的價值從一七〇五年的五百三十萬八千九百六十六鎊增加到一七五〇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萬九千一百十二鎊，再增到一七九七年的三千八百五十萬六千七百七十一鎊。）

英國人面對大西洋，迅速成爲世界貿易中心，所以佔着一個有利的地理位置。溫和的氣候和比較尚未開發的煤鐵自然資源，是工業急變的其它顯著因素。十八世紀歐戰很損害歐洲大陸工業，比損害英國工業尤甚。英國沒有政治紊亂，英國政府比較穩定，英國人民比那時期大多數歐洲國家人民享受更多的權利。十八世紀中，運輸和農業範圍中也發生重要變化，爲工業擴展開一條道路。

城市市鎮中的中古式手藝工會崩壞後，一種新式工業，名爲家庭制或發出制，興盛起來。這種形式的工業發生於英國，也發生於歐洲大陸，它在英國達到最大發展，那裏同業公會喪失它們的大部分勢力，如在十六世紀中葉時一樣。當家庭製造業慢慢發達，它起初限於冬季農村區域的餘暇工作，但十八世紀左右，許多鄉村地帶和市鎮的個人與全家用他們的全部時間於這種工作。刷毛工、紡工、織工、和漂工，供應材料，出現爲各種各級的毛巾。其它商品，如製成的鐵釘、工具、和各種鐵器，已在這制度下出產。發出原料品的布帛工人和鐵器工人等，在感覺上是資本主義者，努力的雇主，又是大商人。家庭制度的出品大大增加城市區域手藝店肆的出產。

家庭制度起初替鄉下人微薄的收入當他們空閒中帶來增加的進款，當人們後來完全依賴這工作計畫爲生，它有它的障礙。它的特徵是長時間工作，低廉工資，童工與老年勞工，和時常季節性的失業。在許多地方，它墮落爲卑劣的剝削人工場的工業。無論如何，它在工業革命的背景中是個重要因素，因爲在它的組織上是資本主義的，當新興工廠發生時，它供給過許多工人。

法國經濟學家勃朗吉 (Jaquime Blanqui) 所造「工業革命」一名詞，指着十八世紀後半開始在英國若干種工業上發生的急變而言，造成一般印象，意思是紡織工業、鐵工、和陶盜工的變革，以及蒸汽力的應用於推動機器，突然進入一個小規模的、稍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幾乎不變的世界。這當然不是真實的。重要工業的淵源有原始於英國歷史的。久在十八世紀以前，鑄鐵、採煤、建築工程、造船、織布、造磚、製革、造紙、造玻璃、和造火藥已達到比較重要比例。有些時候，許多範圍內的生產方法繼續有變革，在鑄鍊金屬上有新方法，風力、水力、畜力的應用已有進步。科學和技術在十七世紀甚至更早已有重要進步。

在擴展的商業和比較發達的工業背景上，若干種製造業已有急遽變革，促成工廠制度的興起。因為存在的需要，一串發明引起變革。十八世紀後半的技術變革，並無何等神祕。它們是要求改進生產的結果。機械化在紡織的工業上有重要進步，因為這些落在大多數其它工業之後。

為瞭解紡織工業所發生的變革起見，我們必須追溯到十七世紀。為保護英國古舊的羊毛工業計，一六六五年的法律規定每個死亡於英國的人應用羊毛壽衣歛葬，一六九七年的一件條例規定法官、教授、和學生應穿羊毛袍子。一七二一年的印花布條例，禁止售賣或應用印度棉織品，目的也是使英國毛工業絲工業有利。嚴格實行這些法律是不可能的。可是印花布條例發生效力，保護英國發展中的棉工業以對付東印度的競爭。（棉花原料的輸入，從一七〇〇年的一百九十八萬五千八百六十八鎊增加到一七五一年幾乎三百萬鎊。）紡織機器起初用於羊毛製造業，但不久便進入棉工業，成為著名發明的主要狀態。

一七三三年，凱氏 (John Kay) 思索出第一具重要的紡織發明品。他的垂盒與飛梭增加紡線與織布間的不稱，偏重於後一事。他合併人們久已知曉的簡單機械原則，使一人能代兩人織造寬布。他的梭子帶有輪子設備，由懸鏈的輪流衝擊力，在一條橫溝上拋來拋去。新技術造成織布的增速，引起對毛線和棉紗的更大需求。有些織工反對新方法，因為新方法威脅他們的生路。但科學團體，像王家學會和新組織的技藝學會鼓勵發明，而一般羣衆也對之發生興趣。但凱氏的著名的織機改良經過一世代後，紡紗才有重要變革。後來英國忽然有一

大堆機械發明。一七六四年織工兼木匠哈格理佛斯 (James Hargreaves) 的多頭紡錘紡紗機，一七六九年髮匠兼假髮匠阿克來 (Richard Arkwright) 的滾軸水力構造物，和一七七九年織工克隆敦 (Samuel Crompton) 的合併兩件改良品爲混合的「紡紗驢」，結果使紡紗加速。雖然英國牧師卡特賴特 (Edmund Cartwright) 早在一七八五年取得機械織機的特許專賣證，接着又有瑞德克利夫 (William Radcliffe)、約翰孫 (Thomas Johnson)、和賀樂克 (John Horrocks) 的工作，可是機械的改良來得遲慢。一八〇一年沙卡 (Joseph Jacquard) 在法國發明的沙卡式織機，在紡織工業的技術上是個重要進步。英國工廠中有若干變革，刷毛和其它手織也有改良。新機械特別刺戟棉工業，由於需求增加，它替美國和各處棉花原料的生產開闢出一條路子。

最初紡織工廠中用的機械大半是木質的，由馬力或水力發動。不久，當蒸汽力開始和水力競爭，金屬的機械開始應用。需求鐵的結果，那金屬的生產遭逢許多變革。那世紀後五十年中，鑄鐵爐多用焦煤以代木炭，由煤河谷 (Coalbrookdale) 的魁克敦派鐵礦主達爾璧 (Abraham Darbys) 父子的祕密而知名；斯彌敦 (John Smeaton) 的鼓風筒，開始於一七六八年，慢慢替代木頭皮革做的舊式大風箱；和蒸汽的應用爲動力，因爲鼓風爐加大，新的建造成，結果出產大大增加。出產條鐵的鐵工廠也有變革。在世紀的早期，若干人開始試驗，歐尼翁斯 (Peter Onions) 於一七八三年和科特 (Henry Cort) 於一七八四年完成它。科特的混土法能出產一種品質較好的可鍛鐵，也用凹線捺物以壓緊或捲鐵爲條，以替代用重錘打鐵的遲鈍繁重法子。在機械的製造業中，工程範圍有許多進步，因爲更大的精度是必要的，尤其在汽機的出產上。變革影響多種工業，如同紡織業和鐵業，但程度較淺；雖然在陶瓷業上，因爲韋支伍茲 (Wedgwoods) 和斯波茲 (Spode) 等對改良陶器、粗陶器、土器、與瓷器出產的貢獻，可是變革應減至最少。後來工廠制度推行於其它製造業，大量生產制也形成。

工業變革的最重要局面是應用蒸汽於推動新機械。希臘人埃及人雖然覺察到蒸汽作爲動力的實效，但沒有企圖實際用它，直到科學興趣的復活隨着文藝復興而俱至。後來人們開始實際試用蒸汽力。薩伏里 (Thomas

薩弗里 (Savery)、一位受過軍事工程訓練的得文郡 (Devonshire) 人士，和紐康門 (Thomas Newcomen)、一位達特穆斯 (Dartmouth) 鐵匠兼鐵商，他們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造成兩具不同的蒸汽唧筒，代表到那時為止的蒸汽力應用的進步。薩氏的機器，名爲「礦工之友或用水取水機」，吸水使流出，注入真空裏，又用蒸汽膨脹力把水壓出。紐氏的空氣抽水機經由凝縮蒸汽造成的真空來抽水。可是這種機巧物只能應用於清除礦中的水，和抽水供大人先生們住宅的噴水池和用水。它們不能用作推動機械。

薩紐二氏取得特許專賣證五十餘年以後，格拉斯哥大學科學機械製造匠瓦特 (James Watt) 開始用紐氏機械的模型做實驗。瓦氏另裝一件各別的凝縮器，封閉圓筒的兩端，使蒸汽能推動活塞上下，這樣改造紐氏的空氣機爲蒸汽機。瓦氏於一七六九年獲得多種特許專利證的第一件，並且和伯明漢製造家波爾敦 (Matthew Boulton) 組織股份工廠。瓦氏溝通純粹科學和實驗發現中間距離的貢獻是實在的，他的系統研究引起許多改進。最重要的一七八一年變換蒸汽發動力量爲旋轉動作機械的改良。工業資本制度不久實現改良汽機的重要性。它後來用於供給動力以產生鎔鐵爐的鼓風，用於鍛鐵場的鐵鎚，並用於新鑛鐵場的機器。它開始用於磨粉廠，蔗糖廠，和軌石場。一七八五年，蒸汽力初次應用於紡紗廠。十八世紀之末，它已代替英國許多地方工廠工場的水力。工業地址不再需要在河流的瀑布上。它的地址後來決定於取得原料的便利、市場或運輸地點的接近、和勞力供給的來源。

製造工業的國際化

英國的實業生活從古時起便已受外來勢力的協助。羅馬人、北歐人、諾曼地人、和佛蘭德斯人已帶有若干種實業到農村的英國，許多留下印跡於後代。威廉第一世 (征服者) 從佛蘭德斯輸入織工；愛德華第一世的造幣廠中總百名工人大都是荷蘭人；日耳曼和不列丹丹礦工工作於十三世紀的康拜爾錫礦；亨利第七時代以來英國火廠的製造受過來自法國、日耳曼、荷蘭、和意大利工人的提倡；大量新教難民在亞爾伐 (Alva) 的

被迫害時逃出荷蘭；法國新教徒織絲匠、製帽匠、製玻璃匠、和其他熟練工匠，於路易十四廢止南特敕令後，逃往英國；十七世紀中住居於英國的荷蘭工匠在各方面影響及於染布術、陶瓷製造、繩索出產、和礦物與金屬的提鍊。這些是英國工業幾百年來如何受外國影響的一些例子。

英國在十八世紀建立它的製造工業後，它發展一種政策以保護工業，免得別國抄襲它。喬治第一時，一七一八年通過一件法律，對誘走英國工匠或製造家的人，已有定讞者，處以罰金。一七五〇年又有一件新條例，並禁止毛和絲工業所用工具用具的輸出。一七七四年，類似的禁令禁止棉花和麻布工業所用機器的輸出，雖然這種法律除却對輸往北美的刷毛機以外，有特別規定。七年之後，一七八一年，英國國會對輸出任何用於準備、工作、或完成毛、棉、麻、絲製造的機器、引擎、工具、壓機、紙張、器皿、或用具的企圖，課以重罰。第二年，有關誘走英國工人的早期法令都苦心作成；一七八五年，通過一種法律，禁止輸出鐵工業用的工具、機器、引擎、模型、和機械計畫到任何外國。誘走鋼鐵製造業工人也要課以重罰。許多英國政治家認為這法律不是對待合衆國，而是對歐洲，特別是對日耳曼。無論如何，它是對不久以前從母國取得獨立的新國家，如同對歐洲各國一樣，是件十分明白的事。這保護英國製造業的政策一直實施到一八二五年，當各國發達的工業化把它結束。

十八世紀之末以前，島國上發展的許多工業秘密和新發明被帶到歐洲各國和美國，儘管英國想獨佔新成就。英國現在的地位類似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法國一度供給歐洲其它各國以高深的工業技術。法國已經工業化到比英國為低的某點，已踏進一個廣大規模的擴大製造業的新時代，尤其在一八二五年之後，當英國對機械輸出禁令的取消，法國人能獲得新機器並加以模倣改良供他們自己之用。

在日耳曼，一八四八至四九年革命風潮之後，新工業運動比各地都更完全貫徹。這是由於許多英國工頭和工人的被吸收到萊茵工業區，像英國機械輸入那裏一般。這些教師教導日耳曼人能和英法兩國人相競爭。日耳曼以敏捷與徹底，完全採用並吸收英國技術，成爲一個主要工業國家。

英國的觀念是如何轉移的，例證很多。英人科克立爾 (Cockerill) 於一八一六年將用焦煤鑄鐵法傳入比國，在塞朗 (Seraing) 創設一所鐵廠，成爲歐洲最大一家。內斯密斯 (Naysmith) 蒸汽鎚在英國用以前，已經用於法國，因爲英國發明蒸汽鎚者的草圖被法國工程師所秘密抄襲，這大鎚於一八四一年初次應用於克勞索 (Creusot) 工廠。十八世紀的晚年，機械觀念已經傳過大洋，被斯來脫 (Samuel Slater) 和斯各斐爾 (Scholfield) 兄弟等在新英格蘭所應用。沒有英國的幫助，工廠制度遲早也會以或種方式在美國出現，因爲兩國的工業發展在許多方面開始走上平行線。但若干種英國有關新技術方法觀念的傳播，在工廠制度植根於英國不久之後，結果在美國樹立工廠生產的種子。

英國因爲它在工業上的變革先成功，所以領導着十九世紀世界各工業國家。當撒侵入時代居民還是野蠻人的英國，已經成爲世界上主要商業、航業、製造業、和殖民地強國。它的商業伸展到每個地方；它的艦隊統治着海洋；它的殖民地散遍全球；它的製造業種類繁多，範圍廣大，說它是世界的工作場，恰恰適當。但敵手正興起來，二十世紀光景，德國美國等都是競爭原料市場和競爭製造品出路的對手。

最初的美國工廠

一七九〇年以前，爲織造廠家或店肆而發展的美國紡紗機器已有進步，這種機器用於費城、柏未力 (Beverly) 哈得福 (Hartford)、烏斯特 (Worcester)、和紐約城等處，有幾處是水力推動的。毛布棉布的出產也有進步。但工廠制度，當英國人斯來脫把更有效率的阿克來式機械傳入羅得島，才真正開始於美國。

斯來脫，英國阿克來舊伙伴斯特路 (Jedediah Strutt) 棉織廠的一位雇員，仔細閱讀傳到英國的美國報紙廣告。他被賓州製造業與應用藝術獎勵會所懸獎金所吸收，決定離開英國，到美國找他的前途。爲避免英國設計阻止藝匠移出的法律，他裝扮成一個農家子弟，潛逃到倫敦，上船前往紐約。他在紐約製造會社的毛織公司裏找到兩個月的職業，後來遇到羅得島保塔克特 (Pawtucket) 的一位魁克商人布朗 (Moses Brown)，布氏勸誘

他與他的商行阿爾梅布朗公司 (William Almy & Smith Brown) 訂立契約。這公司在紡織業上已有些進步，但它的機器有困難。斯來脫在保塔克特憑着記憶力重造出水力機、刷毛機、和紡紗機的計畫。宣誓保守秘密的人們是受雇修造機器的木鐵部分。一七九〇年，美國第一家具有阿克來式機器的棉紡廠開始工作。工廠所紡成的棉紗，發出讓貧苦人家去揀淨鬆褶。阿爾梅布朗斯來脫的出品由阿爾梅布朗商號售於市場。

儘管斯來脫想保守機器的秘密，後來幾年，其它工廠出現。它們用馬力或水力工作。許多別的英國工人前來美國，貢獻於新興的工廠制度。可是來的並不是人人具有斯氏的技巧與天才。許多只是冒充者，美國製造家常常受這種不合格的人哄騙。英國方法的得勢比較緩慢。改善機器的困難，和與英國棉製品的競爭是局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事實上對新工廠設備所投可用資本太小，因為美國資本大部分都趨向發展迅速的商業與貿易，或趨向農業。工廠制度慢慢興起，有簡單紡織機而常用水力發動的店肆，在南北兩方，甚至在西部，家數都有增加。家庭工業的棉貨也發達並且與工廠產品相競爭。可是一八〇八年的封港，不通商條例、和一八一二年間的戰爭，刺戟及工廠制度。一八〇〇年的十幾家棉織廠增加到一八一〇年的八十七家，一八一五年光景，單只新英格蘭，便投資有幾百萬美元。中部各州也有進步，南方進步的範圍比較小些。

棉工業增加，局部由於保護關稅之力。一八三〇年，美國有七百九十五家棉工廠，投資四千五百萬美元。一八六〇年左右，投資資本達九千八百五十八萬五千美元。一八四〇年工廠數目，雖然因工業保護的減縮，還有一千二百四十家；一八五〇年有一千零七十四家；一八六〇年有一千零九十一家。一八四〇與六〇年中間工廠數目的減少，是由於合併和大工廠的設立，這辦法正行於大多數重要工業。一八六〇年左右，從事棉工業者約十二萬二千人。一八六〇年出產棉貨的總價值約一萬一千五百五十萬美元。在這當中，新英格蘭出產七千九百萬美元，中部各州二千六百五十萬美元，南方八百五十萬美元，西部一百三十萬美元。這時，美國用的棉貨幾乎八分之七是美國製造的。我們應該注意，除却工廠出品棉貨，有些棉布仍然是家庭紡織的，儘管家庭工業衰落得很快。

許多發明品和由發明造成棉工業機械的增進效力，是這時期工業的特徵。機械的改良使若干工人比布的產量增加得較慢。技術上的發明和進步有刷毛機紡紗機的變革，織機的不斷改良，捲筒印花機的應用，特別是可出產較細緻質地和美觀顏色式樣的刻花捲筒，和水力汽力推動機械的應用。技術改良的結果，一八六〇年光景，美國出產質料最好的布匹，可以與歐洲舶來品相比較，並且開始輸出棉紗、被單布、和粗印花布到美洲西班牙屬地、中國、印度、和近東。

毛織工廠的興起和棉織工廠相平行，雖然規模不那樣大。家庭出產的棉布和羊毛與其它材料的混合物，尤其是麻毛布，整個十八世紀中繼續有它，並且直到十九世紀。殖民地晚期的許多店肆大為發達，整個革命時期和革命後的若干年中，人們應用並改良紡紗機、刷毛機、和織布機。從這觀點看來，一七八八年在康內狄格哈得福地方組織的毛工廠標明毛工業的重要進步，因為它每年產布五千碼。華盛頓在一七八九年就職時，穿着一件這公司所製造深褐色布做的衣服。當毛織物的各種程序歸到一家工廠來完成，機械改良，水力汽力應用於推動機器時，出產毛布的店肆變為毛織工廠。技術進步得到英國工人的幫助，如一七九二年移居馬薩邱塞的約克郡人斯各脫爾兩人（Arthur & John Scholfield）。從棉織機器上也學到一些改良。十九世紀之初，新創的毛織廠家數目增加，出產品質較好的布，因為需要興起，細粒的美利諾（Merino）羊毛大量輸入。如同棉工業情形一樣，一八〇八至一五年的航運問題造成更多工廠更多投資資本。根據一八一〇年的調查，美國有毛織工廠二十四家。同時有研布廠一千六百八十二家，家庭生產者送布匹到那些廠裏研製。一八一二年戰爭，因為軍用裝備的需要增加，給毛布工業一個刺戟。許多工廠戰後雖倒於對英競爭，一八二〇年還有一百家以上，共擁有織機七百架。

一八二〇至三〇年對毛織工業是嚴重的十年，盡管有一八二四年的保護關稅，雖然同時有新工廠創設起來，許多家却失敗了。外國的過分出產，結果使毛織物流溢到美國，是困難的主要原因。一八二八年的「憎惡關稅」大大影響及粗毛品的製造，因為原料稅太重。一八三〇年有復興和進步。一八四〇年的調查報告美國有

毛織廠一千四百二十家，棉織廠雖然用有三倍以上的資本和勞力，只有工廠一千二百四十家。這是因為毛織廠比較棉織廠不得多。一八三七至四二年是個危急的時期，結果有許多失敗。後來這工業慢慢恢復，當戰後十年，大約增加三分之二。儘管有一八五七年的挫折，毀了幾家大公司，一八六〇年光景，美國有一千七百家毛織廠，用人約六萬名，擁有紡錘六十四萬頭，織機一萬六千架。在德克薩斯，甚至在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都能找到幾家小工廠。但馬薩邱塞是為首的毛織工業州，賓西凡尼亞列名第二。新英格蘭和中部各州廠家所織的毛布種類有大呢、毛絲布、法蘭絨、克什密（Cassimere）、甚至羊駝呢。女人服裝所用棉毛合織的細洋紗，一八四〇年以後成為馬薩邱塞的一宗大規模產物，並且達到極精美的程度。製造黑奴用的麻布和其它廉價布匹的家庭工業，仍舊繼續存在於許多地方，特別是費城和巴爾的摩四週。包括毯子、被子、襪類、和雜布在內，加入通常各種毛布，一八六〇年光景毛織工業出產品價值總額八千萬美元。

和紡織工業有密切關係的是這時期興起的服裝工業。殖民地時期中，家庭或店肆所製羊毛短衣、手織衣服、長襪、便帽、和手套是貿易物品，一八三六年光景，機器出產的現成衣服出現於紐約商店，水手們和到邊地去的墾拓者是最初的主顧。這種衣服不久便和縫製的與家庭裁製的相競爭，在所有重要商業中心，都有出售。這時現成男衣的製造比女服為重要，因為在一八六〇年，機器製造的女衣，包括外套、緊身衣、裙子、和帽類，才值七百萬美元，約當男人衣服價值的十分之一。縫紉機的發明與改良給衣服工業一個刺戟，也標明剝削工人店肆制度的開始。

其它工業的進步

在殖民地時期已奠定基礎的鐵工業也有許多變革和進步。自十九世紀之初到內戰時期，從赫德孫商勃連地帶向南的北方河谷，是重要產鐵區域，賓西凡尼亞的勒海（Lehigh）、達拉瓦、斯庫爾基爾（Schuylkill）、和薩斯克哈那是主要產鐵中心。在山外，這工業迅速發達於賓州西部和俄亥俄東部。肯特基和田納西的某部分

也大量產鐵。

這時期的大部分生鐵製造於鐵廠，像殖民地時期一樣。但變革開始發生。這大半由於新燃料的採用。用木炭時，需要廣大木材區域，鐵廠位置於農村地帶。鎔鐵爐用無烟煤的初次重大試驗，開始於一八三三年蓋森漢麥 (Frederick W. Geisenheimer) 的取得專賣特許證，準備用無烟煤，並利用鎔鐵爐中逃出的熱氣體得到熱風。一八四〇年光景，若干較大鼓風鎔鐵爐建造成功，充分表明無烟煤用於鎔鐵的有利。完全依賴木炭的辦法告終，應用蒸汽推動供給鼓風的圓筒，許多新鎔爐在城市地帶建立成功。一八五五年光景，用無烟煤出產生鐵超過用木炭的。同時期中，生烟煤試用於若干為鎔鐵而改的鼓風爐，新爐也建造成，尤其在賓州西部和俄亥俄東部。有些美國鎔爐參雜用無烟煤和烟煤。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人們多次試用洗焦（從烟煤出產的）。洗焦漸被人們樂用，作為鼓風爐燃料，但到十九世紀晚期，它才超過它的敵對品。

條鐵的出產也有技術上的變革。一七八四年英國科特 (Henry Cort) 的混土鎔爐和軋場的發明，於一八一七年首次被賓州西部普魯姆索克 (Plymsock) 鐵廠所採用。其它類似型式的工廠也經建設，雖然這時期中很多條鐵是鍛鐵場和塊鐵場鑄成的。到一八四四年止，所有美國用的路軌，除却裝在木軌上的鐵條，是英國輸入的。那年，重軌的軋製開始；一八五〇年光景，軋造鐵軌的工廠有十六家，每年出貨十萬噸。一八六〇年左右，工廠的家數增加一倍，美國需要的路軌、車軸、和其它鐵製品，一半是本國軋製的。

內戰前的數十年中，次要的和已製成的鐵品出產，從笨重的機器鑄造到最小的住宅小配件，也有許多變革。五金工業得到同時工業與農業革命的刺戟。鑄鐵、錕鐵、和軋鐵需用於引擎、機械、農作機、和鐵器物。一八六〇年，各州差不多都出產某種機器。為首各州是賓西凡尼亞、馬薩邱塞、俄亥俄、和新澤西。

一八一〇年，美國生鐵產額總共五萬三千九百零八噸，鼓風爐總共一百五十三座。一八六〇年，鎔爐三百七十七座，出產生鐵五十六萬三千七百五十五噸。同時工廠二百五十六家出產條鐵五十一萬三千二百十三噸，九十七家出產塊鐵五萬一千二百九十噸。內戰以前美國產鋼數量實在小，因為鋼廠只有十三家，一八六〇年產

鋼一萬一千八百三十八噸。

這時期的特出工業，依它們的重要性，次序如下：麵粉與豆粉、棉織物、木材、鐵與鐵製品、靴鞋、衣料、皮革、毛織物、煉糖、食品、印刷與出版、和車輛。零星製造業的分布普遍於全國，雖然在美國較新起各區中並不十分進步。紐約、賓西凡尼亞、馬薩邱塞、和俄亥俄在各種零星工業出品的價值上為各州的先列。地方化的趨勢，明顯於若干工業。這在新英格蘭的紡織工業和靴鞋出產上，在賓西凡尼亞的煤鐵工業上，在俄亥俄的豬油製造業上，和在威斯康新的鉛業上，都可以看出。

發明的影響

有些重要的英國發明品影響及於美國工廠制度的起源，美國的機敏不久把自己表現於此後的時期，兩國在技術發展上互相學習。除開紡織業和鐵工業的進步，農業機械的發達，蒸汽機與鐵道的改良，電報的改善，縫紉機的傳入與它在工廠的應用，和旋轉印刷機（特別是霍氏（Hoe）式），還有幾千種影響人民生活的其它發明品。它們有關於取暖火爐、烹飪火爐、兵器、樂器、和許多其它改良品。

「治療」橡皮的發明，現在稱為硬化法（英文 Vulcanization 由羅馬火神伏爾幹（Vulcan）一字得名），是發明力量的例證。漢科克（Thomas Hancock）和麥金托士（Charles Macintosh）雖於一八二〇年左右開始在英國發展令人相當滿意的不透水布，橡皮上溫度變化的效用還限於窄狹用途。紐約的戈特異（Charles Good-Year），在一八三九年偶然使橡皮和硫黃在熱爐上相接觸，發現硬化橡皮的秘密，於一八四四年取得專利證，開始造成那方面不計其數的工業。所有各種發明品結果發展新趣味，並且提高生活水準。內戰時候，一位英國人說過，各種機械發明品是生產來供給人手的不足。所以我們看見美國甚至出產削蘋果機器、打蛋機器、洗刀子機器、絞布機器；事實上，平常用人手的事很少，有些敏捷的努力，不是為尋找一件廉價且有效率的省力機器作為替代品。

發明品的重要性，可以從取得的專利證上看出。殖民地時期，各殖民立法議院的特別條例發出少數特許專利證。最初的美國專利證是一六四一年馬薩邱塞灣公司給與文斯洛 (Samuel Winslow) 的製鹽新法。五年之後，金克斯 (Joseph Jenkes) 在同上殖民地取得美國首次專利證，製造大鏟刀工廠的機器。在短促的聯邦時期中，各州經由特別立法發出專利證。首屆國會在憲法下於一七九〇年通過一般專利法，條文是：「國會有權……獎勵科學和應用技藝的進步，於一定時期內確保著作家與發明家於其本人的著作作品與發明品，具有專有權利。」這法律把授與專利權的責任放在一個團體手裏，那團體人員包括國務卿、陸軍部長、和檢察長。三年後，那團體被撤消，許可專利證的職責歸於國務卿。一八〇二年，國務卿麥迪孫給予專利特許局在國務院內一個各別單位的地位，任用桑頓 (William Thornton) 發行專利證之責，薪俸一千四百美元。一八三六年，專利特許局依法成立，設專利委員一人，在國務院內成爲一個各別的局。一八四九年，移歸新設的內務部。到一九二五年，才歸商務部管轄。自一七九一到一八六〇年，專利許可證從三件增加到四千八百十九件；這時期中所授予的許多專利證，奠定美國技術進步的基礎。

保護關稅的爭論

最初的合衆國關稅，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四號起施行，是個稅收辦法。它的緒言說明目的在供給政府，清償合衆國的債務，獎勵並保護製造業。但它的平均稅率大約百分之八，最高的只百分之十五，在任何意義上難成爲保護的。可是，在計畫上，它的一部分目的在輔助工業，像國會中若干人士要求保護，而地方利益在用政黨相援與妥協以調整稅率上佔有地位。它在三十餘種商品上徵收特別稅，在少數特別物品上抽百分之七·五到百分之十五的照價稅，在一切未經列舉的物品上直截的抽百分之五。當哈密爾敦任財政部長，幾次稍稍增加稅率，後來，一八〇四、〇七、和一〇八年的關稅法律稍爲提高許多產品的稅率，但直到一八一二年戰爭前夕，關稅並無基本變革，當時對稅收的急切需求，造成戰爭期間與戰後一年內稅率的加倍。

戰爭的結束使人們瞭解新興製造工業，這工業經戰爭和戰前航海困難所鼓勵。棉、毛、和鐵工業，由於商業資本在工業企業上已有新用途而擴張；歐洲戰爭迫得美國人製造以供給自己。歐洲長期紛爭流血的結束了，許多美國人預測歐美製造家間的激烈競爭。因此，麥迪孫總統在一八一五年二月提出根脫條約致國會的咨文中，說沒有一個議題，能比保存與提倡工業政策的考究具有更大力量和價值，以引起國會的討論，這保存與提倡工業政策的考究，在歐戰時期已經發生並已在美國各地達到無比的成熟期。以前十分厭棄工業的哲斐孫甚至說，要求得生活安樂品的自立，我們必須自己製造。我們必須並重工業家與農業家。布魯幹勳爵 (Lord Brougham) 在英國國會的演說，聲稱英國工業家和商業界必須負擔初次輸出的損失，以便在搖籃裏，用過度飽食室息戰爭迫出而與自然事物相反的新興美國工業；這也很激起美國傾向保護的情緒。

戰爭剛一終止，來自英國的製造品大潮捲到美國，數量不斷增加。歷史本身在這種例子當中複演，因為像革命後那時期一樣，英國貨物傾銷於美國市場，以任何代價售出。一八一五年年底光景，新英格蘭因為外國貨輸入的結果，陷於普遍恐慌。麥迪孫於一八一五年十二月的咨文中，向國會推薦一個計畫保護美國製造工業的政策。只有少數例外，美國的政治領袖都贊成關稅保護法，有些人贊成保護新工廠主人的投資和財產，有些人因為主張美國必須成為經濟完全自足的國家。提出一件法案的，不是北方工業的代表，而是南卡羅來納的龍慈 (William Lowndes)。南方領袖卡爾洪領導贊成這法案的辯論，支持保護法，他的立論點是保護法為聰明的國策，聯結各區域在一起，須用此策。他主張農業、工業、或商業都不是單獨成為財富的原因。財富由於三者相合而充裕，缺一不可。肯特基的克萊和卡氏一致，主張保護政策。反對者當中，有顯赫但易變的羅阿諾克的藍道爾夫 (John Randolph)，藍氏強調他的認識，以為保護的原則造成徵收社會一部分重稅，把錢放入另一部分人的囊中。代表新英格蘭商業利益、不是工業團體的韋白斯特 (Daniel Webster) 也反對這政策，但贊成一種應永久且緩和的保護關稅。由於南方和西部投票的協助，北方工業家結果通過一件法案，這法案參議員本敦 (Benton) 指為新保護政策的開始。法案通過的那年，政府的海關稅收達到一個數字，直到一八五〇年都比

不上。一八一四年價值不到一千三百萬美元的進口貨，當戰爭進行時，跳到一八一六年的一萬四千七百萬美元。這是需要保護的明證與這政策的正當理由。

一八一六年的關稅規定稅率從百分之七·五到百分之三十。徵收棉毛品的是百分之二十五。最低額的原則初次應用——一切布匹的價格不得估低於每碼二角五分以下——目的在排斥印度廉價棉貨。可是這法律並不完全適合於最熱烈主張保護法的朋友。一八一八年，他們更要求增加生鐵和鑄鐵的稅，這兩種鐵現在正遇到英國軋鐵的競爭。關稅沒有使棉業界滿意，因為他們面對着另一問題，便是由於外國需要復活所引起原料棉花的漲價。原料棉花價格由一八一四年的每磅一角三分漲到一八一六年的二角七分。可是，新動力織機和其它改良機器的應用至少一時幫助他們解決了困難。

一八一九年的金融危機重新引起保護稅的要求，那不景氣的原因之一是外國貨物輸入增加。工業家把他們的困難歸罪於本國工業缺乏合適的保護，所以不能防止外國廉價產品，欺詐的貨單，無限制拍賣，和長期貸款。工業家召開會議，向國會請求增加關稅。一八二〇年的法案，起草於緊急情形還存在時，已相當增加稅率。衆議院以相當多數的票通過稅率，但在參議院只差一票而歸失敗。保護運動愈在北方佔取優勢，南方人士愈反對它，這事漸漸明白。

一八二〇年關稅法案失敗之後，國會議員贊成高保護稅率者每年嘗試提高進口稅，但在一八二四年以前，總未成功。那時東部工業代表沒有人領導增稅的辯論，只有肯特基的克萊，強調保護稅作爲美國制度的一部分。克氏的目的是要建立國內市場，奠定真正美國政策的基礎，這樣消滅掉依賴外國貨物和市場。他主張保護稅，不是使地方利益團和特別利益團有利，而是作爲一般制度，使美國不依賴外國。他主張改良造路與運河，使農民能容易輸運他們的產物到工業中心，工業家能輸送他們的貨物給農民。他希望工業家支持運輸計畫，以報答西部農業的支持關稅。這說明克氏領導主張一八二四年的關稅法案，但舊南方反對美國制度的兩個大前提。那區域大體是農業的，開始帶着疑懼心看待保護關稅，認爲它提高價格，并且反對政府出資的內政改善制

度。對這政策所投的票，表示中部各州、肯特基、和西北完全贊成它，南方和西南（除却肯特基）堅決反對它，新英格蘭意見分歧。在新英格蘭區域之外，關稅顯然成爲地方問題。

一八二四年的關稅給予毛織物、鐵、大麻、鉛、和玻璃工業家以更多的保護。對絲、麻布、刀剪、和香料的關稅已提高，雖然人們知道這些商品對本國製造物並無妨礙。原料羊毛要課特別稅，最低價值的原則擴展到棉貨毛貨。法律的原則是明白保護的。它一時滿足大多數工業利益團。

一八二四年關稅通過之後不久，英國減縮外國毛貨的稅，從每磅六便士到半便士，結果英國羊毛工業家依然能比他的美國敵手賣得價廉。同時，美國建造有許多新工廠，希望對抗外國競爭。關稅法律的缺點，也顯然使許多英國運輸者作弊，詐估他們的貨價，逃避重稅。與英國貨競爭的結果，美國毛工業家陷於嚴重困難，請求國會更加保護；產毛者的利益也受到打擊，參加毛工業家。國會給予以注意，於一八二七年起草一件毛織物法案。法案的目的是應用最低價原則的全部組織於羊毛與毛織物，如此給予更多的保護。這辦法雖通過於衆議院，但由於副總統卡爾洪在參議院的投票而失敗。一八一六年，這位南方領袖做出每件能使關稅有利的事。現在他却和他的區域中反關稅的大多數人士聯合。

毛織物法案失敗後，人們接着企圖保存聯合與系統的保護行動。一八二七年夏天，在賓州哈里斯堡（Harrisburg）舉行一個關稅會議，開始運動增加毛原料與製造品、鏈鍊的條鐵、大麻、亞麻、和其它商品的保護稅。在呈國會的請願書中並告全國人民書中，提出一個完全保護政策的計畫。那請願書到達衆議院工業委員會，委員的大多數贊成提名傑克遜爲總統候選人。人們起草一件法案，準備被國會所否決，但希望保證傑氏的當選。那法案包含對原料的重稅，認爲新英格蘭代表會提出反對，連同南方的反對，將使法案失敗。人們希望法案的失敗會分散對傑氏的反對，並且使他的政敵約翰·亞當斯總統的政治在要求高保護稅率者的眼中失却信任。直率無隱的薩道爾夫，簡略綜結這計畫，說這法案不歸於任何種工業，只是歸於製造合衆國大總統。這法案是有意準備做成地域嫉恨和政治陰謀。

可是傑克遜的朋友們的計畫，失敗得像國會通過它那種程度。新英格蘭保護主義者贊成這法案，儘管那區域的工業家需要原料品重稅。他們常帶着愁眉苦臉，爲了他們的製造品在保護稅中所獲的利益，吞下這一服苦藥。這些要數足夠達到多數，這法案成爲法律。一八二八年的關稅達到內戰前保護稅立法的頂點。鐵產比哈立斯堡會議的吹噓增加得更多。這法律特別子毛織物以重保護稅，原料羊毛也獲得更多的保護。徵課大麻的稅，同對許多原料品一樣的高，增加製繩者、造船者、和船主人的費用。

新法令被人嘲弄稱爲「可憎的關稅」或「黑關稅」。南方現在不但不能容忍，而且痛恨。通過的消息傳到那區域。那裏下半旗，舉行遊行和開會以示反對。領袖們以反抗相迫脅，報紙譴責那法律，立法議院採取決議表達一般的情緒。領導積極反抗的不是南方之母維基尼亞，而是南卡羅來納。卡爾洪祕密提出「說明與抗議」，發表州權利的理論並反對關稅，由南卡羅來納立法議院印行。南方在見於行動之前，期望傑克遜當選，希望這位新奧爾良英雄會擁護他們的主義，說服國會減低關稅，把政策改成只是收稅的。

傑氏對關稅政策冷淡，雖然他在咨文中指出法律的弊病應加以糾正。廢除的情緒在南卡羅來納增高了，但那裏的聯邦主義者阻撓召集會議。人們企圖在國會中修正關稅，使它降低，並除去矛盾。接着的一八三二年法律，刪除難堪可厭之處，但保護政策仍舊存在。南卡羅來納的事情現在變得很快。那州的一次會議採取廢除的命令，宣告一八二八和三二年的條例於一八三三年二月一號之後廢止無效。立法議院通過法律規定執行法令的機構，甚至於用武力。如果聯邦政府試行那法律，將引起分離的威脅。一八三二年十二月，當地主有起革命的風聲，傑克遜催促國會減縮關稅到最低點，與保護那些產品以免外國競爭損害相一致。他發表一篇告南卡羅來納人民書，向他們申說，但也斥責廢除的舉動並且提出警告，說不顧一切，要實施聯邦法律。

南卡羅來納召集南方各州會議，但沒有成功，因爲南方其餘各州反對廢除的舉動。國會考慮一個新政策，佛普蘭克 (Verplanck) 法案，建議在兩年的時期內有伸縮性的減低稅率。這太走極端，所以不能解決問題。克萊現在提出一八三三年的協議。它規定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稅率逐步減少，以便到一八四二年光景，沒有超

出這稅率的稅。它相當擴大了免稅表，規定一八四二年以後貨物的本國估價，又在那日期後，廢除清償稅款的貸金制度。局勢的嚴重，保護制度有完全被推翻之虞，傑克遜有派兵入南卡羅來納的可能，關稅將來可能有增加之望，這幾件事推動克萊。協議關稅在南卡羅來納實施它的廢除辦法以前，已被接受，這樣使嚴重的困難甚至流血，無疑的避免去。北方對立刻激減關稅的恐懼，各州派遣軍隊開入廢除聯邦法律的一州的州權利問題，南方各州作爲一個整體的信念，反對保護稅而不追隨南卡羅來納到廢除辦法的極端，和許多人認爲新關稅法律將給勞資雙方時間使他們自己適應變化，都是保證法案通過的因素。

協議關稅於一八四二年達到它的最低稅率時，激烈的保護情緒復活。時間是幸運的，因爲自由黨短時期中握到權力。一八三七年恐慌所引起政府稅收的損失，替保護主義者準備下一個機會，他們聲言關稅太低，不能保護若干有關生死存亡的工業，也不能替政府產生充分稅收。一八四二年的法律恢復保護法，稅率提高到一八三二年的標準，但不一律。在這辦法下，應納稅的商品平均稅率約百分之三十五。

自由黨政策並未維持長久。一八四六年的倭爾克 (Walker) 關稅率開始一種低率關稅政策，直到內戰前夕。除却這點，這大半依照財政部長倭爾克 (Robert J. Walker) 推薦的辦法，它的特徵是簡單、緊湊、和包括豐富。它開始用有組織的、分類的、等級的表格，從甲到壬，甲主要的包括有奢侈品，徵稅百分之百，壬是免稅的商品，如咖啡、茶葉、和銅礦礦砂。這法律對估價方法比向來都規定得更清楚，並且設置一種政府貨棧的制度，可以存放貨物，在一定的時間內不納稅款。一八五七年的條例更減低關稅稅率，主要原因是政府收入已超過它的需要。稅率達到平均稅率百分之十八。稅率通過不久之後，商業恐慌發生，國家和政府同樣遭受到它的影響。

有組織勞工的開始

美國勞工團體的起源可以見於殖民地時期少數行業中所組織成的臨時職工會。這些組織，有些時常對主人

或雇主實行罷工，並用別的方法反對若干工作條件，它們起初是有益的團體。它們全是地方性的，生命短促的。十八世紀後期和十九世紀前期雇主階級與雇工階級的裂痕開始更寬時，勞工團體的數目增多；當它們着重疾病、意外、和死亡的互助與友惠，它們許多在保護學徒標準上採取集體行動，反對與低劣人工競爭，防禦聯合與陰謀的控告，並追求較好的工作條件。這些行業組織當中，少數最重要的是一七九一年的費城木匠工會，一七九二年的費城鞋匠工會，一七九四年的費城製革匠工會，一七九一年的巴爾的摩印刷匠工會，一七九五年的巴爾的摩成衣匠工會，和一八〇三年紐約造船匠工會。這些行業利益的會社，有若干團體是州立法會議組成的，一八〇〇至一〇年間經紐約特許的有二十四團體，如紐約石匠工會和阿爾巴尼機械工會。這時興起、雇用有男人同樣雇用有女人和兒童的紡織工廠，沒有被這早期運動觸到。

十九世紀的前二十五年中，勞工組織數目雖有增加，可是進步緩慢，勞工得到的利益微小。這是局部由於一般輿論反對這種組織，因為它們不愛國，有危險性、非法、並且要負物價上漲之責。勞工得到主張給工人組織權力以改善他們環境的少數人的同情。可是法院反對。在英國，一七九九和一八〇〇年的團體條例認工人組織團體謀得較高工資與縮短工作時間為非法。這些影響在美國發生了不信任勞工組織的效力。雇主也激烈反對，並且組織團體。一七八九年的費城製革業雇主會和波士頓船主會是早期雇主團體的例子；它們提倡社會和教育事業，並企圖獲得立法以輔助它們的專業，也反對若干行業中方興的工會。

殖民地時期中的少數行業組織，發生的罷工風潮不多，因為主人和工人間的關係比後來時期的密切。同業會社制度，在美國向來不強，在某種限度上，有力制止兩集團的強烈階級意識。但在十八世紀末期，同業會社實行過若干次罷工，顯示兩階級的更加分裂。一七七六和八六年，費城印刷匠反對減少工資而罷工；一七九五和一八〇五年，巴爾的摩成衣匠離開店肆，提出若干要求；一七九六、九八、和九九年，費城鞋匠號召罷工。一八〇五年，費城鞋匠罷工，要求紐約與巴爾的摩通行的工資標準，並不再折扣出口貨物的工資。八名工會領袖因刑事陰謀的罪名而被拘捕。這案件在市長法庭上審判。判決引用英國先例，大意是說工人圖謀提高工

資在普通法律上是犯罪的。雇主中斥它們不能實行契約，申斥工會會員的不肯與非會員合作，並申斥他們的暴行與應用抵制。那些人被判有陰謀之罪，每人罰金八美元。罷工告終，並且爲判決此後若干年中工會活動立下一個重要先例。

那時期又有五起控訴工會鞋匠刑事陰謀案件發生，其中三起判決工人失敗。一八〇九年光景，「不加入同業公會而工作」、總罷工、和罷工這些名詞，普遍通用。在一八一〇年紐約城鞋匠的著名案件中，像造船匠、木匠、印刷匠、和製帽匠這些團體中的爭執一樣，罷工作爲勞工武器，顯然開始達到一些重要性。但到一八三五年爲止，罷工次數不多，有二十四次紀錄，這些次也沒有具嚴重結果的。

勞工運動從一八二七年開始進入一個新局面，它的特徵是地方團體或工會合併成行業會社。企求十小時工作的費城木匠罷工失敗的結果，那城市的勞工領袖於一八二七年把若干行藝團體聯合成一個單位，名爲費城行業團體職工協會。六年之後，這組織成爲費城郡職工協會，一八三六年光景，這組織包括有五十三個團體，有會員一萬人以上。這運動到處把握住勢力。紐約城職工總會包括有五十二個團體。在其它城市中如巴爾的摩、波士頓、阿爾巴尼、和紐華克，都得到類似的運動。一個區域性的工會，新英格蘭農工協會，也已產生。這些行業總會成立以後，人們企圖把它們組成全國性的。一八三四和三五年在紐約，一八三六和三七年在費城，都舉行過會議。後者到會人數不多，整個運動被一八三七年的恐慌所消滅。

一八二七年費城行業團體職工協會的建立，在那城市裏產生出一個工人黨。從緬因到喬治亞的其它地方也組織有這種工黨。勞工候選人特別在新英格蘭、新澤西、和德拉瓦獲得成功。這種勞工運動的政治局面是短促的，但不是沒有結果。它支持過若干改革事業，包括稅款所供給的免費學校，廢除因債務而被監禁的事，職工的留置權法律，和強迫國民兵制度的變革。這些改革，在這時期中有許多州做到。其它在這時間中沒有成功的要求，有工廠中童工的限制，特許專利權的廢除，和選舉與司法改革。

一八三四至三七年間，許多新的手藝工會成立，包括有幾個工廠女工、女裁縫匠、和女訂書匠的組織。有

些新的地方工會參加它們各自自己集團的工會，有些仍舊獨立。這時，人們初次企圖成立一個純粹行業的全國性組織。各城市的鞋匠派遣有四十五名代表到一八三六年在紐約舉行的鞋匠會議。同年，製梳匠、木匠、織匠、和印刷匠，分別舉行全國性的會議。一八三七年的恐慌使許多會員失去工作，多數勞工組織宣告停頓。地方性工會、地方性工會的協會、同業工會的全國性組織，它們所造成的進步都完了。只有少數地方性工會渡過一八三七年至四二年的不幸歲月。

當這勞工活動的時期中，首創的勞工報紙出現。最早各處出版的工人報紙是費城行業團體職工協會的職工自由報 (Mechanics Free Press)。它的創刊號出版於一八二八年一月，比英國最早的同類日報早兩年。其它勞工日報也出現於美國。喬治·伊文斯和菲德烈·伊文斯 (George H. and Frederick W. Evans) 於一八三〇年開始出版巡檢日報 (Daily Sentinel) 和青年美國 (Young America)。不久之後，喬治·伊文斯成爲重要的工人辯論報 (Working Man's Advocate) 編輯。這些勞工報紙支持過這早期勞工所要求的許多種改革事業。

大恐慌歲月給予勞工組織一蹶不振的打擊之後，勞工受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的影響。勞工大會舉行了，工人協會成立了，但大多數常是慈善家召集組織的，他們比工人本身對勞工更有興趣。一八四五年的新英格蘭工人協會是這時期這種勞工組織的好例子。許多工人團體發展合作的購買。幾位改革家，如達那 (Charles A. Dana)、布里斯班 (Albert Brisbane)、利普來 (George Ripley)、和裴立普斯 (Wendell Phillips)，都參加各工人協會的集會和大會。城市工人所討論要求的改革，有土地改革——不取費用的住宅地，和一個人能擁有土地數量的限制；十小時工作制；與改善工作條件。在理想改革家領導之下，團體生活中試行過少數實驗，但那些全都失敗。

工人組織不甚興旺的時候，勞工利益的成就很大。這是早年擾亂、若干實業中許多工人的憤懣誓約、許多人對勞工的改變態度、和慈善領袖的興趣，這幾件事所造成的結果。一八四二年，馬薩邱塞最高法院在馬州對

亨特 (Hunt) 案中宣告同業工會是個合法組織，爲一個停閉店肆而罷工是合法的，工會會員們對個人所做的違法行爲不負集體責任。因爲判決的有些狀況是後來其它法院所不支持的，所以這判決是美國工會制度法律史的一個轉捩點。勞工勝利的另一例子可以見於一八四〇年范布倫總統發布的政令，建立聯邦政府雇用勞工與職工的每日十小時工作制。一八四三年，馬薩邱塞禁止雇用十二歲以下兒童和每日十小時以上的工作。一八四五年，馬州立法議院任命一個委員會調查該州勞工狀況，雖然成績很少，却是第一個立法機構採取這種作爲的。一八四七年，新漢布什爾制定十小時工廠法律。明年，賓西凡尼亞規定十小時工作制，並禁止棉、毛、絲、麻工廠雇用十二歲以下兒童。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勞工組織復活，地方行業工會數目激增。現在的若干工會可以溯源到那十年。現在許多組織成爲全國規模的。一八五〇年印刷職工會議集會，兩年之後，成爲北美國家印刷工會。石匠、帽匠、鑄冶匠、機械工人、和鐵匠都成立全國性的工會。內戰前夕，二十六個美國行業工會有全國性的組織。一八五七年的恐慌促成許多失業情形，影響勞工運動不利到某種程度，但因戰時工人的缺乏，勞工在內戰後表現出更強大的情勢。

工業城市的興起

由於工廠制度的興起，工業或工廠市鎮出現。紡織工業擴張，一八二〇年以後從鄉村區域向都市中心的移動，很顯而易見。新英格蘭、紐約、和賓西凡尼亞工業市鎮的人口激增。它種製造工業也有助於新工業中心人口的激增。

離開田園到市鎮去的工人羣增多，他們要使他們本身適合於一個新的生活方式。他們的過去行動自由現在變爲集團；當他們擠在兵營式的家庭中，他們一度控制過的廣闊空間消逝了；習見於城市生活的罪惡出現。酗酒、貧窮、兒童犯罪、和其它罪惡發生。在較舊商業城市中，因爲新的技藝與非技藝工業職工人數增加，舊時

技藝工人漸歸消滅。

多數市鎮和同時期的英國工業中心在許多方面上相類似，它們也連帶有不幸情形和貧困，可也有許多例外。遊歷家馬丁諾 (Harriet Martineau) 記載華爾坦 (Waltham) 的工廠職工和他們的學校、圖書館、演講會，言之歷歷，如在目前。她注意到她在北方訪問到的營養良好並且聰明漂亮的職工。幾十年來，羅維爾 (Lovell) 工廠女工，穿白色衣服，具有絕好風度，膳宿都有嚴格保護，生活相當愉快正當，雖然工作時間長，工資不高。公平條件和優待計畫，準備從田園吸收工人。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訪問羅維爾 工廠，對那裏工人生活感到興奮。但這種情形不是代表多數市鎮的，那些市鎮中充滿污穢和罪惡。一八三七年恐慌中，和恐慌後，一般工廠工人並不合於理想，因為男女工人的工作時間都長，工資都低，並且常常加速出產。

改組工業社會的試驗

由於工人擁擠在工廠和家庭裏，由於不景氣與惡運增加了貧困，新興工業城市中心所帶來階級懸隔的痛苦加深，這使許多有思想的人驚疑社會能否組織得較好。烏托邦的夢想起源於過去，在工業化甚久以前，無疑的是與人類想像力本身同樣陳舊。美洲 殖民事業結果是許多實際努力施於實現這種想像，因為美國 早年貢獻過廉價的好土地，沒有壓迫，和一般有希望的情形。起初，這些計畫多數是宗教範圍的，並且普遍於許多計畫中的獨身理想使這些試驗自然告終。但內戰前幾十年中，實驗的烏托邦出現。它們實際企圖應用合理原則於小團體，以期改造新與資本制度型式的社會。許多明顯充滿宗教精神，由於人們想逃脫工業革命對舊農業文化的初次可怕的衝擊。但其它是有系統的企圖，想創造一個工業秩序較幸福的形態。英國 慈善家與工業家奧文 (Robert Owen) 所做的，是想完成這事業的最初最重要努力。

奧文 生於威爾斯，經許多辛苦，從勞工地位升到顯赫的工業家。他婚娶蘇格蘭 新拉那克 (New Lanarck) 一家紡織廠的女兒。他的丈人退休之後，他管理那工廠，企圖致力於改善雇工的生活情形。他特別有興趣於實

施他所認定的哲學，那哲學着重環境造成品性的原則。他也認定福利制度的錯誤，認為財富應主要的屬於創造它的勞工。他開始縮短工作時間；他規定他的工廠裏不用十歲以下的兒童；他建築適宜的住宅；他爲雇工預備免費學校和免費醫藥；他開設差不多可以照價買到食物的店肆。他的社會雖然大加改善，他却不能完全實施他的社會主義原則，因爲他的伙伴和其他工業家反對他，嘲弄他，阻撓他。他在一八二一年出版所著社會制度，斥責當時社會秩序着重個人主義、競爭、和贏利，並聲言大衆幸福應屬於少數人牟利之先，後來他轉移到美國，認爲開始建立自給自足社會的最好地方。

奧文於一八二五年在印第安納的華巴士 (Valash) 河上創建新和合 (New Harmony) 殖民地，後移往賓州的獨身團體拉普人 (Rappites) 購置一六片好耕地。接着預備組織之後，採取「新和合平等社會」的憲法。憲法規定財產、勞力、和機會的平等。如同規定言論和行爲的完全自由。那裏沒有社會等級，沒有工資。一切人是合作的，團體中每個分子要貢獻於一級勞力，照他的需要領取團體的利益。勤勉的和懷善意的人被邀請參加那社會。但宗教和政治狂熱者和一些謹慎善意的個人同樣卜居於新和合。各類男女和兒童約一千人被吸引到那新殖民地。耕種開始，一家帽廠、鋸木廠、蠟燭廠、和各種店肆由創辦人出資設立；奧文遊歷美國和墨西哥，演講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和計劃，把那社會的事務留給他的兒子戴爾·奧文 (Robert Dale Owen)。不少人到那社會考察遊歷，他們停在那社會的酒館裏，償付費用。但試驗本身是失敗的。不同個性間的不斷衝突，爲大衆工作的不情願，團體中缺乏任何真正主權所引起實際的無政府狀態，雖然有過若干次改善狀況的企圖，還是促成它的完結。一八二七年，奧文承認失敗。少數倣效新和合的社會，興起於美國各地，但都像原本殖民地一樣，壽命同樣短促。

在其它建立理想社會的計劃中，繼起者有法國社會主義先鋒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 的思想。傅氏不像奧文認定環境形成品性，他主張人類天性是不變的，所以社會必須適應個人。他認爲團體應組成理想社會，每個社會約有一千六百人，生活於幾千英畝、自給自足狀態之下。每個合作的社會中，應生產剩餘品，平均分配

於三個階級：勞工、資本、和才智。傅氏的一位美國門人，布里斯班，於一八三四年從法國回到美國，開始演講並寫作傅立葉主義。布氏雖沒有費多大力氣於組織社會，可是成立的約有四十個。都沒有成功。利普來和幾位新英格蘭作家藝術家於一八四一年組織的布魯克鄉村農教會 (Brook Farm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Education)，是那時期新興工業社會評論的結果，但沒有接觸到超絕論的哲學，並且一部分是根據傅立葉的計劃組織的。那團體企圖創立一個文化個人的合作社會，使用手和用腦的勞動能聯結起來。許多名人，如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和達那等都是會員。在娛樂、音樂會、辯論會、與外界學者作教育綱領、和寬大的經濟民主上，雖然成功，但那計劃像一把不祥的火一般歸於失敗，負債使它在一八四七年左右結束。布魯克鄉村的回憶，已經在會員或參觀那社會的許多人士的寫作上，保存不朽。

在社會與宗教思想上最急進的自治實驗營中，紐約州的奧奈達 (Oneida) 殖民地是顯著的。從工業眼光看來，它是最發達且組織最好的一個。他們被稱為至善主義者，他們定出社會關係的新形式，尤其關於經濟的共產主義和一個「複雜婚姻」的計劃。這團體的領袖諾易斯 (John Humphrey Noyes) 和他的同志深信工業進步，但斥責競爭的罪惡。從一八四八年它的創始時起，這社會便發展起來。機器商店、罐頭廠、絲廠、和各種工廠都經設立。一處分支的殖民地成立於康內狄格的瓦林福德 (Wallingford)。當其它類似的實驗只成回憶的時候，奧奈達人依然生存。一八七九年，主要由於鄰近社會反對他們的共產主義生活方法，尤其反對「複雜婚姻」的計劃，又由於團體中青年分子的不滿，共產主義被放棄，但這事業由昂達里奧 (Ontario) 尼亞卡拉瀑布和紐約州的合股主人繼續下去。

根據公共基礎改組社會的實驗，大多數在內戰前結束，雖然少數，如奧奈達殖民地，繼續到若干時間。大多數計劃失敗，有幾種原因。除却少數例外，都沒有做好必要的準備，並且很少精細計劃。大多數沒有嚴密考慮財政問題便開始事業，當款項欠缺時就歸失敗。社會企業和那時美國思想與理想不合，因為嚴格的個人主義是美國壯健成長時期中美國民主的主旨。那些社會也吸收有許多不肖分子，如好勇鬪狠的、懶惰的、和狂妄

的，雖然熱誠和善意的人士爲人類進步貢獻過他們許多工作與希望。大多數社會在北方，雖然最成功的一處後來奠定在極西部。被迫遷移到烏達的默蒙派，根據宗教原則組織成一個社會，後來發展爲一個興旺的經濟社會，雖然完全社會生活的理想並不是那團體的特徵。

第十一章 中期農業

一七九〇年的美國農業

有希望的新共和國成立時，十個成人中，九個從事農業。十個人中只一人經營商、工、或其它實業。向西發展到邊地的北方農業，大致是自給自足的，因為理想是幾乎生產每家需要的一切物品，包括食物、衣着、器具、和工具。贏利動機和資本制度精神還沒有捉住許多美國人的想像力，生活雖然粗俗困難，可是相當安靜和平。海口附近，若干農民生產剩餘小麥和其它農產品，供給沿海城市中心，也供給輸出之用。在南方，數目超過種菸大田園的農田，主要也是自給自足的，雖然大田園主人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控制着那區域。

共和國前半世紀農業史上最顯著的一個特徵是種棉的興起。殖民地時期中，南方為商業目的而出產的棉花相當稀少，雖然棉花點綴了許多綿密的南方園子。織造一種棉和亞麻參雜的麻紗布應用一些棉花，但造粗布的普通原料是羊毛和亞麻。革命時對英貿易的中斷，使南方人士轉移注意力於生產棉花以提倡紡織品的製造；維基尼亞、南卡羅來納、和馬里蘭立法議院這時都鼓勵種棉。後來幾年中，因為種菸的普遍衰落，和英國新棉織廠和後來北方工廠的新起要求，南方農業在主要農作物種類和田園區域的擴展上，發生顯著變化。一七九三年譚特尼 (Eli Whitney) 的軋棉機解決分除棉花籽的機械問題，為大規模生產開闢出一條道路。一八〇〇年左右，南方出產的棉花約三萬五千包，主要出產地是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種棉不久便迅速擴展到北卡羅來納中部和維基尼亞東南部，直到土地和氣候條件許可的地方，並且展到肥沃的海灣地帶。一八三五年左右，每年出產量超過一百萬包，那時光景，棉花成為南方主要農作物，並且是美國最大單獨的出口品。

農業方法

第十八世紀末所用的農業方法，與殖民地晚期的沒有多大變更。少數南方紳士地主，一些北方鐵冶主人，和各地若干進步的農民當中，有一些例外，他們試用得自歐洲的農業知識，或對實驗發生興趣。工具是原始的；一般通用木質犁頭和耙子。犁田翻土用牛馬。播種用手；耕地用包鐵的木鏟；收割用大小鎌刀。打穀用連枷，或用牛馬踐踏。全國所見爲生存的原始耕種，和田園式的商業耕種，都開發土地，掠奪地力，因腐蝕作用造成荒蕪，到處幾乎都不斷殘害土地。未開發土地的充斥，使人們能開闢新田地和新區域；因此人們很少注意保護土地，很少注意歐洲多處所實行的精耕。不斷應用使土地耗竭，不施肥料，不實行輪種，這種作法重複不已，結果造成荒廢區域。

來自歐洲的遊歷家，觀察新共和國初年的事業，表示驚異，寫過不少關於美國農耕普遍落伍情形的文字，把美國缺乏進步歸罪於不懂像這些遊歷家本國所行的科學耕種法；歸罪於大多數美國農民的保守性與缺乏創造力，他們滿意於供給自己和家庭外，什麼也沒有做；歸罪於新世界土地的廣闊，鼓勵了荒廢；歸罪於取得幫助的問題，結果造成勞力的浪費；歸罪於全國運輸的艱難；歸罪於缺乏金錢、銀行事業、和貸款便利，這些能使農民擴展他們事業的事。這些當代著作者，多數忽略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農產品市場的一般缺乏。除却大部分出口的田園農作物，和附近商業市鎮吸收去的剩餘品，這時農產品的市場很少。

專門化或商業性耕作的發展

商業性的耕作從十八世紀最後十年起，開始發展。原因之一，可以見於法國革命後長期戰爭所引起歐洲對各種產品的需求。由於價格增加，農民生產更多剩餘品，許多農民開始專門從事某種農作物。但北方商業性農業發展的一個更重要原因，是十九世紀初期工業城市中心的發達。工業市鎮的興起把許多勞動者從田地上移

走，他們漸漸依賴別的法子尋找衣食和一般需要。結果，漸次擴大的市場供應肉類、穀類、蔬菜、牛奶製品、薪柴，和其它商品。在成長的城市中心的週圍，農民專精應市的種菜、種果、和奶牛。後來許多地帶十分專門化了。新英格蘭諸小山發展畜養取毛的羊，康內狄格山谷或馬薩邱塞中部增加養牛，紐約各地帶以出產奶油和乾酪馳名，中部各州各區域漸次專精種植小麥和出產其它穀類與乾草。

運輸事業的改善，輔助並刺戟趨向專門化的運動，因為農作物和產物能夠容易轉運。但有道路和水道的改善，納稅通行路和運河的築造，汽船鐵道的發達，專門化向西部擴展。西部的小麥、玉蜀黍、豬肉、牛肉、和羊毛，和同樣的東部產物相競爭。意大利運河開始西部和東部產物的直接競爭，不久之後，連接東部與西部的鐵道幹線增加競爭。許多西部地帶成爲高度專門化。新新那提，西部的豬肉城市，在內戰前久已成爲全國包裝肉類大中心，雖然密蘇里和意大利諾的西部地帶也建立飼養牲畜和其它田家實業，能供應東部工商業中心的需

改良的工具與節省努力的機械

專門化發生變革，農耕方法由於較優工具和節省努力機械的輔助，已有改善。十八世紀之末，若干紳農和地主忙着改良犁頭的問題。韋斐採用數學算法企圖改變犁頭樣式，不增加重量而得到更大效力，又根據科學原則設計犁頭後面的變形鐵片。華盛頓和韋白斯特等也常關心於改良農業。新澤西人紐博德 (Charles Newbold) 於一七九七年取得鐵鑄犁頭的特許專利證。他雖化費小資財於試賣他的發明品，可是沒有成功。許多農民固執偏見，說硬鐵犁頭會傷害土地，使雜草滋長，又說鐵犁價錢太貴，又說鑄成整塊的犁頭如果破損一部分，便無用處。當一八一四和一九九年開紐約斯基比奧 (Scribner) 人伍德 (John Wood) 取得他的發明品特許專利證時，對鐵犁的偏見大部分已經祛除；他的犁頭價格相當昂貴，犁頭後面鑄形鐵片、犁嘴、和滑蓋都是分別鑄造成成的，各部分用突部和連接物相接合，掉換破損部分，簡便廉價。大約十年光景，出現有多種鐵犁，有些是英國

與蘇格蘭的舶來品。可是伍德獲到成功，他不得不對付專利權的被侵害，直到一八三四年他的逝世為止。皮芝堡早在一八三〇年設立兩所工廠，每年出產幾千架工具，新英格蘭、中部各州、和西部，各處都開設造犁廠。

這時期的許多改良當中，有用鋼造的犁頭。蓋氏 (John Lane) 發明的鋼面犁於一八三三年初次問世；但生於佛蒙特的意大利諾大彎 (Grand Detour) 鐵匠狄爾 (John Deere) 於一八三七年發明的鋼犁，適用於西部草原強烈陽光晒灼的土地。狄氏於十年後在意大利諾摩林 (Moline) 設立一家工廠；又於一八五八年組織私家管理的狄爾公司工廠，成爲世界上最大的造犁廠家，也製造別種農具。一九一〇年，這公司吸收六家相競爭的公司，繼續擴充。

當內戰前的時期，各種農具，包括鋤、鋤、手耙、鶴嘴鋤、大鐮刀、和草叉，都有許多改良，製造節省勞力的器具也有重要進步。收穫機由於在維基尼亞的麥科密克 (Cyrus Hall McCormick) 和新英格蘭人赫息 (Obed Hussey) 的發明，初次可以實用，赫氏在新新那提造成一具成功的刈禾機，於一八三三年取得特許專利證，較麥氏取得專利證早一年，雖然麥氏的實際發明品可能比赫氏的在先。但在這時之前，刈禾機的特許證有過四十七件，其中二十三件是美國的。麥赫兩氏對專利特許證和銷路的爭執，長久而激烈，引起許多辯論和許多官司。赫氏起初的銷路比他的敵手廣，尤其在紐約西部，但他的機器分量沉重，遭受損壞，久而久之，終於被他的敵手所打敗。麥氏雖登過許多廣告，但在一八四〇年以前，並未出售他的第一具刈禾機。後來他的機器被證明最優良，因爲它利用歷來爲人所已知道的機械收穫成功所必要的七個原則，邊角或尖端、刀刃、分切器、指部、夾稈器、平座、和輪子。銷路增加，用馬拉曳的刈禾機顯得是革命性的，因爲兩個人用麥氏機器能做用鐮刀收割的十倍工作。使麥氏成功的因素之一是他於一八四六年遷移到芝加哥，那裏他找到一位合股者，這人出資二千五百美元，取一半利益。刈禾機侵入中西部，使能大量種植小麥，並且鼓勵了邊地移民。一八五六年左右，麥氏刈禾機每年銷售四千具以上，大都用攤付貨款辦法銷售的。這時又有別的改良，尤

其是自動耙機。發明家逝世於一八八四年，他的兒子小麥科密克承繼他做工廠主人，並為工業上一個勢力。一九〇二年，國際收穫機公司成立，他做公司的總經理。

直到一八四〇年，美國出產的乾草，差不多全用鎌刀收割。麥赫二氏的早期刈禾機，移去切割器後部的平臺，能用作割草機，但機器開走之後，要人力把草爬起。用刈禾機做割草機，不大合式，因為刈禾機只能在比較平坦的田地上，不能在崎嶇不平的草地和高原上工作，而乾草常是生長在高地上。一八五六年，惠勒（Wheeler）取得帶有柔韌切割器的雙輪割草機的特許專利證，可以在崎嶇不平的地上工作。一八六〇年左右，和現代割草機相似的若干種割草機器應市了。

早年手工打穀機是十八世紀末葉從蘇格蘭船來的。一七八八年，蘇格蘭人邁克爾（Andrew Meikle）取得打穀機的特許專利證，一八〇〇年之前，他又在機上加有一個分離器和一個風車。有時應用水力推動他的打穀機，有時用馬踏車。這種機器在普通美國農民看來是太費錢並且難控制。但在十九世紀初期，許多田家已用廉價的手搖風車。從一八二〇年左右以來，橫普（Jacob Pope）銷售一種低價的手工打穀機，大獲成功。後來有馬力推動的打穀機。十九世紀中葉的前十年，惠勒麥立克（Melick）公司，和愛麥利公司（H. I. Emery & Co.）在東部同樣是小型打穀分穀器的最著名分配者；凱斯（Jerome I. Case）在威斯康新州拉辛（Racine）製造類似的機器。首次把打穀、分離、和清除三件工作併合的美國機器是緬因州文斯洛普（Winthrop）皮特兩人（John & Hiram Pitt）所造的。約翰·皮特於一八四九年在紐約州阿爾巴尼設立一家工廠，後來移至布法羅。海蘭·皮特於一八四七年在意大利諾州阿爾頓（Alton）開始製造打穀機，四年之後移到芝加哥。打穀機的製造，有隨着小麥生產地帶伸展到西部的趨勢。因為打穀機價格昂貴，農民常合購共用，從一處田地移到另一處。有些地方，一到收穫季節，有進取心的包工人帶着他們的打穀機和伙計，走到各農家，做定價工作。馬力打穀應用到內戰以後很久；蒸汽牽引車在十九世紀末以前普遍應用；最後，廉價的手提煤氣引擎在許多工作上代替了馬力和蒸汽動力。

其它改良當中有播種機。哥廷孫在一七九〇年光景試驗過類播種機，可是在一八四二年彭諾克 (Penock) 弟兄開始他們的工作以前，機械播種並未真正發展。需要不同技術的玉蜀黍種植者直到內戰之後還沒有很成功。迴旋耙子大約出現於這時候，但美國人對耙子的根本貢獻很少。用馬拉曳的草耙已有改良，乾草攪曬機、機械草叉、和捆草機開始減輕許多農民的工作。

在內戰先後，美國機器在歐洲挺馳名，因為相當輕便、簡單、價格也低廉。它們在歐洲博覽會上獲得許多獎狀。當麥科密克 刈禾機在一八五一年倫敦世界博覽會上表演時，它起初被人嘲弄。倫敦泰晤士報稱他爲阿斯特來 (Astley) 的馬車與飛行機器所生的雜種。可是實地試驗改變人們對它的觀感。刈禾機的表演很成功，它獲得樞密院獎章，泰晤士報對它的評論表示歉意，刈禾機在博覽會上引來參觀者比看古意諾 (Koh-i-noor) 大寶石的人還多。在一八五五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兩皮特送去的美國打穀機獲得頭等獎；美國 刈禾機在二十一分鐘內收割一英畝燕麥，只當外國陳列品所用時間的三分之一。歐洲人開始承認美國人的聰明和能力。

節省勞力的農業機械的應用，標明人類歷史新紀元的發軔。假使才智能夠應用於正常用途和分配，那末機械的應用是一個豐足時代的開始。歷史早期經驗過週期性的饑饉，局部由於農作物歉收，局部由於勞力未能準備緊張時候所能推想到的剩餘產物。新機械的意義是經由不能種植或收穫，生產還是無限制；有了更進步，豐足的經濟顯然要替代缺乏的經濟。當人類能享受機械時代的利益以前，公平分配制度仍舊是人類要解決的許多問題之一。

科學農業的開始

十八世紀英國在科學農業方面見到真正的運動。那世紀中葉時，許多重要英國人對改良農業發生興趣。牛津畢業生杜爾遊歷歐洲，研究農事，回到英國從事實驗。他在工作和事業中着重加倍耕耘、播種機、改良種植、勤勤勤作的重要性，和顛搖與蕪菁代替休耕法的價值。其他人士繼續他的試驗，這些人中有綽號「蕪菁湯

森」的湯森勳爵，經過他的田地上的試驗，顯示蘇菁能消除氮氣損失和免去休耕必要，使地力恢復。他促進禽場糞料散播在田地上，又主張應用石灰和泥灰石。科克 (Coke of Holkham) 和時常被稱為「農民喬治」的喬治三世，對農業也有所貢獻。可是領導改革飼養牲畜、大費心力於改變英國牛羊種者，是貝克威爾 (Robert Bakewell)。為供應增加的食品需求計，他用不斷的雜種繁殖法與純種繁殖法，出產更肥大的種類，得到更多牛羊肉。結果，當他在世時，英國牛羊的平均重量增加一倍以上。這時期英國農業的許多改良變革被一些著作家稱為農業革命。

有些遊歷到英國、或與英國親友通訊、因而接觸到英國的美國地主和農民，注意到英國農業的變化。但是直到十八世紀之末，人們很少試用已在英國被證明公認的農業原則。華盛頓、查斐孫、韋白斯特等討論新方法，並用到某種限度。可是美國農民大衆直到十九世紀還不大予以注意。

跟着強烈商業性農業的發展，銷路的增加，機械的發達，運輸的改良，和農業會社的興起，人們對科學耕作愈加注意。十八世紀時，許多沿海地方，少數農民直接應用魚類和海草於土地。土石膏、泥灰石、和石灰石，敲碎或燒化，用作土地酸性的消解劑。許多日耳曼人的農場上有石灰窯，特別在賓西凡尼亞。可是改良的農業方法並未普遍。十九世紀之初，局部因為美國舊區域地價增加的結果，局部因為新興科學精神影響到有些農民，倉場肥料、岩草、魚類、和鳥糞石這種肥料，用途增加。應用最廣的商品肥料，最初的是祕魯鳥糞石。這種商品肥料在美洲的出產和應用大約起源於一八四〇年，由於利比希 (Liebig)、勞斯 (Lawes)、和吉爾伯特 (Gilbert) 的工作；他們的發見引起很普遍的興趣，但他們的發見常被自稱專家的騙子所冒奪。早期農業學校學院的化學家注意並公開肥料分析和實驗，雖然他們的，尤其新州立學院的貢獻在內戰後才更形重要。石膏、石灰、和泥灰石的應用也到十九世紀初年以後才增加。土石膏最初來自新蘇格蘭，但當一八一二年戰爭，巨大礦床開採於紐約州，價格減低，一般都用這東西為土地酸性的消解劑。泥灰石，泥土和碳酸鈣的混合物，對缺少石灰質的泥土頗有價值。在東部尤其在發見大礦藏的新澤西，廣泛應用。維尼亞亞人魯芬 (Edmund

Raffin)，著名農業領袖，是一位熱心提倡用泥灰石者；他在一八二一年發表他的論石灰質肥料 (Essay on Calcareous Manures)，出過好幾版。

和改良地土應用肥料、石膏、石灰、與泥灰石有密切關係的是農作物的輪種法。華盛頓已在佛農山採取農作物輪種制，種小麥、玉蜀黍、翹搖、和燕麥，與種菸一樣，菸草證明有損土地。北方日耳曼人和其他進步的農民在一八〇〇年以前也早注意及農作物的輪種法。但到十九世紀，銷路增廣，農業會社興起，農業刊物開始，農民漸漸認真注意農作物的輪種。變更輪種玉蜀黍、大麥或燕麥、小麥和翹搖的法子開始，漸次傳播到全國大多數區域。

養牛的改良也更被人所注意，尤其一八二〇年以後。最好的英國品種輸入，如赫勒福種 (Herefords)、澤西種 (Jerseys)、葛因西種 (Guernseys)、和達爾漢種 (Durhams)。許多富有的主人雖然飼養大羣純種牲畜，用輸入新種和較普通的美國牛雜交所產生的優良品種，增加人們的興趣。後來牛的體積加大，牛肉品質改良，產乳量增加，雜交的結果顯著了。肉用牛和取乳牛分別發達，在東部大告成功，但在西部這時還少進步。較好的管理、改良的欄厩、較科學的飼養、以及較好的選種，在一八六〇年光景得到良好結果。

十九世紀的最初幾十年，養羊也有改良，因為美國羊隻較歐洲的小，產毛也少。毛質優良的白美利諾種綿羊的輸入，和封港時期、停止通商條例、與一八一二年戰爭所造成英國品種的被排出美國市場，促成重要變更。一八〇〇年光景，人們從法國西班牙輸入美利諾種羊，首次實際試行改良本地品種。這種綿羊已在西班牙畜養了數百年，達到高度優良，當拿破崙的軍隊侵入西國，西國對美利諾羊出口的限制被取消。美國毛織廠增多，對優良的羊毛的需求也增加，接着有一陣美利諾羊狂。一八〇九和一八一一年間，輸入美國的美利諾羊在二萬四千頭以上，直到一八一二年戰爭後，需求並未減退。接着是一八二〇年早期中薩克遜 (Saxony) 綿羊的大量輸入。新的勒斯脫 (Leicester) 種公羊也輸入以交配美國品種，發展更優的肉用品。後十年中，東部羊毛出產達到頂點，因為美國綿羊百分之六十在新英格蘭和中部各州。一八四〇年以後，肉類的更大需求、向

西移民、改良的運輸事業、和食物的漲價，使養羊中心向西移到俄亥俄流域。

養豬也有顯著改良。一八〇〇年，全國農家至少養幾頭豬。一八六〇年光景，普通種類如「薄背種」、鱈魚種、「栗色種」、和「草原種」，與較好的品種交配，得到改良的結果。最好的農場上能找到波蘭中國種、柏克郡 (Berkshire) 種、薩福克 (Suffolk) 種、愛塞克斯 (Essex) 種、吉斯脫郡 (Chester County) 白豬、和拜瑟爾德 (Byfield) 種。意大利運河開航後，西部用玉蜀黍飼養的豬肉大大替代東部用泔汁、糠粉、和牛奶渣子飼養的產品。因為農民覺得賣豬肉比賣玉蜀黍更有利，所以養豬隨着產玉蜀黍地帶向西伸展。豬肉包裝業在西部增加重要性。新新那提是內戰前豬肉包裝業的主要中心，後來支加哥成爲那實業的主要城市。

十九世紀中葉，特別在東部，作爲牽物牲畜的強健公牛大部份被騾馬所替代。殖民地時期，那拉干塞特地主，和許多其他南北地主農家已經畜養優良的競賽用馬、遊戲用馬、和農家用馬。可是爲牽引工作，並且器具粗重時，一般喜歡用公牛，因爲公牛雖然倔強頑固，却強壯馴良，工作時期過後又可宰吃。新機械的需要和增加生產的需求判定公牛關於田地工作的命運。一八五〇年最好的駕車馬匹是康內斯托卡種，法蘭德斯大馬的後裔。這時柏士種 (Percheron) 正從歐洲輸入，一時成爲最流行的種類。內戰之後，比利時種、克來德谷 (Clydehead) 種、和西爾 (Shire) 種都出現於美國市場。

騾子也和馬一樣，由早期西班牙人輸入美洲大陸。美國革命之後，華盛頓從西班牙王和拉法葉贈與他的牲口生產騾隻。他的伙伴地主都喜歡這些騾子。克萊和其他肯特基主要畜牧家輸入騾子，繁殖騾匹。騾子特別適合於大田園經濟，很快的普遍應用於南方。一八六〇年以前，主要來源地是俄亥俄流域，但後來南方和密西西比各州，尤其密蘇里，成爲重要產騾地區。內戰時期，廣泛用騾馱運給養，那時以來，軍騾爲盡人所知。騾子的一般分類有大田園用騾、拉重用騾、礦地用騾、和農家用騾。

農業團體的組織輔助美國農業的進步。革命後不景氣的情形和建立政治經濟獨立的願望促成團體的組織，經由集會、獎金、和出版品以求刺戟改良。費城農業促進會成立於一七八五年，會員有華盛頓和佛蘭克林，接着有南卡羅來納農業會，類似的組織有一七八七年緬因、一七九一年紐約、一七九二年馬薩邱塞、和同年康內狄格的。這些先進的農業組織構成分子大半是紳農、專門職業人士、和實業界中人。那些團體是文字的或學術的團體，出版國外最好農作法和國內農事實驗結果的報告，為農業改良發給獎金獎章。它們不幸未能達到普通耕作的農民，因為它們的建議對那些排斥舊本知識認為無用的人，毫不被接受，雖然美國農民數十年來依照曆書，在田家中僅次於聖經的最普遍的讀物。曆書記錄天文事實、照各月份種植和管理農事的規則、偶爾的韻語、趣事、謎語、醫方、藥方和有趣味的一般知識的片段。

美國最初的永久博覽會，後來成為通行型式農業團體模範的，是柏克西爾 (Berkshire) 農會。一八〇七年，有「美國農業博覽會之父」這稱號的瓦特孫 (Elkanah Watson) 在馬薩邱塞州皮芝斐爾 (Pittsfield) 公共廣場上展覽兩頭美利諾種綿羊，三年之後，二十六位隣人在鄉村草場上和他參加一個展覽會。這事促成一八一一年柏克西爾農會的組織，會員大都是皮芝斐爾農民。新團體的活動漸次增加，每年舉行博覽會或展覽會，包括遊行，耕耘競賽，和公共集會，開幕是祈禱式，節目有演講和歌詠，閉幕時有農業跳舞會。這和舊日「文字的」農業組織對比的新式團體，發展得極快。一八一九年光景，瓦氏估計美國有一百個團體，幾年之內，由於州經費給郡組織的分配地，所以繼續增加。一八二五和四〇年間，當州經費撤消，許多團體停閉。一八四〇年以後，有了復活，幾百個新的地方的、郡的、和州的團體成立。一八五八年，專利特許委員開列有州郡團體九百一十二所，其中六分之五組織於一八四九年以後。許多州團體開始影響及於立法。當合衆國農會成立於一八五二年，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產生。這團體影響及一八六二年聯邦農業部的設置。

農業團體在改良農田情形和改善農民關係上，佔有重要地位。它們所主持的博覽會和十八世紀市鎮博覽會不同，市鎮博覽會為買賣的目的而舉行，多少繼續中古博覽會的形式。十九世紀的郡博覽會以獎狀給最優勝者

來刺戟牲畜、農產品、工具、和機械的改良。科學農業方法，通常用展覽、表演、演講、和小冊子來鼓勵。年會使農民和社會上其他人士發生接觸，很使他成爲較有社交生活的人。

農業書報的起原

美國農民在十九世紀之初，除却神聖的聖經和受尊崇的農家曆書以外，並不特別讀什麼書。美國農民編輯在一八三一年說過，農民當人們給他農業報紙時，既不收讀，人們讀給他聽時，他也不信。那位編輯估計五十位農民中，按期訂閱農業報紙的不到一位。可是一八二〇與六〇年間，美國農業書報滋長得如雨後春筍。這時期專門致力於農業與其有關專業的期刊，有四百種以上。內戰前夕，數目不及一百種，可是分配給二十五萬餘訂戶。美國農民、新英格蘭農民、草原農民、和南方種植家是全國各區的代表刊物。農業期刊反映出一個正覺悟到民主光榮的農村美國的生活片段，這國家的經濟生活顯然無限制擴展，它正年輕力壯。最好的報紙包含有農業博覽會的記載；技術的文字，包括討論排水工作、耕耘、施肥、農作物輪種、改良牲畜、和新式機器；廣告，不但有農家供應品，還有特許專利的藥品、生髮藥、與探金、銀、白金、煤、鐵、銅、和其它金屬與礦物的器具；特別節目如給兒童青年閱讀的文字，和關於化學、物理、電氣、旅行、自然、和歷史的教育文字；婦女欄着重烹飪法、兒童的看護、選擇夫婿的意見、和宣傳改良事業、謎語、難題、和遊藝；農村詩歌如「取牛奶女郎曲」、「母鷄熱」、「鄉村安息日」、和其它滿足要求「憂鬱趣味」者的韻語傑作。日報依舊是那時期經濟社會史的一個豐富倉庫。

有關農業的書籍數量也有增加。其中有一八三九年布爾 (Jesse Buel) 的農民必攜 (The Farmer's Companion)，大部分取材於英國作品和布氏主編耕作者 (Cultivator) 的節略；魯芬的論石灰質肥料，初版於一八二一年，後來出過五版，一八五二年光景共有四百九十三頁；一八四六年湯馬斯 (John J. Thomas) 的種果家 (The Fruit Culturist)，一八四九年增訂爲美國種果家，內容系統化並有插圖；一八四四年科爾曼 (Hen-

ry Colman) 的歐洲農業與農村經濟觀察記 (European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from Personal Observation) 等，根據他在歐洲的考察所寫，有關化學的書籍也有出版，尤其在一八四一年利比希 (Justus von Liebig) 的化學在農業與生理學上的應用 (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e and Physiology) 一書美國出版之後，包氏的書強調土地中所缺乏的成分可以用礦質肥料補足。

儘管農業有進步，特別是科學接近的開始和農業文獻的發達，大多數美國農民仍舊迷信，依照月亮耕作。吾輩編輯人和科學家攻擊陳腐的迷信，可是農民繼續墨守着它。播種收穫不但要在月亮順利時做，運宰豬、蓋房頂子、和小孩子斷乳都要看月象而行。小麥變成雀麥（一種毒草）這觀念是另一謬見，不時見於期刊辯論，歷四十年之久。雖然一八〇〇和六〇年間發生的變化是革命性的、並且奠定在機械時代發展的新式農業基礎，農民對革新和科學農業的迷信、提防、與懷疑，阻礙着進步。

政府對農業的協助

當第二屆大陸議會決議設計協助農業，一七七六年它定出一個農業局的計畫。計畫包括有一款，設一常設委員會以與各殖民地農業團體通訊聯絡，並協助各團體。可是這條款却被刪去，計畫被廢棄。二十年後，華盛頓總統向國會提請設置聯邦農業局以鼓勵農業改良並搜集傳布農業情報。國會並無表示，這問題雖時時被提出，幾十年後，政府才為全國農民利益擬出計畫。

一八三六年 專利特許委員愛爾烏斯 (Henry E. Ellsworth) 負責分配從外國運來的種籽給農民，三年後，他的工作得到官方承認，國會支撥經費一千元供蒐集與分配種籽、進行農業調查、和獲得農業統計之用。一八四七年以前，經費撥給無定期，以後按年撥給。一八五六年國會所撥經費總額達十萬五千元。一八五四年，當化學家、植物學家、和昆蟲學家各一人加入專利局農業組，這工作得到科學的加強勢力。

農業團體的影響，特別是合衆國農會，和戰時增產的需要，是一八六二年農業部設置的部分原因。由於農

業的西部而得到一八六二年勝利的共和黨，保證協助農民。林肯總統在他首次致國會的咨文中請設置一個農業與統計局。設置的部，是要求具有內閣權限組織、和要求在內政部設局兩者中間的一種調和。新農業部的首長是一員委員，一八六二與一八九年間，它經過它的形成時期，終於在一八八九年得到內閣地位。

各州也協助農業。這種協助並非新起，因為殖民地大會已經支撥補助金獎金以鼓勵若干種農產商品的生產。一七九二年和後來若干年中，馬薩邱塞農業促進會從立法議會取得補助。當十九世紀新式農業團體產生時，許多州給它們經濟援助。各州以小額款項給予地方和州團體，新漢布什爾開始於一八一七年，馬薩邱塞和紐約開始於一八一九年。一八一九至四五年間，馬州給予這種團體的費用計十一萬五千八百美元。許多州也設立州農業局，起初由農業團體的會長或它們的代表所作成。有幾州鼓勵若干種農作物的生產。例如馬薩邱塞以獎金試行獎勵種植小麥，但結果不很成功。

農業團體和農業書報的要求州協助，在一八三五年以後有了結果，那時經費增加，農業和地質調查的計畫也定立。給農業教育以經濟援助的要求也被提起。從一八二三年布爾初次提出在紐約州設立一所農學院的法案後，這種運動的呼聲繼續增高。私立學校，如緬因州卡地訥 (Gardiner) 的卡地訥高等學校，美國的第一所農業專門學校，於一八二二年開始成立。但私立學校得不到政府協助。一八三七年，一所州立大學終於在密西根得到特許，農業課程特別在條例中規定，但因經費缺乏，這種課程多年沒有供給。一八五五年，密州從大學另行分立一所農學院，兩年後開始授課。這時，經過多年努力，紐約州農學院於一八五三年由法律設立。馬里蘭於一八五六年補助一所農學院，第二年賓西凡尼亞支撥經費二萬四千美元以與一所農學院的私家同數量捐款相匹敵，後來發展為賓州學院。州補助農業教育的不充分，由於一八六二年的莫利爾 (Morrill) 條例，促成聯邦協助的計畫。

第十二章 商業與貿易

美國對外商業的興起

獨立所引起一個最困難的經濟問題是尋找新市場，因為英國航海制度所供給的保護與優勢已告終止。英國殖民地一般都正式不收容美國船隻；美國造船事業在帝國內所享受的獎勵不再存在；英國海軍為防禦盜匪敵人所供給的保護也告停止。可是獨立之後十年，美國商業重新興旺，並且開始擴展。美國船主水手搜索七大洋，革命後若干年的努力為商業尋找新市場新海口，到是十分成功；他們和美洲、東印度羣島、非洲、歐洲接觸，攜帶美洲產物到全世界；從這些遙遠的地方帶新的外來產物回家。

因為英國不肯訂立商業條約，自主各州爭論待遇不平的稅率，使統一的航行政策成為不可能，所以這時期的商業困難是要求較強中央政府運動的一個主要原因。一七八九年新政府見諸實施時，國會立即行使權力給美國船業以便利。國會初成立時所通過的關稅法律，目的在取得稅收，甚至鼓勵且保護製造業；但也對美國人所建造和所擁有船隻輸入美國的進口貨，許以九折關稅，以扶助美國船業。為獎勵對遠東的直接貿易起見，美國運茶船隻應付的關稅比外國船隻為少，任何國船隻從歐洲運茶所納的關稅都相當高，主要給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個打擊。這時國會通過的另一條例，給美國所建造和所擁有的船隻一個絕大的低率噸數稅便宜，而外國船隻進入美國港口，必須繳納高率噸數稅。為許可沿海貿易的專利計，經營國內商業的美國船隻每年只繳納一次噸數稅，而在美國沿海貿易的外國船隻每次進口要繳稅。一七九〇年，一件管理海員任用和海員事業的條例，為一個政策準備下基礎，這政策還令人滿意，一直生效到一九一五年拉福來特 (La Follette) 條例所造成的變更為止。

許多因素有助於共和國初年對外貿易的興起。繼起繁榮的背景，見於聯邦時期的商業活動：國會早日依據憲法制定的航行立法，實業生活的擴張，哈密爾敦建立公共貸款的財政政策，專門化農業的發達和農民剩餘生產的增加。但最重要的是歐洲對美國產品的需求，主要包括有農產商品和原料品，並需要美國船隻裝運歐洲貨物。這種需求，是流血的法國革命後歐洲戰爭所促成的結果。一七九三年路易第十六世的被處死刑，是英國參加歐洲各國已經開始對法戰爭的信號。此後若干年中，幾百萬歐洲人拋棄他們田園和實業，造成歐洲商品的缺乏，結果給美國帶來繁榮。法國與其盟國的運輸業大部分為美國商人所接收，英屬西印度的王家長官時以特別文告許可美國對該羣島寬大貿易。美國船隻，但經營英法兩國的運輸業，並且在一八〇〇年光景，美國全部進出口約百分之九十二是美國船隻裝運的——這和一七八三至一八〇九年那時期成一對比，那時期英國供給製造品的大部分，英國船隻載運大部分美國商業。登記從事對外貿易的船隻噸數，從一七八九年的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三噸增加到一八一〇年的九十八萬一千零十七噸。

到一八〇八年止的那時期，雖是一個航業繁榮增進的時期，若干困難面對着，要待解決。這青年國家，當憲法生涯的開始，在合衆國是否應根據一七七八年條約幫助法國的問題上，幾乎牽入戰爭；法國根據那條約幫助美國人奮鬥獨立。美國現在分成對法同情和對英同情兩派。哲斐孫和他的同志同情法國，法國革命不久之後，許多美國人做效法國雅各賓（Jacobin）會組織國體，戴三色帽章，列隊遊行，舉行民衆大會，表示他們對法國的忠誠。哈密爾敦和他的同志敵視革命主義者，袒護英國，但保持他們的和平。一七九三年英國對法宣戰，華盛頓參酌內閣的意見，決定一個嚴守中立的政策。哈密爾敦堅持對法條約不再生效，因為訂立該約的法國政府已不存在。哲斐孫認為條約係兩國人民所訂，因此仍屬有效，但他不願加入戰爭。華盛頓於一七九三年發表著名的中立宣言——國際法和中立權利發展的界誌——聲稱合衆國將對交戰國採取並尋求一種友好且公平的行爲，並警告美國人，告戒他們不要幫助任何交戰國。爲了順從哲斐孫的意見，中立這名詞避免未用，並且希望英國將因未用這名詞，曾給美國航業讓步以保持美國的中立。這宣言於一七九四年經國會制爲法律，

造成美國中立先例。

繁榮雖達到，對英的困難也起來。英國違反一七八三年條約的規定，仍舊佔據美國西北部的前哨以保護毛皮貿易並繼續控制印第安部族，革命時期英國的同盟者。英國又沒有賠償革命時期帶走奴隸的損失。此外，要求英國開放英屬西印度和其它殖民地港口允許美國船隻出入貿易遭遇失敗，北方疆界因為獨立條約的模糊錯誤而弄得不明確。又美國經營對法運輸業的船隻被劫掠，美國人在海洋上被擄且強編入英國海軍服役，新問題發生在另一方面，美國人戰前欠英商的債務還未清償，沒收王黨分子的財產也沒有定出償還辦法。約翰·傑氏被派談判一個條約，避免去兩國間戰爭的危機，但那條約含有大多數美國人很不滿意的特徵。根據傑氏條約的條款，英國允許退出西北前哨，這事於一七九六年履行。一個委員會產生，以判決美國航業損失，補償戰爭期間內若干航業處置。一八〇二年左右，償付款項在一千萬美元以上，但英國沒有抵賴這整個時期中繼續進行的原籍船隻行為。傑氏條約又規定美國將保證償還革命以前美國人欠英商的債務，總額由一個委員會計算。一八〇二年，美國政府同意償還六十萬鎊，告一解決，其實還數目只是要求的一部分。為考慮疆界問題，成立兩個委員會。關於西印度貿易，有一條款規定美國船隻重七十噸以下者得與英國西印度貿易，但以不運糖蜜、糖、咖啡、可可、或棉花至美國以外的任何港口為條件。參議院刪去這條款，認為侮辱且可鄙。關於革命時期強制美國海員服役或帶回英國奴隸的賠償，並無規定。這條約費了困難，經參議院批准，眾議院企圖拒絕使它生效且必要的支付金。許多人認為侮辱的條約，傑氏遭受嚴厲痛切的譴責。但英國已給予一些讓步，以便保持它的最外國主顧，並且擔保美國的中立。

法國對傑氏條約表示異議，拒絕接待美國外交人員或代表。法國更進一步，開始捕捉美國經營對英運輸業的更多船隻。兩國在海洋上發生敵對行為，雙方都擊擄船隻。一七九八至一八〇〇年，對法不宜而戰達兩年之久。軍事準備已完成，小小的海軍已擴充，私掠的武裝商船得到委任，七十件劫掠得和沒收得的戰利品值款七十萬美元。美國人遭受損失的數字達到幾百萬。一八〇〇年，拿破侖計畫在路易斯安納地帶恢復法國殖民地

帝國，同意訂立一和平、商業、與航行協定。它的條款結束一七七八年的條約，美國撤消對法提出賠償美國船隻貨物損失的要求，作為報答，那些賠償損失要求是船主人向美國政府提出的。一七七八年條約的航海原則，包括「自由船隻做自由貨物」的原則，和最惠國條款，都繼續訂立。因為美國船隻仍舊經營對英對法的運輸，所以美國的商業繁榮繼續下去，很少間斷。雖然有傑氏條約和一八〇〇年美法協定，美國的中立商船隊還是被襲擊，船隻還是被擄掠。

國際糾紛

一八〇五年那年是最有特別意義的一年。在歐洲，明顯的事是法國在特拉法卡 (Trafalgar) 的挫敗，促成拿破侖決定用封鎖來造成英國的饑困，以圖爭取勝仗。在美國，顯著的事是嚴重的國際糾紛開始，起初促成防禦政策，促成不景氣，後來促成對英戰爭。

許多美國船主人，為了規避一七五六年的章程，即英國戰利品法庭於七年戰爭時實施的判決——規定中立國戰時不得經營平時它們未被加入的商業，想出一個政策，使法屬殖民地貨物可以運到美國港口，作為美國貨再行輸出。在一八〇二年波利號 (Polly) 一案中，當歐洲戰爭短期休戰時，一個英國法庭判決這種以「分段航程」知名的辦法並不違犯一七五六年的章程。可是一八〇五年在愛塞克斯號 (Essex) 一案中，判決卻是相反。這時英國法庭判決這種貨物應被沒收。這樣，分段航程的原則為英國所不信用，美國船隻被擄掠的更多。其它對英問題中，許多外交爭論的原因是美國船隻的水手繼續被英國海軍強徵服役，英國人立論點是難於破除的忠順，「一度是英國人，終身是英國人。」英國軍艦不願抗議，巡弋美國海岸，甚至到國際限度三英里之內。在這事的頂點上，來有樞密院令，宣告大部分西歐海岸入於封鎖狀態。拿破侖想試行計畫使英國陷於孤立並促成英國饑困的命令，也付諸實行。他宣告封鎖英國並停止英國對歐洲大陸的貿易。因此中立國航業有遭英法兩國擄掠之虞。這就表示，如果這種辦法甚至部分實施，對美國和其它中立國商業都會有損。

哲斐孫總統，未能解決經由外交方向而對美國的航行問題，建議國會通過一個封港條例，打算用經濟壓力使交戰國就範。用一種「和平威迫」政策的方法，哲氏認為經濟絕交會使英法在短期內，因為它們的戰事需要而就範。這法律遲至一八〇七年才通過，停止一切外國商業使用美國港口，並禁止美國船隻離美開赴任何外國。它准許美國沿海商業，但因船隻藉這種自由的便利駛往外國港口，補充條例規定這種船隻繳納巨額保證金，擔保它們不違犯法律。

停止通商的目的卻歸失敗。十四個月以後，歐洲各交戰國沒有美國幫助，顯然還能繼續戰爭。在美國，停止通商的結果不久便明顯出來。因為這法律很被違犯，它使大部分美國對外商業陷於停頓。船隻拘束在美國的大港口中，成千成萬海員失去工作。新英格蘭商業損失最重，但得到一些補償，作為給製造家的獎勵品，因為外國製造品的進口斷絕，商業資本向新英格蘭和中部各州工業尋找出路。沿海貿易保持商業活動的外貌。南方因為它的主要產物不能出口輸往國外，損失嚴重，不景氣充滿那區域。許多違法離開港口開往法國的船隻，被陰詐的拿破侖命令藉口它們不能合法離開美國而加以拘捕。一年之內，沒收的船隻貨物價值一千萬美元。

在封港條例通過之前，當不利的絕交時候，新英格蘭人竭力反對那條例，因為航海問題的外交糾葛儘管多，船隻損失儘管大，利益卻很高。聯邦主義者在國會中堅持這樣一個政策是不合憲法的，因為他們強調這不是管制商業，而是消滅商業。康內狄格的杜意特 (Timothy Dwight) 說過，「從他們那裏出來，分別說上帝」，他用一套說教的話建議分離。一件為防止規避停止通商而通過的強制執行法律。特別激起許多新英格蘭聯邦主義者，他們反對把美國海軍變成警察隊以幫助破壞美國商業。封港時候先後，聯邦主義者和共和黨人在國會依據憲法的建設性權力這一問題上，轉變卻他們的立場。

在壓制外國上，停止通商沒有有效驗。它不利的影響及英國工業，可是增加英國運輸業與船業。哲斐孫到他將卸任時，承認停止通商沒有能夠影響英法兩國，使它們對中立國採取較合理的政策；哲氏要求國會撤消那辦法。國會採取一種「不交際」條例替代封港，這條例重新開放對世界各國的商業，除卻對英法兩國，並禁止對

這兩國的一切商務往來。繼喬氏任的麥迪孫，首先企圖解決經由外交面對着他的對外問題，但他也歸失敗。後來他像他的前任一樣，轉向立法。一八一〇年的馬康 (Macon) 條例，許可世界各國貿易，但規定無論英國或法國取消它的法令，美國將與其中之一國通商；這條例企圖離開英法兩國，使美國獲利。拿破侖立刻接受條件，美國斷絕對英商業，儘管國會中有暴怒的少數人異議；英國提出警告，說法國將不取消對美商業的限制，仍舊擄掠美國船隻。

一八一二年戰爭

事情趨勢指示明白美國的和平計畫已經失敗，美國顯然走向戰爭。若干起事件激起對英的進一層仇恨。一八一一年，美國巡洋艦總統號黑夜在折沙比克海外被英國軍艦小地帶號 (Little Belt) 的可疑射擊，美艦一舷諸礮齊發，猛烈還擊，引起全國歡欣的情緒，對英更加憤怒。這事又使四年前折沙比克豹號事件的記憶復活，那時英船的軍官在漢普頓泥泊所 (Hampton Roads) 外搜索逃人，向美船折沙比克號開火，迫它停泊，強登該船，並捕走若干名船員。賠償談判和事件的否認被延擱，一八一一年，這事實被人加重看視。全國情緒又被激起，因為美國人認為英國人正在積極鼓勵印第安人仇視美國西北部居民。當赫利孫討伐特孔塞 (Tecumseh) 所部印第安人時，西北區域堅持英國要負狄普卡諾 (Tippecanoe) 等處流血的責任。西部要求把英國人逐出加拿大，作為補救這些糾紛。晚近研究顯示英國官吏和印第安人叛亂有關的論斷很不確實。但像這些事件，卻造成戰爭必要的心理環境。

麥迪孫總統於一八一一年召集國會，並鼓吹美國準備戰爭。接受咨文的第十二屆國會有許多青年分子，人們稱他們為「戰鷹」。他們大都來自南方與西部，怨憤國家光榮在海上並假定在西部遭受到的侮辱。他們也是國家主義發展時期中的熱烈擴張主義者。他們要求合併加拿大和西班牙屬東西佛羅里達。經過國會幾個月的辯論，適宜的財政和海陸軍事準備辦法還是很少。可是麥迪孫總統於一八一二年六月一號向國會遞送宣戰咨文。

他陳述美國不得已而宣戰，並回顧英國侵略中立國權利的事迹，包括一再在海上侵犯美國國旗、並擄走美國海員的行爲，行駛並劫掠美國沿海，並開始不能實行的大封鎖。他暗指英國要負野人在一廣大邊疆上重新引起戰事的任責。衆議院的採納宣戰，大致是區域性的，紐約、新澤西、和新英格蘭投贊成票十七張，反對票三十五張，其餘各州投贊成票六十二張，反對票只十四張。反對的意見由各種方式表示出來，新英格蘭又聽到分離的怨聲。假使英國力量不是集中在歐洲從事對拿破倫的生死鬪爭，美國爲這樣一個戰爭各方面準備的缺乏，結果將迅速造成國家的災禍。

戰爭直接影響及商業。進出口都猛烈跌落。當戰爭期間，緬因至路易斯安納所有沿海各州都派遣武裝私掠商船到海上對付英國，美國人取得五百十五件捕拿敵船特許狀。他們奪回英國戰利品一千三百四十五宗，價值總達四千萬美元，使英國航業狼狽周章，又使保險公司驚惶失措，不得不提高保險費。英國政府驚於美國在海上的成功和美國常在海上優勝的動人決戰，遲至一八一二年計劃定加緊封鎖美國港口。封鎖首先施行於折沙比克和達拉瓦兩灣，漸次擴展，包括紐約、查理斯頓、王家港、薩凡那、和密西西必河口。一八一四年初，整個東部海岸被封鎖，包括新英格蘭在內；新英格蘭區域因有親英情緒，曾被豁免，直到這時爲止。封鎖頗生效力，在一八一四年夏季光景，只有美國快船偶然穿過。商業幾乎停頓。運輸業毀滅，今年的出口不到七百萬美元。連沿海間商業都感覺到封鎖的效力。船主人、商界、和運輸界都陷於窮困；出口的破壞使地主農民都大受損害；除卻經過少數得到便宜的新英格蘭港口，進口實際上陷於停頓；政府關稅收入落到一個低度。對華貿易與捕鯨業都遭受嚴重損害。封港時期商業的斷絕，鼓勵資本轉向製造企業，毛、棉、鐵的出產發展，卻是事實。無論如何，這並未抵消戰爭損耗和商業災難，因爲經濟損壞和政府破產只有及時停止戰爭才能避免。

戰爭停止於一八一四年後期，雖然和約簽字兩星期後，傑克遜還在新奧爾良戰勝新從拿破倫戰役調來的上等英國部隊，是整個戰爭中唯一輝煌的軍事勝利。兩國都已厭戰，尤其二十年大陸戰事後的英國；兩國同意媾和，關於領土，根據的基礎是恢復戰前狀態。關於印第安人、疆界爭執、漁業、和其它舊問題，留待後來由委員會判

決。根特條約沒有保持美國要爲它而戰爭的目的。關於強徵服役和干涉中立國貿易商業的問題已被刪棄，因爲歐洲戰爭已告終止。加拿大沒有獲得保證，但英國在印第安人中的威信降落，英國對印第安人的干涉告終，也沒有給印第安人留下盟約使他們阻礙美國的向西侵略與發展。傑克遜進攻南方克里克族（Chickasaw）印第安人的各戰役和他的侵入西班牙屬佛羅里達，開始一串事件，幾年之內，使美國取得佛羅里達。因此，這次戰爭雖然大體上是個不光榮的，目的也沒有達到，但它卻完成若干重要事情，至少與起愛國心，它的趨向使美國人團結成更密切的國家統一。

復元與發展

一八一二年戰爭後的商業復元極其迅速，一八一七年左右，出口貨又近一萬萬美元。進口也在增加，局部由於英國企圖過分供給美國市場並壓制新工廠。但由於美國遭受經濟不景氣，所以到一八一八年，對外貿易衰落，並且若干時候中依舊處於窮困之境。

緊接戰後，爲鼓勵並協助商業計，國利再度考慮那範圍內的立法，因爲現在歐洲戰事告終，美國航業顯然需要保護。當戰事終止，英國和其它國家顯然想重新獲得它們失去的運輸業。一八一五年，國會的一件條例規定早年法律向外國船隻與其貨物噸數徵收一切參差不等的關稅，假使得到那外國酬答時，將歸取消，作爲戰後國家自給自足運動的一部分事業。一八一七年，國會採取一種精神與早期英國立法和類似的航行條例。這條例規定一切貨物商品在美國港口間運輸時必須由美國人民完全擁有的船隻裝運。這政策仍舊未改。這法律又禁止任何外國進口貨物，除卻美國船隻所運的，或該貨物來源國船隻所運的。又規定假使一個外國取消對美國船隻的類似束縛，美國也將取消這些限制。

直到一八二〇年爲止，美國訂立的條約數目不多。後來四十年間，訂約範圍大大推廣。牽涉到各種商業主題中的，有中立權利、船隻通行稅的免除、和領事。對歐洲各國、新興拉丁美洲諸共和國、和世界其它各地

帶，漸次樹立商業與航業的協定關係。這些協定和條約後來都收到商業效果。

一八二〇至三〇那十年是美國船主人的興旺時期，一八二六年美國船隻所運的美國貨物達到百分之九十二·五的最高峯。但對外商業總額，進出口合計，和增長的人口、西去人民的分散、工業的擴展，與國富的增加，不成比例。這時期，和定期商船與航線不定的貨船不同的郵船或帆船已被應用。郵船是私家所有船隻，在規定日期航行於一定港口間。第一家郵船航線是紐約的黑球公司，於一八一八年開始紐約利物浦間按月航運。一兩年後，它的郵船按週定期航行。其它續起的航線有紅星公司和藍燕尾公司。一八二四年光景，紐約開始對倫敦和哈佛爾 (Havre) 的郵船業。因為紐約已成全國最大海港，其它大西洋海港開始郵船航線以對紐約競爭的努力，沒有多少成就。同時光景，全付裝帆船、兩桅方帆船、和縱帆小船的郵航線成立，用於沿海間商業，特別用於自南方港口運棉到紐約，再改運往外國或分配於北方工廠。

一八三〇那十年中，對外貿易容積數量均有增加。這增加的貿易，大部分是對英、對法、和對北歐各國的。一八三〇年，英屬西印度對美國船業終於開放，但對那區域的貿易比較不甚重要，像它在殖民地時期那樣。一八三七年恐慌和後來幾年牽涉增加到某種限度的海外商業，但接着那時期，來了一個大擴展的時期。一八四二至六〇年間，進出口加到三倍，美國經營海外貿易的噸數幾乎增到四倍。儘管這樣，美國船隻裝運進出口貨的百分比正在衰落，由於若干增加中的外國船隻取去運輸業的更大部分。美國船隻在一八〇七年裝運進出口貨的百分之九十二，一八二六年又稍高，一八六〇年只百分之六十六左右。對外商業與造船業增進，商業活動的巨大擴展給商船隊造成極大繁榮。可是這時期中，使美國商船隊於內戰時開始衰敗的因素也正顯它的作用。同時，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登峯造極的造船業，也趨於衰落，原因容後討論。

快船時代

從一八四二年到內戰，那時期被稱為快船時代。但快船這名詞是指革命時期就已在折沙比克地帶建造的上

帆小快船而言。共和國早期的巴爾的摩快船同樣有力的用於平時商業經營和武裝私掠行動。一八三三年麥金號 (Ann McKim) 下水，這種快帆船已有進步。這種船的特徵是三支高桅，裝配有帆、頂帆、上桅帆、各桅各有最上桅帆、船首吃水十一英尺，船尾十七英尺，載重力比較小，因為爲了速度而建造的。這船是巴爾的摩快船和一八四二年以後所造大快船中間的連結物。

這特別狹長的木帆船，連同高闊的船帆，全世界知名爲美國快船，局部由於對華貿易茶葉需要更快的運輸，因而發達。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見，增加建造快船的刺戟。許多船隻運貨物旅客到加利福尼亞，再渡太平洋到東方，運回茶絲香料。這些具有狹窄尖身的海上神婢，能比任何其它海上服役的帆船走得更快。許多快船的名字，如飛雲號、彗星號、傑克遜號、飛魚號、閃電號、和以最大船家姓名命名的麥克凱號 (Donald McKay)，很爲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人所知，因到東方和各處快船的競走，與速度紀錄的打破，爲衆人所週知，且爲熱烈討論的主題。

內戰前的二十年中，許多因素助成商業擴展。美國分享到一八四二年英國在鴉片戰爭戰勝中國的好處。一八四四年，顧聖 (Caleb Cushing) 與中國人訂立條約，中國允許若干港口通商，不限於從前的廣州。並且給予其它特權。對夏威夷羣島的貿易已發展，特別在取得加利福尼亞和解決俄勒岡問題之後。海軍副少將培理 (Perry) 於一八五三和五四兩年的著名航海事業中駛入江戶灣，要求日本以人道待遇遭險上岸的美國水手，此後神秘的日本也開放港口。二十年來，美國企圖阻止它的水手在北太平洋疾行尋鯨，免得在日本領海船壞時，受日人的虐待且常被處死。二百餘年來，不親外人的日本人，繼續一種閉關排外的國策，阻止和外人發生任何接觸，除卻經由長崎港外大島那小島上的荷蘭貿易站。培理強入日本時贈送給日本人的西方文明利益的東西，有縫紉機、時鐘、一具電報機、一具望遠鏡、一件蒸汽機關車模型、和工業化文明的許多其它產品，但促成美日兩國訂立初次條約者卻是培理的戰艦上大礮的恐怖。

除卻這些增加美國商業的因素，穀類法律的廢除、關稅的停止、和全部英國航行制度的取消，有助於美國

運輸業。克重米亞戰爭和印度士兵變亂也便宜了美國航業，當時英國一時期中依賴其它航海國家運輸它的大部分商業。加利福尼亞和澳洲金礦的猛進不但以輸送旅客與供應品到那些區域擴張航業，並且增加硬貨，擴大美國與其它國家的購買力，轉過來又刺戟起經濟發達。一八五〇至六〇十年是美國經濟生活所有各方面中最熱烈活動的時期，這種生產力反映於增加的進出口品，也反映於航業在它各方面的擴張。

一八六〇年以前的半世紀或較久期間中，農產商品，包括棉花、菸草、小麥、玉蜀黍、麵粉、以及糧食和木材，構成出品的大部分，含有總額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菸草在南方出口貨保持它的領導地位，直到一八〇三年棉花超過了它。這時期棉花是美國所有出口貨中最重要的一種。十八世紀時曾經為美國重要出口貨的魚類、海軍軍需品、毛皮、和皮革，現在失去它們較高的地位。進口貨種類常較出口貨為多，這些關係在一七九〇和一八六〇年間並未大變。竣工的製造品構成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雖然原料品和半製品的進口從一八二〇年的百分之十五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和美國製造業的發展相平行。糖、咖啡、茶葉、雪茄烟、菸草、和糖蜜約佔所有進口貨百分之二十。奢侈品補成平衡。進口的製造品中，毛、絲、棉、麻的紡織品據主要位置，幾乎構成一八六〇年所有進口貨的三分之一。鋼鐵製造品在重要性上，名列其次。一八六〇年左右，對歐貿易佔出口貨的四分之三與進口貨的五分之三，雖然對加拿大、對南美洲、和對亞洲的商業關係在發展中。對非洲的貿易不大，事實上幾乎無足輕重。

商船隊的衰落

美國商船隊的總噸數，出洋的和沿海的合計，自一七八九年的二十萬二千噸擴展為一八六〇年的五百三十五萬四千噸。（噸係指船隻面積重量而言，一百立方英尺名為一噸。）從內戰時起，商船隊衰落，直到二十世紀還未復元，雖然沿海商業噸數因犧牲對外的而發達起來。一八六〇年，經營對外貿易的噸數為二百三十七萬九千；一八六五年為一百五十一萬八千；一九〇〇年為八十一萬七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它才超過十九

世紀的最高峯。美國歷史中期時商船隊的顯著興起，局部由於美國人的開創力、進取心、和才智，局部由於美國造船家擁有超過外國敵手的優勢。

造船業的基礎，在殖民地時期已經奠定，從殖民地轉移到國家局勢的過渡期中，曾經短期中斷，此後又繼續繁榮。上等木料的大量低價供給，連同純熟人工的供應，這些便利，結果使造價低廉，船隻不但造來供給一七九三年左右僅次於英國的美國商船隊，並且出售於世界各地。像早期一樣，造船船塢大都位於北大西洋沿岸，雖然許多船隻是造來為西部河道國內商業之用，而一七九三年時少數出洋船隻是在俄亥俄上游建造的。

一八一二年戰爭之後，美國造船家的聲名遍及各地，世界任何要港中都可以見到美國所造船隻。一八一五至四〇年間，出售給外國人的船隻約重五十四萬噸。一八五四至五九年，歐洲人每年購買船隻五萬噸，可是美國造船業不幸達到它的最高峯，在進展中的因素注定了它的命運，促成它的衰落，美國商船隊也隨着它而衰落。

促成美洲航業衰落的一個因素是對帆船大加注重與不試驗出洋的汽船。航行於國內河道和沿海的汽船，數目雖然有增無已，美國人還是信任木質帆船，尤其是體面的海洋長途快船，不大注意走海程的蒸汽動力。可是英國，缺乏木料，卻富有煤鐵，開始試驗蒸汽推動的出洋鐵船。美國船薩凡那號部分用蒸汽力作初次航行，很少美國人認為蒸汽力能長久應用成功於海洋長途。薩凡那號由羅哲斯 (Moses Rogers) 率領，於一八一九年自喬治亞州薩凡那開往利物浦，沒有旅客貨物，因為很少人願意拿生命財產貨物在似乎幻想的旅行上冒險。在航程中，船上所裝置的引擎只供給動力六次，共計八十小時，其餘航程的動力是利用船帆。必需木料的巨大數量與早期發動機的不良，願出試驗的失敗。英國創造力和發明天才，受英國在建造木質帆船上屈居次位劣勢的刺戟，產出最初的航洋汽船。一八三八年，重量七百噸馬力二百五十四的西留斯號 (Sirius) 和重量一千三百四十噸馬力四百五十四的大西號，兩艘木質邊輪，全程用煤燃蒸汽力推動，分別自昆斯頓 (Queensdown) 與布里斯托爾到達紐約，前者費時十七天，後者十五天。兩年之後，加拿大人康納德 (Samuel Cunard) 得到英國

政府郵政補助金的幫助，組織成利物浦波士頓間的康納德汽船航線。其它各公司和艦興起。英國人繼續試驗汽船，直到證明汽船在速度上優於帆船。一八四三年，用螺旋推進器推動的大英號下水，大鐵船的試驗也證明成功。其它蒸汽推動的鐵船繼起，一八七〇年後，柏塞麥 (Bessemer) 鋼的船建造成功。內戰以後，依舊信任快船的美國人，開始覺察到他們的造船家正把首席讓給英國人，並且覺察到美國商船隊正趨衰落。

另一使美國商船隊衰落影響是國會協助美國公司，以留聲者；而英國大津貼這種公司，如一八三七年的半島東方公司，一八四〇年的太平洋汽船航行公司，以及康納德公司等。一八四五年，國會通過一件補助條例，授權郵務總長和美國船主人訂立郵務契約，最好是汽船主人。因為南方根據憲法立場反對以經濟協助航業的政策，國會在這方面不像英國國會那樣自由。經營紐約、哈佛爾、和不來梅間的海洋汽船公司一度每年得到二十萬美元補助。一時成功但運氣不佳的科林斯 (Collins) 公司，康納德公司的美國敵手，也得到補助，可是在一八五七年恐慌中失敗了。一八五八年，國會中止發給補助金的政策，雖然一八六二年以後美國船隊衰落，誘導國會重新採用海洋郵務費用，作為維持美國外洋貿易船隻的手段。對受有大量津貼的英國公司競爭，這事的趨勢，奪去美國船主人大西洋、太平洋、和南美貿易的一部分。

這些因素之外，還有其它促成商船隊衰落的因素。製造業、土地投機、運河、鐵道、和礦業發達擴張的結果，為資本的競爭更加厲害。因此以前達到商業路上的大量金錢，現在轉向其它目的地。美國商船隊衰落的基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內戰很久以前，但內戰顯出它的衰弱並開始它的衰落。南方聯邦巡洋艦對北方航業的破壞，和許多船隻的出售與外國以免損失，在美國航業上開始長期的不景氣，並且減削美國海員和美國造船家一度享受過的大感信。

沿海貿易

殖民地時期，沿海貿易不但在殖民地港口間的土產交換上，並且在分配進口貨上，都極端重要。接着獨立

後的時期中，隨着新國家的發達和各區物產種類的增加，沿海航業從一七八九年的六萬八千六百零七噸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二百六十四萬四千八百六十七噸。製造品、鐵器、魚類、水、甜酒、小船、鞋子、和其它商品分配於北方港口，交換南方的棉花、米、菸草、和海軍軍需品，而剩餘的農產物、糖、大麻、與糧食，和來自密西西必流域的棉花，取道新奧爾良到達大西洋岸。沿海商業發達得體積較對外貿易爲大。殖民地時期，航行條例只許英國船隻經營沿海貿易，這當然包括殖民地船隻在內。聯邦時期，各州管理航業。一七八九年，聯邦統一成立，對外國所建造且外國所擁有的船隻收一種禁止性的稅，後來在一八一七年航行條例之下，完全停止它們經營沿海貿易。

一八四八後，加利福尼亞成爲美國的一部分時，東西沿海間的貿易商業大有擴展。對東方的商業和捕鯨業發達起來。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見大大刺戟這實業，一八四九年，從大西洋港口開往西部海岸的船約七百艘。這實業起初在好恩角四週，但幾年之內，有些越過巴拿馬地峽，那裏美國人建築的鐵道於一八五五年開放。一部分走上陸路，越過尼加拉瓜地峽。船隻從大西洋港口航行到哥倫（Colon）或格來頓（Greytown），又從巴拿馬或布里托（Brito）到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之間，和其它太平洋沿岸港口。太平洋沿海貿易所用船隻當然是出洋的船，包括體面的快船。

內戰前的時期中，小快船是道地的美國沿海船隻，美國汽船早於一八〇九年行駛短距離沿海航程。首次定期的航線直到一八二五年左右才開行於長島海峽和波士頓與緬因沿海諸地點間。摩爾根（Charles Morgan）於一八三五年在墨西哥灣開一航線，一八四八年，美國郵船公司開始自紐約行駛汽船至南卡羅來納州、查理斯頓、新奧爾良、哈瓦那（Havana）、和巴拿馬地峽。自金礦猛進時候開始，太平洋郵船公司自巴拿馬開闢一條先鋒航線到舊金山與俄勒岡。內戰之後，鐵道呈現更嚴重的競爭，又因汽船愈代替帆船，許多舊航線合併了，并且在某種情形中。鐵道掌握着新舊路線。

國內貿易

當共和國初年，運輸事業還不佳時，國內貿易像在以前的時期中一樣，大體是地方性的。在分配經紀人中，城市和各種大小商店市場以外，最重要的是收貯、售賣、並交易無數種類食品、貨物、如商品的鄉村百貨店。整個時期中，百貨店仍舊是道地的零星分配者，雖然在售賣與零星貨物的分配上漸漸發生些專門化營業。在農村區域中，鄉村商店是交易之地，也是社會中心。它的營業方法原始、簡單、幾乎沒有變化，因為簿記和盤查存貨的系統方法幾乎沒人知道。

像殖民地後期一樣，小販也是所有舊區域中貿易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口移向西部，機敏的美國商人，運輸他們的商品，或用挑運、或用車載、或用馬馱、或用船裝，走過大路、納稅通行路、車路、小路，從東部到密西西比與以西地方、從緬因和其它北方區域到南方海灣地帶。貨物包括時鐘、廉價時表、錫器、黃銅紫銅物件、針、剪刀、梳子、鈕扣、和一堆其它奇巧小品。許多小販發了財，成為城市大商人或批發商人。小販頗有貢獻於造成美國實業，如在馬薩邱塞和康內狄格的河谷地區，同紐約和賓西凡尼亞的各區一樣。農村區域的消費者通常熟識小販，盼望他短促且定期的光降。隨着運輸與交通的改良，和社會的造成，舊時小販失去重要性，雖然一八六〇年美國還有小販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四人。那時期以來，小販漸漸變成挨戶推銷員或經紀人。

阿勒根尼山以西，從一八〇〇年先後到內戰時期，每年有平底方船順着俄亥俄、田納西、密西西比、和其它西部諸河下來，裝備為商船。這些船帶有一排架子和櫃臺，裝運着雜貨、鐵器、小物件、和酒類，在大田園和大小鄉村中，挨碼頭販賣。錫號角的吹聲，報告水上商人的到達。船繫定後，出售貨物或拿來交換農產品，把農產品帶到大城市或市鎮上轉手出讓。鐵道的興起是使船店生涯結束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西部人口更稠密了，那區域發展成一個大市場。

批發商業的中心起初限於沿海城市，特別是波士頓、紐約、費城、和巴爾的摩。十九世紀前半時期中，大商業中心發達於俄亥俄和密西西必流域，在皮芝堡、新新那提、路易斯維爾、聖路易、和新奧爾良這些城市中。來自舊東部的批發商常在新興的西部城市中開設分號。大商人的代理人游歷新地帶，尋求交易，在發展新的交易方法上，佔有重要地位。這些代理人在批發商人中散布信用消息上，也是重要。直到一八四一年，接着一八三七年恐慌中許多營業失敗之後，泰班 (Lewis Tappan) 才在紐約設立首創的商務代理店，為泰班公司 (A. Tappan & Co.) 的批發商號積大量信用消息。一八五九年，它成為鄧氏公司 (R. G. Dun & Co.) 十年左右之前，新新那提律師布勒斯特里 (John M. Brudstreet) 開設布勒斯特里公司。其它商務或信用消息代理店開始，但少數繼續生存。一九三三年，鄧布聯合的公司成立。

美國國內貿易有新區域繼續開闢的特色。舊西北部、舊西南部、諸大湖地帶、密西西必各新區域、和密西西必以西各區、包括遙遠的加利福尼亞與俄勒岡，已有殖民定居，準備新的市場。在西南平原上，密蘇里與舊西班牙屬，後來墨西哥的聖大費城間，發展一個有聲色的貿易。隨着一八二一年柏克內爾 (William Becknell) 在聖大費小路的開始遠征，商隊載運棉毛貨品、刀子、和小物件到那古舊、奇特、和詹姆士鎮同時建立的城市。他們運回金銀幣和金銀塊、墨西哥粗寬布、海狸皮、和騾子，有時雖有軍隊保護，印第安人的襲擊、盜匪、和草地上死亡，伴着這貿易的興起。對着有時的沒收、重稅、和墨國官吏的虐待，贏利常常很大；這貿易很少遭遇停止間斷，繼續到內戰以後。一八八〇年托皮卡 (Topeka) 至聖大費鐵道末段的完成，結束馬車路的重要性質。一八四六年，運往聖大費的商品價值估計一百七十五萬二千二百五十美元。一八四八至四九年的十二個月中，在路上經過的大馬車三千輛，人一萬二千，牲畜五萬頭，許多人是到加利福尼亞探索黃金的。一八四八年聖大費隸屬美國之後，開設有大商號，成為北墨西哥和阿里桑納與新墨西哥諸新興地帶的商品供應中心。梅西部另一貿易中心是鹽湖附近鹽漠中的默蒙居留地。在太平洋區域的許多區裏，新礦業居留地正開闢市場，在後來歲月美國的經濟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

第十三章 銀行業與金融

銀行業的興起

合衆國第一銀行，總行在費城，分行八處散佈國內各地，是共和國初年生活的一個重要經濟因素。當它的存在二十年中（一七九一至一八一—），它以供給資本與金融便利刺激了工商業；它服務政府，做政府的國庫代理人，成績卓著；它有益的、雖然不常被歡迎的、影響及於新興的州銀行，特別是以拒絕收受不能兌現的銀行紙幣，管制州銀行的紙幣發行。事實上，它的權力是引起別人對它敵視的基本原因。儘管它的良好工作和明顯利益，它的特許狀沒有得到續發。人們對鼓吹延長第一銀行壽命的財政部長卡拉廷的個人怨恨、政治的猜忌和傾軋，是否合於憲法的問題、與許多外國股東的反對，結果新特許狀法案只以一票失敗於參衆兩院。第一銀行結束業務，最後償付股東每股四百三十四萬美元。

這時期，航行問題使美國對英走上敵對的邊際，爲變更國家財政制度是個最不利的時期，因爲國家沒有其它適宜的國庫代理人，使政府可藉以進行財政運用。當戰爭開始，政府知道本身財政上還無準備，做下一件嚴重錯誤，愈來愈明顯。一八一一年，第一銀行停閉時，州銀行有八十八家；一八一六年躍到二百四十六家。各州大多數對它們的銀行不加管理，銀行享有發行紙幣之權，幾乎不受限制。一八一四年光景，銀行紙幣流通額膨脹，大部分通貨紊亂且跌價，硬貨流向歐洲，包括歐洲人在合衆國第一銀行投資的七百萬美元，使銀行界不得不停止兌現，除却在新英格蘭，那裏方法比較保守些。

政府籌應一八一二年戰費，大經困難，這次戰爭大約共用一萬一千三百萬美元。爲了取得亟需的稅收，關稅加倍。各種債券庫券發行。由各州分配的直接稅在共和國歷史上初次開始徵收，儘管遇到不少反對，國內所

得稅於一八一三年開始徵收，遲至一八一七年才取消。通貨紊亂使政府財政很感困難。戰爭結束之前，已經計畫定一個合衆國第二銀行，許多反對第一銀行的人士現在都改變却他們的見解。

一八一四年，由於財政部長達拉斯 (Alexander J. Dallas) 的推薦一個新中央銀行，國會辯論過若干種擬具的政策。達氏指出這一種機構的需要，強調這種機構在協助窮困的國庫上與在恢復國家健全貨幣制度上的必需。一八一五年，一件銀行法案通過於參眾兩院，但麥迪孫總統不予裁可，不是因為憲法問題，而是因為麥氏不同意所有規定。後一年，凱爾洪領導的一件銀行法案提出國會，獲得通過。這法案做效達拉斯部長上次所建議的計畫。克萊雖曾反對給合衆國第一銀行以新特許狀，現在他贊助這計畫。他離開議長席，聲明他受他的本州訓令，令他投票反對第一銀行的繼續特許，但現在環境的力量和經驗的發見改變了他的見解，他確信銀行是需要的。他贊成國會具有特許銀行的「建設權力」。可怪的是韋白斯脫領導的國會中聯邦主義派，反對這法案，但這案子於一八一六年四月成爲法律。這銀行早年在首任總經理瓊斯 (William Jones) 之下，管理不良，瓊氏於一八一九年退休。後來多少年，由它的總行和若干分行管理，大體良好。

一八一九年的恐慌

合衆國第二銀行雖有力量強制州銀行恢復兌現，并且採取較保守的方法到某種程度，但它不能阻止一八一九年的財政危機。多種原因應負那災難之責。過度膨脹的歲月鼓勵土地與商品的投機事業，這投機事業因銀行貸款的過度擴展而成爲可能。當物價波動，州銀行通貨和合衆國第二銀行所創的貸款緊縮，刺破通貨膨脹的虛局，促成商業崩潰。例如棉花，跌價百分之五十。助成恐慌的原因是外國貨物的充斥氾濫於美國，而美國製造家還無力和它們相競爭。聯邦政府因爲不景氣開始以前戰事稅收已經取消，也感到財政困難。

因爲財政困難增加並且延及全國，許多銀行停止兌現。合衆國第二銀行經國會調查，並通過一種財政復原的程序。工人失業，銀行破產，商人倒盤，州行政官的售賣加多，負債被監禁增加，到處困難極多。工業家舉

行會議，歸罪他們的困難於本國工業的缺乏適當保護，以致不能對抗廉價出產、欺詐的貨單、長期貸款、和無限制的拍賣，而美國被外國貨物所氾濫。請願書送到國會，請求廢止進口關稅貸款並增加若干種工業的保護。但經濟問題依舊嚴重時所起草的一八二〇年法案的陷於失敗。債戶呼籲救濟的立法，但沒有多大成功。政府除却廢止應用於公地售賣的貸款制度外，沒有做什麼。不景氣在新英格蘭並不像在其它各處那樣十分嚴重，因為新英格蘭有較好的銀行事業和通貨制度，很不相同的工業，與航海事業。一八二一年光景，繁榮回來，不景氣的影響消滅。

合衆國第二銀行

合衆國第二銀行取得期限二十年的特許狀。它的公認股本計三千五百萬美元，其中五分之一為聯邦政府所認購。管理權委託於一個二十五人的董事會，董事五分之一為合衆國總統所任命。它的權力在許多方面類似第一銀行所得的。它可以發行紙幣，數額到它的股本，並必須兌現紙幣和存款，如果不能兌現，要付罰金百分之十二。它成為政府的國庫代理人，期待政府存款，不付利息，轉匯公家經費，不取手續費。為酬答它的特許狀，它需要付與政府紅利一百五十萬美元。

第二銀行的總行，和第一銀行一樣，設在費城。分行設在巴爾的摩、紐約、波士頓、和全國各地城市裏。一八一九年財政危機中，有人企圖在國會廢止銀行的特許狀，對銀行的敵視發生。若干州向各分行徵收重稅，目的在處分它們。馬里蘭在這方面的行為促成一件提到最高法院的案子，一八一九年麥克喀羅 (McCalloch) 對馬里蘭案。大法官馬沙爾 (Marshall) 的判決，支持國會特許銀行的權利，宣告馬里蘭向銀行課稅的法律違憲，因為馬氏指出一個州向聯邦政府所立機構課稅的權利等於毀滅它的權力。西部各州尤其反對這判決。肯特基先鋒報 (Kentucky Herald) 在評論這事說，「這不法的怪物使我們增加負擔。一個憲法所無，我們知道它有壓制人的和有復仇行為的組織，將向我們課稅。……假使銀行未得我們同意將向我們課稅，……假使這些分

行將兌繳州的賦稅，我們寧可放棄我們的憲法，回到一個附屬區域的地位。」

在多數方面相類似的第二件案子，於一八二四年經最高法院判決。銀行分行已經分設於新新那提和俄亥俄州的齊利科特 (Chillicothe)。立法議院向每家分行徵收年稅各五萬美元。因為銀行不肯繳納，一位帶有拘票的州官吏進入銀行庫房，強取去價值等於稅額的證券。銀行提出訴訟，告到法院。一八二四年，最高法院判決奧斯本 (Osborn) 對第二銀行一案，依照麥克喀羅對馬里蘭前案之例，宣告俄亥俄的稅法違憲，指令歸還強取去的款項。

一八一九年，齊夫斯 (Langdon Cheves) 任總經理，一八一三年，畢德爾 (Nicholas Bidle) 繼任，在這兩人領導之下，第二銀行發達了。它穩定通貨，並在美國整個銀行業機構上發生一種保守性的影響。但它未有權力防止新興的投機浪潮，因為州銀行數目大有增加。在這時期中，它的合於憲法的生存權利被人詰難，當它的特許狀滿期，它的事業便告結束。

當傑克遜就任總統，他攻擊第二銀行，並且不顧最高法院判決案，在他每年度的咨文中提出第二銀行的是否合憲問題。他的動機有兩件事，一是他認為畢德爾在總統選舉中反對過他，一是不信任銀行。在答復畢氏徵詢他的見解的信中，傑氏聲明他本人不是經濟家或財政家，家層愈來愈明顯；但他從閱讀南海騙局 (South Sea Bubble) 的故事後，他掛慮一切銀行；他又疑問到國會是否有權利特許哥倫比亞區以外的銀行。傑氏對銀行的公開攻擊，促成他的政敵用重新特許銀行遺事為一八三二年競選的爭點。畢德爾經克萊、韋斯脫、麥克杜非 (衆議院籌款方法委員會主席)、甚至若干凱爾洪黨徒的德意，當舊特許狀四年期滿時，正式國向會請求繼續特許。規定第二銀行延長壽命十年的法案由極大多數票通過國會兩院。反對傑克遜的人士確信傑氏將不裁可這法案，這樣，提供出一個爭點，使他們可以藉那爭點在下次競選中打倒傑氏。

不出所料，傑氏不裁可銀行法案，並且把它送還國會，附帶一封強硬的不裁可咨文，意在成為競選文件。咨文是否傑氏本人、或立文斯敦 (Edward Livingston)、或另外某人所作，這裏無須研究，因為咨文確是表

示傑氏的見解。他強調銀行是一種壟斷事業，享受政府的特別恩惠，犧牲公衆，他企圖激起一般情緒。他強調他的認識，說銀行的一部分權力和特權是憲法沒有授予它的，這種權利和特權破壞各州的權利，危及人民的自由。他否認最高法院關於銀行是否合憲問題的終局判決。他指出外國人擁有銀行股份的大部分，戰爭發生時銀行將成內部敵人，用這論調，他企圖喚起全國反對銀行的情緒。他最後懇求大衆——這文件實在是爲大衆看的——注意暴虐的財富與誠實的貧困間多年的衝突；強調他的見解，說許多富有者不滿於平等的保護和平等的利益，而乞求過我們用國會的條例使他們更富。這樣，延長銀行壽命問題成爲一八三二年競選的一個政治爭點。

傑氏的再度當選和他的同黨在國會中佔有多數，判定合衆國第二銀行的命運。儘管所有人能做到的反對傑氏，包括畢德爾在內反對他，這位新奧爾良英雄依舊是大衆的偶像，而針對銀行的一擊是與西部哲學相一致。畢德爾和他的朋友們不肯承認大選的意見爲終局的，因爲在一八三六年結束銀行與其分行的營業，將要收回大量借貸，撤消許多銀行通貨的流通，以及提出政府存款；他們認爲這事不能立刻辦理，否則造成不幸。因此畢氏仍舊抱着希望，深信爲避免這種禍患起見，國會將通過法案延長銀行的特許狀，甚至不管總統的不裁可。但傑氏完全顧及這局勢，決心漸漸提出政府存款，這樣最後能完全停止，不致引起經濟激變；他並深信三年功夫已夠使銀行結束業務，不致損傷到國家財政制度。

在傑氏當政初年，雖有過若干次委員會調查第二銀行，可是他在一八三二年十二月致國會的咨文中，要求另一次調查，斷言他認爲存款不穩。一八三三年三月，衆議院採取決議，聲明該銀行情形健全。儘管如此，傑氏還進行提出存款。他仔細選擇州銀行（寵愛的銀行）之後，召集內閣，說明他的目的，並承擔提取政策的責任。因爲受命辦提取之事的財政部長杜安（W. J. Duane）拒絕發布提取命令，傑氏辭退杜氏，改任坦尼（Roger B. Taney），坦氏實行總統的志願。「提出存款」包括於命令政府國庫代理人勿再存放款項於合衆國銀行。政府經費存在該行中者約六百萬美元。要漸次清查，直至提清爲止。一切新款項須存放在指定的州銀行

中。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國會開會時，收到商人和其他人士許多請願書，請求取消這命令。

傑氏坦氏也向國會報告他們的措置，說他們認為第二銀行不健全。銀行的朋友和它的敵人間，接着發生嚴重的黨派爭執。一切結果，使參議院採納非難傑坦二氏的決議；幾年之後，這些決議從記錄中被刪削。因此傑氏對銀行的鬥爭完全勝利。第二銀行的特許狀滿期於一八三六年，期滿停業。畢德爾爲賓西凡尼亞合衆國銀行取得一個州特許狀，繼續到一八四一年商業不景氣時期，才宣告破產。

一八三七年的恐慌

一八三七年的恐慌是空前未有且最嚴重的財政與工業變亂。它實在是一串的不景氣和局部復原，一直繼續到一八四三年。原因複雜。過度投機事業和信用過度膨脹——大多數不景氣的基礎——應負大責任。西部土地投機事業是一個因素。一八三三年的公地售賣總額爲三百九十萬美元，一八三六年達到二千四百八十萬美元。用於這種投機事業的款項，大部分是借貸來的，特別是向「野鷄銀行」借來的，這種銀行的數目，增加得極速。內政改良的制度已經計劃且付諸實行，州債務也已膨脹。私家公司開鑿運河，鐵道興起，和工業發展，迅速增加國家的負債，到實際安全以外的地步。一部分不斷增長的人口增加應用奢侈品，是一個輔助的因素。這時進口漸次超過出口，探察嚴重普遍不景氣的原因，必須注意到這事。主張提高保護主義者在衰落的關稅上找到恐慌的原因，這當然是個值得辯論的問題。因爲有許多複雜的基本原因，若于起事件促成危機。

一八三四年，合衆國第二銀行受到傑克遜打擊的致命傷後，政府企圖儘可能廢除紙幣，改用金幣。一七九二和九三年的貨幣條例規定金銀比例爲一比十五，但兩種金屬的市場比例，直到一八三三年爲止，大約是一比十五·六。這保持黃金市價於額面價格之上，結果黃金不能繼續流通。因此一八三四年貨幣比例改變爲一比十六，獎勵黃金造幣。一所馬力運轉機器的新造幣廠成立，用種種鼓勵方法來發展貨幣制度。例如企圖廢止小額紙幣並增加銀幣流通，海關收稅人員和公共款項收款人只許收受指定形式的通貨。爲協助硬幣運動起見，總統

於一八三六年發布他的著名硬貨布告，規定購買公地，應用金銀。這發生抵制西部土地投機事業的效力，並加速一八三七年的恐慌。同時光景（一八三六年），國會通過一種法律，以攤付方法將政府節餘分配給各州，引起存款銀行在舉足輕重時緊縮它們的信用。另一個幫助促成恐慌的因素是英國的金融危機，包括威爾克斯（Wilkes）、威爾德（Wilde）、威金（Wiggin）三家英國公司的失敗，這三家在美國棉業與信用貸款上擁有利益。英國和其它歐洲債主開始收回他們的借款，並拿美國證券要求硬貨。還有另一個不利的因素是一八三五、三六、和三七年的農作物歉收，在不景氣當中，不幸繼續到一八三八年。農作物歉收降低農民購買力，增加當時的問題。

一八三七年年初便已體驗到正在前來的風潮形迹。那年五月，紐約各銀行停止兌現，美國國內其它銀行隨從其例。所有金屬通貨銷聲匿迹，紙幣紙票替代輔幣。許多工商業公司自發通貨，許於將來兌付。成千成萬個人與公司破產，各種工業弛緩下來。許多工廠工人、技工、和勞動者失去工作，新舊工業城市中心同樣增加艱難與貧困。一八三七年年底之前，當麵粉和其它食物因農產歉收而漲價，東部各州工廠倒閉十分之九。紐約有要求麵包、肉類、房租、燃料必須跌價的傳單標語。美國各地有許多人餓死，因為政府沒有設法救濟難民糧食，慈善團體又無力完全應付局面。南方與西部同東部一樣的遭受着扼緊全國的不景氣僵手。

聯邦政府不久也覺得本身處於嚴重困難中。分配給各州的節餘，現在像雪一般在陽光下融化，第四次攤額始終沒有償付。范布倫總統恐怕擁有政府證券的受寵銀行要失敗，請求國會規定一種獨立的國庫制度，政府證券可藉此保存在國內重要城市的庫房中。一八四〇年，這制度完成，政府財政此後完全脫離銀行業系統。一八四一年，國會也不得不通過破產條例，規定自動破產。在那條例規定之下，免除債務者約有四萬人，債款總額約四萬五千萬美元。條例通過的時候，國內銀行紙幣的流通額衰落極快。一八三七年的流通額計一萬四千九百萬美元，一八四二年降到五千九百萬美元。州政府陷於嚴重困難。它們竭力想使國會承擔一切州債，但沒有成功。不景氣時期，有八州和一附屬區域不履行它們的證券利息。阿堪薩斯、佛羅里達、密西根、和密西西比都

抵賴全部或一部分證券發行額。外國投資者和美國證券執有者遭受損失。恐慌影響及全國的個人和團體，復原來得很慢很苦。

獨立的國庫制度

范布侖總統在一八三七年所擬訂獨立的國庫計畫並非完全新事，因為多少年前，哲斐孫已經擁有計畫，政府官吏將因此照料政府款項；一八三四年，維基尼亞眾議院議員戈登 (William F. Gordon) 擬具一種獨立國庫制度，作為一件法案的修正。范氏在他致國會咨文中，主張政府既在財政上有良好基礎，可以不再需要依賴銀行，如共和國初年那種情形。他公言州銀行不是穩當的公款保管人，國家銀行也令人不能滿意。他指出國家經費在銀行的手裏，由於信用過度膨脹和輕率的投機事業，造成嚴重後果。他鼓吹政府會計事務脫離私人和公司的事務。反對范氏建議的人們，強調政府銀行的危機，這種政府銀行是在總統控制之下由官吏所管理。自由黨領袖，包括克萊和韋白斯脫在內，連大部分民主黨人，都提出強硬反對；民主黨人反對這種制度將造成對州銀行的限制。直到一八四〇年，才通過一件法案，建立照料政府經費的一種新制度。

獨立國庫或分庫條例規定在華府及其它主要城市建设政府庫房，一切公款須保管於庫房中，只有合眾國財政部與其會計代理人可以處理公款。在受寵銀行中的政府經費被提出，新制度開始實施，但沒有久行。自由黨在一短期內得勢之始，便於一八四一年取消建立獨立國庫的法律，又將政府經費存入受寵的銀行，並且籌設第三合眾國銀行。如果哈利孫總統在世的話，自由黨的這部分計畫也許已付實行。但這位老狄普卡諾 (Old Tippecanoe) 就職一個月後便逝世，而維基尼亞的台勒，實在是位主張州權利的民主主義者，繼任為總統。他不敢可銀行法案，結果自由黨的大計畫趨於崩潰。

自由黨草擬有一個建立合眾國國庫銀行的計畫，這銀行可以免却舊日憲法的反對，因為它的總行將設在哥倫比亞區，分行只能經各州同意而設立。台勒不裁可這案，認為違憲。國會起草一件新法案，準備一家合眾國

國庫公司，並設法克服總統的反對。可是台氏決意不批准任何銀行法案，把它駁斥退還。內閣憤怒蔑視而辭職，除却國務卿韋白斯脫仍舊在任完成有關東北疆界和其它問題的對英談判。自由黨人發表宣言，宣告他們和總統完全脫離關係，直到他們短期的勢力告終。

一八四六年，民主黨得勢，獨立國庫重新成立。華府的新國庫建築，同費城的造幣廠與新奧爾良分廠成爲存款地方。分庫設立於紐約、波士頓、查理斯頓、新奧爾良、和聖路易。後來又增設分庫。一八六三年的國幣條例實質改變這制度，一八一三年的聯邦準備條例又改變國幣條例。其它改變時時都有，最近的是一九三三和三五年銀行條例所定。

州銀行業制度

當合衆國第二銀行的晚年，州銀行興起如雨後春筍。一八二九年美國有銀行三百二十九家，一八三七年七百八十八家。它們發行無數紙幣，大部分成爲毫無價值。這種通貨廣泛用於投機事業，是促成一八三七年恐慌的一個因素。不景氣年年中，許多銀行的崩潰和銀行股票的跌價造成許多人的困難和破產。外國投資者損失重大，因爲高利率吸收許多歐洲人到美國金融市場上。

合衆國第二銀行壽命告終，從整個上看，雖然健全的制度在少數區域中發展，美國却進入一個鬆弛的銀行事業的時期。若干州裏，銀行管理良好；大多數各州中，限制的缺乏造成疏漏的銀行業。野鷄銀行業當然不是新事實，因爲它在一八一二年戰爭時期便已興旺。不加商業以束縛的放任理論，結果使這時期的自由銀行業常是沒有管制，和廢除若干銀行因特別特許狀而享受特權。在許多西部和南方各州，沒有資本，有時甚至沒有營業地方，也能開設銀行。在這種情形中，必需的一切，是存放州庫庫券和州發行的證券，作爲許可發行紙幣的擔保品。因爲一般州證券已經跌價，成爲廢紙，所以發行的銀行紙幣常常無法可靠。也有只借來硬貨設立的銀行，讓銀行委員或其他官吏看看它有實際資本。這時期中最嚴重的銀行界惡習，是：不充分或無效率的監督，

借資本來開設銀行，過度紙幣發行的許可，認真兌付紙幣規定的缺乏，紙幣劃一性的缺乏，使人易於偽造而真正價值不明，和借款的不可靠，因為銀行想流通它們的紙幣，不大注意到準備。這種制度阻礙商業，因為商人須要熟悉偽發現者，並且須要時時知道給付貨價和借款的紙幣價值，而貸款大都太自由太容易。

可是健全的銀行制度發展於美國有些區域裏。一八一八年蘇福克銀行 (Suffolk) 在馬薩邱塞取得特許狀，它允許照面值兌現任何新英格蘭銀行的紙幣，假使發行的銀行依照它的資本保存有準備金二千美元或二千美元以上，並存放足夠款項以兌付其到波士頓的紙幣。許多鄉村銀行起初不肯保存永久準備金於蘇福克銀行，但當蘇福克銀行開始收款並且持鄉村銀行紙幣要它們兌現時，鄉村銀行不得不守那規則。一八二四年，波士頓各銀行參加蘇福克銀行使這計劃在全部新英格蘭發生效力，因此形成那區域的清算制度。若干件馬薩邱塞法律加強這計畫，其中一件通過於一八五八年，規定紙幣和存款須有百分之十五的準備金。

紐約州也建立一個穩定的銀行制度。為減少那時盛行的銀行弊害起見，一八二九年，人們提出一種計畫，規定每家在州裏組合的銀行每年必須繳納等於其股本千分之五的安全費，直至達到千分之三十。銀行破產清算時，可以動支該費以清理餘債。這實際是一種互相保險的計畫。這法律並規定一切銀行每年至少要有三次檢查。當一八三八年紐約立法議院通過一種法律，允許任何個人或一羣人經營銀行業，並流通有股票、證券、抵押單、或州管理人所認可保管的抵押品作保證的紙幣，這制度屈服於自由銀行之下。這法律的一件修正案規定擔保品應限於州證券與國家證券。這計畫為有些西部各州所倣效，成為內戰時期所建立的國家銀行制度的範本。

西部大部分雖願意無約束的銀行事業，可是若干州還試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其中許多因為政治、腐化、和無效率而遭遇不幸，但也有一些例外。印第安納州銀行，資本半數為州所有，成立於一八三四年，倣效合衆國第二銀行的藍本。一八三七年恐慌，它停止兌現時，它恢復並提供一個穩定的制度，直到一八五九年它的特許狀滿期。一八四五至五六年的俄亥俄州銀行和州內各分行，也提供一個良好的銀行業計畫，併合安全費與證券

保管看法。一八三七年恐慌後，路易斯安納產生一種極良好制度，結束那裏鬆弛的銀行業。一八四二年的條例設置一個通貨局，賦有寬泛的監督權。存款獲得保護；規定三分之一的硬幣準備額；禁止銀行經營投機事業；銀行紙幣必須每天交換，硬幣清算必須每星期處理。這制度的價值明顯於一八五七年，因為新奧良在那次不景氣中比美國其它商業城市的損失為輕。路易斯安納計畫，像紐約制度一樣，影響及國家銀行制度的組織。

證券交易所的興起

由於各州以特許狀給予公司組織，同新國家發達而增加的股票證券，起初由經紀人買賣交易，並且時常拍賣。公共證券，包括合衆國的與各州的債券，同樣受處理。一七九二年三月，一羣經紀人，包括布萊克父子 (A. L. Blacker & Sons)、埃塔 (J. Pintar)、麥克愛佛與司克來 (McEvoy & Brindley)、科特蘭與佛瑞爾 (Cortlandt & Ferrers)、和傑與蘇頓 (Jay & Sutton) 諸商家，為舉行中午公賣，輪流售出起見，早在紐約華爾街二十二號開設一所辦事處。同月後幾天，這些商家中的幾家連同一羣其他經紀人商人，一共二十四人，在華爾街一樓篠蘇樹下開會，簽訂協議，組織一個證券市場，這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先驅。聯邦債務的償還，州債的承擔，合衆國第一銀行的設立，銀行、保險公司、納稅通行路公司、和運河公司的增加，給股票與證券的交易一個刺激。

一八〇〇年，一家證券交易所組織於費城，一年之前，一家成立於倫敦。一八一二年戰爭時的商業擴展是一八一七年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組織的局部原因，交易局直到一八六八年才改爲現在的名稱。其它城市中也有證券市場興起，但紐約證券交易所是美國主要證券市場。

當證券交易所的初年，所員可以交易各種證券，很少限制。因此壞股票和好股票同樣有機會得到買主的注意，因為好壞之間沒有區別。最後，這缺點經人認識並被撲滅。管理實行；只有最好的股票證券可以交易；一

切可以在交易所買賣的證券，開列在一個公認的表上。

紐約證券交易所成立之後，證券交易的容量激增。內戰前的時期，鐵道股票和礦產股票，一八五九年以後，石油股票，都大量成交。州的和市的債券大量發行。工業證券數量增加得較慢。大量資本來自外國，但外國投資者一般與其選擇工商業和銀行股票，寧可選擇公債和鐵道證券。

一八五七年的恐慌

隨着一八三七至四二年恐慌與不景氣後的復原，下一次的週期性恐慌於一八五七年來到。因為在工業發展、鐵道建造、土地投機、和管理不很完善的州銀行業的擴充中，投機行為已經盛行，墨西哥戰爭後的十年是個物興時期。銀行紙幣流通額從一八四三年的五千八百萬美元增加到一八五七年的二萬一千四百萬美元，同時期中，公債從二萬五千四百萬美元跳到六萬八千四百萬美元。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和極西部發展的開始，也刺激投機的進取心。信用再度擴張到破裂點，美國陷入不景氣的深淵。

恐慌開始於新新那提俄亥俄人壽保險信託公司紐約分公司的倒閉，該公司和美國各地有金融關係，對東部金融商家欠有鉅額債務。紐約城所有銀行，除却一家，都停止兌現，各地所有銀行幾乎都照例而行。幾個月中，工業幾乎癱瘓。股票證券落價，物價慘跌。鐵道公司破產者有意利諾中央、紐約意利、和密西根中央諸公司。東部工業地帶和中西部小麥出產地帶的不景氣最為嚴重，這兩地帶被銀行倒閉所打擊致命。在大工業中心，工人舉行抗議大會，斥責投機者，紐約證券交易所、銀行，和富有者，認為他們要負不景氣的責任。

棉花出產地帶和南方，所受影響一般不像其它區域那樣嚴重。南方投機事業遠較北方為少，農產物豐富並且比較繁榮。恐慌在大多數南方地帶中當然有些影響，因為物價波動，借款更難磋商，但棉花、菸草、和其它農產物的出口並未遭受阻礙。結果，許多南方人士漸漸覺得他們的區域經濟上較北方為健全安定，當後來的幾年艱苦歲月中，分離主義者強調他們的信心，說南方假使建立它本身的金融制度，完全脫離北方而獨立，南方

將更良好。北方保護主義者認為低率關稅政策是恐慌的一個主要原因，他們所倡的增高關稅議論，也引起南方的疑懼，造成南方脫離北方經濟支配的願望。

第十四章 內戰

地方背景

始終存在於美國發展中的地方主義氣象，產生區域的衝突、競爭、與不和。氣候、地理、土地、天然資源、與種族文化背景的分歧，自然表現出不同的觀念與理想。早期孤立的殖民地不久由三個界限比較明顯的區域繼起，這三區是新英格蘭、中部殖民地、和南方。內戰時期先後，至少有四個重要區域，包括東部（新英格蘭與中部各州）、舊南方、西部、和西南部。衝突前夕，更廣大的區分顯露出兩個大區域：北方和它的新興工業生活，南方和它的農業經濟。在一七八九年以後的時期中，美國人的統一感覺發達，但許多地方性的爭點多多少少妨礙着國家主義的趨勢。最嚴重的爭論引起內戰。

共和成立後，美國的發展最爲顯著；一八六〇年左右，它已包括極大領土。它的人口增加十倍。它的國富遠過先代開闢者的夢想。大城市興起。工業正改變北方的生活。可是美國還是以農業爲主，大部分人民是農人。

內戰前夕，新英格蘭與中部諸州的工業有顯著進步。商業和金融大半操在東部人士手裏，也極發達。東部工、商、農各階級的利益常常嚴重衝突，支配的集團要求保護關稅，實業特權與補助，和健全的銀行制度。這時期大部分期間中，南方和西部的農業利益團，力量足以阻礙這些政策，如見於戰前幾年徵收高率關稅的失敗，見於少數給予商業的聯邦補助，並見於一八三六年中央化銀行制度的被否決。

這時期西部提出的要求中，政府對改善內政的協助是最緊要的。除却布蘭大道，聯邦投資在西部運輸事業的經費不大。地方和各州必須發展其本身的金融計畫。西部也要求不取費的土地，不斷被東部所反對。直到

十九世紀中葉，政治家才認真主張給無地者以免費土地。一八五二年衆議院通過一件宅地法案，但被參議院所否決，十年之後，分配免費土地的政策才成法律。這時光景，西部人士顯然可以做政治的盟友，東部西部間在戰事上的合作，終於促成一八六二年的宅地條例。西部反對嚴格中央化的銀行制度，合衆國第二銀行讓渡以後，這事也成功。許多西方人士願意鬆弛的銀行制度和充分鬆動的金融，但西部有些州制度是嚴格且高度管制的。一般的說，西部反對保護關稅，但由於那區域工業發達，主張保護稅者也加多。

舊南方一般反對保護關稅，除却十九世紀前期，尤其在一八一六年，當它希望發展工業的時候。南方對中央化的銀行制度、對以國家力量改善內政、對商特業權與補助，都提出異議。西南部的利益在許多方面近似舊南方的，那裏的向西發展就是南方與經濟生活的擴展，這可以特別見於產棉上。但西南部希望內政改良與免費土地，這些舊南方所反對的要求。

南方

拿南方（包括西南部）作一個完整的單位看，說它是個農業區域，是正確的。農業是主要利益，棉花的出產和銷售在南方經濟社會生活上，同在政治經濟上，具有甚大重要性。住居於四千人或四千以上市鎮的人口，不及百分之八，而這些人大半依賴鄰近農業社會而生活。但南方沒有工業的想像是錯誤的。內戰以前，維基尼亞、田納西、和肯特基的許多地方已有鋸鐵爐和鍛鐵場發達。維基尼亞州里士蒙的特瑞德格 (Tredgett) 鐵工廠漸漸和一些皮芝堡的工廠相匹敵，因為一八六〇年，那工廠包括有軋鐵場、鑄造場、機器場、和金工場。它們出產各種鐵製品，也出產機關車和各種鐵道裝備品。若干區域出產許多煤。棉織廠也建築於南方，但棉織工業比較微小。工廠工場的數目，也沒有激增。南方在一八六〇年出產的製造品，不及全國出產的百分之十。

南方領袖承認南方在人口上、在工業上、在運輸、商業、和其它方面的經濟發展上，愈來愈落在北方之

行。許多南方人士鼓吹工業的重要。一八三七至三九年間，奧格斯大 (Augusta)、查理斯頓、里士蒙、和諾福克等地舉行過「直接實業」會議，一八四五年孟斐斯 (Memphis) 舉行類似的西南會議。這幾大會議是一八五二年至五九年間陸續在巴爾的摩、孟斐斯、查理斯頓、新奧爾良、里士蒙、薩凡那、諾克斯維爾 (Knoxville)、蒙哥美利 (Montgomery)、和維克斯堡 (Vicksburg) 開會的南方商業會議的先驅。來自南方各地的代表出席會議，討論各種計畫。許多人認為南方在金融和工商業上依賴北方的從屬關係，造成南方財富外流和經濟衰弱。提倡經濟事業的計畫規定有：建造南方橫越大陸鐵道，建立南方外洋貿易的汽船航線，改良港口與航船便利，提倡對歐洲與拉丁美洲的貿易，以獎金津貼鼓勵南方工業，徵課對北方製造品的不公平稅收，與提倡工商業教育。儘管這些計畫用來擴展南方經濟生活，可是成就很少。

棉花成爲南方主要農產物。革命之後，棉花雖還沒有成爲美國的商業性農產物，可是一八六〇年的產額達到三百八十四萬一千四百十六包的顯著數字，那時棉花出口佔全部美國出口貨的百分之六十一。棉花供給英國和新英格蘭工廠做原料品；由於南方集中於產棉，它爲北方製造品、並爲西部穀類與畜牧產品提供銷路。棉花成爲南方的主要商品農作物，但南方的不斷種植和地力消耗造成西向移動，尋找更好的新地，直到棉花與奴隸制從大西洋岸向西移動擴展到德克薩斯地帶。一八六〇年左右，密西西必、阿拉巴馬、和路易斯安納出產美國棉產總額半數以上，而德克薩斯的產額超過南卡羅來納。

一七九〇年，殖民地時期南方主要土產菸草，在美國出口貨表中名列第一。可是這革命挫折後的復原是暫時的。歐洲戰爭時期中國際貿易的困難，對棉花的展開競爭，國外對小麥的需求，一八一二年戰爭後英國鼓勵西印度進口業的企圖，和對古巴、蘇門答臘、哥倫比亞等地的競爭，影響美國菸草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一八二〇年後，舊水準才告恢復，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菸草出產才有真正突進。這時光景，種菸已擴展入密西西必流域。一八五〇年，肯特基、田納西、俄亥俄、和密蘇里，比阿勒根尼山脈以東各州出產較多的菸草，雖然維基尼亞保持領導地位直至一八六〇年。西部處女地所出的產物，不斷和舊區域的菸草在外國市場上相競爭。略

易斯維爾、聖路易、和新奧爾良成爲西部菸草貿易與製造的重要中心。

一八五〇至六〇那十年中，菸草總產額增加到兩倍以上。這應歸功於一般商業擴展與繁榮，歸功於金黃葉種——顏色較舊種爲淺——的發現與出產，這新種相當刺激起消費；歸功於替代炭火製法的熱氣煙製新法。菸草的銷路，由於生活標準提高，也有發展，因爲以前吸食雪茄是一種有社會地位的代表。在舊南方，里士堡、林亦堡 (Lynchburg) 和彼得堡 (Petersburg) 是菸草工業重要中心，北卡羅來納州達爾漢 (Durham) 正開始非凡的生涯。北方菸草工業中心當中，紐約與費城是特出的，尤其在雪茄出產上。

殖民地時期開始的稻米生產，相當發展。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沿岸的種米大田園是財富與文化中心，雖然在許多情形中由監視的工頭經營，因爲富居它處的地主害怕低地的瘴疾。大田園與其溝渠、水閘、和灌水排水的水門，那種灌溉方法，代表農業工程的一種成就。條播機和耙子普遍應用，打穀機也被採用。一八二〇年後，蒸汽開始在打穀場中用作動力，結果打穀場由大田園移到市鎮中。稻米產額不像內戰以前十年中棉花菸草那樣發達，從一八五〇年的二萬一千五百萬磅降到一八六〇年的一萬八千七百萬磅。內戰給南方地帶的產米一個打擊，雖然後一代中部分復原。但從前奴隸在不衛生的沼澤地工作且無費的黑人勞力，現在已沒有，破壞性的暴風雨，和西南部產米增加的競爭，結束卡喬兩州沿海的產米大田園。二十世紀時，它們已經消滅，除却富有者作爲沼澤或獵地。內戰之前，西南部路易西安納、密西西比、和阿巴馬稍有工業發展。十九世紀後期，路易西安納成爲美國的主要產米州，近年來德克薩斯和阿塔薩斯有重要收穫。

糖的出產也重要。一七五一年耶穌會教士從聖多明各將甘蔗傳入路易西安納。此後五十年中，甘蔗用於製造糖漿加烈性酒精。一七九五年，博瑞 (Bienville Port) 發現使糖漿成粒的良好方法，刺激起那地帶的種蔗。一八〇三年路易西安納成爲合衆國一部分時，甘蔗是此後一種確定的農產物。墨西哥灣沿海和舊南方各地都種蔗，供製造酒精之用。一八一八年，美國產糖總額只二萬五千大桶，幾年之後，用蒸汽力榨蔗給這實業一個刺激。

甘蔗的出產波動得最無定軌——因為糖和棉花多變的價格，主要原因是關稅變更。例如一八三五年，糖價跌到每磅六分錢，在產價之下，次年大多數種蔗者改種棉花。一八四二年，棉價下跌，那時新關稅率對每磅紅沙糖只課稅二分半。許多種棉者改種甘蔗。十九世紀中葉前後如此後多少年中，種棉興旺，價格也足夠阻止南方糖產的再進。研究這些波動，我們該注意到水災和毀滅性的早霜影響。儘管有這些變化，產額從一八二三年的二萬不足額噸左右增加到一八六一年的二十七萬。一八六一年光景，產糖大田園用奴隸十八萬人，勞力從大西洋岸的向西流動增加了奴隸的價格。這種實業雖然伸展到德克薩斯的巴拉索斯 (Brenos) 河區，而喬治亞以東地帶也出產甘蔗，一般限於路易斯安納。

大田園制度淵源於殖民地時期的菸草生產。內戰以前諸年中，大田園制度達到頂點。這時光景，它以棉花、菸草、稻米、甘蔗的種植為基礎，雖然棉花成為南方經濟生活的最大勢力。大田園和大宅邸、奴隸住所、倉房、貯藏庫、田地、果園、蔬圃，多多少少依賴着西部，同樣依賴南方以取得製造品。南方生活各方面都受大田園制度支配，雖然一八六〇年時，八百萬以上的人口，約有三十八萬三千人在大田園制的各州擁有奴隸，其中擁有一百名或百名以上奴隸的地主不滿二千五百人。可是大體上控制南方的是這不滿二千五百人的集團。大約一千家佔着南方總收入中五千萬美元，其餘六十六萬六千家佔六千萬美元。全區域的財富與勢力是在少數人手裏。

處於上層社會階級的少數重要地主階級，與處下層的黑奴中間，有若干其它集團。擁有五名至二十五名奴隸的小地主和中等農民，和通常有一兩名奴隸作為僕人的專門職業者與市鎮城市商人，同情於大田園制度的理想，並且是南方文化的最有力擁護者。技術工人、自耕農、和小商人常常支持統治者。與其它階級分離並且與奴隸制沒有多少接觸的另一南方社會階級，是兩卡羅來納、喬治亞、田納西、和肯特基的山地區域白種居民，最大部分是小農民。另外又有一個集團，是社會階層低下的貧苦白種人。他們常是最貧窮地方的占住者，但也常住居低地的松林荒地，極內地的沙丘，或遙遠山地裏。他們以「山地光棍」、「擊破者」、「沙丘居民」、

「紅脖子」等名稱知名，他們的生存被貧困、鉤蟲、瘧疾、玉蜀黍、威士忌酒、和粗劣的食物所磨折。他們是善良邊民的後裔，他們的祖先不堪粗俗環境之苦。他們深恨統治階級，也恨黑人，不得不與黑人競爭。自由黑人共約二十五萬人，大都住居上南部各州，構成一個問題，因為他們知道難於適合南方事業，雖然他們許多是良好的木匠、鐵匠、桶匠、鞋匠。在社會低層有四百萬黑奴，在大田園和農場上，或在城市市鎮中工作。

奴隸市場和拍賣場在舊南方和西南部所有各重要市鎮都可找到，但大市場在里士蒙、亞力山大里亞、查理斯頓、薩凡那、摩比爾 (Mobile)、那齊斯 (Natchez)、新奧爾良、孟斐斯、路易斯維爾、與勒克星頓 (Lexington)。許多出生於各舊州的奴隸被運上船經墨西哥灣到西南市場上，也有順着俄亥俄與密西西必兩河而下的，有些從亞力山大里亞取一部分陸路。一八五〇至六〇那十年中，每年奴隸傭工估計約八萬人，價值五千九百萬美元。外國奴隸貿易雖於一八〇八年經法律廢止，可是奴隸貿易者直到內戰時還繼續私運俘虜到美國，儘管一八一九年的法律規定奴隸貿易為海盜行為且為一種死刑。巡察隊想消滅這種貿易，並未完全成功。

反奴隸制運動

殖民地時期中，站在道德立場上反對奴隸制的抗議少有人提出。那時期終了時，南卡羅來納和維基尼亞對龐大且增加中的奴隸人口很表示關心。限制奴隸貿易的企圖被英國所阻撓，英國的立場是因為限制將牽涉到帝國的貿易。一七七四年，大陸議會協會禁止從英國的輸入，哲斐孫並在獨立宣言原稿中痛斥奴隸交易。革命哲學包括有強調人權，使南方黑人受益到某種限度，因若干大田園主人解放他們的奴隸或在他們的遺囑上規定奴隸的解放。這運動受到當時支配英國的平等主義、伍爾門 (John Woolman) 等魁克派的論文、和哲斐孫等人道主義者的影響。它也受種族衰落的刺戟，它又可見於所有南方（同北方）各州在一八〇三年以前的廢止外國奴隸貿易的立法，這立法較一八〇八年的聯邦法律為早。一七七六至一八〇〇年間，所有北方各州通過法律規定廢除奴隸制。但當十九世紀之初，由於棉花的需求增加，奴隸制再度附着在南方。接觸到奴隸的人權哲學被

人所遺忘；因為法律不許從外國海岸輸入黑人，所以南方奴隸的生長增加重要性。

在革命哲學刺激之下，反奴隸制的團體成立。賓西凡尼亞廢奴、救濟非法束縛黑人、改善非洲民族環境促進會組織於一七七五年。各地也繼起組織，南北交界各州的組織最堅強。這些團體分子關心奴隸的福利，他們在方法上是持重的 (Pragmatic)，主張逐漸解放，希望由教育和啓發，使奴隸制將來總有一天歸於消滅。十九世紀初期中，反奴隸制的十字軍並不嚴酷好戰。領袖如魁克派虔誠信徒新澤西人蘭狄 (Benjamin Lundy)，於一八二一年在俄亥俄開始刊行「普遍解放精神」，遊歷全國發表演講並組織團體。

殖民已解放黑人的問題，這時被提出討論。一八〇二年，維基尼亞立法議會決議贊成聯邦政府在非洲和南美的黑人殖民事業，但沒有結果。一八一六年，布希羅·華盛頓 (Bushrod Washington) 和克萊等人士成立一個私人組織，美國殖民事業會。每州成立地方分會，許多立法議會和教會捐助經費。它們籌集款項購買奴隸，運送他們到非洲里比亞定居。一八二一至六七年間，約有六千自由黑人被運送到新殖民地，一八四七年該地成爲一個獨立共和國。殖民事業會所做的工作雖不算白費，可是因爲缺乏經費，受幫助的黑人數目還是比較小。

一八三〇年左右，一個新的廢除運動開始。它是人道主義約神普遍覺悟的一部分，見於節慾運動的發展，爭取婦女權利的開始，和多種改革事業。有些人漸漸認爲奴隸制和暴政是一件事，並認爲奴隸制與成長中的民主制度相反對。新運動的領袖是卡利孫 (William Lloyd Garrison)，他於一八三一年在波士頓創辦反奴隸制的週刊「解放者」(The Liberator)。這刊物雖然始終沒有大銷路，但在主張並要求立刻且無補償的解放的各種刊物中，它是領袖。卡氏斥責合衆國憲法爲死亡的盟約與地獄協定，因爲有些憲法條款適合於奴隸制度。從新英格蘭反奴隸制度會與美國反奴隸制會所領導新團體的發展上，可以顯見新運動的成長。俄亥俄奧柏林 (Oberlin) 學院成爲西部反奴隸制活動中心。新領袖有紐約富人泰班弟兄 (Arthur and Lewis Tappan)，波士頓善辯者斐立普斯，和俄亥俄的衛爾德 (Theodore Weld)。柏尼 (James G. Birney)，一位過去奴隸主人，

十年來被人認爲與奴隸主人集團是一體，在他的階級中領導一次分裂，組織自由黨（一八四〇年），這黨在解放奴隸專業上要求政治的而非革命的行動。

新的激烈運動雖在北方擴展，但它遇到敵對，尤其商人和反對這種激烈方法者。廢奴主義者的集會被攪散，印刷所被搗毀，反對行動常用暴力表現。意大利諾州阿爾頓（Alton）廢奴主義者編輯人勞扶姆（Elijah Lovejoy）牧師的被暗殺，和廢奴主義集會所在地費城賓西凡尼亞堂的被焚，是壓制運動企圖的兩件明顯例證。新運動成長，溫和的廢奴主義者人數也增多，另一種反對奴隸制的計畫也形成，這就是地下鐵道。

幫助逃亡奴隸逃到各自自由州或加拿大的非正式且祕密的辦法，名爲地下鐵道。魁克派教徒、美以美派教徒、北方黑人等，幫助逃亡者向北逃奔，夜間幫他們從一處遊到另一處，白天藏匿他們。祕密路線發達，從緬因伸展過北方十四州到堪薩斯。奴隸主人每年喪失成千成萬奴隸；一八五〇年之前，南方人士要求一個更嚴厲的逃奴法。

若干起反奴隸制運動使南方奴隸主人取防守地位。在國會裏，一種用來阻止考慮反奴隸制請求的箝制發言規則，於一八三六年通過衆議院，一直有效八年之久。同時，因爲南方有些地方拒絕收護廢奴文字，通訊自由上起極大騷動。對奴隸制的反對增加，引起許多認奴隸制爲正當的議論。凱爾洪和刁氏（Thomas R. Dew）等領導辯護奴隸制，並配列宗教、歷史、和經濟來證明奴隸制的正當。密蘇里和解以來南方對奴隸制態度的改變是明顯的。一八一九年，有人主張應給奴隸制開放更多的屬地來沖淡它。一八五〇年左右，有人把奴隸制敘述爲一種「絕對好事」，應當加以保護，甚至在各屬地裏。

贊成奴隸制的議論中，重要的一種是聖經的。人們指出聖經中提到奴隸制的多節作爲那制度的合理根據，因此認它和文化本身有同等歷史，得到神聖的認可。偉大文化顯然多多少少以奴隸制爲基礎，因此歷史已經許可奴隸制。人們強調建國者在憲法上承認奴隸制的工作，雖然在美國基本法上找不到「奴隸」或「奴隸制」字樣，若干有關奴隸制的條款已被寫入憲法。從經濟觀點認奴隸制是正當的說法，人們舉出直接投資於奴隸的款

項約二十萬萬美元，間接投資於土地、棉花、菸草的，又是幾十萬萬。人們表示，黑人做有用的基督敎奴隸，要比他以前在非洲的野蠻地位爲好，在許多方面也比北方工廠工人爲好；人們認北方工人是機器的奴隸，爲了可憐的工資，在污穢的工廠中工作，失業沒人看顧，老年被人遺棄。另有一種議論強調廉價的奴隸勞力便是廉價棉花，結果爲廉價棉織品，使各處穿用這種材料的人感到便宜。最後一種與這時期相終始的議論是以恐怖心理爲根據。人們聲述解放問題假使提起，會牽涉到承襲這種制度的南方人士，和白種人的安全。海地的慘殺案、維基尼亞的特納爾 (Nat Turner) 叛亂、和其它各件奴隸謀叛與變亂，實際的與想像的，使南方當心警備。從解放問題推演出來的議論，發表意見，認爲兩民族不能在平等條件下住居於同一地帶，因爲人們認爲黑種比較低劣，因此將毀損白人文明與文化。南方白人不同種族優越的前提，決意他們應當統治，以保持南方的完整與文化。

引起戰爭的事件

威魯合衆國的、初次嚴重的地方陣線，起於一八一九至二〇年密蘇里加入聯邦的問題。那有關擴展奴隸制的爭端，驚動全國。在齊斐孫看來，那問題好像夜間的火警鐘聲，甚至比革命時期所興起的危機更嚴重。此後若干年，人們要遭遇其它驚人的地方爭端，特別是南卡羅來納地主反對保護北方工業政策的叛變。由於一八三〇年以後奴隸制的爭論增加，當美國墨西哥戰爭時，有關從墨西哥取得領土的問題，奴隸制爭論成爲危險的事。

美墨戰爭初起時，一件經費法案的修正案，衛爾謨 (Wilmot) 附件，在國會建議：合衆國以任何談判的條約，與總統動用的款項，從墨西哥共和國取得任何領土，上述領土的任何部分皆不應有奴隸制度或非本意的服役存在，以這作爲領土取得的表示與基本條件。這附件引起屬地中奴隸制問題激烈嚴重的辯論。它雖沒有成功，可是在戰爭時期，醞釀成二十次以上各種方式的問題。

在結束戰爭與完成合衆國到太平洋領土的瓜達魯普伊達爾哥 (Guadalupe Hidalgo) 條約之後，奴隸制的爭論更加嚴重。許多確認奴隸制爲罪惡的北方人士，決意奴隸制應限於它已經存在着的各州，不應進入各屬地。南方人士憤慨已成輿論的道德論點，並誹謗從共同努力獲得的領土中排斥奴隸擁有者的企圖。憲法是否隨着國旗的問題，經過韋白斯脫和凱爾洪的有力辯論。韋氏主張國家的基本法並不自動實施於新得領域，只有國會認爲適合的那些條款可以用於那些地方。凱氏，在另一方面，擁護極端的南方見解，主張保護所有人民財產的憲法有效於所有美國領土之內，因此支持屬地裏的奴隸制是國會的義務。爭論的嚴重局面促成多種提出的協議計畫，其中有仲展密蘇里協議線到太平洋，允許定居於屬地的人民決定問題（人民主權），或委託決定爭論的責任於法院。分離的威脅增加，爭論的嚴重性可以見於南方會議在那士維爾 (Nashville) 的召集。

國會於一八四九至五〇年會期中通過協議，並避免去戰爭的可能性。高年的克萊，被他的選舉人爲促進和平起見，重新選入參議院。因爲若干爭論要待調整，克氏以一套決議提出解決，並擁護協議。凱爾洪的最後一次文字是個絕望的，因爲他對北方廢奴主義者的攻擊奴隸制度，沒有能找到解決。不久之後，凱氏逝世，但他的精神和思想領導着分離黨，比他在世時所能做到的更爲堅強。韋白斯脫，和克萊一樣，主張協議，並且強調他的見地，說奴隸制因爲地方與氣候特質，在新屬地裏永遠不會有利。他因爲持這立場，被極端廢奴主義者所攻擊斥責。秀瓦德 (William H. Seward) 和沙斯 (Salmon P. Chase) 是極端派的發言人。經過九個月以上的激烈辯論，通過有五種方法，每種法律，以前包括有一件含有各種議案的各項，作爲整個，得不到足夠票數來通過。爲了每件法案和一八五〇年的協議，逐件得到多數通過。

根據協議條款，烏達和墨西哥被作爲屬地，當它們的憲法規定要請求州地位時，將以有奴隸制或無奴隸制加入聯邦。因此人民主權被寫入法律。加利福尼亞，現在有許多對奴隸制無興趣的獵金者，沒有經過一個屬地時期的規定，以自由州被准加入聯邦。德克薩斯和新墨西哥間的疆界爭執解決，後者得利，但德克薩斯得款一千萬美元，用於清償該州債務。包括在內的，有一種嚴格的逃亡奴隸法，這法律是南方要求用來替代最高法院

判決，如一八四二年普利格 (Prigg) 對賓西凡尼亞案所破壞一七九三年無效率的法律。(最高法院這判決強調奴隸主人找回逃奴的權利，只要不礙於任何州的法律；判決指出聯邦法令並未規定要州當局協助捕捉逃人。) 新法律最緊張，因為它不許可陪審官的審判；主人或他的代理人可以控告一個提出事實的逃亡者；法官或委員判決有利於奴隸主人時可得加倍費用；逃人的證據不被接受；任何阻撓逮捕或企圖拯救一個可疑逃奴應受罰金與監禁之罪；聯邦執行吏可以委派旁人協助他們作逮捕之事，如果拒絕，須受重罰。另一種法律終於廢除哥倫比亞區的奴隸貿易，在國會大禮堂的影子下，不能再有奴隸市場。可是奴隸制在哥倫比亞區，任何方面都未被干涉。

人們企圖把協議作為終局的。這可以見於南北領袖的演說，國會議員的誓約，提出於國會的終局決議，斐爾摩總統的咨文，那士維爾會議所表現的弱點，和南北兩地溫和分子的态度。南方許多州開會討論並通過關於協議的決定。若干州贊同喬治亞會議在喬治亞所發表的情緒，那綱領聲言協議雖不能全部得到贊同，可是它被人們接受以保持統一；但保持我們所深愛的合衆國，只依賴於適當權力忠實執行逃亡奴隸法律。

由於逃奴法的通過，若干年來住居在北方城市中的舊日逃亡奴隸，成千成萬逃往加拿大。極端廢奴主義者斥責這法律，並常常幫助黑人。他們甚至企圖從拘捕逃人的執行吏手裏奪走逃亡者。幾處地方發生暴動，北方各州通過一套新的人身自由法律，規定有力的所有權證據，嚴重處罰非法奪取，否決對逃亡奴隸應用監獄來拘留，並保證給逃亡者陪審官審判的權利。協議的這部分似乎是首先要失敗。它的運用被其它事件所遮蔽，那些事件使南北間的裂痕加寬，並且不可避免的促成內戰。

一八五四年廢止密蘇里協議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條例的通過，使屬地裏的奴隸制爭論更加劇烈，因為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權原則現在已經生效，南北人士都想管制屬地，他們在堪薩斯平原上起了流血戰事。接着有一八五七年最高法院的斯各脫 (Dred Scott) 判決案。大法官坦尼 (Taney) 領導七位法官同意判決黑人不是公民，所以不能在聯邦法庭上提出訴訟，雖然有兩位法官熱烈爭辯這議論並且反對他們。但激起北方的判決部分

是聲敍國會無權排除任何領土裏的奴隸制，因為憲法保護全國各地的那種制度。這觀念是凱爾洪和其他南方領袖的極端論調。這論調給予反奴隸制勢力的議論一個打擊。但這密蘇里協議的解釋常常不合憲法，而人民主權的新原則沒有多大意義。判決案造成一種心緒。北方斥責它是陪審官的純粹政治的、不是合理的判斷；如果實施，那便是國會不能廢除領土裏的奴隸制，而是必須向奴隸主人保證，保護他們的奴隸；它增加南北間的敵對心，隨着它的激昂討論很有力促成戰爭。

更進一步促成戰爭危機的一起事件，是布朗（John Brown）在波陀麥克與新南多阿接界處哈柏斯渡（Harpers Ferry）的襲擊。布朗新從流血的堪薩斯、並從那裏參加反奴隸制的侵襲中出來，計畫以一串革命來解放南方奴隸，從維基尼亞的阿勒根尼山開始。他得到一小羣親友和黑人的幫助，想佔奪哈柏斯渡的政府兵工廠，拿武器來解放奴隸，並且建立一個黑人共和國。這次襲擊失敗。布朗被判叛逆之罪，執行絞刑。有些北方報紙對布朗作同情的評論，特別觸怒了南方報紙。這事件本身雖沒有什麼顯著重要性，可是一陣恐怖心理傳遍南方，因為南方不正確的猜疑極端廢奴主義者將接着向南方大舉襲擊。實際上北方各州擁護布朗者人數很少，沒有人完全知道他的真正計畫。可是朋友們為他的計畫籌集款項。大多數北方人士排斥陰謀，因為他們覺得陰謀不但對南方的一個攻擊，也是對有組織的社會和民主制度的一個攻擊。可是少數人，像愛默生（Emerson），稱布朗為新聖人，說他把絞首臺作得像十字架同樣光榮。這事件傷了南方的感情，在一些事情中，又是增加雙方偏見與激怒的一個原因。

促成戰爭的最末一步是林肯和「黑色共和黨人」的當選。南方曾經以分離相威脅，如果大選反對那地帶進行。因為有四位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林肯只以少數票當選。在南方，他連一張選舉人的票都未得到。擁護他的政黨完全在北方。那年十二月，南卡羅來納脫離合衆國，接着南方有十州退出。林肯在就職時宣誓保持合衆國，他在這事上的努力引起戰爭，把一個已分裂的國家滲透在流血中四年之久。

關於內戰基本原因的比較重要性，人們意見多少不相同。有些著作家主張奴隸制與其擴展的問題是分裂的

最重要原因；其他人士強調那時期南方始終堅持的州權利觀念；有些人認為戰爭是南方地主貴族政治與北方大工業企業家間牽涉關稅、銀行、和補助金這些政策的爭執結果；又有些人認為南方政治領袖，怕北方權力增大，應該負大部分責任。大多數同意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兩個文化的裂痕加大，這兩文化，一個被新興工業觀念與標準所支配，一個大體上還是農業的，兩個在成千異點上和許多爭論上相抵觸。由於敵對心增進，任何解釋都不能忽略氣候、土地、社會、經濟生活、勞動制度、和文化上的基本異點。

刺激宣傳和反宣傳的一八五〇年左右的諸事件，說明促成戰爭的正在增進的爭端。從美墨戰爭到薩謨特要塞 (Fort Sumter) 的被攻，全國政黨發展為地方仇恨的工具。北方的講壇、會場、和報紙，散播宣傳，並對奴隸制和大田園造成誤會。書籍傑斯陀的黑奴 (天錄) (Harriet Beecher Stowe's Uncle Tom's Cabin; or Life Among the Lowly)，一位北方人描寫大田園生活的試作，這作品雖是誠懇，但不正確，且帶有感情作用，在戰前出過許多次版，並且被編成戲劇，搬上戲臺，火上加油，燒灼且幾乎耗竭國家。

反過來，南方輿論的代言人猛烈辯護南方的制度。並且報復北方的攻擊。支持奴隸制的經濟、道德、和宗教的論點被人所強調。小冊子刊行出來。編輯人、著作家、和演說家愈來愈對北方仇視。重要的德博氏評論報 (DeBow's Review) 編輯人德博 (James D. DeBow)，於一八六〇年主張南方獨立農民的繁榮大部分建立在奴隸制上，並指出說：「未有奴隸的人，曉得他的積蓄一旦許可他有奴隸時，他能成一個奴隸擁有者，這樣他可以免却他的太太做飯洗衣，免却他的孩子下田工作。」他的刊物不斷強調說南方財富永久且穩定。北方財富是逃亡的且架空虛構的。

奴隸制爭論中另一部多專的書是一八五七年海爾所著南方的迫切危機與應付方法 (H. R. Helper's Impending Crisis of the South and How to Meet It)。這書是一位南方小農階級中人所寫，對那地帶非奴隸主人的一個經濟申訴。儘管海氏曲解誤解他的描述，這部書便不曾受過道德論調的許多北方人士深信奴隸制是經濟的謬見。這書在國會裏發生嚴重反響，加深南北地方間的裂痕。因此，在無數方面，奠定戰爭的心理基礎。

儘管一八六〇年的明顯重要政策，反對奴隸制擴展入大多數人民認為不能培植並支持大田園制度的區域，嚴重爭論和無數次刺激使戰爭不可避免。

南北的物質力量

在物質力量和勢力的上，北方遠較南方為優。北方共二十三州，人口二千二百萬，與有九百萬人，其中三百五十萬是奴隸的南方十一州相對立。德拉瓦、馬里蘭、肯特基、和密蘇里諸邊州，連同一八六三年成為西維基尼亞的地帶，和俄亥俄、印第安納、奧地利諸各州的南部，感情上大體是南方的，雖然它們和北方有經濟關係。所有這各州依舊忠於合衆國。各邊州只德拉瓦和肯特基保持奴隸制直到戰爭結束。

在財富上，北方也遠勝於南。它的不動產與個人財產約值一百一十萬萬美元，較南方的多出兩倍以上。它的三萬三千萬美元銀行資本較南方多出七倍以上。最重要的是它在運輸系統上和工商業上的優勢，和它在一般經濟力量上一樣。南方如何想打勝仗？南方的長處，有優越的軍事領袖、訓練過的馬兵、尚武精神、並且作一個防禦性的戰爭；更有一層，南方的國家主義成爲一個重要因素。南方企望短期作戰，並且期待外國，尤其是英國，和它同盟，至少給它援助。它盼望西部會參加它那方面。但西部已經和東部發生密切經濟關係。由於免費宅地的約定，橫越大陸鐵道，和農業協助，西部投入反對南方的黨，做了造成堅強北方的一份子。戰爭拖下去時，北方的優越資源在完成最後勝利上佔最重要位置。

內戰時期的農業

北方在戰爭時完全控制着國內主要產糧地區，因爲中西部不斷增大的小麥與玉蜀黍產區仍舊忠於合衆國。糧價上漲和各種糧食的需求給北方農民造成繁榮。儘管徵募兵役，許多人派遣入軍隊，和川流不息的移民西去、尤其是到洛磯山地帶新開礦區的人口，可是農業一般還是不斷發展。農業勞動力缺乏的問題，多方面獲得

解決——由於增加應用節省勞力的機器，由於婦女大量參加工作，由於戰爭時期中歐洲移民繼續來美。一八六二年的宅地法開闢新農地區域。進攻的軍隊沒有毀壞北方收穫，北方不但供給本身糧食，並且輸出大量餘糧。正在戰前的幾年中，合衆國每年輸出小麥約二千萬布許。一八六二年的數字是六千萬布許。南方市場的喪失和人口的增加自然造成這樣情形。戰爭的頭三年中，英國歉收，英國局部依賴北方小麥，這事多少有助於阻止英國承認南方聯邦獨立。農民有國內外市場銷售他們的產物，又有十分豐收，他們又活躍、興旺，並且樂觀。

和北方相對比，南方田園是衰落下來，但南方還是用種種努力來出產糧食。戰前幾年中，棉花菸草兩種土產格外良好。南方區域中雖然常有一般農作，可是整個南方還依賴北方供給它大部份食糧。戰爭接近，許多人深信棉花能救南方。一八五九年，參議員哈蒙（Hammond）說過：「不發一彈，不拔一劍，假使他們攻打我們，我們能使全世界降伏。如果三年不供給棉花，情形將是如何？我不打算描寫人人能想像得到的事，可是敢說英國會出頭領導整個文化世界跟着它走。不，你們不敢對棉花作戰。沒有敢對棉花作戰的權力；棉花是國王。」

戰爭開始時，雖有北方軍艦的威脅，南方還有大量棉花輸出；封鎖一加緊，棉花的運輸慘滅，「棉花大王」顯然已失去他的王冠王杖。戰爭起初幾年中，英國的二千六百五十家棉廠沒有受到原料缺乏的不利影響，因為貿易不景氣使英國充斥着原料棉花。事實上，有些剩餘原料棉花運回北方，相當獲利。可是一八六二年底光景，戰事繼續時，英法和其它歐洲各國開始感覺缺乏。英法棉廠不得不停頓，成千成萬工人失業。英國貴族政權和工商階級大部分一般袒護南方，但少數領袖和幾百萬沒有得到公民權的工人同情北方，並且支持反奴隸制度的新團體。因為贏利格外厚，和需要歐洲運來軍火、鞋子、寬布、藥品等物，南方的公司繼續用衝突封鎖的船隻；可是一八六五年春季前後，封鎖愈來愈見效，出口棉花菸草總額和進口急需品數量都有減少。

許多黑奴用於出產穀類和糧食作物，替代棉花菸草。因為戰爭繼續下去，南方聯邦覺得食糧供給幾乎不能

自供。有些區域裏糧食比較充足，因為整場戰爭時期中並未遇到歉收。但在許多區域裏，糧食大感缺乏，因為鐵道路線被北方部隊所破壞，大路和水路被他們佔據或封閉，分配上發生問題。若干區域的破壞，如錫爾曼 (Sherman) 在喬治亞的六十英里破壞地帶，和在新南多阿流域沃士上所作的蹂躪，剝削了許多地帶的糧食。後來通貨膨脹又增加農產物分配的問題。一八六四年，現金一元值南方聯邦幣二十二元時，里士靈麵粉每桶售價三百元。因為糧食缺乏，物價高漲，亞特蘭大 (Atlanta) 和摩比爾等處時時發生暴動。南方聯邦軍常要北方糧食來供給，這種食用棉花交換得來，雖然南方法律禁止棉花輸出，除非經由南方港口。可是北方法律許可並嚴密管理有限制的南方棉花貿易。一八六四年光景，這種貿易，合法的與不合法的，有充分棉花供給北方工廠之用。每星期約有價值五十萬美元的貨物與糧食從北方運往南方聯邦，大都經過孟斐斯。格蘭脫將軍和其他軍官認為這種貿易至少把戰爭延長一年。

內戰時期中製造業與工業生活

隨着戰爭開始，不景氣漸漸落在北方並向西蔓延。促成不景氣的原因有多種，如一八五七年恐慌後商業環境的無恆，對南方經濟聯繫的決裂，南方商人欠北方人債務三萬萬美元的問題，北方銀行現金準備百分數的低少，西部野雞通貨的崩潰，和戰爭本身造成惱亂的情緒。衝突擴大，北方使本身適合於可怖的戰爭環境時，不景氣便趨消逝。

做軍服、內衣、絨被、和外套用羊毛布的需求，立刻刺激起毛織工業。許多小棉織廠變成大棉織廠，新工廠也經設立。陸軍部覺得緊急之際必須在英法兩國購買軍服料子，可是一般不能沒有批評，並且要求獎勵本國工業。戰爭的第一年，美國工廠能出產所有需要的布，可是大多數日夜都工作，星期日也不休息。因為政府契約價格訂得高，贏利很大，許多毛織公司公告的紅利，令人難以置信。供應戰爭，必須加速，因而會造成一些欺詐與腐敗，恐怕不可避免。一種粗布，壓緊爛布，不是純粹羊毛做成的，這布的出產使少數不法的工業家發

了大財，引起人們公憤。可是爲軍隊織造的布匹，大多數夠上高等標準。毛織業舉行會議，影響及增加關稅的毛織品表格，並組織全國毛織工業協會。

戰爭開始時，大部分集中新英格蘭、雇用工人二十萬名的棉織工業，衰落下來。一八六二年光景，因爲戰爭隔絕原料棉花的供給，美國棉織廠的出產減少百分之五十以上。棉織物價格高漲，人們尋找棉紗的代用品。後來，在政府管制之下，大批從充公和荒廢田園裏運來的棉花慢慢移向北方，負責這貿易的財務經理人拿北方物產交換南方棉花。來自國外的進口業也繼續下去。一八六四年光景，原料棉花的缺乏並不嚴重。許多棉廠同毛廠一樣，現在享受到空前繁榮，公告豐厚的紅利。棉產物因爲有增的戰事關稅的協助，享受從前不會有的保護。工業力量增進的確證，可以見於那時新英格蘭棉織工業協會組織，這組織後來變爲全國棉織工業協會。

其它紡織工業居於次要。棉花的缺乏，刺激起復活麻織工業的努力；但梳刷本國出產亞麻，費用高昂，船來纖維品稅率又重，很阻礙成功。大量愛爾蘭麻布輸入，結果大大鼓勵起愛爾蘭的麻織工業。絲線、絲裝飾品、和絲帶的主要製造地在康內狄格和柏德遜費城 (Paterson-Philadelphia) 區，這兩處都接近舶來原料之地與銷售製造品的都市市場。可是戰事終止以前，絲織品只是小規模製造，寬闊的絲貨還沒有廣泛的出產。

戰爭期中，改良縫紉機在若干工業中佔有重要位置。從一八四九年豪威 (Elias Howe) 銷售他的機器以來，許多種發明品取得註冊，設計的完善通行於歐美。一八五六年，由於阿爾巴尼約定，主要縫紉機製造家的主要登記品均分到利益。製造這種機器的工廠列名於全國最大的廠家之中。被服工業因此受到鼓勵，當戰爭期中，機器不但用於家庭，並且用於工廠，大量生產衣服、靴鞋、鞍具、和馬具。麥克凱 (Mokay) 縫製鞋底鞋面的機器是製鞋工業的一個革命，尤其是應用蒸汽力。整個而論，皮革工業興旺了，供給製鞋廠和鞍具馬具店需用的材料，那些飯店爲馬隊砲隊和長列軍隊準備裝備。

軍器製造當然得到鼓勵。北方合衆軍的通常配備是斯普令斐爾德 (Springfield) 式或恩斐爾德 (Enfield)

式前膛槍，用搽有油的彈衣和胡桃木火藥棒從槍口裝彈藥。一八六一年許多種後膛槍雖已通用，其中有著名的科爾特 (Colt) 式連發來福槍和手槍，儘管它們有更快的火力速度和更大操縱的便利，這些改良軍器還沒有廣被採用。戰爭初起時，許多部隊自備各種莫可名狀的軍器，從最新的到老朽的。在有些例子裏，承辦者以高價供給他們從歐洲各政府買來舊式廢棄的軍器。爲了軍用，這些大部分是無用的。私家承辦人大規模供給製造來福槍的便利，幾乎要一年時間。一八六二年註冊的卡特林 (Gaitling) 式砲，雖然試驗過成功，可是軍隊並未普遍予以採用。這砲架在輕車上，它的六個砲筒位置在圓形邊框裏，用一具曲柄旋轉，每個砲筒依次自動裝彈發射。人們描寫它爲「置入六個砲筒的一團人」；這砲照曲柄轉動的速度，每分鐘發彈二百五十枚。除却戰爭後期蒲特勒 (B. F. Butler) 將軍在維基尼亞用過以外，沒有多少人用它。舊式大砲和重砲還保存着。北方合衆軍配備的大砲不到八千尊，來福槍四百萬支以上。

戰爭期中，鐵工業在所有分支上都興旺發達起來。美國大部份生鐵出產於賓西凡尼亞、新澤西、與紐約。皮芝堡是產鐵中心，雖然別處也重要。鐵產品有砲、槍、彈、發動機、機器、鐵軌、工具、和器具。鍊製柏塞麥鋼的試驗雖然進行，可是鋼產額還小。鐵業主人和產鐵工業家加強他們的同業組織，這組織創始於一八五五年，以美國鋼鐵協會知名，後來於一九〇八年改名美國鋼鐵學院。這組織的興起，由於需要一個這種工業的合作經紀者來搜集且傳播爲問題調查討論用的統計與情報，並爲改進共同利益。

在所有各種工業中，當大量設備的需要興起，標準化增加。一七九八年惠特尼設計一個製造毛瑟槍可互換的各部份時，工業出品的標準化開始。同樣零件用車床方法製造，車床是管理工具的機器。車床最簡單的形式是一片金屬版，版上刻有一個樣式，人們可以照樣穿鑽或切出大量零件。這知識不是全新的，因爲製造鐘表和複雜機器，早已應用它。車床管理的和動力推動的機器工具，像用於軍器者，經過諾斯 (Ginjeon North) 和科爾特 (Samuel Colt) 等所改良完善。這原則應用於縫紉機，和農事與其它機器上。這計畫以「美國制度」一名馳名全世界，成爲大量生產的基礎。內戰期中，軍隊需要大量貨物，以及人力缺乏，大大鼓勵起這制度，

因此也鼓勵起制服、被服、靴鞋、馬具、帳幕、器具、和工具等製造的標準化。它不但影響及戰事工業，也同樣影響及別種工業。

包裝業經營於少數城市，主要的是芝加哥與密爾華基 (Milwaukee)。牛和別的牲畜在大城市或多數大城市的附近屠宰，為附近消費之用。磨粉業興盛於羅吉斯脫 (Rochester)、布法羅、紐約、聖路易、密爾華基、新新那提、和較小城市中。國內需要仍舊很高，而麵粉的輸出外國也增加。煉糖業由於保護關稅而發達，精糖的需求增加，替代了那時還普遍應用的粗糖。新煉糖廠建立，尤其在紐約。其它中心有聖路易、新奧爾良、路易斯維爾、和新新那提。

自然資源和增長的工業繁榮攜手同進。石油產額，從一八五九年西賓西凡尼亞最初成功的油井流出一點不足輕重的分量，升到一八六三年的一萬零九百萬加侖。木材生產仍舊沒有受到戰事影響。煤鐵的開採增加。密西根的銅鐵鹽礦藏已經開發。洛磯山地帶金屬和礦產的新資源已經發現且開拓。加利福尼亞舊金礦的產額，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達到最高峯，每年有六千五百萬美元的出產，正在衰落，但內瓦達、科羅拉多、愛達和、和蒙大拿開採金銀與其它金屬數量增加。大眾人民越過平原到新開發的礦區裏去。一羣比較年長的人們，逃避兵役者，從已耗竭農業區出來的勞動者、和一些逃避邊州變亂的人，甚至從南方來的人，這些人的雜牌集團供給礦地所必需的勞動力。內戰時期一個最顯著的局面是極西部的經濟新發展。

農業的南方在戰爭中遭遇到組織並發展工業的困難。南方直到這時工業還不發達，一切資源要針對配備並維持作戰部隊。建築物被佔取或興造來作為製造制服、被服、供應品、和配備品之用。南方聯邦裏的鑄鐵爐、鍛鐵場、和工廠改產戰事物品，新廠場也建築成。安德生 (Joseph Reid Anderson) 所管理里士蒙的特瑞德格鐵廠，進行陸海軍備的試驗，以它的軍火大部分供給南方軍隊。阿拉巴馬的錫爾比 (Shelby) 鐵公司在供給南方聯邦軍用品上也佔重要。戰爭開始時，來自歐洲諸國的軍器軍火，連同自北方聯邦海岸要塞與兵工廠奪來的重砲和供應品，與徵發來的私家所有軍器，幫助了南方聯邦。兵工廠出現於里士蒙、法耶特維爾 (Fayette-

villo)、奧格斯特大、查理斯頓、薩凡那、那士維爾、和阿拉巴馬的佛農山（後來阿拉巴馬的蒙爾納 (Colma) 了。軍火庫在各地建造成功，喬治亞州馬康設有一處政府槍礮試驗所。硝石硫磺很充足，但把它做成火藥的人力與設備都難得到。戰爭進行中，鎔鉛廠、冶鑄場、來福槍手槍製造場、和其它製造軍用品的工廠也經設立。在大田園和工場中，黑人在戰事努力上佔重要地位。南方的嚴重劣勢是缺乏充分的交通便利以運輸原料和供應品到作戰地帶。

戰事經費的籌畫

戰爭前夕，北方政府財政環境不佳，因為一八五七年恐慌之後的若干年中，政府缺欠要用發行債券來接濟。債券的增加震撼許多投資者的信心。當沙斯勉強接受林肯內閣的財政部長任命時，他覺察到戰爭將擱在財部上的重擔。這時公共債務有七千五百萬美元，國庫裏可用的經費只一百七十一萬六千美元。他決定一個賦稅計畫以抵償政府的經費，一個公債計畫來進行戰爭。戰爭繼續下去，要想各種方法接濟軍費。直到一八六六，戰後的一年，大部分政府收入還是來自賦稅。

戰爭時期中，戰費大部分取自債款。這是許多環境所生的結果，這些環境如：戰爭初期那些負責籌集經費者的無經驗，人們認為戰爭將是個短期衝突，政府對徵收那世代幾乎所不會有過重稅的猶豫，共和黨是個新黨並缺乏團結，與人們深信莫利爾關稅率比實際上能收穫較多稅款。戰爭的第一年，銀行制度破壞於政府大借貸的過度緊張下，兌現於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號停止。這時政府不敷的款有一萬四千三百萬美元，各項欠債二萬六千七百萬美元。整個戰爭期中，政府發行有大宗公債和短期債券，利息有到七釐半的（每百元公債每天得息二分），到期日期不同，大多數五年之內。這些要在戰後時期付還。一八六一至六五這五年內，公債包括庫券在內，總額達二十六萬萬美元。牽涉到銷售公債困難的結果，費城科克公司 (Jay Cooke & Co.) 被委為銷售若干種公債的經紀人。這公司因嚴密組織和有利的公開性，十分成功。

一八一七年以來聯邦政府才徵課一種國內稅收制度。沙斯部長起初還沒有強調國內消費稅的需要，但增加稅收的必要明顯後，國會於一八六二年制定國內消費稅制度，並設置徵收機構。它不在少數項目上徵收重稅，而在許多項目上徵收適當的稅。徵課項目有：啤酒、酒類、菸草；工業製品與產物；鐵道、汽船；銀行、保險公司；廣告、遺產；各種法律性的文件。這法律又規定職業執照和合衆國公務員薪俸所得稅。一八六二至六五年間，國內稅收和所得稅總額達三萬五千六百萬美元。一八六一年八月初次所定的所得稅率，規定每年收入超過八百美元者繳稅百分之三。一八六二及六五年增加到每年收入六百至五千美元者繳稅百分之五，超過該數者繳稅百分之十。戰後免稅的限度提高，一八六七年由收入二千美元者起徵。這稅法實行到一八七二年，雖然有人疑問它是否合乎憲法，但當它有效時期內，最高法院沒有判過任何案件。

國會於一八六二年同時通過國內稅收條例，變更關稅率。莫利爾關稅法計於一八六〇年，通過於一八六一年三月二號。佛蒙特衆議員莫利爾在信心上是一位保護主義者，但這法案是和平和約，因為它的目的在於空虛的國庫添點稅收，又因高率保護關稅沒有機會通過衰弱的民主黨國會。一八六二年，國內稅收提議將若干種國內工業的唯一理由。人們指出，若干種工業假使需要延續存在，它們應受保護，否則下金蛋的雞將累死亡。除却保護的計畫，一八六二年的條例很少其它變更，可是我們該注意它是將來成為永久新保護政策的開始，這是重要的。一八六四年經過修正，提高稅率。因為徵課製造業的國內消費增加，許多表格定出很重保護稅，關稅的一般水準也提高。應納稅的商品，平均稅率從百分之三十七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七，新條例仍舊是後來若干年中關稅立法的基础。

一八六二年增加戰費的必需，促成憲法實施以來第一次不見現紙幣的發行。一八六二年規定發行綠背紙幣一萬五千萬美元條例的通過，由於急切需要的口實而獲得，雖然有人疑問過它是否合憲。沙斯部長強認可那計畫。有些反對者確信它將以通貨膨脹造成經濟慘局。儘管有這種見解，國會在戰爭期中許可合衆國紙幣總額四萬五千萬美元。這些大衆還知由綠背紙幣，被作為一切公私債務和應繳納合衆國賦稅與借款的法定幣，除却

關稅和公債利息。幣面上雖有政府允許憑票付與黃金，但沒有特別金銀準備儲蓄，也沒有公告兌現日期。這些紙幣一經發行，馬上跌價，遂走金銀幣和輔幣最後痕迹的流通。以金幣為標準，一元綠背紙幣在一八六二年七月值八角七分，一八六三年七月值七角七分，一八六四年七月值三角九分，一八六五年七月值七角。因為輔幣有其需要，國會於一八六二和六三年許可使用郵票及其它印花票，但這種笨拙的交易媒介被小額幣券或「跌價紙幣」所替代，數額小到三分錢。這種希奇的紙幣許可發行額總共五千萬美元，在戰事緊急局勢中增加了政府收入。通貨缺少的結果，店主商人發行有大量代用幣和貨券。

沙斯部長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的年度報告中計畫有一個國家銀行制度，以便政府能在全國信用貸款分配上行使權力。他認為必須流通一種劃一的紙幣，以替代根據三十四州法律的各銀行系統所供給的大羣通貨。他也感覺這會使合衆國安定，因為規定國家證券為流通基礎，可以保證共同利益。在他的報告中，沒有着重提到規定政府公債作為保證，但這是鼓吹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原因在沙斯的後來各報告中，經過苦心經營而出，但到一八六三年準備國幣條例才得通過。這條例許可設立銀行，這些銀行可以有權發行紙幣，發行數額到該銀行存放於合衆國國庫中的政府公債券所值市價百分之九十。這制度漸漸發達。因為法律的缺點明顯了，這制度在一八六四年法案中經過改訂，名為國家銀行條例。那年十月間，國家銀行有五百八十四所，流通額六千五百萬美元。因此給聯邦證券的銷路提供一個市場，同時建立起一個劃一的銀行貨幣制度。一八六五年三月的條例，於一八六六年七月開始向州銀行紙幣的流通，課稅百分之十，以達到統一幣制的理想。這給地方銀行紙幣一個結束。一八六六年十月間，國家銀行數目增加一千六百四十四所。

南方軍費接濟更嚴重困難，因為那區域在金融上依賴北方。南方聯邦政府所組織的財政機構類似於北方聯邦政府的，有財政部和若干部分。根據南方聯邦憲法，政府受權鑄造貨幣，管理幣值，認可紙幣為法債，並以公用信用借款。新政府開始便缺乏經費，第一步做的事便是估奪南方海關和造幣廠的所有，約一百萬美元。同時，為了保存硬貨並襲擊北方，一八六一年的法律禁止償付私人欠北方債主的債款，並規定這種債務須繳入南

方聯邦國庫。

南方財政部長梅明格 (C.G. Memminger) 深信戰爭不會長久，起初便着重公債。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八號，南方聯邦國會許可發行十年期公債一千五百萬美元，利息八釐。八百分之一的原料棉花出口稅用作擔保利息的償付。這公債耗竭南方銀行的硬貨。接着有幾種公債發行，因為無法取得硬貨，有些訂明可以兌取物產，如棉花、菸草、糖、和其它商品。一八六二年底光景，黃金已經流出國外，是南方對歐貿易不利平衡的結果。這是局部由於短期封鎖棉花出口所造成，人們希望英國在坐視南方棉業毀滅之前，會出面干涉，有助於南方聯邦。這時光景，南方也開始感覺到北方的封鎖。一八六三年初，南方和法國銀行公司愛蘭舍公司 (Emile Dreyfus et Cie) 商定一宗借款，祕密發行二十年期的債券，利息七釐，以原料棉花作擔保品。借款雖定一千五百萬美元，可是南方聯邦淨得只六百五十萬美元。戰爭的後期中，南方財政問題更爲可驚。庫券大量發行，結果通貨膨脹暗害了整個財政制度。

如同北方一樣，南方聯邦國庫的一件主要內政是建立一種國幣。一八六一年五月，南方國會許可發行額二千萬美元。那年年底光景，這種紙幣顯然有一萬零五百萬美元。庫券發行逐次緊接而起。南方企圖支持有些債券，並阻止它們跌價，規定它們可以交換將到期的有息公債，但沒有多大成功。胡亂發行這種不兌現貨幣政策的結果，戰爭終止以前所許可發行的，包括小額通貨在內，已超過十萬萬美元。南方聯邦政府紙幣以外，各州又加入這洪水，市政府、銀行、工廠、和商業公司也發行紙幣。硬貨匿迹和紙幣增加的結果，比北方更嚴重的通貨膨脹來臨，戰爭終止之前，南方聯邦紙幣已不值一文。

南方國會在戰爭開始時雖然不願策書出一個賦稅政策，可是它須要徵課若干種稅。一八六一年八月，它分配不動產、奴隸、貨物、銀行股份、鐵道與公司股份、牛、馬、騾、和其它各種財產的直接稅於各州。這不很成功，因為有些州用發行債券或紙幣籌集它們的攤派額，有些州完全不理。兩年之後，一種八釐國內國課稅加在海軍軍需品、鹽、酒、菸草、棉花、羊毛、糖、糖蜜、糖漿、和類似的商品上。其它稅項，除却微小的關稅

外，有所得稅、若干種職業的執照稅、和農業產物的百分之十徵實稅。稅項雖然繁多，在各種來源的總收入二十三萬萬美元中，用這種方法籌集的只一萬二千五百萬美元左右。

戰爭末期中，經濟敗壞蔓延於全南方。財政問題尖銳化。通貨紊亂和貶值，以及巨大借款使財政崩潰無可避免。它和戰敗同來，但無疑的將在任何事件上出現。使南方戰後生活更悲慘的，是所有奴隸無賠償解放，和全部南方債務被法律所否認。前者以第十三修正條款，後者以第十四修正條款，都被寫入憲法。

第二編 經濟的擴張

第十五章 大規模工業的興起

新工業制度

內戰後的時期中，工業和大規模實業的發展是希有的。一般製造業，雖然大部分在店肆家庭裏經營，直到一八五〇年還是如此，可是此後兩世代裏，大實業和工廠制度漸次支配着經濟生活，合衆國從農業國變爲工業國；這國家進入機器時代的門限。擴張和集中促成美國生活的新工業紀元。

內戰本身是經濟進步成就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工廠制度的興起、運輸事業的顯著改良、和國家金融制度的實現，在戰爭之初便給北方以超過南方的大優勢，並且幫助北方的戰爭勝利。農業之外，一八六〇年的主要實業是紡織、被服、木材、鋼鐵、皮革、靴鞋、礦粉、煉糖、印刷出版、車輛、冶鑄與機械品、蒸餾與麴造酒類。工業生活已被安置於戰事基礎上，生產向着配備並供給陸海軍軍隊的事業。

北方大部分沒有遭受戰爭破壞與蹂躪，有顯著進步。美國歷史上從來不曾這樣需要過制服、軍火、和各種軍用品，因爲早期美國戰爭牽涉到極少的人數。北方棉織工業多少衰落下來，因爲缺乏原料，但羊毛出產疾速增進。軍事需要鼓勵起標準化和大量生產，預示一個新時代。礦產新資源被開發，石油新工業在美國經濟生活的迅速擴展中佔一重要地位，更良好的銀行新制度已經建立，戰爭終止之前，正醞釀着一個高率關稅制度。儘管人力物力毀滅，賦稅增加，證券市場投機事業狂亂，惡劣的「貴族」階層新走紅運，內戰對北方經濟生活，顯然是一個刺戟。

戰後時期中工業增進速度有多種原因。一般實業集中，公司組織興起，自然資源大規模開發，技術改良的崩壞，市場擴大，政府限制管理的缺乏，有大魄力人物的氣勢，改善的運輸便利，和保護關稅政策，這些是工商業巨大變化 的主要因素。那個是最重要因素，這不能說，因為都有貢獻，合在一起，鑄成工業生活的一個新望。

公司組織

實業組織形式的變更，使大規模工業成爲可能。這經由實業組織的公司形式而獲得成就。在共和國初期歷史上，州立法議院開始以特別特許狀給予銀行、納稅通行路公司、運河公司、甚至給予製造公司。一八〇〇年時，實業公司約有三百家，大半在美國經營銀行業與運輸業，其中百分之九十從一七八九年以來已經成立，經製製造業和貿易者不到二十五家。十九世紀初期中，少數幾州通過規定有一般組合公司的法律。儘管如此，個別的合股經營，通常名爲「公司」，是實業組織的主要形式，它們的存在無須經過特別認可。州特許立案的實業公司漸漸進入工業，起初以特別立案狀，後來以一般公司組織的方法，雖然合股公司到內戰後才普遍。一九〇〇年光景，一切工業的三分之二由公司組織來進行。

公司形式企業比較合股經營佔優勢是顯著之事。合股經營的事業，一個東家的死亡會造成公司的解體，每以東家個人要負合股事業全部債務的責任。股份公司許可發行股票證券來籌集大宗款項以投資實業；它限制投資者冒險於他的股票數額；公司組織不會因死亡或退休而分裂；股票證券可以出售或容易專讓。股份公司形式的實業組織擴張，許多人反對它，認爲它不民主、壟斷的，並對小額投資者不負責任。因爲股份公司結合，托拉斯成立，大組合出現，反對的議論擴大爲一種反對壟斷的運動。

天然資源的開發

內戰後的時期中，天然資源空前未有的被開發，有助於實業擴張。工業化和鐵道運輸新時代中，產生蒸汽力必需的煤，開採量不斷增加。可是它的被應用卻很慢。十七世紀時，法國探險家若葉 (Joliet)、馬格詩 (Marquette)、恩納本 (Hennepin) 等首先注意到美國有煤，他們指出現在意大利 帶中產煤很富。煙煤的商業性開採於一七五〇年左右初次開始於維基尼亞 的里士蒙盆地，多年來它是美國煤的唯一重要資源。樹木充斥，除却少數鐵匠，煤沒有什麼需要。又因運輸困難，煙煤銷路直到一八二〇年為止，還沒有擴展。意大利、馬里蘭、肯特基、俄亥俄、和賓西凡尼亞 都開有煤礦。一八六〇年每年產量五百萬噸，內戰終止時，增加到一倍。(有關煤與焦炭的統計皆依不足數噸即每噸二千磅計算。)

無煙煤或硬煤，在殖民地時期晚年，初次為賓西凡尼亞威爾克斯巴勒 (Wilkes-Barre) 地帶的鐵匠所應用。革命時期中，無煙煤運往卡爾爾兵工廠 (Carlisle Armory) 的槍礮機場。威爾克斯巴勒 的福爾 (Jesse Fall)，二十年前便已證明無煙煤可以用作造釘的燃料，於一八〇八年把煙煤在有自然通風格的敞口火爐中燃燒，作為家庭用途。但自一八〇八至二〇年，出產總額只一萬二千噸。一八四〇年左右，無煙煤每年開採額將近一百萬噸；一八六〇年，總額增加到十倍。

從一八六〇至一九一四這時期中，無煙煤和煙煤都經廣泛開採，不幸用最浪費的方法。煤被用於生產蒸汽力，供工廠之用；成千成萬載運旅客貨物到全國的機關車也用煤；煤又是家庭取暖和烹飪的主要燃料。因為焦煤替代木炭作為鼓風熔爐的燃料，大量煙煤做成焦煤，用於鐵工業。一八九〇年從康內爾維爾 (Connellsville) 地帶運出的焦煤超過六百萬噸，別的區域裏也有煉焦爐興起。一九一四年左右，美國每年出產焦煤約四千萬噸。一八九〇年美國開採的煤約一萬四千萬噸——其中無煙煤四千五百萬噸，煙煤九千五百萬噸。這總額佔全世界產量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一九一四年左右每年平均產額達五萬三千萬噸，其中無煙煤九千萬噸，煙煤四萬四千萬噸。

石油工業內戰後發展得很快。在一八五九年德瑞克 (Edwin L. Drake) 「上校」於鐵托斯維爾 (Titus-

ville) 鑽穿第一座油井很久之前，印第安人和賓西凡尼亞西北部的白種居民先後用石油做藥，有時用它點亮，雖然石油燒着發出一股有煙的火燄和一股惡臭氣味。沿油河 (Oil Creek) 和阿勒根尼河 滲出的石液產生石油，開鑿鹽井也不時出油。可是石油的主要銷路，是作為治療風濕病、頭痛、咳嗽、受寒、扭傷、牙痛、和其它疾病的藥品。一八五〇年光景，皮芝攝藥劑師 芬納爾 M. Kier 重複蒸餾石油成功，出售它並用為照亮品。一八五五年，錫利曼 (Benjamin Silliman, Jr.) 應愛佛勒 (Jonathan G. Evelyn) 和畢登維 (George H. Bissell) 之請，揮製關於賓西凡尼亞石油化學與物理性質的初次科學報告。錫氏 指出石油的商業可能性。又做過提煉石油的試驗。愛氏畢氏 組織紐約賓西凡尼亞石油公司，康內狄格賓西凡尼亞石油公司 繼之而起。湯森 (James M. Townsend) 領導一羣康內狄格 股東，組織辛尼卡 (Seneca) 油公司，在鐵托斯維爾 附近油河 上租借到一段地皮，聘用德瑞克 監督工作，雇用兩名鑿鹽井工匠開鑿油井。鑿到六十九英尺半深度時，工程完成；最初產量每天大約二十五桶。這是石油工業的開始。

德瑞克 的成功造成石油的暢銷。威千成 萬人羣集油城 (Oil City) 區域。農民讓權給私人與公司在他們的地點鑿井，以產油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作為使用費，以資酬勞，投機家集團租賃土地，想購買土地的人感覺到地價急速高漲。早期油井許多是用彈性棒法開鑿的，雖然後來蒸汽應用於扣住工具鑽鑿機。人們在吊車頂上掛起旗子和符號，帶有奇怪格言，如「地獄或中國」這和口號，象徵鑿井者取油的決心，不願能鑿到那裏。未經提煉的生油起初用牲口和駁船運輸，可是不久鐵道建築成，應用油管。市鎮崛起如雨後春筍，如比托爾 (Titonole)，它的人口，一八六五年一月不滿一百人，那年九月便增加到一萬四千，可是產量一衰落，人口疾速散往別區域，比托爾成爲一座鬼市。成百成千家公司組織起來，有些獲得厚利分給股東，多數完全失敗。石油暢銷的起初幾年中，石油買賣者聚集到鐵托斯維爾、油城、和其它中心的旅館裏與街道上，進行生意。一八六七年，石油中心成立一家油商交易所，四年之後，各石油地帶又開設有若干家。賓西凡尼亞仍舊是多年來主要產油地，但紐約、俄亥俄、和西維基尼亞、肯特基、田納西、和加利福尼亞 也出產少量石油。一八八〇年以後，

俄亥俄、和西維基尼亞的產量擴展。十年之後，外俄明開始產油，十九世紀遞嬗時，油地發展開始於德克薩斯、印第安屬地（俄克拉何馬）、堪薩斯、路易斯安納、和意大利諾。二十世紀之初，科羅拉多、印第安納、堪薩斯、和德克薩斯都有多量出產。

探鐵的新紀元開始於蘇必利湖區域的開發。十八世紀時，這區域裏早有礦藏的傳說，因為印第安人從露在外面的銅鐵礦砂上取紅色氧化物作他們戰爭塗彩的顏料。甚至一八四四年美國政府測量員在現今馬格特（Marquette）附近發現礦藏之後，只有少數人覺察到這地帶的經濟重要性。一八五六年以前雖有少量運到東部，巨大礦藏，直到內戰以後時期才廣泛發達。戰後數十年中，密西根和明尼蘇達開發許多礦脈，如梅諾密尼（Menominee）、哥奇比克（Gogebic）、佛密里昂（Vermilion）、梅沙比（Mesabi）和庫雅納（Cuyuna）。蘇必利湖地帶的鐵礦藏在質上和地層深淺上差別都相當大。有些鬆軟，有些堅硬不易開採。有些靠近地面，鬆軟的用汽鎊電鎊從大坑裏掘出，特別在梅沙比地帶；有些在較深的地下，要用豎坑和地下方法開採。這些大礦藏開發的故事，包括礦業市鎮的迅速興起，隨着在荒原創造文化的一些問題，各種民族的混合，探礦技術的進步，悲慘的礦地災禍，工人的迷信，嚴重的勞工爭執與罷工，在探礦區域熔煉礦砂試驗的失敗，和經由諸大湖運輸礦砂到東部的事業發展。

更遠西部，在洛磯山區域，金銀礦經久開採，銅鉛銀和其它金屬也獲到。從內戰時期起，礦藏的開發大大擴展。沒有大量金屬和礦物，東部工業生活不會有這樣快的進步。這樣，最顯著的經濟發展同時發生於東西兩部。

發明與工藝的改良

成千成萬件發明品和工藝變革反映這時期的工業進步。戰後特許專利的申請立刻有顯著增加，雖然戰爭時期中發明自始至終並未落後。一八六〇至六九那十年中，專利特許局發給特許證七萬七千三百五十五件；一八九〇至九九年中，增加到二十三萬四千七百四十九件。內戰後時期大大影響社會經濟變革的許多發明品，有一

八六九年衛斯丁豪斯 (George Westinghouse) 的空氣制動機，和若干種完全自動制動車輛的專利特許品；一八七四年格里登 (Joseph W. Glidden) 發明的鉤刺鐵絲，使西部土地廣大區域的圍欄既廉價又有用；一八七六年被人公認為汽活機發明者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 的電話機，造成一種新式的迅速交通，引起社會與商業生活顯著變革，一八七七年愛迪生的留聲機，一種基本文化發明品；一八七九年愛氏的自然電燈，緊接布魯許 (O. F. Brush) 與湯森孫 (Philip Thomson) 的發電機與弧光燈而起。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構成歷史上最大發明時期。電車、汽車、銀錢收支器、透明膠片、電氣鎔結法、蒸汽軋機、電氣鎔爐，都在這時發明或應用了。

一八七六年光景，已經有顯著進步。那年，一世紀以來工業進步的奇迹，在費城舉行的百年紀念博覽會中公開展覽，為獨立宣言一百週年紀念的特徵。這是在美國舉行的首次世界大博覽會。博覽會共有三十七外國建築館舍，容納來自五十國的三萬餘家出品陳列者。陳列品的七個主要部分是：礦冶、工業製造品、科學與教育、藝術、機械、農業、園藝。在博覽會中可算新鮮的婦女館，明顯指出婦女的解放。機械館中地位四分之三被美國機器和各種機械發明品所佔滿。陳列品從家庭小用具，到發生推動機器動力的科里斯 (Corliss) 式蒸汽大引擎，使參觀者大感驚奇。美國的智慧顯示出它的卓越，並且表示美國疾速成爲一個工業國家。外國貨物材料也極有趣味，後來影響到內部裝飾；若干種歐洲物品的優點顯露出美國同類物品的弱點。博覽會是有啓發性的，給成長中的美國社會、文化、和實業意識提供一個鼓勵。

成千成萬件發明品直接影響及這時期的工業，造成改良的工業方法。最顯著的是鋼產，漸次替代以前用的鐵產。直到這時期爲止，出產的有泡鋼和坩鋼數甚還相當少，主要用於製造刀子和較精品工具。新方法現在造成驚人的變革。柏塞麥 (Henry Bessemer) 在英國發明柏塞麥法，一八五六年申請一件美國專利特許證。

肯特基州愛伏維爾 (Patsville) 的凱利 (William Kelly)，對這同樣理想下過十年功夫，提出異議，並在美國法庭上證明他的優先權。凱氏於一八五七年取得他的「空氣法」專利特許證。凱氏缺乏經營能力，當地方爭

端促起實業與奴隸制大田園勢力爲流血內戰的一個時期中，凱氏未能在他的發明品上發展利益，除卻繼續他的試驗外，沒有什麼成就。柏塞麥雖不能在美國取到柏氏法專利證，可是他在一八六五年獲得改良轉爐的專利證。休威特 (Abraham Hewitt) 雖然懷疑柏塞麥法，但他和荷萊 (Alexander Holley) 從柏氏取得製鋼的權利。同時光景，華德和杜菲 (Ward & Duffee) 購買到凱氏專利的製鋼權利，夠奇巧的是，又得到美國特許蘇石特 (Mushel) 對柏塞麥法改良點的權利。這兩家都開始製鋼，前者在紐約州特羅愛 (Troy)，凱利空氣法公司在密西根州威安多特 (Wyandotte)。一八六六年，這兩家妥協它們紛爭的權利聲明，爭執告終，此後美國方以柏塞麥法知名。

新法在原則上和當簡單。鼓送冷空氣通過鐵的熔液，炭質燒去，轉爐中噴出陣陣火花，橙黃色火燄染有青色爆炸，變成較亮顏色。火燄消熄，加入含錳、錳、砂、鐵、石灰、錳、和氧化鐵的「鏡鐵」。柏氏在初期試驗中，當他認爲礬等物質已經消去足量時，他試停鼓風，結果留存的礬質非太多即太少。慕氏以加入鏡鐵改良柏氏法，因此可以控制各種鋼所需要的成分。湯馬斯基爾克羅斯 (Thomas Gilchrist) 法，以鹽基性法替代轉爐的酸性法，使這方法可應用於含有高度磷質的鐵。柏氏法在美國的意外發展，在一八八〇年光景，使美國產鋼趕上英國的出產。

另一大是鍊鋼方法約在同時 (一八六八年) 出現於美國。這是西門子馬丁 (Siemens-Martin) 法或做爐法，一件歐洲發明。這方法雖遠較柏氏法爲遲鈍，可是證明優點較多，因爲在大熔爐的比較淺問題，更容易注意得到。這樣，樣品可以隨時取出，等到合適的礬質含量出現時，火燄可以停閉，金屬熔液的控制也遠較用柏氏法爲容易。一八〇八年以後，美國產鋼大多數是用做爐法鍊製的。一八〇〇年左右，美國各種鋼的總產額每年超過一千萬噸。一八一四年，達到二千三百四十八萬五千九百噸，其中柏塞麥鋼一千七百一十七萬五千噸，做爐鋼六百二十二萬一千噸，坩堝鋼八萬八千九百噸。(噸數依足噸即每噸二千二百四十磅計算。)

無數種發明品增加紡織工廠的效率，機器更加改爐自動的。一串變革造成棉織工業的諾斯羅普 (Northrop)

式織機，開始有關速挽機和排線機的基本改良。其它紡織工業中也有類似變革。

食物出產業有革命性變革，幾起例子可以說明發明所佔地位。輾機法用更精分離法輾磨小麥為麵粉，因此沒有變色。洋鐵罐頭製造的發明，造成完全自動的製罐機器。人造冰機器出現。一九〇〇年左右，各種冷藏食物方法在美國取得專利特許證者約四千五百件，其中與造冰機器有直接關係者七百件。一切工業幾乎都受自動機發明的影響。

發動力也有改良。這時期中，蒸汽用於一般工業用途。舊式水力轉輪漸次稀少。改良蒸汽發動機的發明家瓦中，科立斯 (George H. Colles) 的姓名首屈一指，因為他所發明的隔斷機，使活門能立時並自動開關，很重要。另一位美國發明家寇諾斯 (Charles Curtis) 以製造一種改良的蒸汽輪機，併合瑞典工程師賈伐爾 (Gustaf de Laval) 和英國工程師亞孫 (Charles A. Parsons) 的理想。在這輪機上，蒸汽直接用力推動圓筒內轉動的縱軸上的唧子，不必對着活塞；因此大飛輪沒有必要。蒸汽發動機之後，氣體發動機得到應用，最初以爆炸煤氣空氣的混合物取得動力。多種煤氣發動機出現，為汽油發動機開一道路，實現現代的汽車。一八九八年，德國科學家狄塞爾博士 (Rudolph Diesel) 為他的發動機取得美國專利特許證，那發動機能用較重較賤的油，到二十世紀，狄塞爾式發動機出現。電氣的應用也是新時代的特徵。

擴大的市場

對各種產品的需要，不斷增加，是工商業擴張的一個最重要因素。由於增高的生產率和移民入境，人口大增加。一八六〇年美國人口是三千一百四十四萬三千，一九〇〇年先後已達到七千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一九一〇年九千一百九十七萬二千，一九二〇年一萬零五百七十一萬一千。入境移民的不斷川流，供給工業擴張所需求的勞動者，同時建立行銷增加產品的市場。許多入境移民不問工業區域，而參加東部人民在西部定居。生活條件的改善也有助於國內市場。工廠、店肆、礦、鐵道、和商業的一般擴張中，不斷增長的人口是個主要因

素。

州際商業不受關稅或種族偏見所阻礙，可以經營，這事實在美國實業生活的發展上是重要的。貨物從這區域轉運到另一區域，沒有多大管制性的阻礙。美國經濟發展引起劃一州立法運動，在這時期中的商業範圍裏，局部成功。

國外市場也已擴張。一八六〇至一九一四年間，美國對外貿易在價值上幾乎增加八倍。原料輸出量增加，但和其它商品輸出的增加，不成比例。一八七一至七五年製造品或半成品的輸出佔輸出的總額百分之二十，一九一一年至一五年的佔百分之四十六。製造品輸出增加，以及高率保護關稅政策，造成輸往歐洲貨物的相當衰落。一八八一至八五年，美國出口貨幾乎百分之八十一輸往歐洲；一九一一年至一五年，只百分之六十一。新銷路在亞洲、加拿大、和拉丁美洲開闢了。小麥、棉花、穀類、石油、畜產品、菸草、木材、海軍軍需品、和金屬品之外，各種製造品也有出口。

關稅保護政策

有助於工商業的另一因素是關稅的保護。內戰前若干年，儘管實業家力爭保護稅，可是關稅顯然是低率的。主要原因是農業區域，特別是南方，佔居優勢。可是有過內戰，這對稱動搖。新興工業的東部現在握着支配權，開始並維持一種保護政策。

一八六一年內戰前夕通過的莫利爾關稅率，提高稅率，為獲得更多的稅收供戰事之用。戰爭期中，關稅時時提高，所以在戰爭結束時，許多表項是極保護性的。關稅增加動機起初是為增加稅收的必要，後來理由改進，認為繳納戰事重稅的國內工業應受保護，以增加關稅來抵當外國貨的競爭。

戰後關稅政策的問題又引起爭論。在西部農業區域，人們的情緒強烈反對已經達到的高度。當國會計畫減低關稅時，工業團體發出呼聲，竭力設法不但要維持戰時高稅，並且要為特別工業增加稅率。運動議員者羣集

奉府，由全國毛織業協會秘書海斯 (John L. Hayes) 這些人領導。賓西凡尼亞的凱來 (William D. Kelley) 在國會裏擁護極端保護政策，他對鐵稅的頑強支持使他贏得「生鐵凱來」這綽號。另一方面，爲反對高率關稅政策起見，美國自由貿易同盟成立，包括有影響的人物和休爾茲 (Carl Schurz)、懷特 (Horace White)、和國家報 (The Nation) 編輯人高德金 (E. L. Godkin)。許多國會議員保守中立，贊成錫爾曼 (John Sherman) 發表的意見，以爲國會應屏去自由貿易與保護的極端思想，給下幾代，這兩極端與稅收制度是相矛盾的。兩派中意見抵觸的結果，戰時發展的趨勢中任何種劇烈變更都沒有做到。高度稅率依舊存在。

一八六九和七〇年的變更並未多少影響及高率關稅政策。有些稅略爲減輕，但對銅、大理石、亞麻、和少數其它商品的稅提高了，生鐵稅的稍減被鋼軌稅的增加所抵消。西部農民的不滿，和一八七二年自由共和運動的增長，與它的減輕關稅主張，使國會中保護主義的領袖驚慌到這地步，在那年競選前夕，規定一律減削百分之十。此外茶稅咖啡稅都歸廢除，原料品的免稅表略有擴充。這粗率無思慮的法律，造成困難。此後實業不景氣的若干年中，茶稅咖啡稅的損失減少每年收入二千萬美元，整個海關收入從一八七二年的二萬一千六百萬美元降到一八七四年的一萬六千三百萬美元。一八七五年，關稅恢復到以前水準，這樣維持着幾乎十年之久。

許多原因促成關稅改革的失敗。國會因對南方各州復興問題與約翰孫總統爭執中所持的偏見；國內國課稅的廢止與進口稅同時減低，將影響政府稅收的擔心；政黨陣線關於關稅意見差異的不明顯；無聲望的南方起初在國會中沒有取得完全權利的懦弱情形；和許多美國人認爲高率關稅對繁榮有其必要的信心；這些事造就一個保護政策，成爲一個永久政治爭端。

一八八二年政府處於一個非常的財政地位，因爲國庫裏有大宗剩款。共和民主兩黨人物對關稅還沒有清晰主張，因爲東部民主黨集團，分子大半來自賓西凡尼亞與新澤西，不贊成減低，而西部共和黨分子贊成。卡爾幾殉職後繼任的阿爾瑟總統鼓吹修正關稅率。國會中多數人厭棄關稅的補苴，想避免競選議員者的威脅利誘，並確信一律減低的不公道，因此授權一個關稅委員會鼓吹變革。這是接近關稅的一個新方法。可是阿爾瑟總統

所委派的委員會，以全國毛織工業協會的海斯爲主席，海氏是位保護主義者。高率關稅似乎顯然要由它的朋友來改革。這委員會遍遊全國，在二十多處城市舉行審訊，考察幾百起證據。它的報告是件可驚的，它得到的結論是：「保護性關稅率，除了爲建設使勞資條件與外國競爭者條件更相平均的新工業外，不能認爲正當。委員會吹噓減到百分之五十的減稅，但平均是從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可是這吹噓大體上應用於必需品，不應用於奢侈品，並且主要用於原料品，不用於製造品。國會正從事一件法案，競選議員者擁到華府來監視生鐵、鋼、糖、羊毛等出產的利益。這法案準備更減低國內國課稅。關於關稅，一八八三年的法律一般減低稅率大約只百分之四。有些商品加稅，有些減稅。國家報斥責這法律，說它的稅表是「刮去一點鐵絲稅，把它加在膠稅上。」這法案受到各集團並正直的批評，因爲沒有基本變革；委員會的判定甚至遭到蔑視並且全部被擯棄。在這法案的辯論中著名的，有三位注定影響將來關稅爭端的人物：參議員阿爾德里士 (N. W. Aldrich)、里德 (T. B. Reed)、和麥金萊。可是麥氏不肯投票贊成這法案，因爲它太低。

一八八五年，布卡南以來的第一位民主黨總統克利夫蘭，鼓吹減低關稅，兩年之後，他在提交國會的年度咨文中專門致力於這事。這新奇的咨文使全國吃驚。他說在各部報告中能找出全國各方面情報；他接着討論關稅問題，聲言這種關稅是不必要稅收的、……罪惡的、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制度。他強調政府收入超過需要和剩款正在增加的事實。他認爲高率關稅政策提高了一切物價；又認爲這政策對維持工資，沒有必要，因爲一千七百三十九萬二千名工人中，只有二百六十三萬名被受保護的工業所雇用；又認爲這政策同樣損害農工；又認爲這政策增加原料品價格，妨礙出口貿易，它的複雜稅表也無意義。克氏並未主張自由貿易，但主張劇烈的減稅是必要的。他強調這件事，說「這是面對着我們的環境，不是個理論。」批評克氏的人認爲他的議論不是爲着改革有缺點的關稅率，而是爲着破壞保護制度。

共和黨領袖布萊恩 (James G. Blaine) 的巴黎通訊——從巴黎發電回美的一段談話——代表反對黨的答復，因爲布氏發表的原則大致爲共和黨人所接受。他要求爲美國勞工的利益起見保留高率關稅，他指出美國勞

工工資比歐洲工人的高，大半由於保護稅之力。他又說減低關稅率會嚴重損害全國，特別會損害西部和南方。爲抑制剩餘款項起見，布氏建議威士忌酒稅收用於海岸防禦工事；又建議窮人奢侈品菸草的稅應予廢除；又建議任何聯邦餘款應分給各州，用來減輕不動產稅。

隨着克利夫蘭的咨文，以克氏建議爲藍本的索爾斯法案，提出於衆議院。這精論動人觀感，十美元一套衣服這事對工人是關稅實際價值的數學計算。這法案通過衆院，只有四張民主黨的反對票。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拒絕考慮這法案，並企求提出自己的政策，但沒有成功。

稅率是一八八八年競選中一個主要爭端。共和黨獲得全勝，開始要履行他們的競選諾言。一八九〇年的麥金萊稅則是結果。在辯論之始到終，保護主義新學發展到最高點。有衆議院議長「沙皇」里德勢力的幫助，西部參議員又投贊成票以交換東部的贊成錫爾是鑛稅條例，麥氏稅則通過，保護主義的頂點達到。這稅則雖然稍減低鋼軌稅、銅版稅、和鐵稅，並且在免稅表上加入一些很少商業重要性的商品，但它增加了羊毛、毛織物、和穿着品的稅，尤其對高級品。對麻布、絲花邊、絲絨品、刀件、和許多其它製造品，徵課更重的稅。當保護原則應用於農產品時，政府對農業界作出一個政治姿態，可是對小麥、玉蜀黍、馬鈴薯、亞麻、和其它產物課稅，這對農民不大要緊，因爲農產很少是進口的。爲了獎勵洋鐵版，課稅約百分之七十。爲減少政府收入起見，生糖進口免稅；爲安慰國內產糖者計，美國國內出產的糖每磅取得獎金二分。一個互惠主義的條款，規定只有總統可以對糖、糖蜜、茶、咖啡、和獸皮課稅，如果他認定任何對美國貨徵課不公平稅率的國家輸運這些商品到美國時。因此，互惠主義成爲威逼中南美諸國的棍棒，使它們讓步並訂立協定，雖然互惠主義是大半由於布萊恩的影響而被採用，作爲布氏汎汎商業聯盟計畫的一部分。

麥金萊稅率轉移到它的計畫的期望；在若干方面，它的運用令計畫者夢想不到。糖稅的喪失，有些項目的禁止件稅率，以及國會的浪費，兩年功夫便掃清剩款；匱乏發生，國家陷入一八九三年的恐慌。其它條款得到較好的利益。互惠主義條款造成對巴西、多明尼加共和國、古巴、波多利各、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德國、若

干處英屬殖民地、尼加立瓜、宏多拉斯、和奧匈帝國的協定。但高率關稅通過不久之後，在較高的零售物價上反映出的這種稅率，以及對法律各部分的異議，引起普遍的不滿意。這法律實行剛過一個月之後的選舉，共和黨的慘敗，喪失衆議院控制權，甚至麥金萊本人是一位失敗的候選人。隨後一八九二年總統競選之役，民主黨佔勝。

政黨變更是一八九四年威爾遜高曼 (Wilson-Gorman) 條例的原因。內戰以來，民主黨初次在國會兩院中佔有多數席，並且控有總統之職。可是在參議院的多數是微小的。因為民主黨的得權大半由於關稅爭論，再度出任總統的克利夫蘭促成關稅修正減低。對一種劇烈的變革，這是個不利的時候，因為有幾個理由，如政府的缺乏，稅收的減少，實業不景氣，商人的無恆和不斷的勞工糾紛。這提到衆議院去的法案規定大多數項目的相當減低。因為政府的財政局勢，所以規定四千美元以上收入要納稅。這法案在參議院中經過想保護參議員的實業者所修正，它的原狀完全改變。共和黨人嘲弄民主黨人的這些定稅作爲。一位共和黨參議員說：「威爾遜法案的起草人把水壓機皮帶列入服裝類，無疑的會照此再草一件特別議案，把水壓機活塞和紡織機列入牲畜類。」參議院更改六百三十四處，自始至終恢復保護原則，勝過任何改革原則。衆議院不顧總統的態度與反對，同意更改。克利夫蘭並未簽字，但許可那法案不經他的簽字而成爲法律。

一八九七年執政黨更遞，別定一種稅則。四年不景氣使其和黨贏得勝利。競選的主要爭論雖然集中在自由銀本位對金本位的問題，可是勝利者開始在關稅上用功夫。一八九七年的丁格里 (Dingley) 法律增加到美國歷史上的最高稅率，可是沒有經由它本身的功罪，它表現出好時候的開始。後來幾年，國會注意力轉向帝國主義問題及其它爭端。直到一九〇八的選舉，關稅問題才真成重要。

泰奧多·羅斯福當政時期，中部邊州常常聽見反對保護關稅的不平之鳴。那區域廣泛接受「愛奧華思想」。愛奧華思想的意思是說關稅是托辣斯之母，阻止壟斷事業的法子是減低關稅。在一九〇八年競選中，人們討論到高昂的生活費用與關稅問題；兩黨都許下願，如果當選，要修正保護關稅稅率。泰夫脫總統在他當政

之初，便召集國會開特別大會。一件合於他所鼓吹、規定較低稅率的法案通過衆議院。在參議員阿爾德里士領導之下，參議院抨擊這法案，最後給它修正八百四十七處，大多數是增加關稅。儘管威斯康新的拉福來特 (Robert M. LaFollette) 所領導的新興「叛徒」提出反對，高度保護政策還是繼續下去。一九〇九年的裴因阿爾德里士 (Payne-Aldrich) 稅則訂立很少的減削，廢除獸皮和一些其它商品稅。但應繳稅貨物的平均稅率，幾乎和它所代替了的丁格里法案的稅率一樣。這法律授權總統對歧視美國貿易的國家輸入美國的貨物徵課最高度關稅；它規定一個關稅局以協助總統來懲罰這種進口貨；它對公司的純淨報酬課低稅。這關稅局存在三年之後被撤消，只作過三次報告。

內戰以後關稅政策的第一次重要變更是一九一三年民主黨履行它的減稅諾言。威爾遜總統並未要求國會採行自由貿易政策。他建議保守稅收原則，警告沒有給實業界功夫來適應而急驟並破壞性的減稅。恩德烏德 (Underwood) 稅則減低課稅的商品平均稅率約百分之三十。九百五十八項貨品減了稅，三百零七項無更改，八十六項如化學品——加上稅。有些農產物減了稅，有些列入免稅表，目的在減低生活費用。糖稅漸次減低，一九一六年完全取消。憲法第十六修正案所許可的所得稅規定增加稅收。已撤消的稅局一九一六年由於一個兩黨委員會的委派而復活。

幾種有關鍵性工業的興起

內戰之後，鐵時代讓位給鋼時代。這時期之前，少量有泡黑鋼和坩堝鋼的生產，困難且費本，大都用於製造刀子、最精品的工具、和各種武器。柏塞麥法和敞爐法引起鐵工業革命，並低價供給可作各種用途的材料。產鋼有了進步，使鋼能造得柔軟或堅硬到可割玻璃。鋼可以造得堅硬且有彈性作彈簧之用，或柔軟作罐頭之用；又能造得堅固，輾成摩天樓用的建築棟梁，或拉成細網絲衣用的鋼絲。又能造成有磁性的或無磁性的，並能防熱防冷防鏽。鐵道列車、海洋輪船、摩天高樓、工廠、橋梁、水管、電線、機器、和汽車都用鋼製造，鋼

織成美質文明的纖維。

鐵當然是產鋼的必需品。用高鎔爐熔化鑄造生鐵與鑄鐵的原則並未改變。石頭鑄造冷氣鼓風、燃燒木炭的小鎔爐被燃燒焦煤的大鎔爐所替代。大鎔爐用鋼建築，許多高一百英尺或百餘英尺，有四座火爐，吹風發動機每分鐘發出成千成萬立方英尺的氣，許多送氣管，一排除灰器，洗煤氣器，自動裝載砂和裝煤機，一切現代冶金機器大物的必要部分。許多鎔鐵場還用翻砂鑄造生鐵的幾百年來舊法；到較大的工廠中，鼓風爐中倒出的鐵液用大鑄杓裝盛，立刻移到敞爐或柏塞麥轉爐中鍊製成鋼。經過這些手續或雙重手續之後，鋼液灌入模型裏。

鋼結成堅硬的外皮後，模型用車子拉到剝皮機上，剝去外皮，留着白熱的塊錠。這些塊錠移到燃燒煤氣的浸坑裏，使錠錠的内部慢慢涼硬，而外層重新加熱。裏外熱度平均之後，熱錠子準備冷卻之前直接輾成鋼軌、鋼版、扁版、短條和其它形狀。一九一四年以後，在一個工廠中完成各種手續的趨勢繼續發達。現代鋼廠包括有鼓風爐、柏塞麥轉爐、敞爐、輾機，煉焦爐和副產品工場，也有鑄鐵場和機械場。

大鋼廠和各處煉焦爐上，煤副產品極端重要。作為鎔鋼爐燃料用的豐富煤氣，是工廠煉焦的主要副產品。煉黑油皆重要，因它不但供建築之用，還有極多種美麗的染料和芬芳的香品從煤黑油造出。許多其它從煤黑油萃乳出來的製造品，有化學品，如阿摩尼亞、石腦油精、苯液、和石炭酸。近年研究又造成許多種醫藥萃乳品，如麻醉藥新科卡因，和治療肺炎、腦膜炎、與敗血症用的磺酸化合物色芳里邁 (Sulfanilamide)、色芳比里定 (sulfapyridine)、與色芳西阿素 (sulfathiazole)。從煉煤所產生的煤氣和蒸發物可以製造無數種物品；以前部蒸煤氣和蒸發物後煙囪裏放走。染料、香品、藥品之外，炸藥、尼隆 (nylon)、阿士匹靈、棒球、嗅鹽、和肥料都用煤製造，以前人們只把煤當作燃料。

皮芝堡、揚斯頓 (Youngstown)、克利夫蘭區域成為美國鋼鐵業的心臟。蘇必利湖地帶所出礦砂在這區域和布法羅、芝加哥、狄特羅、與聖路易地帶煉成鋼鐵。在巴爾的摩以北的沿海區，所用礦砂，大部分是本地

出產，或從智利、古巴、與瑞典輸入。阿拉巴馬州 柏明漢 (Birmingham) 是唯一礦砂和焦煤毗連的地區，因此需要極少運輸之勞。結果大量生鐵從該區輸出，雖然那裏也很產鋼。在田納西地帶和散布在極西的各區，如帕布羅 (Pueblo) 和普洛伏 (Provo)，大都用本地出產的礦砂。

許多種和產鋼有關的工業發達起來。最顯著的一種是洋鐵版的製造。殖民地晚期中，出產少量洋鐵版，是錘製成的小鐵片用英國運來的錫鍍的。這工業沒有進步，十八世紀之初便歸消滅。大量洋鐵版大都從英國輸入，從內戰時起大有增加。後來美國竭力建立洋鐵版工業。一八七二和七四年間，美國洋鐵版公司在俄亥俄州 威爾斯維爾 (Wellsville) 建立美國造洋鐵版與白鐵版（不單鍍錫而鍍鉛錫合金，大都作蓋造屋頂之用）的軋鐵場；羅澤斯與布希斐爾德 (Rodgers and Burchfield) 在賓西凡尼亞州 黎士堡 (Leechburg)；合衆國鐵版洋鐵版公司在賓州 登謨勒 (Demmler)。因為洋鐵版的關稅輕，這些公司不能和外國舶來品競爭。一八七八年前，所有這些工廠都已停工。

一八九〇年麥金萊稅則徵課進口洋鐵版關稅每磅二分二釐，不是保護工業，而是創造工業。這法律規定除非國內產品達到特定產額，洋鐵版關稅應於一八九七年後停止。麥金萊條例關於洋鐵版的規定從南威爾士吸引來資本、機器、和工人，幾年之內，美國的洋鐵版工業建立成功。一九一四年光景，美國資本已大量投資於這工業，這工業的產額已超過英國的。這時美國已成世界上洋鐵版的主要生產者與消費者。

罐頭工業的成長是洋鐵工業發達的大原因，因為魚、肉、鷄鴨、湯、蔬菜、果品、牛奶、果醬、和飲料、與油、漆、烟草，都裝成罐頭售賣。用罐頭保存食物，起源於十九世紀之初。城市中心的興起刺戟起這種保存食物和其它產品的方法。製造洋鐵罐頭的改良法中，一八四七年泰羅 (Allen Taylor) 發明的弔壓機，和幾年後伊文斯 (Henry Evans) 的合併壓機是重要的。封閉機發明於一八六九年，自動弔罐法發明於一八七六年。第一架完全自動造罐機在一八八五年開始應用於巴爾的摩。一九四〇年光景，美國製造罐頭的公司除却製出自用的外，製罐售賣的也有許多家。美國罐頭公司是主要的出產者。

最動人觀感的新興工業是汽車工業。十八世紀時，早有人在城市街道上試開蒸汽推動的車子。在美國，伊文斯 (Oliver Evans) 是這行最重要的早期先進分子。鐵道蒸汽汽車發達後，若干歐洲城市試用蒸汽於大車，但通行重稅和有限制的立法阻礙這種事業的成功。十九世紀後期，德國在製造自動車上很有進步。一八七六年，奧多 (A. N. Otto) 建造四輪炭化氫內燃摩托，局部根據於法國人若夏 (Beau de Rochas) 的想像；一八八六年，丹謨勒 (Gottlieb Daimler) 展覽第一架摩托三輪車，後一年彭茲 (Carl Benz) 製造第一架用汽油引擎發動的汽車。後來若干年中，歐美許多人試驗「無馬的車輛」，用蒸汽、電氣、照明煤氣、蒸發油、汽油、炭酸氣、和火酒作爲動力。

一八七九年，紐約州羅吉斯特 (Rochester) 的賽爾登 (George B. Selden) 申請他的汽油車第一次專利證，這車子他有意多年懸而未決；直到一八九二年，杜里雅弟兄 (Charles and Frank Duryea) 駕駛首次成功的美國汽油車於馬薩邱塞州斯普令斐爾德街上。後一年，狄特羅的福特 (Henry Ford) 用汽車每小時走二十五英里。一八九三至九七年不景氣中，製造用電池、蒸汽、或汽油發動的車輛，都有進步。杜里雅弟兄、福特、海恩斯 (Elwood Haynes)、奧爾次 (R. E. Olds)、溫敦 (Alexander Winton)、和金氏 (Charles P. King) 這些人，對新式車輛都有貢獻。人們在家庭或工場裏設計新圖案，得到許多專利特許證。歐洲也有進步，一八九五年光景，以彭茲式、丹謨勒式、和班哈勒華索 (Panhard-Levassor) 或著名的汽車已經發售，有些輸往美國。

十九世紀之末，在美國登記的車子約八千輛。這些不但包括汽油車，還有行動平穩、發聲嘶嘶的蒸汽車和無聲的電氣車，這些平穩無聲的車子頗爲婦女所歡迎，因爲不會顛動她們。汽油、電氣、和蒸汽各種車輛的擁護者，說明並辯護各人自己所擁護種類的特長，但後來汽油車證明爲最切實用。蒸汽車電氣車都有嚴重毛病。前者攜帶大箱的水，走動之前要燒熱；後者走的路程有限，因爲時時需要停下改裝電池。

現代汽車出現後，它經過多次革命性的變更。起初車子是開敞的，天氣不好時不能用；車輪大，車身離地

高，因為引擎在底下，不在前頭；發火器和節汽瓣裝置在舵位，因為還沒有自動發動器和腳踏節汽瓣；高度壓力的輪胎和硬彈簧使行駛起來不舒服。一九一四年左右，自動發動器和其它改良之件開始採用。這時福特正試造廉價車輛。一九〇三年，他組織他的第三家公司，福特汽車公司，製造一種兩汽缸的車子，零售價從八百五十元起。他從別的製造家購買引擎和零件，在他的小工廠裏裝配起來。一九〇七至〇八年，他決定集中力量製造廉價車輛，並設計輕便遊覽車，售價自六百至七百五十美元。售數飛躍得可驚。一九〇八年秋天，他開始造T字型車，價格不貴，構造簡單，修理方便。許多年來，福特車數目在公路上超過一切別家車輛。

早期汽車公司以小額資本開始。起初許多不大從事於製造，因為它們只裝配別處購買來的零件。後來，資本增長，許多家自己製造零件。福特汽車公司以二萬八千美元資本開始，赫德孫汽車公司的更少。公司死亡率很高。一九一〇年出產車子的六十九家公司，到一九四〇年只存在八家。

賽爾登從一八七九至九五年保留未決的汽油推動車的專利證申請狀，取得許可，並歸電氣車輛公司所有。這家公司開始對汽車製造家有侵害行為，這些製造家組織有特許汽車廠家協會，並協議繳納使用金。可是福特予以拒絕，並起訴於法庭。接着打了八年官司。上訴之後，法院於一九一一年判決專利許可證並未遭受損害。這判決消滅這工業的壟斷威脅，給予先進汽車製造家一個專利證立法的健全戒心，並且造成交互特許的協定，使這工業比較免去專利特許證的糾紛。

一九一〇至一一兩年，汽車工業發生不景氣，美國廠家倒閉的有二十家。經過改良的生產技術，較好的售賣計劃，和劇烈的減價，存在的復原比較快，又有新集團加入這事業。一九一四年，八汽缸引擎應市，接着有十二缸和十六缸的摩托，只合大車和開費高昂的車子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多數人所享受的物質繁榮，許可許多人購買汽車。戰後，按期付款購車計畫擴充了，給予收入較低的集團一個購買的大刺激。一九二〇年光景，經營汽車製造的公司有八十四家。那年售出的乘客車有一百九十萬五千五百六十輛，價值十八萬零九百萬美元。汽車製造業擴展得極快。一九二九年產額達到最高峯，製造並分配的汽車四百五十八萬七千四百輛，大卡

車七十七萬一千零二十輛。不景氣嚴重影響及這工業，到一九三三年後又有實質進步。一九四一年，出產並售出有汽車三百七十四萬四千三百輛，大卡車一百零九萬四千二百二十六輛，批發價值在三十萬萬美元以上。

另一種有驚人發展的工業是電力工業。早期先進如佛蘭克林在費城、喀爾法尼 (Luigi Galvani) 在波倫尼亞 (Bologna)、伏爾大 (Alessandro Volta) 在巴黎、德蒙 (Humphry Davy) 在倫敦、安培 (André Marie Ampère) 在巴黎、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在倫敦，都開闢用電的時代。一八七〇年左右，一件實用發電機發明了，大部分是比利時人格蘭德 (Z. T. Gramme) 工作的結果。八年之後，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布魯許設計弧光燈和一種巧妙的發電機以供給電流。新澤西州紐華克的衛斯頓 (Edward Weston) 和費城的湯莫孫在同樣範圍上有了成就。一八八〇年光景，若干城市已裝置弧光燈作街燈和廣告之用。可是巨大噴濺的弧光燈不適用於許多室內用途；愛迪生把電流通過封緊在玻璃管內炭化棉線，改良較小的白熱燈，他造成家庭電力的新紀元。

一八八二年，愛迪生在紐約珍珠街建築第一家商業發電站。這站有六部發電機，最大的約有一百二十五匹馬力。它起初供給五十九家用戶，但因它的電壓力低，電力不能送到一英里以外。這時衛斯丁豪斯應用電力於運用鐵道信號，並建立幾家最早的電燈發電機。他有興趣於感應電流發電法，一種歐洲的長距離輸電實驗；從這方法，他發展成交流法。第一家實驗廠於一八八六年在馬薩邱塞州大巴林頓 (Great Barrington) 開始發電；後來於同年中，第一家商業交流電燈廠設置在布法羅。接着起了直流法與交流法之爭。一八九三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中交流電的驚人開展，表演出這種電流的優越。電力發動機開始合併兩種方法，所以兩者都能應用有利。以後多年中，美國發的電大半是交流的，雖然發電有進步後，一部分轉換成直流電，以供電力鐵道、電力化學工業、和其它直流電較有利的工業之用。電力工業的一個分界是一八九五年尼阿卡拉大瀑布的裝備。那年該處裝置起最初三部五千匹馬力交流發電機。它不但顯示電力發展的可能性，並且刺戟起應用水力替代蒸汽發

電。

起初電力大都用於燃亮。不久應用到許多其它用途。東部各區多處試行發展電力鐵道。最初在商業上成功的運輸系統是一八八六年戴夫特 (Leo Duff) 在紐約州賓漢頓 (Binghamton)、和一八八七年斯普拉葛 (Frank J. Sprague) 在維基尼亞州里士蒙所建立。一九〇二年光景，美國有城市的和城市間的電力鐵路二萬二千五百英里，一九一二年左右里數增加到四萬一千。二十世紀初年，有些蒸汽鐵路對電化它們鐵路系統的部門感到興趣。巴爾的摩的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紐約的賓西凡尼亞鐵路，和其它鐵路，從第三條路獲得電流開行火車。一九〇七年，新港鐵路電化了，用頂線供給的交流電。這計畫被其它鐵路普遍採用以電化它們路線的各部門。電力作用的柔軟性、比較簡單性、和獲得加大的動力，是許多鐵道採用這新動力的主要原因。電力應用於海洋更爲遲慢。它一般用於船上照亮，但航海工程家久已認它不適用於水動力。一九一三年，美國海軍運煤船木星號，裝置有電力推動機和汽輪發動機，得到任用，給應用電力於航海一個鼓勵。可是商船用電做動力還沒有多少進步，因爲人們寧願用蒸汽或狄塞爾燃油發動機。

在實驗時期中，電力應用於推動機器，如抽水機、電扇、和印刷機，但直到一八八八年特斯拉 (Nikola Tesla) 發展多相交流發電法之後，電力才普遍應用於工業。摩托在速度、力量、和機械性質上有改良後，它們漸漸用於推動一切種類的機器。此外，廉價電力可以由水力的應用而得到時，電力化學工業受到鼓勵，尤其是鋁、石墨、磨料、綠氣、合金、和其它材料的生產。應用電力熱度於工業上的處理與烘烤手續，是這時期起源的。

二十世紀開始以來，許多家庭有了多種電力器具。愛迪生早在一八八〇年想出一種重約八十磅的電力摩托可用來發動縫紉機，但多年之後，摩托才應用於家庭縫機。電熨斗和其它家庭用具漸被接受。一九一四年以後，這些器具，以及電器冷藏器，取暖和烹飪用的電爐，鎔爐上控制並添煤與油的自動機關，用途都有增加。

電力工業的故事以兩家重要公司爲中心，這兩家是一八八六年開始營業的衛斯丁豪斯電力公司（衛斯丁豪斯電力工業公司），和一八九二年組織的通用電力公司。許多先進的小公司雖然發展，大多數後來被這兩公司所吸收。衛斯丁豪斯公司於一九〇七年要被接收，但後來改組。一九一四年光景，美國共有一千零三十家公司，大都經營製造發電、轉電、或存活電力所用的機器、工具、和供應品。從事電力工業者約十五萬人；除去電報電話裝修，出品淨數價值三萬一千七百六十七萬一千美元。一九四〇年左右，出產的電力機器和器具總值將近二十萬萬美元。

第十六章 工業結合與管理

工業結合的興起

個人的小企業合併成大組合公司，是朝着工業統一路上走的第一步；大組合公司的成長是第二步。可是集中管理比單獨的公司更進一層。合資協議、定價協議、和集中售賣是鬆弛合併的形式。托辣斯和取締公司，是和合併壟斷辦法同見於工業中的另外兩個重要手段。

第一家大專利工業公司是美孚油公司，這公司織成一個模型讓別家來做效，並且最初用知名爲托辣斯的手段。洛克斐勒 (John D. Rockefeller) 於一八六二年在克利扶蘭一家新煉油廠裏作小投資，開始他的流星般生涯。他自己的公司隨着開始於一八六五年。五年之後，美孚油公司在俄亥俄組合成功，資本一百萬美元，創始的股東有洛克斐勒、威廉·洛克斐勒、佛拉格勒 (Henry M. Flagler)、安德魯 (Samuel Andrews)、哈克內斯 (Stephen V. Harkness)、和詹寧斯 (O. B. Jennings)。局部由於優越的效率，局部由於南方進步公司的威脅——美孚油公司利用這些機會，以產油區域鐵道單獨折扣的方法取得石油工業的專利，在一八七二年左右，獲得克利扶蘭區大多數對立的煉油廠。(出產家的反對和公衆憤慨，促成南方進步公司特許狀的廢止。) 美孚油公司由於獲得祕密折扣並建造它自己的油管線，又由於威迫或壓倒競爭者，所以能伸展它的控制範圍。一八七二年，洛克斐勒組織全國煉油廠家協會，一種合資事業，控制着美國石油業的五分之四。許多不幸競爭者的財產，當一八七三年恐慌中，被這協會所取得。協會後來又取得皮芝堡、費城、紐約、和巴爾的摩主要煉油廠的控制權。一八七七年，在驚人鬭爭中，美孚油公司打倒賓西凡尼亞鐵道運用它本身油管線的企圖；公司又獲得帝國運輸公司煉油廠和油管線所有權；又使潮水油管線 (Tide-water Pipeline) 不得不訂立一

件工作協議，制奪油管線事業。一八七九年光景，美孚不擇手段，控制美國百分之九十的煤油廠和油管線。在洛克斐勒領導之下，美孚是第一家公司，組織來專利一個巨大、複雜、且富有的工業。爲了保護和擴展它的利益，美孚組織成一個托辣斯。

一八七九年實行一個董事證書計畫，但三年之後，才正式成立。所有在俄亥俄州內州外的股份和財產，都轉移給一個九人的董事會，這會以洛克斐勒爲董事長。股東取得他們股份的托辣斯憑證，照他們的股份給予贏利，但不給任何投票權。大組合公司的管理權就這樣集中在九個有能力的人手裏。一八九二年俄亥俄最高法院命令這托辣斯解散，這托辣斯的協議因此告終。它組合爲若干構成分子的公司，但由非正式協議，保持着行動一致，直到各公司結合爲一家取締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董事會單獨有合法選舉權的巧妙托辣斯制度，被其它工業所模倣。這些工業有一八八四年的美國棉油托辣斯，一八八五年的全國亞麻仁油托辣斯，和一八八七年的蒸餾餉畜業托辣斯（威士忌酒托辣斯）。可是這工業集中化的形式，並未很長久繼續實行，別的計畫隨着起來。

管制的開始

大公司、托辣斯、和結合專業興起，公衆對它們的反對也發展。美孚油公司和其它專利專業的方法被人們普遍知道後，人們對專利的敵愾心增長了。人們要求政府採取管理與限制的行動。農業會員反對專利專業，特別是鐵路專利專業；綠背紙幣黨人於一八八〇年斥責組合公司，要求政府對它們採取行動。一個政治的反專利黨於一八八四年組成，並在那年競選中活動。一八八八年，兩大黨都遵從輿論，提出保證，以聯邦行動取締托辣斯和專利專業。同時出現大量文字，着重描寫大規模工業的罪惡，特別是不誠實的業務，不公平的特權，國家天然資源的無情開發，大資產的產生，和財富的集中。

各州首先採取管制大規模企業的步伐。一八九〇年以前，若干州在它們的公司法中規定反托辣斯條款，若

干採取這種政策的州在那年之後增加條款。有些州把這種規定訂入它們的憲法。可是這種立法大半被若干州的寬弛政策所否決，甚至改變它們的現行法律。它們甚至准許組合公司從它們取得特許狀，可以擁有別家公司的股份，結果使組合公司成爲取締公司。接着起來的合併事業，大多數從這些州取得特許狀。

對大合併事業權力與規模的公共議論，促成國會於一八九〇年通過錫爾曼 (Sherman) 反托辣斯法。這條例上所稱的，只有一種結合事業的特別形式——托辣斯，雖然一個有括弧的句子包括有其它。這法律開始規定：「凡契約、結合、或結黨，用托辣斯或其它形式者，或結黨束縛若干州貿易或商業者，或束縛對外貿易或商業者，概爲非法。」這法律的目的，當然在宣告一切束縛貿易的結合爲非法。可是這條例在若干方面顯然薄弱。正如州際商業條例一樣，並未設置委員會來實施條例，因此私人或政府可以提出訴訟，要求違犯這條例。這條例也未給它的名詞與語句規定明白定義，把解釋工作委諸法院；並且發展原則，使工業家與商人在結合事業與大企業上能獲得指導。這法律起初大體未生效力，因爲它除了把舊日普通法律對束縛貿易結黨的禁令寫成法律形式外，這未多做什麼。

法庭與錫爾曼條例

錫爾曼反托辣斯條例引起的早期訴訟，最重要的一件是一八五九年合衆國對納特公司 (E. C. Knight Co.)案，普通稱爲糖托辣斯案。這案牽涉到一家新澤西大組合公司——美國煉糖公司——的購買費城區四家獨立廠家，公司因此控制着全國煉糖業百分之九十八。法庭認爲一個州內煉糖廠與製糖業的取得並非州際商業之事，因此並不違犯條例。不幸，提出訟案的合衆國檢察長未能強調政府的論點，指摘出取得煉糖廠這事的專利性質，結果法院判定工業結合對州際商業並非非法束縛。在大衆看來，這判決就是政府不能管制實業大結合。

另一件早期政府據錫爾曼反托辣斯法提出的要案是一八九七年合衆國對橫越密蘇里運輸協會案。這案牽涉及幾家西部鐵路企圖以互相協議規定運價。最高法院判決錫爾曼條例不適用於鐵道。在五對四的判決中，最高

法院認為立法禁止一切束縛州際或對外貿易的契約，不問公司的通常行爲是否是維持合理價格的。法院中持異議的少數認為協議是合理的，並且對阻止各鐵路間的破壞性競爭是必要的。

兩年之後（一八九九年），在愛迪斯顯鐵管（Atlayton Pipe）案中，法院宣告鐵管製造家合資協議用生產管制與共同出價來控制價格爲非法。法院命令解散那合資事業，因爲它以限制競爭違犯法律，並且直接有關州際商業。這些判決案和許多其它判決案並未構成錫爾曼條例的滿意解釋，因爲沒有發展固定明白的原則。因此，錫爾曼法通過後的頭十年光景，法院對那法律作者的含混名詞與語句，沒有把它們作成具體的。

工業結合的時期

一八九一至九七年間，工商業大結合成立的數目不多。因爲工業生活受恐慌的影響，罷置於這時期大部分時間的不景氣是主要原因。但從一八九八到一九〇三年，結合事業，特別是取締公司形式的，數目顯著增加。一九〇〇年，工業結合有一百八十五家，資本三十萬美元，從事生產美國工業出品的百分之十四。這些結合事業中的七十三家，每家有資本一千萬美元或一千萬美元以上。一九〇四年，工業大結合有三百十八家，資本在七十萬美元以上。這些結合事業在石油、菸類、牛肉、糖、和鋼鐵出產上，與許多其它實業與製造業上，操有權力。

各種結合事業中，這時期取締公司躍居卓越地位。一八八八年自新澤西開始，有幾州修正它們的公司法，許可這種形式的組織。在這時以前，沒有多少公司在法律上有權擁有別家股份，這些例外見於運送公司。取締公司可以廣義的定義爲一家擁有別家公司證券——通常是股票——的組合公司。主要的形式有兩種：以擁有別家公司股份爲主要業務者，只爲投資而控制別家公司；取得全部或一部附屬物的證券，以管制或行使管理權，並合併這種所有權於它們本身業務者。在工業範圍中，取締公司的一個特出例子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它的股本，一八九九年從一千萬美元增加到一萬一千萬美元。新股票發行，以交換出產、煉製、並銷售石油產品的各

份子廠家的股票。後幾年中，美孚公司擁有世界各地多數附屬事業的證券。因此，由於增加它的股本，並用新股票交換別家證券，或由於用購買或其它方法取得股票，取締公司的工業控制可能性，尤其用累積投機的方法，幾乎成爲無限制的。

這時期產生的所有取締公司，最大一家是合衆鋼鐵公司。這世界上最大企業，第一家十萬萬美元資本的公司，於一九〇一年根據新澤西法律取得特許狀，由若干家經營鋼鐵工業的大組合公司結合組成。它大體受三個人鼓吹才能的影響，這三人是：包括在這結合事業中的一家公司經理葛雷 (Elbert H. Gary)，願意從他的大事業退休的卡匿奇 (Andrew Carnegie)，巧妙管理並接濟這事業經濟的老摩根 (J. Pierpont Morgan)。十家有關係的大公司資本共計八萬六千七百五十五萬零三百九十四美元，擁有鋼廠一百四十九所，鼓風鑄爐八十四座，鐵道一千英里，大湖船隻一百十二艘，煤田、礦地、和石灰地若干萬英畝。這以「鋼鐵托辣斯」知名的公認股本是十四萬零四百萬美元；可是這是半實際的股份，它的證券和優先股票抵到事業的全部價值，它的五萬萬美元普通股票，大半——如果不是全部——是純粹增加而價而不增相應財產的。此後幾年中，這組合公司造成它的資產遠過它的資本，並且聚集這工業中許多別家公司於羽翼之下。

大企業結合也繼續下去。這種結合，通常是由一家組合公司購買有關公司的財產，把它們合併在一個組織裏而成。各州和聯邦政府的反托辣斯法律施行後，還有另一種結合，在組織上當然更爲鬆弛，用處更有增加。這是若干家組合公司連環董事部的實施，甚至在不同事業上，有若干共同的董事。這以大權給予少數人，到某種程度，造成和取締公司與併合事業相似的目的。大結合事業，無論是併合、取締公司、或集中，一般都名爲托辣斯——這名詞不再限於以取得集中管制爲目的的受託手段。

增加的托辣斯管制

一九〇一年麥金萊被刺，泰奧多·羅斯福繼任總統時，面對美國的一件最重要爭點是托辣斯與專利事業

的管制。輿論要求錫爾曼條例更有效的實施，並增加聯邦有關管理州際商業的立法。一八九八年以來結合事業家數的增多，顯然是錫爾曼條例在抑止托辣斯成長上，和抑止托辣斯帶來的弊害上，沒有什麼力量。二十世紀之初，結合的事在運輸與金融兩種事業上顯然更有進展。結合事業正歸大銀行家控制。這層，引起莫第 (John Moody) 在一九〇四年說過：「整個看來，我們發見托辣斯中的支配勢力是大小資本家錯綜的網子所造成，許多以多多少少重要性的關係，互相聯結，但全是附屬於大集團或大集團的部分，大集團又依靠並聯結於兩個龐然大物上，這就是洛克斐勒集團與摩根集團。這兩龐然大物……共同……構成美國實業商業生活的心臟。」

當羅斯福時期，在羅氏的活動個性之下，「托辣斯繁榮」在公共印象中成爲一個固定名詞。在宣傳反對專利事業上，羅氏於第一次致國會咨文和對羣衆演說中，率直的將托辣斯分爲兩類，好托辣斯與壞托辣斯，聲音「我們要勾消不善的行爲，不是反對財富。」他公言好托辣斯具有公共福利的眼光經營它們的事業，公平交易，將它們的經濟給予消費者。反之，大資產作惡者所控制的壞托辣斯，自私的謀本身利益，不顧公衆。羅氏斷言，「我們不想毀滅組合公司，但我們想使它們服事公益。」他把這動人的語句變成行動，命令檢察長諾克斯 (Knox) 提出控告美孚油公司，美國煙草公司，和杜邦 (DuPont) 火藥托辣斯等。本行明·哈禮孫任總統時，在錫爾曼條例下提出的訴訟只有七件，克利扶蘭任中八件，麥金萊任中三件，羅斯福任中四十八件。可是羅氏任中的許多案件，直到泰夫脫任中才獲判決。

涉及錫爾曼條例、最使人注意的法院判決案，並非反對工業結合的，而是有關合併西北部若干條鐵路的一個計畫。北方證券公司的成立是哈禮曼 (Edward H. Harriman) 與摩根在證券市場中決鬥的結果；一方面是控制聯合太平洋系統與有關金融利益的哈禮曼，另一方面是操着改組北太平洋系統經濟權的摩根。哈氏幾乎得到北太平洋所屬擁有芝加哥柏林頓琴西鐵道 (Chicago, Burlington and Quincy Railroad) 股份的大半，他的目的之一是能進入芝加哥。另一位西北鐵路大企業家，大北鐵路的喜爾 (James J. Hill)，他的系統也局部擁有芝加哥柏林頓琴西路，感到驚異，計畫和摩根聯結，可以使兩路系統的股份不受聯合太平洋系統侵害的

危險。一九〇一年，一家取締公司成立，收納大北、北太平洋、與柏林頓諸鐵路的全部股份，摩根與喜爾集團在當中操縱着控制權。這使華爾街吃驚，羅斯福總統指令檢察長諾克斯據錫爾曼反托辣斯條例提出控告。摩根和有勢力的共和黨人哈那 (Marcus A. Hanna) 趕赴華府勸阻羅氏，但無結果。在五對四的判決中，最高法院支持政府的論點，認為取締公司曾被用作束縛貿易的一種非法手段。法院在納特 (E. C. Knight) 案中，爲了人民利益反對特權與專利，反轉它的判決。判決結果，正如它影響及管制鐵路證券各案，沒有實際重要性，因爲北方證券公司雖已解散，股份雖然退還給原公司的股東，可是北太平洋和大北兩鐵路公司大部份股份在摩根與喜爾集團手裏，所以摩根與喜爾集團仍舊操有實際控制權。但這案是大實業歷史上的一個界牌。它是政府的一個勝利，它復活了錫爾曼條例，它增加了總統的聲望，它給予大眾一種感覺——專利事業到底要受管制。還有一層，它給利用取締公司爲結合工業及它種企業的手段一個嚴重挫折，那種手段的一般趨勢開始於一八九八年，現在告一終止。人們現在做效或尋求別種結合的形式。

另一件提到一個區域法院的案子，雖是重要，卻更動人聽聞，但顯示減價折扣還未終止。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被告在支加哥與阿爾頓鐵路運輸的石油上收受有非法的祕密運價。一九〇七年，法官藍締斯 (Kensaw M. Landis) 審查公司有違犯愛爾金斯 (Elkins) 反折扣條例一千四百六十二不同條款之罪，處以罰款總額二千九百二十四萬美元。這大罰款顯然是因偏見不是因正義之故而處分的。第二年這判決被巡迴上訴法院所推翻，且不受理，局部因爲法律意義問題。那案子未經最高法院覆核。

美國煉糖公司被告一案的公開，又顯露出一件腐化的例子。一九〇七年才發現該公司騙取政府鉅款，那些款項是進口糖類應繳納的稅收。這騙案是行賄稱糖的天秤而做的。訴案被接受，公司補繳四百萬餘美元。官吏和雇員被控告刑事罪名，若干人被定罪。

羅斯福當政時，管制大組合公司的立法也有進展。一九〇三年，羅氏提請建置商務部並澈底調查組合公司，國會創設工商部，部長具內閣閣員地位，職權是培植、提倡、並發展合衆國的對內對外商業、礦業、工

業、航業、與漁業，以及勞工利益與運輸事業。新工商部內設公司局，受有權力調查州際公司的活動。起初它辦理它的工作，力量薄弱，但後來它澈底調查若干工業，提供報告與材料，以供根據反托辣斯法控訴若干公司。一九〇三年，國會又通過一件加速辦理條例，由這條例，錫爾曼反托辣斯法或州際商業條例所引起的訴訟案將較其它案件提前在聯邦法院審理，因此消滅對審問大公司的拖延。同年，愛爾金斯反折扣條例適用於各類組合公司，像適用於鐵路一樣，因為這條例禁止鐵路不遵公布的運價，並處重罰於違犯條例的鐵路、鐵路代理人、官吏、與運輸人。一九〇六年的海普明 (Hepburn) 條例，雖然主要適用於鐵路，間接影響各種組合公司，因為州際商務委員會的權限加大，並且定得更有效力。

理性的原則與托辣斯

許多羅斯福當政時期已經開始的司法案件，到羅氏的繼任者泰夫脫當政時獲得判決。但泰夫脫總統在控告組合公司違犯錫爾曼條例上，並不落後。事實上，在他的執政四年中，開始控訴托辣斯的案子有八十件，而羅斯福當政時有四十八件。

到那時為止，據錫爾曼條例引起的最重要判決案，恐怕要算一九一一年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案。這案起源於一九〇六年，那時政府彙集控告若干家公司和私人，提出證據，陳述他們圖謀束縛石油、精煉石油、和其它石油產品的貿易與商業。一九〇九年，巡迴法院支持這訟案，認為一八九九年幾家公司的股份結合為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是一種束縛貿易的結合並且是一種專利企圖。法院禁止組合公司控制它的三十七家附屬公司，這是完全解散它們為獨立公司和對立競爭的單位。這案子上訴到最高法院，一九一一年，最高法院維持巡迴法院判決。最高法院更進一步聲言反托辣斯法的實施應由理性的見解來決定。

控告美孚油托辣斯案首次所採用、後來以「理性原則」知名的司法原則，是隨着一八九七年法院在橫越密蘇里運輸協會案中少數法官意見而起。關於錫爾曼條例的解釋，這原則現在為多數法官所接受，並且只禁止不

合理的貿易束縛。以不合理狀態影響州際商業的壟斷性條例與協定，被解釋為束縛貿易的條例。公司大小可不考慮，只考慮它的目的，條例和事業結果。因此理性原則不是原於法律或前例，而是原於法官的常識。法官哈蘭 (Haran) 在美孚油案的有力的異議中，斥責理性原則為「司法的立法行為」，並說它企圖擊敗國會的意志，因為條例規定一切束縛貿易的組合為非法。可是那原則還是被接受並適用在別的案件上，特別也是一九一一年所判決的美國煙草公司訟案：這公司奉令解散。法院在一九一二年合衆國對聖路易終點鐵路協會一案中發展並苦心作成那觀念。後來在錫爾曼條例下的檢舉不是看公司的大小或勢力，只看公司勢力的不公平的、壟斷性的、或非法的運用。

在解散手續中，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給予股東它所控制各公司比例的股份。但判決的效力只是分散托辣斯為若干小公司，這些小公司依舊為洛克斐勒利益團所控制。現在對立的各公司的各種股票，市價上漲，明白顯示股東並未遭受什麼損失，而大眾似乎沒有得到判決的好處。

判決後六年中，原取締公司的股份若干種某時期中並無交換的，價值幾乎上漲四倍。可是案子結果之一，是要增加大眾所要求更特別的立法。法院解釋法律的含混詞語是不夠的，進步時代中，輿論正要求明白的立法，要求這立法能為許多愈來愈明顯的弊竇提供救藥。

進步的時代

二十世紀最初十四年，對政治、社會、與經濟改革的熱烈要求，是這時期的特徵。這運動在十九世紀末幾十年人們反對鐵道與專利事業、結合專業與托辣斯、特權與資產的聲浪中，已播下種子。農民的不滿與城市生活的罪惡滋長，以及托辣斯勢力的增大，引起改革要求，藉壽命短促的第三黨、政治領袖、與作家為媒介，表達出來。

一八七九年，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刊行他的進步與貧困 (Progress and Poverty)，這書成爲

喬氏單一稅運動的聖經。這書於一八七七年開始，作為「實業不景氣與貧窮財富並進的研究」；這書受喬氏在加利福尼亞居住的影響，喬氏在該地觀察過瘋狂的土地投機事業和因此而起的漲價。喬氏在他的著作中主張全部賦稅負擔應該置於地價之上，他鼓吹對一切不勞而獲的利益或增漲的地價課稅，吸取稅收。單一稅會成立；但喬氏的計畫，儘管有人在美國用政治競選、立法行為、和教育計畫來企圖提倡它，並未被人們普遍接受。一八八一年，亨利·勞意 (Henry D. Lloyd) 在大西洋月刊發表「大專利事業的故事」，開始攻擊美孚油托辣斯。十三年後，他的財富對抗國家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 出版。一八八七年，貝拉美 (Edward Bellamy) 的回顧 (Looking Backward) 描繪出一個將來的社會主義理想國，在那國裏，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由一個合作會社為着全體人民的利益而生產。社會主義的座談風行了，但社會主義的原則這時在美國還不得其所。改革要求，也可見於十九世紀末十年人民黨計畫與政綱中。

改革運動在二十世紀之初得到結果。西部領導人類改善的湧潮，但它決非限於那區域。拉福來特以威斯康新州長地位領導一種運動，結果是政治手段的採取，如直接預選、複決權、與撤消手續，又在他的州裏作成更嚴密監督、管制、並課稅組合公司的進步經濟政策。威斯康新大學專家與州當局間發展的合作，知名為「威斯康新思想」，為大學校長柏思康 (John Bascom)、拉福來特、和范喜斯 (G. R. Van Hise) 等所領導。大學教授協助賦稅、鐵道、保險、內政、實業、保存、和其它委員會的設立。常常擔任委員。其它大學和學院開始研究重要經濟的與社會的爭論，它們的大膽思想使大實業和小政客吃驚。由於沙陶瓜 (Chauniqua) 講學會運動、復活的文學會、婦女會、和其它組織，強調瞭解並參與民主生活的需要，羣衆覺悟到正在改變中的環境。腐化被人攻擊，懇求立法與司法行為也經人提出。

二十世紀初年新運動中最動人的維新者是著作家。他們以雜誌為媒介，攻擊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罪惡。一九〇二至〇三年，塔伯爾 (Ida M. Tarbell) 的一套有關美孚油公司歷史的文字發表於麥克魯雜誌 (McClure's Magazine)。那些文字根據於國會報告、法院紀錄，和其它原始資料的研究。塔伯爾女士暴露該

公司對競爭者、對羣衆、與對政府所用的無情手段與不公平行爲。史梯芬斯 (Lincoln Steffens) 「城市的恥辱」發表於同上雜誌。這些文字和類似的其它文字，表明一支十字軍的開始，這支十字軍繼續下去許多年。培克爾 (Ray Stannard Baker) 的鐵道審判，強調運價的被不公平操縱，發表於一九〇五至〇六年麥克魯雜誌。著名證券市場中人勞森 (Thomas W. Lawson) 在人人雜誌 (Everybody's) 中發表一套文字，瘋狂金融，洩露出美國金融系統上他所稱爲令人窒息的華爾街壘砦。門西雜誌 (Munsey's Magazine) 和可立雜誌 (Collier's) 等都熱烈加入十字軍。鐵道與工業的政治活動，童工，婦女的被利用，工廠環境，大實業的不道德行爲，食品藥品的摻雜偽造，和上千種其它罪惡，成爲許多雜誌文字的題目。有些後來以書的形式發表。

許多小說和書籍也攻擊當時流行的弊病。例子可以見於一九〇六年辛克萊的屠場 (Upton Sinclair's The Jungle)，描寫牛肉托辣斯的堅握美國肉類供應，並着重寫芝加哥包裝廠家的不衛生環境；一九〇一年諾利斯 (Frank Norris) 章魚 (The Octopus) 一書中有力的寫實主義，暴露南太平洋鐵路的勒殺加利福尼亞農民，一九〇三的煤坑 (The Pit)，敘述小麥投機事業的活動與罪惡。佛勞 (Elliott Flower) 於一九〇三年在分賊者 (The Spoilsman) 一書中敘述芝加哥公用事業行爲的一件故事。

「拾糞者」這名詞後來用在最有感覺的作家和特出的改革家身上。造這名詞的負責人是羅斯福總統。一九〇六至〇七年裴立普斯 (David Graham Phillips) 在四海雜誌 (Cosmopolitan) 中發表參議院的不忠，敘述大實業的控制參議院，這種揭發引起極大注意，羅斯福稱這種文字的作者爲拾糞者，把他們比喻作天路歷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中拿草耙的人，那人對於爬腳跟前的穢物比得到天上王冠還有興趣。不久之後，他以他的特有風度攻擊大實業，也攻擊拾糞者的瘋狂文字。

改革家有輿論做背景，十分成功。各州所採納大量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立法，一部分由於改革家之力。其中包括有關賠償、童工、工廠檢查、和工廠安全的法律。各州內對組合公司也施行更嚴格的管制。國會

通過的法律有關於鐵道的法律，工商部與部屬公司的設立，和加速辦理條例。重要的又有一九〇六年全國性的純潔食品藥品條例，適用於州際或對外商業所運輸的貨物，目的在防止食物藥品的攙雜偽造或假冒；同年的肉類檢查條例，根據州際商業條款，授權農業部長檢查輸出州界的一切肉類，並沒收不良、不衛生、不健康、或不適食用的產品。比這些改革運動結果更顯著的是要求進步立法把錫爾曼條例的條款定得更明白，並禁絕許多因托辣斯發展而生的罪惡。一九一四年法律成就這要求，改革運動的經濟方面，達到頂點，那時美國注意力被歐洲揭開的戰爭慘劇所吸引。

進步的反托辣斯法律

一九一四年克萊頓 (Clayton) 條例通過，反托辣斯立法達到頂點。這條例目的在補救錫爾曼條例的缺點。在通過過程中，它很遭遇到激烈反對。進步運動造成這樣一種法律，在那時期算是過激的，關於管制工商業上，這法律反映出威爾遜總統和其他領袖的思想。由於將近二十五年經驗所得見解，一件管制托辣斯的重要政策被採用了。

克萊頓條例鋪陳若干定義，消除錫爾曼條例許多含混之處，因此後來法院可以遵從若干詞語的意義。它禁止各出品家貨物價格上的不平待遇，那些不平待遇減少競爭或想造成壟斷；他禁止獨占的銷售或租借契約（束縛的契約），這樣防止購買者處理對立公司的產品；它認一家公司取得同類公司的股份為非法，雖然這條款不適用於只為投資起見、不為減少競爭起見而購買這種股份的公司；它對工業結合事業和銀行的連環董事部加以複雜限制；它在普通運輸業家與建築供應公司的關係上加以限制；它規定公司董事親身對公司的違犯法律要負責任；它規定個人，不但政府官吏，可以獲得禁令以抑止人們繼續違犯條例。關於勞工條款也重要。這法律聲明人類勞力不是商品；它免除勞工和農業組織適用反托辣斯法律；禁止用禁令於勞工糾紛，除非需要防止難回復的傷害與損壞。

同一年中，一件目的為補充克萊頓條例的法律獲得通過。這是聯邦貿易委員會條例，設置一個五人的委員會，以執行反托拉斯法律。它賦有權限調查任何經營商業的組合公司——除卻銀行與普通運輸業家——並有權令各公司造年度報告、特別報告、與其它報告。它賦有權限阻止實業家以發「停止通知」在州際商業上應用不公平的競爭方法。這些通知只有聯邦法院中於委員會的申請，才能行使。一九〇三年在工商部中設置的公司局，由委員會所接收，擴大工作。威爾遜總統當政時期中，委員會受理訟二千件，發布「停止通知」三百七十九件，有關不公平的競爭、賄賂、虛偽宣傳、攪雜偽造、與虛偽說明。國際收穫機公司與穀類產品精製公司的解決，大半是由這委員會努力促成的。

關於托拉斯問題，一九一四年的反托拉斯立法代表一種新觀念。壟斷事業依舊被禁，主要着重點被置在維持公平競爭上。立法者顯然不想干涉大實業的成長。人們攻擊的是結合專業所生的罪惡，不是結合專業本身。這時大規模生產的優點與利益被人所承認。政府政策的改變反映出輿論的改變。新立法各方面的解釋，當然依舊是法院的事。

第十七章 勞工組織

早期團結企圖

內戰時期中，地方性的與國家性的單一行業組織，數目增多，勞工運動整個看來更堅強了。國家性組織中，有司機同業會（火車司機同業會的前身），捲烟工人國際協會，和磚石匠國際協會。在這通貨膨脹時期中，因為工資落在急遽上漲的物價之後，所以發生許多次罷工風潮和勞工糾紛，特別當內戰最後兩年裏。一八六四年，人們企圖把各行工人組織成美國國際工業大會，但沒有成功。整個時期中，各協會工人追求這些實際的目標，如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廢除物品工資制（以貨券付給工資），和組織的權利。

戰後人們企圖把一切勞工組織併成一個全國勞工聯合會，從一八六六至七二年，每年舉行過大會。大會由地方性與全國性的協會、同業大會、和其它組織構成；國家性的同業團體推代表三人，州團體二人，地方團體和其它協會一人，出席全國勞工大會。一八六八年，鑄鐵工人協會領袖西爾費斯（William H. Spiers）當選會長，但他在任身故。在一個要求項目的長表中，這組織力求八小時工作制，設立國家勞工局，限制低價的入境移民勞工，減低必需品關稅，和廢除國家銀行。全國勞工聯合會的參加一八七二年全國政治競選，以及它的熱烈主張社會改革，結束了它的活動。一八七二年舉行的聯合會末次大會中，出席代表只有七人。

勞工協會

各種秘密結社出現於內戰之後，勞工不能例外。這些結社中，知名為塞克利斯賓會（Knights of St. Crispin）的團體是美國鞋匠在一八六七年所組織。這會創辦一種日報，認可政治候選人，設立合作商店，抨擊

工資制度的若干種罪惡，反對機器的弊害，並要求社會正義。這會雖活躍過一個時期，却在一八七三年恐慌後消滅。其它行業中也興起秘密會社組織。重要的是一八六九年史諦芬斯 (Uriah S. Stephens) 所組織費城裁衣匠的會社，知名為勞工協會 (Noble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這組織起初是秘密的，甚至它的名稱，用五顆星來表明。它有細密儀式，只有裁衣匠參加。短期之內，其它行業分子也准許加入，同業協會的理想讓步給混合一切工人成爲一個團結且有訓練的各地各區幫會勞動軍。理論上，勞工協會的統治權是極度中央化的。最高統治機關是大會，大會選舉執行總部和大工人長，大會在地方的、區域的、州的、行業的、和全國的各下級團體之上握有大權。地方團體大都是單一行業的，但有些地方的是混合大會，包括有各行業的人。這組織容納有利的職工爲會員——男人、女人、白人、黑人、熟練的與非熟練的，以及雇工、商人、與農民。它不收經營製造或販賣酒類者、銀行家、職業賭博者、律師，在一八八一年以前，又不收醫生。勞工協會起初發展不快，但一八七九年包德立 (T. V. Powderly) 繼史諦芬斯爲大工人長之後，大有進步，兩年之後，放棄秘密。一八八六年，這組織達到最高峯，會員約有七十萬人，雖然號稱有更大人數。

勞工協會目的在用政治行爲達到廣泛的社會改革，不用罷工和其它行業協會主義的方法爲手段。它計畫以評議、仲裁、和細密計畫促進工人階級的改善。它的要求有逐漸試行八小時工作制，土地改革，設置勞工統計局，禁止童工，累進的所得稅與遺產稅，國有鐵道線與電報線，廢除國家銀行，實行合作制度以代工資制度。許多地方團體開設合作工場和合作商店，但大多數壽命短促，因爲財政問題、管理的不夠、私人商家的競爭、和鐵路的不公平辦法結束它們的壽命。

一八八六年勞工協會達到勢力頂點，使它急遽衰落的力量也正發生作用。許多次會員參加罷工和抵制的慘敗，連同情的罷工在內，是衰落的局部原因，儘管這組織在理論上反對這種武器。它也沒有能誘導許多有力的協會加入做會員，如鐵道同業會。地方與區域大會雖然常是十分獨立，有時並且不顧全國大會辦事人的命令與

決定，可是這組織的過度中央化是它許多困難的局部原因。因為它歡迎一切集團加入，所以許多激烈分子、極端社會主義者、和其它喧鬧分子入會，由他們相衝突的見解與預定的適應藥，造成許多麻煩。一八八六年，大半由於草市場 (Haymarket) 暴動事件，協會分裂成兩個集團，包德立所領導的保守分子拒絕支持激烈分子，特別是草市場的極端主義者。根本說來，協會總綱對那時期的工業美國是太激烈太想像了。總綱的理想、改革、與社會主義成分太偏於理論，不能與各行業的直接利益發生接近的、特別的、明白的關係。一個新組織興起，着重熟練工匠的聯合組織以代替大眾的實業組織，有職業意識的同業協會投入新組織。

一八九〇年光景，勞工協會已被新興且更有生氣的美國勞工聯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所遮蔽，聯盟似乎更適合於美國熟練勞工的環境。但協會短促動人的生涯並不是毫無結果。協會已經增強許多薄弱的地方協會，並幫助成立許多新的。它費力促成一八八四年設置的聯邦勞工局；它的活動，在獲得其它有利於勞工的立法上，發生影響。它在促成一八八五年廢除勞工契約法的勢力上，也有貢獻，那法律禁止外國人根據契約進口。它又奠定八小時工作制和其它勞動改革的基礎，這些改革，完成於協會活動停止之後。

美國勞工聯盟

一八八一年在皮芝堡集會的一個勞工會議，組成協會，分子是各行業和工業的協會，名德是極麻煩的美國加拿大職業勞工協會聯盟 (The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anada)。聯盟中最重要協會領袖，有木匠協會會員兼勞動節建議者麥克蓋爾 (P. J. McGuire)，和捲菸工人協會的斯特拉塞 (Adolf Strasser) 與貢波斯 (Samuel Gompers)。貢氏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但說過馬克斯的原則不能解決美國勞工問題。他和他的同事着手樹立一個保守性的勞工聯盟，和勞工協會那工業的且中央控制的同業聯合主義相反對。貢氏等的組織於一八八六年改組，採用新名稱——美國勞工聯盟。

聯盟的主要宗旨，過去是，現在依舊是，提倡以行業自治為基礎的獨立行業聯合主義。聯盟今天還是協會組織的一個聯合體，大多數協會是技藝組織，少數是工業協會。各團體治理自己，計畫本身的政策，管理本身的財務。聯盟的權限載在成文的盟章上，或經盟員組織在年度大會中予以承認。

聯盟的構成單位是地方性協會，地方性協會是同在一個社會裏工作的會員所組成。每個地方性協會是本身專業的全國性協會的一部分，除却沒有全國性組織存在的少數情形。為達到較大的一致與勢力起見，人們鼓勵地方性協會和所在市鎮城市的中央勞工協會相聯合，如果可能，和州聯盟相聯合。全國協會、城市中央協會或聯盟、和州聯盟都和美國勞工聯盟相聯合。聯盟機構的上層是執行會議，由大會選出，包括有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及秘書會計各一人。執行會議有廣泛的獨裁權力，在大會閉幕期間，管理聯盟事務。聯盟收入是由入盟各協會會員依人數攤額繳納。

美國勞工聯盟的政策，自始就是要激發一切有利於依賴工資為生者經濟狀況的問題。因此它作成種種企圖以獲取州立法議院與國會制定有利的法案並廢除壓制的法律。它採取一切可能方法療救工人工作上的弊害，並支持工人爭取他的應有權利與特權。它強調集體磋商和與雇主解決勞資協定。它提倡應用協會標識——勞工組織採用並黏貼在它的產品上的標識——它又主張專購協會勞工的貨物。聯盟不斷主張罷工、抵制、和不公平的名單為有組織勞工的必要武器，但直接行動由協會、不由原團體發出。它對於罷工政策可算是保守的，但它贊成一起罷工時，如果有必要，它可以予以道德支持與經濟援助。起初它在美國聯盟主義家 (American Federationist) 上發表一件「不公平名單」，但一九〇九年最高法院判決命令停止那名單。聯盟在年會中贊成改革事業，其中許多後來成為法律，或以別種方法達到。這些改革事業，有直接立法權、複決權、與法官的撤消，參議院的民選，工人賠償法，入境移民的限制，婦女參政權，國家教育部，養老金，和童工的廢除。

聯盟自始就有良好領袖。特出的是賈波斯，他從開始到一九二四年逝世為止，擔任主席，只有一年例外。賈氏先世是荷蘭猶太人，他本人生於倫敦的一所大雜院裏，少年時來到美國，並做徽起來。他具有堅強耐性，

巨大精力，行政才能，組織天才，保守的理想，一百幾萬個有些團體的企圖把聯盟陷入社會主義，另一方面能阻止美國工黨的組織。他雖主張協有應讓開黨派政治，可是大部份時期中，他不得不參加政治，甚至支持候選人並贊助政黨。他雖被許多聯盟內外的人所痛恨攻擊，可是美國勞工聯盟在他任主席之下興盛起來。個人盟員總數從一八八六年的不滿二十萬人增加到一九一四年的二百萬人。一九二〇年達到四百萬人的高峯。當一九二四年貢氏逝世時，盟員二百八十六萬五千人。

世界工業工人會

因為美國勞工聯盟這機構關係，聯盟自始不收派組織的與非熱誠的工人入會。它包括有最優良的行業協會，雖然有少數特出的勞工組織，特別是鐵道同業會，煤礦下和它聯合。作為美國勞工聯盟的職工聯合主義和保守政策的一個反抗，極端激烈的工業聯合團體，知名為世界工業工人會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者成立了。

由於西部礦工聯盟和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美國鐵道協會所影響，又由於威爾遜 (W. D. Haywood)、德雷昂 (Frank De Leon)、和德勃斯 (Theodore V. Davis) 這些人士所領導，在一九〇五年於芝加哥舉行的大會上，世界工業工人會成立。新組織裏有不同的集團，但主要者是主張工後聯合主義並反對政治行動的工團主義者，和主張用政治手段於階級間的社會主義者。一九〇八年這組織的傳統發生分裂，變為工團主義翼的芝加哥世界工業工人會，和社會主義翼的狄特羅伊特世界工業工人會。後者於一九一五年成為工人工業協會，十年之後，宣告解散。

世界工業工人會聲言一切工人。它聲言影響工人階級的一般經濟罪惡，只有普遍的工人階級運動才能消滅它，因此世界工業工人會計畫成爲一個包含一切工業的工業協會，一篇宣言說：「世界工業工人會必須以階級鬥爭爲基礎；它的一般設施，必須合於認識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間有不可壓制的衝突這件事。」世界工業工人

會員深信資本主義的最終革命性毀滅，所以主張以直接行動爲取得勝利的手段。他們贊同疾速的罷工、抵制、和怠工——在惡意破壞資產上是強暴的，而和平的敷衍職業。這些原則並未訴諸美國大眾，但吸收了若干非熟練的工廠職工和西部木場和田地上移民工人的集團，同樣吸收了一些熟練工人的協會。一九一四年以前，這組織已經十分進取，因在若干次動人觀聽的罷工裏活動而知名。但在一九一二年它的最高峯時，會員還不滿十萬人。公共當局的控告該會激烈領袖，內部分裂，經濟窘困，輿論的譴責，都減少它的會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會對政府的直接敵愾心，截短會的事業。晚近幾年內，許多會員脫離組織，參加共產黨或工業組織委員會。整個說來，世界工業工人會所公然直言的威脅戰略對美國勞工並未發生過多號召力。

勞工爭端與罷工

內戰之後，勞工有更好組織，勞資爭端件數與強度更要增加，無可避免。工業制度的日趨複雜，與有力勞工組織的興起，引起鬪爭，甚至流血。一八八一年以前罷工事件的完備統計得不到，但那年以來，十分正確的工業戰數字，可以得到，因爲勞工局和後來的勞工部，與各州各行業，同樣保存有勞工紀錄。從一八六五到八一年，證據顯示工業爭端與罷工件數將近五百起，除却少數著名的幾起外，都不算嚴重。

內戰之後不久，輿論焦點直接射在賓西凡尼亞無烟煤田的勞工糾紛事件上。勞工的威脅與暴動散播在硬煤區域有十年之久或十年以上。以莫利馬貴斯 (Molly Maguires) 知名的一個秘密組織，着手恫嚇並懲戒侵害組織分子的礦主和礦坑監督。暗殺案次數不少，但地方當局無力捕捉秘密活動的犯人。一八七四年，費城煤鐵公司總經理高文 (Franklin B. Gowen) 終於雇用一些賓克頓 (Pinkerton) 偵探。其中一名麥克帕蘭 (James McParlan) 的，充做礦工幾乎兩年之久。他裝作錢幣私造者與逃犯，博得莫利馬貴斯分子的信任，不但加入那組織，並且做了它的秘書。他獲得一切必要證據後，逮捕並判決罪犯二十四名，其中十名被執行死刑。那組織的活動因此於一八七七年告終。這初次普遍公開且駭人聽聞的案件之後，有許多其他案子繼起，引起社會直接

注意勞工的活動與爭端。

最早嚴重鐵道罷工發生於一八七七年。這些事件激烈廣泛，是首次全國規模的，並且是不景氣年中產生出來的。事件的開始，是因為工資再度減少百分之十，雇用的不守規章，與列車噸數的增加。西維基尼亞州馬丁斯堡 (Martinsburg) 的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發生嚴重紛擾。州國民軍奉調出動，但該軍顯然同情罷工者，海斯總統應州長之請，派聯邦部隊開到出事地點，可是直到工潮像風煽火一般開始蔓延到全國各地，才告撲滅。巴爾的摩和賓西凡尼亞州各處都發生暴動，財產毀壞，生命損失。新新那提、托利多 (Toledo)、和聖路易的暴徒封閉商店與工廠。芝加哥的激烈團體舉行動人的示威遊行。在這些地方和在紐約州各地，暴徒被國民軍所驅散。皮芝堡的賓西凡尼亞鐵路大罷工的特別原因是鐵道工人反對「兩頭機關車」，這「兩頭機關車」使公司可以解除皮芝堡段的半數車手、制動機司機者、和信號旗手。暴動發生，鐵路財產被毀不少；州長調遣軍隊和一系列破隊；結果雙方對陣，死亡多人。罷工終止之後，鐵道公司依法要求阿勒根尼郡賠償損失，堅持該郡應負所受損失之責，因為它不能維持秩序並防止暴動破壞。郡方要償付公司幾乎三百萬美元。在這些鐵道罷工事件中，工人失敗。結果發生一個反應的潮流：社會譴責勞工方面，法院回顧舊日的陰謀原則，聯邦軍隊的應用於勞工爭端，造成一個先例，為將來顯示凶兆。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這二十年中，工業界的衝突是其特徵。一八八一至八六這六年裏發生的罷工事件有三千九百零二起，牽涉的工廠二萬二千三百家，人數一百三十二萬三千人。罷工事件歷時多年不歇。主要原因要求增加工資，反對減少工資，運動減少工作時間。全國研究罷工事件，但無能為力。有思想的人士發生疑問——如何能消除罷工的原因。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無數起勞工爭端中，鐵路罷工事件的出現又是大的。一八八四至八五年，勞工協會在谷爾德 (Gould) 路線的五次大罷工上贏得四次勝利。同一路線上的另一次爭端起於一八八六年三月，牽涉到德克薩斯州馬沙爾 (Marshall) 地方的德克薩斯太平洋鐵道，爭論的是協會承認問題，和非熟練工人每日工

資美元一元半的問題。不久，許多鐵道不得不置於中都各州限制之下。暴動爆發，但當局用聯邦軍隊鎮壓之後，罷工潰敗。工界聯合主義失却人們信任，勞工協會在罷工上所處的地位是優越而有表率的。一個口索。

以一八八六年五月芝加哥市場暴動為頂點的芝加哥暴事，在全國注意方集中於芝加哥，人數日益增多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警察在麥克科密克收獲權附近槍殺若干名工人，工人海 (Albert R. Henn) 編輯史庇斯 (August Spies) 發布傳單，要求報復，並召集在草場廣場開公憤大會，作為抗議。其它激烈派報紙的編輯也宣告集會。約有一千四百名工人，其中若干是無政府主義者，於指定的時間地點集會。幾個人演講之後，約有一百八十名警察趕到，開始驅散這集會。剛有一個演講人被拘時，有人拋擲一顆炸彈。接着一聲爆炸，震耳欲聾，死警察若干人，傷者若干人。若干人被拘捕。八名被指為無政府主義者被判重監禁之罪，其中四名執行絞刑，其他處無期徒刑。一八九三年，意料外於阿爾特蓋爾德 (Altehrde) 赦免二名生存的犯人，聲言那次審判是件滑稽之專。另一名已經在監獄中自殺。草市暴動事件終止後來對八小時工作制的要求，這要求消敗於過激主義的污名下。這騷動引起不少人的恐怖，因為全國各地都發現有陰謀之專。雖然事實上罷工工人中極端激烈分子人數很少。勞工協會和新興的美國勞工聯盟對無政府主義者都無任何直接關係，兩個團體都反對並大不贊成當時的暴動行為。

這時罷工事件最惹人聽聞的一起，於一八九二年發生於賓西凡尼亞州和俄斯特德 (Horsfield)。它是有組織勞工發展的界識，因為它影響及鋼鐵工業。這時鋼鐵業工人聯合協會已有勢力。罷工事件起於和讚斯特德的卡匿奇鋼鐵公司工廠，主要原因是為該創工資和公司不肯承認協會。罷工者佔領工廠，甚至捕捉受雇用的罷工破壞力——三百名賓克頓偵探。沿俄亥俄河發生對壘戰，罷工者用槍與小破壞自衛並且攻打偵探。社會輿論起初似乎同情工人，一部分因為他們所得工資極低，但他們的職權，和來自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柏克曼 (Alexander Berkman) 企圖暗殺公司總經理佛立克 (Hornly Clay Frick) 這事，使輿論反對他們。州長勸動國民軍。和讚斯特德被置於戒嚴令下。秩序恢復。工人罷工失敗，大部分被新雇工所替代。偵探、工人、和平

民慘死的血案，引起國會調查，但國會未能阻止將來同類衝突的重演。有組織勞工首次和鋼鐵工業中大規模資本的鬭爭，完全慘敗。

一八九四年普爾門 (Pullman) 罷工事件是那時期最重要的一起，因為有全國性的結果。普爾門特等客車公司所在地，鄰近芝加哥的普爾門市鎮，是一處理想的公司市鎮，以美麗清潔知名，和那時代黑暗污穢的工業公司市鎮，正成對比。這市鎮有寬闊的街道，各別的小住宅，和青綠的公園。一八九三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舉行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都贊美這模範市鎮，英國人高與拿和他們自己的日光皂製造地日光港 (Port Sunlight) 相比較。公司雖然擁有市鎮的大部分，包括住宅和許多商店，可是雇工已是心滿意足。但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中，工業紛爭與不安毀壞這和平的市鎮。因為一八九三與九四年的不景氣情形，普爾門特等客車公司數度減削雇工工資，平均一共減去百分之二十五。一八九四年，數千工人早就求援於德勃斯新組織的美國鐵道協會。那年五月，一個工人委員會訪問公司總經理普爾門 (George M. Pullman)，要求恢復一八九三年六月的工資標準。當這要求被拒絕，二千五百名雇工離開工作，並迫使工場停閉。調解爭執的企求，得到公司答復，說無可調解。

當美國鐵道協會會員拒絕管理普爾門客車和設備時，這地方性的普爾門罷工事件發展成一般鐵道罷工事件。這事不久便影響到二十四條以芝加哥為中心的鐵道，造成全中西部鐵道業務的停頓，最後蔓延及全國各地。因為罷工者干涉運送郵件的列車，意大利諾的合衆國區域法院法官發布「綜合禁令」，禁止一切對列車的干涉。禁令印出，分貼在鐵道財產上。接着發生騷動情形，成千成萬憤怒的男女開始掠奪、破壞、並焚燒芝加哥的鐵道財產。可是這些事大半是不法的冒險家、職業的罪犯、和無賴之徒所做的，這些人被吸引來看世界博覽會，正在散會潮送參觀者回家之際，這些人還在芝加哥。責難這嚴重局面之聲到達華府，克利扶蘭總統命令聯邦軍隊開入支城，理由是郵務受妨礙和州際商業被停頓。鐵道當局並未要求意大利諾州長阿爾特蓋爾調動州國民軍，因為阿氏同情罷工者並對勞工取親善態度。聯邦部隊的調遣引起克利扶蘭氏阿氏間的許多冗長電文，阿氏強硬

抗議，認為州權利受了侵犯，而總統堅持他僅是維持聯邦法律。最後，軍隊恢復秩序，開始在軍事監護下行車，罷工事件不久便告結束。同時，企圖指揮工人活動的德勃斯和其它協會職員被法院依據綜合禁令所逮捕，並立刻被判監禁。罷工者失去領袖，又遭軍隊彈壓，於失望中投降。財產損失雖然大半限於芝加哥區，擾亂也發生於美國各區域市裏。

普爾門罷工事件的重要，有幾個原因。這事件重新引起州權利的爭論。在憲法問題上，許多人同意總統，但也有許多人反對，認為假使需要用軍隊鎮壓暴動，應當首先調遣州國民軍。克利夫蘭表現出堅定的膽量，因為他的動作表示他不讓勞工民心阻礙他所認定的義務。罷工的另一局面是有關於綜合禁令的應用於勞工爭端。這種禁令在十年或十數年前曾用於勞工事件上，但因用在普爾門罷工事件上而初次著名。從那時起，禁令的應用，在美國勞工歷史上佔一重要位置。

嚴重的勞工亂事繼續到二十世紀裏。最重要且有戲劇性的一起是一九〇二年的無烟煤礦罷工事件。那年五月，謀取協議的努力失敗後，「聯合礦工會」會員礦工十五萬人，在密啓爾（John Mitchell）領導之下，開始罷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改十小時工作制為八小時，依重量不依車數付工資，並承認工人組織。管理人拒絕承認工人組織，並堅持各公司雇工應直接只與雇主接洽。無烟煤礦大多數為組合公司所擁有，這些公司又控有運煤鐵道，煤礦也受爭端的影响。

罷工迫成一個完全停頓，但管理人拒絕與有組織的工人有所磋商。暴動沒有發生；因為作家和社會問題學者訪問礦區，報道礦田的惡劣生活情形，所以社會對罷工者發生同情。當雇主的主要發言人、費城勒定鐵道公司總經理貝爾（George F. Baer）的一封信廣泛且出人意料의流布後，懷疑大實業與專利事業的社會，也受到影響。貝氏一次說過：「勞動者的權利利益將不由勞工煽動家來保護注意，而是由基督教人士——上帝在他的無邊智慧中已把美國財產利益給予基督教人士，人們大有賴於基督教人士成功的管理。」這話給與許多漫畫一個暗示，有力於形成社會情緒。

罷工事件繼續下去一整夏天。羅斯福總統因東部冬季有缺煤之虞，在十月裏就召集密啓爾和雇主到白宮。會議騷動不寧，沒有達到協議。後來羅斯福說過：「在那會議中，只有一個人舉止大方，像位紳士，那人就是我。」他提到密啓爾。人們祕密企圖以前任總統克利夫蘭領導的委員會出任和解，但未獲結果。羅斯福現在準備調遣合衆國軍隊接收煤礦，雖然他有否憲法的權利做這事是個問題。可是他的決心公開了，雇主於十月十三號讓步。在一個激烈爭辯的會議中，他們同意總統委派一個仲裁委員會。人們恢復工作，煤田又開始出煤，冬季煤荒避免過去。法官葛雷 (George Gray) 領導的委員會訪問賓西凡尼亞煤田，聽取幾百起事實證據，於一九〇三年撰成報告。報告的結論斷定雙方都不完全公平，雙方都須讓步。工人獲得工資增加百分之十；委員會建議未來爭端應提交於一個礦主與工人選出的調解部。

對於政府與工業間的關係，無烟煤礦罷工事件具有重大意義。當管理人與罷工者陷於僵局，人們指出這種爭執牽涉及第三個集團——社會——社會利益最高。罷工的解決提高政府和總統的聲望。這爭執也使人們普遍知道，當社會情緒要求政府對組公司有較大控制權時，這權限是必需的。鑑於將蒙受到的結果，總統是否將實行威嚇，接收煤礦，是個疑問。一九〇九年，有人問起，如果煤礦管理人與礦工沒有和解，總統將取何辦法，羅氏回答說：「我要佔取煤礦和鐵路，拿煤給予挨凍的人民，國會可以提出彈劾，且受藐視。」

罷工繼續發生，並且在各種工業中增加。一九〇三至〇四年的克利布爾河 (Cripple Creek) 煤礦罷工事件，由於管理人拒絕與聯合礦工會代表談判而發生，以暴動爲其特徵。世界工業工人會的產生，局部是這次罷工的結果。一九〇九至一〇年的冬天，紐約城襯衣業的猶太籍、意大利籍、和美國籍職工三萬人提出若干要求，發生最重要的一次女工罷工事件，要求終於達到。她們在奮鬥中得到富有的婦女、大學女生、和其它人士的援助。多次動人聽聞的勞工爭執由世界工業工人會所支持，特別是一九一二年馬薩邱塞州勞仁斯的、與次年新澤西州柏德遜 (Paterson) 的兩次紡織業罷工事件。這組織的煽動家同時使西北部陷於流動不寧的局面。一九一三至一四年的科羅拉多煤礦罷工造成內戰和恐怖之局，死了些男女和兒童。聯邦軍隊恢復秩序，較好的工作條

件獲得保證，該州並制定法律防止將來類似事件發生。

一八八一至一九〇五年罷工事件和雇主同盟休業事件的統計顯示兩種事件有三萬八千三百零三起，牽涉罷工者與雇工七百四十四萬四千二百七十九人。爭執中一千五百四十六起是雇主同盟休業。（雇主停止工廠和營業設施以壓制好爭雇工的行為。一九二二年以來，合衆國勞工統計局已放棄罷工與雇主同盟休業的區別。）這時期中雇工遭受休業壓制者人數七十一萬六千二百三十一，在從事罷工與休業總數百分之十以下。罷工之中，工人勝利佔百分之五十以上；雇主在休業中成功不到一半。一九〇六至一四年，聯邦政府對搜集罷工統計並不積極。其它來源顯示罷工事件共有二萬七千零二十三起，平均每年約三千起，和前此二十五年的平均一千五百起成一比較。一九〇六至一四年這時期中每年罷工人數六十萬，比較前此二十五年的每年平均三十萬。一九一五年以來，勞工爭執的完全數字已經可以利用。

全國雇主協會

勞工一天比一天更有勢力，雇主也團結在一起成爲全國性的組織。從內戰時甚至更早的時候起，雇主已經在若干種工業中有地方或區域的組織，對抗勞工。對抗的舉動，常用「黑名單」——在雇主本身當中流通工會分子、勞工煽動家、罷工者、或他們所厭惡分子的名單。這種辦法行於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六十年代中，鐵道特別保存黑名單；當工會要求更激進時，許多工業也採取這黑名單手段。十九世紀之末，許多州通過法律禁止或限制那辦法，但雇主們用的秘密方法使偵探不是不可能，便是困難。有些雇主或雇主團體，依賴抵制，雇員偵探，管制生產額，並聯合起來維持某種工資與物價標準。

雇主協會是雇主的一個結合，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對付或對抗勞工團體或工會。這種早期城市組織中，可舉一八六四年芝加哥與其附近的冶鐵匠協會爲例。印第安納波里（Indianapolis）雇主協會是積極反工會的地方雇主組織的另一例子。最早重要的全國性雇主協會是一八七五年的合衆國陶業雇主協會。大理石彫刻業、現成

衣服業、機械工程業、和許多行業的全國性團體接着興起。一八八六年，全國鑄造業保護協會（後來的工業家保護發展協會）成立。有些組織想和勞工發生調解與和平關係，以和雇工訂立正式工資契約並解決艱難而得到成功，這會可作代表。在另一方面，全國工業家協會是反工會集團的一個例子。它組織於一八九五年，宗旨在提倡國內與對外貿易；一九〇二年光景，它成爲一個雇主的協會，積極反對勞工要求。它維持一個主動的勞工關係政策，非難並反對黑名單、抵制行爲、休業行爲、停閉工場、和工會標識。它堅持雇主在他們的業務管理上應不受攪擾障礙。它的立法和政治計畫由兩個聯合組織所培養成，這兩組織是一九〇二年的工業權利同盟和一九〇七年的全國工業會議。在許多其它同類組織中，全國五金業協會是一種專門工業範圍內雇主協會的一個例子。

勞工立法

內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因爲工業制度與大實業完全建立，工業關係又有變動，許多有關勞工的法律得到通過，許多利益經過立法而獲得。最早的州勞工局於一八六九年成立於馬薩邱塞，別處繼起，證明對勞工問題興趣的增加。一八六六年的一件馬州法律，禁止任何工廠雇用十歲以下兒童，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和十歲至十四歲兒童的六個月入學。可是這些規定十餘年沒有實行。其它各州後來通過類似的法律。十九世紀之末，各州半數規定製造工業最低年齡爲十二歲，工作時間最長爲每天十小時，只有十數州管理各項職業中的童工。一九〇〇年左右，婦女每天十小時工作制普遍被接受，並在多數州裏實行。

十九世紀後幾十年中，州法律通過保護工廠、工場、商家、洗衣作等地方工人的健康安全。那世紀之末，主要產礦各州已有礦工法，企圖管理工作時間並保護安全裝備。鐵道勞工法也定有若干條款保護工人。一八九二年，聯邦法律規定從事政府工作的雇員每天工作八小時，但法院不肯解釋適用於政府工作的法律也適用於私家事業。法院又否決企圖管理男子工作時間的法律。可是一八九八年合衆國最高法院在賀爾登 (Holman) 對哈

第 (Hardy) 案中支持烏達法律，這法律限制地下礦穴工作八小時，緊急情形除外。

直到多難的八十年代為止，國會都不大關心勞工問題。可是一八八四年，內政部裏設置一個勞工局，以委員一員爲首長，以搜集有關勞資的情報。兩年之後，克利扶蘭總統致國會咨文，建議立法，並主張創設一個勞工委員會以擔任勞工爭端的官方仲裁人。一八八八年，國會通過一件謹慎的條例，只有關於州際鐵道；它規定一個仲裁委員會以研究鐵道與其雇工間的爭執。判決案的實行，沒有規定，所以這法律的實際結果並不重要。十年之後，愛德曼 (Edman) 條例替代一八八八年的法律。這條例規定總統所委派的若干官吏應作鐵道爭端的居間調停人，如果他們失敗，則應委派一個仲裁委員會，委員會的判決應維持到聯邦法院通過爲止。直到一九〇六年爲止，這條例下沒有引起案件。此後幾年，多起爭執用它的條款判決。

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來，勞工獲得重要利益。在進步運動的刺戟之下，各州採取多種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立法。多種經濟立法模倣於十九世紀後期所立的型範，但現在作得更有效率，並且更嚴厲實行。最重要的是關於工業意外事件責任的變更，由於機械化已增加業務上的危險。根據普通法律與十九世紀現行的這種雇主責任條例，當意外事件發生，雇工是無希望的，損害的賠償並不充分。意外的責任後來漸漸放在雇主身上，除非由於工人的疏忽。十九世紀末二十年中，歐洲諸國雖已通過賠償法律，但直到一九〇二年馬里蘭制定這種法律，合衆國才通過賠償法。那十年中其它各州繼起，但所有賠償法都被宣告不合憲法。一九〇八年的一種聯邦法律，掩護若干聯邦官吏，經法院支持，刺戟起賠償運動。各州修正它們的憲法，以便制定強迫賠償並計畫能通過法院審判的立法。一九一〇與二〇年之間，四十二州與三屬區通過類似的賠償法。一九一四年以前，許多州採取婦女兒童最低工資法。各州多數設立常設的調解仲裁委員會以解決工業爭端。許多有利於工人的法律被雇主們爭認爲不合憲法，特別是根據第十四修正條文。可是大多數立法得到法院支持，認爲在州警察權之內，認爲各自自治州自然有權制定並施行法律以保護其居民的健康、安全、道德、公共秩序、安樂、與一般福利。

二十世紀初期，聯邦政府也爲勞工利益做過許多事。一九〇三年，工商部成立，部長得內閣閣員地位。一九一三年分設勞工部。威爾遜總統任命工人出身的前任國會議員威廉·威爾遜(William B. Wilson)爲首任勞工部長。依設立勞工部條例，該部職務是培養、提倡、並發展合衆國工人的福利；改善工人工作環境，增進工人有利業務的機會。淵源於早期勞工局的重要的勞工總計局，繼續在勞工部裏。調解服務處繼續留意促進工業和平的努力。一九一三年以來，許多其它局處成立。一九一四年以前通過的其它有利於勞工的聯邦法律，是一九一二年以政府契約規定八小時工作制的一件。一九一三年的紐蘭茲(Newlands)條例以設置一個仲裁鐵道爭端的正式調解委員會替代一八九八年的愛德曼條例。直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鐵道被置於聯邦管理之下爲止，許多爭端根據這法律的條款獲得解決。

勞工雖在二十世紀初期得到大利益，它也受到法院給它許多挫折，主要是關係工會獲取要求時所用的工具。一件與丹巴里(Danbury)製帽工人應用抵制法有關的顯著案子發生。一九〇一至〇二年，以北美聯合製帽工會知名的工會，想聯結康內狄格州丹巴里一家製帽廠家魯維公司(Dietrich E. Loewe Co.)的雇工。因爲雇主阻撓進行，工人宣告抵制公司出品，風潮遍及全國。新成立的地方工會會員一百九十一名被控告，控告根據是錫爾曼條例，指明工會會員用抵制手段相結合以干涉州際商業。區域法院判決公司受損失賠償七萬四千元，但巡迴上訴法院宣告這判決無效。一九〇八年，合衆國最高法院推翻巡迴法院的判決，案子被發還覆審。那巡迴法院接到這種命令後，判決公司應受損失賠償八萬美元，據錫爾曼法規定，這數目應增加三倍，總額連同用費共計二十五萬美元。因爲工會沒有結合，各分子應負擔分罰款之責。一九〇三年，全國製帽工會已協議在鬪爭中支持地方工會，後來聯合製帽工會合併於美國勞工聯盟之後，聯盟接受那協議。一九一三年，聯盟放棄繼續責任，但開始集合工人。後來，爲滿足判決起見，各工人的銀行儲蓄存款都被法院扣押，丹巴里、伯特爾(Bethel)、和鄰近一百四十所工人住宅都被法院下令拍賣。這判決對丹巴里區域是件悲劇。在這案中，與在其它案中一樣，法院區別首要抵制與次等抵制。前者被認爲合法，除非帶有威脅行爲；次等抵制——誘導第

三者停止光顧或停用被抵制廠家的出品——被宣告為不合法。

聯邦法院中另一起控告勞工的重要案子是巴克(Buck)爐竈公司案，牽涉到黑名單與抵制行為。一九〇六年，聖路易巴克爐竈公司的五金磨光匠，因每天九小時工作而罷工。罷工結果，美國勞工聯盟把這公司列入它的「不公平名單」中。公司因此提起訴訟，並且獲得勢如破竹的禁令，禁止這抵制行為。當聯盟想欺瞞要它停止在聯盟公報上「我們不光顧」欄內刊印爐竈公司名字的命令，賈波斯、密啓爾和莫理遜(Therk Morrison)因蔑視法令被判徒刑。他們在吹求的技巧上逃避罪名，但禁止抵制行為的判決案是給勞工一個打擊。這案子最後於一九一四年被最高法院限制規程所取消效力。因為這些案件的判決，勞工開始承認法院為仇敵。

可是一九一四年的聯邦立法被勞工歡呼為一個巨大勝利。適用於專利事業和拘束貿易的克萊頓條例，也有關於勞工。關於若干種常被解釋為束縛貿易的工會活動，這法律訂明聯邦反托辣斯法律中沒有可被解釋為禁止工會農會存在的。工會就這樣被宣告為合法。另一條款禁止用限制的命令或禁令於勞工爭端與罷工事件，除非有阻止難挽救的財產損害之必要，因為在法律上對那種損害沒有適當補救辦法。勞工歡呼凱旋，因為從一八九四年的普爾門罷工事件以來，禁令的用於勞工爭端已成顯著論點。但在後來年中，法院把這條款解釋得狹小，勝利頗不像勞工當初所預料那樣重大。

入境移民

與勞工有密切關係的是入境移民問題。在最初殖民地時期，來自受壓迫地方的入境移民都受歡迎。當國家時期，外國勢力的恐怖心時時現出，但直到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土著運動才發生，對入境移民尤其對天主教徒的敵視心發展了。這種反對行為表示於不時的暴動，財產的破壞，與許多出版物中的攻擊。美國人並非全部被這種仇恨所乘，但土著主義繼續到內戰時。當那戰爭時，因為人力有大量需要，這種情緒消滅了。政府設置一個入境移民局以鼓勵歐洲人來美，一八六四年，又制定法律以法律地位給予歐洲和中國勞動者的進口。勞

工組織一般堅決反對大規模入境移民，但工會在國家生活上成爲有力的因素後，國會才對它們的要求大加注意。

入境移民的明確紀錄，從一八二〇年開始。一七七六至一八二〇年中間，估計約有二十五萬移民來美。接着一股大浪潮，於一八三七年達到一個高點，那年有七萬九千三百八十人到達美國海岸。又一股更大浪潮於一八五四年達到極頂，那年入境的有四十二萬七千八百三十三人。內戰開始時，入境移民衰落，但一八六二年以後人數又有增加。從一八二〇至一九一四年，來美的歐洲人在三千萬以上，比一八五〇年合衆國的總人口要大。這數字沒有算入回去的。一九〇八年以前，出境外國人沒有明確統計，這些顯示那時期中回家的出境移民有一個相當巨大數目。例如一九〇八年外國入境移民總數七十八萬二千八百七十人，離開美國者三十九萬五千零七十三人。

入境移民隨內戰而增加，一八七三年的四十五萬九千八百零三人與一八八二年的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二人的高峯達到。一九〇〇年之後，入境移民大大增加。一九〇五年，一年內入境移民數目初次達到百萬界線；一九〇七年，總數到一百二十八萬五千三百四十九人，最高的一年。一九一四年，來美移民最後大浪潮的高峯，人數是一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把入境移民的大川縮成一個細流。戰後開始一個極有限制性的入境移民新政策。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入境移民大部分來自北歐西歐諸國，大多數是條頓種或北歐種。一八九〇年光景，來自南歐中歐和東歐的人數不斷增加，入境移民來源的變動明顯易見。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入境移民來源的主要國家是意大利、德國、奧匈、俄國、和愛爾蘭。一九〇〇至一四年的次序是奧匈、意國、俄國、英國和愛爾蘭。流入移民的種族，較當時入境移民複雜得多；有若干原因。許多歐洲城市中人口過擠的情形，逼得一些最窮困的集團離國去尋找一個設想有平等、民主、與經濟機會的地方。許多在久耕田園上的農人因同樣原因離國，盼望得到政府免費發給的一百六十英畝土地。舊世界若干國裏人們逃避兵役的希望逼得許多父母攜帶他

們的大家庭來到美國。像早年一樣，宗教與政治的迫害也促成歐洲向外移民。俄國的反塞姆族迫害使大羣猶太人移住美國。地中海港口與美國間直接輪船線的開闢也刺激起入境移民。輪船公司拿回扣給招徠生意者或經紀人，讓他們從這村子跑到那村子，特別在南歐，勸誘人民出洋。這些經紀人分散輪船航線、鐵道公司、土地團體、工業家、和許多州設的入境移民委員會的小冊子、傳單、和時間表。它們用鮮明顏色描繪美國。歐洲人在美有較好環境的親友的接觸，在入境移民的大潮中也佔有地位。來自歐洲各國的大羣人民的加入，結果使美國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趨於複雜。

連續的入境移民浪潮顛覆勞工組織的進步。問題不但由於廉價與競爭性的勞動力和罷工的被破壞，而且許多雇主，爲了反對工會化，把工人照國籍、種族、和宗教的界線分化了。入境移民隊伍中的少數外國煽動家，被區別爲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也傷害了勞工和社會的感情，尤其在一八八六年草場暴動、一八九四年普爾門罷工、與一九一二年勞仁斯罷工三案之後。雇主從歐洲招徠契約勞工進口，也嚴重影響及勞工。一八六四年認入境移民以償還他們渡洋費用保證工資的契約爲合法的法律，雖然取消於四年後，但契約勞工繼續進口。組合公司，如爲雇主進口契約勞工而取回扣的美國出境移民公司，發達起來。一八八五至八八年，國會在勞工協會與其它勞工組織壓力之下，認定進口契約勞工爲非法，除卻在某種條件之下。儘管有這些法律，違犯行爲仍然發生。後來爲設計厲行法律的立法，並未完全廢除罪惡。這時期中，意大利人、希臘人、與墨西哥人和其它國人同樣始終是這種剝削行爲的受害者。

一八八二年，歐洲移民來美的潮流達到一個二十世紀開始以前所無比的高度，並且潮流性質變更時，國會制定初次重要的一般移民條例。一八六二、六九、七三、與七五年都通過主要與東方苦力入境有關的法律，目的在保險公平待遇與入境移民渡海的安全。一八八二年以前，聯邦政府把入境移民的管理權委諸沿海各州，只有一個例外，是一八六四年的臨時戰爭條例。一八八二年的法律規定州當局與聯邦局間的合作。這法律向每名入境者徵稅半美元，並拒絕美國不願意的階級入境。這溫和的管制政策此後繼續實行若干年。新法律屢次增加

入頭稅額，不願意的單子也經推廣。根據一九〇七年的條例，各種精神上、道德上、或身體上有缺陷的人都被拒絕入境。輪船公司在引誘與招徠入境移民上，必須更為注意。局部由於勞工的努力，人們主張識字測驗，一般只許能寫讀英文或其它語文的外國人入境。兩大政黨時時把這種條目列入它們的政綱。國會通過法案，規定入境移民要經過識字測驗及格，遭克利夫蘭、泰夫脫、威爾遜總統所不裁可，立論點是這種合格條件是對在本國機會缺乏的一種查罰，不是品質、個人合宜、或良好公民資格的測驗。可是，這種測驗雖是一種薄弱的，卻被包括在一九一七年的法案中，為威爾遜總統所不裁可，但國會超過他的不裁可權，把它通過。

內戰之後，太平洋沿岸發生一個嚴重的人境移民問題。在加利福尼亞黃金繁榮的時候，中國人大量來到美國。他們被排斥探掘之權，所以在市鎮和金礦場上做卑賤工作。內戰時期中與修築聯合太平洋鐵道的大量需要非熟練勞動力，促成一八六八年的蒲安臣 (Burlingame) 條約，這條約承認中國人與美國人可自由從一國移居它國，不受限制。一八八二年光景，到美國的中國人約三十七萬五千人。

加州黃金繁榮沈落與橫越大陸鐵道完成之後，許多中國人被解雇。其它在城市裏經營小生意，或從事種植果木和小農作物，與製造罐頭。一八七〇年以後，西部沿岸的失業增加，工資低廉的華人與生活水平較高的白人競爭，引起更加排華的情緒。這種情緒表現於抵制中國貨，洗衣店章程，排外法律，和各種稅課。暴動發生，死亡了若干東方人。卡爾尼 (Denis Kearney) 這種人奔走於太平洋沿岸上下，呼號「中國人必須滾蛋」。一八七七年，卡氏組織壽命短促的加州工人黨，作為對廣泛失業、土地壟斷專業、鐵道操縱專業、中國苦力競爭、與那時期其它經濟政治弊病的抗議。

使東部和國會覺察到西部海岸眼前的危險環境，頗費過些時候。但國會於一八七八年通過一件法案限制中國入境移民，每船至多裝運十五人。海斯總統不裁可這法案，因為它與一八六八年的條約相衝突，雖然海氏是贊成限制者。他被加州激烈攻擊。可是他委派一個委員會前往中國進行修改蒲安臣條約。委員會成功，達到新協定，美國可以管制、限制、或暫停中國勞工移入美國口岸，但非絕對禁止。結果一八八二年的拒絕華人入境

條例通過。這條例停止熟練與非熟練勞工的入境十年，但准許少數階級——教師、學生、商人、與遊歷家——入境暫居。其它法律繼續這政策，一九〇〇與〇二年，擴充到海威夷與菲列賓。中國問題大體是個經濟的問題，不幸常被入用政治觀點來處理。

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中，來自新近覺悟的日本國的少數日本人，登陸太平洋沿岸。一八九〇年，住居於美國的日本人有二千零三十九人時，西部各州公民開始要求國會禁止日本移民入境。東方人的低級生活水平使美國人難和他們競爭。起原於歐洲種美國人與中國來美工人間早期接觸的「黃禍」恐懼心，現在也增加，種族障礙也加重。居住美國的日本人人數從一九〇〇年的二萬四千增加到一九一〇年的七萬二千，但他們大都在加利福尼亞。一個勞工提倡主辦，於一九〇五年成立的排亞同盟，援助反對日本人的運動，促成舊金山一所學校的隔離日本兒童。激動發展為外交的交換。一九〇七年，羅斯福總統用君子協定阻止國會的立法通過，這立法將以適用於中國人的同等方法拒絕日本人入境。那年的入境移民律，授權總統訂立適當的國際協定，以阻止根據合衆國法律應拒絕或可拒絕的外國移民入境。陸軍部長羅特 (Root) 與日本駐美大使高平所訂的君子協定條文，文中日本應許不簽發護照給予意欲移居美國的熟練或非熟練工人，始終未公布。儘管有這協定，加州立法議院繼續考慮特殊畛域的立法，直到一九一三與一九二〇年的聯邦法律不許日本人在美擁有或租借農業的或其它不動產。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被列入隔離的地帶，日本來美的移民被禁絕，使日本極感不快。當一九二四年入境移民條例通過時，日本十分表示憤慨。

第十八章 極西部的定居

最後邊地

內戰時期前後，邊地向西推進到一道線，概略說來，由北至南，經過堪薩斯與內布拉斯加區域和德克薩斯中部，雖然默蒙信徒已經在陰鬱的大鹽湖流域地區定居。一八四九年前往加利福尼亞尋找黃金的冒險家所開始的新邊地，也向東推進到內華達山脈 (*Sierra Nevada*) 和洛磯山脈地帶，那裏貴金屬成爲吸引人民到新區域追求財富的磁石。十九世紀末之前，這東向西向兩種移動終於達到「最後邊地」，在美國歷史上佔重要地位的粗暴、噪雜、擾攘、常動的邊地，由政府某部正式宣告結束，不再存在。可是這並非說西部人口稀薄，因爲今天若干州裏的地區還不曾測量過。

促成西部迅速定居與邊地消失的，有多種因素。國會制定的各種土地法，沿着密西西必流域以西廣大地區的橫越大陸鐵道與鐵道網，貴金屬與其他礦藏的吸引力，畜牧事業的發展，有關印第安人的新政策，是些最重要因素。在密西西必流域肥沃地帶以外，有大片平原、高原、和大山，伸展到太平洋海岸。

宅地條例與其它土地法

宅地條例通過於一八六二年。共和黨這樣履行它在一八六〇年所立諾言的這部分，以取得西部擁護。根據這法律，任何二十一歲以上的美國公民或提請過志願爲美國公民的人，可得政府土地一百六十英畝。住居或耕作滿五年之後，居民經繳納姓名註冊費，取得他的法律權利。可是法律規定居民住居滿六個月後可照通行最低價格購買土地，通常是每英畝一美元二角五分。一八九一年，居住資格提高到十四個月。條例的條款雖然自

由，信用貸款問題對西部居民卻是嚴重。開墾草地、播種並供備土地需用，購置工具和機械、與圍柵牧地所需的資本，在開墾時期中，要出極高利率才借得到。

宅地條例曾被人評述爲一切歷史上最偉大的民主政策。實際上並不如此。這時以前，邊地已經跳過密西西必；這法律大致適用於完全不宜做宅地的區域，而主要爲礦地、木材地、牧地、和半乾燥的土地。它一般適用於子午線一百度以西的地帶，從大平原到太平洋，因爲這地帶以東、宜於小農田的區域，大部分已有居民或被投機家所有，雖然有些無主好地可以得到，並且條例通過後幾年內被佔下來。政府又根據其它法律條款繼續現款售賣土地。一八六二至七一年間，讓與各鐵道的土地總數一萬二千五百萬英畝；一八七一年，政府停止它的鐵道土地讓與政策。居民必須移往距離劃定路線至少二十至四十英里以外的地方，結果許多人寧願繳付規定的四百美元或四百以上，給予政府或鐵道，以便靠近運輸的便利。其它有助於處理國家領地的法律，有一八八七年的道斯 (Dawes) 條例，經過一九〇六年柏克 (Burke) 條例和其它條例所修正，拋出印第安土地一萬萬英畝於市場上。聯邦政府又根據一八六二年莫利爾 (Morrill) 土地讓與條例的規定，把幾百萬英畝土地移交給各州出售，作爲農業與技術學院經費。

國會爲鼓勵在木材稀少或缺乏、雨量不充、熱風暴塵流行的地帶中植樹起見，於一八七三年通過木材種植條例。這條例規定居民若以四十英畝種樹，可得土地一百六十英畝。這法律實行時，在愛奧華、在明尼蘇達、與緊在密蘇里河以西，都可得到土地。但幾年之內，它實際只適用於平原和半乾燥地帶，那些地帶大部分不能、甚至不適於滿足政府關於出產木材的條件。這條件處理土地約一千萬英畝，但在管理上很發生欺詐，土地公司得到便宜，永久性的植樹沒有什麼結果。條例於一八九一年廢止。根據一八七七年的荒地條例，願下灌溉功夫的居民可以領到六百四十畝一片的不毛之地。灌溉的規定含糊不清，有效率的溝渠工程顯然需要較多資本，多數居民無此能力。結果這法律便宜了畜牧利益團與灌溉公司。對公共利益最有損的是一八七八年木石條例，這條例規定不宜農業但很宜植樹的住居地區的售賣。這法律使公共林地轉移給大組合公司與投機家。一千

三百萬英畝以上的國家領地就這樣割讓出去。

有了廣大土地區域可以得到，投機專業增加，最良好地帶的大片土地被國內外企業組合得去。在這些情形之下，居民必須在較不肥沃或較不便利的地帶領受免費土地，而願意出錢得較好土地的居民必須與投機家相競爭，或出州或鐵道所定的代價。根據各種土地法，一個人實在可以獲得總數一千一百二十英畝公地；根據宅地、先買權、與種植木材諸條例各得一百六十英畝，根據荒地條例得六百四十英畝。但那些法律並未使宜多數善意的居民，如法律所應做的。反之，大團體與公司控制有許多土地。欺騙的登記是常事；以掠奪為事的利益團雇用無所屬的選舉人先買土地；要求轉向土地、木材、與探礦的公司；地政官吏的偽證與賄賂是常事；聯邦土地局沒有組織、人事、或後援以保證謹慎忠實的行政。一九〇〇年光景，二千五百萬英畝土地為五十四家公司與私人所有。洛磯山與太平洋岸各州的農地，差不多半數是一千英畝或千英畝以上的單位，由勞動者或佃農耕作，有些是日本人。一八九一年開始，當先買與木材種植條例廢止後，發生一種改革美國土地政策的運動，後來得到結果，雖然在二十世紀初，最好的政府土地許多已在違背公共利益的法子下被分配了。

礦物界

十九世紀後半時期中，極西部的礦物界發達了。流浪的探檢者，因黃金繁榮時沒有達到他們在加州的財夢，回頭東向落磯山脈，追逐大小河流，到大小羣山裏尋覓貴金屬寶物。加州產金的衰落引起許多人往北，許多人往南。有了新發現和新黃金繁榮時，時時處處有可驚異的亂動。在狂想尋覓金屬的行動中，人們蜂湧到科爾維爾 (Colville)——赫德孫灣公司在華盛頓區域的哨站，到加拿大沿佛萊塞 (Fraser) 河各處，到蛇河區域，同樣到西南部，常常重開西班牙舊礦。來自東部與西部海岸且有先見的開礦者開闢新社會，貴金屬成為迅速殖民定居的有力刺戟物。一八五九年發現的維基尼亞城康斯托克礦脈 (Comstock Lode) 吸引許多居民到那地帶，並引起世界注意了過時期，認為已得到非常的財富。最初二十年中，這些礦出產金銀值五萬萬美元以

上。在起重機、大抽水機、重鑽、搗礦機、和巨纜等必需用來從石脈中抽出礦砂的地帶，需要大量資本與一種合作型式的企業，只用手工工具的礦工，顯然做不了什麼。流浪的礦工只好放棄自由舒服的生活，變成大公司的雇工，工作一定的時間，收受定率的報酬。蒙大拿、愛達和、新墨西哥、外俄明、和阿里桑那地帶，與內華達和科羅拉多郡同樣有了居民，金屬吸引來最初居民。美國最後一次重要黃金繁榮是一八七四年的黑山(Black Hills)，促成一次新動亂，引起好戰的蘇克斯族(Sioux)因他們居留地被蹂躪而開火，在小大角河(Little Big Horn River)造成可怖的卡斯脫(Custer)與其部屬的屠殺案。這黃金繁榮是南達科大區域開發的標識。

這時期金銀大都在西部求得，鉛銅和其它金屬也開採了。科羅拉多一度成爲世界上最大產鉛地帶。一八八五年後，愛達和與烏達的鉛產額不斷增加。一九〇〇年以來，這兩區域和密西西必流域已是美國最重要的採鉛區域。銅是另一種躍爲重要的金屬。內戰後一時期，密西根銅礦產銅爲所有各銅礦之冠。一八六四年，蒙大拿開採銅礦，後來阿里桑那也開採。一八八一年蒙大拿區赫勒拿(Helena)附近的安那昆達(Anconda)銅礦開始它的著名生涯。發達迅速的電力工業引起需求的增加，與合金用銅的增加，造成銅礦業的顯著發展。

產牛地區

內戰後的二十年中光景，大平原成爲重要牧牛業場所，大有助於西部的色彩、風流、與民俗。當德克薩斯牧牛者開始長途趕運牛羣，用吉斯和謨小路(Guthrie Trail)與其它路線，趕牛到遙遠的市場上這件事在美國並不全新鮮。十六世紀時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驅趕牛羊往來各地。十八世紀與後來，建築於教堂或礦臺周圍的德克薩斯西班牙人居留地，不時趕運牛馬到路易斯安納，得到微薄收入，雖然這種交易常被禁止。後來美國邊地移到阿帕拉契山以外，尤其改良的道路修建成功連接新西部與舊東部以後，豬牛從俄亥俄、肯特基、與田納西驅送到費城、巴爾的摩、與其它東部城市中心。但最初從德克薩斯發出的平原牧牛事業，具有一些早期長途驅趕到遙遠市場這些例子所無的情形。

一八三六年惠克薩斯美洲人從墨西哥解放以前，一條運牛到新奧爾良的小路已經存在。內戰前多年，密蘇里州塞達里亞 (Cedalia)、斯普林萊爾德、和聖路易已有市場，長角牛甚至到達支加哥。內戰期中，德克薩斯驅趕牛羣到沿南戰線各處，供給南方聯邦軍，戰事終止時，德克薩斯約有牛五百萬頭，沒有幾處市場可以銷售。後來開始長途趕運的時期，人們企圖在北方尋找銷路。這些努力起初不很成功，因為密蘇里與堪薩斯東部居民的敵視態度，怕德克薩斯熱病傳入。一八六七年堪薩斯州阿比連 (Abilene) 麥克科 (Joseph G. McCoy) 在堪薩斯太平洋鐵道路線上的設施，作爲一個停站，德克薩斯牛可以趕到這站，由鐵道運往堪薩斯城，標明許多同類牛羣交易市場的發軔。這時期中最重要牛市中心有：堪薩斯的衛齊達 (Wichita)、愛爾斯衛斯 (Ellsworth)、濱濟城 (Dodge City)、內布拉斯加的奧卡拉拉 (Ogallala)、外俄明的舍延 (Cheyenne)、兩達科大的美多拉 (Madison)、阿里桑那的布萊斯科特 (Prescott)、和新墨西哥的拉斯未卡斯 (Las Vegas)。道濟城自誇爲世界牧牛人都會。到發達迅速的中心的小路，這樣成立於大平原上。

兩類牛業市場出現。一類是宰牛爲本市鎮與周圍發達的社會之用，一類顯然是長途的終點，與往大包裝業中心的運輸起點。畜場與包裝廠建立於鐵道路線伸展到的城市，如支加哥、聖路易、堪薩斯城、與衛斯要塞 (Fort Worth)。支加哥包裝廠家後來支配着這事業並訂立價格。內戰後時期中，古達意 (Cudahy)、阿爾摩 (Arnold)、史衛夫脫 (Swift)、和李貝 (Libby) 這些人成爲包裝業的領袖。專門經營牛羣貸款的經紀公司和銀行起來，以款項供給實業與準備專車運輸牛羣和肉類產品的鐵道。人口增加與新地帶人民定居，造成東西兩部的擴大市場。

牛羣放牧時期中，地方的、區域的、分部的、與全國的牛業會社構成。科羅拉多畜產協會早於一八六七年組織成立。其它迅速繼起。外俄明畜牧協會成立於一八七三年，擴展到西部大多數地帶。一八八四年全圖牛馬畜牧協會成立於聖路易。畜牛協會監督牛羣的銷售，計劃聚集的地區，公告迷路牛羣規章，記錄烙印，以字母、圖式、幾何圖案、符號、或牛畜代表物標明所有權。協會企圖以協議消除畜場的過擠情形，那種情形造成

市場上的氾濫；它們和官吏合作以實施有關畜牛的法律；它們催促有利於它們利益的立法。

德克薩斯長角牛是西班牙、墨西哥、與美國的混血種。這種牛臀部窄小，肩頭高聳，肋部平正，具有一付長角，兩角角尖相距三至六英尺，有時六尺以上。德克薩斯牝牛在各方面上都堅強勇敢。它們能走最崎嶇的地，能爬高山，能和狼豹熊相鬪，在麻痺的冬月中能以刺梨與絲蘭樹莖的漿液維持生存，有了牧草和嫩芽的供給，能過西北部的暴風雪。長角牛總沒有享到美味並不大受人注意，除卻加上烙印趕到北方出賣。甚至在七十年代時，純種短角種、赫爾福種 (Herefords)、和其它品種從英國與蘇格蘭輸入西部各地，與輸往東部一樣。

在平原與草原上長途驅趕牛羣的故事是有冒險心牧人的史詩。最初的橫越大陸鐵道宣告大羣野牛的死亡，平原印第安人被征服並退居限定地區之後不久，牧牛人成爲平原的主人。牧牛人照料牲口，烙印牛隻，並驅趕牛羣上市。他的服裝與配備，爲了實用，不是爲裝飾，是模倣自早期德克薩斯與加利福尼亞牧牛人的。寬大的皮革袴子保護兩腿免得荆棘刺傷與牛角碰撞；長統靴子走起路來雖笨，但免得腳受馬蹄纏絆；圍繞口鼻的頸巾擋禦令人窒悶的灰塵，又抵禦令人刺痛的風；穿在羊毛襯衣外且一部分訂扣子的背心，做有口袋好裝懷表、烟葉、與火柴；寬闊的灰色或棕色布條帽子，作爲抵禦日光、雨、雪和霜霰之用。來自德克薩斯、東西兩部農家、和英倫三島的冒險青年牧牛人，騎着大半西班牙種的馬上，具騎士技巧，並用繫馬索，管放長角牛。他們有勇氣，有機智，有精力。

當牧牛人走上路，他常帶着約二千五百至三千五百頭的牛羣，三千五百頭以上不大有。一八八二年，紅河大獸羣有牛三萬三千頭，野馬二千頭，但這數目是由十一羣合成，等候河水運往下游。潰散的獸羣是危險的，並且常常發生於集合與長途驅趕的時候。突然的聲音與所見，可以使牛羣潰散。雷、電、兔子的跳躍、突然的豹嘯、響尾蛇的呼呼聲、或一匹馬的抖搖空鞍，都是獸羣驚潰的原因。這種禍難很少死人，但許多牛被踏死，並折角斷腿。爲了阻止擾害的聲音且避免驚潰，牧牛人於星光之下在寂靜的平原上低聲歌唱。他們歌唱舊歌謠

與流行情歌，編造新調，變通舊曲。

這時期中，偷牛始終是件常事。畜牛協會雖然登記畜牛者所採用的各式烙印，可是竊賊在添加印記改變原式上成了專家。爲了防止這種掠奪者，警備委員會成立，並處犯者絞刑。此外偷馬賊也常是一種威脅。西部的專門壞人，如奚科克 (Hill Hickok) 和布魯默 (Henry Plummer)，有時在空闊的平原上掠奪牛羣；有時當收牛人帶着工資到市鎮裏想偶一喝酒取樂，壞人埋伏路上搶劫他。

私人擁有畜牧牛者雖多，經營畜牛以供長途趕賣的合夥者雖也有，可是常有公司成立。商人、銀行家、參議員、和東部其它人等組織公司經營畜牛業，大量東部資本投資於這事業上。英國資本也被利用。一八八四年光景，估計投在畜牛業上的英國款項在三千萬美元以上。蘇格蘭與英國大企業中有草原牛羣公司，馬達多公司 (Matador Co.)，和許多其它公司。這時每年從平原輸往英國的牛肉在一萬萬磅以上。結果，英國國會派遣一個委員會到美國訪問西部，作該地情形的報告。

八十年代那十年光景，許多因素使長途驅趕牛羣不復繼續存在。鐵道造成長途跋涉的事業，但它伸展入西部各區，帶來永久居民，也就結束長途跋涉業。平原長途跋涉業於一八八四年達到頂點。但那時光景，農民或牧人所輕蔑的稱爲巢居者，定居在長途上，領受宅地，市鎮與社會都發展起來。一八七三年意大利諾農民格里登首先領得專利證的刺鐵絲普遍應用，草原農民用鐵絲圍籬圍起他們的土地。這樣，西部的定居注定了長角牛、驅趕牛羣路線、和平原牧人的命運。這事業的性質在二十世紀中略有變更。許多牧場主人從德克薩斯、外俄明、與西部諸州的大牧場移住市鎮；人手不再限於牧人的有限工作，但做各種牧牛的事；人們用改良辦法，繁殖出品種很優良的牛羣。

羊羣

早期西班牙殖民佔據新墨西哥、阿里桑那、德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時，他們首先把畜羊事業傳入西部。

直到內戰之後，大量人口移入西部廣大地區，毛用羊與肉用羊的產額才在那區域內顯著增加。一八四〇至六〇年，東部毛用羊的畜養業劇烈衰落。但在同時期中，舊墨西哥屬領土的合併，把已有西班牙羊羣的廣大畜牧區帶到美國國旗之下。在東部，因為內戰發生，棉花更稀少，羊毛產量激增。但畜羊事業的西進趨勢繼續下去，並且越過草原到極西部，因為許多東部畜羊農民改種穀類與其它有利的產物。西班牙羊羣的後代也從新墨西哥北移到加利福尼亞與俄勒岡。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大羊羣繁殖於太平洋沿岸區域之後，被趕往蒙大拿、內華達、外俄明、與科羅拉多，在新墨西哥的特別被趕往外俄明、科羅拉多、與德克薩斯。從科羅拉多和外俄明，羊羣取小路到堪薩斯與內布拉斯加。一八八五年光景，德克薩斯已成加利福尼亞羊的主要南方市場。十九世紀之末，因為土地被領受佔據，運羊路線已告停頓。鐵道運輸代替羊羣的長途驅趕。洛磯山脈各州和太平洋各區域在羊毛、羊肉、和羔羊的出產上佔重要地位；東部在城市食物市場刺戟之下，着重肉用羊的品種。

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中運性路線由西進變為東進後，羊羣從太平洋越過廣大區域與大山平原的故事，十分有趣。牧羊人恐怕不像同時期的牧牛人那樣生動，但他們的生活充滿類似的危險和冒險——大水，印第安人、匪徒、狼、山犬、鷹、和有毒植物。他們又必須爭許多問題，如從小牧羣主人併集羊羣，準備驅趕，剪毛、治病，通過各領區各州的檢查，與尋覓活水，尤其在日光烤灼的荒漠地帶。大羣驅趕的羊羣，數目從二千五百至七千頭，甚至更多。牧羊人嫌惡牧牛人，當他們在草原與平原上相遇，常常發生衝突爭鬪。牧牛人與牧羊人在最好的牧地利用上，發展深仇。羊羣在路上嚼食短草幾個月之後，地方常常變成荒蕪。嚼食嫩芽的羊羣，蹄子踏毀平原與小山山脚的草；牛羣不願吸飲羊羣用過的水泉。牧羊人常被逐出肥沃的路途，不時懇求附近法院補救他們的艱難，少數紛爭終於流血。驅趕羊羣的故事和產牛區的情形一樣，告終於十九世紀末年以前，但這時大牧羊場已經設立於極西部的大山裏與太平洋區域中。

印第安人問題

邊地橫掃入西部草原平原時，印第安人的形勢悲慘了。一八二五年時，已有一個邊徙所有住居密西西比以東的印第安人到河西地帶的計劃。一八三〇年的法律目的在實施這計劃。接着，人們企圖用一條自斯內林要塞 (Fort Snelling) 向南的軍事戍站建成永久印第安邊界。人們竭力用條約和其它方法遷徙紅種人到印第安區去，讓紅種人定居於指定居留地。同時，人們討論一個建築一串堅固石頭要塞以保護邊界的計劃。但在這計劃能夠實施之前，美國人已在俄勒岡路、聖大費路、和其它到俄勒岡與加利福尼亞的路線上推過印第安區。一八四八年從墨西哥得到的領土與一八五四年堪薩斯區域的開發，把大陸分給東部白種人與西部紅種人的計劃打消了。

內戰之後，因為印第安人遍地變亂，人們決定不讓紅種部落在西部流浪。一八七一年，國會廢除與印第安人訂立條約的制度，承辦管理印第安事務的管轄權。這時，鐵路的建築、軍隊屯駐的設置、牛羊牧地的發展、西部路線上不斷的商隊、社會的成立、美洲野牛的捕殺，都嚴重妨礙平原上印第安人的生活。

當聯合太平洋與堪薩斯太平洋鐵道建築時，大羣走過路軌的野獸時常使火車停車。可是幾年之內，野牛被各地與歐洲獵人消滅殆盡，也被那些有計劃踢取獵物者所捕殺，把肉類銷售於東部，皮革銷售於世界各地。一八七五年光景，還有兩羣獸類，北方伸展到加拿大的一羣，與南方的一羣。南方一羣在一八七八年左右實際上已經消滅，雖僅有少數殘存的直到一八八九年還未被捕殺。北方一羣，除了少數被逐散的野獸，在一八八四年左右已經滅亡。一八八九年的調查顯示美國野牛生存在全世界上的總數只一千零九十一頭。那時以後，個人和團體都被喚醒，結果野牛數目增加。美國野牛會組織於一九〇五年，大半由這會的努力，大動物全部消滅的危險才告終止。

野牛的滅亡嚴重影響及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因為他們的文化，包括宗教，與這多毛動物相契合，如同玉

蜀黍在極東部部族文化中不可缺少一般。印第安人常潛近獸類，驅它到崖邊，到圍底，或騎馬追逐它，用弓箭也用來福槍捕殺它。印第安人利用野牛的所有各部分——皮革做篷帳、衣服、與袋子，肉供食用，骨頭製刀子、鋤頭與其它用具，牙齒做裝飾品，牛筋做線與弓弦。平原印第安人生活資產消失的結果，當他們被鉗子夾住一般的陷於東西兩部邊地中間，他們一時束手無策。同時，印第安代理人、軍隊、與國會，在管理印第安事務上缺乏合作，愈來愈明顯，許多部族重新取戰鬪準備。

印第安人的窮境重新引起人們對他們情況的注意，雖然改革他們待遇的議論已經繼續二十餘年。傑克孫(Helen Hunt Jackson)受到鼓勵於一八八一年寫成不名譽的世紀(A Century of Dishonor)，讀者極多。東部人道主義者組織印第安權利協會與莫洪克湖(Lake Mohonk)印第安友人大會。因為對紅種人發生興趣，與對紅種人有新待遇方法的必要，國會通過一八八七年的道斯或一般分配地條例。新政策設計打破印第安人部族關係，完結印第安人為「國內國家」的觀念。它規定總統可經特別代理人之手，分配土地給任何部族的份子——部族會長得一百六十英畝，其餘人等，連同兒童在內，各得較少畝數。土地由政府以信用保管二十五年後，再以完全所有權給予個人。這時擁有分配地的人被授與公民身分。剩餘的部族土地由合衆國開放給予白種人移殖，售地所得收入用於印第安人的利益事業。因此幾百萬英畝部族土地可以供白種人移殖之用。

道斯條例在許多方面確是不智的。有些印第安人竭力反對等候明白土地所有權的二十五年期限，有些得到分配地的人表示他們不準備負擔公民權的責任，因為酗酒的事增加。對政府與對紅種人，有關印第安土地的欺詐行為也有發生。這法律缺點的結果，一九〇六年的柏克條例規定土地完全所有權取得之後才可取得公民身分，完全所有權由總統裁可後才可取得，酒類不得給與或非公民的印第安人。這使政府可以繼續監護印第安人，以防止印人的腐敗與被利用。但大多數印第安人的法律與政治地位是變態的。結果：一九二四年的一件條例以公民身分授與所有尚未成爲公民的人。十年之後，一九三四年的衛勒賀華德(Wheeler-Howard)印第安改組條例推翻土地分配政策，規定以信用爲印第安人保存並擴大合衆國所擁有的印第安餘地。在指定印第安人

居留地中，印第安部族可經多數投票採取社會自治的憲法。早期條例所採取在職業學校、中學、與專門學校中教育有希望的印第安青年的規定，繼續進行。爲鼓勵部族與個人的經濟發展起見，一種周轉資金供給貸款給印第安特許公司。

一八八七年的道斯條例不適用於所謂五個開化部族：吉羅其（Cherokee）、克里克（Creek）、縛克托（Choctaw）、契卡索（Chickasaw）、與森密諾爾（Seminole）。這些部族已在一八二〇至四五年遷徙到所謂印第安附屬地，原址是現在俄克拉何馬州的大部分。內戰時期，這些部族擁有黑奴並參加南方聯邦。戰後他們不得不割讓他們土地的西部給政府供給其它部族居住。印第安附屬地中心附近的一區，沒有包括在任何指定居留地之內，知名爲「非指定地」。劃策者時時企圖在這地帶定居，但被合衆國部隊所排斥。佔居者與牧牛人的要求，促成一八八九年「非指定地」與「鍋柄形地角」（Panhandle）擬闢爲錫馬隆（Cimarron）附屬地）開放爲移殖地，後者也在任何州或附屬地的範圍外。第二年，俄克拉何馬附屬區創設成功。後來的年月，因爲西部土地開發，自由使用權發生。這時，因爲道斯條例不適用於開化的五族，道斯委員會於一八九三年奉命勸導五族廢除它們的部落政治並接受個人分配地。一九〇六年左右，這使命完成。第二年，俄克拉何馬附屬區與印第安附屬地合併並加入聯邦，作爲第四十六州。這時，約在一九〇〇年開始的油產，急遽增加，後來使這地帶大大繁榮，許多印第安人也享受到。

邊地論題

十九世紀末之前，美國邊地已經消逝。一八四四年，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早已論及西部在美國思想與文化的影響。後來幾年中，其他人士表示類似的觀念。威斯康新大學青年教授端納（Frederick J. Turner）於一八九二年在美國歷史上邊地的重要性一篇短文中，認爲西部是美國發展上的一個有力並唯一因素，這主張爲其它文字所遵從，領導美國一派歷史家的新路。

簡單說來，邊地的推論着重一個觀念，認為在先後邊地上西移人民的經驗，在美國思想、經濟、與生活上，有過巨大結果與影響。抵償與免毀土地的存在，西部移殖事業的進展，個人特質的發達，特別是邊民不停的樂觀主義、組織性、不屈精神、敏銳力、與堅強靈力，制度的興起，堅實的經濟發展，平等感覺，以及民主主義的傳布，照遠理論看來，說明美國的發展與文化。這理論認為邊地時代，連同它的機會以及它的問題，都已過去，並且成為歷史的一部，但它的影響是一切美國文明的基礎。

在美國的理想與生活方式的發展上，歐洲背景也是重要的。物質發展與活動最初是歐洲式的，那些早期影響有些還依舊存在，因為它們是基本的，並且因不斷的入境移民與接觸舊世界而依舊生存着到某種程度。而且英屬殖民地上比較自由的制度，與那些法屬、荷屬、與西屬殖民地的相對比，並不全由於洪荒的環境，而由於從英國帶來的思想與習慣。追溯西部大有貢獻的民主發展，其它因素，如使畜牧工作者移向都市區域、因大量人口增加而完全改變生活方式的工業革命，我們必須加以研究。但邊地在一連幾世中是個大有勢力的力量，它的影響被織入美國文化結構裏。

第十九章 農民運動

農民的基本問題

從內戰時期到二十世紀之初，現代世界史上無可倫比的西部移民運動，結果在向察無居民的區域中樹立起農田百萬家以上。內戰以前，儘管工業家、商人、銀行家、運輸家、律師、與投機家的影響，農民還是控制着美國經濟、政治、與社會生活，證明農業佔優勢。戰後東部工業化有顯著發展，一個勁的城市社會替代比較靜的農村社會，支配着國家局面。農業雖然在擴展，並且由於節省勞力的機器、低價或免費的土地、改良的運輸事業、單一農作物制、和世界市場，有了改變，可是農民作爲一個經濟階級看來，在影響與勢力的上，落在工業家與商人之後。同時，農民面對着似乎無法解決的問題。內戰後三十年中大部分時間內，農民特別是西部和南方農民，是他們必需品價格上漲與他們產品價格一般跌落的犧牲者。因爲每年有不少新農田出現，幾十萬獨立的農民不易聯合提高價格或控制產額。時時興起的農會，無法適當應付這種問題。生產額激增，快得不能安定。中西部的單一農作物制度與增強耕作法，又需要機器和節省勞力的工具。例如小麥生產，在用維持生活農作法冒險性較大和歉收較危險的地方，傳入資本制度的耕種。農民常須抵押他們的土地來購買器具或渡過難關。東部抵押公司放借款項，取息從八釐到一分五或一分五以上。一八七〇至九七年這時期，這種規定的費用和增加的賦稅是農民的恆久負擔，他們沒有力量阻止他們自己的出產品價格下跌。幾次歉收或農產品價格的一次猛跌常常便是抵押品的不能取贖。可是有些在被惠區域的農民，因爲居民更稠密，由地價漲高而免於災難。因爲物價達到低水準，這時期的不景氣嚴重影響及農民。一八八七至八九年上密西西必流域大旱之後，美國宅地抵押出去的一天多似一天。十九世紀後幾年中，中西部的農田一半以上已被抵押，其中大部分被取消贖

取權。結果許多農民不得不做佃戶。這農田極度困難時期的其它因素，資金出產未能和擴大的經濟制度並進，是其中之一。

農民尋求許多補救之道——較低鐵道運費，增加運貨與通貨膨脹，和其它萬應藥。立法沒有多大幫助。組織和第三政黨並未解決基本問題。一個痛苦不快的鬭爭直打到十九世紀之末。後來由於價格慢慢上漲，農作物一般良好，國內外市場吸收去剩餘產品，新環境和繁榮的開始完結約二十年的極端騷動。可是農田抵押仍舊是個問題，租佃也有增加。

農家協進會運動的興起

從農民所面對的問題中產出美國歷史上最初重要的農民組織。產生農家協進會運動的農業贊助會，導源於聯邦農務局事務員凱來(Oliver H. Kelley)的工作。內戰之後，凱氏被派到窮敵的南方作調查旅行。南方農業的傳統與陳舊方法，和南方農民的缺乏合作，使凱氏得到印象。他放棄他的位置，和若干朋友於一八六七年在華府組織最初的農家協進會。凱氏企圖使東部農民對他的組織發生興趣，失敗之後，他於一八六八年回到他以前在明尼蘇達的家裏。他的計畫在中西部遇到幾乎立時且非凡的成功。一八九六年底，明尼蘇達已有三十七個活動的農業協進會，第二年協進會組織已擴展到九個廣闊分布的州中。一八七三年的恐慌刺戟起這運動，全國各地都成立農業協進會。一八七六年，這團體達到它的高峯，會員人數在八十五萬以上，後來急遽衰落，直到晚近幾年，才日擊全國農家協進會緩慢但穩重的增長。早期農家協進會活動中心是上密西西必流域的穀類出產地帶。

凱氏組織農業贊助會時，他只對農民應用內戰後流行的觀念，如許多愛國的、博愛的、與勞工的組織所應用者一樣。農民協進會是個秘密且有儀式的組織，男女都可參加。它的地方單位由州與全國組織連結它們在一起。它的宗旨之一是以郊遊會、交際、與集會鼓勵社交，由此發展一致的聯繫與相互問題的諒解，可以造成其

同行動。另一宗旨是教育的，由於提倡牲畜機器的博覽會與展覽，並規定演講與教育性的集會，尤其在冬季，使農民能參加。又一宗旨是合作購買與售賣。全國農民協進會當初雖然沒有能策畫出一個合作事業的詳細計畫，可是地方與州農民協進會着手過許多計畫與方法。一種最普遍的辦法是雇用經紀人，經紀人將以最獲利的價格銷售農產物，並使農業機械和其它產品的製造廠家不得不較廉價出售他們的出品。協進會合作店，照成本售貨，也是常事。一八七五年，全國農民協進會鼓吹英國的洛芝得爾 (Rochdale) 計畫，這計畫把股本普遍分配為小股份，積蓄不是照原價售貨，但照定價收值而獲得，贏利照會員購貨量分給會員。依照這計畫的商店，在南方與西部各地，尤其在德克薩斯，盛極一時。合作乳酪場、乾酪場、肉類包裝場、農具製造場、和亞麻仁油場都已設立。有幾處地方，合作銀行計畫以低息貸款供給農民；有十幾州裏，互助的火險壽險公司成立。可是所有合作事業，因為資本缺乏，營業方法生疏，和商人與公司的競爭，都壽命短促。重大競爭又來自這時成立的郵購商店，其中最重一家是支加哥蒙哥麥利華德公司 (Montgomery Ward and Co.)。協進會的又一宗旨是平抑鐵道運價並為農民利益取得運輸者管制權。在這事上，協會是成功的。

農民協進會立法

中西部農民發覺他們在運輸農產物上——常是一單種，如玉蜀黍或小麥——和在鐵道倉庫存貯穀類上，都被鐵道握在掌中。他們又認定運輸高價大大增加他們所用機器與其它製造品的成本。西部人口較多地帶的農民從前對鐵道的歡迎態度，因為他們認為費用過分，並且驚駭聽到東部金融家所大部分擁有的運輸工具增加股額，合資壟斷，與腐敗故事，因而對鐵道變成仇視。但在鐵道缺乏的地方，如威斯康新北部、堪薩斯中部、和內布拉斯加，農民仍舊歡迎鐵道，贊成以郡政府市鎮政府的地方補助金支持鐵道建設。

一八六九年農民協進會開始興起時，意大利諾立法議院制定一種條例，規定鐵道只收公平合理且劃一的價格，但這時並未採用適宜的實行方法。第二年，意大利諾新州憲的一條款規定立法議院通過糾正鐵道弊病與勒索高價

的法律。一八七一年，意州立法議院規定最高貨運與客票價格，並設置鐵道貨棧委員會實施這法律。開始於中西部，傳布到全國其餘各地，州立法議院通過和意利諾立法類似的法律，以管制鐵道、貨棧、和起重機。農民協進會並未組織政黨，但在集會、郊宴、與社交場合上，會員勉勵同人須選舉見解相同者。他們這時是舊政治結社的不平者，但他們並未實質化，除却組成小政治集團。一八七三年獨立紀念日，農民久已紀念它為「農民的七月四號」，由於農民在全國許多地方向農村大眾宣讀一篇「農民獨立宣言」，在反對專利事業的議論上劃出一個重要關鍵。由於爭論、改革要求、同意的候選人在選舉上勝利、和在州立法議院裏的運動，一堆鐵道管制的立法被採用，後來知名為農民協進會法。

各鐵道起初不肯服從管制的法律，後來改善的且更嚴密的立法被採取，鐵道在法院上攻擊那些法律。運輸家持論，說各州擔負這種權力，是違犯憲法第十四修正條文的正當手續條款，那條款規定各州未經法律手續，不得褫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與財產。又一論點，強調在憲法第十章第一條的意義內，給予鐵道的特許狀是契約行為，這契約行為被農民協進會法所損壞。又一論點主張只有國會才有權利與權利管制州際商業。可是法院直到一八八六年還是否決鐵道的主張。

最高法院關於州管制倉儲和鐵道運價的初次重要判決之一，是一八七六年蒙氏 (Munn) 對意利諾一案、牽涉到一八七一年意利諾規定在貨棧存貯穀類的最高費用這一法律是否正當。支加哥貨棧公司 蒙司各脫公司 (Munn & Scott) 於一八七二年以收取比法律規定較高的價格，被控違法。這案由於上訴，終於到達最高法院。對執持最高價格的規定等於不依正當法律手續奪去財產這一爭辯的答復，法院聲言政府得管制有關公共利益的營業價格，如英國與其它諸國數百年來所行的一般。對只有國會能管制有關州際商業的貨棧這議論的答復，法院判決這種制度是關係內政的，直到國會對有關州際關係有所動作為止，各州可以對州際關係行使一切治理之權，雖然這樣做，或許間接牽涉到它所直轄以外的商業。這判決大有重要性，為另一判決案所取法，直接適用於鐵道運價的問題。在一八七六年麥克 (McK) 對支加哥與西北鐵道公司一案中，鐵道爭辯着威斯康新立法議

院不能合法管制價格，因為那鐵道超越過州的疆界。法院判決州在它的疆界內有權這樣做，甚至運輸工具通過它的疆界，因為聯邦立法在這方面沒有什麼規定。人們再度強調在國會有所行動之前，各州有管制之權，不然對這種組合公司將無控制了。

人們雖然堅持影響鐵道的農民協進會立法合於憲法，但不能使這種法律真正可行並發生效力，因為統一的政策不能達到。州委員會也不能有力管制在幾個州內營業的鐵道。此外八十年代中鐵道建築的顯著擴展，當投機事業滋蔓時，使管制問題變為複雜。這些因素的結果，以及一方面許多道路的殘酷競爭，另一方面壟斷的行為、合資把持、與高價，私人大運輸家犧牲他們的小敵手而獲得利益。不平的價格損害一個地方以便宜另一地方，折扣的事在許多情形下格外多。各種工業和農業同樣被混亂、卑劣、且無理的鐵道業務所影響。

一八八六年，最高法院在瓦巴希（Wabash）、聖路易與太平洋鐵道公司對意大利諾一案中處理的判決，重大改變了在農民協進會各案中的判決，並把聯邦立法作成必要，假使鐵道必須加以管制的話。這案牽涉到鐵道使用費多寡的黑幕，因為那鐵道收取若干運輸家裝運同類貨物從意大利諾州吉爾門（Gilman）到紐約城的運費，比較從皮奧里亞（Poria）到紐約城的運費為大，雖然皮奧里亞更遠八十六英里。法院判決各州對這事上無管轄之權，因為這種管制是州際商業範圍中事，所以嚴格保留給國會。人們認為州的權限限於管制州內商業。這判決引起國會通過一八八七年的州際商業條例。

綠背紙幣運動

農民協進會正攻擊鐵道時，一個新運動興起，這運動大致以貨幣量的原則作根據。它在許多方面都類似困難的革命後幾年中的農民運動。當又有膨脹通貨以利債戶階級的要求。因為中西部農民環境愈來愈嚴重，許多農民協進會會員參加其它組織，擁護從不平等中產生的第三黨。追溯綠背紙幣運動的淵源，我們必須回顧到緊接內戰後那幾年。

戰後，較有保守性且占優勢的東部，要求重新建立兌現制度以代替一八六二年初次綠背紙幣發行以來所盛行的紙幣交換基礎。一種反動之勢發展了，大半由於西部債戶農民所擁護。農民的巨大債務，非農產物的高價，國會收縮綠背紙幣所採的步驟，價格跌落的恐懼，使農民們主張繼續更廣泛的通貨膨脹。彭爾頓 (George H. Pendleton) 所主持的「俄亥俄觀念」，中心點是以戰事公債名為「五十二」的大量發行，收兌綠背紙幣，因為沒有特別準備資金兌現。民主黨人在一八六八年認可這觀念。除了掃去政府的付息巨款並且結束這種為稅證券外，綠背紙幣的增加將造成所願望的膨脹性通貨。一八六八年民主黨政綱條目說：「政府與人民，勞動者與官吏，受養老金者與士兵，生產者與證券持有人，皆行使同樣貨幣。……」這運動包括反對國家銀行通貨，並反對可用大部分農民所有唯一附屬物不動產作保而貸款的國家銀行。這「觀念在農村區域裏得到兩大黨擁護，但為後此若干年中各小黨派繼續不平的一件事。一八七一年，只有新勞工改進黨正式擁護綠背紙幣政策。

一八七三年恐慌引起地方綠背紙幣會的增加，替一個新第三黨造成背景。少數州農民協進會直率自認為通貨膨脹主義者。但印第安納與伊利諾兩協進會為綠背紙幣黨作領導。一羣來自若干州的農民，連同勞工改進黨的代表，於一八七四年聚會於印第安納波里。一個永久組織成立，全國候選人提名大會於一八七六年在同上城市舉行。這黨雖然通常被稱為綠背紙幣黨，它在不同時期中名為獨立國民黨，國民黨，和綠背紙幣勞工黨。它在三次總統選舉中投票，號召若干種在那時是激烈的改革，並號召不恢復舊幣兌現制度。它的最大勢力表現於一八七八年的國會選舉，得票一百萬。它消滅於一八八四年競選中。在這時以前，綠背紙幣的發現已經開始。

這時，大半代表農民債戶階級的通貨膨脹主義者，和要求恢復舊幣兌現制以使綠背紙幣面值價值同價、穩定通貨、提高政府信用的保守份子或「健全貨幣」論者，兩派人士之間，在國會中發生政爭。一八七四年年底，綠背紙幣流通額約三萬八千二百萬美元。局部由於一八七三年的恐慌，共和黨次年失却衆議院中多數。他

們還換有必要票數，於一八七五年一月通過恢復條約。這條例規定收綠背紙幣三萬萬元爲止；它收回紙幣，以銀幣來替代；它撤銷金幣鑄造手續費，它指揮財政部發給公債以取得資金，用於一八七九年一月一號起收回法償紙幣。可是通貨膨脹主義者在一八七八年這條例實施之前提出修正，得到成功，制定一個計畫，規定那時未償的綠背紙幣額，總數三萬四千六百六十八萬一千美元，應繼續流通。恢復未經困難便得完成。謠傳有人圖謀搶劫紐約國庫支庫，但在綠背紙幣能兌現黃金的第一天，紙幣送往兌換紙幣的數目只十三萬五千美元，黃金送往兌換紙幣的數目却有四十萬美元。這時，綠背紙幣的實值升到與面值相等，人民顯然對紙幣比對金屬貨幣更爲歡迎。

自由白銀運動的開始

由於內華達和其它西部各州大量白銀的開採，世界市場的銀價自一八七三年後開始下跌，許多歐洲國家的幣制都受美國白銀氾濫的影響。根據早期法律，白銀可以送到合衆國造幣廠鑄成銀元，但事實上多少年無人送去鑄造，因爲一八三七年所定比例是十六比一。由於黃金比白銀價值高出十六倍，持有白銀者把白銀賣到市場上比鑄成銀幣要上算。因此一八七三年的造幣廠改革條例刪除銀元，雖然規定鑄造一種特別東方貿易銀元，重四百二十噸，代替四百十二噸半的舊標準。一八七六年之後，東方貿易銀元在美國不再作爲法償幣。

因爲銀價跌落，西部產銀者決定送銀塊到造幣廠鑄成銀元。但他們發現一八七三年的法幣已經從幣制中刪去標準銀元。西部人士堅決想表示認爲東部銀行家和立法者會圖謀使白銀失去貨幣資格。

新壓力集團的加重努力，幾乎達到兩本位制。主要的反對來自工商界，他們認爲銀幣自由鑄造會減少他們的收入的購買力，並使他們的債戶能以賤價貨幣清償債欠。在國會裏，西部白銀利益集團和農氏代表演說強調白銀是人民的貨幣而黃金則屬於貴族階層。一八七五至七八年間，來自西部和南方的參議員尤其信口以如花的巧辯把白銀人格化，甚至神化。參議員摩根 (Morgan) 的論調可以代表：

白銀在最大部分人民中享受還自然的至高地位，因為勞動的人民愛好它。他自由且深信不疑的使用白銀。白銀是他們的熟悉朋友，他們的酒友，黃金却是一位須要以嚴肅尊敬態度對待的客人，要把它藏在安全的地方，不把它使用在市場和市集上。在勞動人民看來，黃金是件寶藏，不是交易工具。一塊二十美元的金幣是一宗財產的核心，一直隱藏着等到一些財產怪物將在它的密室裏加入其它囚犯。但二十美元的銀毫是家庭快樂品，企望的資產，未見到東西的實證。……白銀是商業的大動脈——如同山中泉水對於河流一樣。白銀是千萬萬企業小範圍中的工業與生產刺戟物，聚合起來，做成國家財富。

這些年中，一堆白銀法案經過立法播種器開始它們的路子。一八七七年，密蘇里衆議員布蘭德 (Richard P. Bland) 倡議規定銀幣自由鑄造的一件法案以多數票決通過於衆議院。在參議院中，人們強調這法案將危及財政部長錫爾曼恢復硬幣兌現的計畫。錫氏建議以限定的收購代替自由鑄造，愛奧華參議院阿立孫 (William B. Allison) 所倡議的一件修正法案草出並為兩院所接受。海斯總統不裁可這法案，認為銀元的銀質市價在價值上將不等於金幣市價，因此把銀元作為法幣時結果將有損害。但國會迅速以必要的三分之二票數超過總統不裁可權，把這法案通過。

一八七八年布蘭德阿立孫條例規定標準銀四百十二厘半的銀元幣制，這種銀元用作一切公私債務的法償，契約中明白規定者除外。財政部長受有權力依照市價每月收購價值至少二百萬美元或四百萬美元以上的白銀，鑄成銀元。所有鑄幣稅——銀塊成本和鑄就銀幣間的差額——都撥歸國庫。銀元持有者得存銀元十元或其倍數於國庫，取得銀券。總統受有權限邀請構成拉丁貨幣同盟的國家和其它歐洲國家參加合衆國開會規定金銀比例。

根據布蘭德阿立孫條例，財政部長每月收購最低額價值二百萬美元的銀塊。一八七八年至九〇年間，當這法律實施時，購入白銀總值三萬零八百二十七萬九千美元，從這些白銀鑄出銀元三萬七千八百十六萬六千，差額鑄幣稅約七千萬美元，歸諸政府。美國通貨這樣大大擴張，因為根據早期法律，從一七九四年到一八七三

年，只鑄過八百萬銀元。布蘭德可立孫條例又產生出一種新紙幣——銀券，起初有十美元或更高單位，但經過一八八六年一件條例，一元、二元、和五元銀券也得到許可。任何時期中，同時流通的銀元不到六千萬，其餘硬幣存貯於特建的庫房裏。布蘭德阿立孫條例通過後，西部人士中的極度震動，一時平息，十年之後重新起來，比前此更強烈，結果促成錫爾曼白銀收購條例。

農民同盟

八十年代十年中，農民協進會衰落，以同盟知名的農業組織興起到卓越地位。兩個全國性的大同盟成立。全國農民同盟（北方或西北同盟）是一八八〇年芝加哥農業期刊西部農村（Western Rural）編輯喬治（Milton George）所創設。它發展為堅強州同盟的一個鬆弛的聯盟，在中西部，尤其在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愛奧華、兩達科大、和明尼蘇達，有很多地方會社。像堪薩斯的辛普生（Jerry Simpson）和斐佛（William Pafer），明尼蘇達的董內里（Yenatius Donnelly）這班人，是在各該州中農民同盟的領袖。北方同盟發展，當農產物價格繼續下跌，商品價格仍舊高昂，乾旱氣候毀害八十年代後幾年的農作物時，農民尋求聯合行動。貸款挺容易到手，但須出重大的第一手抵押品。非擁有土地者沒有機會得到貸款。中部邊界的負債農民成千成萬聯合起來，希望能從他們的經濟困難中想出一些救濟辦法。當大政黨沒有救濟辦法時，一八九〇年左右，同盟在中西部各處組織第三黨選舉地方與州職務。

南方同盟或全國農民同盟與工業協會的淵源，追溯到一八七四年。開始不久便衰落，但在一八七九年得到新生命。一八八六年後，在一位進取的盟長麥肯（G. W. Mcane）領導之下，它吸收路易斯安納農民協會、阿堪薩斯農業團、和其它地方會社。由於棉價有下跌趨勢，得到許多新盟員，合作購買與銷售更普遍，若干所商業交易所成立。南方同盟和北方一樣踏進政治以求獲得救濟，但避免第三黨，因為怕白人團結的破裂將造成黑人參加政治。這期時中，一個下級的有色農民同盟與合作協會成立，以保護黑人福利。

人們企圖於一八八九年在聖路易若干農工組織的集會上把北方與南方農民同盟團結在一起。宗旨的一致達到某種程度，組織的統一却失敗。式微的勞工協會一心一意參加農民集團設計一個密切團結農村與城市工人的計畫。兩個同盟在它們的綱領上都號召銀幣自由鑄造和紙幣增發。它們同意減削並均平賦稅的需要，也同意須向鐵道收回它們所有超出實際需要的土地。兩個同盟贊成政府擁有並經營交通與運輸工具。但從這時起，西部與南方農民分歧的經濟利益迫得他們更分離，尤其當北方同盟着手成立一個新第三黨，這黨後來知名為人民黨。

八十年代中農民困苦，聖路易等處集會，以及銀價跌落到二十比一的比率，探礦地帶的不平，在國中再度顯著引起銀幣自由鑄造的暗爭。完全兩本位制的要求，由白銀利益團代表和農民與主張通貨膨脹論分子所倡導，因為通貨擴張仍舊是西部人士經濟教條的堅強綱領，所以有力重新起來。一八八九和九〇兩年中，西北六州——南北達科大、蒙大拿、華盛頓、愛達和、外俄明——加入聯邦，給西部在國會裏更大權力與勢力。白銀爭論又成重要，是顯然之事。

從一八九〇年東部代表為增加關稅的努力中，通貨膨脹主義者企圖得到銀幣自由且無限制鑄造。兩次爭論結果，西部人士擁護麥金萊高率關稅法案，雖然反對它的保護性項目表，而東部代表抑制他們的保守性感覺，贊助錫爾曼購銀條例作為回報。這法律並未完全規定銀幣自由鑄造，因為東部反對，並且怕哈禮孫總統會不裁可這種法案。它並未規定每月增購白銀到四百五十萬盎司，實際上那時美國出產的所有金屬。這條例又認可銀條償付和紙幣發行，作為完全法償，除却契約中另有規定。條例又規定紙幣得兌現金銀，由財政部長斟酌辦理。「幣券」或「庫券」兌取黃金，這事在一八九三年恐慌時使政府陷於嚴重財政困難。這法律有效到一八九三年，儘管有人激烈反對；因為重大不景氣使美國，這法律還是被廢止。一八九〇至九三年間，政府購銀總數值一萬五千五百九十三萬一千美元，大大使通貨擴張。同時銀價下跌到每一美元白銀只值六角。通貨膨脹主義者任以棄價貨幣廣運通貨案來難得勝利，但對他們的計畫似乎沒有幫助，因為物價繼續下跌。

北方同盟盟員在西部所倡導地方性政黨的成功，造成一個全國性的新政黨。在同盟和勞工協會代表領導之下，大會於一八九一年舉行於新新那提，以組織第三黨。到會代表約一千四百人，其中大多數代表西部五州。大會定下計畫次年再開會。一八九二年二月，八百名代表聚會於聖路易，七月四號，提名大會舉行於俄馬哈（Omaha）。在聖路易大會中草成政黨綱領，顯示出為新政黨背景的情緒、推進力、與原則。它的序言一部分說：

國家創造貨幣之權已被充當使債券持有人致富之用；兌取法價幣的巨大公共債務被化作產生黃金的公債，因此給人民加上幾百千萬的負擔。

從有史之初便已被人作為貨幣的白銀，被人廢去它的貨幣資格，以減低一切財產價值與人類勞力價值，來增加黃金購買力；通貨的供給有意被剝奪，來餵肥放高利貸者，使企業破產，使工業成為奴隸。對人類的巨大陰謀已在兩大陸上組成，這陰謀正迅速把握着全世界。我們如果不立刻迎頭趕上推翻它，它預示可怕的社會變亂、文化毀滅、或極端專制的成立。

由於「今天成就的合衆國勞工力量結合應恆久無窮」這宣言，人民黨政綱要求一種安穩、健全、柔韌的、只由總政府發行的國幣，自由與無限制的金銀幣鑄造、比率十六比一，一個支庫計畫，一種分級所得稅，政府擁有與經營的遠與電報線，和廢除土地壟斷事業。為吸收勞工投票起見，黨綱採取幾種決議，如贊成限制入境移民，八小時工作制，並廢除以賓克頓（Pinkerton）制知名的巨大常備傭兵。新政黨在選舉上顯出極大勢力。有綠背紙幣名望的魏佛（Weyer）將軍作為黨的總統候選人，人民黨得到一百萬張選票，並贏得二十二張選舉團票。被選有參議員六席，衆議員七席。

接着那幾年是不景氣的歲月。那幾年的特徵是嚴重失業，到那時（一八九六年）為止不曾紀錄過的農產品

最低價格，和一八九三年購銀條例的廢止。人民黨員期待下次選舉，並且繼續一次有力且動人觀聽的競選運動，強調銀幣自由鑄造。全國都舉行集會，討論貨幣的萬應藥和經濟理論。他們編唱歌曲，白銀問題成爲神聖十字軍，黃金是其中資本、財富、與財閥政府的魔鬼象徵，常常與大眾利益相對立。對自由白銀問題，這是一個偶像和標語口號的季節。人民主義爭論時期中，許多新領袖是知名的辯論家，煽動家，和顯著性的人士。大多數舊領袖被擱置在一邊。較惹人注意者有堪薩斯莊重的辛普生，因爲明顯的怪僻性而得到這種稱道。又有科羅拉多州長威特 (Waite)，綽號「殘忍的馬勒」，因爲他評論用州武力制止郡吏在一八九四年克立布爾河 (Cripple Creek) 礦地罷工中的行動。威特州長說過，「血流到馬勒上，要比我們的自由遭受毀壞好得多。」多鬚的裴佛的救世政治演說使他作了人民黨參議員。黎斯夫人 (Mrs. Mary Elizabeth Lease)，一位有才幹的演說家組織家，解釋西部運動的精神，說：「我們需要金錢，土地，和運輸事業」，又堅執說堪薩斯遭受兩個大強盜的損害，一是聖大費鐵道，一是貸款公司。她最有名的話是「堪薩斯最好停種穀類，開始種地獄。」

人民黨員在一八九四年競選中並未獲得大勝，因爲許多民主黨和共和黨候選人在普遍接受人民黨政綱的各州中也擁護人民黨政綱。但人民黨覺得一八九六年有勝利把握，因爲它希望兩大黨都不贊成銀幣自由鑄造。但一八九六年民主黨大會中布賴安 (William Jennings Bryan) 的演說，以及西部的要求，很使人民黨在爭論上受累，雖然主張金本位的民主黨員不肯接受那議論並脫離該黨。布氏提出自由幣制問題作爲一個與人道同樣神聖的問題。他號召另一位傑克遜 (Jackson) 來領導民主黨羣衆反抗財產團體的侵害，並號召聽衆公然反抗主張單獨用金本位者：「你們不要把這刺棘王冠壓在勞工額上，你們不要把人類釘在金十字架上。」這政黨致力於自由與無限制的金銀兩本位幣制，比率十六比一，又主張標準銀元應作爲一切公私債務的完全法償。布氏也以他的演說魔力使自己做了該黨候選人。人民黨員因爲他們的主要論點被一個大黨所接受，弄到不知所從，但維持着一個分別的個性，也以布賴安做他們的總統候選人。共和黨代表金本位制，因此兩大黨間在這點上的

爭論明白畫出。

選舉前的競選運動是一種教育，因為各地人民都想瞭解基本的貨幣問題。政客等人設法簡單化這些觀念，如格勒善（Gresham）定律，貨幣量原理，與貨幣本位。大堆小冊子和其它出版物流遍全國。哈維（W. H. Harvey）所著錢氏財政學校（Coin's Financial School），一八九四年出版，是發表白銀利益集團的大量類似小冊子中最早一種。被描述成溫和的小理財家的錢氏，發表貨幣原則以對白銀的背景，並答覆經濟學家、銀行家、與商人等的問題。他討論到一八七三年犯罪案的不公平，兩本位制問題，與購銀條例的廢止。由於應用圖表插畫，質樸的暗示，敏捷的議論，和著名人物的真姓名，這書是兩本位制主義的聰明宣傳品。其它信仰金本位制者所著的小冊子也出現。報紙和期刊繼續擔起論爭。支加哥大學教授勞夫林（J. T. Laughlin）以「財政幻想」（A Freak in Finance）作答復。改進黨的健全通貨委員會在它的半月刊健全通貨一八九五年五月一號那期中，載有懷特（Horace White）錢氏財政愚人一文，攻擊錢氏的議論和結論。選舉更近了，關於爭辯的出版品增加，本位制的論爭繼續下去。

兩大黨的總統候選人所得人民投票比較相近，哈納（Mark Hanna）的候選人麥金萊所領導的共和黨獲得完全勝利。選舉解決金本位問題，雖然國會在一九〇〇年才把這論點制成法律，因為共和黨人再度得勢後即轉移他們的注意力於關稅率。一八九七年光景，繁榮開始回來。那時以後的幾年中，物價上升，人民主義運動慢慢消亡。人民黨毀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這樣顯赫的農民同盟，輸到人民黨本身也歸消滅。

物價緩慢上漲的時期

十九世紀之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間，一般說來，物價上升並且繼續有向上趨勢。對一八九七年後繁榮的聚集力，我們會提到許多原因。許多農民沒有能完全償清他們的債務，有些因為擴充了他們的所有物，或努力想達到較高生活水準，還清舊債，訂借新債，所以緩慢上升的物價在平靜爭論上有一種心理的功效。新限

度的自信心和希望發生，受到擴大機會的鼓勵。增進的繁榮可以見於較好的農家，尤其在若干中西部地帶，那裏草房和其它種類新區域中的臨時住屋都已不見。一九〇〇年以後，在國內更進步的部分，許多農家和倉房已用煤氣和電力。催腐箱、暖氣與電燈裝備、和新式家庭小配件的開始應用，是農民狀況增進的另一徵候。更頻繁的火車業務與定期免費郵遞，增加鄉村生活的便利。一九一四年光景，較富有的農民正用卡車裝運產物入市，有些能夠以擁有一部汽車自誇。

一九〇〇至一四中間，製造品批發價格增加百分之三十，農產品增加百分之六十。同時期中，農業財產價值增加一倍。一九〇〇至一〇年間離開農田到城市中心的人民確在三百萬以上，但更大數目的移民人等到西部尋找農村家宅。可是新英格蘭和中部東北諸州正經驗到農村人口和收入的損失，這趨勢正擴展到中大西洋各州。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中，人口也的確增加百分之五十，改良農田的畝數只增加百分之十五，後來四年中，國內牲畜數目幾乎減少百分之十三。這些比例中的危險性，完全被這時期說明穩定與繁榮的物價增高所蒙蔽。

改善的經濟情形，窒息了農民的一切嚴重怨怒。但農民運動並未完全平息。沒有新的農民政黨出現，但幾個團體成立，大部分着重經濟合作。一九〇二年，兩個農民會社開始——美國公道會，和農民合作教育協會（農民協會）。前者的綱領以管制生產與抑制剩餘的原則為根據，後者強調合作交易。南方產棉者保護會於一九〇〇年開始運動以變更農作法的計畫減少棉產量，但沒有多大成就。一九〇〇年，美國公道會和另一以拾遺會（Thonore）知名的農會，參加若干州農民組織以在華府成立全國農民總部，作活動議員的代理人。七年之後，一個對立的團體創立全國農業組織聯合會，也以農民利益參加活動。全國農民協進會這時期中繼續它的活動，雖然它已不如以前那樣有勢力。進取的策略和第三政黨消滅，農業團體在團結農民集團增進農民本身利益上仍舊有用。

一八九八至一九一四年這時期，在美國農民史上是最穩定的時期，因為物價和地價徐徐上漲，農業生活水

準逐漸提高，農業主義者在國事上得到更多認識。但農村債務依舊巨大，佃戶增加。許多區域裏的土壤沖蝕和肥力減退是嚴重的。舊西北部的較舊區域特別受到影響，許多農民不得不拋棄他們百年來在新英格蘭與紐約州山地的農田。主要問題大半是生產的，不是處理不能銷售的剩餘品。美國每年售與外國主顧小麥約一萬五千萬至二萬萬布許，棉花約八百萬包，豬肉十萬萬磅，和大量烟草水果。農產物は償還外債的主要手段，因為美國仍是一個債務國。政府培養研究與教育以使生產更有成效，並以解決農業問題。

政府對農業的協助

一八六二年設立、以委員一人為首長的農業部，繼續蒐集與分配種子的的工作，也繼續專利權委員所開始的科學工作。部內化昆蟲學植物學各組工作都有很大進步，時時又設立新組。畜牧局在牲畜疾病範圍中的成就，加速農業部於一八八九年提升至內閣地位，部的首長升為農業部長。後來這部進入一個最擴充的時期，它的工作幾乎包括一切農業局面。

這時期中農業教育範圍中也做有許多事。一八六二年的莫利爾條例規定各州得依其在國會的參眾議員人數為單位，每單位領受州內公地三萬英畝，售出這種土地所得款項，投資生利，以所得用於設立學院，特別講授農業和機械技藝。根據這法律所設立領受土地的學院，已有力提供農業研究與實驗的完美制度。但這些學院的課程和事業，因為由州立法議院所規定，並且受各別的州行政機構指導，所以教材和教授法並不一致或系統化。一八九〇年前後，多種力量幫助領受土地的學院工作更有力且更有效用。其中實驗是最重要的。

農業實驗站最初設立，給學院供給教材，並調查職業問題。它們被證明為農業部和學院間最要緊連繫者。第一所州農業實驗站於一八七五年設置於康內狄格州密德爾鎮 (Middletown) 衛斯理 (Wesleyan) 大學。一八八七年光景，十四州已有這種站，其它十三州進行相等工作。那年，美國農學院與實驗站協會在農業委員領導下成立，以調整各站工作。美國農學院協會，以及全國農民協進會和同盟，引起全國贊成立法的情緒。國會於

一八八七年通過哈屈 (Hatch) 條例，規定以年度補助金給予所有各州與各附屬地中的試驗站。補助金時時經後來立法予以增加。

一八九〇年第二次莫利爾條例指撥款項充各州基金，作為通行教育之用，並鼓勵各州供給有定則的農業教育。後來幾年，人們要求聯邦協助以繼續推廣與研究工作。從一八七〇年左右起，州農業組織，包括農民協進會，已在農民集會上準備演講。十九世紀之末，供給農業知識給農民的農民研究所運動很強大，到二十世紀最盛。要政府協助這種事業的要求也興起來。一九一四年，斯密利佛 (Smith-Lever) 條例規定聯邦撥款給郡經紀人在農村社會中作農業推廣工作。由這條例，沒有進學院的學生也能得到農業和家庭經濟的教育，這樣間接享受到農業學院和實驗工作的利益。全國規模推廣工作的提倡，由州與聯邦撥款協助，使舊式的農民研究所趨於結束，它們的活動被新運動所吸收。由於一九一七年斯密休斯 (Smith-Hughes) 條例的通過，創設聯邦職業教育委員會，宗旨在獎勵農業、貿易、工業、商業、家庭經濟、和職業教育的訓練，因此農業教育進入中等學校。這條例供給經費作職業教育之用，條例是各州也撥出相同數目。補充的法律在許多方面推廣原來的事業，特別是職業的復興。

第二十章 自然資源的保存

保存運動的起源

十九世紀後期，許多美國人漸漸對國家自然資源開發的速度，尤其其中的破壞和損耗，表示驚異。美國成長發達過程中，始終有很大耗費。墾殖先鋒以斧斤砍伐森林，舉火焚燒它，並不想將來；獵人無拘無束的殘殺野生動物，常是爲了遊戲；農人開墾肥沃土壤，耗竭地力，並不準備恢復它；礦工採用最舊最浪費的辦法獲取地下寶藏，並不顧念後步。資本集團得到巨大產業，剝取國家的自然富源。進一步說，無人注意因自然破壞或人事不關心所受的損失。例如火燒林地與森林，損壞土壤，毀滅木材、畜類飼料、和野生動物。十九世紀之末，經濟學者和保存主義者指出森林在現在浪費開發速度之下，只能再維持一代光景，煤將在百年左右內消滅，其它大多數自然資源的用途大半將因貪婪與浪費而告竭。

一八九六年開闢黃石 (Yellowstone) 國家公園的運動，到一八七二年成爲事實。保存事業的第一步可以見於一八七一年因關心到漁業衰落而設置的合衆國魚類與漁業委員一職；又可見於美國科學促進會給國會關於保存政策的通訊；又可見於一八七六年的授權農業部以調查國內森林資源；又可見於最早的試行灌溉西部半乾燥土地；又可見於十九世紀末以前所通過有關於森林地的法律。但一九〇〇年以後，土地政策與土地行政上的改革趨勢，以及全國經濟、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其它各方面，都已顯著。泰奧多·羅斯福擔任早期運動的領袖，以他的堅強個性和動人的感覺力促進保存事業的圓滿計畫。從他的一九〇一年年度咨文開始，羅氏竭力使全國注意這事，直到大衆漸次瞭解保存事業和國家福利的意義。

森林的保存

一八九一年，國會的一件法律早已授權總統撤消政府森林地的出賣，並設置國家森林。哈禮孫、克利扶蘭、和麥金萊總統時，收回的森林保留地約四千六百萬英畝。泰奧多·羅斯福就任總統後，他認識保存專業的主要問題——調整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間的衝突。他在第一年度咨文中說：

聰明的林產，不是從森林資源貢獻給人民福利的全部所有物中取去資源，無論木材或水草，而是相反的，保證產生更大更可靠的供應。森林學的基本觀念是以應用使森林永久維持存在。森林保護專業的本身不是個目的，它是一種手段，以增加並維持我們國家資源且維持依靠森林的工業。

羅斯福滿任時，聯邦森林地大部分已收回，永遠應用於整個國家利益上。在羅氏任內，這樣撥出的森林地在一萬四千八百萬英畝以上。

一九〇一年，二十年前在農業部內設置的森林組，改為森林局。經驗淵博、知道它國保護森林方法的賓馬 (Gifford Pinchot)，被任為林務長。一九〇五年，森林局改為合衆國森林服務局，內政部地政組的國家森林管轄權移交給森林服務局。因此分隸兩部的林務官和森林，合到一起。在賓氏指導之下，人們設擬計畫並施行，以阻止仍舊存在的森林被破壞，特別是火災；因為重新造林計畫開始，所以看手在荒禿地區內重新種樹。政府森林的科學化保護與管理上，因有計畫與刊物，大有成就。但到一九二〇年的卡伯 (Capper) 報告、胡佛總統的木材保存委員會報告、和一九三三年的科伯蘭 (Copeland) 報告之後，國家森林事業才有堅實基礎。

泰夫脫總統繼續羅斯福關於保存事業各方面的工作。因為政府所有國家森林地大多數已經保留，所以撤回的數目不能和羅氏的成就相比。但在一九一〇年，國會參照前十年經驗修正有關公地的立法。顯著的是關於油、煤、和磷酸礦地的法律。第二年，韋克斯 (Weeks) 法律通過，使政府可以購買改善河道航行所需要的森林地。根據這法律，白山 (White Mountains) 和南阿帕拉契山的土地被收購。

泰夫脫總統實行羅斯福保存政策的工作，被林務長賓周和內政部長伯林格（Ballinger）間的衝突所掩蔽。賓氏公開譴責伯氏把蒙大拿與外俄明若干有水力所在的公地轉讓給私家利益團。這些土地是經羅斯福總統從公地出售中撤回的。賓氏又為聯邦土地局調查員格拉維斯（L. R. Glavin）辯護，格氏曾譴責伯林格祖護有力的肯寧漢（Cunningham）公司對阿拉斯加煤礦地的要求，因此罷官。賓氏免職，但輿論要求調查。一個聯席國會委員會證明伯氏無罪。可是他不能得民衆信任，地位爲人所不容，因此辭職。後來法院判決肯寧漢的要求得自欺詐。這事件使共和黨人物中裂痕加深。這爭執是極激烈的一起，引起許多人認爲泰夫脫並未盡力於保存事業，並且無知人之明。從一個觀點上看，這爭端的結果是有鼓勵性的，表示輿論在有關於公產政策的問題上能大被喚醒。

礦地的保存

一九〇〇年以前，蘊藏有已經知道的金銀銅鉛鎳和其它金屬與礦物的土地，已經轉入私家手裏。內戰後的時期見到私家利益團以各種法子取得廣大地區。一八七二年的礦地條例規定除却煤產業外礦地的售賣，經過若干開發量，每英畝價格自二美元半至五美元；一串法律許可煤地的出售，價格每英畝自十至十五美元；一八七八年的木石條例規定產木料石料而不適於耕種之地售價至低每英畝二美元半；鐵道在政府免費讓與它們的土地中得到富足的礦藏；根據家宅與優先購買兩條例，含有貴重自然資源的地區被割讓，儘管事實上這些法律是爲開墾農民所訂立的；明尼蘇達、密西根、和威斯康新富庶的礦地免除於礦地條例，甚至出售得比規定價格更低廉。國家政策的紊亂，腐敗，貪婪，與無效率，造成國家最寶貴的先天權利——它的礦產與金屬——喪失到私家利益團手裏。

一九〇〇年光景，仍舊在政府手裏的最重要礦地是煤地、磷酸礦地、和油地。羅斯福總統當政時，採取立法，授權總統撤消國境內礦地的出售。爲保護這些依舊存在的礦產資源起見，羅氏保留有煤、油、和其它地下

財富的土地總數七千五百萬英畝，不拿來出售並作為居留地。又通過法律，規定將適於農業的煤田地面和地下礦產財富分開，這樣許可各層分別使用或政府的分別保留。

國家保存事業委員會被委派進行全國自然資源的調查。報告出版於一九〇九年，已預知國內煤、油、和高級鐵礦砂的早竭，因為出產率增加的緣故。可是，由於報告，人們漸用更有效的採礦法，含有煤和磷酸礦產的政府土地也更從私家手裏收回。

灌溉事業

最初殖民地時期中，灌溉事業已經小規模採用；早期西班牙殖民、殖民地時期的賓西凡尼亞日耳曼人、一些印第安部族、烏達的默蒙教徒、黃金熱潮時到加利福尼亞的早期移民、極西部道路的附近，這些地方也找得着灌溉事業。內戰之後，聯邦政府才着手鼓勵荒地的開墾。修正有關這些土地法律的要求發生。尋常一百六十英畝的片段，在半乾燥地帶，為耕種之用顯然不夠大，如果要利用這些荒地，人們須用精細的灌溉計畫。格蘭特總統於一八七五年訪問極西部後，建議國會委派委員會勘察乾燥地帶並作鼓吹。兩年之後，荒地條例通過。這條例規定六百四十英畝的出售，每畝一美元二角五分，任何能在三年內灌溉土地的人都可購買。一八九〇年，三百二十英畝的片段也可以購置。根據這法律，需要耕種的土地雖然只有八分之一，可是灌溉的規定含糊不明，一般居民顯然無力修築適當水利工程。一八八〇年以後，平原畜牧業分裂，灌溉才有點進步。後來土地灌溉公司成立，結果造成勃興。一八九〇年光景，轉讓給五萬四千灌溉者的土地在三百六十英畝以上。但法律對畜牧團體和灌溉公司的利益發生作用，不是對居民。

西部人士指出，根據荒地條例，土地沒有加以灌溉工事以前，所有權並不讓與居民，因此居民不能以土地作開墾費用的保證。要求改變荒地法的結果，國會通過一八九四年的卡立 (Carey) 條例。這條例規定一百萬英畝聯邦土地轉移與州內有半乾燥地的每州，條件是該州在十年內須灌溉有居民耕種之地每一百六十英畝中的

至少二十畝。科羅拉多、愛達和、蒙大拿、內華達、外俄明、和其它西部各州立刻接受這計畫。各州和私家公司訂立契約建築灌溉工程，再由這些公司將水權售賣或租賃給居民。一九一四年光景，根據卡立條例申請的土地在七百萬英畝以上，實際已開墾的只四十六萬英畝。開墾地數目中，百分之六十二在外俄明。

當保存運動在二十世紀之初準備進行時，人們要求聯邦政府開辦灌溉計畫的工程。一九〇二年，紐蘭 (Newlands) 開墾條例初次規定聯邦興建印第安保留地以外的灌溉工程。這法律規定俄克拉何馬、堪薩斯、內布拉斯加、南北達科大、和所有西部及西南部各州（德克薩斯除外）的聯邦土地出售所得款項，提作開墾經費，用於測量、建築、並維持在半燥各州內的灌溉工程。各地區用水者十年後須出資償付政府，作為建築費用，從緩付款，並不出息。可是人們發覺領受土地的居民在規定期內無力清償這些費用，國會不得不於一九一四年延長期限至二十年。後來政府不得不在許多地方出租水權，而不把全部灌溉工程出售，因為居民沒有經濟力來購買。

根據紐蘭條例，半乾燥土地的開墾很有成就。一九一四年光景，已經用於建築、經營、與維持灌溉計畫的費用，超過九千六百萬美元。聯邦政府從居民收回的款項只七百萬美元。但這種大水堰建造成功，如外俄明的蕭維根 (Thoshone)、阿里桑納的羅斯福堰、愛達和的箭石堰 (Arrowrock) 和許多較小灌溉工程。幾百萬英畝土地已開墾，出產甜菜、紫花苜蓿、稻米、穀類、和水果。這些計畫大部分對政府雖然是經濟的失敗，可是開始開放西部大乾燥區為居留地的運動，並且開始近年來苦心經營的政策，有助於多數人民的進步與福利。灌溉運動在泰奧多、羅斯福執政時雖已推動，可是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這二十年中，才開始以費用和經濟估價等項目，分析這種計畫。

水力基址的保存

十九世紀大部分時期中，聯邦政府的政策是直截了當的把有寶貴水力基址的土地出售或讓與給工業或其它

公司。因此私家企業掌握了寶貴的動力來源。各州也同樣把水力權利給與私家利益團。十九世紀之末，最寶貴的流域和水力基址都已在私家手裏。一八八九年，由於國會之請，合衆國地質調查所開始國內水力資源的系統研究。一八九五年和一九〇二年兩條例，以水的供給較水力爲重要而獲通過，保流若干流域，未作居住地。一九〇六年，國會在南加利福尼亞出租若干水力基址給與愛迪生電力公司，租期四十年，公司繳納年租給政府，這樣建立起一種新政策。其它公司得到類似的契約。這政策經過水力利益團的力爭才達到。可是檢察長維持政府收水力費用之權。

一九一〇年，國會制定立法，授權總統撥出公地作爲水力或灌溉之用，泰夫脫善於用這權限。十年之後，聯邦水力條例規定聯邦水力的租賃或讓與不得超過五十年。這條例又許可聯邦政府，州政府，或市政府認爲必要可以在租賃期滿時收回水力廠，除非給工廠相當代價。聯邦動力委員會設置，委員包括陸軍、農業、內政三部長，以執行法律。委員會爲將來有關管轄和保存寶貴水力基址的發展上，奠定基礎。動力基址上的公共利益得到保護；和各州動力委員會合作擬出計劃；開闢規定價格的方法，這事後來成爲最重要的爭論。一九三〇年，委員會改組爲有專任委員五人的組織。

內陸水道運動

一九〇七年羅斯福總統委派內陸水道委員會研究森林河流與其它自然資源的關係，並準備一件完美計畫以改善並管轄國內河流。久已靜寂的對水道興趣，從想保存自然資源、想管轄時常蹂躪國內各地區的水災、想減輕鐵道的稠密、想供給更適宜的運輸制度、和想建立與鐵道相競爭以減低運費等願望中，又生出來。一九〇八年，內陸水道委員會呈遞一冊冗長的關於河流、湖泊、運河、與鐵道競爭的初步報告。委員會鼓吹一切將來改善航行的計畫應當考慮動力發展，水災控制，水質的潔淨，和土地的開墾。又鼓吹召集一個會議整個討論保存專業問題。這會議由羅斯福總統召集，一羣州長和其他人等，一九〇八年開會於白宮。局部由於會議結果，局

部由於內陸水道委員會的鼓吹，國會於一九〇九年設全國水道委員會，負責調查全國水道運輸系統。委員會包括有國會議員十二人，於一九一〇年向國會提出報告。它建議陸軍工程師所任調查事業繼續進行，已開始的計畫應完成，但主張慎重研究對航行非急要與非必要的計畫。一九一二年的另一報告鼓吹意大利湖至俄亥俄河的運河，建議更研究意大利湖至密西根湖的運河問題，反對若干其它擬議，促進一切水道運輸機構應受州際商務委員會管制。內陸水道運動結果，大小河道與運河上的交通增加。一九二〇年，諸大湖以外的全國內陸水道上，載運數量不下一萬二千五百萬噸。

沼澤地的填墾

應用沼澤和大水氾濫地的故事，起源於十九世紀中葉。因為較乾燥較良好的土地很充足，人們不大注意較貧瘠的地帶。到一八五〇年，所有大片沼澤地，除却一些在最初十三州內的，如陰巒 (Dismal) 與奧克芬諾基 (Oketankoe) 兩澤、澤西沼地、和新英格蘭潮沙地，都仍舊為聯邦政府所有。一八五〇和六〇兩年中，這些地帶七分之六左右轉移給各州，總數約六千四百萬英畝。單貝佛羅里達和路易斯安納兩州，前者得到二千萬英畝，後者九百萬。各州選擇土地與分配土地給私人和資本團體上，犯過許多欺詐手段。這時期中，沒有幾州努力排洩沼地的水。意大利諾和愛奧華割讓沼地給各郡，各郡出售沼地作為學校費用，又舊與公司作為橋梁建築，或者拿沼地作為內戰時的軍事津貼。在密西根、明尼蘇達、和佛羅里達、鐵道公司得到沼澤地區。有廣大沼澤的十六州，多數以大片土地轉讓給資本家和大公司，使土地壟斷的趨勢更加進展。

二十世紀初期中，保存運動發展，私家創設的事業，以及州企業，都費力於若干區域的排水工作。聯邦經費已加撥，供這種用途。由於國家增加援助有充分理由，促成許多排水大計畫的州際性質。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國會撥發大宗款項調查濕地問題，並特別調查水災的控制。

後來明瞭，除却恢復農業土地或供工業或其它用途外，填墾沼地的問題有許多方面。成千成萬方英里已排

去水的低地，顯然不能供種植之用。人們漸漸認識沼地，像森林一樣，在保存水流上常常可貴，這些水流常被排水工作所阻礙。另一命令保存主義者也令獵人深慮的事實，是候鳥隨着它們繁殖休息地的毀滅而喪亡。三十年代中，主要作為新政保存專業計畫的一部分，人們慎重訂立計畫，並付諸實施，以保護千千萬萬野鴨野鵝和其它鳥類。

白宮會議

由於內陸水道委員會的推薦，羅斯福總統於一九〇八年五月在白宮召集一次會議以考慮自然資源的保存。各州州長，內閣閣員，最高法院法官，教育家，科學家，出席參加討論。這全國會議使大眾普遍知道保存專業的緊要，並且是首次齊集各州州長於一堂。會議提案表選出一個一般的且完全的改革計畫。一件規定國會與各州合作發展一種專業的計畫草成。結果，各州熱心參加保存州森林，重建森林，和保留礦產地的計畫。可是這時各州實際上沒有大成就。有些州的計畫，若干年前所開始。現在復活。愛德華邦政府的鼓勵，四十一州在會議閉幕後十八個月以內委派有委員會。為發展工作更進一步興趣與平均起見，羅斯福總統委派全國保存專業委員會，以賓州為首腦。一九〇九年，委員會作成全國自然資源的詳細目錄，又鄭重指明仍在發生中的礦物巨大耗費。同年，北美保存專業大會開會於華府。目的在推廣計畫，使可能成為國際專業。

國家公園

一八七〇年華士本、郎福、賓恩 (Washburn-Langford-Davis) 探險隊的進入上黃石地帶，公開那地帶的自然美景。奇境的消息，它的石灰質臺地，溫泉，噴泉，顏色鮮明的峽谷，陡斜的瀑布，藍色的湖，鳥獸羣，和怪異的石林，散布到全國。一八七〇年，一羣圍繞露營營火的蒙大拿公民建議，想像建立這地帶為人民利益與享樂的一塊行樂地，促成一八七二年國會的一件條例，由政府節守這地區作為一座國家公園。

此後數十年中，其它幾處爲公用的公園設立。但當泰奧多·羅斯福倡導保存原則時，這運動被催促起來。若干所公園被撥出作爲羅氏計畫的一部分，開闢一條爲其它所做效的方法。這些公園被保留，因爲風景美麗，使一般大衆對它們發生興趣，又因爲要保存華美的森林，且保護野動物免於滅種危險。其它國家公園時時開闢於國內各地。

農業部與保存事業

農業部在泰奧多·羅斯福總統存政時得到新生命。它的事業，在實行上，許多是保存事業。它幫助美國農民明瞭更有效率的與科學化的耕種方法，它作種種發現，並流通知識，以撲滅動植物疾病以及害蟲；它蒐集統計，分配種子，研究土壤，雖然這時對土壤的保存只有小小進步。這部在自然資源的保存上佔極重要地位。

對保存運動的反對

保存事業興趣的發展，並不是未遇反對，尤其西部反對。一位著作家說過：在東部，賓周的保存事業，是對企圖犧牲大衆、掠奪並浪費公地的私家貪欲和公司欺詐行爲的抵抗；但在極西部，賓周的保存事業被人認爲人民定居與公共進步的阻礙，這些定居與進步由於開發新土地而產生。西部人民主張新土地上的定居無論如何不應受限制，因爲這政策抑制國家發展；主張政府牧地使國家所費極少，因此應開放給一切人等；主張國內木材並未被濫用，但已被用於工業用途和市鎮的建築；又主張保存政策應限於不在聯邦政府省份內的各州。

很多的強調主張，認爲保存事業是各州的一種主權。這是憲法論題，人們強調各州權力足夠應付一切保存事業的問題；主張聯邦的管制爲不當，因爲它牽涉及官僚方法，並且課稅少數人以供多數人利益；又主張新的各州對它們的資源應有同樣權利，如舊的各州在其本身所有中的一樣。但到這時爲止，各州對提倡保存政策

上，做過極少事，或完全未做。

贊成聯邦管轄者主張保存事業正當是聯邦政府的職分，因為資源屬於全國人民，因此聯邦政府有權管理並管轄它們。他們聲言聯邦政府可以實施一種劃一的政策，並比各州監督起來更爲經濟。再有，大小河流上的保存計畫，以及土地的開墾，範圍上常是州際的。不管贊成與反對的議論，二十世紀最初十五年中，保存運動已有進步，已爲這事業後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第二十一章 新南方的興起

復興問題

一八六一年後，南方遭受戰爭破壞與戰爭後果的痛苦，不止十五年。根據復興條例，南方政治復興由北方軍隊負責在刺刀尖上進行，這對南方的復原以及道德和精神，都是悲慘的事。不幸過去統治階級大部分在解決戰後發生的問題上沒有發言權，因為他們許多被褫奪公權且被羞辱。大羣煽動家和莽撞的政客到南方，大多數做官吏和金融冒險者。這些希圖僥倖者參加制定新州憲，團結黑人與舊日統一主義的白人於共和黨，並控制州政府機構。他們用胡亂的開支增加了州債，他們也要負阻礙更速經濟復原的局部責任。可是我們該注意，除却心存僥倖者外，許多北方傳教士和教師，對新解放黑人與復興問題有熱誠興趣者，這時也去南方。可是他們人數和勢力都不夠抵禦以聯邦政府當局做背景的復興事業的罪惡。有些南方聯邦士兵看到南方有較優生活機會，戰後都回去做真正公民。

經濟問題是多方面的。除却戰區中的破壞外，白種男子人口幾乎死傷掉四分之一，資本源泉耗竭了，銀行商店破產了，信用制度損壞了，對外國的經濟關係斷絕了，商品農產物的生產大受妨礙，牲畜幾乎減少掉三分之二，地價大大貶跌了。此外，奴隸的解放掃去約值二十萬萬美元的奴隸財產。戰爭結果，南方經濟產生勢不可當的變革，後來新南方從舊南方的灰燼中興起。

人口與土地變動

戰爭在許多方面影響及南方的經濟。人口發生某種限度的變動與重新分配。許多南方公民，包括商人、工

匠、和小農民，他們的生活來源被戰爭所破壞，因而向西遷徙；許多曾在南方聯邦做過勇敢士兵，被褫奪公民權的南方人在西北尋覓新住家；更多的人從鄉村移到市鎮；又有許多人尋求外國土地，例如一度在巴西的南方逃亡者居留地，又有少數特出的軍人在外國軍隊裏尋找職務。除却這些變動，奴隸的廢除減少南方各州黑人人口的增加率到某種限度。大羣從歐洲到美國的人都避免到南方。一九〇〇年，出生於外國的人口只有百分之二·四。

戰爭引起的另一變動是土地的重新分配。舊日大田園制度和它特有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已經完結。復興時期中，爲租稅而出售大田園是件常事。由於自由民局的鼓勵，大田園分割成小片段，轉移給新業主，特別是給小農民與黑人。能守祖遺房屋產業的大田園主人，覺察到現款缺乏和勞力供給的問題使他們不能繼續過舊式生活。許多大田園的局部出售出租，加速重新分配土地運動。一八六〇年喬治亞的一般農田約四百三十英畝，一八八〇年只一百八十七英畝。一八六〇年阿拉巴馬有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八家大田園和農田，二十年後數目增加到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家。

大田園制的崩潰造成南方的新社會形態。過去南方社會拘束的階層——從大田園主人到最低級奴隸——已經完結。舊日貴族政治完全傾覆。權力移到複雜的新集團手裏，這集團是從一切舊集團中產出，但大致由戰前沒有任何種權力者爲其代表。許多外面的團體幫助黑人。最顯著的是一位波士頓慈善家所創立的皮波狄 (George Peabody) 教育基金會，和其他北方人士如斯賴特 (John F. Slater) 和羅森華德 (Julius Rosenwald) 所創的同類基金會。黑人實業學校如漢普頓 (Hampton) 和塔斯開基 (Tuskegee)，高等教育機關如豪華德 (Howard)、斐斯克 (Fisk)、和阿特蘭大 (Atlanta) 諸大學都已成立。

經濟復興

戰前南方比起北方已經處於嚴重劣勢，因爲它的工業生活一般落後。當戰事緊急之際，事事盡可能把那地

帶置於戰爭基礎之上，鼓風爐、鎔爐、和鑄鐵場出產大礮和其它武器，火藥廠設立，紡織廠製革廠增加。當戰事工業須改爲平時事業時，復興事業第一步開始。許多工廠的改變並無困難，因爲各種商品有廣闊銷路，但缺少金錢。有些在戰時破壞的已經改建。北方投資家從復興事業開始時就援助南方工業到某種限度。即使在戰後最黑暗的歲月中，工業也有些進步。

戰事於一八六五年結束，許多人就企圖儘可能多種棉花菸草。但因種植遲晚，獲得現款與貸款困難，種子稀少，驟馬缺乏，破損農具妨礙，和從奴隸解放所產生的勞工問題，一八六五年的農作收穫比較小。後來幾年中，大田園主人、小農民、佃戶、和股份耕種者漸漸增加商品農作物。但一八六〇年的二十二萬七千五百三十七萬二千磅棉花收穫，在一八七九年的二十四萬零四百四十一萬磅收穫以前，並未超過。在這些年中，南方各州通過留置法律，使地主和佃戶能藉土地、農作物、牲畜、和其它財產獲得借款以便向批發商人購買需用品。

可是新金融制度使黑白兩種人同樣蒙受不利。農民因工具、機械、種子、甚至因糧食而負債，把留置權或抵押品，甚至把第二年的農作物收穫給予供給需用品的商人。結果農民無法與別人交易，因爲商人不願借款給財產或未來農作物已經抵押出去的農民。因此商人居於指揮物價並指定農民應種作物種類的地位。自然這些主要的是棉花菸草，這兩樣農作物可以迅速得錢，穀類的種植，從商人眼光看來，傾向於農民不依賴商人的糧食。資本缺乏，對商人依賴，農作物種類的限制，耕種方法不科學，都是要面對的真實問題。因而整個復興時期中，經濟進步遲鈍，尤其在農作物的變更上。但在方面上還是有些變更，甚至當這時期中。

復興時期中，發展新勞工制度的問題須要解決。奴隸制的廢除完結十七世紀以來存在於南方的農業制度，雖然戰前許多大田園主人論年雇用奴隸，在若干區域裏這制度正開始變更。戰後，他們據書面與簽字契約雇用黑人，契約條款拘束自由人，和拘束受雇奴隸一樣。廢奴的直接結果是悲慘的。對奴隸主人是損失，也造成大田園制勞動組織的總崩潰。有些黑人雖然依舊忠於舊主，繼續爲他們工作，工資常常低少，許多懶散的漂泊於

鄉間，無論如何不肯工作。戰後幾個月中，道路上布滿到自由民局辦公處去的黑人，或到現在在北方聯軍手裏的最近要塞戍站上去。傳說盛行，說免費的衣食可以得到，每名黑人可從沒收充公的大田園取得土地四十英畝和騾子一頭。後一希望，特別流行於一八六五年聖誕節前，多半從那年一月錫爾曼 (Sherman) 將軍命令分配東南沿海土地給自由民而起。成千成萬懶惰的男女集中於營地，或懶散的到處流浪，常以偷竊爲生。結果是犯法、不道德、和疾病，同時許多土地因勞動者缺乏而未耕種。自由民局照顧過許多黑人，並遣一些回去工作賺錢。可是這問題太大，自由民局難於應付，南方州立法議院和市政府終於下手。許多法令通過以管制並管理黑人的生命和事業。這些法律後來以黑法典知名。

南方各州的黑法典各不相同。這些法典處置流浪、學徒、財產權利、刑事、和婚姻關係等事。有些南方立法議院規定不工作的黑人可予以拘捕。流浪的定義各不相同，但定義多多少少是顯然指着無法或無職業的流浪黑人，刑罰包括有罰金或監禁，罰做公共工程，或私人雇工，由私人替他繳納罰金。有些州規定黑人假使想經營實業或傳教，他該繳驗執照；有些州規定黑人須有執照，要載明住址和雇主姓名。各州法律大不相同，但南卡羅來納和密西西必的最有壓制性，那兩處有色人口超過白人。南方似乎需要這種章則，但在北方，却引起公憤，有些人認爲南方人企圖在另一假裝之下恢復奴隸制。可是並不如此，那些法律局部是南方各州想恢復已破壞勞動制度秩序的一種企圖。

由於國會施行一八六七年激烈的復興計畫，黑法典衰亡。後此若干年中，由於土地的分割，爲工資的工作，和農作物股分法，新勞動制度出現。在黑地帶——從阿拉巴馬州阿拉巴馬河伸展入密西西必州北盾比革比河 (Tombighee) 新月形區域——棉花是實際上唯一農作物，到一八八〇年爲止，這區域成爲南方主要產棉地帶，那年開始，人們稍注意糧食作物。維持勞動力的費用低於奴隸制的，自由勞動的產量也比較低。復興時期後期時，在其它地帶，小片租地分地或獨有地上變化的耕種與食糧作物的種植，顯示出變化已在南方開始發生。

復興時期中，南方正緩緩復元，全國遭受到一八七三年恐慌的嚴厲震動。北方受影響最烈，南方因和經濟問題相鬭爭，也受嚴重影響。棉花從一八七二年每磅二角落價到一八七三年每磅七分。這價格使許多田園主人、農民、以及債主受到損害。其它農作物也受同等影響。同時州政府，現在已脫離僥倖者之手，調查它們公債債務，在許多情形下停止支付或減剩下來。南方又遭逢若干年艱苦。慢慢有進步後，一個更好的新南方從政治和經濟破壞中出現。以對自然資源的認識為基礎，具有擺脫早期桎梏的意志，新經濟時代開始。

變化的農業

從復興時期結束時起，變化的農業上顯現出更大興趣。這發生的變化幫助援救南方的幾乎完全依賴棉花和其它商品農作物。內戰以前，薩凡那、查里斯頓、和諾福克輪船班線載運早熟的蔬菜水果到北方港口，但分量十分稀少。為商業目的的水果、蔬菜、和乾果的栽種，不大為人注意。運輸問題，城市大銷場的缺乏，對商品農作物的着重，和勞力供給的困難，阻礙這些方面的發展。戰後船運增加，但在一八八〇年左右有鐵道裝運以前，運輸容量並未激增。迅速擴張的北方城市的要求，推展到不當時令的蔬菜，運輸制度的發達以及運價的減低，快運和快車的開始，通風器和冷藏器的應用，連同已改變的南方經濟環境，是這南方農業擴展的原因。

所有南方各地都對這貨車裝運的農作物有所貢獻，並且首先運輸它們的產品到巴爾的摩、費城、紐約、和波士頓這些城市。這運動擴展入西南部，全國各地都找到市場。佛羅里達也貢獻早熟的蔬菜水果，包括橘子，到北方市場。一九〇〇年，維基尼亞、南北卡羅來納、佛羅里達、肯特基、田納西、阿拉巴馬、密西西必、阿堪薩斯、和路易斯安納出產為銷售的馬鈴薯和其它蔬菜水果與花生，價值總額幾達一萬萬美元。戰前幾乎無有的新式實業就這樣繁榮起來。

擴展的市場，美國食物中整年的蔬菜要求，和運貨大汽車與良好的道路，都幫助增加二十世紀中商品水果

蔬菜的種植。

商品農產物

復興之後，棉產激增。一八八〇年的收穫是六百六十萬五千七百五十擔，一八九〇年左右已經增加到八百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擔，一九〇〇年到一千零四十二萬五千擔。一九一四年左右，收穫到一千六百十三萬四千擔，比一八六〇年的全部收穫多四倍。但復興後時期中，大部分棉花是佃農，不是有地農民所栽種。連地主們都鑽台高築，因為在一九〇〇年，主要產棉各州的農田至少已照半價抵押出去。

一八八〇那十年中，因為歐美對這商品的需要增加，特別是南方本身棉織廠增多，所以種棉相當興旺。但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中，嚴重不景氣降臨於棉產上，產棉者的命運和西部與別處的農民相類似。結果，人們企圖結合南方和西部的農業組織，特別是同盟，但沒有結果。內地棉價從一八八九年的每磅一角一分半跌到一八九四年的七分半。一八九三年恐慌繼續下去，棉價跌到六分，一八九八年到四分九釐。這種價格是毀人的，在許多情形之下，還不夠償付生產費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的跌價，可以歸因於那時期世界實業不景氣。結果造成抵押品贖取權的被取消，許多土地落入商人、工業家、和公司之手，佃戶增加。

一八九九至一九一四年間，一切農產品價格大致趨向上漲。這時期紐約的平均年度價格是每磅九分至一角四分。種棉總畝數增加百分之三十五。這種增加顯著於德克薩斯和俄克拉何馬新地帶。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時，價格從每磅一角二分半跌至七分，但當戰時，價格恢復，一九一九年價格爬到每磅三角八分，產棉者享受到向來未有的繁榮。戰後通貨膨脹損害產棉者，但在美國被世界不景氣掛住以前，還沒有可驚的慘運和痛苦的遭遇。

內戰後南方菸產的恢復費過些時間。一八八〇年，美國的總收穫是四萬七千二百六十六萬一千磅，一九一〇年超過十一萬四千萬磅。這時菸產大致已成小農田的生產品，有關於變化農作法的生產，栽種的畝數受到農

民人數的限制，農民在短時期中要真能貯藏並燻製，必須燻製以保證菸草的良好品質。內戰後維基尼亞已不再是主要產菸州。菸產移到肯特基和田納西新地帶，與北卡羅來納。肯特基居領導地位。到一九二七年，北卡羅來納成爲主要產菸州。大半栽種淺色或氣燥的菸草用於製造捲烟。雪茄菸葉的栽種是在康內狄格流域、賓西凡尼亞、俄亥俄、和威斯康新，尤其一八七五年採種哈瓦那（Havana）子葉之後。一九〇〇年左右，一種栽種於蔭地的雪茄包皮菸葉，輸入佛羅里達和康內狄格流域。菸草繼續在南方各中心地點拍賣，像以前一樣。美國原來輸出它的菸草收穫原料五分之二。

爲商業目的的糖蔗出產，限於路易斯安納。復興以後，每年產糖量大有波動，一九〇八年達到最高額三十五萬三千不足數噸。美國產糖故事和糖的保護關稅的週期性變更有密切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產糖者得到繁榮，制糖起糖產。甜菜種植很早就試行於各地，但到一八八〇年加利福尼亞發展甜菜生產，才把它置於商業基礎上。甜菜出產在西部各州比在南方有穩固基礎，科羅拉多成爲全國出產之冠。一九一〇年左右美國出產甜菜糖多於蔗糖。一九二〇年，產額超過一百萬噸。

一八八〇年後，南方玉蜀黍、小麥、燕麥、大麥、乾草、和飼料收穫都有增加。一八六五至一九一四年間，最大擴張發生於幾個密西西必以西的新州裏。喬治亞、佛羅里達、阿拉巴馬、密西西必、和路易斯安納的小麥出產幾乎到消滅之點。畜牧和取乳有迂慢進步。到一九一四年，後者才成爲南方各州的有力商業因素。

南方農業進步中，科學農作的進步大大幫助那運動。內戰後不久，合衆國農墾部和各州立農學院在舊南方的消竭土地和許多荒蕪地帶上開始實驗。大片土地，因在缺乏某種物質土壤中置入某種物質，變成肥沃土地。內戰前久已實行改良耕作的計畫，但現在進步更迅速更擴大。適當輪種法的知識傳播到許多地帶，南方有更多農民知道用棉子爲肥料、飼料、和棉花子油。

收穫品股分法成爲南方嚴重問題之一。自己沒有農具和勞力家畜、只分取棉花、菸草、或其它作物作爲報酬的佃農，無論白人或黑人，繼續增加。這些家庭的低額收入，他們的被貸款制度淪爲農奴，使他們繼續依靠

地主，阻礙南方許多地方的進步。

工業的發達

復興結束以後，南方工業已有進步。南方各州在粗棉織物產量上有增加。棉織工業移向原料品來源、同時尋求低稅、廉價勞動力、和充分動力的趨勢，愈來愈明顯。一八八〇年，南方約有活動的紡紗錘五十萬頭，新英格蘭幾乎有九百萬頭。一九一五年，南方有一千三百二十六萬五千頭，新英格蘭一千七百五十二萬六千頭，國內其餘各地二百零五萬頭。一九二〇年左右南方幾乎有全國紡錘的一半。馬薩邱塞和南北卡羅來納是主要的紡織工業州。十年之後，馬州仍舊居領導之位，在它之後有南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

北卡羅來納的阿白馬爾 (Albemarle)、達爾漢 (Durham)、和溫斯頓撒冷 (Winston-Salem) 這些城市是南方新興紡織業市鎮的代表。這些區域的經濟與社會發達，許多方面和十九世紀初期工廠制度興起時在新英格蘭和中部各州發生的變化相類似。低廉工資、冗長工作時間、和童工，是多年來南方工廠的特徵。

菸草工業隨菸草作物的發達而增進。菸草由南方各地的貨棧運往工業中心如達爾漢、溫斯頓撒冷、聖路易、和路易斯維爾。許多運往紐約、費城、和其它北方工業城市。一八六〇年全國所有工廠年度產額價值近三千一百萬美元，一九一九年超過十萬萬美元。捲烟消費的增加是擴展的重要原因，因為一九一四年左右，每年製造的捲烟在一百萬萬支以上。主要的在機製捲烟生產周圍，杜克 (James B. Duke) 於一九〇九年組織美國烟草公司。一九一一年左右，以烟草托辣斯知名的公司。大致控制着製烟工業的一切部門，除却雪茄的生產。那年，最高法院判決公司有企圖束縛商業、壟斷烟草工業、違犯錫爾曼反托辣斯條例之罪，命令它解散為對立的單位。

南方成長的工業中，木器家具的生產是重要的。北卡羅來納在家具製造上僅次於密西根州大瀨 (Grand Rapids)。粗紙的生產前進至松林地帶。靴鞋製造工業也有增加。磨粉業肉類包裝業都有發展。棉花子成爲許

多工業的基礎。內戰前，新奧爾良、納澤茲 (Natchez)、摩比爾 (Mobile)、和彼得堡製造最少量棉子油，大部分棉子都拋棄掉。戰後，它作為肥料的商業價值被人所認識。一八六〇年的七家棉子油廠增加到一八九〇年的一百十九家，每年榨棉子一百萬噸，出產品價值一千九百七十萬美元。從那時以後，工業化學發現棉子有許多新用途——作肥料、牲畜飼料、烹飪用油、和生菜用油。

南方工業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新鋼鐵工業的建立。一八五〇年，全南方出產佔國內鐵產總額百分之十二左右。戰爭幾乎毀滅這工業，復原遲緩。遲至一八九〇年，南方產鐵額只佔全國總額百分之六，但一八九六年光景到達百分之十九的最高點。可是這時北方生產大有增加，南方工業比例的進步必須參照北方進步來估量。

一八七一年，當阿拉巴馬宣告政治復興，一羣鐵道和商業領袖決定在鐵礦砂、煤、石灰充分並靠近的地帶建立一座專門經營鐵工業的城市。在若干鐵道交接點，柏明漢 (Birmingham) 以驚人速度興起，從三千人的鄉村成為一九二〇年有十七萬八千人的城市。它成為那區域的產鐵產煤焦中心。起初，生鐵成為最重要鐵產品，一九〇〇年左右，柏明漢區輸出生鐵比其它一切區域為多。用柏塞麥鍊鋼法的試驗起初不很成功，但十九世紀末幾年中，田納西煤鐵鐵道公司和其它公司開始用做爐法，產鋼大有進步。田納西煤鐵鐵道公司雖於一八五〇年光景原來組織於田納西，一八九〇年左右幾乎全部在阿拉巴馬經營事業。

一八八〇至九〇年間在阿拉巴馬、維基尼亞、和田納西建立的鼓風鎔爐約五十座。直到一八九三年恐慌為止，一陣投機熱潮浮現於南方許多地帶，土地賣利市了，市鎮建立，鐵道伸展，發展煤鐵工業的計畫作成。十九世紀末以來，美國從恐慌的影響恢復過來，南方的鋼鐵業大有進步。一九〇七年恐慌時，合衆國鋼公司接收阿拉巴馬的田納西煤鐵公司，開始在那區域的事業。所有各種碾製的鋼鐵都在南方製造。這時久已在南方各州建立的鑄鐵業擴展了。爐竈、車輪、火車頭、一般鐵道機件、和鑄鐵管，在里士蒙、柏明漢、阿特蘭大、羅阿諾克 (Roanoke)、查大努卡 (Chattanooga)、和安尼士頓 (Anniston) 這些城市中發達起來。

石油和天然煤氣生產上也大有進步。一八七六年，油井開闢於西維基尼亞。肯特基、田納西、和密蘇里接着興起。德克薩斯商業性的石油生產開始於一八九六年。俄克拉何馬在一九〇一年，路易斯安納在一九〇二年成爲積極出產者。阿堪薩斯到一九二一年才開始它的產油生涯。其它南方工業應注意的是成爲重要出口品的硫黃。一九〇六年左右，南方壟斷着世界硫黃產額。路易斯安納是第一個中心，但德克薩斯成爲這礦物供給的主要來源。

南方木材工業達到巨大比例。十九世紀之末，採木業已經成爲大規模工業企業。北方資本投在南方森林地和鋸木廠者日有增加。南方在木材產額上可和西北相匹敵。採木成爲密西必、阿拉巴馬、喬治亞、路易斯安納、北卡羅來納、和德克薩斯的主要實業。一九〇〇年，南方出產全國木材百分之四十一，一九一〇年百分之五十三，雖然這高百分率在晚近幾年沒有維持住。另一種美國最老的實業——海軍軍需品的生產——也發達於南方。這時期中國國出產世界海軍軍需品供給量百分之六十五左右，這一切幾乎取自北卡羅來納至德克薩斯沿海平原地帶的松林。

許多因素有助於新南方的興起。大田園制度的破壞，接着而起的土地分割和新勞動制度的發達，是其中之一。自然資源，包括礦物、水力基址、和新的肥沃土地是另一因素。運輸制度的推展和公用事業公司的發達也有助於南方經濟的發達。北方資本也幫助奠定變化的經濟生活基礎，這變化的經濟生活慢慢代替舊日的農業文化。

新南方

新南方這名詞，一般是用來指復興以來在南方發生的經濟社會變化和發展。一個黑暗的痛苦和腐敗時期之後，南方慢慢在新興工業基礎上發展經濟的和文化的型態。因爲工業增進，城市人口增長，鐵道擴充，改良道路建築，舊日農業南方的性質減退，在許多地帶，它的外觀已更像工業北方。

內戰後時期中，新世代的南方領袖起而鼓勵與指導擴張中的南方工業生活。曾任舊南方擁護工業、促進變化農業的人士如德博 (J. D. B. DeBow) 和葛瑞格 (William Gregg)，在新南方也有一隊同志。像阿特蘭大憲法報編輯葛來第 (Henry W. Grady)，工業家報告創辦人艾德蒙茲 (Richmond H. Edmonds)，和夏洛特觀察報 (Charlotte Observer) 東家童普金斯 (D. A. Tompkins)，是宣揚工商企業福音與積極從事鼓勵運動的團體領袖。許多老輩大田園主人雖然瞻望過去黃金時代並固執戰前觀念，可是一種新精神與力量正興起，表現於若干區域的工業轉變中。

從內戰結束時起，南方報紙編輯人、事業提倡者、不動產主人、大商人、州移民委員人等，用報紙、期刊和小冊子號召資本和居民幫助建立南方的新經濟。一八六五年，麥克愛爾文 (W. S. McIlwain) 這班人早已從北方獲得資本重建戰時被破壞的鎔爐和工廠。一八七二年到阿拉巴馬的紐約人阿爾德立士 (Fruman H. Aldrich) 是送資本到南方並在南方經營許多經濟企業的北方人士代表。因為復興舊工業迅速擴展，特別在柏明漢查大努卡區，北方銀行家供給南方工業計畫的經費。建設棉織工廠所得的北方資本起初不多，這資本主要須由公債供給，到二十世紀，南方的優勢才吸引北方的廠家到南方。接着存僥倖心政府奇怪財政而起的七十年代十年中州債的減少與抵賴，遭遇北方痛斥的風潮，使許多北方人士對於一切種類南方證券發生猶豫。但當商人、投資家、和金融家覺察到南方經濟可能性，他們就繼續以更多款項投資於南方公債與實業證券。

復興時期後南北間經濟增進關係可以見於若干次舉行的博覽會。北方工業家運送機器與織物到一八八一年在阿特蘭大舉行的國際棉業博覽會，錫爾曼將軍捐款二千萬美元以開始北方的總募捐。國會撥款一百萬美元為一八八五年在新奧爾良舉行的棉業百週年博覽會之用，又加撥三十萬美元供一次全國性的展覽。在這些和其它博覽會中，顯示出兩區域間增進合作。一九〇四年在聖路易舉行的路易斯安納大購買博覽會，也是如此。這博覽會佔地一千二百四十英畝，是費過若干年準備的結果。它所費款項超過三千一百五十萬美元，參觀人數幾乎二千萬人。外國政府也來參加並建有專館。博覽會又喚起人們注意新式運輸。許多汽車陳列出來，其中之一從紐

約獨力走過全程，作為新時代奇迹的一件廣告。

兩區域間經濟專業與關係增進的結果，戰爭深創慢慢開始復元。

第二十二章 運輸制度

鐵道的結合與擴張

一八六五至一九一四年間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最顯著局面是鐵道運輸上的進步。這使南方在戰事破壞後費了二十餘年來建立一個有力制度，但後來接着很有進步。在西部，密西西必以外，橫貫大陸鐵道成爲一個系統的綱領，這系統當定居發生時已經成就。一八六〇年，美國有鐵道三萬英里，在東北最爲發達。一九一四年，鐵路網約二十五萬英里，以聯結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路線通過全國各區域。總里數超過歐洲所有里數，幾乎佔世界總數的三分之一。

當這鐵道系統正完成的時期中，有許多改良，更大效率也達到。標準鐵道尺度被採取，替代早期複雜尺度。起初柏察麥法，後來做爐法的鋼軌，替代鐵軌，提供更劃一更有力更堅硬的軌道。鋼橋和配備也幫助鐵道發展。裝液體物的車輛、裝牲畜的車輛、和其它種類車輛發展貨運和快車。從粗陋的信號法變成極有效率的自動電力區制信號法。衛斯丁豪斯 (Westinghouse) 空氣制動機和自動車輛聯結器是重要進步，一八九三年的聯邦安全器械條例規定標準的安全裝備。較好客車和更舒適裝置供給與旅行大眾，因爲有許多改良，如更好燈光——從油燈改爲電燈——和暖氣——從火爐改爲汽爐，漸漸使旅行更舒適更安全。小單位的聯結成大系統，和較長路線的建築，造成進步，並提供工業擴展時代中更有效率且穩當的鐵道業務。

鐵道的結合大約開始於十九世紀中葉。須要通過距離中的數段短程轉換人貨的不便，使結合成爲不可避免之事。在大多數情形下，不同的路軌尺度使若干路上不停旅行成爲不可能之事。從一條路換到另一條上是件不便利又不經濟的事。聯合若干條幹線並改組它們於一家公司之下的法子，在鐵道發展上是相當早的事。最初長

釋的結合是一八五三年紐約中央鐵道的結合，由十一條短路併成一個系統。同時較長的路線也計畫了，等後來結合起來。一八三三年早有一家公司成立，以鐵道聯結紐約城和意大利湖。小段路線時時有人建築，但到一八五一年，路軌才到達丹啓克 (Dunkirk)，原定在意大利湖上的目標。第二年，和布法羅聯結一起。這是意大利鐵道的淵源，內戰後合併有許多短路線，因為成爲誹謗的中心，而博得全國注意。賓西凡尼亞鐵道以自費城到薩斯寬哈那 (Scranton) 河的路線開始，後來吸收許多較小鐵道，伸展到新新那提、支加哥、和聖路易。一八七一年光景，它控制有路軌三千英里以上。密西根南方鐵道由於統一若干條小鐵道而成。新英格蘭的運價競爭開始波士頓與緬因系統的結合。這些只是這時期結合的一些例子。

結合和合併繼續到二十世紀。十九世紀末幾年看見哈禮曼的興起，哈氏企圖支配全國鐵道系統。他控制了聯合太平洋、南太平洋、意大利諾中央、俄勒岡短程、和支加哥阿爾頓。他企圖從塞爾手裏攫取支加哥柏林頓、琴西、和北太平洋，這事引起北方證券案。當一九〇九年他逝世時，他控制有鐵道二萬五千英里，並有許多其它事業利益。這時全國鐵道爲十七個系統所控制，主要的除哈禮曼外有：范德比爾特系統，從紐約到諸大湖，二萬一千英里；賓西凡尼亞系統，從紐約到中大西洋和密西西必流域，二萬英里；摩根集團，在意大利、新英格蘭、和南方各區，一萬八千英里；塞爾集團，支加哥到西北，二萬一千英里；谷爾德集團，以南方橫貫大陸線爲主，一萬七千英里。摩根一家握這前四條系統的金融權。

鐵道管理的失當

因爲內戰後結合的事增加，許多人認爲成長中的鐵道系統是違反公共利益的壟斷事業。西部居民較多區域的農民，受農產品跌價和運價依舊高昂的重壓，漸漸絕不能相容忍。商人也斥責鐵道，因爲他們更難和大企業相競爭，那些大企業多方得到運輸家的實惠。少數有勢力金融家管理失當，腐敗、和支配的暴露，煽起反對的火燄。

鐵道的金融弊病中，增股——公司股票增加而相當的資產或資本不增加——是件常事。這種行為有幾個原因。爲引誘投資家購買鐵道證券起見，公司攤派豐厚股票紅利。另一動機是隱匿已得巨大贏利。例如一分的紅利，可以用增發一倍股票並把增發股票分給股東來截下一半紅利。又一增股動機，是想使將來收入的增加和財產價值，作爲資本使用。根據這樣計畫，股票並不發行以供立刻出售，而由公司份子的私人握有，期待將來的大收入。這種過分投資作資本的計畫也使一家公司能隱匿它的實際贏利。鐵道專家波爾 (H. V. Poor) 估計一八八三年鐵道所有債務七十萬萬美元中的二十萬萬美元代表增發的證券。

鐵道股票的發行，與售買的不誠實手段，是內戰後一世代中十分普遍的另外一件聲名狼藉行爲。人們常把增發的股票投向市場，壓下它的價格，再以低價將它買回。投資的大衆不但受騙，就是鐵道金融家和管理人也互相鬭爭。後者的窮兇極惡例子是爲着意利鐵道控制權的可怕鬭爭，參加者是谷爾德 (Jay Gould)、麥斯克 (James Fisk)、范德比爾特 (Cornelius Vanderbilt)、和德魯 (Daniel Drew)。谷氏是最後勝利者，但他使鐵道貧困了。直到一九四二年鐵道才有紅利。一八八五年，人們發覺谷氏出售增發的鐵道股票四千萬美元，把錢裝到自己的腰包裏。

這時的另一弊病，以有關建築公司所產生的罪惡爲中心。建築聯合太平洋鐵道六百六十七英里的動力公司是個顯著之例。又有許多類似的公司。新鐵道有關人員的黨徒慣於組織建築公司並把契約授與自己。和這計畫有密切關係的，是以非法證券款項付與銀行公司爲欺騙團體外股東的方法，這銀行公司供給新鐵道的款項或擔任改組破產公司的工作。原來的南太平洋鐵道只費六百五十萬美元。但付與建築它的建築公司却是一千五百萬美元，付與供給經費的公司却是四千萬美元。

特別車公司也由董事或內部股東的小團體組織成。快車和特運常常不在鐵道手裏，因此大衆享受不到「交通精華」所得的利益。賓西凡尼亞鐵道的明星聯合線和帝國線，紐約中央鐵道的商人快運公司，是這種公司的例子。牲畜車輛、家禽車輛、煤車、和其它，由鐵道職員所組織的特別公司所擁有管制。

這時期中最顯弊病是集中在運價的不平待遇。鐵道所採取的一般原則是收市場所能忍受的價格。結果商品價格上有差等。例如支加哥到紐約的國內雜貨運價每百磅七角五分，而舶來品糖和咖啡每百磅只三角五分。地方中間待遇差等的例子，可以見於一事——從勒定鐵路的煤礦運煤到費城，距離九十英里，和從同上礦運到波士頓，距離三百五十英里，所需價格上大約相等。個人間也有待遇差別，小運輸家吃虧，大運輸家佔便宜。一次調查顯示一八八〇年一月至六月間紐約中央鐵道讓予六千起以上特別運價。這可做許多鐵道的代表。

另一起弊病是壟斷市面的合資。對立路線的修築常常引起激烈的運價競爭。運價減到一個無利的數目。一八七六年，牲口每車可化一美元從支加哥運到紐約。為獲得大運主如美孚油公司的光顧起見，鐵道大打折扣，常常毀損它們的敵手。但從這些競爭中興起壟斷市面合資的協議。各種方式的壟斷發展起來。最普通的是鐵道分配運輸，照預定比例分配收入，或分配區域。無論用那種計畫，它違反小運主和用鐵道者的利益。

人們對鐵道的另一種抨擊是從它們參加政治而產生。法官和立法議員常受到賄賂保護或袒護若干鐵道利益。一個調查委員會發現意大利鐵道一年間用過七十萬美元為賄賂和腐化品，在賬上記為「印度橡皮科目」。紐約中央鐵道的摸縱紐約法院是欺詐的。由於七十八十年代中管理失當和腐敗的暴露，大眾對鐵道變成仇恨，毫無足怪。當然，許多鐵道是誠實的，並且管理良好，但它們和那不法的相比，很少或竟不得衆人注意。極速的發達和結合的趨勢使鐵道無法得到許多極有訓練的管理人和行政人才。因此在許多情形下，沒有技術知識者不能瞭解或解決鐵道問題。這種情形也造成谷爾德、裴斯克、范德比爾特、和德魯這種人的腐敗與不誠實。

鐵道的整頓

首次對鐵道嚴格整頓的企圖是七十年代十年中從各洲開始。法院所支持的農民協進會立法，標明開始管轄運價，並限制若干發展中的弊病。但這時鐵道大都已成州際企業。因此各州無法一致並有力整頓一條通過許多州界、並在許多州中經營的鐵道。只有聯邦立法能夠這樣做。

整頓鐵道的問題提出在國會中討論。一八七二年，格蘭特總統受農民不滿和早期各州農民協進會立法的影響，促起國會注意流行的鐵道高運價，並請求進行調查。國會委派文當委員會 (Widom) 擔任，委員會於一八七四年作成報告。委員會向政府推薦改善全國水道並修築和鐵道相競爭的路線，使鐵道不得不減低運價。委員會又主張一個商業局以搜集有關對內貿易商業的情報，以資採行辦法救濟這種弊病，如增發股票、折扣、和差等待遇。麥克克拉來 (McCrary) 法案起草於衆議院，並於一八七四年通過，但參議院拒絕加以考慮。法案雖並未依照文當委員會的許多建議，可是它規定有一個聯邦鐵道委員會和運輸機構的整頓。一八七八年，衆議院通過一件更具保守性的瑞幹 (Reagan) 法案，但參議院對這案無所表示。這法案禁止壟斷性合資，差別待遇的運價，和重複收費；它規定運價公用；禁止在同一路線上短程收費較長程爲大。後此幾年，衆議院通過許多類似法案，但在參議院中被擱置。

一八八四至八五年商業不景氣期中，輿論要求停止鐵道公司的嚴重弊病，由曾任意大利諾州立法議員與州長的顧隆 (Shelby M. Culom) 所主持的參議院州際商務委員會對鐵道作一澈底調查；農民協進會法即在顧氏任意州州長時付諸實施。這委員會向來沒有被人認爲重要，但在顧氏擔任主席之下，有顯著決定，並爲國會立法開闢道路。參議院通過法案規定一個州際商務委員會，但那些法案不像衆議院所通過的瑞幹法案那樣極有管制性。最高法院在一八八六年華巴士 (Wabash) 聖路易太平洋鐵道公司對意大利諾州一案農民協進會判決原則的修正中，使國會兩院不得不協議，如果運輸機構是需要整頓和管制的話。判決所引起州管制的破壞使國會的行動不可免。結果，州際商務條例於一八八七年通過。

州際商業條例奠定一切運價必須公平合理的一般原則。條例禁止運主、地點、和貨運種類間的差等待遇。條例禁止在同一路線，同一方向、和相似情形下的短程收費較長程爲大，除非經過當主管者同意。條例宣告鐵道運輸事業或報酬的壟斷性合資爲非法。條例又規定一切運價和車費必須印行且公開張貼。法律又規定州際商務委員會 (原有委員五人) 管理這條例。委員會受有若干管制運輸機構的權限，但還不夠發展一個適當的運輸

制度。它的權限包括調查鐵道，指揮會計制度，編制報告，規定公告；但它的重要職務是管理運價政策，因為它受權聽取申訴，並考核交運主顧和鐵道有關不公運價的實證，並作決定。但它須依賴聯邦法院以實行章則，而且它發現法院並不贊助它。

從條例實行時到一九〇六年為止，州際商務委員會並未享受到大名或大權。它也沒有能克復各鐵道流行的弊病。聯邦法院受理委員會所決定上訴新證據的決心，並對這些決定通過嚴格裁判，使州際商務委員會十分薄弱。到一八九六年，法院拒絕強迫證人提出控告性質的證據，第二年，最高法院堅持委員會無權決定特別運價，它只能宣告一種運價的不合理與不公平。一八九七年，最高法院宣稱若干情形可以證明一家鐵道對短程較長程多收運費，因此破壞長短程的規定。一八八七至一九〇五年間送到巡迴法院的四十二件上訴案中，二十四件得到翻案，只有七件得到全力維持。在同時期中，最高法院推翻十六件判決案中的十五件。委員會的主要弱點是它的決定沒有強制性，當決定被鐵道所不接受時，它必須在法院中開始有所作為。弊病還是繼續不已，委員會不過成爲一個統計局。但它曾作過幾千件非正式決定，被運輸機構和交運主人所接受；在獲得運費公開和減少貨運價格種類上，也頗有成就。當這些早年中，它的工作有教育價值，新法律又增加它的權力，鐵道放任主義的時期顯已過去。

局部由於一些運輸機構的發動，國會於一九〇三年通過愛爾金斯 (Elkins) 反折扣條例，加強州際商務條例有關折扣減價的部分。這條例打擊以秘密且不平的貨運價格壓倒較小敵手而獲得權勢的托辣斯和組合公司。這法律規定起訴並處罰鐵道公司與其經紀人及職員以任何方式違背公布價目表的行爲。受折扣者和給予折扣者同樣被認爲有違法之罪。大約同時（一九〇三年），加速辦理條例通過，大致爲着獲得更有力運輸機構的整頓。這條例規定合衆國根據州際商務條例、錫爾曼反托辣斯條例，或同等法律提向巡迴法院的任何控案應優先於一切其它案件，用種種方法儘先審判並指定最早實行的日期。但提高州際商務委員會的威信並規定更嚴格鐵道整頓的，是海普朋條例。

一九〇六年的海普明條例大半是泰奧多·羅斯福所領導十字軍的結果，經過一場鬭爭，僅獲國會通過。條例在收受的案件上，授權州際商務委員會訂定合理運價，以資遵守，直至法院取消此項運價為止。因此，它的決定是約束的，規定運輸機構承擔開始爭訟的負擔，以試驗委員會命令的效力。這法律授權委員會決定、指揮、並施行劃一的簿記制度；關於差等待遇，它加強一九〇三年的愛爾金斯條例；它禁止鐵道運輸它們所出產或所開採的商品，除非有自用的需要；除鐵道外，它又將與鐵道運輸有直接關係的機構，如工業鐵道、私家火車路線、和油管線公司，置於委員會管轄之下；它禁止鐵道發行免費票給若干私人集團；它增加委員人數五人爲七人。

一九一〇年，曼氏愛爾金斯 (Mann-Elkins) 條例通過。政府採取加緊管制運輸機構的另一步驟。這法律置電報和電話公司於州際商務委員會管轄之下。條例授權委員會停止鐵道運價的擬定變更，直到法院有調查這種增加的機會。條例規定設置一個特別商務法院以審理從委員會命令所發生的鐵道案件。條例又使州際商務條例的長短程規定有力量。對一九一〇至一四年間的原來法律有幾處修正。最重要的一件是一九一三年自然價值條例，授權委員會擔任鐵道財產的評價，作爲整頓基礎。一九一四年光景，一八八七年條例的缺點大多已經修正，鐵道整頓正已完成，州際商務委員會已成有威信有權力的機構。

最初幾條橫貫大陸的鐵道

以鐵道聯結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觀念，在鐵道交通史上早就有人想起。一八四五年，經營對華貿易的商人惠特尼 (Assa Whitney) 請求國會給予從密西根湖到哥倫比亞河北一條鐵道的立案。他認爲東方來的貨物能從太平洋運到諸大湖，再由發展迅速的東部運輸系統運到大西洋沿海城市。他估計所擬鐵道的費用約六千五百萬美元，並且要求沿路線寬六十英里的土地讓與修築鐵路之用。他深信從愛爾蘭和日耳曼入境的低價勞工可供修路之用，並擬定儘可能以土地作爲工人的報酬。因此計畫他們定居於沿線，有助於建成那地帶。惠氏在國會中

進行運動；東部城市人們開發鐵道計畫；貿易委員會和商會對這發生興趣；許多州立法議院請求國會資助這計畫。惠氏的夢想很受人所周知，但國會無所表示。

一八四八年後加利福尼亞的獲得引迅速的發達引起全國再注意到一條太平洋鐵道的需要。關於這樣一條路的需要，和政府應當接應它的費用，國會中一致贊成。一八五三年，國會認可幾條鐵線的測量，這測量事業在陸軍部長杰佛遜 (Jefferson Davis) 領導之下完成。這工作由陸軍工程師在極好情形下進行，報告提出一切可能的路線。但一條橫貫大陸鐵道的計畫，因為區域的異議而覺困難。南方要一條終點在墨西哥西部的南線，北方要一條終點在芝加哥或其它北方城市的北線。道格拉斯企圖建議以聯邦協助建築一條北方、中部、和南方的鐵道，來調和相爭的利益，但他所擬法案沒有成功。大多數人民認為一條鐵道已夠。

南方各州的讓步使一條北方或中部的路線成為可能。後者獲得決定。一八六二年，太平洋鐵道條例授權聯合太平洋鐵道建築一條從密蘇里河西到內華達西界的路線。條例允許中太平洋鐵道建築一條從薩克拉門托 (Sacramento) 到加利福尼亞東界的路。兩家公司都在每邊得有五個有道路權的交互區域，寬二百英尺。貸款也得到，平地每英里一萬六千元，邱地每英里三千二百美元，出岳地每英里四萬八千元，都以第一次抵押品證券為擔保。雖有這些援助，這類將來收益力似乎遙遠無定的事業，難於吸收私人資本。一八六四年的一件條例，加倍土地讓與，國會因第二次抵押品證券貸款給鐵道。中太平洋鐵道受有權利以修築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線以東一百五十英里，兩年之後，獲得向東進展的許可，直到和西行的聯合太平洋鐵路相銜接。兩路線的工作雖然開始於一八六三年，但內戰終趕着完成時才認真進行。

中太平洋鐵道大半是留辮髮、戴瓜皮帽、穿顏色襯衫和長管褲子的中國苦力所修築。聯合太平洋鐵道是受阿爾工人和內戰退伍軍人所經營。平原印第安人的敵對行動使火車必須有配備以抵抗襲擊，許多工作在武裝者保護之下進行。工程問題也需要解決。這些在極西部最為困難，因為許多隧道，幽深巖地，和架在山澗與狹谷上的支架，在那區域的地勢上是需要的。一切工作沒有汽錘、巨型起重機，和現代機械機器的幫助而完成。在

聯合太平洋鐵道工程師陶濟 (Greenville M. Dodge) 和中太平洋的尤達 (Theodore D. Judah) 領導之下，兩路路線完成。未後兩年，只見兩公司間的驚人競賽，期待政府補助金、土地讓與、和公共贊助。兩線於一八六九年在烏達的奧格登 (Ogden) 附近普洛蒙托里點 (Promontory Point) 的動人接合，是競賽的達到頂點。在專設且動人的儀式中，舉行鐵道的盛禮。聯合太平洋敷設路軌一千零八十六英里，中太平洋六百八十九英里。現在從這洋到那洋已可完全趁鐵道旅行，這種旅行所費時間已經相當縮短。

第一條橫貫大陸鐵道的修築不幸聯結一個時代中的腐敗，這時代深知腐敗一名詞的意義。一羣聯合太平洋鐵道的領袖組織成一家建築公司，名為動力公司，他們把鐵道大部分的建築契約給予這公司。出售鐵道第一次抵押品證券和政府據第二次抵押品借予鐵道的收入，連同股票、所得證券、和土地讓與證券的出售，總額七千三百八十六萬三千美元，轉移給動力公司，償付估計約五千萬美元的建築費。為阻止國會詢問動力公司的擴張事業起見，建築公司中人兼為國會議員的愛謨斯 (Oakes Ames)，早在一八六七年拿了一些公司股份照額價分售給眾議員們，雖然人們認為股票市價要比額價高出一倍。又答應有些人，對他們的股票付與累積紅利以外的利益。一八六八年，持有動力公司每股額價一百美元股票的股東，得到紅利現金六十美元，第一次抵押品證券二百三十萬美元，聯合太平洋股票五百十五萬美元。這欺詐行為到一八七二年總統競選時被紐約太陽報所揭發，才為一般人所知道。國會委員會調查這事，眾議院正式譴責愛謨斯和該鐵道的政府監督布魯克斯 (James Brooks)。受過一些股票的前總統科爾法克斯 (Schuyler Colfax) 不得不去職退休，許多其他地位崇高的人士，包括未斐爾德在內，都聲譽污損。中太平洋鐵道也組織有內部的建築公司修築它的路線。在中太平洋鐵道職員史丹福 (Leland Stanford)、韓定頓 (Collis P. Huntington)、克洛克爾 (Charles Crocker)、和霍布金斯 (Mark Hopkins) 領導之下，克洛克爾公司組織成立。公司獲得巨大贏利。國會企圖調查這公司，但一切記錄已被消滅。

第一條橫貫大陸鐵道修築之前，國會特許過若干條其它路線。一八六四年，北太平洋鐵道公司取得從蘇必

利湖修築一條鐵道到普傑海峽 (Puget Sound) 之權。它得到巨大的土地讓與，但沒有政府貸款。一八六九年，科克公司成爲它的經濟代理人。修築開始於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三年已經到達北達科大的畢斯麥 (Bismarck)，那年科克公司因對鐵道墊款重大而失敗。一八七六年，北太平洋鐵道破產，但後來由於維拉德 (Henry Villard) 的領導，恢復工作。一八八三年完成到俄勒岡的波特蘭 (Portland)，三年之後到達華盛頓的西雅圖。國會於一八六六年特許大西洋太平洋鐵道從密蘇里州斯普令裴爾德行駛到緯度三十五度並越過科羅拉多河到尼德爾斯 (Nedra)。這公司也得到土地讓與，但遭遇一八七三年恐慌時以經濟接濟工作上的困難。這公司改組，但幾年之後，和阿奇生 (Atchison)、托比卡 (Topeka)、與聖大費相合併。最後一條聯邦讓與土地的大陸鐵道是德克薩斯太平洋，一八七一年得到國會特許狀。這時巨大的土地讓與已經給予橫貫大陸鐵道。

內陸水道

到內戰時爲止，內陸水道還是美國最重要的運輸媒介。一八六〇年，密西西必河上商業達到高峯。後來戰爭阻滯了南北間的河道運輸。密西西必上游和俄亥俄河繼續通航汽輪，但往南方的商業大動脈線幾乎完全停頓。在北方，戰爭對運河、河流、以及鐵道交通大大有利，運輸專業在那區域甚興旺起來。種種方法都用來運輸軍需品。水運以及鐵道便利遠落北方之後的南方，覺到它的戰事努力大受缺乏之運河、缺乏改良水道、缺乏輪船、和缺乏鐵道的障礙。

戰後美國大部分客運由鐵道載運，大約在十九世紀中葉和鐵道擴展同時真正開始的鐵道輕快車趨勢，顯著發達。一八七〇年光景，鐵道載運穀類這種容積龐大的物產五分之四以上。西南的棉花也不再專由水道運輸，而由鐵道運到大西洋岸或墨西哥灣諸港口，如查理斯頓、薩凡那、和卡爾維斯頓 (Calveston)。密西西必下游河運商業於一八八〇年達到高水準。那年聖路易吞吐額超過一百萬噸。一九〇五年跌到十四萬一千噸。

運輸的變革影響及沿河市鎮，雖然鐵道使大多數沿河市鎮繁榮起來。新奧爾良在大河商埠的地位上衰落下

來，但它物質上却有進步。一八五〇年聖路易的商業幾乎全部是水道的，一世代中，已成鐵道中心，它的貿易大都由鐵道裝運。一九〇四年世界上空前的路易斯安納大購買博覽會時，聖路易取鐵道的商業比取河道的要大一百倍。

除却沿岸布滿工廠礦廠的摩農卡希拉 (Monongahela) 和俄亥俄，儘管聯邦政府費去大宗款項來改善河床，河道貿易還是衰減下來。赫德孫和波陀麥克等河的航行只限於渡船事業、遊覽事業、和當地運輸物產。橫貫大陸鐵道修築和極西部定居之後，密西西必上游、密蘇里、和哥倫比亞各河上的運輸事業都減少相當重要性。

由於鐵道競爭的結果，內戰後運河的開鑿也遭受不利。一九〇〇年光景，幾乎有一千七百英里這種人工水道被拋棄；一九一四年左右，美國一半運河已停止使用。但許多重要運河繼續用於許多區域中，也有少數新運河開鑿了。

這時期中重要運河是意大利運河。雖然有和它平行的鐵道，一八八九年意大利的全年載重量達到四百五十萬噸以上的最高峯。一切通行稅雖然停止於一八八二年，但一九〇五年跌到二百萬噸，一九二〇年到八十九萬一千噸。一九〇三年，交通正凋零時，紐約州設計紐約州駁船運河，一個四條運河的系統，其中意大利最為重要。完成這系統，需用經費約一萬五千萬美元，一九一八年開放通航。另一條重要運河是意大利諾密西根運河，完成於一八四八年。它和相平行的鐵道競爭成功，一八八二年達到最高峯，載重超過一百萬噸，以減削通行稅至最低價維持它的地位。二十世紀之初，它失去重要性。聯結巴薩德灣 (Brazzard's Bay) 和鱈角灣 (Cape Cod Bay)、長八英里的鱈角運河，經過多次計畫和失敗，於一九〇九至一四年由一家私家公司興建。聯邦政府於一九二八年收購遺運河。

美國境內最大運河是圍繞聖馬利河激流在蘇必利湖出口處的蘇靈馬利運河 (Sault Ste. Marie Canal)。它於一八五五年由密西根州初次興建，一八八一年由合衆國接收重建。通行稅廢除。一九一八年左右，美國政府已建有水門（或運河）四座，加拿大政府一座。以交通關係衡量，遺運河成爲十九世紀末以前世界上最重要

運河，並且維持世界最大水道的地位。記錄上最良好年中，經過這運河的運量有九千二百六十二萬二千噸。從蘇必利湖到下游各湖的貨物大半是鐵礦砂、也有煤、木材、和穀類。

二十世紀最初十年左右，發展一種致力改善並更普遍應用水道的運動。這運動的興起，大半由於鐵道擁擠，因為美國已成大工業國；並且由於保存事業運動所給刺激，這保存運動可以泰奧多·羅斯福所委派的內陸水道委員會為實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這運動才在美國水道的較大應用上收到確實效果。

內陸水道運輸的衰落，鐵道競爭要負責任。和運河平行路線的修築，與不公平的競爭方法，常是重要因素。但鐵道也更快更可靠，鐵道沒有航行問題——如河道的流動沙洲和隱伏障礙，鐵道在隆冬天氣中也無妨礙，不像大多數北方運河那樣。再者，鐵道常比水道有更大裝載和終點便利。此外，河道路線是一定的，鐵道可以向任何方向修築以應變更的貿易需要。諸大河是南流的，而這時期中美國貿易大部分趨向於東西移。因此內陸水道上的運輸漸漸大致限於容積巨大且不易壞的貨物，如煤、鐵、木材石子、和沙子，這些東西不需要迅速運輸。

諸大湖

白種人和諸大湖關係的歷史起源於十七世紀，那時法國探險家和毛皮貿易者不顧敵對的印第安人，划船過湖。耶穌會傳教士叫遣幾個相連的湖為甜水海，因為他們愉快驚奇的發現湖水沒有海水的苦鹹味道。當十七世紀晚期和十八世紀殖民地間戰爭時，英法兩國商人在蘇必利、密西根、休倫、意大利、和昂達利奧五湖地帶互相攻戰。一七六三年巴黎條約的結果，英國人成為那區域的主人；由於一七八三年結束美國革命的條約，英國同意與美國分轄那區域。可是一八一二年戰爭以前，美國在那地帶的權力還未建立穩固，那次戰爭在某種限度上是存諸大湖上和諸大湖附近打的。

此後若干年中，美國人趨向西去，越過合衆國北部，尋求新住處。意大利運河和河道與大湖上汽輪的興起，

給這運動一個大刺戟。內戰之前，已有大片居留地，田地開闢，礦地開採，密西根、威斯康新、和明尼蘇達獲得許可，加入聯邦。

內戰之後，河道和運河運輸趨於衰落，大湖上交運却發達得最顯著。這些地帶的貨運，容積巨大，擬適宜於湖上運輸。煤運往西北兩方，鐵礦砂、穀類、麵粉、銅、和木材向東裝運。明尼蘇達的杜路斯 (Duluth) 和威斯康新的蘇必利成爲礦砂大運輸埠。其它湖上各埠如密爾華基 (Milwaukee)、芝加哥、狄特羅、托利多、克利夫蘭、和布法羅，都得到增進中的湖上貿易繁榮。大湖上運輸額從一八八九年的二千五百萬不足數噸增加到一九一六年的一萬二千五百萬。這水道成爲世界上最重要的一。

大湖上船舶的體積隨着運輸容量而增加。一八六〇年，湖上有四百三十五噸重的船隻。一九〇〇年光景，湖上輪船每艘平均數是六千噸，後來增加到一萬四千噸。鋼船數目從一八八六年的六艘增加到一九〇〇年的三百艘左右。形如雪茄、船尾有舵工房的鯨背船，經過改良以濟湖上交運。改良的鋼殼船裝運礦砂到東部，巧妙快捷的裝運工具發達爲砂礦和其它商品之用。一九一四年左右，湖上船隻噸數居美國全部商船隊五分之一。

早期湖上船隻爲私人或小公司所獨立擁有。一九一四年左右，紐約中央、賓西凡尼亞、意大利、和勒亥 (Lehigh) 諸鐵道所有的六條輪船航線，在客運和輕便貨運上，最爲重要。幾家公司控制着煤鐵的運輸。例如皮芝堡輪船公司，合衆國鋼公司的附屬機構，一九一四年光景大約擁有美國有關大容積商品運輸事業噸位的六分之一，客運和輕便貨運並未計算在內。因此，大部分交通事業，大半由於事業的聯合，落往若干大公司之手，這些大公司大半用運環董事會和其它合作計畫以共策進行。

若干條運河造成湖道系統。蘇聖馬利運河，許可船隻從蘇必利湖通到聖馬利河和下游諸湖，成爲特別重要。其它有聯結意大利與昂達里奧兩湖並圍繞尼亞卡拉河瀑布的威爾德 (Welland) 運河，和圍繞聖勞仁斯激流的運河系統。由意大利運河和後來紐約州駁船運河之助，大湖航線推展到赫德孫河。

巴拿馬運河

我們要討論的時期裏美國運輸專業範圍中唯一最偉大事業，是巴拿馬運河的建造，成功於合衆國大陸疆界以外。這工作在泰奧多·羅斯福有力領導之下開始。運河於一九一四年完成並開放通商。

巴拿馬運河的歷史起源於西班牙最初佔領大陸時。在一五一三年看見太平洋的第一位白種人巴爾波亞 (Bartholomew) ，提起兩洋可在地峽處相連接。幾年之後，西班牙歷史家戈馬拉 (Gomara) 數從查理第五世繼承這計畫。戈氏說，「對一位西班牙國王，印度羣島的財富在他的大門口，率直可能成爲容易的。」但什麼也沒有做。此後幾代中，西班牙人不斷夢想聯結兩洋，時時爲那目的作過勘踏測量。人們討論到這樣運河的兩條可能路線——越過尼加拉瓜和越過墨西哥最狹部分德煥德北克 (Tehuantepec) 地峽。

十九世紀初期西班牙喪失它的美洲殖民地後，新西班牙美洲諸共和國真正在越過巴拿馬的運河上發生興趣。美洲諸共和國解放者波里瓦爾 (Bolívar) 於一八二六年在巴拿馬召集舉行美洲共和國大會，運河是提付討論的一個題目。一八四六年，美國和新格拉那達國 (New Granada, 後來被哥倫比亞國所併) 訂立條約，保證巴拿馬地峽的中立與新格拉那達國在該地帶的主權，以美國人有自由通過地峽之權作爲交換。一八五五年美國專業完成巴拿馬鐵道，若干年來，爲東部沿海到加利福尼亞的開墾者和旅客所應用。一八五〇年，英美兩國在中美洲的利害衝突引起克萊頓布爾衛 (Clayton Bulwer) 條約。兩國都應許彼此政府不越過尼加拉瓜修築或控制運河；兩國將鼓勵私家企業承擔這工程；當工程完竣時，兩國都將保護並擔保運河的中立。這條約雖專適用於越過尼加拉瓜的運河，但建立起一般原則以鼓勵並保護一條也越過巴拿馬或德煥德北克的運河。此外，條約的條款也適用於越過指定路線的鐵道交通。

可是首先企圖實現幾百年夢想的是法國人。一八七五年在巴黎舉行的地理科學大會討論到一件巴拿馬運河計畫。一家公司成立，三年之後，哥倫比亞以十二年內修築運河之權讓予公司，但沒有損害美國在一八四六年

條約中的權利。一八八一年，法國公司在蘇彝士運河總工程師雷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主持之下開始工作。美國巴拿馬鐵道被收購，實際建築已着手進行。雷塞普的聲譽引起成千成萬法國人向公司投資。但許多事反證着大計畫的成功。缺乏眼光準備工作者用的貸款；雇工中受黃熱病的傷害和無法對付這病，料想不到的工程困難，和巴黎的財政管理失當，促成失敗。一八八一至八八年間，公司大約用了二萬六千二百萬美元，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實際用在運河工程上。奢侈、賄賂、和腐化行為注定這計畫要失敗。一八八八年，工程停頓，公司破產。一九〇四年左右，一家新公司組成，從哥倫比亞取得許可以完成這運河。但這公司也沒有多少進步。

法國公司在巴拿馬的事業引起海斯總統於一八八〇年聲言地峽運河應歸美國節制。卡斐爾德和克利扶蘭也提出異議。一八八七和八八年，美國人獲得權利修築一條越過尼加拉瓜的運河；一八八九年，國會特許航海運河公司擔任這事。第二年，工事開始於格瑞鎮（Greytown），但一八九三年的恐慌使工程停頓。國會現在積極活動，並於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年間委派幾個運河委員會研究一條擬定的路線。所有委員會贊成尼加拉瓜線，雖然法國公司在巴拿馬的權利現在要以一萬零九百萬美元出售。二十世紀之初，麥金萊總統和國務卿海氏（Hay）開始和英國談判廢止克萊頓布爾條約，好讓美國承擔一條運河的修築。麥金萊死後，泰奧多·羅斯福繼續談判。結果一九〇一年的海氏龐西福特（Hay-Panncote）條約獲到批准。這條約結束一八五〇年的契約，並規定美國得修築、管轄、並保護一條兩洋間的運河，依從一般中立原則。

美國運河委員會雖然推薦尼加拉瓜線，但羅斯福選擇巴拿馬線，並深信法國公司的權利能以廉價獲得。他得到法國公司的美籍代理人克倫威爾（William Nelson Cromwell）和公司總工程師布諾瓦立拉（Philippe Bunau-Varilla）的擁護。國會對於更好路線一樣沒有決定，於一九〇二年通過布海普朋法案，授權總統如能獲得明白權利，就付予法國公司四千萬美元。假使不行，就在尼加拉瓜着手工程。第二步是取得哥倫比亞的同意。國務卿海氏和哥國駐美公使赫蘭（Herran）談判。在一九〇三年所擬的海氏赫蘭條約中，美國同意付予哥

命比亞一千萬美元，每年又付二十五萬美元作為租賃一段在地峽上寬六英里的土地。可是哥國國會不認可這條約。因為法國公司的權利要在第二年期滿，巴拿馬計畫看來似乎要完結。

海氏赫蘭條約的失敗，對巴拿馬地峽的居民是個大失望，他們期待運河完成後可以繁榮。名人如阿馬多博士 (Amador) 和布諾瓦立拉，和美國人磋商與哥命比亞決裂的適當性。羅斯福立即採取行動，派遣軍艦到地峽近處，並命令指揮官維持通行，且阻止任何具有敵意的武裝部隊登陸地峽。邦士維爾號 (Nashville) 船於十二月二號到達哥命 (Colon) 口外。第二天，巴拿馬當地民兵佔奪城市，宣告成立巴拿馬共和國。這運動是布諾瓦立拉所發動接濟，為法國公司的利益而進行。奉命派到地峽對面的哥命比亞軍隊，被邦士維爾號指揮官所阻，不得通過巴拿馬。美國的干涉是以一八四六年條約的權限為根據。

巴拿馬不流血革命三天之後，美國承認新共和國；一星期後，布諾瓦立拉以巴拿馬國公使資格為羅斯福所接見。接着美巴兩國簽訂條約。一九〇四年早經參議院批准。美國保證巴拿馬共和國的獨立；並同意批准交換後付予巴國一千萬美元；又每年付予二十五萬美元，為期九年。巴國永遠讓予美國一段寬十英里的土地，並該地帶的一切權利，如該地帶的主權一樣。法國公司受償四千萬美元，修築運河的計畫立即設計進行。羅斯福總統受哥命比亞和其它拉丁美洲諸國的嚴厲批評，美國國內也有許多人批評他，因為他參加革命。羅氏在致參議院的特別咨文中，堅持哥命比亞無權阻止世界交通越過地峽的通行，而美國的干涉為條約權利、國際利益、和集體文化的前途所證明為正當。

一九〇四年羅斯福總統委派一個運河委員會，運河工程開始。但在一九〇六年國會最後採納工程師建議水閘運河的報告以前，工事做得很少。承造者的投標開標於第二年，但沒有合意者。羅斯福後來把工程交與合衆國陸軍工程隊管轄。哥泰爾茲上校 (George W. Goethals) 成為總工程師並地峽運河委員會主席。人們要遭遇許多工程問題並克服獲得勞動力的困難。在戈格斯 (William C. Gorgas) 領導之下，衛生部分裝置排水設備，並征服黃熱病，使白種人能在那地帶生活並有效率的工作。運河開放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九一五和一六兩年

幾次短期中，因為蓋勒德溝 (Gaillard Cut，原名雷布爾溝，Onkobra Cut) 地方山崩，交通受阻，但一九一七年以來，運河航行沒有停過。工程費用總額超過三萬七千萬美元，在原估計數兩倍以上。但從通過運河的船隻收得的通行稅，較修築費用更大。

在運河開放之前，若干問題需要解決。一個是運河地帶的管理問題。這以管轄權讓予陸軍部分而獲得解決。另一是有關通行稅問題。一九一二年國會通過的巴拿馬運河條例，有一款規定免除美國航行沿海的船隻繳納通行稅。英國政府提出異議，理由是違反海氏龐西福特條約的規定，該約聲明運河對兩國船隻一律同等開放。一九一四年初，威爾遜總統請求國會取消免費規定。運河開放之前，這已辦到。又一問題是關於運河的設防。海氏龐西福特條約訂明美國得在運河地方派駐警察，但不得設防。工程快完竣時，美國決定必須在運河兩端安設大砲。英國覺得這種防禦的必需，並未提出異議。

威爾遜為符合他的拉丁美洲政策計，決定和解巴拿馬共和國成立以來就對美國抱敵對懷疑態度的哥倫比亞。他擬定一件條約，包括對羅斯福當政時美國行動的歉意，並同意償付哥倫比亞三千萬美元。羅斯福譴責這條約為賄賂條約，羅氏的朋友參議員洛治 (Loche) 領導反對批准條約的運動。結果這條約失敗。一九二一年，局部由於美國專業家覺得哥倫比亞經營商業的困難，局部由於美國資本想在該國獲得商業權利，這條約復活。這時羅斯福已經逝世，通過條約的路已開。條約上刪去道歉部分，規定償付哥倫比亞二千五百萬美元。參議員洛治翻改他的地位，在他領導之下，參議院批准這條約。

交通

內戰之後，電報交通上有顯著進步。一八六五年光景，西部聯合電報公司已吸收許多小公司，它的電線從大西洋岸伸展到密西西必流域，從俄亥俄河伸展到諸大湖。一八六七年，它的資本升到四百一十萬美元。此後若干年中，它受到幾家對立公司的威脅，主要的是兩洋公司。谷爾德於一八七四年控有兩洋公司，七年之後，

他把這公司售與西部聯合公司。公司的股本現在是八千萬美元。此後若干年，西部聯合公司維持它的地位，為大陸上主要電報公司。一九四〇年，全國有電報線二百四十萬一千英里，其中西部聯合公司擁有一百九十一萬五千英里，郵務電報公司擁有三十九萬八千英里。

電報範圍內有許多改良和新發明。電報受信器——一種印報的方法——由紐約證券交易所於一八六七年首先應用。一八七二年，愛迪生發明一種機件，同時在同一線上相互通訊。此後若干年中，多重電報經過改良，可以立刻在同線上發送多件通訊。一九一九年，多重電報法改善到電線可以同時作電話電報通訊之用。其它快捷電報法的機件，因城市大量商業的需要，出現並經人設計。一九〇〇年以後，印電報開始替代拍報匙，近年電印又增進效率。

無線電報的實驗也開始，雖然這些實驗是歐洲人首先着手的。長距以太波為德國科學家赫爾芝 (Heinrich Hertz) 於一八八七年所發現。一八九五年，馬可尼 (Marconi) 在意大利開始實驗無線電波，製成最初實用發送器。兩年之後，馬氏發送一件距離十五英里的通訊；一九〇一年，初次無線電通訊閃過大西洋。一九〇六年，德福瑞斯特 (DeForest) 設計三原素真空管。真空管的作用檢波器，在無線電報上開闢新紀元。這發明品近來造成無線電話的發展。

這時期中電話也有改善。幾代以來，人們已企圖把類人的聲音傳達。一八七二至七五年間，修辭學與粵人教師波士頓的貝爾，和意大利諾州高地公園地方電學發明家葛雷 (Misha Gray)，各自獨立進行製造「和諧電報」方面的工作。兩人於一八七六年同日向專利特許局申請專利權，葛雷雖然企圖證明他本人的優先，可是貝爾取得專利權。美國內很少人士認識這發明品的價值，西部聯合電報公司不肯出十萬美元來購買它，雖然不久之後該公司企圖製造並根據另一專利特許狀的權力裝置電話。在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叫這發明品為「最新美國騙子。」貝爾和接濟他款項的桑德斯 (Thomas Sanders) 與赫爾德 (Gardiner G. Hubbard) 組織貝爾電話公司。一八七六年貝氏取得專利證不久之後，許多其它在這觀念上工作的發明家都已成名。貝氏專利證的持有

人，許多年來需要在無數法律訴案中維護自己利益，但他們都能戰勝一切要求權利者。一年之內，貝爾公司的股票從五十美元跳到八百。

一八八〇年，美國貝爾電話公司成立；五年之後，一家附屬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設立，以擁有並經營長途線路。一九〇〇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成爲一家大取締公司。五年之後，企圖接收西部聯合電報公司，但政府於一九一三年據錫爾曼·托辣斯法起訴，使兩公司不得不分立。貝氏專利證於一八九三年滿期之後，幾家小公司興起，二十世紀初年，達到它們的最大勢力。

電話首次公開展覽於一八七六年舉行於費城百年博覽會。一年之內，電話應用者有八百具，一九〇〇年左右，單美國國內，裝置有一百萬具以上。這事業的發展是非凡的。一九二六年，美國有電話線五千七百萬英里，投資於電話廠和設備的款項三十三萬五千萬美元。那時世界上電話二千六百萬具中，美國貝爾電話公司擁有一千七百萬具。在這發展時期中也有許多改良，如重複交換器，在小線上可以轉話的普賓 (Pulsin)式線圈，近來又有自動電話。

第二十三章 金融制度

國家銀行制度的興起

中央化銀行制度、劃一通貨、和政府證券較廣銷路的需要，促成內戰時期新銀行制度的創立。一八六三年的國幣條例，和一八六四年國家銀行條例對前一條例的全部修正，建成立新制度。新制度大體根據於不久以前在有些州裏發生的改革，如以證券和嚴格管理監督保證的紙幣發行。根據國家銀行法，五個或五個以上人可以組織銀行。銀行得以股本購買政府債券，取得發行紙幣流通之權。至少等於資本三分之一的債券，必須存放於政府。紙幣發行起初限於這些債券面值百分之九十，但一九〇〇年已有變更，許可紙幣流通額等於債券面值百分之百，直到債券市價穩定於面值或高出面值。組織國家銀行所需股本，由於銀行所在城市或社會的大小而不相同。一八六四年條例所規定六千人或六千以下人數的市鎮，最低資本額是五萬美元；最大城市的最低資本額是二十萬美元。根據一九〇〇年條例，不超過三千人的市鎮，得以資本二萬五千元組織國家銀行。在財政部管轄下，受通貨審計官所監督的檢查官制度，規定嚴格的銀行管理。

一九一三年聯邦準備條例通過，財政部才有完全管理國家銀行之權。這條例特許銀行設立，印製並發行流通券，審查並監督銀行，承擔銀行破產時的全部責任，這些職務，大部分由一個特別局在通貨審計官指揮之下進行，雖然有變更，例如國家銀行紙幣的消滅。合衆國出納員有保管收存證券之責，並執行其它職務。

國家銀行制度成立不久之後，民衆對它的反對也發生。整個時期中不斷有人批評。西部特別發出反對之論。銀行不許放以不動產作抵押的貸款，而不動產是大多數農民所有的唯一財產，所以農民自然反對這樣具有限制性的制度。國家銀行紙幣也成爲戰後若干年中一個爭論的問題，因爲西部農民要求幾乎無限量血污的綠背

紙幣，以便他們的貨物獲得高價。全國各地各不同集團也紛紛反對，他們認為銀行在存放於政府的證券上收到利息，又在以政府債券作保而發行的紙幣上收到利益，這樣收有雙重贏利。壟斷事業的舊呼聲也時時聽到，因為這制度的批評者聲言銀行職員和金融利益團體制着選舉並選送股票持有人為國會議員。可是對銀行制度的反對集中於新興西部的農村區域，那裏人口散漫，資本供應小，對較富庶東部的不信任根深蒂固。

國家銀行制度是超過國前所盛行舊日龐雜州制度的大改良，它在巨大工業農業發展時期中，在提供金融神經給全國經濟結構上，佔極重要地位。十九世紀之末，州銀行比例數增加到超過國家銀行數目。州銀行法律大約於一八八七年開始有變更和改善。國家銀行制度的兩大缺點愈來愈明顯。這兩大缺點一是通貨的不能依照商業需要而脹縮；一是分散保存在大都市銀行中的存款準備，遇到困難時候，當小銀行要求它們一部分的準備，發生擠兌，結果同樣的毀損好銀行和壞銀行。這些弱點到這時期的幾次大恐慌中已十分顯著，並且由一九一三年的聯邦準備條例予以補救。

一八七三年恐慌

內戰後第一次嚴重金融不景氣開始於一八七三年，延長到幾乎五年的一個時期。它雖大致由失調的生產和膨脹的信用貸款所引起，但也有許多原因，並且和世界環境密切相關。接着美國內戰，普奧戰爭，普法戰爭，歐洲國家開始過艱苦日子，外國投資者着手收回他們的美國貸款。這些貸款從內戰時以後，非常巨大，因為一八六一至七〇年間，美國在國家的、州的鐵道的、和其它證券上借款超過十五萬萬美元，這意思是每年要付巨大息金。從事戰爭各國的財政需要，法國賠款的清付，俄國和中歐的鐵道投機事業，和蘇彝士運河開放所造成的商業紊亂，都有助於歐洲問題，這些問題反應到美國。

在美國國內，北方過着一個擴張太快的時期，結果造成鐵道、工業、和建築上的過度投機事業。連同信用貸款的膨脹，美國嘗到通貨膨脹和政府的浪費。大半在借來金錢上達到的農業西部過度擴張，生產出剩餘農產

品，造成不斷跌價。普法戰爭以後，農產品更難在合理贏利上銷售國外。因此過度投機事業、浪費、奢侈、波動的物價、和巨大債務使國家走到災難的邊緣。美國具有生來愚笨的自信心，再把自己抵押給將來，清算的日子接近了。

恐怖的成分也幫助推展不景氣，影響及於金融、工業、運輸、和商業各部門。外國和國內投資者的信任，被格蘭脫總統第一屆當政時政治、經濟、和社會腐敗的暴露所動搖。造成南方各州債務增加的南方僥倖政府，它的浪費奢侈的暴露；谷爾德和斐斯克的企圖控制全國黃金供應，以一八六九年「黑星期五」幾百投資者和投機者的破產而達到頂點；有關修築聯合太平洋鐵道的動力公司騙案；包括有接近總統人士的威士忌酒黨，在騙取政府大宗國內稅收上的活動；意大利鐵道對紐約審判官的行賄；腐化政客在城市中的盤踞，如在紐約的軟呢黨，和費城煤氣廠黨，都引起人們疑懼，並且損害許多人對國家證券和國家經濟機構的信心。支加哥、波士頓、和波特蘭火災的損失也一般的增加實業界的憂慮，實業家的神經緊張得要破裂點。

破產的發生雖已有先兆，可是一八七三年九月科克公司的失敗猝然陷入大恐慌，這公司曾在北太平洋鐵道上投有巨資。全國實業不久都顯出不穩。商家、銀行、和實業公司破產，工業倒閉。格蘭特總統急忙趕到紐約，和范德比爾特與其他實業家磋商。紐約證券交易所停業十天。許多公司和私人遭遇破產。實業破產從一八七四年的六千起左右，增加到一八七五年的近八千起，到一八七六年的九千起以上。大多數鐵道出倒，鐵道工程實際上陷於停頓。一八七五年，失業者超過五十萬人。長列的討麵包討湯者出現於城市，乞丐羣集於鄉間；因為沒有組織的公共救濟事業，私人慈善團體竭力援助並救活貧困者。在長期不景氣中，工業工資的減縮到足夠維持，引起罷工，特別是賓西凡尼亞煤礦工、新英格蘭紡織工人、和國家鐵道工人。

取得通貨的困難，促成許多城市發行清算所票據。由於需要貨幣的呼聲，財政部長在緊急需求之下增發綠背紙幣。國會於一八七四年通過一件法案，永久增加紙幣，到四萬萬美元。格蘭特總統不裁可這法案，他的驚人的不裁可咨文在爭論膨脹通貨上，顯然是個轉捩點。第二年，紙幣收回條例通過。可是這條例的制定不是一

個有遠見計畫的一部分。這條例主要是通貨膨脹論者和要求保守性通貨者中間的一種妥協。條例規定綠背紙幣繼續流通額限於三萬萬美元，雖然這數額於一八七八年改變為那顯著總額三萬四千六百六十八萬一千美元。

一八七八年年底光景，實業曲線開始向上轉進。由於不景氣本身的消耗，發生調整。一八七八年和七九兩年的農產物豐收，和歐州的更需要農產物，幫助了復原。小公司和合股營業的不幸，繼這而起的是許多大組合公司的設立，大公司較適應於耐受金融風潮，並得特許悠久壽命。王業家在遙遠地方發見新銷路，特別是機器出口增加。貿易差額得到改善；黃金開始流向美國；外國人士投資於美國證券。就業人數增加；入境移民人數增大；鐵道修築復工；自信心恢復。接着是好時候，但在一八八一、八四、九〇各年有過間斷，尤其一八九三年之後。十九世紀後五十年中，繁榮時期都短促，並且常常跟着有長期的向下趨勢。

一八九三年恐慌

一八九三年的特徵是又一次嚴重實業不景氣開始，一直拖到一八九七年。一八九〇年秋季，實業界就已明顯達到低落的水準線。除了過度投機事業和膨脹信用這些平常形迹，還有其它因素作背景。甚至當大組合公司興起的八十年代那十年中，投資和投機的擴張，超過直接贏利用途的可能性。物價，不像那些走向終止的其它顯著銷路，一般趨於下落。

南非採金企業和阿根廷證券投機事業的崩潰，造成一八九〇年英國金融家貝林兄弟公司的破產，嚴重影響及美國。接着貝林破產這事件的金融問題，迫得英國投資者出售他們的美國證券，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中引起短期恐慌。可是經濟情形不健全的預兆，沒有被人所注意。股票和商品照常有人投機。一八九二年，國家銀行貸款高到一萬六千五百萬美元左右。錫爾曼購銀條例結果增加了跌價的銀幣。一八九二年民主黨完全得勢的選舉，引起許多實業家對於銀幣自由鑄造和關稅可能減低的不信與疑懼。但直到選舉以後，只有機會才把恐慌拖延過去。這樣為不景氣擺布一個局面，在它的過程中引起困苦、災難、和悲運。

二月中費城勒定鐵道和五月中國家繩索公司的破產引導起一八九三年的恐慌。全國許多銀行停業，接着有更多工商業破產，證券市場發生恐慌，政府黃金準備落到一萬萬美元的公認最低額以下，營業道德敗壞。意大利、北太平洋、聯合太平洋和其它鐵道隨着費城勒定而破產，直到鐵道資本只剩下四分之一。恐慌的第一年中，破產的實業在一萬五千家以上，債務總額四萬三千七百萬美元。同年中有一百五十八家國家銀行和幾百家州銀行與私家銀行關閉，證券跌價；存在着的公司減少或取消分紅；工廠停閉；設法維持的工業發生罷工；城市組織委員會爲大批失業者準備糧食和救濟；西部遭受一八九四年玉蜀黍歉收和農產物價格續跌的損害。這時期的一個主要困難是通貨缺乏，像一八七三年不景氣時一樣，許多城市中要用清算所票據。

失業者的窮困引起到華府的示威。最公開化的隊伍是科克賽 (Jacob S. Coxey) 所領導的一隊；科氏是俄亥俄州麥錫隆 (Massillon) 一位赤手成家的實業家，主張修築良好道路，由聯邦發行不兌現紙幣來接濟，作爲解決失業問題的手段。科氏和布朗 (Carl Browne)，一位活潑動人的西部同志，組織「基督會」，並在麥錫隆準備於一八九四年復活節開始出發前往華府。失業者到首都的「救助請願」或「生活請願」照規定日程起程，預計有十萬人參加，但只有幾百人到達目的地，儘管有普遍廣告，報紙披露，新奇運動，和活動的領袖。五一勞動節那天，遊行隊在華府舉行遊行，但當科氏布氏等向國會大堂台階前進時，他們因手執旗幟在國會草地上行走，被逮捕，受審定讞監禁。國會議員不願聽取他們的請願。其它實業的隊伍也成立，遠至太平洋岸，並且具有雄心，計畫前往華府。最重要的是來自洛杉磯的福賴 (Fry) 一隊和來自舊金山的凱萊 (Kelley) 一隊。他們乘坐免費列車，開過平原。許多團體供給他們食宿，有時替他們付一段東去路費，免得他們麻煩。沿途雖有成千成萬人加入他們隊伍，但到達華府者不滿一千人。像科克賽隊伍的情形一樣，他們覺得政府官吏對他們的請願或對他們的處境不感興趣。

在不景氣中，政府早已發覺本身陷於艱困，因爲開支顯然大於收入；要保持一萬萬美元黃金準備以抵償一部分綠背紙幣流通額。一天難似一天。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庫面對着兩條選擇的路：(一)以發行公債爲手段借

貸黃金，(二)用白銀收回政府紙幣。錫爾曼購銀條例規定銀券可以兌取黃金或白銀，美國的政策是維持金銀價互相對等。結果人們拿銀券來兌取時，國庫付出黃金。減退的黃金準備成爲嚴重問題。克利夫蘭總統拒絕考慮用銀兌現紙幣，因爲已跌價的銀元會把黃金逐出流通範圍，並且會使美國幣制置於白銀基礎上。作爲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克氏於一八九三年六月召集國會舉行特別會期以廢除錫爾曼購銀條例。經過熱烈辯論和許多冗長演說之後，條例被廢除，政府的收購白銀也告終止。

一八九三年四月，政府的黃金準備早落到一般公認水準一萬萬美元之下。一八九四年一月光景，準備額落到七千萬美元，許多人士認爲這把國家陷入危險的金融境地。根據一八七五年紙幣收兌條例的權限，財政部在一八九四年一月發行一宗五千萬美元的十年公債，利息五釐，售出公債以吸收黃金。紐約銀行家的一家組合公司出資五千八百六十六萬美元收購這宗公債，但作爲部分償款，他們從國庫以交換綠背紙幣和銀券，得到黃金二千四百萬美元。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政府又發行另一宗公債五千萬美元，但用來收購公債的黃金，同樣被人從國庫得去一半。這樣產生一個不斷連環，金準備的流出成爲嚴重之事。一八九五年二月，準備額落到四千一百萬美元。想在平常借貸條件下獲得黃金已是不行，因此政府和摩根及一羣銀行家訂立協議，政府收購黃金三百五十萬盎斯，用合衆國四釐三十年公債照一百零四美元半的價格償付。銀行家同意輸入黃金的半數；不從國庫提走任何款項；並竭一切可能努力以阻止別人從國庫獲取黃金。總統被自由白銀論者所嚴厲批評，並受不公平的斥責，說他和華爾街利益團同流。一八九六年一月的第四次公債發行是用投標法公開出售，被接受的投資者七百八十一起。儘管這次一萬萬美元的發行額，息率四釐，售出可得獎金一千一百萬美元，但準備額並未多少高出向來的危險線；一八九六年七月左右，準備額落到九千萬美元。這是由於人民窖藏黃金，他們擔心預料那年十一月選舉中兩本位制主張者將獲勝利。保證金本位制的共和黨人勝利，使此後幾個月中大量黃金從隱匿的地方出來。結果大量進入國庫。由於實業情形改善，稅收收入增加，因而不斷連環的問題獲得解決，準備額也可以保持。

一八九四年顯出不景氣的深度。破產、失業者遊行、罷工、施湯、威爾遜戈爾曼 (Wilson-Gorman) 新關稅則的受非難、玉蜀黍歉收、和人們普遍認托辣斯負有國家慘運的大責任，使那年成爲美國歷史中最黑暗的一年。許多附和者加入自由銀幣主義的一方，這西部所領導的運動得勢了。一八九五年的情形改善，到第二年，美國經濟情形才有轉捩點。使金融界實業界恢復自信心的一八九六年選舉結果，製造品存貨的逐漸消耗，刺戟美國貨出口和黃金進口的一八九七年歐洲農產歉收，和世界黃金供應因新發現而增加，如在克隆的克 (Klondike) 的發現，以及採金法的改良，這一切都有助於恢復繁榮，接着是個物價漸漲的時期。

金本位

從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到一八七九年一月一號，政府通貨在幣面上雖印有憑票兌付黃金的字樣，美國却立於跌價紙幣本位上。一八七三年的貨幣法，當銀幣停止鑄造時，准許金幣的自由無限制鑄造，決以金幣作爲完全法幣。但美國仍舊立於跌價紙幣基礎上，幾乎六年有餘。綠背紙幣和國家銀行紙幣構成那時期的主要貨幣。依照一八七五年紙幣收兌條例的規定，美國於一八七九年年初恢復硬幣的兌付。紙幣後來達到和黃金相對等。

大半由西部人士所主持、造成一八七八和九〇年白銀立法的雙本位貨幣之爭，最後經一八九六年的選舉所規定。共和黨員的勝利完結對銀幣自由鑄造的一般要求。三年之前，一八九〇年的錫爾曼購銀條例被廢止。但直到一九〇〇年另一次競選的前夕，對金本位的保證才被定爲法律。一九〇〇年的金本位（或貨幣）條例繼續爲合衆國貨幣制度的基礎，直到一九三三年。這條例規定價值單位爲金元，含金二十五英釐半，成色九成；其它一切合衆國貨幣應維持與金幣對等；財政部長應隨時保持準備一萬五千萬美元的黃金。在這制度下，造幣廠開放，無限制鑄造金幣；黃金進出口不受限制。

美國像其它處於類似地位的各國一樣，希望以採用金本位使它的貨幣單位的購買力得到穩定。一切貨幣，

無論紙銀錄銅，都像金單位一樣有相同比價。同時法定貨幣單位的價值連繫於固定黃金重量的價值。可是金本位在達到第一個目的——穩定國內物價水準上，並不大成功，因為從一八七九至一九三三年實際施行黃金本位時，物價有相當變動。以一九一三年的批發價格作爲一百，可以注意到整個時期中有巨大變化。一八八二年指數是九十八，一八九七年六十七，一九二〇年二百二十六。物價穩定性的缺乏有許多原因，包括有商品需求，生產者的活動，投機事業，和操縱行爲。此外，本位貨幣數量的變動，大半由於採掘出的金量。又有，貨幣數量並未波動到一個和需要相適合的限度，因爲實業條件上下移動的緣故。

採取金本位的第二個原因，是每個國家希望把自己的貨幣單位，建立在一個與其它國家所採金單位價值的固定關係上。這樣才能鼓勵且方便對外貿易和投資。這目的大致達到。但同時有勢力的中央銀行和政府間的關係更加密切。慣於控制黃金流動到某種程度的銀行，漸佔有地位，使它們可以替它們的政府服務，最初並不在國際貿易的利益上。這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許多國家裏發展有若干種辦法，爲各該國獨自利益而走向黃金的管制。

一九〇七年恐慌

從一八七九年起直到一九〇七年，實業有向上趨勢，雖然被一九〇〇年的平穩減退和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的「富人」恐慌所間斷。後者是一次很短促的金融不景氣。一九〇七年早幾個月顯出實業繁榮，但證券和商品價格在那年春季就開始下跌。一九〇六年中大大增加的投機事業造成對銀行的急切需要，折扣率高得不正常。金融機構的來源緊張起來，一九〇七年早期中已經發生一些破產清算的事。接應新鐵道、實業、市政、和氾濫於美國的外國證券，都遇到困難。國家銀行制度已被托辣斯公司的發達弄得衰弱，這些托辣斯公司幾乎無限制的擴充入商業銀行業範圍。可是破產到那年秋季才發生。

一九〇七年十月，紐約的紐約人 (Knickerbocker) 托辣斯公司和衛斯丁豪斯電工公司的破產，引起一個比

較短期的不景氣。接着這些破產起了一次證券交易的恐慌。許多銀行和托辣斯公司停業或宣告破產。清算所票據又在緊急時期中應用。財政部和摩根公司各向紐約的銀行借貸鉅款。那年年底光景，恐慌的厲害局面渡過。但因實業破產在高利率下繼續發生，鐵道交通只是慢慢恢復，鋼工業不振，銀行收支依舊低少，所以一九〇八年大部分時期中，實業情形依舊不佳。泰奧多·羅斯福總統把恐慌歸罪於少數大資產者的投機行為和窮極欺詐；他攻擊工商業的不良行為。

銀行業改革的要求

一九〇七年的短期恐慌，引起人們要求國會立法以更加强國家的銀行與貨幣制度並補救銀行貨幣制度的缺點。好多建議經過考慮，最後一九〇八年的阿爾德里士佛里蘭 (Altrich-Vreeland) 法案通過。這法案許可國家銀行以州都市鎮的證券作擔保，發行緊急紙幣，目的在給通貨一種彈性；或經由國家貨幣協會以商業契據作保證。高到按月一分的稅，傾向於挫折多量的發行。銀行在一九一四年秋天黑暗日子歐洲戰事顛覆全世界金融平衡以前，並未利用這規定的優勢發行緊急通貨。

阿爾德里士佛里蘭條例又認可委派一個全國貨幣委員會，由國會議員十八人組成。委員會以阿爾德里士為主席，有調查合衆國和其它國家的貨幣與銀行制度，並建議改善現行法律之權。專家被派協助工作，委員訪問歐洲以搜集各外國制度的直接資料。

一九一二年，委員會向國會提出報告，並提出擬定補救報告所指出缺點的法律草案全文。委員會鼓吹設置一個全國準備協會，由聯邦政府准予立案，作為政府的會計代理人，並與其它銀行來往。為避免人們反對設立一個可能支配地方銀行的中央機構起見，委員會建議成立各區域的銀行協會，各協會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委員會又計畫最後給全國準備協會以唯一的紙幣發行權。委員會發表報告三十八册，一個最詳盡的銀行事業文庫。在威爾遜就職總統之前，國會在改善美國銀行與貨幣制度方面，沒有明確措置。

聯邦準備制度

威爾遜總統於一九一三年親自出席國會，請求一件包括下列原則的法令：（一）要以全國商業資產，不以受押債額為基礎的、有彈性的貨幣；（二）減少保管銀行準備金的城市數目；（三）嚴格公開管理銀行制度。（四）規定地方分權、不由一個中央銀行為首的制度。參議員奧文（Owen）、參眾兩院銀行貨幣委員會主席葛拉斯（Carter Hives）、財政部長麥克阿多（William G. McAdoo）、和總統起草成一件法案。這法案代表許多人多年考慮美國金融制度所得的思想。這法案當進步運動在頂點時被提出，人們必須在闡明輿論的背景上估量它的價值。國會中關於總統所提的前兩點，一致同意，但對政府嚴格管制和地方分權制，頗有反對。國會在這法案上爭吵過六個月，而重要銀行家和西部農民嚴厲批評這法案。到一九一三年年底，才獲通過，遲到第二年才付諸實行。

聯邦準備條例規定新的地方分權制，以區域界線為基礎。若干區內設立聯邦準備銀行，數目最後定為十二處。銀行設於波士頓、紐約、費城、克利夫蘭、聖路易、聖路易、聖路易、明尼亞波里、堪薩斯城、達拉斯、與舊金山。這法律規定美國各國家銀行應將其資本與積餘的百分之六投資於其區域中的聯邦準備銀行，收紅利六釐。州銀行和托辣斯公司得被邀參加這系統，但非必須。各準備銀行應只為會員銀行的基金保管人；並由財政部長裁奪，保管政府經費。會員銀行有選舉其區域內聯邦準備銀行董事六人至九人之權。聯邦準備委員會的委員，有當然委員的財政部長和通貨審計官，連同總統所派的其他五人，監督這制度，並有廣泛權力管制一般信用貸款情形，且保證聯邦準備銀行的健全事業。

這法律規定一種方法以新紙幣——聯邦準備券——保證較大的通貨彈性，以已折扣的票據作保，計畫隨實業需要而漲縮。會員銀行可再折扣它所往來商家和借款者的商業票據，持票據向它的聯邦準備銀行獲得任何數目聯邦準備券。因此會員銀行需要大宗通貨時，得擴張其發行額到任何數目，但它須在它的聯邦準備銀行中保

持百分之四十金準備額（一九三三年改爲金券或其它法定貨幣）。遇需要時，得超過這準備額更增加發行額，但當緊急時期過去之後，應削減一種累進稅。聯邦準備券被計畫來替代以政府公債爲根據的國家銀行券。後來，國家銀行券和聯邦準備券都被收回。

新制度的成立是以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四點爲基礎：通貨的彈性，準備的動員，銀行制度的公開管制，和地方分權。雖然反對編組他們專業的銀行家起初就提出嚴厲反抗，雖然這制度由修正案和管理政策把這制度主持人的民主理想頗有去減，但它還是提供了一個最優良的銀行與貨幣制度。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和戰後若干年中明確證實了它的價值。

第二十四章 帝國主義的嘗試

接近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國家伸展它們的統轄、勢力、和版圖進入世界各地的政策與行爲——在十九世紀不是新鮮事情。從地理發現時代以來，幾個帝國不斷興起，以葡、西、荷諸國爲始，以十八世紀英國的戰勝法國爲到達頂點。這種帝國主義事業不但包括獲得新領土且殖民其上，並且包括建立殖民地商業貿易，以商業限制加強殖民地對抗其它國家。商業限制以爭取原料和製造品銷路爲中心，目標在得有利的貿易差額，雖然主要目的是在得到政治與經濟之權。

一八七〇年左右開始的新帝國主義，包含有舊帝國主義的一切成分，但論到它的方法，還包含得更多。它的基礎建於強烈的國家主義，給國家以政治的統一，力量，和野心，以及極發達的工業制度，引導國力入於帝國主義的路徑。國家主義和工業制度融合產生一種更新的帝國主義，結果造成歐洲主要國家瓜分亞非兩洲的落後國家。英法德意諸國以軍事征服，對土人民族的協定條約，各種方法建立的勢力範圍，建立保護國、合併、經濟侵略、尤其是投資，在世界各地取得統御之權。新帝國主義的最後目的，和舊帝國主義的一樣，是政治和經濟權力；但市場和投資的爭取，因爲國家高度工業化，機器生產增加超過一個國家所能消費之量，所以這種爭取要用新眼光來觀察。

在新帝國主義中，像在舊的當中一樣，能找出政治經濟以外的動機。從歐洲擴張之始，傳教士已替軍人商人開路；歐洲人有熱烈願望，要使全世界人民皈依基督教。人口稀疏的土地應吸收歐洲過剩人口與生產品這議論，也和帝國主義理論相交織成一片。與新帝國主義更密切關係者，是「白種人的負擔」這種託辭，這名詞

是吉卜令 (Rudyard Kipling) 用來指白種人有管理落後民族事務並強迫他們接受新式文化的責任而言。不管目的如何，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中，英國增加領土五百萬方英里，人口九千萬；法國增加三百五十萬方英里，人口三千七百萬；德國增加一百萬方英里，人口一千四百萬。其它歐洲國家同樣伸展它們的管轄權於遙遠地帶。

十九世紀美國領土的擴張可以看為含有舊式帝國主義成分。可是許多人認為那是取得他們天賦遺產的程序。但這對印第安文化與制度是具破壞性的，雖然大陸上人口很稀少。十九世紀中葉，大陸管轄權已伸展入西班牙美洲人的領土，到達太平洋岸。除却十九世紀中葉推展美國制度利益到大陸其餘各地明顯的命運狂外，舊帝國主義成分可以在貿易商業的強力擴展上認出，中國和日本口岸開放了，合併夏威夷羣島的企圖嘗試了；又可見於一八五六年國務卿馬息 (Marcy) 和加利福尼亞參議員吉文 (Gwin) 向俄國購買阿拉斯加的計畫。內戰阻礙這種擴張主義的動機。戰後阿拉斯加以七百二十萬美元收購得，因為俄國美洲公司的凋敝，俄國無意管理那地帶，且無力保護它。以收購丹麥屬西印度羣島的聖湯麥斯與聖約翰而擴張入西印度羣島的企圖，被國會所否決，格蘭特總統合併聖多明各的企圖也未成功。這樣直到十九世紀後期，美國在現代名詞的意識上還不是個帝國主義國家，一般所接受的是一個相當孤立的政策。美國向世界政事中的積極擴展開始於美西戰爭，有些評論家認為這戰爭是帝國主義擴展的託詞，尤其是對世界上其它區域實行經濟侵略的託詞。

美西戰爭

美西戰爭的原因和古巴島的形勢密切相關。十九世紀之初，當拿破侖諸次戰役和此後若干年中，西班牙屬中南美殖民地在密蘭達 (Miranda)、聖馬丁 (San Martin)、與波里瓦爾等領導之下，舉義革命，建立獨立共和國。西班牙喪失它在新世界的大帝國，只有向來效忠的古巴和西印度羣島的波托里各，依舊存在，為卡斯提爾 (Castile) 過去光榮的悲慘紀念。古巴的堅實效忠於西班牙，是由於許多西班牙官吏和難民在流血革命時

期中從中南美逃到古巴。這忠實保守的成分，至少一時控制着古巴，並且使不幸的下層階級同西班牙站在一條陣線上。

十九世紀中葉，古巴有許多團體主張分立，有些贊成合併於美國，合併成爲古巴大部分宣傳工作的中心。這在委內瑞拉流亡者洛佩斯（Narciso Lopez）等人無結果的搗亂企圖上，顯而易見。所有這些企圖都歸失敗。

古巴對美國的戰略地位，從喬瑟係以來就被政治家所認識，尤其在鐵道築到西部以前，因爲西部商業的發展，起初大半經由密西西必河和墨西哥灣。因此許多美國人主張收購古巴。鐵道已經營之後，還不斷有人提出收購的建議。一八四八年樸爾克總統企圖以一萬萬美元購買這島，但遇到西班牙政府答復，寧可讓它沉到大西洋底，不願賣給美國。接着有幾次不重要且騷擾的遠征行動。內戰前十年時期中，南方奴隸制利益團渴望着取得古巴以便擴展奴隸區域，奴隸制的廢除去掉合併主義運動的一個動力，但佔有古巴的慾望並未完全消滅。

這時古巴民衆已不寧靜。一八六八年，革命突發，戰爭拖下十年。這是西班牙政府未能在古巴和波托里各實行財政和政治改革的結果。沒有注意到廢除奴隸制的要求，以及增加賦稅，顯然是古巴和西班牙關係間的轉捩點。戰爭拖到一八七八年，才訂立協定，規定赦免革命分子，解放奴隸，寬宥過去仇恨，並局部自治。但島上西班牙官吏依舊受賄腐敗；賦稅增加，到一八九五年左右，古巴公共債務平均每人二百八十三美元，比例起來較任何歐洲國家的債務都大；允許過的自治不實現；比較少數的西班牙和古巴富商控制着島上的實業與政治生活。因此，一八九五年爆發另一次革命，並無足怪。

美國注意力射到古巴上，因爲那裏發生亂事，財產破壞，生命損失。西班牙當局鎮壓變亂的殘忍企圖，尤其圍捕非戰鬥人士於集中營，使許多人在營內餓得病死，引起美國人的嚴厲譴責。美國政府面對鎮壓許多搗亂冒險行動的任務，爲那任務化費鉅款。總部在紐約的古巴議會，幾乎一代以來從事於古巴獨立，並籌集鉅款供奮闘之用。革命也影響及美國在古巴的投資（這時估計約五千萬美元），因爲種蔗植菸的大田園被破壞，

受一八九四年關稅條例嚴重打擊的美國古巴間的貿易，更爲減少。大西洋和墨西哥灣沿岸的許多商業航業家雖然希冀以干涉來解決問題，並且向國會提出申訴，但國內實業界一般反對干涉古巴之事。克利扶蘭總統抵抗住要求干涉的一切壓力，雖然他在對國會的演說中警告西班牙政府應恢復該島秩序。

對立的赫斯特 (Hearst) 紐約日報和普利查 (Pulitzer) 紐約世界報所領導的煽動性報紙，使古巴事件在美國民衆心目中最動聽聞；一部分宗教的報章鼓吹神聖義務，以美國干涉結束西班牙暴政。對古巴人獨立奮鬥的人道主義興趣和深切同情，和對西班牙戰事方法的一致憤慨，被侵略主義報紙所表現的動人描寫所燃起。

麥金萊總統就職不久之後，西班牙有一個自由的內閣得勢。這內閣計畫改變難堪的軍事方法，開闢允許古巴人有限制自治的道路。但一八九八年初，西班牙駐美公使德陸美 (De Lôme) 致哈瓦那友人的信札，被叛黨所截取，給予美國新聞記者，在報上發表，激起美國輿論到白熱點，因爲西公使信上說美總統柔弱無能，迎合羣衆讚譽，除此之外，是位自許的政客，當他與其黨內的侵略主義者取協調時，他想讓他的後門開着。可是引起反西班牙情緒的新爆發並直接促成戰爭者，是緬因號在哈瓦那港的沉沒和悲慘的生命損失。美西兩國的調查，關於破壞軍艦的爆炸真正原因，沒有得到協議。許多國會議員現在堅持戰爭；四月中，麥金萊總統發表他的戰爭咨文，雖然前一天美國駐西公使伍德福還拍電請他忍耐，理由是西班牙內閣正竭全力以滿足美國要求。但美國的忍耐性因西班牙頑強的因循政策而終止，國會宣告戰爭。

美西戰爭短促。儘管陸軍的無準備，輸送供應品到陸戰主要戰地古巴的不勝任，陸海軍軍官的笨拙，美國還是獲得完全勝利。西班牙艦隊在菲列賓被杜威 (Dewey) 所毀滅，第二支艦隊在山諦亞各灣 (Santiago Bay) 全部喪失，泰奧多·羅斯福與其勇敢騎兵在南古巴陸戰勝利，使西班牙政府不得不求和。宣戰四個月後，媾和協定簽字。麥金萊戰爭咨文恰滿一年，永久和約的批准書，在華府交換。條款包括有西班牙放棄古巴、波托里各、和關島。西班牙又割讓菲列賓給美國。在同條上，美國同意償付西班牙二千萬美元，雖然並未言明這是菲列賓羣島的收購費。條件批准後十年之內，西班牙船隻和商品得輸入菲列賓，與美國船隻商品享受同等特

美國與古巴

在對西班牙宣戰的決議中，在終止敵對行動的協定中，在最後和約中，美國表示它關於古巴的目的。美國的目的是要鎮靖該島，並爲古巴人民獲得自由與獨立。但在撤退島上美軍之前，美國需要看見一個能保持和平與秩序的永久政府成立。

當戰爭結束時，美國的控制古巴島在最不景氣的經濟情形中開始。在許多地方，農家、糖坊、大田園、農作物、家畜、建築、橋梁、和道路都遭破壞。農業遭受嚴重損害。哈瓦那雖然沒有遭受戰爭蹂躪，可是遭到實業凋敝的損失，因爲秩序和農業都被破壞。許多脫離集中營的人仍舊在城市中依賴公私慈善事業爲活。疾病普遍流行，土匪充斥鄉間。當西班牙勢力完結，西班牙官吏離開官職，拋棄職務，經濟與社會的恐慌外，加上政治的紊亂。在美國方面，需要高度政治家手腕和仁愛以恢復古巴島的正常事業。

在美國軍事佔領之下，陸軍少將布魯克 (John R. Brooke) 和他的繼任者陸軍少將伍德 (Leonard Wood) 負有全責。饑餓的人民得到糧食，病人得到醫藥，令人恢復工作的企圖也竭力推進。爲解除古巴軍人並協助他們回到平時職業起見，每名放下兵器的人給予七十五美元，爲這目的用的三百萬美元是從未用完的戰費帳中支撥。公共工程上雇用勞工，戰後第一年中爲這用途費去六百萬美元。軍事權力雖是最高的，但人們竭力實行市政的法律與法令，這樣給人民以地方自治。選舉舉行，使地方政府財政獨立的計畫付諸實施，法律經纂訂，警察制度經改組，學校制度建立成功，爲抵抗疾病的衛生事業也有許多改良。

一九〇〇年夏季，總統麥金萊，陸軍部長羅特，和總督伍德聚會決定古巴島已經平靖，已可撤退駐軍。第二年，一個恰當選舉的古巴會議開會於哈巴那，爲新古巴起草憲法。會議代表受命考慮若干起有關古巴與美國將來關係的擬議條款。以美國憲法爲藍本的憲法完成，但只包括有擬議條款的一條。那條文有關於兩國間的商

業互惠主義。其餘被忽略。結果華府當局拒絕認可這憲法，繼續軍事佔領。在增加一件軍費法案的普拉特（Platt）修正條文中，美國國會表明這些規定並增加若干新規定。

古巴人必須把所有條款包括在新憲法裏，又須把這些條款併入兩國間條約之內。一九〇一年的普拉特修正案規定：（一）古巴永遠不得與任何外國訂立有違本身獨立的條約，亦不得以土地讓與外國為殖民或海軍根據地之用；（二）古巴不得訂立任何不能以平常稅收收入償付之公共債務；（三）古巴政府應許可美國有權隨時參與古巴政治，以維持古巴的獨立並保護生命、財產、與自由；（四）佔領時期中軍事當局的一切條例應予追認有效並予以維持；（五）古巴應以土地售與或租與美國，作貯煤站或海軍站，以保護古巴的獨立，保護古巴人民，並防禦外國對美國海岸的侵襲。儘管許多人抗議並反對這些條款，但終於接受。一九〇二年，軍事佔領終止，古巴島的管轄權歸諸古巴人民。

一九〇六年古巴選舉所發生的騷亂，引起第二次軍事佔領，前後三年，泰奧多·羅斯福總統聲明美國在古巴沒有什麼企圖，但革命如成爲習慣，古巴不會繼續獨立。一九一七年的變亂騷動引起美國派遣海軍到古巴協助正常組織的政府維持秩序。美國政策在這點上從紊亂的生涯中救了古巴。可是普拉特修正條款引起古巴人民不斷的仇恨，他們反對外國干涉。經由一九三四年條約，普拉特修正條款廢止。羅斯福的善隣政策和一九三三年與三四年的激烈奮鬥，大致可以說明美國放棄古巴政事責任的原因。

古巴在美國保護之下繁榮起來。經濟關係更加密切。一九〇三年的一件條約給古巴輸入美國的一切貨品減稅百分之二十，以酬答古巴對美國機器、鋼鐵製造品、紡織品、糧食、牲畜、米、和其它物品的減稅。一九三四年古巴免除普拉特修正條款的拘束不久之後，兩國根據一九三四年六月美國的貿易協定條例簽訂一併互惠協定，這種協定是貿易協定條例授權總統所簽訂。古巴進出口貨最大部分是對美的。主要出口貨有糖、菸草、雪茄、獸皮、鐵、銅、土瀝青、和貴重木料。

美國在古巴的投資數目巨大，一八九八年總額五千萬美元。一世代中，增加到十五萬萬。所有在古巴投資

的外國資本十分之九屬於美國。其中一半投於種蔗大田園和煉糖廠；其餘在不動產、公用事業、鐵道、製菸、採礦、商業公司、與銀行業務。這些巨大投資，主要的為比較少數銀行家所控制。美國經濟侵略雖造成一種古巴島繁榮安定的政策，但也使古巴在經濟上依賴美國；它大大破壞了古巴人的經濟自由；它使許多農民做了農業勞動者，現在為大規模利益團而工作。

波托里各

關於波托里各和夏威夷羣島組織的問題，與古巴的稍為不同，因為這些島是美國屬地。在波托里各的軍政府鎮壓並了結西班牙統治崩潰後的掠奪行為與暴動。像在古巴一樣，人們竭力建立地方自治，公共事業制度也開始。改革政治、改組學校制度、和救濟貧困的計畫都策畫了。

建立民政政府的問題，根據一九〇〇年福拉克爾 (Foraker) 條例而完成，那條例聲明波島為無組織的屬地，並設立一種政府，許多方面，和初期美國諸屬地政府相似。可是這法律不認波島居民為美國公民。在若干「島的情形」上，國外領土和藩屬對美國的關係已決定，這種關係幫助形成殖民地政策。提向合眾國最高法院的第一件有關這關係的問題是，波托里各合併於美國後，是否認為外國領土，從波島輸到美國的貨物是否繳納美國的關稅（一九〇一年德利馬 (De Lima) 對畢德威爾 (Bidwell) 案）。法院主張波島雖然沒有成為美國必不可分的部分，但它已不是外國領土，因此須照國會的規定繳稅。在建立波島民政政府的一九〇〇年福拉克爾條例中，美國國會規定對波島輸美的貨物徵收百分十五的丁格里 (Dingley) 稅率。在一九〇一年道恩斯 (Downes) 對畢德威爾一案中，這法律的效能，經憲法規定「合眾國內一切稅則、輸入品、與本國消費稅，必須一律」的基礎所考驗。法院判決波島在這規定的意義中並未成為合眾國的一部分。一九〇二年，國會規定對波島貿易完全自由。在若干起島的案件中，法院主張國外領土與屬地有兩類：合併的，如夏威夷與阿拉斯加；未合併的，如波托里各與菲列賓羣島。為合併的屬地立法時，國會受憲法規定所約束；但為未合併的屬地立法，國會只受若

于基本規定所約束，如保證未經正當法律手續不得褫奪生命、自由、與財產。

許多住居波島人士對波島美國間一般關係不滿，促成一九一七年瓊斯 (Jones) 條例的通過，給土著以完全美國公民身份，以及較大限度的自治。可是多數黨——統一黨——企求獨立。儘管美國統治在衛生、教育、公共改良事業、商業、與貿易上有進步，儘管波島享受豁免聯邦所得稅與遺產稅這種特權，人們繼續不滿。島上經濟狀況不佳；人口過擠，鉤蟲與其它疾病銷磨無地農人，依賴糖蔗與少數其它農產物，土地集中在比較少數不在當地居住的地主大多數是美國公司——手裏，這些情形加甚不良的經濟狀況。不滿的結果，一羣領袖主張最後獨立，另一羣要求加入美國聯邦依作爲一州。近年一個激烈的國家主義黨以暴動手段要求立刻獨立。美國聯邦政府爲改善不景氣的經濟情形起見，於一九三五年開始一個經濟復興計畫，由波托里各復興管理局主持。

菲列賓羣島

菲列賓羣島，一五二一年爲麥哲倫所發現，一五六五年以後爲西班牙所據有，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的結果，成爲美國領土。那時羣島人口約七百萬，由近百種不同語言或方言的不同種族所構成。西班牙人來菲島以前，印度人、馬來人、中國人、日本人、和阿刺伯人久已移民該地。一八九八年，民族的差別從受高等教育的手，歷數百年之久，並且以呂宋島的馬尼刺爲中心，呂宋是構成菲列賓羣島的七千零八十三島中最大一島。許多島不過是巖石小島，向來沒有居民。

西班牙的佔據，使少數最重要各島上的主要菲列賓部族樹立起基督教。新興的回教潮流，在西班牙政權建立的幾百年前已經開始，現在只限於民答那峨島、蘇祿羣島、和鄰近地帶。十九世紀中，小康的菲島土人由於呂宋島上修道士的教導，開始遣送子弟到歐洲諸國求學。有些吸收了歐洲的自由理想，又有少數接觸到十九世

紀中葉燃燒熾盛的革命思想。此後幾十年中，教育發展，菲島士著的祕密結社建成開始民族運動的骨架，這民族運動成熟於十九世紀後期。反西班牙的情緒增漲。黎薩爾 (José Rizal) 博士在新運動上擔任一份顯著工作，他因此於一八九六年被西班牙當局處以死刑。這時一次叛亂也被西國當局壓平。

美西戰爭後，美國佔領引起菲列賓叛亂，因為士著沒有得到立刻獨立，感覺失望，宣告成立共和國，選舉阿基那爾多 (Emilio Aguinaldo) 為總統。美國耗費血和金錢平定這亂事，阿氏被俘，亂事告終，阿氏宣誓效忠美國，並且鼓勵他的同志也這樣做。一九〇二年，其他頑梗的領袖效法阿氏先例，和平又恢復。這時泰夫脫所主持的菲列賓委員會於一九〇〇年奉命協助軍事長官，特別在立法機構的權能上。第二年，民政政府成立，泰氏受任總督。一九〇二年，泰氏計畫由美國收購天主教修道士原有的土地，出價約七百萬美元，那些修道士已被迫逃出菲島。一九〇七年，首屆菲列賓議會開會，委員會成為這立法機關的上院。一九一六年，美國國會通過瓊斯條例，鼓勵菲列賓士著期望早日獨立。這條例規定擴展士著的權力，給他們寬度的政權，但須服從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此後若干年，獨立運動增進，美國派遣委員會去調查，作有報告，但無所行動。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初，美國商人對菲列賓經濟開發的期望上感到失望，因為美國在菲島的投資，除却政府證券，比較微小，而菲島中國間的增加貿易，許多人期望能繁盛的，並未成為事實。在參議院中，提議菲列賓獨立的主要人物是來自路易斯安納和烏達的參議員，這兩洲是主要出產蔗糖甜菜糖之地，多少年來面對菲島免稅糖類的競爭。同時許多海軍專家指出一日對日戰爭，菲島不但不是一個資產，而且成爲一個負擔。大半因爲這些原因，一九三三年通過一件法案，規定政府成立十年之後獨立。因爲限制移民到美國的規定，一九〇九年以來享受自由貿易的被廢止，和其它條款，菲列賓立法議院謝絕那建議。一九三四年泰定斯 麥克杜非 (Tydings-McDuffie) 條例消除這法律的若干異議，於杜威在馬尼刺灣戰捷的三十六週紀念日，爲菲列賓立法議院所接受。這條例規定十年過渡時期後，承認菲列賓獨立。可是包括限制菲列賓移民到美國，並取消自由貿易。陸軍根據地讓與菲列賓，但海軍根據地問題留待後來磋商。一九三五年，奎松當選爲菲列賓共和國首屆總統，菲島

人民期望一九四六年獨立。一九四二年日人強佔羣島，政府雖然逃亡，美國還是在那年國旗日宣布菲列賓爲獨立國。

美國佔領菲列賓時期中，商業、農業、衛生、和物質方面，一般都有進步，教育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興起也是如此。美國爲人民的進益化費大宗款項。農業是最重要的實業。主要農作物是稻、大麻、芒果、甘蔗、菸草、和椰子。咖啡的栽種因爲有害蟲，並不獲利。土地法限制大不動產的發展，菲列賓土人幾擁有一切已耕地。最重要工業是雪茄和捲煙的製造。大規模現代椰子油廠和現代中央糖廠在主要產糖區域建設成。羣島有巨大礦產資源，但大部分未經開發。

美國供給菲島進口貨物約五分之三，包括機器、工具、汽車、麵粉、油、煤、和棉製品。另一方面，美國收納菲島出口貨物約四分之三，實際上包括一切出口糖類和大部分椰子油、椰乾、椰核、木材、和雪茄。由於一九〇二年條例，菲島物產輸往美國享受丁格里關稅率減收百分之二十五的待遇。一九〇九年關稅率規定自由貿易，除却對糖菸有限制外，其餘輸美貨物免稅；一九一三年關稅率規定全部免稅。從外國進口貨物必須納稅百分之二十。這使美菲都有利，可是貿易差額還是有利菲島。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破壞菲列賓羣島各主要島上的人民生活。

夏威夷羣島

「太平洋的天堂」夏威夷羣島雖然到一八九八年才合併於美國，但兩國間的關係却起源很早。早期西班牙人會到過這羣島，但不幸的英國探險家科克在美國革命時才真正發現它們，以一位英國貴族的姓氏命名爲桑德維治羣島。那世紀末年之前，經營對太平洋西北與對華毛皮貿易的美國人訪問檀香山，在發展檀香木貿易上，增加他們太平洋事業的另一局面。早期觀察家指出波里內細帶來源的夏威夷土著，生活在一個有火山山峯、崎嶇山谷、火山石平原、沙漠地帶、肥沃土地、半熱帶草木、和豐富植物的地方，各種背景顯出風景之富。夏威夷

夷人過着簡單的農業和捕魚生活，沒有金屬和陶器，也沒有牛馬。他們的用具是木石骨器，他們沒有織機或布匹，他們用纖維質的樹皮替代紡織物。

一八二〇年以前，美國捕鯨者開始以檀香山作船隻修理港，不久船隻數目增加。一八二〇年，波士頓傳教士到達羣島，此後若干年中，他們促進了美國勢力。他們發覺主要困難不是來自土著，而是來自開發羣島和羣島人民的歐美居留民。美國經濟利益隨着傳教士的醒覺而增進。十九世紀中葉，檀香山因有美國傳教士，美國捕鯨者，和增進中的對美貿易，似乎是個美國前哨，雖然這時英法兩國在內的歐洲勢力也正增進。

俄勒岡的定居和加利福尼亞的獲得，增加美國對太平洋的興趣，尤其對夏威夷羣島。從一八四八至五五年，當地政府受美國糖業界所催促，向美國請求互惠條約，但參議院因答應路易斯安納糖業界，謝絕那意思。同時前後，合併問題發生。一八五〇年以前，夏威夷君主幾次自動或受壓迫的把主權讓予英國，但無結果。一八五〇年，法國人干涉夏威夷政事。美國提出異議，國務卿韋白斯特聲言他不能坐視羣島被任何歐洲商業大國所佔有。夏威夷君主沒有能設法使他的王國受美國保護。兩國間也磋商過合併條約，但沒有提請到參議院。一八七五年光景，美國人擁有夏威夷產糖大田園百分之七十五，投資額共計二千五百萬美元。那年，夏威夷國王訪問美國，簽訂一件互惠條約，為參議院所接受。據條約的條件，未煉過的糖和其它夏威夷物產可以免稅輸入美國，美國製造品可以受同樣待遇輸入夏威夷。條約又規定土地、港口或商埠不得讓與它國，亦不得准許它國自由貿易。從這時以後，在現成美國市場刺戟之下，糖業相當發展。一八八七年，夏威夷政府許可美國專用珍珠港。採取這步驟，是因爲該港對羣島防務上的重要性，它戰時對美國的價值，又因美國人擔心夏威夷會傾向亞洲，因爲中國向羣島上的移民正在增加。

一八八七年，夏威夷以一個自由的政府而顯著；國王卡拉高阿 (Kalakaua)，在美國勢力之下，給白種人參政權並承認內閣責任。卡王薨逝後，他的承繼人女王麗柳奧卡拉尼 (Liliuokalani) 企圖恢復專制並排除白人權力。結果一八九三年初，有勢力的美國人，得到美國公使史諦芬斯 (John L. Stevens) 的援助和一百六十

名海軍軍士的支持，造成一次革命。女王被廢；臨時政府成立，美國人多爾 (Gunnford B. Dole) 爲首長，合併於美國的步驟被採取。本哲明·哈禮孫總統在任期的最後幾天中簽署條約，把它提到參議院，當哈氏任滿時，獲得批准。繼哈氏任的克利扶蘭總統向參議院撤回條約，並下令調查，發現美國大田園主人與美國公使史諦芬斯間有一種陰謀。克利扶蘭下令女王復辟，但臨時政府加以拒絕，並建立夏威夷共和國，不久爲外國政府所承認，連美國也在其內。

一八九七年麥金萊總統新上任後，合併夏威夷的興趣又發作。無論如何，合併新條約在參議院中得不到多數人贊成。由於美西戰爭爆發和杜威在馬尼刺灣的勝利，夏威夷羣島的軍略重要性被人認識。夏威夷共和國總統多爾把港口提供給美國應用，並計畫合併不能達到時就訂立同盟條約。夏威夷港口戰時的價值和日本圖佔羣島的恐懼，加強華府人士合併的情緒。代替等待參議院以三分之二多數批准條約的合併，參眾兩院單純多數的聯合決議，結果造成合併。一八九八年，夏島主權轉移給美國。當條約提出參議院時，日本激烈反對，這也許促成合併的實現。但美國政府向日本提出保證，住居夏島日本人的權利，無論如何，不受這變動的影響。

美國國會以一九〇〇年的組織條例把夏威夷作爲合衆國的正式領土，並以美國公民身份給予夏島人民。像其它國外屬地一樣，隨着有很多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進步。貿易大部分對美。主要農作物是甘蔗，次要的是波羅蜜。其它一切品類半熱帶作物和糧食也有出產。咖啡特別出產於夏威夷島；稻米大部分由中國人在低地上耕種；高原草地上繁殖牲畜。晚近幾年，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爲止，從遊覽遊歷者獲得更大收入。羣島提供有價值的海軍根據地，作爲美國海陸軍強有力的前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證明極其重要。居民贊成對美有更密切的關係，並投票要求取得州的地位。美國管轄下主要問題是種族的。一九〇〇年戶口調查顯示人口總數爲十五萬四千零一。夏威夷人和部分夏威夷人構成總額百分之二十四，以葡萄牙人爲主要的高加索種人百分之十七，中國人和日本人百分之五十六，其他百分之三。一九四二年，日本人構成總額三分之一，東方分子共佔總額三分之二。羣島上多種語言混合的同化作用問題是個嚴重之事。主要困難在日本人數目之大。

薩摩亞和其它太平洋各島

十九世紀之末，美國在太平洋各地獲得領土。美國的興趣首先興起於薩摩亞羣島，這些島嶼位於西南太平洋，一八三九年爲美國海軍軍官威爾克斯 (Charles Wilkes) 所到。其他美國人到達這羣島，但他們直到後來幾年，因爲美國商人傳教士壓力，羣島海軍重要性的被明瞭，歐洲各國對羣島的競爭，才得知名。格蘭特總統當政時，海軍中校米德 (Richard W. Meade) 雖然奉派取得優良的巴哥巴哥 (Pago Pago) 港作爲一個美國海軍根據地和煤站，但直到一八七八年，參議院才批准一件條約。這條約割讓巴哥巴哥給美國，並給予若干種商業特權和治外法權。一八七七和七八兩年，美國領事把薩摩亞置於美國保護之下，以着英國人的先鞭，但美國政府不承認他的宣告。英德兩國的野心，引起嚴厲的貿易競爭，對士著統治者的外交陰謀，羣島上各不同黨派的紛爭，和國際磨擦。

一八八九年，德國顯然正要計畫佔奪羣島。美英德三國軍艦聚集於亞比亞 (Apia) 港，可能發生海戰。但颶風毀損船隻，使衝突不成。接着一次國際會議，訂立三國協定——一八八九年的柏林條例——以實質上造成三強保護國保證薩摩亞的中立與獨立。行政問題和不斷的困難引起德國建議瓜分羣島。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對太平洋的興趣也使新辦法不可避免。三國於一八九九年同意協商。英國放棄對薩摩亞的要求，換得美德承認它佔領其它南太平洋島嶼。美國獲得吐吐意拉 (Tutuila) 島和該島的巴哥巴哥港。德國獲得烏卜魯 (Upolu) 和薩非意 (Savaii) 諸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德國在薩摩亞的利益由紐西蘭受委託管理。美屬薩摩亞仍舊爲美國在西南太平洋的前哨，並且有極高的海軍重要性，因爲它的位置介於美國太平洋岸和巴拿馬與澳洲之間。

十九世紀末期，許多小島嶼爲美國所佔據。根據一八五六年鳥糞羣島條例，美國人得和平佔有不屬其它國家與島嶼或巖礁，那些島上有作肥料用的鳥糞堆積物。許多小島歸美國管轄，但大多數堆積物移走後便被放棄。英美兩國人從培克 (Baker) 和豪蘭 (Howland) 諸島獲得鳥糞。各島在英國保護之下租予太平洋羣島公

司，但後來被放棄。一九三五年，美國復活它的要求，伸展主權於各島上。行政命令置各島於屬地島地司管轄。一八六七年，美國佔據中途島，並在阿拉斯加的收購中連同收購阿留申羣島。十九世紀之末，許多其它小島歸美國管轄，有助於擴展美國勢力，並且在作爲電報、無線電、和煤站上具有價值。

美禍

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已經達到的顯著經濟發展，引起許多歐洲人對新帝國勢力的恐怖表示。領土上，工業上，商業上，美國已經達到一個使它成爲世界大國之一的地位。正當美西戰爭之前和戰爭時期，歐洲著作家，尤其英法德三國作家，贊成或不贊成美國的反對西班牙。一位對那時期美國政策最諷刺的批評家說過：

在諷刺的報章上登載的漫畫中……有特別顯著的圖畫：那是一幅寰宇全圖，美國大哥據有兩美洲的面積，分配狂想的疆界給自己：北至北極光，南至提拉德非各 (Tierra del Fuego)，西至最後審判谷，……提到東界，圖上沒有畫出，因爲東方是歐洲，腐敗的歐洲，不再算在內。

戰後更多歐洲人斥責美國政治的、商業的、和領土野心。可是歐洲大陸比英倫三島用「美禍」這詞語更用得更多，但在英國記者和經濟學者的著作中，顯露這疑懼。

歐洲對美國新興力量的批評大致根據於工業的、商業的、和金融的競爭。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中，美國開始逼迫它的貨物和歐洲的相競爭，尤其擴展它的市場於新興拉丁美洲諸國。一八九八年左右，美國初次在一切出口貨的容量上超過英國，同時光景，對德輸出超過英國。歐洲著作家研究美國進出口貨物統計之餘，開始大表驚異。我們提醒人們注意，美國出口貨增加得最爲顯著，每年已超過十萬萬美元。這連同這些出口貨四分之三輸往歐洲，和同時期中美國進口總額上升得更緩慢的事實，使他們擔心歐洲繁榮的將來。舊世界中許多人士把美國看成一個威脅物，因爲它有優良的農業資源，巨大礦藏，完善的運輸系統，各州間無限制的商業，歐洲無盡勞動力的廉價供應，高度保護關稅率，精力充沛的人民，和美國人的敏捷與進取心。

二十世紀之初，美國勢力伸展遍及全世界。一九〇二年，英國著作家斯諦德 (W. L. Stead) 在他的世界的美國化一書中，早提到美國的擴展是這時代的最大現象。同時期中，人們寫有同類書籍。英國被美德兩競爭者所絆住，需要和兩國的事業與勢力決鬪。一八七〇年以來，德國已得到巨大經濟利益。一九一四年左右，德國已從一羣聯結鬆弛的各邦，起為世界第二大國，在許多方面超過英美兩國。德國工業巨大，且正發展；它的商業正在擴張；它的陸軍為全球之冠，海軍列為第二。但美國勢力，由商業、發明品、機器、和投資，也由牙醫術、醫學、教育、和文學，迅速浸入歐洲與世界其餘各地。

美國國外投資

美國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中以最實在的狀態進入國際投資市場。大半由於工商業迅速發展而成的資本逐漸累積，引起美國以種種方法輸送資本到國外。美國工業廠家設立外國分支廠，以款項供給外國實業，和收購外國證券。這些都造成國外投資事業。一八九七年美國國外投資總額有六萬八千四百五十萬美元。一九一四年光景，已經增加到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八十萬。

這時期中，設立了許多外國銷售辦事處，經理處，和貨棧。一九一一年左右，美孚油公司在世界各地有附屬公司十六家。一九一四年左右，合眾鋼鐵公司在六十個裏有二百六十八家經理處；全國銀錢收付器公司散布它的出品三分之一於外國。美國機器、汽車、肉類、鞋子、肥皂等貨物侵入全世界。分設在國外建築或，一九一四年前後，最大的美國公司有外國工廠，投資總額近五萬萬美元，其中在加拿大的有二萬二千萬，在歐州的二萬萬，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餘各地的六千萬。在外國鐵道的投資，大半在卡利比安區域，從一八九七年的一萬四千三百三十萬美元升到一九一四年的二萬五千五百一十萬。美國資本也走入國外的農業，如古巴、波托里各、夏威夷、和菲列賓的種蔗大田園和糖廠，各區域的熱帶水果、椰子、可可、咖啡、茶葉、香料、西沙爾麻 (sisal)、苧麻、大麻、和橡膠的生產，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的畜牧農場和田地。在美國人支配的外國事業上的

直接投資也不小。這些包括有在油、銅、鋁、鉛、鎳、錫、鋅、鐵、硝酸鹽類、和煤上的投資。

一九一四年，美國人在外國政府和外國管轄公司的證券上，擁有價值超過十萬萬美元的股票。在外國設立銀行的分支行受有限制，出口商和投資家必須依賴英法德荷各國銀行和它們的分支行。可是一九一三年的聯邦準備條例和後來的銀行立法規定國家銀行與州銀行設立國外分支行，這使美國投資在外國的擴展輕而易舉。

世界強國的美國

十九世紀最後十年光景，美國已有巨大物質進步。一百年內，它已從大西洋擴展到太平洋，在世紀終了之前，它已經有海外領土與屬地。幾十年的時期內，工商業上也大有進步。二十世紀初期所發生帝國對共和國的政治爭點，顯示人們關於帝國主義的觀念有相當遠異，但並無損於物質進步。同時美國在各方面維護自己的地位，因為它空前參加了世界政事。

一八九〇年左右的委內瑞拉危局，雖然牽涉門羅主義和西半球，却是美國參加世界政事的一件顯著例證。英國於一八一四年獲得英屬基阿那時，西部沿邊沒有標明清楚邊界。英國與委內瑞拉間常磋商，沒有畫出一線。英國人於一八四一年作過一次勘查，結果畫出維保克 (Schomburgk) 線，為委內瑞拉人所激烈反對。從一八七六年起，美國以雙方朋友的資格，敦促仲裁。一八八五至八六年中，英國政府推廣它的要求至維保克線以西數千方英里，到一個發現產金的地帶。委國政府提出抗議，當英國拒絕仲裁時，委國斷絕對英外交關係。美國一致企圖促成仲裁，但沒有結果。

一八九五年，國務卿奧爾尼 (Richard Olney) 奉克利夫蘭總統之命，照會英國外相沙立斯伯里 (Salisbury) 勸得，照會中分析爭論之故，要求仲裁，並指出門羅主義的效驗，奧氏解釋門羅主義對西半球，等於實際上的一種保護國事業。奧氏強調他的認識，認為歐洲國家伸展疆界到新世界實在是歐洲殖民事業的擴展。幾個月後，沙氏答復得平心靜氣，反駁疆界的決定是構成擴展歐洲殖民事業或政治制度的議論。沙氏指出門羅主

義不爲國際法所接受。

奧爾尼與沙立斯伯里間公文往來的結果，克利扶蘭在奧國會的一件驚人咨文中，推薦組織一個委員會以決定內瑞拉與英屬基阿那間的真正界線；他並聲明，「如果這種報告草成並經接受，鄙意以爲美國應有義務盡其一切力量抵抗英國佔任何土地，或在任何區域實行治權，好像有意侵略美國權利與利益一樣；那地帶經調查之後，我們已決定其應屬內瑞拉。」戰爭的宣告幾乎造成更大的騷動，但一般輿論擁護總統的主張。國會規定組織委員會，派定委員會，開始工作。

委員會作成報告之前，英國已經讓步，並於一八九七年簽訂條約，規定一個國際法庭以研究並解決這問題。美國委員會已做的工作，移交給國際法庭。兩年之後，法庭作成報告，依照一八四一年維保克線到某種限度，以大部分地帶給予英國，但保證內瑞拉人取得奧利諾可 (Orinoco) 河達到海口的路；克利扶蘭對阻止一八八五至八六年的英國侵掠，感覺滿意。門羅主義負起更大的意義和力量，世界上各重要國家又稍認識它是適合於國際均勢的一種力量。

英國對克利扶蘭的仲裁要求表示屈服，有若干種原因。兩國都不願戰爭，而問題又嚴重。英國許多領袖人士，包括威爾士親王和羅斯伯里 (Rosebery) 勳爵在內，認識此點，竭力引導英國輿論贊成調解。克利扶蘭致國會咨文雖然激起英國人民像激起美國人一樣，但它被德皇致非洲波爾族領袖克魯格 (Krugger) 的電報祝賀克氏在詹姆遜 (Jameson) 亂事中俘擄許多英國人這事所蔭蔽。英國沒有歐洲的支持，不願冒險喪失美國的友誼，因爲非洲戰爭正接近。委內瑞拉邊界糾紛，是使世界各國覺察美國新興地位的一件事故。

使美國注意世界政事的另一事件是建立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企圖。一八九九年，國務卿海氏，受英國鼓勵，致送同樣公文給各國，要求它們不干涉它們在華勢力範圍內的任何條約港口或既得權利；擁護中國關稅率外，不立任何稅率；不徵收較高於本國人民所享的鐵道或港口費用。英意日三國接受這新政策，德法兩國默認，俄國托辭規避。但海氏宣布他認爲各國的承認是最終且明顯的。

一九〇〇年，中國一種宗教和愛國的結社義和團，起來反對旅華外僑，有些外僑，包括傳教士在內，被拳民殺害，門戶開放政策不久便遇到考驗。中國政府沒有想彈壓叛亂。歐美和日本軍隊的聯軍集合於天津，向北京進發，平定亂事。海氏恐怕外國軍隊駐在中國領土上會造成中國的瓜分，於一九〇〇年七月三號照會各國，聲明美國反對對現存的中國領土權政治權作任何變動，更聲明美國政策是向世界保證對中國全部平等公平貿易的原則。貫徹美國計畫和保護中國，需要海氏的手腕。由於各國互不信任的助力，海氏得使軍隊撤退，門戶開放政策繼續，但附帶若干條件。這些條件包括懲辦禍首，政府採取阻止將來發生事變的政策，和償付賠款。儘管海氏的努力，賠款總額三萬三千三百萬美元，比美國認為正當之數多出一倍。美國獲得二千四百萬美元，雖然美國人的實際損失估計是一千一百萬美元。美國國會退還溢出之數，中國撥為補助留美學生的基金。可是門戶開放政策從來沒有維持大成就。

一九〇二年，委內瑞拉受一位獨裁者所統治，拒結償付若干宗欠歐洲人的債務。德國向美國建議試用武力，羅斯福總統不避不得強佔土地的見解。德英意三國艦隊聯合封鎖委國港口，委國終於同意仲裁。英意兩國艦隊撤退，但德國人想獲得債務的優先待遇，仍舊不撤。羅斯福總統恐怕德國的封鎖多多少少將成永久性的，但德國不久也接受調解。有關的要求，由直接商談或混合委員會予以解決。當事件還在演進中，阿根廷外長德拉各 (Luis M. Drago) 向美國提出抗議。他認為借債給外國，資本家知道他們所擔的條件和冒險性。他聲言一個主權國家不得制定手續來反對借債行為；他斥責以武力干涉作為索還一個美洲國家所負債務的手段。德拉各主義，後來知名，在一九〇六年開會於里奧德約內羅 (Rio de Janeiro) 的第三屆泛美大會的議程上，已有地位；由於這主義鼓吹的結果，第二屆海牙大會採取決議，修改這主義的形式，把它作成國際法。

一九〇四年，破產的多明尼各共和國欠外人債務，陷於財政困難。這局面的結果，羅斯福發表宣言，後來以羅氏對門羅主義的系說知名。羅氏在一九〇四和〇五兩年致國會年度咨文中，闡明一種原則，說美國既不許歐洲國家干預拉丁美洲之事，美國應負責維持拉丁美洲的秩序並保護其生命財產。他的假定立論點是，在國

際義務會公然被漠視和發生長久罪行的地方，美國根據國際警察權的權限，有權擔當管轄拉丁美洲的一個政策。爲制止歐洲採取反對多明尼各共和國的行動起見，美多兩國訂立一件協定，許可美國管理多國海關。稅收由美國官吏徵收，撥出收入百分之五十五作爲債權人的收益。一九〇五年所簽訂規定美國協助調整債務的條約，未獲批准。一九〇七年，兩國間的一件條約規定海關由美國收稅，以保證美國銀行家所籌集的債款。這時，計畫已經擬定，並爲多明尼各共和國的債權人所接受。在美國管理之下，多國的財政漸漸令人滿意。一九二四年，干預終止，雖然美國的徵收關稅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一年。

一九一五年，海地發生類似困難，因國內革命而更劇烈。國會在美國海軍保護之下選舉的新總統，和美國簽訂一件條約。條約規定受任爲海地政府官吏的美國人應管理海地財政，警察權力，公共工程，和衛生事業。和多明尼各的情形一樣，財政秩序恢復，債權人不得以武力手段收債。一九三四年，美國在海地的干涉終止，雖然像在多明尼各共和國的情形一樣，美國繼續根據一九二二年有關財政調整發行公債時所立協定，繼續監督海地財政。

關於金融帝國主義的發展，美國政府有一時期實行一種政策，後來知名爲金元外交——運用外交以增進在國外的金融和商業利益。一九一二年泰夫脫總統解釋它的意義，說：「現政府的外交是要適應於現代商業關係的觀念。這政策的特徵是以金元替代槍彈。它是同樣訴諸理想的人道主義感情，訴諸健全政策策略的教訓，訴諸合法的商業目的。它是率直對着增進美國貿易的一種努力；美國貿易，以美國政府應推展一切適當援助給每個在國外且正當有益的美國企業爲自然原則。」金元外交特別應用於中美洲，卡利比安區，和中國，但也用於世界其它各地。威爾遜總統排斥在遠東的金元外交，因爲美國銀行家想和它國銀行家合作以巨額借款借貸給中國。這政策落得聲名掃地，但在一九三九年，局部被政府的進出口銀行所復活，政治的債款借予巴西、尼加拉瓜、和其它國家。

第四編 機器時代

第二十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

中立問題

許多人士以爲一九一四年歐洲戰爭，突然驚人爆發。可是它的原因，已在歐洲社會、政治、和經濟政治關係中，深深生根。衝突的種子，至少在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德國對被征服的敵人強責嚴峻的和平時，已經播下。法國人痛恨阿爾薩斯洛林兩省的被奪，期望有一天能夠光復。此後時期中，歐洲劇烈走向國家主義的運動，人民依種族背景的團結，歐洲國家中帝國主義的嘗試與敵對心，和英德兩國間的競爭，培養了戰爭的種子。二十世紀之初，歐洲分成兩個武裝集團，各有各的野心、祕密條約、和不入紀錄的約定。英法兩國領導一個團體，德國和奧匈領導另一團體。競爭努力發展的結果，造成更大陸海軍。歐洲成爲一個火藥桶，只要星星之火便會使它爆發。一九一四年六月，奧匈儲君佛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夫婦，訪問薩拉耶時，被該帝國屬民所刺殺，供給了這星星之火。奧匈帝國政府並無證據，斥責塞爾維亞政府串謀兇案。奧匈因德國決予援助，對塞宣戰。各大國和它們的盟國，由於預先條約、同盟、誓言、和義務之故，都捲入戰爭漩渦。

歐洲戰事初起時，威爾遜總統發布中立宣言，各國繼續加入戰爭時，這宣言三令五申過多次。巴爾幹的政治暗殺案，陰謀密計暴力競爭的不斷局勢，似乎隔美國很遙遠。威氏力請美國人民中立，「在這些日子中，名義上事實上都要試驗人們的心靈。」可是這中立無法辦到，因為戰爭的恐怖和宣傳激起人們感情，許多出生歐洲者或有歐洲背景者公然或祕密同情此方或彼方。面對美國的另一困難是有關美國海上商業和交戰國中的美

僑。威氏向英國建議一件保護中立國家權利的計畫，這計畫以一九〇九年各海軍國關於違禁品、封鎖、繼續航行、和其它戰時問題而立的倫敦宣言為根據。英國拒絕擁護這所擬計畫，美國迫得不能實踐國際法傳統且不明白的原則。

戰爭時期中，威爾遜總統始終竭力擁護中立國權利，但現代戰事方法，尤其潛艇和飛機的應用，以及戰時國家一切資源的應徵，嚴重牽涉及這種權利。不久，英國和它的盟國發生困難。英國能停閉有軍事價值的供應品直接運往德國，但貨物取道荷蘭和斯干底那維亞的中立港口進入中歐土地。當英國開始管理並限制對那些國家的貿易，糾紛發生。美國裝運銅棉等材料的船隻被扣押；南方產棉者、西部礦主人、和東部出口商都向國務院提出抗議。美國輸出的貨物顯然到達英國敵人之手，因為美國輸往德國緊鄰諸中立國的貨物，比戰爭第一年增加一倍以上。美國以主要中立國資格向英國提出抗議，反對干涉中立國商業，紙上封鎖，和最後甚至包括糧食在內的違禁品目錄。激怒美國，但屬次要的，是對美國郵件嚴厲檢查和黑名單的設置。關於中立權利的抗議，並未推遲到決裂之點，因為威爾遜深信德國勝利將為不幸之事。

美國和中歐國家間的困難甚至自始就更嚴重。依照國際法，美國售賣軍用品給需要的、能付款的、能運走的一切國家。在美的德奧代理人竭力宣傳使美國國會禁止軍火出口。國會因為種種原因，考慮過這一動機。這將有利於中歐國家的計畫，被總統所阻止，他聲明戰時禁運將成不中立行為。中歐國家代理人第二步着手用恐怖聲浪來達到他們的目的。軍火廠發生過爆炸案，如新澤西州的布拉克湯姆 (Black Tom) 和金斯蘭 (Kinsland)，準時爆發的炸彈安置在輸運供應品赴英的船上；在美的德奧代理人煽動罷工和勞工糾紛。當這些代理人參與活動的證據被獲到，政府要求撤回奧國駐美大使鄧巴博士 (O. T. Dunbar) 和德國駐美陸海軍武官。

由於英國人把德國海軍逐出海外，戰時之初德國阻止中立國貨物的到達英國已告失敗。後來德國轉向潛艇戰以求勝利。一九一五年二月，德國宣布英國四週海面為戰事地帶，提出警告，甚至敵船船員旅客不能救出

時，也要遭毀。國際法認可應用潛艇爲戰爭武器，但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沒有保證旅客船員生命的安全，不得毀滅船隻。美國政府否認這種戰役的合法，通知德國應負任何美國生命財產損失的責任。由於各國商船被擊沉，生命損失，潛艇戰的結果立刻表現出來。一九一五年五月七號，英國康納德（Conrad）公司輪船魯西坦尼亞號（Lusitania），一星期前從紐約開駛，在愛爾蘭海岸外未遇警告便被擊沉，雖然在輪船離紐約前，紐約報上有過警告，提醒美國人，他們坐協約國船隻應自負危險之責。遇難旅客船員約一千二百人，其中美國人有一百二十八名。這慘案震動全世界，並且造成美國激烈的情慨。威爾遜總遜要求道歉、賠償、並保證慘劇不再發生。公文往來多次，德國終於更改它的政策。但當美國生命又在協約國船上被魚雷擊沉而喪失，爭論再度燃着。另一套公文促成德國允許未經警告不擊沉船隻，並允許只與國際檢查原則相符時才進行潛艇活動。因此，在一九一六年初，假使德國信守誓言，美德間戰爭似乎不會發生。

大戰對美的經濟結果

一九一四年歐洲戰事爆發結果，造成世界金融市場的崩潰，這金融市場沒有準備到戰爭來臨。倫敦證券交易所採取空前未有的先着，於七月三十一號停業。歐洲投資者已經開始把他們的證券換成現款，當美國股票公債有總清算之兆，紐約證券交易所也在同日停業。全國的證券交易所都同樣關上大門。直到十二月十二號，紐約證券交易所才開門，不過交易有限制。一九一五年四月，准許無限制交易。

歐戰最初幾個月中，銀行業遭遇損失。人們從銀行提出款項窖藏起來。通貨的短缺，使政府不得不根據一九〇八年阿德里士佛里蘭條例，初次發行緊急通貨近六千八百萬美元，而紐約各銀行又用清算所票據。十一月，聯邦準備銀行開放營業，並在國家的銀行業機構上行使健全的勢力。美國銀行家用黃金清償一切到期債務的能力，增加了國家的金融信用。可是黃金並未流到歐洲，而由協約國在美使用，以購買必需供應品。協約國爲接應它們的購買品款項起見，大半又從華爾街借到債款，雖然國務院起初加以反對。當美國加入戰爭時，美

國人已經借予協約國政府約十五萬萬美元，借予中歐國家只二千七百萬美元。聯邦金庫也得到戰爭之利，因為它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黃金總額十二萬五千萬美元，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左右已經增加一倍。這些發展的結果，美國由一個債務國變為強大的債權國。

戰爭初起時，美國工業有些遭遇不景氣。貿易晴雨表的鋼業漸漸遲鈍。戰爭的直接結果使許多實業更不景氣。輸往歐洲的鋼製造品、銅、棉、穀類、肉類、和其它貨物，受到嚴重挫折。這不但由於歐洲市場的喪失，也由於許多裝運大多數美國出口貿易的外國船隻不能再得到。化學工業也受嚴重損失，尤其染料和肥料工業，因為戰爭切斷這些工業必要的原料，這些原料大半是從德國來的。戰爭最初幾月中，又顯出普遍全國的商業不景氣。

一九一五年春季之末，對外貿易好轉，並且在動人的發展中。對中歐國家的貿易大半被英國海上力量所阻礙，但對英法的貿易升高得很迅速。棉花、小麥、牛肉、以及工業品，找到有利且不斷的擴展的銷路。被認為直接或間接輸往德國而被協約國所扣押的貨物，都得到償價。軍火貿易最為繁榮，從一九一四年的四千萬美元增加到一九一六年的十二萬九千萬美元。對外商業額只受海運船隻缺乏的限制。各種船隻都被徵發服役。一四一四年通過的一種國會法律准許外國船隻以最自由的條件向美國登記。這給航業一個鼓勵，有一百七十五艘尋找美國中立旗幟的保護。一九一六年的航業條例設置合衆國航業委員會，受權建造或購置船隻以供商業之用並售賣或特許船隻給美國人。對航業的重要管理權也授予委員會。一九一六年左右，在美國註冊的航業噸數達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噸。輸往五個主要協約國的出口貨從一九一四年的九萬二千七百萬美元增加到一九一六年會計年度的三十萬一千三百萬美元。

一九一五年春季，商業開始增進，美國工業也開始恢復。農產品和糧食之外，若干種有關戰爭的工業品也需要。各種軍火、鋼鐵產品、以及黃銅、青銅、鋅、和汽車零件的製造，都顯出繁榮。五金工業的發展，主要是供給殺人利器。新工廠建築了，舊的改造了。化學工業發達得最顯著，化學品的出口，藥品和染料從一九一

四年的二千一百九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七美元增加到一九一七年的一萬八千一百零二萬八千四百三十二美元。紡織工業，尤其用於棉火藥的棉毛出產，也更享到繁榮。但許多無關戰爭生產的工業遭受嚴重損失。建築事業遲緩下來，幾於停頓，許多從事對戰事目的非必要的工業停閉。失業數字顯示全國並未享受繁榮，升漲的物價反而影響及多數薪水工作者和從事對戰事非必要的工業者。

美國經濟生活的結構漸漸和協約國家的經濟交織在一起。金融和貿易使美國對英國並對其它協約國愈結愈密。但當威爾遜總統要求國會對中歐國家宣戰時，並無任何實據可以證實威氏在何時何種情形下受到美國在協約國金融上利益的影響。華爾街的銀行家金融家也不願意戰爭，他們對於戰爭所造成且沒有直接犧牲和重稅而獲得的厚利，感覺滿足。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尼氏 (Nye) 參議院軍火借款委員會洩露出有關於利和大金融的動入材料，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利益團與協約國間的關係。但委員會找不出證據證明借款、軍火，和工業促成美國加入戰爭。迫得美國參加協約國的到是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

牽入戰爭

局部由於一九一六年的選舉，威爾遜總統的再度當選，給德國政府一個印象，德政府認為這是因為威氏不把美國引入對中歐國家戰爭的結果；局部由於希望迅速勝利，所以德國政府翻改了它的潛艇政策。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號，德國駐美大使彭斯托夫伯爵 (Count von Bernstorff) 致送國務院一件照會，宣告即刻開始無限制的潛艇戰。中立船隻和敵船同樣，將不經警告被擊沉沒，但美國如有明顯辨識並遵照一定路線，每星期得派船一艘渡大西洋。威爾遜總統立即對德斷絕外交關係，雖然國會不願授權給他，但他開始一種武裝中立政策——武裝美國商船，並從海軍調遣專門射擊手供商船之用。

美國船隻被擊沉，美國生命遭損失，武裝中立並無效果。幾起其它事件準備輿論讓美國參戰。德國外相致該國駐墨西哥公使的齊默曼 (Zimmermann) 公文，訓令假使美國保守中立，德國將圖對墨西哥聯結同盟，並

企圖經由墨國政府使日本脫離協約國。爲酬勞墨國援助起見，當勝利完成時，墨國得收回所失新墨西哥、德克斯、和阿里桑納的領土。這電報被英國海軍偵探局所截收譯出，送給美國政府。這件電報的發表加強了威爾遜總統的地位並且增加對德的敵愾心。俄國革命也替美國參戰開出一條道路。因爲俄皇和他的統治被推翻，爲未來建立的政府似乎是共和形式的。俄國似乎和世界上民主國家採取同一立場的消息，在美國頗受歡迎。主要協約國現在已成民主政治的代表者，而條頓國家和土耳其還是軍事專制政治的最後壁壘。

威爾遜總統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號在戰事咨文中再度向國會解釋德國潛艇戰的性質，像前次所解釋一樣，指出中立國和交戰國船隻甚至醫院船隻同樣毫無同情心毫無原則的被擊沉。他斷言非戰鬥男女兒童的生命正被傷害，美國充滿可恨的間諜。他引述對美國國家統一的陰謀；他指出武裝中立已被破壞；他分別德國人民和德國統治者——普魯士軍事專制政治。他不主張任何征服或領土的慾望，而擁護世界必須爲民主政治而安全。承認戰事狀態的決議立刻獲得通過，並由總統加以宣布。威氏所堅持美國沒有秘密動機的主張，和他的着重戰爭的道德爭點，把他的奮鬥置於崇高標準之上，並給予威氏和美國在世界政治上一個崇高的領導地位。

動員工業資源

美國加入戰爭之前，已經做過初步努力使美國工業和戰事生產相協調。一九一六年八月，國防會議成立，由內閣人員六人和各事業專家七人組成，目的在必要時利用國家資源。但會議的事業是有限制的，因爲它的權力僅是諮詢的，並且缺乏實施決策的權限。一九一七年七月，戰事工業委員會成立，但它起初也無權做有效果的工作，雖然它能改變有些貨物的高價。

因爲較嚴密的工業管制更緊切需要，因爲政府收購大增影響到正常需求關係而使物價驚人上升，威爾遜總統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委派拜拉士（Bernard Baruch）爲戰事工業委員會主席，並給委員會以大大增加的權力。委員會有權使工業遇必要時適應於新用途，決定生產與分配的優先權，規定價格，獎勵工業效率，消除浪費，

並增加軍火產量。委員會受權管理全國工業設施與資源，並為美國及協約國進行收購事業。

在拜拉士獨自主持之下，戰事工業委員會進行那時為止美國歷史空前未有的一次工業動員。自由企業的權利被廢止，一切工業受編制起來。經由附屬委員會經辦人之手，大量良好的工作完成。在委員會監督之下完成生產的物品約三萬件。但工業可以在最顯著最精細的情形下去管理。非必要的工業改換為戰事生產，如鋼琴廠製造飛機翼，汽車廠出產飛機用的自由式發動機和飛機零件，煖爐廠製造大礮。貨物儘可能求其標準化。例如小刀式樣從六千種減為一百四十四種，打字帶的顏色限於五種。為節省材料起見，小孩玩具不用洋鐵製造，婦女緊胸衣用鋼受到限制，衣服式樣也有改變，以節省布料。戰事工業委員會工作結果，國家工業和資源的總動員完成。

工業領袖在最自願並有效率的情形下和委員會相合作。他們服從契約和物價的專斷規定，服從優先權和分配。許多工業家和商人志願投効為「二年一元錢的人」，前往華府。雖然許多人在戰事努力中犧牲了個人利益，有些在服務時期中大大獲利。協約國家代理人的競爭出價，使若干種非受管制的供應品價格漲上天般高，直到政府和協約國際會議設置聯合代辦人，減少這種弊病。貨物的缺少使許多方面的牟利行為不可避免，連同物價之高，使許多人成為富豪，增加了國內百萬富翁的人數。

有組織的勞工在戰事努力中合作了，且獲到利益。美國勞工聯盟盟員從一九一四年的二百萬人增加到一九一九年的三百二十六萬人，達到一九二〇年的最高峯四百零七萬八千人。那年光景，一共有五百萬人以上組織起來。貢波斯和其他勞工領袖，為政府所調解並承認，熱心擁護戰爭。他們採取「工作或作戰」的官方立場，並且處處佔了幾百萬人轉移到軍隊、與入境移民大減少所引起勞工缺乏的優勢。婦女受工廠店肆雇用者更多，非熟練工人受訓練以補熟練工人的缺乏。戰事初起時，政府控制的工業接受了貿易協會的標準。一九一八年三月，由雇主雇員代表組成的全國戰事勞工大會委員會，起草若干原則和政策。勞工同意在戰爭期中放棄罷工之權，得到的報答條件是廢除一切生產額上的限制，無限制勞工組織，集體訂約的權利，承認一切工人有生活工

資的權利，同意遵守法律所規定基本的八小時制。委員會報告聲明最好設置一個永久性的戰事勞工委員會。一九一八年四月間，有多起勞工糾紛有損害戰事努力之虞，威爾遜總統宣告設置戰事勞工委員會。委員會職權是謀取勞工糾紛自願且和平的仲裁，委員會權限大半基於雇主雇員愛國心的合作，並基於輿論。它依照前此全國戰事勞工大會委員會所採取的原則。一九一九年四月光景，送到委員會的案子共有一千二百四十四件，除了十三件外，都告解決。爲協助並補充委員會的工作起見，設立戰事勞工政策委員會。它推進工作條件的標準化，以符合戰事勞工委員會所探原則，並發展政策以改善勞資間的關係。

鐵道的國營

一九一六年八月有戰爭之虞時，國會的一件條例授權總統於戰時接收全國鐵道系統，必要時並專用鐵道以代其它交通事業。由於美國的加入戰爭，鐵道顯然不能應付緊急需要。一九一七年四月，由鐵道經理組成的鐵道戰事委員會成立。在改善條件上，做過許多事。當戰事訂貨和軍隊調動增加，交通混亂更爲普遍，尤其東部沿海爲甚，鐵道系統因而毀損。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政府根據前一年條例所授予之權限，接收鐵道，並着手作爲一個統一系統來經營它們，保證給各鐵道年度收入，等於各該路線一九一七年六月以前收入的平均淨數，爲期三年。財政部長麥克阿多被任爲鐵道管理署署長，後來亨因斯 (W. D. Hines) 繼任其職。租賃鐵道給政府之舉是一種緊急戰事政策，無論如何不是爲作社會主義的實驗。

在政府管理之下，許多浪費行爲，有些是競爭的結果，都告消滅。更大的效果和經濟達到了。設備標準化了；劃一終點組織成立；貨運取最短的路線到達目的地；平行路線上的非必要客車停班；大城市中的各售票房合併；廣告消滅；貨運客運價格都上漲。管理署爲二百萬鐵道雇員提高他們的工資，並承認根據一九一六年阿當生 (Adamson) 條例所建立基本的八小時制。不久之後，貨運擁擠消滅，政府得以加速運輸人和軍用品前往法國。

鐵道國營的第一年年底，管理署署長向國會提請把這種管理權推展五年。戰爭現在已經過去，鐵道的人雖然熱心贊成這計畫，輿論一般反對它。因此，一九二〇年，據運輸條例（愛士孔敏斯 *Fish-Quinn's* 條例）的規定，鐵道歸還私人所有。但聯邦經營鐵道的實驗使政府化費超過八萬六千萬美元，更換設備所費的款不算在內。

船舶與飛機的建造

國會於一九一六年九月通過一件條例，設置合衆國船舶委員會，作為軍備計畫的一部分，這委員會起初由哥泰爾將軍，後來由赫爾利（*Edward Hurley*）主持。新機構開始為美國公務謀取船隻的工作。由於美國參加戰爭，它的專業發展起來。它沒收停泊在美國港口中的德國船隻九十一艘，在美國船舶上增加上六十六萬噸；它徵發船隻，訓練職員，擴大港口專業，並組織緊急艦隊公司。船舶委員會完全控制着戰事的海上航運局勢。

到一九一七年初為止，協約國已經損失的船舶，本身重量噸數在七百萬噸以上。在美國船塢建造的船隻不能抵補遺損失，因為一九一六年中美國船塢只完成船隻本身噸數三十萬。因為美國加入戰爭，假使軍隊和供應品需要運往歐洲以爭勝利的話，空前數量的急切造船計畫是顯然之事。英國首相勞意喬治對在倫敦的美國聽眾再三提出「船舶將爭得勝利」的口號，強調橫渡大西洋「船橋」的觀念。一九一七年四月，國會特許緊急艦隊公司為合衆國政府建造、擁有、並經營商船隊。船舶委員會各委員任公司的經理和職員。一九一八年，鋼業管理人許華普（*Charles M. Schwab*）被任為公司總經理。

緊急艦隊公司立即開始工作。六個月內，它已有將近二十萬萬美元的資本，並計畫建造船隻一千二百艘，船舶本身噸數七百五十萬噸。它接收美國船塢為外國船主人建造中的鋼船四百三十一艘。它建築若干所大船塢，最大的是達拉瓦河上的豬島（*Hog Island*）船塢，費款約六千五百萬美元。這裏同時用人四萬一千名以

上。許多私家船塢上也投有資本以資擴充。可用的噸數大大增加，但爲發動機和裝修，費有躊躇的款項。船隻用鋼、木料、織造品，甚至水泥來建造。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停戰日光景，雖然計畫要建造三千艘以上，完成的鋼船不到四百艘，木船約三百艘。戰爭結束時，原計畫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契約已告解除。建造的差額繼續下去，直到一九二二年最後一艘才送到艦隊公司。這時主要問題是政府所有船舶的配置。

飛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沒有居顯著地位。美國在這方面雖然是先進，但若干其它國家却在飛機建造上居領導地位。可是美國加入戰爭後，竭力設法加速建造飛機和機件的工作。最初一筆戰事經費是六萬四千萬美元，作爲建築工廠以製造軍用飛機，並大量製造。出產一種十二汽缸的引擎，取名自由式的發動機。戰鬥機的出產却落後。幾千架機器造成供訓練飛行員之用，但一九一八年夏季光景，在歐洲的美國軍用機或偵察機還是很少。成百成千美國駕駛員運往戰場，以英法兩國製造的機器供他們使用。戰爭結束時，二十四家大工廠的解除訂貨有幾百萬幾千萬美元。

糧食與燃料的管轄

糧食燃料管理署由行政命令設置，管理一九一七年八月黎佛 (Lever) 條例所規定的事。這法律認可規定物貨和特許生產者與分配者，又禁止不公平的交易行爲。合衆國糧食管理署成立，五月間曾被威爾遜總統派爲志願糧食管理人的胡佛，受任爲署長。胡氏因任駐比利時救濟委員會主席的工作而知名，並獲到寶貴的管理經驗和極大信譽。

糖、麵粉、馬鈴薯等貨物的囤積和不公平分配，以及盤剝敲詐的物價，這種行爲的被人指斥，是糧食管理署設置的主要原因。保存並公平分配一切糧食以及杜絕囤積居奇的需要，不但因爲美國軍隊的需求，並且爲了增加剩餘生產以輸給急切需求一切供應品的協約國，都有必要。糧食管理委員會受權規定物價，特許糧食分配商，禁止囤積牟利，管轄出口，並鼓勵生產。管理署經由志願的協議和特許制度行使它的權力，但章程也經訂

立實行。它出過大力量以消滅浪費，減少糧食消耗。不吃小麥和不吃肉類的日期宣布了，麵粉、肉類、甚至糖果的代替品經人們研究試用。有一所戰事菜園是件愛國的義務。局部由於胡佛——節約糧食擁護國策——的結果，輸往歐洲的糧食出口額大大增加。

爲收購並售賣穀類和其它產物起見，穀類公司成立於達拉瓦，職員從糧食管理委員會調用，資本五千萬美元，歸政府所有。公司購買並分配小麥，管理每布許二美元二角的定價。糧食管理署的另一代理人是糖類平準委員會，這會也組織來安定糖價並謀取較良好的分配。委員會購買並分配甘蔗作物，糖類分配委員會管制甜菜糖。一九一九年，小麥管理人被派定特許小麥和麵粉的存貯、分配、與進出口。同年中，糧食管理委員會的權限告終，除却有關小麥和小麥產品的事歸小麥管理人經管外，所遺職務與權力移交於檢察長。

一九一七年八月，燃料管理署依據黎佛條例的權限成立，以行使煤和油類生產、分配、和價格的管制。管理署刺戟起燃料生產額的增加，鼓勵燃料消費量的經濟，認爲對爭取戰事勝利非必要的工業須受用燃料的限制，以區域管制煤的分配，並規定最高價格。燃料管理署在署長卡斐爾德 (Harry A. Garfield) 領導之下，開始白晝節省燈火，並勸導住居密西西比東的有汽車者守「不用汽油的星期日」，電力的陳列品都被禁止，以節省燃料。煤礦開採受鼓勵擴展到靠邊緣的礦層，無烟煤和烟煤生產都受到竭力鼓勵。管理署的壽命終止於一九一九年。

農業繁榮

二十世紀最初十五年中，農產品價格慢慢提高，農業情況比百餘年以來更好更穩定。一九一四夏天戰事爆發，國際信用受到擾亂，封鎖成立，德國市場喪失，商業紊亂，美國穀類、棉花、和肉類的國外銷路都大受影響。可是一年之內，協約國對農產品的要求很巨大，價格開始上漲。此後幾年，尤其美國參戰之後，農業要適應戰事變化、壓力、與分裂。但農業擴展了，大大繁榮了六年之久。接着是個不景氣與悲慘的時期。

戰時擴張增闢小麥二百萬英畝，裸麥五百萬英畝以上。穀類（包括玉蜀黍、燕麥、小麥、大麥、裸麥、蕎麥、和稻米）總畝數從一九一四年的二萬零三百萬增加到一九一九年的二萬二千七百萬英畝，總數百分之十二。豬牛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切基本糧食顯然都有收益。一九一八年前後，包括棉花在內的農產品出口貨，比較戰前標準高出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一九年農產出口品幾乎佔美國全部農產額百分之二十。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初，歐洲對糧食及其它農業品需求開始增加，價格上漲。小麥從一九一三年每布許九角七分漲到一九一九年的二美元七角六分，戰時一般穩定於二美元二角。一九一三年地位不穩的棉花，每磅售價八分，一九一九年漲到四角。小麥、棉花、菸草、羊毛、豬、和豆類產物上漲得空前未有的價格。有些物產，如牛、馬、乾草、蘋果、和奶油，獲到贏利，但並未騰昇。無論如何，一切貨物的一般標準比較戰前是高了。

對美國物產的需求以及上漲的物價，刺戟農民增加活動並加耕土地。一般繁榮使農業主義者得以發展。但政府也低息借款協助他們，以減輕債務。一九一〇年的調查顯露美國農村債務有三十六萬萬美元，其中一部分要負擔高到百分之十至十一的利息。直到一九一六年，國會才設法補救這種情形。那年的聯邦農貸條例設立十二所聯邦土地銀行於各區域，受駐在華府的七人委員會的總監察。條例規定農貸協會，由農民組成以保證從銀行取得的貸款，政府和私人的款項要投在銀行裏。銀行可以有權經營抵押貸款並得發行免稅債券為本身籌集款項。因此有債務的農民可以出五釐或六釐利息借到款項。繁榮時期中，許多人因為得免高利率，就太樂觀，更欠下債來發展。短促的時期不幸告終，農案的情況成爲一個嚴重的國家問題。

戰事的經濟籌畫

美國加入戰爭時，不但面對籌畫自身戰事活動的經費，同樣面對着協約國的。一九一七年七月，英國財政大臣諾斯克立夫（Northcliffe）勳爵通知豪斯（House）上院，說協約國財源幾已枯竭。他聲明除非美國政府

能完全應付協約國在美的費用，協約國的整個財政組織將要崩潰。戰時和緊在戰後，國會認可借與協約國的貸款總數有一百萬萬美元，其中約九十五萬萬美元實際上已經預支。這宗款項幾乎全部已用在美國購買供應品。

戰爭已使國家財政革命化。一九一四年，維持政府的經費只要三千五百萬美元，國債只十萬萬美元。一九一九年，政府經費幾乎達到一百九十萬萬美元，國債已經跳到二百六十五萬萬美元（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號）。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美國戰費總數在四百二十萬萬美元以上，其中九十五萬萬美元借貸給協約國，六十萬萬美元分配於間接開支。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來源於賦稅，三分之二左右來源於公債。

借款所用方法有三種。財政部發行短期債務證券，向聯邦準備銀行借貸。款收回後債券便作廢。較永久性借款是用發行公債辦法。最初四次發行名爲自由公債，第五次即最後一次名勝利公債。前者是長期債券，利息從三釐半到四釐二毫五絲。勝利公債包括兩種三年至四年的券，利息從三釐七毫五絲到四釐七毫五絲。五次發行銷售實得總數二百一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美元，同時公債是保持士氣的有效工具。公債直接售與人民。自由公債委員會成立於全國各地，幾乎招徠全部人口；大會舉行了；四分鐘的演說者在戲院電影院和旅館中作演說，說教壇上的傳教士辯解購買公債。結果每次發行都不夠銷售。又一借款辦法是銷售戰事節約券和節約郵票。這計畫收獲到十一萬萬美元。此後幾年中，自由公債大多數到期清付或兌換其它公債。其餘兌換作庫券，具有相當利息。

國會爲獲得需要的稅收起見，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和一九一九年二月制定特別稅收法。所得稅、遺產稅、和公司稅都有增加。舊時的土貨稅提高了，奢侈品、娛樂品、汽油、和許多其它貨物也課新稅。過分利得稅、戰事利得稅、運輸事業稅、保險公司稅等都徵收了。各種新稅大大增加稅收額，雖然被一九一八年酒類禁售後的稅收損失相抵消。關稅並未有增加，因爲這違反民主黨的傳統。進口減落在聯邦稅收上也有不利結果。但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到一九一九年六月，稅收收入總數九十三萬八千四百二十七萬八千美元。戰後特別戰事稅取消，所得稅稅率也減低。

第二十六章 機器造成的時代

回復常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人持一種回復常態的觀念。對預料經濟復興方式的大多數人，常態這一詞起初含混而無意義。哈定在一九二〇年的一次演說中說：「美國現在的需要不是浮誇而是治療，不是祕方而是常態。」此後的時期中，這詞語的意義，是一種改變以前十年自由主義的要求。

對許多有勢力的美國經濟利益團，「常態」不久就象徵威爾遜任中重要國內與對外政策的被棄。這顯然回到舊日的保護關稅高率，賦稅的銳減，政府對於工商業的放任政策，對公司團體的袒惠，勞工的屈服，和強硬的國家主義對外政策。回復平時狀態的口號，在一九二〇年競選中被共和黨用得很有效力。當追求繁榮成爲美國主要目標，顯露出來的思想支配着後來十年中的美國。

同時，在復員局部依照國家社會主義、由編制建成的美國戰事大機構上，一般感覺戰爭緊急時期中許多設施對美國的自由原則是陌生的。個人創業和私人企業的理想，從最初殖民地時期便常存在於美國的生活中。美國人又渴望並要求更大自由。由於他們對戰時限制管制的反動，他們選舉引起回復十九世紀進步運動以前思想的一個政權來當政。可是當哈定的回復常態、柯立芝的繁榮、和胡佛的強烈個人主義的時期中，實業家還準備保持全國性組織和工商業整體的一些優勢。這在商務部所指導的商業法典中和幫助美國農民的企圖中最可以看出。這樣，有些教訓得到了；但過去十年的改革運動崩潰了。

復員與經濟調整

一九一九那年的大事是復員開始，但使美國需要一些時間終止戰事機構的活動。當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停戰協定簽字，戰事雖突然停止，生產正着手進行，並在它本身的進勢上繼續下去一時期。第一個嚴重問題是復員陸海軍人約四百萬人，連同從事戰事工作的平民工人一千一百五十萬人，並調整他們的事業於平時工業。要從法國撤回的軍隊約二百萬人，並要把他們安排入新經濟型式。儘管政府在事業上的援助只佔少量，儘管大多數緊急委員會被廢除，並未很考慮它們在解決戰後問題上的可能用處，可是從戰時生產調整到平時工業，並未經十分困難，便達到目的。

使退伍軍人回到他們的舊職業或替他們尋找新職業，種種努力都使用過。許多人回來，發現他們的位置已被婦女所佔。一九二〇年，受酬雇用的婦女，總數八百二十萬人，其中百分之十三在主要的職業中。儘管有許多困難，因為工業調整進行，男子還是找到工作。緊接戰後，殘破的歐洲對一切種類物產的需求，使工廠農田都保持一個時期的繁榮。可是這些購買，需款是大部分由美國公債供給的。

另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關係政府所經營的鐵道。鐵道管理署計畫延長管轄五年，以便給劃一管理一個公平試驗。勞工方面經由鐵道雇員組織的顧問普蘭布 (John E. Plumb)，提議所謂普蘭布公有計畫，以替代鐵道管理署。一件準備政府收購鐵道的法案，提出國會，法案並準備把鐵道交給代表政府、事業家、和各級雇員的准公共公司經營。改善所需經費，由聯邦和地方經費支撥；贏利用於收回債券的發行和其它債務，並減低鐵道運費，增加工資。可是這種計畫，在美國的戰後心情上看來，沒有被大眾接受的機會。

一九二〇年的運輸條例 (愛士孔敏斯條例) 準備把鐵道歸還私人所有並私人管理。條例保證給鐵道六個月時期的淨利，等於政府經營時期所付給租額的一半。改組後委員人數增為十一人的州際商務委員會，受有權限以規定最低與最高價格，並受特許發行新鐵道證券的專權。委員會要決定能使鐵道整個或集團獲得公平收入的價格。獲利百分之六以上的鐵道，要提出一半餘款作準備基金，並須把其它一半付與政府作為基金，藉基金發公債補助貧弱的鐵道。這叫做條例的「取回」條款。

運輸條例和初時趨勢相反，認可鐵道的合併，這樣鬆弛了強制競爭的政策。戰時管制表現出合併的公共利益。委員會當公共利益中受權認可合資辦法和運輸辦法。委員會不但可以認可混合和自動的合併，並且規定準備並採取合併美國鐵道財產爲一個有限系統的數目，竭力保存競爭和現存的貿易路線。法律又爲勞工糾紛的解決規定自動的調整委員會，這些規定由一個九人組成有全國性權力的鐵道勞工委員會執行。

國會內外對這政策都很起爭論。運輸業者假使要和公家維持的路上所經營的州際大馬車大汽車路線相競爭以生存，如同油管的展長和水道的增加用途一樣，人們認爲條例的有利條款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反對者堅持鐵道和金融利益團已經真正指揮對它們比對公共利益更有利的條款。可是法案通過，鐵道歸還私人管理。

州際商務委員會准許增加運費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工資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取回條款」不生效力，最高法院雖然支持它的合於憲法，但它終於被廢止。委員會和法院根據法律條款，鼓勵並督促路線和系統的合併，所以一九二八年光景，六千條鐵路線已經減少爲八百條左右。一九三〇年光景，各鐵道本身建議東北路線合併爲四個系統：賓西凡尼亞，巴爾的摩俄亥俄，紐約中央，折沙比克俄亥俄。可是不景氣阻礙了計畫的實行。鐵道勞工委員會未能阻止一九二二年的工匠店肆中人罷工，顯出這樣無效率，一九二六年委員會被廢止，由名爲合衆國仲裁委員會的一個新機構所替代。

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中，因爲州際商務委員會根據愛士孔敏斯條例工作的幫助，除了少數薄弱的路線，各鐵道都能保持它們自己的。事實上，從一九二五至三〇年，它們特別繁榮，一九二九年的收益在鐵道史上標出最高點。這是由於委員會的工作，運輸業者在運輸事業上所造成的經濟改良，和這時期的一般繁榮。儘管大汽車、大卡車、和水道交通的嚴厲競爭，和飛機商業的開始，鐵道還是有進步。但一九二九年以後的不景氣，嚴重影響及運輸業，如影響及一切實業一樣。爲了應付其它運輸機構的競爭，蒸汽列車、狄賽爾引擎、空氣良好的大車、低廉運價、增加速率、和更有效率的管理，都已被採用。但一九三八年，美國最大鐵道的里數，三分之一在法院手裏。

另一拆除戰時機構的步驟是解散政府所擁有的商船隊。一九二〇年的瓊斯商船隊條例調整船委會的職務，特准委員會處置戰時商船隊給美國公民所管轄的私人公司，同經營未售出的船隻一樣。一筆基金成立，以借款給船主人來鼓勵航業。法律也恢復舊日不明白的重商原則，如美國船隻運進口的貨物享受優先關稅率，對美國領土的貿易只限於美國船隻，和公平的郵運補助費。一九一七年給外國航業寬大特權的條例衡止。像威爾遜還有自由精神的一位總統，會簽署有這樣討厭條款的一件法案，似乎稀罕之事。可是我們該注意那時威氏患病沉重，他可能不完全瞭解這法案。

船船委員會覺得售賣政府船隊是件難事。船隻能賣多少就賣了，那是它們價值的零數。福特於一九二六年獲得二百艘，作為民船，每艘八百美元，雖然原來投資在每艘上的幾乎有一百萬美元。大來航線的大來 (Part S. Deller) 於一九二八年獲得政府在太平洋上所擁有船隻的最後一艘。這時船船委員會的船隊，數目約八百艘，自身重量六百萬噸，又有附屬船隻七十艘。有些是在行駛，有些大都墮落在達拉瓦和赫德孫兩河。美國公民已經購買一千一百艘，總噸數五百萬噸，買價約八千四百萬美元。但美國船舶總額已經從一九二三年的一千八百萬噸衰落到一九二八年的一千六百萬噸。英國又贏得它的領導地位，德日法意每年建造的船舶都比美國所造為多。

國會有鑒於這種情形，通過一九二八年的瓊斯懷特 (Jones White) 條例。增加的補助金用於鼓勵私人航業。更大的低利率借款可以借給私人公司，以使用新式船隻替代舊式船隻；大宗款項在長期契約下付出供運輸郵件之用。一隻船上船員的半數可以是外國人，不合格於一九一五年拉福來特條例所規定的較高工資。那法律，一九二一年為最高法院所擁護，替海員規定工資、飲食、和待遇的標準，使美國人難以對外國航業競爭。

一九二八年的瓊斯懷特條例把緊急艦隊公司的名稱改為商船隊公司。船隻仍舊以可笑的低價賣給私人利益團。一九三二年國會調查的結果，關於海洋郵務契約制度作為一個規定行駛補助金的手段，引起普遍不滿；同時一九二〇和二八年條例的建造公債數字，顯然並未實質鼓勵新造船業。一九三六年的商船隊條例繼續低利率

的建造債款，並開始一種政策，基於需要美國領隊商船隊以商務且同樣以國防為目的。船舶委員會於一九三三年被商務部船舶局所替代，一九三六年船舶局讓步給航海委員會。

實業趨勢

從戰事到平時事業的調整過程中，發生不景氣。物價於一九二〇年五月達到高峯後便跌落，商業開始遲滯。那年秋天，貨幣嚴重性突銳化，黃金的顯著逃往國外，增漲了銀錢利率。堆積着高價貨物的零售商和存放着貴重原料品的製造家，都陷於嚴重窮境。銀行收縮貸款，鐵道貨運和收入減少，工廠停閉。一九二一年春天有幾百萬人失業。商業破產家數從一九一九年的六千四百五十家達到一九二二年的二萬二千四百家。重要貨物批發價的平均指數，以一九一三年標準作為一百，一九二〇年五月達到二百七十二，一九二一年六月落到一百四十八，停在這標準的上下。國內購買的限制和國外需求的減少，造成物價跌落，恢復更健全的商業狀態，雖然達到這情形的過程是最艱苦的。一九二三年左右，實業生活復原，失業大部分已經消失，商業破產也在減少。除了農業和少數工業如煤礦和紡織業，接着是六年的一般繁榮，直到一九三九年，不景氣才開始。

戰後，關稅政策翻改了。共和黨支配的衆議院於一九二〇年獲得通過較高關稅率的法案，立論點是歐洲製造品將更要和美國貨相競爭，使保護稅有其必要。威爾遜總統不裁可這法案。哈定任總統時，於一九二一年召集國會特別會期，以援助普遍遭受損害的農民。國會通過緊急關稅率，對小麥、玉蜀黍、肉類、羊毛、糖、和其它農業貨品徵課比較高稅。紡織品稅也增加，對企圖運卸剩餘產品於美國的國家課以特別報復性的傾銷關稅。化學品和染料受到保護以免來自歐洲尤其來自德國的競爭。

一九二二年，一件永久性的法律即福特尼麥克孔柏 (Fordney-McCumber) 關稅率制定了。這稅率甚至比一九〇九年的裴因阿爾德里士 (Payne-Aldrich) 條例更要保護美國工業。農產品極受保護。對鋼、鐵、紡織品和絲品又徵課關稅。這法律授權總統依據一九一六年所設置的關稅委員會的推薦，用布告變更通行的關稅

率，不超過百分之五十。這法律一直實行到一九三〇年，爲那年的賀來斯謨特 (Howley-Smoot) 關稅率所替代，後者把一般關稅率提得更高。新關稅政策目的在培養專利，阻止歐洲用貨物清償它的一部分債務，造成外國的貿易報復。

二十年代中愈來愈明顯的趨勢是政府和法院對工業管理管制的鬆弛。限制專利的趨勢，剛在戰前已經達到頂點，現在翻變了。做新時代的先驅者是一九二〇年最高法院在合衆國鋼公司一案中的判決。泰夫脫當政時已經提出控告錫托辣斯的訴訟，但戰爭阻滯它的處置。儘管公司控制着美國鋼產的半數以上，法院拒絕解散公司，立論點是：單論大小不能算非法，公司已經放棄許多壟斷的辦法，整個工業中都有競爭，束縛貿易的潛力並非必然是違犯法律的。判決更進一步，聲言解散公司將損及公共利益且擾亂對外貿易。「理智治理」的原則顯然已經告終。新托辣斯運動現在在進行。合併成爲聯合的主要方法，但公用事業的大帝國，由取締公司作爲工具而建立起來。從一九一九至二九年，工礦業的合併有一千二百起以上，因合併而消滅的廠家六千家。同時期中，四千家以上公用事業因合併而消失。在電話電報系統和汽車工業中，新的合併最爲顯著。一九二九年光景，總數四十五萬六千家非金融的公司，其中約二百家擁有一切公司資產百分之四十九·二，和國家資產百分之二十二。但巨大的私人專利事業稍爲衰落。例如美孚油公司的控制油業，從一九一一年百分之八十降落到一九二九年百分之四十二，合衆國鋼公司的控制鋼產同時期中從百分之七十落到四十。但整個時期中放任的趨勢繼續下去。到一九三三年，最高法院才在阿帕拉幾煤礦案中宣告包括煤產百分之七十五生產者的聯合銷售代理人並不抵觸錫爾曼條例。

反托辣斯法律已被法院以別種方法弄得薄弱。同業行會在一九二五年的水泥工業家保護會和木板工業家會兩案中被認爲合法。關於勞工，一九二一年杜普來 (Duplex) 印刷機器公司對狄林 (Deering) 等一案，判決萊頓條例的條款不能解釋爲承認輔助的抵制或阻止應用禁令於保護財產權爲合法。此後若干年中，法院更認可對工會的禁令。憲法第十四修正條款也被用來保護實業以對付州立法議院的侵害。這樣，法院一般的研求意在

援助商業發展的政策。當然，對公然違犯法律行為的控訴，被迅速判決違犯者有罪，並處罰他們。但反托辣斯法律現在從一種極廣泛的觀點得到解釋。

司法部也對大商業比較接近，並且一般的合於新趨勢。對不公平的辦法和專業發生訴訟，但對大規模企業和專利事業却很少干涉。聯邦貿易委員會雖然同樣企圖禁止騙人廣告和冒牌貨品這種行為，可是並不攻擊這時期中繁盛的連環董事部，儘管有克萊頓條例。委員會也不干涉取締公司的發展，這些公司以積聚投機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限度，可以見於公用事業中的英索爾 (Samuel Insull) 巨大系統，和范斯威林根 (Van Swearingen) 兄弟以不到二十萬美元投資控制有價值二十萬萬美元以上的鐵道。國會、法院、和政府機構都感覺到反托辣斯法律阻撓商業繁榮，它們的行動一致。但許多公司利用它們新自由的優勢。人們用巧使股份的辦法使大衆不利，增發股票的事大大增加。十年中發生的弊病，是造成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不景氣嚴重性的局部原因。

聯邦政府企圖用其它方法援助商業。高率關稅和低率賦稅爲擴展準備了增加的資本。商務部在胡佛領導之下，以標準化、劃一政策、消滅不公平辦法、傳播情報、和研究，來獎勵實業效率。職業組織被培植起來，在胡佛任商務部長的八年中，成立的行業協會在四百個以上。它們共同分擔情報並達到有利的協議。二百件以上公平辦法的章程經起草並被接受，其中有些後來被國家復原署 (NRA) 所抄襲。聯邦貿易委員會斥責商務部爲物價規定的代理人，但最高法院這時支持那些章程。商務部又於一九二五年管轄專利特許局，並擴充該局所屬許多機構的工作。

由於機器開始支配人類的事，大量生產和標準化空前成爲美國生活的一部分，工業研究幫助科學發現的應用。新材料新方法的發展上和產物的新用途上，都極有進步。粗陋低級工業研究可以溯源到美國歷史的早期，但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才達到崇高位置。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中，由於觀察德國等國的進步，刺戟起工業研究。一九一〇年，鄧肯 (Robert Kennedy Duncan) 開始他的工業研究基金制度，結果於一九一三年在皮芝堡創設美隆 (Mellon) 工業研究所。化學、物理、和工程團體更感覺興趣並擴充它們的研究事業。戰爭給研究

一種刺激，新產品和代用產品迅速且廉價製造的需求，強調了科學方法的必要。一九一六年，國家科學院應威爾遜總統之請，組織全國研究會議，以協助戰時與戰後鼓勵自然科學的研究，尤其用合作的行為。會議人員，代表各科學團體和研究機關，分成若干組，包括有自然科學、工程與工業研究、化學、及其它。各門類製造公司也覺察到研究的重要，設置實驗室。有這一切方法，加上教育機關、政府局所、和參考實驗室進行的工作，工業研究達到發展的高層。一九三八年，美國公司用於工業研究的費用約一萬八千萬美元。

工業管理同樣成爲很科學的。技術和大量生產的結果，管理因爲分析並解決生產問題的需要而成爲科學的。管理的宗旨包括研究、標準化、和工作環境的改善，以求減低生產成本，並藉此爲資方、勞方、和消費者獲得更大利益。從機匠徒做到行政位置的工業管理鼻祖戴樂（Frederick W. Taylor），於一八八〇年直到一九一五年他逝世爲止，這一時期中，他在發達、應用、與擴展工業管理的原則上很有成就。他的學生著作集於一九一二年刊行的科學管理原則一書。這門研究中的其他人士有幹特（Henry L. Gantt），他和戴樂共事過一時期，強調管理的感化力量；吉爾布瑞（Frank B. Gilbreth），發展一種技術以研究工作中的動作；愛默生（Harrington Emerson），和戴氏相獨立工作。經五十年左右的一個時期，管理的職業發達起來，工商業管理人受到管理原則與實用的訓練。

這時期中成爲一個最顯著趨勢的，是公司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裂。一切大公司的股東人數，幾乎都增加。在許多公司裏，一九三一年左右主要股東持有不到百分之一的股票。賓西凡尼亞鐵道公司股票持有入從一九一四年的九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人增加到一九三一年的二十四萬一千三百九十一人；同時期中合衆國鋼公司普通股車從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五人增加到十七萬四千五百零七人。（一九四〇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股東六十三萬零九百零二人，通用磨托公司股東三十九萬七千九百二十八人，合衆國鋼公司股東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五人。）投資者購買股票，只希冀得到紅利和股票價值的增高，所以舊日所有權的意義消失。股東和證券持有入分散在廣大的各區，要董事作他們的代表。因此，現代公司的管理，大都從法律的所有人移到董事和職業的管理人手

裏。(這意義是職業管理。這不要和一九四一年紐約出版班漢(James Burnham)管理的革命一書中所用「管理」一詞相混。班氏解釋管理集團爲「經營的執行人，生產管理者，工廠監督，和他們的共事者，這些共事者負責質生產技術方法的責任。他們的職業是組織原料、工具、機器、工廠便利、設備、和勞動力……」經濟學家通常名這些人爲技術人士。班氏提示這一類社會組織的擴大結果可能消滅勞資間的金錢關係。這是個可爭辯的議論。)

勞工組織

勞工組織從戰爭中出現，比向來更有力量，並且稍稍傾向激進主義。工會會員總數約五百人，其中四百萬屬於美國勞工聯盟，可爲戰爭結果的證明。高漲的生活費用追過工資的增加，勞工的不滿引起戰時很大不安，但全國戰事勞工委員會的設置和工作已經免除嚴重困難，雖然一九一八年還有多次罷工事件發生。戰後，勞工的不滿，受調整到平時事業的程序所刺戟，以及保持既得利益並強取可能新利益的決心，造成多少起嚴重罷工事件和擾亂。

戰後最重大的一次罷工事件發生於鋼工業。人們企圖統一那工業已一世代之久，但沒有成功。接着一九〇九年一次罷工的失敗，公開的店肆一般流行於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一次組織美國鋼廠勞工的機會。二十四個工會由美國勞工聯盟領導，於一九一八年成立一個委員會以組織鋼工業，開始運動。一九一九年九月開始一次罷工，要求承認工會、增加工資、和八小時工作制。參與人數共約四十萬。巨大人數的各國國籍人，如南斯拉夫人、捷克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希臘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同樣的和威爾士人、英國人、愛爾蘭人、美國人，在每天十二小時、每週七天、雇主雇用黑名單與勞工好細、和管制工人團體生活的條件下工作於工廠，爲組織的企圖準備一個肥沃的園地。所有勞工領袖雖然同意罷工的直接目的，但他們中間對勞工運動的最終計畫，意見紛歧。對於行業工會主義在工業工會主義上，技術職業工會主義在工人階級團結上，和保守

性工會主義在革命性或激進的工會主義上的意義，發生了爭論。雇主疾速利用勞工領袖中意見的紛歧並把這些異見公開出來。

教會世界運動中一個公平的委員會，調查工業狀況，提出報告，說工人的艱苦是真實的。委員會聲明它考察到平均每週六十八小時的工作制，非熟練勞工的報酬過低，工人的軍事編制，和資本家對工業的專制管理。不幸委員會未能分別清楚各工廠中和熟練與非熟練工人羣中的好壞。委員會並未企圖分別政策和當違異的各不同公司。當委員會出面調停，合衆國鋼公司董事會主席前任法官葛雷，認為工會主義勝利結果將成共產主義和強制瓜分財產。

罷工以合衆國鋼公司所在市鎮的印第安納州葛雷 (Gary) 和賓西凡尼亞州各地為中心。這次罷工以習慣的暴動與無法為特徵。但這次罷工的詩候不好，勞工組織的支配也不合宜。許多工人「有工會便有力氣」的口號來得太晚。鋼品訂貨單也在減少，工廠也可以得到非工會會員的勞工。因為有些勞工領袖要求參加工業的管理權，輿論開始不利於工人。這思想被雇主用作對罷工者不利的資本。民衆對蘇維埃主義將發展於美國的恐懼，蒙蔽着雇主，使他們拒絕集體磋商。罷工崩潰終止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兩年之後，合衆國鋼公司給工人基本的八小時工作制；此後幾年中，鋼業工人獲得他們所要求的其它權利，雖然對工會化的頑強反對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七年。

戰後時期中其它罷工事件，一九一九至二〇年印第安納煤田的煙煤罷工是件嚴重的。一個聯邦委員會調整了工資爭端，罷工事件暫告終止。一九二〇年六月無煙煤礦工的威脅罷工，為雇主雇工間的協議所避免，把異議提向一個委員會去解決。但在一九二二年四月，煙煤田和無煙煤田的礦工都進行罷工，經過五個月，嚴重威脅着國家的工業繁榮。這次事件牽涉及五十萬名工會會員礦工和九萬名非會員的人。事件為九個礦主企圖取消戰事工資所引起。協議成立，工人還是領取舊工資，直到一九二三年三月為止，並規定調查事實的委員會。一九二三年，舊契約滿期，一次新罷工事件威脅無煙煤業。國會參與了。它授權州際商務委員會在緊急時期管制

煤的運輸並制止不公平的價格。它規定一員煤業監督並設立煤業委員會從事調查。委員會推薦一件法律，授權總統在勞資僵持時接收並經營煤礦。在這一點上，哈定總統委派賓西凡尼亞州長賓周做調解人。賓氏在獲得解決上得告成功。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拖到一九二六年二月的另一次罷工事件中，柯立芝總統拒絕干涉，罷工者失敗。

一九二二年夏天，鐵道工人因鐵道勞工委員會許可減少工資百分之十二而罷工。這罷工事件是對委員會的權限一個打擊。法院發出傳票召換鐵道經理人，工會領袖不服從。一次白宮會議沒有得到結果，雖然聯邦法院發有禁令禁止侵害鐵道財產。九月間，達到協議，人們恢復工作。一九二六年，鐵道勞工委員會撤廢，鐵道爭執要移歸有關各方解決。法律規定由調解人和事實調查人從事調整，無執行他們判決的權限。

戰事結果雖然引起多次嚴重的勞工爭端，二十年代中罷工事件在次數和強度上都減少。一八八一至八五年的罷工平均次數是五百起，一九一六至二一年的每年平均次數是三千五百起。一九二七年的勞工爭執次數，較一世代以來任何年份都少，一九一七年的四千四百五十起罷工減為一九二七年的七百三十二起。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不景氣，暫時復原於三十年代中期，這暫時復原再度引起工業的不安和爭執。

二十年代十年中，勞工組織勢力式微下來。美國勞工聯盟人數從一九二〇年的四百萬減到一九三〇年的二百八十萬。它仍然反對與非熟練勞工大眾相聯合。這些年中它的衰微原因可以從它的若干次罷工失敗中看出。它又未能組織汽車工業和發展的南方紡織業工人，同時它未能以活力賦與鋼鐵洋鐵業工人聯合會。一九二四年賈波斯逝世，他的事業交給能力較差的領袖，是美國勞工聯盟力量損失的另一原因。較激進分子的不滿，也引起困難，在後十年中，給團體帶來糾紛。但勞工一般沒有在組織的心情中。大多數工業的繁榮，工業福利計畫和分享贏利計畫，實際工資還高的事實，都夠保持工人於比較滿足的狀態。當勞工組織式微，公開的店肆得到勝利。但沒有維持長久。

助成勞工繁榮福利的一個因素是關於入境移民的新政策。一九一四年，經過美國進口海港的入境移民在一

百二十萬人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滯了入境移民的浪潮，但也明白暴露出外國人已比他們能同化還更快的進入美國，並且在短期內無法溶化外國成分。勞工領袖久已要求限制的法律。戰後，市民領袖和政治領袖聯合勞工抗議來自歐洲預期待到的移民。許多人主張選擇限制的政策，可以減少來自歐洲文盲衆多、且政治傳統、文化環境、與政治哲學和美國相反各國的移民入境。許多人督促高度限制政策以阻絕大戰後希冀在美國重新開始生活的歐洲羣衆。入境移民委員華立斯 (Wallis) 提出一個入境移民浪潮的預告，說「世界正準備移到美國來。」

戰爭期中，一九一七年的入境移民條例通過。條例標明舊日歡迎政策和繼起的高度限制計畫間的一個轉捩點。條例規定一種識字測驗。威爾遜總統像他前任的克利夫蘭和泰夫脫一樣，不裁可這條例，但這條例越過他的不裁可而成爲法律。條例增加入頭稅爲八美元並規定通常的剔除以保護美國的健康、道德、和制度。一個顯著條款，規定一切年在十六歲以上生理上能識字的外國人，應能識英文或其它語文。有些例外，例如應用於逃避宗教或政治虐待而在美國有近親的人。在入境移民章程上正開始一個新時代。

一九二一年的入境移民法對任何國家移民到美國的部分，限制於該國在美人口的百分之三，以一九一〇年的人口調查爲準。這條例是個暫時的，但展期到一九二四年。條例不適用於新世界土著，也不適用於已經受限制的亞洲國家人民。遇到來自若干特別指定國家的政府人員、實業家、學生、和遊歷家，也有例外。

一九二四年法律規定一個更嚴厲的入境移民限制，減少部分到百分之二，以一九二〇年度人口調查爲基礎。這達到自動增加來自北歐西歐入境移民人數的目的。一種阻止一切不適於公民身份的外國人，對付日本人的規定，被日本所激烈抗議，但沒有效果。法律又表明一九二七年七月一號以後要應用民族來源原則，每個國家要合於十五萬人的比例，這是一九二〇年在美國全部人口中住居於美國的指定民族來源的人數。這種計算方法雖然複雜，人們企圖把計畫簡單化，可是新數字於一九二九年三月經胡佛總統所宣布。根據一九三一年計畫可以合格來美國的人數十五萬三千七百，只有五萬四千一百一十八人來美。當然，世界普遍不景氣，包括美國

的經濟情形在內，大致是這事的原因。許多也因他們將成爲衆矢之的而被擯拒。若干非開列部分或被拒集團的入境移民限制，經入境移民官吏的作用而完成。例如一九二五年從墨西哥越境的人數八萬九千，這數目在一九三一年減到三千三百。

工藝的失業

工藝的失業，這詞語用來指工藝變革所引起的失業，實際上不是新事，因爲人被機器所替代的單獨情形過去就有。中世紀末期大廠的應用造成歐洲盔甲匠的沒落。同時期鼓風鎔爐的開始影響及常在西班牙卡塔隆尼亞(Catalan)鍛鐵場粗鏈鐵器的工人職業。但在十八世紀英國，對新發明的嚴重反抗才初次發展。日常生活和生存受機械織機直接影響者，和不能坐視機械織機終於犧牲成千成萬人職業者，搗毀織機。結果造成搗毀機器的暴動，發明家的受迫害，法律的保護舊方法和限制新方法。

十九二十世紀中工業變革稍更明白顯露出對工人集團的損害，因爲他們在各種工業中被機器所替代。在美國，鑄造排字機和雪茄製造機是顯著例子。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十年左右，機器造成時代，美國遇到表面上的繁榮，節省勞力機器給予被替代的人以嚴重結果，愈加明顯。甚至在最繁榮的黃金時代十年中，失業者在二百萬人以上，其中許多因爲生產技術的發達而失去工作。被移換的熟練工人，尤其年齡較大的人，覺得難以使自己適應於新位置，且不得不做普通勞力工人，假使他們能微幸獲得這樣一個職業的話。這是明顯的，例如輾製洋鐵片和鋼片開始用熱條輾機，那工業便廢止十萬餘人的職業。由於機械化和科學管理造成絕大量貨物的生產，在許多其它工業中實在也有同樣情形。這時只有在極少數情形中，有人企圖重新訓練或移調雇工於其它位置。競爭行爲的影響和勞工組織的力量，發動着阻礙這種計畫。

新方法既然使大羣工人受到艱苦損害，工業迅速機械化對工人就業的長期影響一問題，仍然是爭論之點。電力與汽車工業開闢出多少萬個新位置。可是一九二〇年工業上一百人做的工，到一九三〇年只需要六十人去

做。那時以來的趨勢已是走向更甚的機械化。假使新工業能夠按期建立，如電氣和汽車業，則勞工的長期收益不會有多大問題。可是工藝變革對就業失業總量的全部結果，難以決定，因為這種分析牽涉到方法與管理的改良，機械發明的變革，物價和報酬費給的變更，有關於工人移動的問題，和繁榮與不景氣對工業的影響。戰事經濟所造成的變革是另一個複雜因素。人們企圖以機械替代勞工為大部分的理由，國園解釋一九三〇至四〇不景氣十年中的失業大數字，當然是不確實的；但進一步研究和精密計畫對解決最大的國家問題——平時的失業問題，顯然必需。

農業境況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農業繁榮終止於一九二〇至二一年不景氣，農產價格跌落。小麥在一九一九年售價每布許二美元七角六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跌到一美元四角四分；同時期中棉花每磅從四角跌到一角四分。農產物的嚴重跌價初見於一九二〇年夏季。這打擊在那年秋季穀類將要上市時，落到農民身上。工業雖從一年來光景的不景氣影響中大致復原，農產品價格依舊陷於崩潰環境。同時，農民所需製造品和日用品價格的比較嚴重性，和繼續上漲的農村工資，造成農村收入和費用間新的驚人懸殊。

農產品的跌價是戰爭所引起停止鼓勵生產的結果。大羣從歐洲解散軍隊回來者回到他們的田園以增加世界的穀類供應。美國人比以前更要和出產小麥國家如俄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與阿根廷諸國相競爭。歐洲的貧困和結果購買力的減低，是造成對外貿易驟衰的另一因素，尤其在美國停止貸款給外國的政策以後。戰爭時有急遽進步的機械化，包括牽引機關車、載重汽車、汽車、農業機器、煤氣引擎、和電力的應用，現在發動不利於農民而更有利於居間人和消費者，因為供過於求，并且剩餘產品增加。

農民的悲運使全國農民協進會和其它農業組織復活，新組織也起來。戰爭鼓勵起農學院和農業部，使它們完成推廣工作，組織地方農業局。這些會社準備一個組織，尤其在一九一九年美國農業局聯盟成立之後，那組

織給農業主義者帶來力量。在一九二〇年艱苦時候，它在華府設立一個辦事處，聯合若干個在首都駐有代表的農業組織，成爲一個強有力的團體。它使用壓力加於聯邦政府州政府的立法者行政者身上，使他們從事有利農民的事業。一九二〇年就有一個新的農民勞工黨，選有若干名國會議員。第二年，屬於兩大黨的國會議員，在堪薩斯的凱伯 (Arthur Chappert)、愛奧華的甘榮 (William S. Kenyon)、和威斯康新的急進者拉福來特領導之下，組織一個農民集團，開始貫徹爲農民謀福利的立法。一九二四年，參議員赫爾來特所領導的新進步黨（進步政治行動大會），在它的五百萬投票人中顯露出很大力量，尤其在中西部十二州或梅西部各州更爲顯著，農民情況是這份力量的大原因。四年之後，農民沒有他們自己的重要全國性的政黨，但兩大黨都許諾援助救濟。一九三二年總統競選之役，農民一般的有興趣於斥逐共和黨當權，他們不但譴責共和黨缺乏有力的立法以援助他們的動機，甚至譴責它要負不景氣本身的責任。

農民普遍不滿和有能力的代表，造成目的在援助農民的各種立法。這些法律最初目的在提高農產價格並從信用貸款局勢中給予農民救濟。一九二一年的緊急關稅率和一九二二年的福特尼麥克孔柏關稅率是計畫包括對農產品的保護，如對小麥、玉蜀黍、肉類、羊毛、和糖類。但關稅壁壘對提高物價並無效果，物價有繼續下跌趨勢。

國會又在一九二一年制定富特來斯 (Futures) 貿易條例，企圖阻止美國的交易所作國家穀類供應的投機事業；一九二二和二四年通過的合作條例是免除農業協會或合作機構根據反托辣斯法律進行事業。一九二三年的中間信用貸款條例在聯邦土地銀行所在各城中設立十二家信用貸款銀行，宗旨在以款項預借給農民，爲期六個月到三年，比商業銀行通常所定期限較長，比通常農業抵押借款期限較短。貸款銀行受權再折扣商業契據，這些契據會用作農業目的；貸款銀行也得直接貸款給農業合作團體，以在倉庫中或運輸中的貨物作擔保。可是這種政策只是緩和辦法，不能作永久性救濟。

一九二四和二五兩年的農業改善情形，反映於升高的物價水準。但最持久的問題是剩餘生產問題。國會爲

企圖解決這令人煩惱的問題，從一九二四到二八年，考慮過立法，得到農業界有力且聯合的擁護。一九二七年通過麥克納里霍根 (McNary-Haugen) 法案，但柯立芝總統不予裁可。第二年這案經修正通過，但又遭不裁可。麥克納里霍根或平準費計畫的基本觀念是從出口剩餘農產中提出應付國內需求部分。提出的部分照規定國內價格出售，國內價格是世界價格加保護關稅。剩餘產品出售於世界市場，不拘什麼價格。較高的國內價格與剩餘產品所得世界價格間的差額，要由用每種日用品的農民以賦稅或平準費的形式付出。因為剩餘產品的增加便是平準費的增加，也就是生產者的價格低落，人們相信過量生產可以自動減少。

柯立芝總統不裁可兩次的麥克納里霍根法案，立論點是：用平準費規定價格將引起普遍的官僚政治進行令人不能忍耐的偵探事業；法案將鼓勵投機事業；將犧牲其它農產品而只利於若干種農產品；美國向外國傾銷剩餘農產品將引起外國仇恨並引起它們的報復。國會未能超過總統的不裁可而通過這兩次法案。當局擁護農業部長賈丹 (Jardine) 所提出一件不同的計畫，這計畫鼓勵並授權合作機構經由穩定事業的代理人以控制生產。胡佛在一九二八年競選中保證這計畫；他就任總統後，國會於一九二九年六月特別會期中根據農業銷售條例設置聯邦農事委員會，經由合作機構和穩定事業公司收購、售賣，並規定穀類、棉花、和牲畜的價格。

第二十七章 全世界不景氣中的美國

不景氣的背景

一九二九年開始於美國的不景氣是普遍於全世界的。它的原因必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產生的國內和國際混亂情形中尋找。當人們正作種種企圖以調整世界主要國家的工商金融關係於已變更的環境時，賠款和戰債加入那時期的問題。德國的通貨膨脹，英國的嚴重失業，南美咖啡市場的情況，是經濟崩潰前世界病害的徵候。

在美國，崩潰前六年是一般極端繁榮的年月，除却農業和少數工業沒有享受到那時期的財富。增加中的工藝失業也隱藏於繁榮的狂進中。二十世紀十年中，人們比戰前購買比較少量的糧食衣服，但汽車、電氣器械、無線電、冷藏器、和其它耐久物品的銷售卻突飛猛進。這所謂更高的生活水準，不但由機器時代的功能，也由現代資本制度一個最有力的工具——信用的推廣應用，而達到了。多數集團不但管制信用，而且濫用它。銷售者把按期攤付貨款購買法弄得更容易——但更不可靠；購買者愈發藐視自制力，更關心舒適和快樂。結果債臺築得比財富擴張得更快。一九三〇年光景，美國的債務已經增加到它的財富的三分之一。

這時期又是個投機事業的時期。幾百萬美國人對戰時購買自由公債券作為投資方法已經熟悉，最冒險的人購買「戰事嬰兒」和其它投機性質的證券，想與證券交易所商人一較身手。此後時期中，被眩目的收益景象所刺戟的羣衆，對證券市場動態感覺興趣。在一個工資良好的時期中，不但保守性的投資尋找出路，而投機性的驅策推動甚至居低級生活的人們，使他們出保證金以購買好壞證券。一九二七至二九年，證券交易價格昇騰。事務員、工人、和小店主追從金融家資本家購買證券，他們覺得一定可以出售獲利。專門職業人士和大多數低

級工人同樣以多年辛苦積蓄在證券上作孤注一擲，似乎短時期中有加倍獲利的把握。羣衆參加證券市場的結果，經紀人的債券增加到令人頭昏眼花；證券價格漲出一切紅利關係之外；金融家發行新證券以應付需求，單只一九二九那一年中，總數到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三萬九千美元；證券毫無顧忌的發行，每天換主者幾百萬股；贏利被吸引進市場替代消耗；外國投資者幫助這種運動，而同時美國人在外國公私證券中沉有巨款。上漲的物價，有利的公司報告，汽車工業和其它新工業的擴展，對繼續通貨膨脹的不注意，給予投機者一種安全感。銀行家、工業家、甚至經濟學家，解釋這運動爲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舊日穩健投資的定律不能適用於新時代。但一個計算的日子不久便在目前。

在大多數人士心目中，一九二九年十月的證券市場恐慌來得驚人且可悲的唐突。可是美國各地若干起土地暢銷的崩潰，尤其是結束一九二六年佛羅里達土地投機狂的那一次；當豪華的十年中，大都在農村社會裏的國家銀行五分之一（六千家）的破產；農業之外若干最重要工業的遭受損害；使許多工業中工人脫節的工藝失業；私人債務不履行事件的增加；和建築業、鋼業、汽車業、和油業中在一九二八年左右見出的遲滯：這些都是危險信號，政治領袖和羣衆同樣仍看不到，他們都憧憬着一個物質大光榮的未來烏托邦。

一九二九年的證券市場恐慌

證券市場上價格的趨勢從一九二四年以來就是上漲的。減退並不嚴重，即使發生，也被投機的大衆認爲只是市場的特質，在短時期內可以無可避免的糾正過來。一九二七年，聯邦準備系統開始一種銀根鬆動政策，減低折扣率，局部是援助商業並幫助外國對美有良好關係。不幸這政策鼓勵起不需鼓勵的且更甚的投機事業。證券價格以驚人速度飛漲起來。第二年，聯邦準備委員會設法以提高折扣率糾正這種局勢。十二月左右，隨時可以索還的借款利率達到八釐六毫。但證券投機事業繼續不減。人們用直接壓力加於會員銀行，使它們不增發債券以援助經紀人。債券減少了，但並未打破投機的熱狂。挽回狂瀾是不可能的。

整個一九二九年春夏兩季中，一般有減縮，若干種證券也時時跌落。但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號才發生破產。那天偽造的礦業股票和一千六百萬股換了主人，高級證券也同樣翻筋斗，急轉直下。通用電力公司股票跌了四十七點，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三十四點，威斯丁豪斯電力工業公司三十五點。這時銀行家組成一個合資事業以支持市面。雖然暫時成功到某種限度，漲價的市面結束，下跌的趨勢繼續不停，直到一九三二年價格達到淒慘的低落。但一九二九年，合衆國鋼公司普通股票，曾經高到二百六十一美元七角五分，跌到一百五十美元；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股票波動於三百一十美元二角五分和一百九十三美元二角五分之間，威斯丁豪斯電力工業公司股票在二百九十二美元半到一百美元間徘徊。

一九二九年恐慌與以前的恐慌不同，因為沒有貨幣恐慌隨之而起。它只是個證券市場恐慌。紐約的銀行連同聯邦準備銀行應付合法的貸款要求。清算照常實行，像可怕的證券價格慘跌所能允許。災害標明許多人生活於一個愚人天堂的時代已經告終。接着來的新時期，需要作艱苦的調整。

證券市場的破產開始幾百萬美國人的貧困，商業道德敗壞，失業的滋長終於達到美國向來未有的數目。其它國家同時也嘗到嚴重不景氣的艱苦遭遇。歐洲國家已在戰爭以來的債務和賦稅重擔下蹣跚着。已耗竭的黃金股本和不利的貿易差額已經阻礙復原，現在又加入不景氣問題。不平衡的世界經濟是崩潰的局部原因，也阻礙着迅速的復原。經濟困難普遍於全世界。

進入不景氣

證券的破產自始就剝奪去美國投機者和投資者約二百五十萬萬美元，他們在外國的損失不算在內。可是這些大多數是紙面的損失，因為實際價值始終不會存在。但許多個人喪失了他們一生積蓄和投資。隨着證券市場恐慌，開始長期不景氣。工廠停閉，銀行破產增加，物價跌落，對外貿易凋零，鐵道貨運衰減，鐵道出倒，失業增加，需要賑濟的行伍加長。國家的購買力遭受麻痺症打擊。農民和工廠工人，債權人和債務人，資本家和

經紀人，都遭受損害。美國的經濟大機構，各部分都受到嚴重影響，鬆弛到停頓。

大多數領袖，連胡佛總統在內，他們的態度認為不景氣是暫時的，幾個月或至多一兩年，便會過去。他們覺得基本的商業狀況是健全的，並且是在繁榮基礎上的。後來，一九二九年，總統在白宮和工商業領袖舉行一次會議。他宣告計畫成立一個組織，代表工商業和貿易，實行一種穩定政策，以防止將來的金融破產和商業紊亂。但採取的步驟不是有長久價值的。集體自助是總統計畫的一部分。他督促工業家和商界進行，不管市場缺乏，因為他相信復原就在目前。他堅持需要的是自信心和繼續營業。但情形不但沒有好，而且更壞。

在人們聽天安命之前，過了兩年多的痛苦日子。一九三〇至三二年，銀行破產五千一百零二家，造成新紀錄。一九三〇年，失業工人在三百萬以上；一九三二年，喪失工作者一千二百萬人。全國鐵道里數五分之一左右已在收債者手裏。跌落的物價顯露出過量生產，可是全國半數人感覺到甚至生活必需品都難以得到。分配問題似乎無法解決。當家庭、農田、職業、營業、和銀行存款喪失，道德降到最低點。

政府也陷於嚴重的財政困難。從久已被人主張並應用嚴格營業原則於政府財政的預算與會計條例於一九二一年通過以來，減少賦稅和清償大部分公債上，人們盡過許多力。一九三〇年光景，債務減少到一百六十萬萬美元。許多人認為更應減少，但賦稅立法斷定外國欠美國債務應償還的擔任。一九一四年平均每人債務是九美元八角八分，一九一九年戰事終了時是二百八十八美元，一九三〇年是一百三十四美元。但收入從來沒有追上開支。當兩年度的經費減縮到七十九萬三千五百萬美元，政府經濟於一九二五年達到低點。此後幾年，控制水患、堤堰、和水道的計畫增加了開支。這時賦稅來源已有變更。一九〇八年，公共收入百分之四七·七得自關稅，百分之四十得自國內稅收；一九二八年，因為戰爭和戰後情形，四分之一四·七來自關稅，六八·七八來自國內稅收。

不景氣開始，政府稅收開始減少，經費開始增加。除卻救濟政策和其它不景氣的需款，國會要面對稅收的巨大缺乏。國會否決胡佛總統減低政府官吏薪俸以節省款項的建議，又反對一般銷售稅。替代這些辦法，國會

想法以增加所得稅率、提高郵費、徵課娛樂稅、銀行支票稅、贈與稅、證券銷售稅、汽車稅、汽油稅、油類稅、輪胎稅、火柴稅、冷藏器稅、和其它許多物品稅，來解決這問題。但那時以及此後時期中，平衡預算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

萬應藥

因爲不景氣的劇烈性加甚，各國體發生解決經濟問題的計畫，不但要補救當時艱困，並且要導入理想的社會。這時期這些計畫當中主要的一件，由源於一九三一至三二年的工黨團體統治運動而爲人所週知。這思想不是新起的。一九二三年，衛勃梭 (Thorstein Veblen) 在工程師與價格制度一書中，強調機械化工業的增進功能和贏利制度下實際生產分配問題間的增加裂痕。衛氏在這著作和較早的書中，主張工業商業間應有區別——前者製造貨物，後者使股份倡導人、金融家、和不在當地的業主掠奪人民。衛氏的解決方法是把生產分配的管制權專交在技術人士手裏。

不景氣時期中，一個由斯各特 (Howard Scott) 領導自稱技術政治家的團體，作過生產機器的一個調查，並找出出產能力太低的證據；他們又得到結論，認爲工黨失業當然要增加。這些發現沒有一件是新的。在工資制度下，勞工無力購買它所生產的一切貨物，這種發現已經經濟學者和其他人士多次指出過。他們沒有爲分配問題建議過明白計畫，但羣衆已被那團體設法加在發現上的神祕所引得有興趣並好奇。在工黨團體統治和後來補助運動中，漸漸顯出並無真正新思想。其它均分財富的運動此起彼落。這些運動有湯森 (Townsend) 計畫，參議員郎氏 (Huey Long) 的均分財富會，高林 (Coughlin) 神父的全國社會公理協會，藍克 (William Lenke) 的統一黨，和辛克萊的掃除加利福尼亞貧困運動。這些組織的激烈建議，雖然受全國各地大團體所支持，沒有一件被制入法律。但那些建議顯示出民衆在似乎絕望的局勢中正尋求補救之方。

政府的補救方法

在不景氣之前，胡佛政府已經計畫過扶助農村困苦，以符黨的保證。國會一次特別開會於一九二九年六月制定農業銷售條例，並設立以五萬萬美元週轉基金支持的聯邦農田委員會。這法律目的在以機械化供給農業，爲農產物有秩序的銷售，像其它實業中的機械化一樣。爲達到這目的，委員會沒有權限以鼓勵合作機構並設立穩定事業公司。一九二九年底光景，委員會最關心物價的維持。它設置一所穀類穩定公司和一所棉花穩定公司以收購並貯藏穀棉，企圖防止這些貨物物價的下跌趨勢。一九三一年年底光景，穩定這兩種大農產品的企圖失敗。在市場購貨所需用的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三萬七千美元中，一半因跌價而損失，而貯藏費用又有消耗貨物餘剩銜平品之虞。用購買剩餘品和保留它們不使流向市場的辦法以提高其它產物價格的企圖，達到同樣失敗。一九三三年光景，五萬萬美元週轉基金大部分已經耗用或作了抵押，局部徒然試用於穩定物價，局部作爲合作機構貸款，主要是幫助合作機構進行貯藏事業。委員會誘導農民減少產額的企圖也告失敗。全世界普遍不景氣完全妨礙政府以保留剩餘產物來增高物價的企圖。一九三二年，由於升高的剩餘產物和停滯的銷路，國會討論生產管制和其它後來併合於新政立法的計畫。一九三三年國會修正一九一六年的聯邦農貸條例，給予農民以援助，在其它各事外，準備給予土地銀行一萬二千五百萬美元的一宗貸款。復興金融公司也預借款項給農民，經由區域農業合作機構的代理人以救濟他們的農田。

一九三〇年賀來斯謨特關稅率的通過大半由於農業不景氣。胡佛總統在前一年致國會特別大會咨文中說：一種對農產品有力量的關稅率……有雙重目的。這種稅率不但在我們國內市場中保護農民，並且鼓勵他變化他的農作物，且種植他非如此不能得到的產物，這樣減輕他對外國市場的依賴性。

經過幾個月的辯論，這時期中人們熱烈企圖對若干種工業更加以保護，又經政黨互相結託援引之後，國會通過這法案。胡佛總統找出法案的缺點，但簽准了它，因爲它認爲缺點可以由總統修正稅率之權加以糾正。他裁可

這法案，儘管子餘經濟學者督促他不予裁可，他們的論點是這辦法將提高物價、將阻礙戰債的清償、將減少出口額、並將迫得外國用同樣手段來報復。新法律不但在農產價目表上，並且在許多其它如紡織品與衣着品表上，規定增加。這比較起一九二二年的，是更高的政策。關稅稅率委員會增加委員六人，經由委員會的工作，總統希望減低過分的稅率，並使稅率脫離政治。但它通過之後，外國政府幾乎立刻通過報復政策。兩年之內，二十餘國實行報復，其它諸國也要採類似行動，以迫使美國放棄它的禁止性稅率。

時勢更壞，國會提出救濟經費。修築道路、公共建築、和航空線的大計畫，遲至一九三〇年開始。總統簽准許多緊急工和農貸的法案。大宗款項又撥供旱災救濟，因為一九三〇年一次熱潮和旱災毀了成千成萬農田的，尤其中西部的玉蜀黍、乾草、和其它農作物，並且殘害了牲口。巨大貸款給予各州各城市和其它政府代理人以供建設計畫和直接救濟之用。為援助並保護健全的銀行起見，政府設立一個全國信用貸款協會，資金五萬萬美元。一九三二年的第一次葛拉斯斯格爾 (Glass Steagall) 條例也允許聯邦準備制度的會員銀行以正常不適於再折扣的附屬抵押品作擔保，借用款項，供給更多的貸款給實業家。條例又許可聯邦準備銀行用合衆國政府的債務作為聯邦準備券的擔保品。同年，一種國內貸款銀行的制度也建立成，以減低銀行、建築和貸款協會與保險公司所持有的國內抵押品。這計畫於一九三二年擴大了。

一九三二年國會的條例設置一所復興金融公司，採取一個最重要步驟。公司的主要宗旨是鼓勵並援助金融機關借款以復活工商業。貨物、證券、和不動產價格的跌落，使銀行和貸款機關在它們的賬上留下債務，不能立刻清償，但將來是會好轉的。這樣，設立公司以援助缺乏易換現金資產的破產銀行，使它們能夠迅速換成現金，不受損失。公司受權借款給各種銀行，建築和貸款協會，抵押品公司，保險公司，農貸公司，各州，和公共代理人。無法在別的路徑上以合理條件獲得基金的鐵道，倘使州際商務委員會認可的話，公司可以暫時以款項接濟它們作為援助。

復興金融公司，董事部董事七人，包括財政部長在內，資本五萬萬美元，受有權限發售最高額價值十五萬

萬美元的五年期債券或契據給大衆或給合衆國金庫。發行的債券，援助許多銀行機構和工業團體以渡過風潮。但有些它所幫助的公司，當它們應償付款項時，卻無力繼續在增發股票上攤分紅利。儘管公司用過種種法子補綴經濟結構，得不到多少成就。在公司成立以後幾個月內，銀行破產減少，但一九三二年底光景，銀行業局勢極端嚴重。這時公司受到許多集團的攻擊。有些國會議員抗議對鐵道的貸款，因為貸款與鐵道職員過分薪給；公司進行的若干種政策受到攻擊；當人們知道道斯 (Charles G. Dawes) 在一九三二年退休公司總經理職務之前，安排有一大宗大借款給他自己在芝加哥的銀行，這事使羣衆信心顛覆。此後貸款不祕密舉借。復興金融公司在它的第一年年尾之前，借出款項十五萬萬美元以上，給全國各地、有些屬地、和國外領地的六千個借戶。

戰債與賠款

戰後最嚴重最複雜問題之一，是協約國政府欠美國戰債的問題。這和德國根據凡爾賽條約規定須付賠款的問題有連帶關係，因為各債務國計畫以收到的賠款清償債務，雖然美國從來沒有承認兩者中間有任何關係。幾年之內，德國的經濟崩潰在大約一百零五萬萬金馬克已償付之後，阻礙了到期應付的款；那已付過的數目是依照賠款委員會的算法，雖然德國人堅持的數目遠超過這數。美國沒有收到這數中的分文。可是佔領軍的費用，美國國內遭遇的損害，和其它要求，卻支付出款項。

國會不管德國賠償的問題，早在一九二二年設立世界大戰外債委員會以歸還原有債務。起初計畫是本金不得減少，利息不得低於四釐半，本息應於一九四七年以前付清。法國拒絕討論這種條件，並聯合其它協約國要求完全取消債務。委員會拒絕聽取這些抗辯，但同意在償付能力的基礎上減少各國債務；委員會又延長年度付款時期，並減低利息。一九二三年和英國定下計畫，一九三〇年左右，二十個債務國的十七國贊成清償計畫。還款延長為六十二年還清，利率高低，從英國與若干國家的三釐三毫到法國的一釐六毫以及意大利的四毫。債

務減少到英國的百分之八〇·三，法國的四七·二，和意大利的二四·六。即使已有減少，債務總額依然是個巨大數目，等於未償的美國政府戰事公債總額。

當德國覺得不能償付賠款，且在一九二三年不履行時，法國人佔領魯爾區。各債務國明白表示它們除非從德國收到款項，便不能償還美國。包括有兩位美國人的一個專家團體，奉命設計一件德國能夠分年應用的清償計畫。一九二四年，道斯計畫為德國國會所接受。這計畫使德國付款延期一年，規定以德國收入為基礎，繼續按年清償，減少賠償數目，並預借二萬萬美元債款以扶助德國經濟復原。接着，法國從魯爾撤退。德國再度破產的趨勢產生出一九二九年的楊格計畫，這計畫為另一國際委員會所建議，委員會主席是美國人楊格 (Orwin D. Young)。這計畫減低剩剩債務總額為二百七十五萬萬美元，分五十九年攤還。假使美國減少它的債戶應還數目，德國應還的數目也要照樣減少。儘管美國官方態度，戰債和賠償已經極巧妙連結在一起。這計畫已付諸實行，但國務卿史汀生提醒人們，說美國並不願望任何美國官吏，直接或間接，參加德國賠償的收款事宜。大半為轉移德國賠款給各協約國，根據楊格報告確定且從海牙協定演變來的國際清算銀行，於一九三〇年成立，同年獲得瑞士特許立案。這銀行交有重要銀行事業權限以和中央銀行往來，並且宗旨在為國際金融事業促進更大便利，並充任國際事務的受託人。擁有證券的銀行散布於全世界各地，包括紐約的第一國家銀行和東京的日本實業銀行。

歐洲政治情況對楊格計畫和緩下來。在一九三〇年德國國會選舉中，這計畫的不得人心，由國社黨和共產黨的驚人勝利顯露出來。外國債權人，尤其是法國人，對兩個極端主義集團勢力的增長表示驚駭，開始從中歐銀行收回他們的資金。德國的對外貿易衰減，工業凋零，失業增加，實業破產更多，德國有崩潰之虞。德國的緊急命令規定減低賦稅和嚴正的政府經濟，但一切努力都未能阻止悲運。一九三一年，德奧兩國企圖成立關稅同盟或兩國合併以防止窒息兩國經濟生活的癱瘓症。法國和其它歐洲國家提出異議，從奧國銀行的提回款項也增加。信用準備銀行不久便陷於窮境，奧國政府為防止它的崩潰計，保證該行存款。國際清算銀行增給奧國

國家銀行貸款總額到一千四百萬美元。一九三一年七月，柏林達納特 (Dana) 銀行倒閉，其它德國銀行相繼關門。外國貸款的提回對世界金融中心倫敦有不幸的影響，英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放棄金本位制。其它國家停止硬幣兌現。

德奧兩國的金融崩潰嚴重影響美國。它損害許多和兩國往來的美國公司和紐約的銀行；它引起證券市場中的嚴重衰落；它促成外國投資者從美國提回款項；它動搖羣衆信心，因為銀行破產增加；它使受恐慌的市民提出存款，把黃金窖藏在保險箱裏。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號，胡佛總統接到德國總統與登堡緊急公函之後，建議政府間的債務、賠款、和救濟借款，這一切借款，本息在內，都展期一年清償，但政府欠私人團體的債務不算在內。胡氏希望這種舉動可以促進全世界的恢復信心和經濟穩定性。其它各國都贊成。國會予以認可，但對總統所建議，復活世界大戰外債委員會以重新研究整個問題的議案，拒絕接受。金融家和經濟家預言延期清償後的恢復清償，將遇到債務國無比的反對。由於不履行義務的流行病發生，這預言竟成事實。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只六個國家清償借款。接着有「證物償付」辦法，最後只有芬蘭應付它的按年小額債務。

一九三二年，德國的債權人在洛桑 (Lausanne) 達到協議，驟然減少德國債務，從十萬萬位數字落到萬萬位，固定債務爲七萬一千四百萬美元。這引起美國極大驚異，美政府被人攻擊，人們認爲美政府和德國的債主訂有秘密協定，要取消戰債。可是這事經國務卿正式否認。同日英首相麥唐納也在下議院作類似的否認。

美國對戰債表示過多種意見。有些人建議再行緩還，等待情形回復穩定；有些主張再行減少；有些人認取消爲聰明之舉，因爲協約國黃金已少，以貨物清償時將妨礙美國生產。極端的一方是贊成柯立芝意見的人士，柯氏回答人們問他關於這事的意見，說「他們借過債，不是嗎？」極端主義者的另一方，贊成麥隆 (Andrew Mellon) 任財政部長時所持的見解，麥氏認爲取消戰債對美國經濟利益是上策，用它來保持歐洲國家爲美國的富有主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問題，至少留待將來。

不景氣的深度

不景氣在一九三二年底和一九三三年初達到最低點。一九二九年以後的三年緊縮中，經濟情形不斷變壞。失業達到最高峯，保守性的估計在一千二百萬人，雖然有些人估計為一千五百萬。住宅建築停頓。家庭緊縮，或移居農村區域。青年人無目的漫遊於全國。幾百處城市因為稅收減少，面對着危急的破產。物價達到最低水準。幾百萬人遭受缺乏衣食必需品的艱苦時，巨大食剩餘產額的自相矛盾情形，愈來愈明顯，為空前所未曾有。許多團體要求政府採取更多行動。成千成萬喪失取贖田地權利農民，尤其中西部農民，連同許多破產商人，尋求援助。世界大戰退伍軍人要求立刻清償一九二四年表決答應他們的保險政策全部債金。國會於一九三一年超過胡佛的不裁可，通過一件法案，允許退伍軍人借貸債金的價值至百分之五十，但這顯然不夠。第二年，允許他們立刻付現的法案在國會被否決之後，退伍軍人二萬名的「債金遠征軍」開赴華府，被刺刀和淚氣所驅逐。在一般失望和艱苦當中，美國銀行業機構有崩潰之虞。

這時總統選舉舉行。投票者當中，雖有一千六百萬顯然受影響較少的人擁護胡佛，幾乎有二千三百萬人投票擁護新政。民主黨一般的在各地獲得勝利。胡佛當政時期後半期中，民主黨已在衆議院佔多數，現在民主黨幾乎已是三比一。各州當選州長，只有八位共和黨人。這是個政治革命。民主黨的領導地位受託解決牽涉每個人的經濟問題，並從全世界向來未經驗過不景氣中解救美國。

佛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總統以前，銀行業局面變得甚至更壞。大選之後，銀行擠兌增加，破產案件更多，金融狀況更壞。甚至最老最具保守性的銀行都不再免於疾疫。共和黨人把這情況歸罪於局部民主黨的國會不肯採取胡佛的改革銀行業建議。一九三三年一月，調查顯示出銀行資金總額從一九三〇年的七百四十萬萬美元落到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五百七十萬萬，而一九三一至三二年的銀行存款減少掉一百二十萬萬。國會委員會所發現有些銀行家金融家以及公用事業公司所做的腐敗情形、不誠實行為、和橫行無忌之事，這種暴露也更使羣衆信心

顛覆。最擾亂人的，是英索爾（Zanuel Insull）所設立公用事業公司大投機崩潰之後的暴露。這種情形的結果，羣衆更提清存款到許多州州長不得不宣布銀行放假的地步。一九三三年三月四號左右，多數銀行已經關門。在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總統在比這更困難更嚴重的經濟情況下就職。

第二十八章 新政的經濟事業

新政

羅斯福總統的計畫，如他在競選運動中所略述，迴轉於三個R字間——救濟，復原，和改革 (Relief, Recovery, Reform)。他答應美國舉辦新政，並解釋他所提出口號的意義。新政包括需要經濟計畫，農業改良，公用事業和取締公司的受較大管制，關稅率的變更，投機的抑制，和國家與國際的一致。選舉運動時所作建議，不及此後幾年中實際施行的計畫那樣激烈。這是由於緊急情形所生需要，又由於羅斯福總統受一羣顧問所影響的開展見解。新總統在他的就職咨文中說：

……我們要憂慮的唯一之事是憂慮本身。……物價縮到可怪的水準，賦稅高漲，我們的償付能力低落，各級政府對着嚴重的收入減少，交易資金凍結於貿易的大勢中，工業的枯葉處處都是，農民尋找不着他們產品的銷路，多少人家的多年積蓄都完了。更重要的是一羣失業市民面對着可怕的生存問題。……我們必須行動，迅速行動。

總統立刻開始工作。他自由應用他的行政權限，要求國會給他更寬泛的行政權以對敵緊急事態，這權力要大得似乎遇到外來大敵侵犯時所要給他的一樣。他取得較多權力，很增加了政府行政部門的威信和力量，但取得的權限並未相等於戰時權限。在他的設計復原政策和擬具計畫經濟的工作中，他得到一羣尤其具有專門職業與實業界經驗、有自由見解的人士——智囊團——的幫助。他召集國會舉行特別大會，從三月九號直到六月十六號休會，採取美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立法，不但從立法的容量上看，並且從立法的自由內容上看。這些法律構成新政的基礎。

銀行與金融立法

羅斯福總統就職之後，立刻下令一切銀行暫時停業，並禁止黃金出口。休息的間歇給他時間以提出計畫。國會準備銀行復業，使它們能恢復業務。一九三三年三月九號的緊急銀行條例規定聯邦準備系統所屬各銀行狀況被認為滿意時，得恢復營業，並由財政部發給執照。被發現要破產的銀行，交由保管人管理，只許作有限制的營業或清算。聯邦準備銀行券增發給會員銀行，聯邦準備銀行得以政府證券作擔保品放借私人貸款。復興金融公司受有權限以承受銀行和信託公司的股本。法律又認可金庫有收回一切黃金和金券之權。各銀行根據緊急銀行條例於三月十三號開始復業。三月十五號光景，控有全國銀行產業百分之九十的各銀行照常營業，雖然有些不會復業，又有許多受營業上的限制，但銀行危機的嚴重性已成過去。

接着有永久的銀行法。一九三三年六月第二次葛拉斯史諦格爾條例規定聯邦準備系統的若干銀行更嚴格的監督；它抑制用於證券市場投機事業的信用貸款；它使銀行脫離他們售賣證券的關係；它承認它所許可各州中的銀行分支業；它許可設置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以保險一九三四年七月一號以來的銀行存款。這時已經設置一種臨時存款保險基金。根據一九三五年的銀行條例，存款保險規定經過修正，以保險一切銀行存款，給與每家銀行的每家存戶最高五千美元的利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受有權限收購、擁有、並清算已停閉國家銀行與州銀行的資產。條例又劇烈改組聯邦準備委員會，並把它的名稱改為聯邦準備制度董事會。聯邦準備銀行的管理也有變革。銀行折扣和公開市場營業的權力增加，並集中在董事會手裏。

與銀行立法有密切關係的，是用管理股票和其它證券的銷售以控制美國證券交易的計畫。一九三三年，國會通過聯邦證券條例，第二年，以證券交易條例加以補充。第一件法律的行政權被付託給聯邦貿易委員會。一九三四年的條例設置一個新組織，名為證券交易委員會，以執行兩件法律。委員會受有權限以監督一切證券交易所的事業。它負有義務保護羣衆以免受買賣證券的欺騙。它要考查一切擬發的股票證券是否註冊，並主張以

真實情報供給投資者。一九三八年，委員會權限擴充到籌碼以外的股票銷售。委員會工作結果，投機事業被抑制到一個大限度。

銀行業雖從紛亂中回復秩序，與金本位制有關的問題正受攻擊。發生變革的主要目標是促成一種受控制的通貨膨脹，以迫使物價上昇。總統的若干次文告，以及金庫收回黃金和金券，和一九三三年六月五號國會廢止用黃金償付公私債務的聯席決議，實質上停止金本位制。（甚至擁有金幣、金券、和金條都成犯刑事法之事。最高法院於一九三五年黃金條款案中，一般支持國會舉動，雖然牽涉到自由公債清償問題時，最高法院宣告政府舉動不合憲法，但拒絕原告損失，論點是他受紙幣而非黃金時，沒有顯示購買力的任何損失。）直到一九三四年一月，黃金準備條例通過，金幣鑄造和流通停止，美國是在貶值紙幣基礎上。一九三三年五月農業調整條例授權總統作通貨制度的劇烈變革，包括美元黃金成分的貶價，以提高物價。一九三三年秋季，施行華倫（Warren）購金計畫。復興金融公司受權收購美國新採出的黃金，遇必要時，又得在世界市場上收購，價格經與總統及財政部長評議後決定。最初價格定每盎司三十一美元三角六分，但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號計畫終止時，價格達每盎司三十五美元。這計畫的理論是以提高金價增高國內物價標準。但這計畫並未達到這目的，因為一九三三年十、十一、十二三個月物價指數依舊停於七十一（一九二六年作爲一百），一九三四年一月只上升一點。

一九三四年一月總統請求而通過的黃金準備條例，以命令聯邦準備銀行移交存貨於合衆國金庫，把一切黃金收歸國有。銀行收受金券作爲酬報，把金券用作存款和聯邦準備券的準備。條例又授權總統貶價金元，使它的重量不超過現行重量百分之六十。羅斯福立刻固定金元價值爲五角九分零六毫。從政府沒收黃金所得的贏利總額三十五萬萬美元中，設置穩定基金二十萬萬美元以買賣黃金、外匯、和政府證券，以便抵消貿易差額、投機事業、和外國勢力，來保護並管理國家的信用貸款與通貨。

一九二九年，白銀跌價到向來未聞的水準。白銀集團在國會中要求採取行動，結果有利於白銀利益團的建

議有如潮湧。羅斯福總統在布告命令金庫據每盎司六角四分半的價格，每年收購白銀二千四百四十一萬二千四百一十盎司，雖然市價只四角五分。一九三四年，一般價格標準未能上漲，如所預料，通貨再加膨脹的要求增加。一九三四年六月，白銀收購條例授權總統購買白銀，直到世界價格漲到每盎司一美元二角九分，以增加金庫中銀幣價值到金貨價值的三分之一，並收白銀爲國有，且管制貿易行動。政府着手一件購銀計畫，和購金計畫相類似。銀價立即跳到每盎司八角一分，使墨西哥和中國的通貨制度都衰弱下來。政府根據法律，付出高價，從外國購買白銀約值十萬萬美元。其中大部分存貯於政府保險庫，尤其在西點（West Point），正像大部收購到的黃金貯藏在肯特基州諾克斯要塞（Fort Knox）中一樣。黃金大量增加，阻礙白銀對黃金比例的達到一對三。空前未有的收購金銀刺戟美國在少數餘存世界市場上的貿易，但在美國集中一百六十萬萬美元的黃金，世界金貨總額的一半以上，和大量銀貨。

對工人的救濟與援助

不景氣災難之一，是失業和失業所造成工人與工人家庭的困苦。一九三三年五月的一件條例設立聯邦緊急救濟署。在這之前，國會已經授權復興金融公司貸款三萬萬美元以援助各州和各州區域舉辦救濟事業。聯邦緊急救濟署現在擔起這份工作。新機構在霍布金斯（Harry L. Hopkins）領導之下，企圖和緩幾百萬失業者的處境。緊急救濟署經由各州施行它的職務，間接指揮各州的政策。救濟辦事處遍設於全國各地，聯邦政府州政府共同工作，以衣食供給貧窮無告者。由於勞工計畫的定立，救濟機構企圖避免有工作能力的個人受賑濟。聯邦緊急救濟署最後給予各州各屬地約三十萬萬美元，作爲直接津貼或公共產業工作計畫上的工資。救濟署又在普通工程署之下着手一件其它工程計畫。一九三五年聯邦緊急救濟署解散後，它的職務爲工程進步署、全國青年署、和居民復安署所分部接辦。

普通工程署是在一九三三至三四年絕望的冬季中由行政命令所設立。它計畫爲四百萬人左右供給一定工資

的臨時工作，直到他們能被私人工業或較永久的公共工程署所吸收。它的計畫包括地方性的改良事業，這種事業將需要最大數量勞工和最小數量材料。它準備鋪設行人道、修補街道、修理並油漆公共建築物、改良公園和運動場、布置公路風景、控制河流沖蝕、和控制病疫這些工作。這些工作為公共行政者所監督，但報酬數額由聯邦政府直接發放。在這些事業上消耗的款項約九萬萬美元，事業終止於一九三四年春季。

根據全國工業復原條例的規定，聯邦緊急公共工程署設立。內政部長伊克斯(Harold L. Ickes)被任為署長，管理三十三萬萬美元基金以作一個修築公共大道、公共建築、公共園道、保存事業、和一般廉價住宅的計畫。經費由各州和各市政府供給，歸公共工程署或其它聯邦機構直接支用。這計畫目的在鼓勵私人空閒機器的應用和重工程中非受救濟的勞工。認為唧水筒政策的人士深信這將成為工商業的必要刺戟物。有些人覺得這計畫在私人就業減少時期中增加公共就業，將減少商業圈中的嚴重波動。有些人歡迎它為一種走向計畫經濟運動的發端。它的直接目的當然是以公共工程計畫作援助與救濟事業。一九三七年，它的清除貧民窟與低廉租價住宅計畫移交與合衆國住宅局；一九三九年七月以後，本身清算計畫和給予私人企業的貸款得到重視。

工程進步署是由行政命令根據一九三五年緊急救濟費條例的權限所設立。那年和一九三六年中，六十萬萬美元以上的經費撥供全國各地作十萬件以上計畫之用。這些計畫包括建築學校校舍和其它公共建築物，修築街道，和許多其它有用的公共工程。工程進步署在成人教育上進行多種事業，並設立多種市民專門職業的計畫。繪畫、雕刻、戲劇、音樂、和書寫的藝術計畫提供職業給許多人。進行工程進步署工作上，遇到種種困難。它受到要找不與私人實業相競爭的計畫所障礙；又因大多數工人是非熟練的，所以問題發生。另一層，因為計畫原來是個救濟性質的，所以道德和紀律常常低下。一九三九年，更名為工程計畫署，並成為新的聯邦工程經理處一部分。一九四二年，羅斯福總統命令清算工程計畫署，聲稱戰事工業中的就業已經達到國家工程救濟計畫不再需要之點。

對青年的援助

爲援助人數巨大、其中許多漂泊於全國的失業青年起見，平民保存專業團成立於一九三三年。這團起初吸收有需要職業的未婚青年男子二十萬人，後來有擴充。應募者除食、衣、宿、行、醫藥、和教育外，並得到現款津貼。有些得到技術技能。他們住居篷帳，做重新造林、築路、和澤地排水的工作；他們從事防疫、建築水閘、和撲滅森林火災。他們的工作大都在森林、公園、和農田上進行。應募期限是六個月，許可服務最高期限爲兩年。一九四〇年光景，服務於平民保存專業團的人數在二百萬以上，此外還有四萬印第安人和二萬住居於屬地者。

平民保存專業團的工作爲國際合作的良好例證，這種合作普遍見於許多機構。平民保存專業團關於保存事業，和陸軍、內政、農業三部以及退伍軍人署相合作。一九四二年，戰事努力消耗去國家事業，平民保存專業團被撤廢。

全國青年署由行政命令所設立，作爲工程進步署的一部分，主要宗旨是以半時間職業幫助有能力的青年，使他們能繼續學業、職業、技術、和專門職業的深造。後來它隸屬於聯邦安全署。全國青年署援助成千成萬高等學校、職業學校、學院、和大學的學生，作未來事業的準備，同時在一般失業時期中使他們不致於加入勞工市場。全國青年署又爲學校以外的青年人供給藝術訓練和工作計畫。它提倡職業指導和職業位置，以及青年教育和娛樂便利的推廣，尤其在被人忽略的區域。一九四二年，它的工作頗受減縮，但若干種對戰事努力必需的計畫，繼續進行。

對有家宅者的救濟

家主貸款公司係聯邦家庭銀行委員會據一九三三年六月國會條例所命令而設立。公司由政府所有並受政府

管理，計畫以款項重新接濟因喪失取贖權而有喪失家宅之虞的家宅主人。公司受有權限貸款給家宅估價不滿二萬美元者，貸款額至多到家宅估價的百分之八十。貸款以公司股票交換抵押品而成立。一九三六年光景，公司持有抵押品一百萬件以上，發行債券三十萬萬美元，由合衆國作擔保。公司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停止貸款業務，那時以後，從事經理它的抵押品，並維持和銷售從取消贖權與清算所得的財產。

一九三四和三八兩年，經全國家宅條例，聯邦家宅署成立。它的宗旨是以小額貸款借與房屋所有人，以作不動產的修改、修繕、和改善，因此鼓勵若干種實業，協助經濟復原。由於房屋主人被督促着改善他們的產業，「革新」成爲一個熟習字樣。聯邦家宅署又受有權限借放貸款給獲得許可的金融機關，使它們協助私人建築或購置廉價住宅，計畫是供給產業價值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的貸款，並延長期限爲三十年。對政府提出規定，以一種抵押保險的計畫作償還這種貸款的保證。

清除貧民窟和供給低廉租價住宅的首次努力，由聯邦政府於一九三三年經公共工程署根據全國實業復原條例所推動，那年撥出作這專業的經費有一萬五千萬美元。但這宗開支的主要原因是使人們得到工作。一九三七年，國會設立合衆國家宅局，授權這局借款給地方的家宅經理處，數額到五萬萬美元，期限三年，從改良家宅專業的眼光看來，問題已直接接近。它得以低息放借貸款到一件計畫總價的百分之九十。合衆國家宅局在這方面接收公共工程署的工作，並主持全國各家的許多計畫。

對農業的救濟

胡佛總統當政時期中，雖然爲農民盡過力，農產品價格和農村產業價值不斷跌落得令人驚異。農民的債務增加；成千成萬人喪失他們的田地；務農爲業者的貧困，便是全國大部分人口的購買力降低，給大衆增加不幸。民主黨人在一九三二年的政綱中向該黨保證制定種種憲法的法令以提高田地價格，並推廣且發展農村合作運動和剩餘產額的有效控制。

在總統和農業部長華萊士領導之下，政府從兩個角度接近巨大問題：（一）對農民直接援助和適宜的貸款；（二）調整農產品使合於市場需求的企圖。農貸條例在新政史上，早於一九三三年通過。農業貸款署設立，作為監督聯邦土地銀行、聯邦居間貸款銀行、物產貸款公司、各十二農業貸款署區的區域合作銀行代理人；一九三四年，又作監督聯邦農田抵押公司的代理人。給農民的貸款便利，就這樣集於農業貸款署下的四部分中：土地銀行，物產貸款，居間貸款，和合作貸款。

多種法律通過以實行新農業政策的這方面。農村救濟與通貨膨脹條例授權聯邦銀行發行四釐債券二十萬萬美元以重新接應抵押用款，利率不超過四釐半。一九三四年的福來塞藍克 (Frazier-Lenke) 農村破產條例授權法院在若干種條件之下許可受抵押品負擔的農民清償展期五年。第二年，最高法院宣告這法律抵觸憲法第五修正條款，但一件修正展期清償規定並限為三年的新法律，經最高法院一致贊成認可。在農業貸款署的各機構和採取以實施新政策的許多法律之下，農民能夠以比較低廉的利率得到短期貸款以供通行事業之用，並能以他們的農田作擔保獲得長期抵押貸款。農村破產減少，許多農民能夠恢復並以款項接應已喪失取贖權的產業。新政的最初四年中，貸給農民的款項總額在三十五萬萬美元以上。

農業調整條例通過，實行調整農產價格合於市場需求的計畫。條例雖規定貸款推廣和抵押救濟，它的主要宗旨是給農民重新建立物價，使它的水準能給農產品一種農民購買物品的購買力，相等於基本時期中農產品的購買力。那基本時期在小麥、棉花、玉蜀黍、豬糞、稻米、和牛乳產品上說是一九〇九至一四年，在菸草上說是一九一九至二九年。農業部長受有廣泛權限以減少生產地畝數額並培養銷路。

政府和售現農作物如棉花、小麥、玉蜀黍、花生、馬鈴薯、稻米、裸麥、甜菜、甘蔗、菸草、和豬糞各物的生產者間，成立作動的協議。認可的農民得到現款作為暫時停止耕種的酬報。一年之內，簽訂有三百萬件契約，規定農作物控制，包括種棉者和種菸者百分之九十，種小麥者百分之八十，和大約全部玉蜀黍和豬糞的耕種者。付給農民的款項取於製造稅，這稅是向加工製造農產品以供公共消費的製造家，如向磨粉者、包裝肉類

者、和軋棉者徵收。同時和農產品生產者、加工製造者、與分配者訂立銷售協議，以消除競爭的浪費，改善貿易行為，移送剩餘產品到市場以供消費，並提高生產者的價格。州和地方委員會或生產者團體幫助實行法律，這法律是用不集中的代理人以推廣聯邦援助。

由於新政的通貨膨脹政策和農產減少計畫的幫助，以及美國許多地方的嚴重旱災風災，農業調整條例造成一九三四和三五兩年的農產價格提高。（一九三四年農村收入總額，包括政府付給之款在內，約六十一萬萬美元，比一九三三年約多十萬萬美元。）但農業得到犧牲消費者的救濟，消費者也遭受不景氣的損害，並埋怨着高漲的物價。另一結果是減少農田上的勞工。一九三五年光景，大約減少一百萬人力小時。南方的艱苦尤其厲害。佃戶和股分農作物的勞動者，被農作物限制從大田園中解雇出來，首次不顧種族界限，組成南方佃農同盟，雖然極少實際結果。

一九三六年一月，最高法院宣告農業調整條例多方面不合憲法（合衆國對柏特勒（Butler）的何包克（Hooper）磨粉廠案），給農田計畫一個嚴重打擊。最高法院認為製造稅是有病的，以現款利益付給農民得到他們合作是有強迫性的，農業管制不在國會管轄權中而屬於各州。這判決沒有影響及法律的這些規定，如銷售協議、貸款、獸病的根除、和糖類部分。

爲了完成一九三三年農業調整條例中被註銷條款所尋求的事——控制農產物以防止不能銷售的剩餘產品——國會於一九三六年制定土壤保存與國內分配地條例。較早的一件法律，一九三五年的土壤沖蝕條例，在水患風暴所造成的廣泛蹂躪與災害後被通過，意在制止沖蝕作用、控制水患、解除失業，是這法律的基礎。由土壤保存與國內分配地條例，間接的產額控制代替農業調整條例下的直接控制制度，把這種控制附屬於土壤保存事業。這法律認可每年不超過五萬萬美元的經費，付給農民作爲在他們的一部分土地上自動栽種翹搖、大豆、和其它農作物以恢復地力，或直接加肥且改良土地，免得用於生產；又用於防止沖蝕作用並鼓勵水患的控制。這法律的通過，主要目的雖企圖重建並維持農村購買力來援助農民，政府終於認識保護國家最寶貴的自然資源

——土壤——的需要。

一九三八年的一套法律——農業調整條例——繼續土壤保存條例爲一種永久的農業政策。新法律宗旨，是以規定全國分配地產給生產，產足以供給國內消費、出口、和準備供應的一點上，促進這計畫。小麥、玉蜀黍、棉花、菸草、和稻米的生產者在價格暴跌時，可以獲得貯藏貸款，並保持剩餘產品到人家需要它們的時候。銷售部分能用來支持貸款的支持價格力量。只有物品生產人以特別複決權投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多數票贊成應用，才能開始該物的部分。那產品的每個農民被給予銷售部分，逾量出售要受處罰。假使貸款和銷售部分，穩定在同樣價格與農村收入的眼光中看來仍然太低下的價格，如有款項可資應用，農業部長有權撥發款項給五種基本農作物的農民，以提高收入，自農作物的銷售到平衡於它們的正常生產。補充一九三八年條例的規定，一九三七年農業銷售協議條例使農民和分配者能爲整個農產物建立合理的銷售制度。這是由農業部長的命令，不是由以前試過的執照所推行。

一九三八年的農業調整條例包括計畫推廣農產品銷路的條款，這計畫是有見於和外國競爭的增加和世界市場因此而縮狹。條例計畫以剩餘產物的轉換來作銷路的推廣，例如分配貨物到貧困或衰落的區域，並爲農產物尋找新用途。爲這目的，法律認可在意大利諾州皮奧利亞 (Pavia)、在新奧爾良良區、在費城區、並在舊金山區，設立四所實驗室。法律又設立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作爲農業部的經理人。公司股本一萬萬美元，有權爲全國產小麥農民作旱災、水災、和蟲害損失的保險。

爲實施增廣的農業計畫起見，農業部於一九三八年改組。主要變更之一是農業經濟局改組爲中央機構以和地方的和郡的州的委員會相接觸。它負有熟悉農業界各階級各利益團問題的責任。它擴展到包括幾乎代表現代農業各主要方面有訓練的人員。其它部內變更是銷售專業的集合，和調和那專業銷售監督的委派。又一重要變更是農業計畫委員會的設立，委員會由專業機構和計畫機構的首腦和若干指導人構成，以土地應用調整員任主席。這委員會的任務是在實行一切完成的計畫前，最後通過它們。農業部面對的主要問題之一是調整它的多種

且不同的計畫。

一九三二和三七年間，農村現款收入加倍，後一年約達八十六萬萬美元。但一九三七年光景，良好天氣增加產額，商業減退減少去消費，大大敗退發展有規則限制計畫的企圖。儘管棉花畝數減縮，一九三七年的農作收成達到空前數字一千九百萬擔，平均價格每磅只八分錢。政府收受棉花的四分之一以上作為貸款抵押品，一九三八年收成減少五分之一。小麥的紀錄剩餘額於一九三七年造成，無控制的世界情況使美國計畫複雜難難以解決，愈來愈明顯。小麥的世界平均價格從一九三七年每布許美金九角六分跌到一九三八年每布許五角，和對等價格的一美元一角二分成一比較。牛乳產品、水果、和馬鈴薯也發現大量剩餘產額，雖然有關於玉蜀黍、牲畜、和菸草的現象並不這樣暗淡。一九三八年農村收入比一九三七年約少百分之十二，儘管聯邦對農業的援助增加。更進一層，在整個新政時期中，世界價格一般在最低的總水準。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慢慢變更農民的處境。物價開始上升，糧食的需求也增加。

重整工業與勞工的企圖

一九三三年六月，全國工業復原條例，一件緊急法令，付諸實行。這法律的一個宗旨是以廣泛的公共工程計畫並以鼓勵私家工業來協助一千二百萬或超過此數的失業工人獲得工作。三十三萬萬美元的公債發行得到認可，以應付聯邦、州、和地方工程計畫；新賦稅被規定以管理巨額經費。這法律的其它方面，宗旨在消滅不公平的競爭行為，祛除對州際和對外商業自由流通的阻礙，並改善勞工標準。總統提到這條例是一種巨大自發的合作，使幾百萬人在那年夏季回復有規律的職業。概念只是使雇主以減少每人每週工作小時來多雇人做現行工作，同時以生活工資付給每週較短的工作時間。

為實施全國工業復原條例起見，羅斯福總統設立全國復原署，任約翰遜 (Hugh S. Johnson) 為署長。藍色展翅美國鷹符號被宣布為工業復原的象徵。所有接受總統復業協議或特別公平競爭法規的人，皆得張貼藍鷹

標識。法律準備以公平競爭法規的定式許工商業的自行管制。不景氣時期之前，商務部已主持法規並鼓勵標準化產品合作專業和分配產品方法。計畫現在已推廣。取得各門工業的協議，以消滅同種貨物的價格差異，並保證一切生產者得到公平報酬。一共有五百七十八件國家章程和二百件補充章程。影響及二千二百萬左右工人，已付諸實行。

法律在章程中規定承認雇工有組織團體並由他們自己所選的代表集議磋商之權。雇主必須同意履行總統所許可或規定的最大工作時間，最低報酬率，和其它職業條件。許多工業家解體這計畫認為用意是停止反托辣斯法律，報答以最低報酬、縮短工作小時、改善工作條件、和免除員工這些讓步。章程實行後，地方小廠家、勞工、和消費者的利益顯然沒有被顧到，儘管消費者顧問委員會企圖抵消這種斷性的趨勢。

實驗試行的第二年，有許多章程定出時，一般人對全國復原署顯然不合，批評也很多。許多雇主拒絕和競爭者訂立固定價格的協議，有些已經同意章程上拒絕以工人已得利益給予他們。一九三三年成立的全國勞工委員會，覺得保護工人權利，尤其關於集體磋商，更為困難。罷工事件和勞工爭端增加。一部分羣衆漸認為章程至少要負食物和其它貨物漲價的局部責任，那些物價雖然不高，可是引起遭受不景氣者的憂慮。這時約翰遜辭去署長之職，總統改組復原機構，同時以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替代全國勞工委員會。一九三五年春天，最高法院在希許特 (Schickler) 一案中宣告全國工業復原條例的章程制度為無效，聲稱它對行政者是立法權的違憲代表團，並且是一種聯邦的侵犯州際商業。商業的管制顯然去得太遠。經過劇烈改組並全國復原署繼續一時期之後，總統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正式停止條例的壽命。

勞工組織

一九三三年的全國工業復原條例對勞工組織提供一個刺激。組織非工會的工業經人們實行運動過，但對職業原則和工會原則發生有爭論。爭論中的兩位領袖是美國勞工聯盟主席格林 (William Green) 和美國礦工聯

合會主席魯意斯 (John L. Lewis)，後一團體合併於前一團體的一個工會。一九三五年，贊成魯氏計畫者開會於華府，成立工業組織委員會。第二年，這團體被斥逐出於聯盟，但它着手一個有力的運動以聯合多種工業。

兩個團體的裂痕加深，勞工隊伍中的騷擾更甚。一九三五年全國復原署的被最高法院宣告取消，以及社會安全條例和瓦格納 (Wagner) 全國勞工關係條例將遭遇同樣命運的擔憂，引起勞工大表關切。但最高法院於一九三七年認可兩條例。一九三五年的瓦格納條例設立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這委員會被注成為勞工關係史中最重要的。條例明白再度申明集體磋商的權利。它授權委員會調查研究勞工或雇主的申訴，並聽取關於影響州際商業的不公平行為。委員會受有權限發布「停止」命令，如遇不被遵守時，委員會得請求巡迴上訴法院執行此項命令。最高法院在一九三七年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對瓊斯勞林 (Jones and Laughlin) 鋼公司一案中，以五對四的判決案支持這法律。法院認可從事州際商業的工業勞工關係屬於聯邦管制。這判決案奪去大商業認為在希許特案中所已得到的勝利，並且增加委員會的威信。違犯這法律的專不斷發生，但法院在每件案子的判決中阻止它們。

勞工最重要勝利之一是一九三八年公平勞工標準條例的通過，這條例普遍知名為工資與工作小時條例。由於羅斯福總統的敦促，國會考慮這件法案。這計畫結果造成南北兩利益團間的爭論，南方雇主要求承認南方的工資，北方雇主却提出反對。條例在勞工部中設立工資時間一司，應付經營州際商業的工業。條例在通過後定立第一年最低工資每小時二角五分，第二年三角，以後六年內每小時四角。地理的差別不得承認，但地方性差異獲得許可。條例又規定雇主不得要求第一年每週超過四十四小時工作，第二年每週不得超過四十二小時，此後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如超過這些限度，必須按時間發給一半報酬。條例免除若干種工業和工人。它又禁止十六歲以下童工，並不許十八歲以下的任何人等從事危性職業工作。條例遲至一九三八年才付諸實行，未遇困難。一九四二年，因為戰事關係，每週四十小時制遇到反對，國會中有人不幸企圖修改法律，使超過時間的

報酬，按每週四十八小時工作之後起算。

新政下勞工有顯著勝利。這些情形，可以在美國工會主義在行政保護上的空前發達上看出。在以驚人速度付諸實施的一套聯邦法律上，也極明顯，那些勞工勝利，包括工資與工作時間，社會安全，集體磋商，職業經理機構，和其它福利計畫。最高法院在一套自由的判決案中，特別是有關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的，改變工業關係的法律背景到相當限度。東部和北方的州立法和司法判決案也隨着有利於勞工的趨勢。這樣，經由較高工資、較短工作時間、較安全工作條件、和改善的生活環境，多數工人受到利益。

勞工的另一勝利是第二次顧斐 (Guiley) 煤條例的通過。第一次條例，在一九三六年卡德 (Carter) 對卡德煤公司一案中被最高法院宣告為違憲。一九三七年的新法律在烟煤公司中成立一個小小的全國復原署。它對煤的批發價課稅百分之十九又半，但對簽字遵守委員會規定煤價章程的廠家，免收稅釐。

工業組織委員會開始為汽車、鋼、紡織、和橡皮工業組織的進取性運動以後，更名為工業組織大會。罷工事件、不靖、和暴動隨着工會化的要求而來。合衆國鋼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和克里斯勒 (Chrysler) 公司簽訂成協議。獨立的鋼公司支持忍耐過一些時候。共和鋼公司、伯利恆 (Bethlehem) 鋼公司、瓊斯勞林鋼公司等，由共和公司的吉德勒 (Tom Girdler) 和伯利恆的葛萊斯 (Eugene Grues) 領導着支持，但經過罷工、暴動、和苦鬪之後，他們必須屈服。工業組織大會又成立其它工業的工會，包括紡織、電力、無線電、橡皮、載重汽車、鞋類、和一些水手和碼頭力夫的組織。它企圖經由它的罐頭業、肉類包裝業、和農業工人的組織推廣工會制於農業。

工業組織大會雖在發展，美國工人階級中工會情緒的發達，幫助了美國勞工聯盟。許多以前拒絕和工會來往的雇主，擔心好戰的工業組織大會，現在和美國勞工聯盟簽訂契約。這兩團體在國內各地互相鬪爭，各想統一一化工人。羅斯福總統企圖兩團體的聯合，沒有成功。一九四〇年左右，各團體都號稱會員有四百萬人。不管這些數字準確與否，有組織的勞工在新政之下已經做到歷史上的大進步。

這時期中，罷工事件次數和劇烈性都增加。航業史上最大罷工事件使太平洋岸的一切船業都陷於停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先在意大利大規模應用的靜坐罷工，一九三六年出現於法美兩國。它被合衆汽車工久會和其它與工業組織大會聯合的工會開始應用於美國。罷工者用這新技術佔據工廠，聲言靜坐罷工爲合法，因爲它是最有效且最不費錢而使工人保護他個權利的辦法。當它在一九三七年一月被用於強迫密西根州佛林特（Flint）通用汽車廠總停工時，全國注意力集中在這種罷工方式。靜坐罷工一傳播，法律訴訟制定了。一九三九年，最高法院於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對范斯爾治金公司一案中，主張工人雖有罷工權利，可是他們不得作暴動行爲或佔奪雇主的工廠，靜坐罷工在它的發端和進行上都不合法。判決之後，這種罷工方式在美國事實上已經停止，雖然在許多區域裏有「鬆怠辦法」替代它。歐洲戰事爆發後，美國開始再度發展它的國防機構，罷工事件激增。一九四一年最初五個月中，罷工事件比一九四〇年同時期多五倍。許多件威脅及國防計畫，結果政府暫時接收三家工廠——在加利福尼亞州英格爾伍德（Inglewood）的北美航空公司工廠，在新澤西州岐爾尼（Kearny）的聯邦早船塢造船公司，和在新澤西州班狄克斯（Bendix）的航空協會公司。一九四一年魯意斯命令動人心的烟煤礦中五萬三千名礦工罷工——這些煤礦被七家最大鋼公司所擁有，只爲它們生產，它們威脅着要束縛需要的鋼產——嚴重爭執發生。爭端終於由有關諸公司的接受「停止店肆」，獲得解決。同時鐵道工人團體威脅普遍全國的罷工。這事由一個政府調查機構加以防止。這機構認可提高工資要求的一部分。

社會安全

歐洲各主要國雖然久已實行社會安全計畫，一九三五年以前美國在促進這種計畫上很少進步。一九三四年，羅斯福總統委派一個委員會和一羣有能力的技術顧問準備一個計畫供國會考慮。這經濟安全委員會提出報告之後，國會起草出一件包括委員會條陳的法案。經過很大辯論，社會安全條例於一九三五年八月通過。條例包括聯邦對各州養老計畫給予補助金的規定，數額佔每月付給每名合格者至多四十美元總額的一半。一九四二

年光景，約有二百萬名貧困苦收受養老津貼。另一種完全由聯邦政府管理的養老方式，是給六十五歲和六十五歲以上退休工人的養老年金制度，款項取資於雇主雇工的報酬稅。這計畫不包括農業勞動者，家庭傭工，臨時雇工，公務員，戒菸善科舉、文藝、教育、和宗教機關的雇員。付給退休工人的數額，以在職時所得工資為根據。一九四二年光景，取得社會安全款額的人數超過四千六百萬。這一九三七年一月付諸實行的計畫的憲法性質，那年經最高法院所支持。

失業保險也用雇主八名或八名以上所付工資的報酬稅作準備。各州決定何種工人合格於失業保險，和利益數額。像養老年金制度一樣，若干階級不在失業保險之列。一九四〇年光景，有失業保險的工人約二千八百萬。州和聯邦失業保險計畫的憲法性質，一九三七年獲得最高法院支持。

其它法律規定中，聯邦經費得用於協助各州，作監護無依兒童、援助盲人，促進產婦與嬰兒健康、援助殘廢兒童，設立並維持合宜的公共健康服務事業、並獎勵職業復原之用。法律的總監督權，授與三人組成的全國社會安全委員會。此外，財政勞工兩部長、公共衛生總監、國內稅局、和其它官吏和局所，被給予有關這法律的行政責任。

鐵道雇員退休條例通過於一九三四年，補充社會安全計畫。最高法院於鐵道退休委員會對阿爾頓 (Alton) 鐵道公司一案中宣告條例違憲。新立法被採用於一九三七和三八兩年。它規定以養老年金給予在六十五歲或服務滿三十年後退休的鐵道雇員。

保存事業

起源二十世紀初年的保存事業政策，已經週密的作為整個而付實施，但在新政之下，計畫已迅速延長擴充，許多大膽的革新開始。早期政策的繼續，在國家對煤、石油、天然氣、和氫氣礦藏的擴大管制，並在用擴大計畫收購管理不良的森林也以增加幾百萬英畝國家森林這些事上，可以見出。此外，着手有土壤、水源、森

林、魚類、獵物鳥獸、和其它資源的保存事業，由平民保存事業團、公共工程署、和工程進步署這些機構進行；生物調查局工作的擴展，和土壤保存事業，同樣爲全國農民而準備。更動人觀聽的是在田納西流域發展的計畫和在全國各地較小限度的同類計畫。

最苦心經營的保存事業企圖，是進行於田納西河流域，有關七個州地方的一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聯邦政府在阿拉巴馬州北部箭灘 (Middle Shoals) 地方修築威爾遜堰，以供給水力，作製造炸藥所需硝酸化合物生產之用。戰後，計畫廢止，結果牽涉及普遍全國的爭論——水力便利由公家或私家擁有經營的問題，鬧了許多年。這些年中，政府在這地帶沒有做過什麼，因爲國會和幾位總統無力同意一件適當計畫，雖然國會於一九二八年認可胡佛 (後來名轉石 Boulder) 堰時，政府着手這公共動力事業。遲至一九三一年，一件授權政府在田納西流域產生電力售賣給大眾的法案，被胡佛總統所不裁可，立論點是這事將和私家公司發生競爭。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就職時，大部分羣衆一般覺得電力價格太貴。人們認爲大多數公司單爲盈利而經營，不爲消費者的利益。許多電力公司爲大取締公司所控制，這些特別受人攻擊。

田納西流域係國會於一九三三年所創立，準備發展約四萬方英尺的整個田納西流域。目的是以各種可能方法發展整個河流的資源，供這區域全部居民之用。這實驗遠超過前此任何保存事業的企圖。巨大堤堰修築於田納西河和它的支流上。在克林奇 (Clinch) 河上的諾里斯堰 (Norris)、在箭灘威爾遜堰上游的惠勒堰 (Wheeler)、和其他各堰都告完工。所有計畫完竣時的總支出估計約五萬萬美元。

計畫的幾個目標中，水災控制是最動人的一個。由於吉爾伯特維爾 (Gilbertsville) 蓄水池的作用，俄亥俄和密西西必兩河下游的大水可望減低二三英尺。這制度的另一目的，當繼續伸展出去的地方達到可航行的深度時，幫助航行。又一目的是造成水力以發電，低價售與市政府、合作機關、和工業。儘管許多私家動力事業提出許多起訴訟，法院的判決有利於田納西局。除却用它的農村電化計畫以推廣動力的用途外，田納西局提供一個私家公司價格的尺度。又一事業是低價肥料的發達。在箭灘的工廠，有很大進步，並生產高濃度磷酸濃度的肥

料。此外，區域裏又進行土壤保存、農業變化、山坡築階、和荒地重新造林等計畫。

其它同類計畫中，應當提到科羅拉多河上的轉石堰，於一九二八年，在新政之前，得到認可，供控制水患、航業改善、灌溉、貯水、和動力之用。這堰完成於一九三六年。哥倫比亞河上巨大的大乾谷堰 (Grand Coulee)，使那河一部分河流得以注入長五十英里的大乾谷，供水於灌溉後能有高度生產力的一個大地區。聯邦墾局在一九〇三年已對這地帶的灌溉事業發生興趣，但到一九一八年才設計一座堤堰。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許可動用公共工程署經費供它的建築，作為發展哥倫比亞流域計畫的主要部分。

新政保存事業政策的又一廣泛目的是準備電力供全國農田之用。電力農田家宅局於一九三三年開始工作，幫助農民推廣動力到廚房、穀倉、和工作場，並便利器具和機械的購置。這方面很有成就。一九四二年，羅斯福總統命令這局的清算，因為節省它所接濟款項收購的電力機械的製造。這局除了把它的原資本還給政府之外，還有餘款六十五萬美元。

和以廉價電力供給全國的計畫有密切關係者，是公用事業的增加管制。根據一九三五年的公用事業條例即惠勒瑞朋 (Wheeler-Rayburn) 條例，和一九三六年的魯賓孫巴特曼 (Robinson-Patman) 條例，聯邦貿易委員會、聯邦動力委員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擴充，以管理州際電力與煤氣價格，並消滅投機的取締公司制度和它的罪惡。州際商務委員會、聯邦交通委員會、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和航務委員會也有某種管理公用事業之權。這種行動以及國會的調查和報紙對於許多公司惡劣行為的披露，使公用事業採取守勢。

一九三五年的公用事業條例規定一切公用事業取締公司向證券交易委員會登記，並以必要情報供給委員會。未登記的取締公司不准經營州際商業；登記的公司關於發行證券和取得補助金諸事，須服從委員會的嚴格管制。這法律又規定取締公司制度的簡單化和改組，賬目的監查，和取締公司的遞繳報告。所謂「死刑」條款，限制每家取締公司的營業於單獨完全的公用事業系統，除非委員會認為一家公司經理並擁有一個系統以上更為經濟。當這法律付諸實施，各公司很反對登記。抗議並無效果，因為最高法院在一九三九年電力證券股份

公司對證券交易委員會一案中支持規定的正當。在這判決案之後，許多公司事業公司宣告解散以逃避條例，但已解散的公司當然要服從劇烈的管制。迷惑、投機、和不健全的集中管制大都停止。這法律這樣為投資者、消費者、和大眾準備管制，使巨大機構如英索爾公用事業投資公司這種投機成爲不可能之事。

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減退

一九三七年光景，經濟復原方面顯有進步。一九三三和三七年之間，工業生產工廠職業、和報酬數目大約增加一倍。儘管這樣，仍然有幾百萬人失業。這使許多人認爲局勢是長久的，並且失業是機器時代一件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可是熱心於迅速復原進步的人，認爲問題假使不能全部，也能大部分解決。但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次商業衰跌來到，速度和復原一樣。一九三八年前六個月，這衰跌繼續下去。減退雖然嚴重，證券市場或商業金融上都未接着發生嚴重恐慌。

一九三七年春天，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工業股票價格猛跌，但商業指數在八月以前並未顯出劇落。那年年底光景，鋼鐵只工作它們能力的百分之二十五。資本貨物工業和消費貨物工業同樣蒙受影響。汽車、紡織、和建築業，特別受到大打擊。物價跌落，包括農產價格在內。證券市場隨着一個一般向下的路線。鐵道受到嚴重影響，鐵道雇員的數字減縮到四十年來的低度——九十一萬三千人。

減退有種種原因。有些人認爲這大半由於政府啣水式事業的剝奪；有些人認爲這是政府未能使預算平衡或未能減少債務的結果；有些人認爲劇烈的賦稅政策有責任；有些人譴責政府所鼓勵過的勞工過分要求。政府領袖把譴責放在若干工商企業的壟斷行爲頭上。政府啣水式事業經費的減少，無疑的大大促成不景氣，因爲經費從一九三三至三六年的每年三十萬萬美元減到一九三七年的十萬萬左右。

減退的結果，政府的開支和借貸恢復。重要新政機構又被表決給以巨款。工程進步署人員擴充；聯邦和地方公共工程計畫受到款項接濟；農民取得增加款項。復興金融公司透支更多貸款給工商業家。州際商務委員會

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准許鐵道增加農產林產運費百分之五，其它大多數貨物運費百分之十。每件可能對敵不景氣罪惡的事都做過。一九三八年夏季，物價開始改善，一年之內，商業活動和職業趨勢明白上升。

● 復原與繁榮

商業狀況開始改善時，一九三九年秋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大大幫助了復原。戰爭造成軍用品和各種供應品的巨大需求。一九四〇年光景，美國工業生產在它的全時間紀錄。國防計畫也刺戟戰事工業；當美國加入又一次的戰爭，工業機構，雖然巨大，遭遇空前未有的需求。

響應國防動員，一九四〇年鋼鐵業出品紀錄至六千七百萬噸，後此數年超過這數目。工藝進步已使工業達到高等階段。不景氣期中，新的製鋼便利已增加，工藝變革常有，以減低製造成本並改良產品素質。變革的例證可以見於連續的熱條和冷條軋製鋼版及洋鐵片機的開始應用，雖然嚴重的使許多熟練和半熟練的工人失所，可是造成增加產額、較低成本、和較好出品。電力鎔爐迅速增加，特別出產高速工具鋼和飛機所需不銹鋼，也很重要。電力鎔爐能力從一九三九年底的每年一百九十萬噸增加到一九四〇年底的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三百二十噸。一九四二年光景，美國電力鎔爐的全年總產額約三百五十萬噸。普通鋼鐵出產和特別種類，同樣有改良。

美洲鋼業的體積，動人心目。一九四〇年，世界鋼產額建立於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五萬噸新高峯。美國佔這總額百分之四十二，雖然它只運用着百分之八十二的工作能力。德、奧、薩爾區域、捷克、和波蘭出產百分之十八左右，如果加上比、盧、法三國產額，總數將達百分之二十四。蘇聯出產約百分之十四。英國雖受空襲破壞，還保持它的產額，產鋼一千五百萬噸，佔那年世界總產額百分之十弱。

汽車工業是美國大規模生產的另一例子。一九〇四年，汽車製造家銷售新客車和運貨車二萬二千八百三十輛。一九四〇年，總銷售額達四百二十三萬九千九百三十一輛，那年年底，美國已登記的汽車有三千二百零二

萬五千三百六十五輛。儘管三十年代的不景氣年月，美國人還是購買車子，雖然許多人用貸款計畫購買。但兩年內，戰事中止汽車的製造，除非對戰事努力有貢獻者。

航空術方面，有顯著進步。雖然若干世紀來有幾個人有飛行經驗，二十世紀初來特 (Wright) 兄弟的工作才標明航空的發軔。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飛行大都是試驗性質的。戰爭給它一個刺戟。一九一八年五月美國政府建立華府紐約間的首次實驗航線，商業性的飛行開始。其它路線慢慢設計了。私家公司開始客運。一九二五年的凱來 (Kelley) 郵運條例規定私家公司得運航空郵件；契約給予出價最高的投標者。波因 (Boeing) 空運公司和其它公司成立，定期載運旅客，晝夜飛行，這樣開始空運事業。一串動人觀聽的美國人航行如白爾德 (Richard E. Byrd)、林德伯 (Charles A. Lindbergh) 和張伯倫 (Clarence Chamberlain) 等人的事業，引起對航空的興趣和熱情。飛機生產在美國有顯著增進。一九三六年出產飛機和機件的價值總額是七千七百萬美元，一九四〇年達到五萬四千四百萬。

一九四〇年的增進繁榮顯示美國生活水準之高。那年所發表全世界經濟標準的研究，顯示世界人民十分之一住居於比較富裕的國家裏，十分之六住居於極度貧困的國家中，十分之三住居於兩端當中的國家。美國為富裕國家之冠，這些國家包括有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英國、和少數其它國家，但無獨裁國家在內。汽車銷售的數字顯示美國繁榮。無線電工業的進步也整個顯示美國的比較財富。一九二〇年廣播無線電台 KDKA 首次預告廣播以來，廣播電台和收音機的數目顯著增加。一九二二年，美國用的收音機不到十萬架，一九四〇年的數目是一千一百五十三萬一千架。婦女絲襪、雪茄、紙烟、和不含酒精飲料的大量銷售也是美國生活水準的指數。一七九〇和一九四〇年間，實際工資增加四倍，雖然改善並不一律或繼續的，因為不景氣和復原影響及工資和物價。

美國生活水準雖高，各階級中生活方式還是有大差別。若干政府和私人機構指出，每年二千美元的收入雖為一個城市小家庭維持健康與適當生活所必需，可是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人民，收入不滿二千美元。

最遭受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減退結果損害的大集團，以農民爲主要。農產品價格落在製造品價格之後，國會雖企圖減縮生產，剩餘農產還是不斷使農業主義者煩惱。農田價格從一九三二年的跌到指數四十二（一九二四至二九年作爲一百），上升到一九三六年的八十一。一九三八年降到六十二，維持這標準上下者將近二年。戰爭促成物價增高，尤其美國參戰以後。

當聯合國大大依賴美國供給各種農產物，戰事後來解決了剩餘品問題。但人們多年來已經試用農產物作新用途。人們發現小麥和其它穀類和馬鈴薯甘蔗同樣可以製造工業用酒精；玉蜀黍可用來製造甘油、乾冰、紙張、和牆板；亞麻供作一種做捲烟紙的草，它的製法，當戰事截斷從法比等歐洲國家麻布紙的來源，幾乎旦夕之間便發展成；棉花用於汽車輪胎的製造，又用於築路；撇去乳皮的牛奶造成酪素，一種塗紙和製革的貴重漿料，又用於製造膠、鈕扣、人造皮革和油漆；大量出產的黃豆不但用作飼料，也用作漿料，做汽車舵盤、桌面、無線電匣、鋪地磚、鈕扣、和許多其它物件。新用途這樣由化學發現，利用農產物的成分，如纖維素、澱粉、植物酪素、蛋白質、和樹脂。但這範圍還在幼稚時期，因爲適合性產物主要從非農產原料製造，如用煤、石油、石灰、硫黃、和鹽。可是實驗開始爲農產物開闢新方面，並且領導把美國農田和工廠兩大生產力量結合上更密切和諧的道路。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

戰爭的背景

新政正和不景氣問題相角力時，德意日三國在獨裁者和法西斯式政府領導之下，正作戰爭準備。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已加考慮的軍備限制計畫，明顯失敗，以及一九三三年倫敦經濟會議的失敗，使美國許多人士對代替早期美國比較孤立中立的集團安全的一切信心，衰弱下來。但十年中的事勢，使美國不得不發展一個進取的和有主張的對外政策，並且終於加入戰爭。

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羅斯福總統請求國會修改中立法，以便在國際聯盟合作以制裁意大利。國會拒絕羅氏請求，雖然一九三五年的條例以禁止輸出武器軍火到交戰國的青任賦予總統。這當然是對意國而發。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本開始對華殘酷侵略後，羅斯福總統不肯乞援於中立法，理論上因為並未宣戰，但實際上因為美國對華同情，雖然中美間的貿易不大，但法律規定將不利於中國。羅斯福總統主張侵略國應被隔離的議論，引起孤立分子的攻擊，使他也沒有回到這題目上去。輿論也迫得他拒絕在一九三七年布魯塞爾會議上提供合作保證以支持英國所願望的九國公約。

日本侵華幾個月後，日人轟炸美國砲艦巴內號 (Panay) 和若干艘在長江的美孚油公司船隻。羣衆和政府都滿意於接受正式道歉、賠償、與保證此等事件不再發生。但其它事件發生，接着日本終於宣告東亞新秩序的存在和門戶開放的終止。美日間貿易稍為減退。一九三七年，日本是美國貨的第三名大主顧，又是對美輸出貨物的第三名。第二年，日本從美運入進口貨減少百分之三〇·五，日本輸美出口貨減少百分之三十七。但日本大部分以黃金償付，繼續取得許多物資，包括軍火、鋼、和廢金屬，這些東西用於對美作戰。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立條例經過修正，以禁止借款給作戰的國家。七月，西班牙內戰開始。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聯合的人民陣線所組成的政府，被計畫建立獨裁政治的佛朗哥將軍所領導的保守主義集團所攻襲。佛朗哥受德意兩國援助。英法兩國採取不干涉政策。一九三七年，國會應總統請求，擴充中立立法，同樣包括內戰和國際戰爭。美國自由主義者和干涉主義者指出中立法律有利於侵略者——在中國的日本和在西班牙的叛黨。一九三七年五月，一件法律被採取，雖然是一種調和的，可是干涉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都不滿意。這法律禁止美國在戰時輸出武器軍火到交戰國，除却給對西半球以外國家作戰的美洲共和國。它禁止交戰國在美售賣證券，甚至禁止美國人乘坐交戰國所有的船隻。總統得斟酌實施「現款與自運」章程，交戰國可藉此購買軍火以外的貨物，要付現款購貨並以它們自己的船隻裝運。

國際情形不斷變壞。一九三八年，總統請求國會核准十萬萬美元作為國防之用，後來請求擴充空軍至六千架飛機。海軍計畫，幾個月未得國會核准。總統在若干次演說中聲稱美國必須武裝對抗國際的不法行為。總統、國務卿、和其他強調國防者演說所得的反響，與一九一六和一九一七兩年威爾遜總統同類演說所得的歡迎，十分不同。和平組織現在強調戰爭的無用；大學生運動斥責國際衝突並着重調解；奈氏 (Nye) 軍火委員會使羣衆熟悉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軍火製造家所得的巨大戰事贏利。一件規定國家在作戰前必須將宣戰案提交人民複決的決議，提出國會，雖然這決議沒有進一步發展。一九三八年輿論一般反對另一次戰爭。但情緒不久便有變化。

一九三五、三六、和三七年的中立條例，在人們認為售賣軍火至少是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局部原因這信心中通過。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中歐洲將臨的戰爭使羅斯福總統掛念，恐怕中立立法將阻礙英法兩國的在美購買軍需品。根據國際法，交戰國有權在中立國購買違禁品並將其運走，但美國法律不許這樣。政府和輿論到某種限度雖然想援助英國，可是國會直到戰爭開始於歐洲兩個月之後，才改變中立立法。一九三九年的中立條例刪去任何對武器、軍火、軍用器具、或其它貨物的禁運；它禁止船隻行駛到歐洲或北非的交戰港口；它阻止美

國商船的武裝；它規定裝運貨物前往歐洲交戰港口的外國船隻，在離開美國港口之前，須將貨物的權利根據推移權利付現自運的原則，從美國所有權轉移過去；它以便宜處置之權授予總統阻止美國船隻進入總統可以宣告的交戰區域；它禁止美國人乘坐交戰國船隻。總統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簽准這條例時聲稱：

修正立法已經簽准並於今天起實行；我又已根據它發出宣言，解釋交戰區域，用經緯度來說明。

簡單說來，主要結果是這樣。從現在起，美國船隻不得開往英法德在歐洲或非洲的交戰港口，南至坎納利羣島（Canary Is.）為止。這訂在法律，在這事上沒有行動自由。

這法律以取消禁運協助盟國，但購買者在貨物出口之前，必須接受貨物的所有權。條例對盟國商船隊和海軍沒有作什麼幫助。

歐洲戰爭的開始

德國違犯凡爾賽條約多項條款之後，戰爭爆發於歐洲。一九三三年納粹黨人執政後，英法增加對德讓步，首先以減少賠款開始。許可德國重整軍備、重佔萊茵地帶、收回薩爾區域。許多英法人士主張調和，無論如何都極力反對戰爭。日耳曼民族主義因希特勒上台而又達到極點，德國顯然要把歐洲德語民族併入德國，尤其與國、捷克蘇台區、波蘭上西里西亞、波蘭走廊、但澤、和美美術的人民。

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串直接事件，以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國合併奧國——又一次違犯凡爾賽條約——為開始。接着，經過多少口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德語居民區域的被佔奪。英首相張伯倫繼續英國的緩靖政策，於慕尼黑簽訂協定，使德國軍隊得藉此依次佔領蘇台區。希特勒聲稱這是他所要提出在歐洲的最後領土要求，而張伯倫在回英後聲言他已作成時代的和平。但希特勒不久便毀棄諾言，不但佔領蘇台區，并且佔領全捷克。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納粹軍隊未經宣戰，闖入波蘭，戰爭真正開始。進襲又得到口實。納粹黨人歸罪波

蘭人引起邊境騷擾，拒絕放棄分隔德國和德國東普魯士的走廊地帶，並翻覆德國對但澤自由城的要求。但澤城的被佔和波蘭的被侵標明新戰爭的開始，這新戰爭幾乎威脅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生存。德國人用新式戰術，名爲閃擊戰——機械化閃電戰事。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納粹軍隊開始侵入波蘭兩天之後，英法兩國覺悟到綏靖政策已告失敗，對德國宣戰，但在援助能送到波蘭以前，波蘭已淪陷。蘇聯連結德國，從東方進入波蘭。波蘭再度被瓜分。不久之後，蘇聯取得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和立陶宛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這三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屬於俄國。蘇聯又攻襲芬蘭。劇烈戰事接踵而起；一九四〇年三月停戰媾和。芬蘭保持它的國家獨立，但犧牲若干讓步，包括許多領土在內。接着是德國閃擊戰攻擊第五縱隊有準備的地方，先後疾速佔領丹麥、挪威、和低地諸國。一九四〇年初夏法國的淪陷是盟國方面的慘劇。在這緊要關頭，意大利加入戰爭。接着是英倫之役，倫敦和其它英國城市慘遭空襲轟炸。

國防

歐洲事件引起美國極大關心，並加深孤立主義者和干涉主義者間的爭論。一九四〇年初，羅斯福總統請求國會立刻核發經費十一萬八千二百萬美元供國防之用。直到法國淪陷之後，這些經費才得核准。賦稅增加，接着是若干起國防法案。兩洋海軍獲准用款總額四十萬萬美元；進出口銀行擴充借貸力的用途——特別是貸給拉丁美洲諸國的——增加五萬萬美元。

羅斯福總統委派一個國防顧問委員會。令合衆國鋼公司的斯退了紐斯負責原料品生產，通用摩托公司總經理克努德生 (William S. Knudsen) 負責工業，工業組織委員會副主席喜爾曼 (Sidney Hillman) 負責勞工與職業，芝加哥柏林頓琴西鐵道主席柏德 (Ralph Buld) 負責交通，聯邦準備委員會的台維斯 (Chester C. Davis) 負責農業出口與生產，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韓德生 (Leon Henderson) 負責物價穩定，北卡羅來納大學女子學院院長伊里奧特 (Harriet Elliott) 負責消費者利益。總統的內閣有了變動，史汀生和諾克斯分任陸海兩

部部長。一九四〇年九月總統宣告逾齡驅逐艦五十艘讓與英國，以紐芬蘭、百慕大（Bermuda）、牙買加、巴哈馬、聖路西亞（St. Lucia）、特里尼達（Trinidad）、安的瓜（Antigua）、和英屬基阿納的海空軍根據地使用權作為交換。有利於國防的又一步驟是一九四〇年九月兵役訓練條例的通過，這條例開始美國歷史上初次平時戰事草案。

一九四〇年總統選舉結果，羅斯福三度當選，人們解釋這事為他以種種可能援助給予盟國這一政策的絕大保證。這樣一個政策在大選後更加推廣，大半經由各種經濟方法付諸實行。凍結存款是一法。一九四〇年四月，德國侵入丹麥挪威，兩國在美存款經行政命令予以凍結，以免被侵略者所掠取。同樣計畫用於其它被佔領區域。可見侵略者的資金沒有被動。這樣，德意日三國還能隨意動用它們的存款，同樣用在運輸和宣傳上。一九四一年六月，所有歐洲國家的資金都被凍結；一九四一年七月，日本進入越南，這計畫才應用於對日本。凍結命令對和那些國家人民貿易者誤以重罰。結果華府於那年七月宣布拉丁美洲的黑名單，和德意日三國交易的工廠一千八百家。灰色名單許可有嫌疑者根據調查未定的出口執照從事業務。但日本廠家，在珍珠港被襲之前，未被列入黑名單。

出口執照成為另一件設防和協助盟國的有效方法。一九四〇年七月的執照條例授權總統禁止或減少製造軍火所用材料的出口。一年之內，物品單幾乎包括一切金屬，和零星工業品、機器、橡皮工業品、化學品、木漿、油類、和脂肪。出口執照制度嚴重影響美國和拉丁美洲諸國間的經濟關係。因為美國增購銅、羊毛、和其它貨物，那些國家能向美國購買更多東西，但執照計畫予以阻礙。政府擬訂一種政策，在美國与其它國家的需要根據租借條例相合後，給予兩半球製造家在優先材料的分配上有同等待遇。

一九四一年三月，經長久激烈爭辯之後，合衆國防再加促進條例或租借條例獲得通過，最具決心援助盟國的辦法被採用了。這法律的建議人歡迎它為國防法案，認為它能使美國立於戰爭之外，他們又聲言美國是民主政治的兵工廠。這法律保證合衆國到它的原料資源最大限度、以防禦品借予它國政府，該國防經美國總統

認爲與美國國防有生死存亡關係者。一件補充條例獲得通過，規定以初期費用七十萬美元履行這法律。一九四二年六月左右，國會已予認可的在三百萬美元以上。其中大部分撥歸英帝國，較少數額歸蘇聯、中國、拉丁美洲諸國、和其它各國。美國以租借法案，冒着本身參加戰爭的危險，爲民主國家擔保勝利。

政府企圖積聚戰略性需用品的準備，作爲經濟防禦事業的一部分。一九三九年六月，戰略材料條例獲得通過，撥款一萬萬美元收購重要材料，爲期四年。成就不大。一九四〇年六月，國會授權復興金融公司組織附屬公司以取得緊要的材料。橡皮準備公司、金屬準備公司、和防禦供應品公司設立。這政策目的在鼓勵來自拉丁美洲諸國和遠東。特別來自荷屬東印的原料品，輸入美國。但物價高度很剝奪這政策的效力。一九四一年，這政策經增加的立法以擴展，在遠東取得更多量橡皮、錫、鎢、和白金，在拉丁美洲取得銅和其它必要物品。這種任務，由復興金融公司、國務院、物產經理處、和經濟防務委員會即後來的經濟作戰委員會擔任。國務院和經濟作戰委員會間的爭執，遲延與紊亂，和運輸的缺乏，這一切使計畫不生效力。同時防務必需的貴重材料，被用於製造汽車和各種機件。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季，政府才採取民用貨物出產的管制辦法。

一九四一年初，船隻的缺乏已經令人驚異，政府採取辦法以改善局勢。那年四月，發覺停泊美國港口的意大利船隻船主奉命破壞他們的輪船。同時德意兩國海員實行怠工。根據一九一七年的偵探條例，政府接收意大利船二十八艘，丹麥船三十六艘，德國船二艘。那年六月，國會授權總統把閑散的外國所有船隻收入美國商船隊。最大一艘，法國輪船諾曼第號 (Normandie)，正移歸美國使用時，在紐約港內被火慘重焚毀。更進一步的航業管制辦法，一九四一年七月的船舶特許證條例，規定一切在美國港口的船隻要向航務委員會取得使用港口便利的優先權許可證。除却這些辦法，造船計畫大大增加。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國加入戰爭後，造船計畫擬定一九四二年商船總噸數爲八百萬噸（本身重量），一九四三年爲一千五百萬噸。

一九四一年全年中，重大事件層至迭出。租借法通過不久之後，美國和格林蘭駐美公使訂立協定，許可美國在格林蘭修築海空軍根據地。不久之後，美國海軍開始護送取道北路線開赴英國的船隻。羅斯福總統又宣告

不再認紅海爲交戰區，如中立法案條款所載明。這使川流不息的飛機坦克和其它急需品可以從美國運往中東供給英軍。美國對盟國的援助，增加美國航業受德國潛艇襲擊的危險，那年六月，裝運汽車和鋼軌前往南非開普頓的美國貨船羅賓摩爾號（Robin Moor），遠在戰區以外被擊沈沒。結果，駐美德國領事館被封閉，所有與德國鐵道和旅行機構、德國海通通訊社、以及德國情報圖書室有關的德國人，奉命離美。軸心國在美所有資產被凍結。美英兩國關係更加密切，一九四一年八月，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會晤於北美海岸外大西洋上，公布大西洋憲章。憲章的八點，令人追想到威爾遜的十四點，發表與極權政綱相反的民主政治理想。憲章否認兩國有任何擴張之心；保證兩國反對領土變更，除非出於有關人民的志願；保證各國自治；規定一切國家容納在平等條件下通商並取得原料品；保證促進一切國家的經濟合作以改善勞工水準和社會進步；宣告和平以使一切國家免於恐懼和不安；擁護海上自由；並規定爲國際安全起見強迫解除侵略國武裝。同時，羅邱兩氏保證援助蘇聯，該國在這年六月被它的舊盟友德國所侵襲。他們又通知日本，在遠東的侵略行爲必須停止。

大西洋憲章發表後幾天，一串美國船隻被潛艇擊沈的事開始。羅斯福總統命令一切海軍船艦遇見軸心潛艇和水面寇船時，加以射擊。那年十月美國驅逐艦歧爾尼號（Keany）被魚雷所襲，驅逐艦瑞本詹姆士號（Reuben James）被擊沈沒，領導美國接近戰爭。短期之內，國會變更中立法的許多規定，允許商船武裝並准許美國船隻開往交戰國港口。

西半球防務

防務的另一方面，以半球防務爲中心。在對拉丁美洲的關係上，新政已發展所謂善隣政策。美國駐海地水兵的撤退，普拉特有關古巴修正條款的廢止，干預巴拿馬的條約權利的廢棄（一九三六年），和多明尼各海關收稅權的終止（一九四一年），結束了卡利比安海上的帝國主義。美國作種種努力以友誼代替猜忌。

美洲共和國大會和集會的成就就很大。一九三三年在蒙得維的亞（Montevideo）開會的第七屆泛美大會否認

武裝中立；一九三六年在布諾斯愛勒斯（Buenos Aires）開會的全美和平會議經羅斯福總統建議，簽定不侵略條約，約束美洲國家不得作越過疆界的戰爭，或干預它國內政；國務卿赫爾於一九三八年利馬第八屆泛美大會席上重申保證不干涉、平等、和合作，這些主義是美國於一九三三和三八兩年大會上給予拉丁美洲國家的。

在利馬大會上，國務卿赫爾率領的美國代表團，設法聯結新世界二十一共和國為一條堅固陣線以對抗侵略國家。同時德國正企圖把拉丁美洲結在它自己的經濟政治系統裏。赫爾覺得無法做到如他所希望的協議；但包括有關團結、和平、和減低關稅壁壘的聲明是重要的。

利馬大會後的時期中，美國力求對抗軸心在南美的宣傳。它以貸款和金融支持給予巴西和其它拉丁美洲諸國。有勉強心的阿根廷，忿怒美國對它的穀類所加關稅壁壘，和肉類的檢查，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得到透支五千萬美元。第二年，美國政府宣布它已準備每月以七千萬美元借予拉丁美洲諸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從事稍嫌遲晚的努力，以對敵納粹的宣傳工作，尤其在阿根廷和巴西。電影明星、教授、和記者的善意訪問團蜂擁南去，學生和其他人等的團體大半因文化諒解而來美國。一九四二年美國參戰後，洛克斐勒（Nelson A. Rockefeller）被派為對拉丁美洲商務文化關係調合員。善隣政策的結果，南方諸國認識對美共同利益的增長。這在美國徵發軸心航業後，南方諸國有幾國不久也取同類行動上，可以見出。有幾國正式或非正式許可美國使用它們的國防便利。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美國軍隊依照和荷蘭流亡政府訂立的協定，接收荷屬基阿納，巴西正式同意此舉。美洲共和國以種種方法發展共同諒解。

可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要和墨西哥解決。一九三八年，墨國政府徵收所有外國人的油類產業，值價約四萬萬美元。假使給予適當補償，這舉動是合法的。但美國投資家提出抗議，美政府提出強硬建議。雖然墨國政府作有很少保證，美國並未訴諸激烈手段。當歐洲戰爭爆發，兩國對油田問題頗有爭執。一九四〇年五月，墨國拒絕美國提出調解爭端的建議。但德國在歐洲的征服使美墨兩國接近在一起。接着成立防務合作，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兩共和國宣告簽訂一件協定。美國許可收購墨國白銀，幫助穩定墨幣披索（Peso），貸予款項供修

路之用，並磋商貿易協定。墨國允許對美國一般要求作實質付償，並同意解決油類爭端。一九四二年的春季，當解決總款額定於二百四十萬美元左右，油類徵收問題獲得解決。兩國間關係更友好了。

從軍事眼光看來，一九四〇年的哈瓦那會議把西半球防務委託於美國。所有美洲各共和國都出席會議。哈瓦那條例規定在南北兩美洲建立集體受託義務。歐洲國家屬地遇着落到敵手時，得由美洲各共和國聯合接收管理，至該區域最後決定為止。二十一共和國的三分之二必需數，在一年之內批准這條例。這條例標明半球防務上的重要步驟，並且以允許拉丁美洲諸國參加應用那歷史性政策來擴展門羅主義。

羅斯福總統為發展半球防務計，於一九四一年解釋美國政策應包括西半球以外的軍路邊界。他提起亞速爾(Azores) 和威德角(Cape Verde) 羣島為海島戍站，並強調納粹武力控制或佔領大西洋的任何島嶼是對南北兩美洲的直接軍事威脅。美國加入戰爭後，因為它成為另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主要盟國，半球防禦政策必須擴展。

日本人的偷襲珍珠港，表明了使美國滿意的拉丁美洲諸國對半球的團結。兩星期之內，六個中美共和國和古巴、多明尼各、與海地三海島共和國追隨美國加入戰爭。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對日斷絕外交關係，其它各國向北方的大共和國表示同情。一九四二年一月，第三屆美洲共和國外長會議舉行於里奧德熱內羅(Rio de Janeiro)。會議一致採取決議，提出對軸心國絕交，在大會閉幕之前，除却阿根廷智利兩國，都已經與軸心國決裂。

戰前時期中，對加拿大關係是友好的。兩國間最重要問題是渾深聖勞仁斯至諸大湖的水道，以便把湖港變成海港，並發展電力。胡佛總統費過大力，一九三二年簽訂的聖勞仁斯水道條例，一九三四年遭參議院所否決，因為北方若干州認為它們的經濟利益會受不利影響。有些參議員認為美國鐵道會受損害。有些人反對政府經營動力事業。此後若干年內，這事不斷為強烈爭點。但歐洲獨裁國家的發展使美國和加拿大結成更密切的團結。一九三八年八月，羅斯福總統在加拿大金斯頓發表演說，對加國人民宣稱：「我給諸君保證，假使加拿大

領土主權受別的帝國威脅時，美國人民決不袖手旁觀。」整整兩年之後，羅斯福總統和加拿大首相金氏會晤於紐約州奧格登堡 (Ogdensburg)，同意建立一個防務永久聯合委員會的計畫以研究有關兩國防務的問題。這是一個中立國家和一個作戰國家所訂的非常協定，但美國人民認為全球防務的必要部分。美國加入戰爭後，兩國合作的戰事努力上頗有成就，尤其解除關稅壁壘，使必需供應品輸往需要它們的地方。

全世界戰爭中的美國

美國對日本的問題更變得嚴重，像對德國困難增加一樣。日本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加入德意軍事同盟，宣告要建立東亞新秩序。這時美日間的關係緊張了，尤其因為在華美僑受侮辱，門戶開放政策被侵犯，和在華的戰爭。一九四一年夏天，日本開始擴張它的征服地，派兵進入法屬越南，羅斯福總統凍結日本在美資產，並下令吸收菲律賓陸軍於美國陸軍。日本將更向亞洲南進的危險，可能進入泰國和荷屬東印，更爲明顯。

日本表面上爲着要解決兩國間的困難，遣派特使來栖三郎到美國。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來栖和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華府開始和國務院人員討論。同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日本議會作挑戰演說，聲言企圖和美國更作調解是無用的事，並聲言日本準備把美國逐出亞洲。國務院邀請英、中、荷、澳諸國代表開會，重申遠東和平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日本放棄侵略，撤退侵華侵略軍隊，並依附和平的經濟政策。這些原則，當日本正向越南增兵並準備攻襲中國供應品的生命線滇緬路時，送達東京。當日美代表正在華府進行談判時，日本於十二月七號星期日清晨空襲珍珠港，殺害人民三千餘人，毀壞戰艦兩艘，驅逐艦三艘，飛機多架，並擊毀不少船隻。第二天，羅斯福總統致送戰爭咨文到國會，國會立刻對日宣戰。三天之後，德意兩國發表對美宣戰書。同日國會接受兩國的挑戰。美國對軸心國作戰了，也是全世界戰爭的參與者。羅斯福總統在向美國人民的廣播演說中，宣稱：「我們現在處於這戰爭了。我們在用種種方法。每個男、女、兒童，都是我們美國歷史最大事業中的參與者。」

進行全面戰爭的計畫現在迅速的做了。國會立刻撥出軍費八十萬萬美元，並通過一件新兵役條例，規定服役年齡從二十到四十四，並規定所有從十八到二十與四十五到六十四的男子須登記準備平民工作。那年年底之前，服役年齡降為十八。戰鬪部隊的人所受軍事訓練與那面對灼熱的沙漠、高山、和密林的訓練相類似。他們磨練堅強，擔任當前的殺伐任務。婦女陸軍輔助隊、婦女海軍準備隊、婦女海岸防護準備隊，獲得認可從事服務，以騰出男子作實際戰鬪任務。婦女輔助渡船隊成立，是從空運指揮部產生的；海員婦女準備隊，正式名為海員隊，成立於一九四三年初。

一九四二年一月，總統請求國會核撥軍備與軍用品經費五百六十萬萬美元，竭全力來爭取戰事勝利。這宗費用和另外經費都得到核准。那年年底之前，國債已升高到一千萬萬美元以上。巨額經費的一部分取得於銷售戰事公債和戰事儲蓄郵票，一部分取於稅收。一九四二年底通過的賦稅法案，對個人和公司徵課美國歷史上所未嘗有的最高稅額。免徵所得稅的減少這事，規定收入低少的集團貢獻一部分以應付戰費。國內消費稅大大增加於酒類、菸類、和多種其它貨品。法律又徵課勝利稅，總收入六百二十四萬美元或以上者課百分之五，向收入來源徵收，但準備戰後償還，給單身人百分之二十五，有着屬的家長百分之四十。

工業動員有迅速進步。最初設立以調整防禦事業的機構是一九四〇年的國防顧問委員會，但它只是一個顧問團體。一九四一年一月，總統設置生產經理處以準備對生產集中統制。克勞德生被任為處長，負責生產事宜，喜爾曼任副處長，負責勞工關係。生產經理處受有相當權力，但大半依賴工業方面的自動合作。它議定對鋼、鐵、橡皮、絲、和汽車的優先權。同時，國會授權總統徵用防禦材料。

為補充生產經理處起見，總統於一九四一年四月設置物價管理與平民供應處，以韓德生為處長，穩定物價並防止巨大國防費用引起生活費用上漲與可能的通貨膨脹。鋼、棉製品、橡皮輪胎、汽車、和其它貨物的漲價受可管制，但國會要授與特別定價之權。美國加入戰爭後，因為國內貨物供應和消費者的購買力間裂痕更大，通貨膨脹的危險增加。一九四二年四月，羅斯福總統為保持物價免於旋升起見，向國會建議七點反膨脹計畫。

包括加重稅則、規定物價最高度、穩定工資與薪給、穩定農產品價格、有收入者購買戰事公債以代購置不必要貨物、配售一切希有必需品、挫折信用貸款和分期攤款購買法。物價管理處長韓德生立刻下令宣告大多數貨品的批發商零售商，售貨價格高出一九四二年三月貨價時，即爲違法舉動。後來，糖類開始配售。其它貨物時時加入配售物品單，終於開始一種分點配售制度。一九四二年，韓氏向總統提出辭職，由前參議員布朗（Prentiss M. Brown）繼任。

國會對總統所請制止通貨膨脹的立法，遲緩制定，但終於一九四二年十月制定，通過反通貨膨脹法。總統獲得廣泛權力，稍有限制，以保持戰時生活費用。這法案因爲對農產價的爭論而被耽擱，保證給農民主要農產物同等價格至少百分之九十；並規定對農產物不標定低於同等價格的最高限價，或低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號至九月十五號間任何貨物所得的最高價格（適應等級、地點、和季節差異）。

總統任命前參議員暨最高法院前任法官貝爾納斯爲經濟穩定事業主席。設置穩定事業委員會，委員十四人，包括各部部长與政府機關首長八人，和勞工、企業、農民三方的代表各二人。反通貨膨脹條例和總統根據這條例的命令以廣泛權力授予主席貝氏。他取得權限以提出並發展有關管制平民購買力、物價、租價、工資、薪給、贏利、配售、補助費、與有關事項的詳細國策。他受有權力指導有關的聯邦各部和各機關的政策。

穩定事業委員會成立後，立刻進行工作。物價管理員，委員之一，立即捉住免稅食品的最高限價，除却少數有季節性的。租費管制擴展到全國，一切租金凍結於一九四二年三月一號的水準。工資價格固定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號的標準，除非經由戰事勞工委員會決定，給予鋼業和少數其它工業以增加。薪給終於凍結，並規定一切薪給納稅後最高限度爲二萬五千元美元，並給予相當津貼以繳付壽險費和其它固定需付款項等。一九四三年初，國會許可薪給增高到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號所達到的最高點，變更了總統的規定。在反通貨膨脹法權限之下，美國向長時期戰事經濟上走了長足步伐。

美國實際參戰之前，總統於一九四一年八月設立優先供應分派委員會以管理整個生產計畫。副總統華萊士

被派爲主席，西爾斯羅布克公司 (Sears, Roebuck & Co.) 的納爾遜被派爲執行管理人。副總統又是管制出口的經濟防務委員會首腦，國內和對外分配的問題現在都集中在他身上。鎂、鋁、銅、鎳、鉻，甚至鋁，都已顯缺乏，雖然鋁的缺乏不完全由於缺乏鐵礬土，但用巨大電力提鍊它却遇到困難。爲幫助獲得銅起見，政府向智利購銅的關稅停止；對出產成本昂貴的美國產銅，給予紅利或吸引力的價格。

一九四二年初，戰爭成爲一件可怖的真實，參議院調查委員會提出報告，說戰事生產已經受到政府官吏笨拙、雇主貪婪、勞工自私的妨礙。委員會激烈批評若干政府機構，並建議改組生產經理處。羅斯福總統立刻設置戰事生產委員會，調優先供應分配委員會的納爾遜爲首腦。同時設置全國戰事勞工委員會，以紐約律師台維斯 (William H. Davis) 爲主席。

戰事生產委員會受有管理戰事生產的權限，國會並規定違犯政府優先命令的徵罰。它以一切戰略性材料特別分配的分類制度代替普通優先權。汽車、無線電、和其它民用製造品的生產都告停止，其它消費者的製造品也經減少，以便材料用於戰事物品。

日本在太平洋的征服，切斷來自英屬馬來亞與荷屬東印的生橡皮供應。橡皮的其它來源可以從南美找到，那裏只能得到美國需要的一小部分，大都從野生樹上取來。橡樹園在南美發達起來，但從種樹到產橡膠，需經若干年，美國的缺乏不能得到救濟。新橡樹園有福特摩托公司在阿馬森流域開闢的一處。加利福尼亞和美國各地栽植一種灌木，名叫瓜玉爾 (Guaule)，成長若干年後才產橡膠。爲了即時需要，人們計畫大量綜合橡皮的製造，甚至在一九四一年，新澤西州的美孚油公司首次經營專爲產布達丁 (butadiene) 而建造的煉油設備，布達丁是煉乙炔 (ethylene) 和汽油的聯合產品，也是製造人工橡皮的主要材料。一九四二年，國會對綜合橡皮計畫應否由石油利益團、或由要求採用穀類造酒精的農業界進行，這一個問題，發生爭論。石油界人士得到國會的經濟支持以進行綜合計畫，羅斯福總統委派聯合太平洋鐵道總經理傑弗斯 (William Jeffers) 爲橡皮管理員，有保存正在使用和正在製造中的橡皮的全權。爲頂替以前從太平洋地帶取得的錫起見，美國撥款給西半

球產錫主要國家波利維亞，以發展鎔礦廠。過去波國錫礦砂大部分運往歐洲提煉，因此缺乏鎔廠。其它必需材料的缺乏中，最嚴重的是絲、錳、鉻、銅。

一九四二年，戰事努力方面進行過許多其它工作。被任爲戰事情報處處長的戴維斯 (Elmer Davis)，停刊或節省政府出版品五百種以上。其它戰事事業有爲鋼業的籌集廢鋼運動，爲東部和中北部三十州取暖的油類配售辦法，和汽油的嚴格配售。首先施行限制的東部，配售的主要原因是汽油缺乏，由於海道運輸困難和陸海軍的需要。接着是普遍全國的配售辦法，大半因爲橡皮缺乏，要保存汽車輪胎。

當戰事人力委員會成立，指揮幾百萬男女自動參加戰事工作，希望避免強迫行爲，最重要的一個辦法開始。戰事人力委員會着手凍結勞工，把合衆國職業服務處作爲雇用高度熟練戰事工人的唯一機構，以終止勞工的被剝奪。一九四二年底聯邦安全處處長麥克奈特 (Paul V. McNutt) 被派爲戰事人力委員會主席，有廣泛權力控制人力作爲軍事和非軍事之用。合衆國職業服務處隸屬於委員會內，管轄兵役制度。

一九四二年底，爲全面戰爭的緊急戰事機構組織成立。這些機構包括有：經濟穩定委員會，戰事生產委員會，戰事人力委員會，戰事交通委員會，全國戰事勞工委員會，外國財產保管處，平民防務處，美洲洲際事務調整處，防務健康福利服務處，防務運輸處，租借管理處，科學研究發展處，戰事情報處，糧食管理署，戰事覆勘局，戰事航業署，戰事石油管理署。若干聯合委員會成立，包括加拿大與英國的，以完成戰事事業；又有和墨西哥的聯合防務委員會，美洲洲際防務委員會，和太平洋戰事會議。舊有機構和政府各部當然也被置於戰事基礎上，成爲戰事計畫的不可分離部分。

美國加入戰爭時，聯合國的軍事正呈暗淡。一串一串的不幸相接而來。美國海軍，並未準備完成應付七大洋上戰爭，在大西洋的美國領海上作殊死戰。但取道北大西洋和其它路線的供應品正抵達英國蘇聯和其它盟國。一九四二年底，不同的局勢開展。美國人作戰於全世界各戰場上。盟國現在不再被迫作防禦性戰爭，却

開始在廣大戰線上採取攻勢，一九四三年初在蘇聯、北非、和太平洋上的勝利，標明戰爭複雜性的轉變。大大增加的經濟力量正幫助扭轉戰爭局勢，有利於美國和它的盟國。

